都市异能 · 快节奏爽文

入梦

从横店龙套开始

全一百章 · 约二十四万字



开 卷

横店的凌晨四点，试镜的队伍比天亮醒得早。群演陆惊鸿被副导演当众断言“这辈子就一条过”，回到出租屋，守着沉睡十年的母亲和一沓医药费账单。那一夜，他握住母亲的手睡着了——醒来时，掌心多了半页古卷，写着三个字：如梦令。

从那天起，白天他是一条过的龙套，夜里是走街串巷的入梦人：替失眠的富豪拆梦魇，从梦里取出密码与真心话，把噩梦变成生意，把生意做成传奇。可母亲梦里的那只鸟笼、二十年前雪夜片棚里所有人喊过的那个名字，都在提醒他——入梦越深，离真相越近，也离深渊越近。

祖母留下的残卷为何一页页解锁？母亲枕下的剧照上，背对镜头的男人是谁？当万梦之门在月全食之夜打开，当门后传来潮声，他才明白：梦不是逃走的地方，是心说话的地方。听梦的人，不会迷路。

全书一百章，约二十四万字。都市异能 • 快节奏爽文；世界观、人物与情节皆为原创。

本书为番茄风快节奏都市异能爽文，剧情骨架承类型惯例，世界观、人物与情节皆为原创。

目　　录

卷一　横店

第001章　一条过 …… 008
第002章　掌心里的一页书 …… 014
第003章　一条过的名号 …… 020
第004章　五百块的第一单 …… 026
第005章　梦里的数字 …… 033
第006章　敲山震虎 …… 038
第007章　影后的失眠 …… 044
第008章　雨夜的白车 …… 050
第009章　守灯人 …… 056
第010章　千面先生 …… 061
第011章　月入十万 …… 067
第012章　一百万与一个记者 …… 073
第013章　茶馆里的乌先生 …… 079
第014章　发布会反杀 …… 085
第015章　表忠梦 …… 090
第016章　内线 …… 096
第017章　别救 …… 102
第018章　开除马奋斗 …… 108
第019章　三百人的梦 …… 113
第020章　枕下的剧照 …… 119

卷二　长夜

第021章　一梦工作室 …… 125
第022章　井里的旧账 …… 130
第023章　医院来的转介单 …… 135
第024章　一盘录像带 …… 140
第025章　灯婆婆 …… 145
第026章　梦钉 …… 151

第027章　商战开局 157
第028章　梦游派出所 162
第029章　调包 168
第030章　三百人睡死 174
第031章　借来的梦 180
第032章　守灯人的老宅 186
第033章　门后有敲门声 192
第034章　白棠与请柬 198
第035章　三关考核 203
第036章　借刀 208
第037章　封后之夜 213
第038章　引梦香 218
第039章　替谁卖命 223
第040章　假铃 228

卷三　破圈

第041章　一梦难求 234
第042章　收购要约 239
第043章　考场 244
第044章　赌局 249
第045章　围巾 255
第046章　站队 261
第047章　涂鸦 266
第048章　炉与钥匙 271
第049章　会绣字的裙子 277
第050章　库存梦 282
第051章　醒来 287
第052章　摘炉 292
第053章　直播入梦 297
第054章　一人守一城 302
第055章　以梦养梦 307
第056章　三百零一 312
第057章　梦之女 317
第058章　户口本 322
第059章　病房夜战 327
第060章　门缝里的母亲 332

卷四　清算

第061章　场记陆云生 338
第062章　心魔初长 343
第063章　斩心魔 348
第064章　梦宴 354
第065章　虎穴 359
第066章　源流 364
第067章　第五页 370
第068章　卧底二十年 376
第069章　布防 382
第070章　月全食上 387
第071章　第三段歌谣 392
第072章　没有脸的脸 397
第073章　雪夜 402
第074章　换锁人 407
第075章　分梦 412
第076章　战前夜 418
第077章　万梦之门上 423
第078章　万梦之门中 428
第079章　万梦之门下 434
第080章　团圆饭 439

卷五　心声

第081章　烫手的位置 445
第082章　等潮的人 450
第083章　还梦大典 456
第084章　三千梦帆 461
第085章　梦舟渡海 466
第086章　沉船 471
第087章　第四段歌谣 476
第088章　灯塔 481
第089章　接灯 487
第090章　噬梦潮 493
第091章　潮心 499
第092章　夺宝 505

第093章　听潮君 511
第094章　归乡 517
第095章　全家梦宴 523
第096章　新生潮 529
第097章　敲钟 534
第098章　双人梦 539
第099章　一条过 544
第100章　心声 548

卷 一

横 店

凌晨四点的试镜队伍里，没人多看群演一眼。直到他握住母亲的手，坠入第一场梦。

第001章　一条过
第002章　掌心里的一页书
第003章　一条过的名号
第004章　五百块的第一单
第005章　梦里的数字
第006章　敲山震虎
……本卷共 20 章

第001章　一条过

陆惊鸿这辈子听过最难听的一句话，是在凌晨四点半说给他听的。

影视城五号棚外的走道上，塑料凳排出去三十多米，坐满了裹着军大衣打瞌睡的群演。一盏灯泡从棚里私拉出来，昏黄的光照着一张张疲惫的脸，也照着每个人手里的塑料号牌。

今天试的是一个带台词的小角色。酒馆跑堂，整部戏只有一句词：客官，打烊了。

报名费五十，只给一次机会。

陆惊鸿坐在第十四位。二十五岁，来横店整整五年，睡过桥洞，守过仓库，三百多个剧组进进出出，混到今天，全部家当是卡里三百一十七块五，和刚交出去的五十块报名费。

排在他前头的胖子试完了，出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人群里有人小声问怎么样，胖子摆摆手：″马导说我这张脸太喜庆，演不了落魄的跑堂。″

哄的一声，大家都笑了。在横店，被马奋斗刷下来不算新闻，被马奋斗夸一句才是天大的新闻。

″下一位，十四号，陆惊鸿。″

他从塑料凳上弹起来，把那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抻平，走进面试点。

折叠椅上坐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头发抹得锃亮，二郎腿翘得老高，手里捏着一沓报名表。副导演，马奋斗。剧组里管着几百号群演的生杀大权，群演背地里都叫他马扒皮。

″跑堂是吧？″马奋斗眼皮都没抬，″来。″

陆惊鸿定了定神。

一句词，他给出三种演法。第一遍，殷勤里藏着讨好；第二遍，麻木，像已经说了八百遍；第三遍，倦意底下压着一点没说完的温柔。

棚口安静了两秒。

然后马奋斗笑出了声，笑得前仰后合，把报名表拍在桌上。

"陆惊鸿？"他眯眼看了看表格，"来横店五年了吧？五年，三百多个剧组，连句整词都没混上。今天给你一句词，你还真拿自己当演员了？"

外头蹲着的群演哄地笑开了。

"马导，我可以再来一遍——"

"再来一万遍也是一个样。"马奋斗打断他，站起身，围着他转了半圈，像相牲口似的上下打量，"我告诉你什么叫一条过。你们这种人，一条一条地过，一天一百块，过完这条没下条。你陆惊鸿，这辈子就一条过。"

他凑近半步，声音压得很低，一字一字往人耳朵里砸。

"认命，少遭罪。下一个。"

陆惊鸿攥了攥拳，又慢慢松开。

他把报名费的收据叠成小方块，塞回兜里，转身走出棚口。笑声在背后响成一片，他没有回头。

"行了行了，笑什么笑，谁还没个落魄的时候。"一条壮实的汉子挤进来，一把揽住他的肩膀往巷口带。王大有，群演头子，横店东路的活情报站，副业卖盒饭。

"马扒皮那张嘴，哄猪都嫌脏。"王大有把一份盒饭塞进他怀里，"吃，今天卖剩的，不要钱。"

"大有哥，我不饿。"

"不饿也吃。"王大有瞪眼，"明天老街那个组招三百个群众，我给你留了个靠前的号，一天一百二，管饭。胳膊腿都给我留好了，不许往绝路上想。"

陆惊鸿没接话，低头扒饭。

王大有看了他一会儿，叹口气，蹲下来点了根烟。

″惊鸿，我说句掏心窝的。你在这帮人里头，是真心把演戏当事儿的。别人蹲那儿打游戏，你蹲那儿看人家掌机怎么走位。这五年我全看在眼里。″

″看在眼里有啥用，马奋斗一句话，我就还是那个陆惊鸿。″

″去他的马奋斗。″王大有把烟头摁灭，″横店一年开机几百个组，风水轮流转，早晚轮到咱们。″

陆惊鸿笑了一下，没吭声。

这话他听了五年了。

五块钱成本的盒饭，他吃得很慢。

五块钱成本的盒饭，他吃得很慢。

白天他在老街景区扛了一天货，挣了一百五十块。晚上八点收工，回到万盛街巷子最深处。

出租屋一个月八百，一间半，外屋支个灶，里屋摆着一张护理床。

这是全家最值钱的东西。二手的，三千二，分十二期，还剩四期。

他轻手轻脚推门，先看床。

母亲周雁躺在那里，呼吸很轻很轻，脸白得像蒙了一层纸。鼻饲管，氧气管，监护贴片。他闭着眼都能把这套流程做完：温水擦脸，擦手，翻身，垫软枕，再仔细看看身上有没有压出红痕。

母亲沉睡二十年了。

他五岁那年，一场谁也说不清的变故。父亲出了门再没回来，奶奶半个月后也走了，母亲从医院接回家，躺下，就再没醒过。医院最后给的说法是六个字：原因不明的昏迷。

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捡过瓶子，发过传单，二十岁跟着老乡来横店扛活，图的就是离母亲近一点。后来他干脆把母亲从老家的康复院接出来，租了这间八百块的小屋，自己守夜。

护工费一个月两千八，他省了。

药和耗材一个月四千六，省不了。

桌上压着这个月的单子。市一院神经内科，康复理疗加营养液，四千六百四十块。最底下是一张催缴单，红章刺眼：请于三日内补齐既往欠费六千元。

他把单子抚平，用母亲的水杯压好，转身坐到床边。

"妈，我今天试了个角色。"他握住母亲的手，声音放得极低，像怕吵醒她，"一句词，客官，打烊了。我演了三遍，一遍一个样。副导演说……"

他停了停，自己先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

"副导演说，我这辈子就一条过。"

屋里只有一只老石英钟在走字。哒，哒，哒。

"他不懂。"陆惊鸿把额头抵在母亲手背上，"妈，你当年是台里最亮的新星，你在镜头里笑一下，半条街的人都跟着笑。你儿子不比你差，他就缺一个机会。"

母亲的手很凉，很静。

窗台上摆着一只掉了漆的饼干盒，里头是母亲当演员时剩下的一点旧物：几枚奖牌，一沓剧照，还有半截红头绳。他每个月擦一回，擦得干干净净。

他就这么握着，絮絮叨叨，从明天三百人的大场面说到王大有的盒饭涨了两块，从老街的桂花说到巷口新开的理发店。说到后来，眼皮越来越沉。

夜里十一点半，他睡着了。

藤椅矮，他整个人一点一点往床边歪，手还搭在母亲的手背上。

就是这一搭。

耳边忽然起了风。

风是灰白色的。天是灰白色的，地是灰白色的，他低头看自己的手，连手背上都蒙着一层淡淡的灰。

陆惊鸿猛地睁大眼。

前一秒他还在出租屋的藤椅上，后一秒，他站在这片望不到边的灰白里，像站在一张褪了几十年色的老照片上。

″这是哪儿？″

没人回答。远处传来铁链拖动的声音，哗啦，哗啦，一下一下，不紧不慢。

他试着往前迈了一步，脚底下没有声音，也没有实感，像踩在一片雾上。

再一步，再一步。灰白的世界没有远近，可那铁链拖动的声音越来越近，哗啦，哗啦，震得他耳膜发麻。

雾散开的地方，立着一座鸟笼。

那笼子大得离谱，比片场搭的酒楼布景还高，栏杆一根根有水桶粗，通体黑铁，笼身缠着九道铁链，每一道都有成年男人的腰那么粗，链头深深钉进地里。

笼子里很黑，只有极深极深的地方，有一点微弱的光。一明，一暗，一明，一暗。

像呼吸。

像有人在里面，一口一口气地喘。

陆惊鸿站在栏杆外，心口莫名一紧。

不是怕。

是疼。没来由的、翻江倒海的疼，像有人隔着笼子，在他胸腔里攥了一把。

″谁？！″他抓住栏杆，冲里面喊，″里面是谁？！″

指尖刚碰上铁栏，九道铁链同时绷直，哗啦一声巨响，整座鸟笼腾起漫天灰雾，一股寒气顺着他的手指直钻心口，把他掀得连退三步。

灰雾里，铁链的影子在高处拉得老长，缠着，绞着，像活的。

他站在原地，浑身发冷，一个念头轰地炸开。

这里是梦里。这是母亲的梦。

他睡了二十年的妈，被锁在这儿的二十年。

风声里，一个声音响了。

很轻，很苍老，听不出男女，像从很远的地方贴着地飘过来，又像贴着他的耳根说的。

梦里有个声音说：〞想救她，先学会做梦。〞

第002章　掌心里的一页书

陆惊鸿是被钟声吵醒的。

哒，哒，哒。老石英钟走到六点，天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正好落在他摊开的手心上。

手心里攥着一样东西。

他记得清清楚楚，昨晚他两手空空。

摊开手掌，是半页纸。纸色发黄，像从一本很旧的书上撕下来的，边缘参差，贴着他的掌纹，服服帖帖，像长在肉上。

纸上有四个蝇头小字。

如梦令。

四个字下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字迹，大半模糊成一团灰雾，只有开头一句看得清——

触寐者，可入其梦。

再往下，纸脚上悬着一行更小的字：念力，一缕。

陆惊鸿盯着那行小字看了足足十秒。字忽然淡下去，又慢慢亮起来，一明一暗，像呼吸。

他坐在床边，后背一层白毛汗。

昨晚的画面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睡着，手搭在母亲手背上，灰白色的天，九道铁链的大鸟笼，笼子里那一点喘息一样的光。他甚至记得指尖碰上铁栏时，那股顺着骨头缝往上钻的寒气。

还有那句话。

想救她，先学会做梦。

如果那不是梦呢？

如果他是真的、走进了这个昏睡二十年的女人的梦里呢？

床上的母亲呼吸依旧很轻。他伸手碰了碰她的手背，凉的，静的，什么都没发生。他把这半页纸攥紧了再试一次——还是没有风，没有灰白色的天。

他低头看掌心，纸还在，纸脚的小字安安静静：念力，一缕。

"……行。"他把半页纸贴身收好，喉咙发干，冲母亲咧了咧嘴，"妈，我一个龙套，一觉捡回来半本仙书。咱家祖坟这是冒青烟了。"

母亲当然不会回答。

他给母亲擦了脸，翻了身，把流食温好，一勺一勺推进鼻饲管，动作轻得像绣花。七点半出门，赶老街景区的通告。

上午的戏是一批古装路人，他领了袍子往队尾一站，眼皮沉得像挂了秤砣。

中午放饭，他领了盒饭，靠着城墙根坐下，本想扒两口，人往墙上一歪，睡着了。

再睁眼不知道过了多久，耳边有个小姑娘的声音，压得低低的，在跟人吵。

"嘘——你别喊！鸿哥守了一晚上夜，让他睡会儿。"

"温芽，马上集合点名了……"

"我去我去，我替他应到，就说他闹肚子去了。"

陆惊鸿眼皮动了动，没睁。

温芽，十八岁，新来的小群演，扎马尾，说话又快又冲。前天她第一天进组，被马奋斗罚搬三十箱矿泉水，是陆惊鸿路过帮她搬的，完事还教她怎么躲罚站。

这会儿小姑娘就蹲在他边上，一手给他护着盒饭，一手捏着张皱巴巴的词页，背着背着，脑袋一点一点，也靠着城墙睡着了。

眉头却皱得紧紧的，嘴里含混地念：″第五次……第五次了……″

陆惊鸿心里一动。

他四下看了看。城墙根底下没别人，日头正好晒着。他犹豫了三秒，伸手，轻轻搭上了温芽的手背。

耳边起风。

天光变成暖黄色。他站在一间考场里，头顶的吊扇吱呀吱呀地转。讲台上方贴着一张放大的成绩单，红字刺眼：温芽，专业不合格。

不止一张。整面墙，密密麻麻全是一样的成绩单，一层压着一层，糊得没有一条缝。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满墙的纸哗哗地响，像无数张嘴在念：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

考场里空无一人，只有最后一排的课桌底下，缩着一个小小的身影，抱着膝盖，把脸埋在臂弯里。是温芽，比现在还小两岁的温芽。

″第五次了……″桌底下的她声音发抖，″再考不上，妈就不让我念了……″

陆惊鸿站在过道里，心口一酸。

艺考。这丫头考了五年。

他走过去，在课桌前蹲下来。

″温芽。″

桌底下的人一抖：″又、又是不合格……″

″单子是纸做的。″陆惊鸿说，″纸怕什么？怕火，也怕风。″

他站起身，走向那面糊满成绩单的墙。红字疯狂涌动，一声声″不合格″劈头盖脸砸下来，又尖又利，震得他耳膜生疼。

他抬手，撕。

一张，十张，五十张。红字在他手底下尖叫，他充耳不闻。大半面墙被他撕空了，露出后头灰扑扑的水泥墙，墙上留着半截粉笔字，是某一年的日期，日期底下，一个歪歪扭扭的″过″字。

他拿起讲台上的粉笔，在那面光墙上，一笔一划添了三个字。

第六次，过。

轰的一声，剩下的成绩单尽数化成红灰，打着旋儿飞出窗外。暖黄的太阳照进来，考场里亮堂堂的。

桌底下，小小的温芽慢慢抬起头，破涕为笑。

耳边风声一收。

城墙根下，陆惊鸿睁开眼，掌心发烫。半页纸的纸脚轻轻一跳。

念力，两缕。

他心口咚咚直跳。纸上的字是真的。刚才那不是白日梦，是他真真切切走进了另一个人的梦，还把人家的噩梦撕了个干净。

"鸿哥？"温芽醒了，揉着眼睛，忽然整个人愣住。她看看四周，又看看自己手里的词页，眼神一点点亮起来，"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人帮我把成绩单全撕了，还在墙上写字，说第六次，过……"

她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

"邪门，太邪门了。我妈都不信我了，你自己说，这梦邪门不邪门？"

"第六次。"陆惊鸿把盒饭塞回她手里，说得平平淡淡，"第六次肯定过。"

温芽张着嘴看他，看了半天，重重地点头。

"鸿哥，"她忽然凑近半步，压着嗓子，"我合租那屋最近邪门，室友说夜夜梦见水鬼，你信不信，梦这东西，是不是也能管？"

"梦是虚的。"陆惊鸿把最后一口饭扒完，"睡好觉比什么都强。"

温芽似懂非懂地点头。

从那一刻起，小姑娘看他的眼神就不对了，走到哪儿跟到哪儿，一口一个鸿哥，叫得比亲哥还亲。

下午出了幺蛾子。

进场之前，马奋斗夹着签到表挨个点名，目光在陆惊鸿脸上刮了一个来回，像是在琢磨今天该轮到谁倒霉。

剧组转场河滩，拍一场战后清点的戏，要二十具"尸体"。群演抽签，签筒就攥在马奋斗手里。

轮到陆惊鸿，马奋斗从签筒底下摸出一支签，扔在他脚边。

"陆惊鸿，你运气好，不用抽。"马奋斗笑眯眯的，"死尸，就你了。趴水洼里，一趴一下午。"

人群里响起低低的哄笑。横店的规矩，死尸戏最苦，泡在水里一下午，皮肤能泡得发白。更损的是马奋斗的下一句——

"死尸没有站立镜头，算半条，五十块。要是演砸了，动一下，扣一百。"

他背着手踱过来，声音压低，只有两个人听得见："你不是能演三遍吗？来，给我演个不一样的死尸。"

陆惊鸿看着地上的水洼，忽然笑了。

"好。"

周围有人等着看他笑话。横店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看笑话的人。

下午四点，执行导演举着望远镜扫河滩，扫到一半，停住了。

二十具尸体摆在浅滩上，十九具一动不动，只有最边上那一具，不一样。

说不上来哪儿不一样。

那人半张脸浸在水里，一只手往前伸着，指尖微微蜷着，像死前还想抓住什么。风掠过水面，他后背的衣裳轻轻贴下去，又浮起来。最让执行导演后颈发毛的是那只眼睛——半阖着，留了一条缝，缝里映着天光，空空的，可你盯久了，又觉得那条缝里有句话，永远说不出来了。

"停——过了！"导演那头喊完，忽然又加了一句，"等等，河滩边那具尸体，谁找的？"

全场安静。马奋斗脸上的笑僵在半截。

水里那具"尸体"听见动静，很慢很慢地睁开眼，眨掉睫毛上的水珠，撑着河滩坐起来。这一坐，围观的群演里竟有人小声抽了口气——一下午了，人人当他真是个死物，冷不丁还了魂似的，说不出的瘆人。

执行导演放下望远镜走过来，围着趴在水里的陆惊鸿转了一圈，蹲下身。

"起来吧。"他看了他足足五秒，"你叫什么？"

"陆惊鸿。"

"好。"执行导演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全组的目光落在这个从水里爬起来的群演身上，他背着手，转了半圈，像是在做一个决定。

执行导演丢下一句话："明天有个失眠的大明星来探班，你，来演她的梦中情人。"

第003章　一条过的名号

陆惊鸿一夜没睡好。

倒不是失眠，是那半页纸在他枕头底下微微发热，一跳一跳，像揣了颗小心脏。他半夜摸出来看了三回，纸上的字迹灰雾一样，纹丝不动。

第四回，他索性不看了，坐起来，就着月光把纸上的话又默了一遍。

触寐者，可入其梦。

能进去，就能再进去。他看着里屋床上母亲的轮廓，心里那团火，忽地又旺了一分。

学。那就学。

第二天一早，老街景区戒了半条街。

剧组今天拍重头戏，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人。群演们交头接耳，消息灵通的早就传开了——今天有大明星来探班。

"听说是苏晚晴。"

"哪个苏晚晴？"

"还能有几个，影后苏晚晴。"

"拉倒吧，人家影后是咱们能见着的？听说跟老东家闹掰了，合同没到期，人被摁着不让接戏，两年没正经上过戏了。"

"摁着？她那么大的腕儿，谁摁得住？"

"资本呗。圈子里的水，深着呢。"

"过气也是影后。"

陆惊鸿站在人群外，把"梦中情人"四个字在舌头上滚了一滚，又咽了回去。执行导演那句话，他琢磨了一晚上，越琢磨越觉得悬。梦他懂，情人他不

懂，加在一起他更不懂了。

多半是执行导演看他死尸演得好，随口找的由头。他这么安慰自己，安慰得挺成功。

八点整，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路口。

车门开，先下来一个打伞的场务，然后才是她。

素色的帽子，白色的口罩，身条挺拔，走得不快，可满场的喧哗一下子就矮了半截。有人摘了帽子，有人踮起脚，举手机的举手机，连维持秩序的保安都忘了喊话。

温芽挤在陆惊鸿边上，拽他袖子，声音都劈了：″鸿哥！真的是苏晚晴！我墙上还贴着她的海报！″

苏晚晴摘了口罩，跟导演说话。隔着二十米，陆惊鸿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见她眼下有一层淡淡的青色，站姿很直，直得像是撑着什么东西才没弯下去。

″出发得早，剧组管盒饭。″马奋斗在人堆里嗓门最大，谄笑着迎上去引路，″苏老师这边请，监视器这边凉快，我给您搬椅子。″

陆惊鸿低头领了自己的盒饭，找了个墙角蹲着。

今天的重头戏，是女主角的一场梦境戏。

剧本第十七场：女主重伤昏迷，坠入梦境，梦境深处的水边立着一个白衣人，无台词，无名字，一场戏，四十秒。

导演在监视器前给执行导演比划：″这场戏是全剧的题眼。梦里那个人，要像，又不能真。像观众心里那个人，又不能是真的人。你去挑，挑不好就拖进度。″

原定演白衣人的那个高个群演，早上临场闹了急性肠胃炎，人已经送去了卫生院。全场缺人，执行导演急得直转圈，把群演队伍从头筛到尾，高的不行，矮的不行，脸太凶的不行，太老实的也不行。

陆惊鸿扒完最后一口饭，正打算缩回墙角，肩膀被人一拍。

马奋斗不知什么时候到了他身后，脸上的笑意味深长。

"陆惊鸿。"他拖长了调门，"你的机会来了。梦里那个白衣人，你去。"

四下瞬间静了。

白衣人这场戏，苏晚晴就坐在监视器边上。全场几百号人看着，大明星看着，演砸了，就是当着影后的面社死。马奋斗这手借刀杀人，玩得又阴又漂亮。

"马导，要不我再筛一个？"场务小声说。

"筛什么筛，机不可失。"马奋斗把白衣往陆惊鸿怀里一摔，"你不是什么都敢演吗？死尸都能演出花儿来，一个白衣人算什么。"

他把声音压低，只有陆惊鸿听得见："演砸了，明天你就不用来了。"

陆惊鸿接过白衣，指腹在布料上蹭了蹭。

意外地，他不慌。

他想起那片灰白色的天地，想起铁链哗啦的巨响，想起鸟笼深处一明一暗的光。他不知道怎么演一个梦里的人——但他知道梦是什么样的。梦里的人不喊，不跑，不着急。梦里的人，等的从来不是你走近，是你回头。

化妆很快。一身白衣，脸扑了一层灰粉，眉眼描淡。

走戏的时候，马奋斗凑到雾机边上，好心提点："小白，我告诉你怎么演。你就冷着脸往那儿一杵，眼睛别乱瞟，别抢戏。梦里的东西嘛，没有魂儿，你演个活的就错了。"

陆惊鸿嗯了一声。

排练走位，他就照马奋斗说的，往烟里一杵，面无表情，杵得像根白蜡烛。

"行，就这感觉。"马奋斗满意地退回监视器后头，等着看好戏。

监视器旁，苏晚晴抱着保温杯，眼皮半阖。执行导演凑过去解释："临时找的群演，您就当个剪影看。"

她"嗯"了一声，声音哑得厉害。听说她三天没睡过一个整觉。

"各部门准备。实拍。三，二，一——开始！"

雾气漫开。

女主闭着眼躺在地上，长睫毛颤了颤，缓缓起身，一步一步往水边走。

烟里，白衣人静静立着。

按马奋斗教的，他该杵着不动。

可就在女主走过来的这一瞬，陆惊鸿的眼睛先动了。

他先看见她。

像在河对岸等了很多年的人，终于看见船来了。他的眼睛先是空的，然后一点一点亮起来，亮得极慢，极小心，像怕惊飞一只鸟。他侧过脸，看清那张脸的一瞬间，嘴角极轻地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疼得笑不出来。

四十秒的戏，没有一句台词。

监视器前，苏晚晴手里的保温杯停在半空。

她演的女主走到白衣人面前，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不在设计里的眼泪，连她自己都没反应过来的眼泪。

四十秒，一声不响，满场鸦雀无声。

"咔……咔？"

导演盯着监视器，半天没喊停，戏演完了整段，他才想起来出声。全场静得能听见雾机嘶嘶的声音。

"过……过了！"导演霍地站起来，"保存保存！一条过！好小子，真是一条过！"

一条过。

这三个字砸下来，全场的目光齐刷刷转向马奋斗。谁都知道，这四个字从别的导演嘴里说出来是什么意思——一遍就过，是褒奖。可它从马奋斗嘴里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全横店的群演都知道——这辈子就一条过。

同一句话，今天当众翻了个个儿。

马奋斗的脸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嘴唇动了动，一个字没蹦出来。

喊卡的工夫，苏晚晴已经站起了身。

她没看监视器，径直穿过人群，朝雾气里那个白衣人走过去。场务想拦，导演摆摆手。

她在陆惊鸿面前站定，仰头看他。近距离看，她比银幕上瘦，眼下两团青黑，可那双眼睛黑白分明，此刻正一瞬不瞬地盯着他。

"刚才那个回头，"她声音很低，"是你设计好的，还是临时想到的？"

"临时想到的。"陆惊鸿说，"梦里的东西，设计不出来。"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梦里等人的人，等的不是人走近，是人回头。苏老师的眼泪掉对了，第十七场要的就是这个。"

苏晚晴怔住了。

她盯着他看了足足三秒，像要从他脸上找出一句谎话来，没找着。四下里的场记、剧务、群演，大气都不敢出。马奋斗挤在人堆里，手心全是汗。

人堆后头，温芽第一个憋不住，踮着脚带头鼓起掌来。王大有扯着嗓子嚎："好——！"几百号群演的掌声哗啦啦响成一片，把老街的鸽子都惊飞了。

导演走过来，亲热地捶了陆惊鸿肩膀一拳："小伙子，以前学过？"

"没学过。"陆惊鸿想了想，"做过很多梦。"

导演哈哈大笑："好一个做过很多梦！"

苏晚晴忽然笑了一下，很淡，一闪就没了。她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停下，回过头来。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一句问完，全场都竖起了耳朵。大明星亲口问一个群演的名字，横店十年难遇。

马奋斗从人堆里挤出来，脸上的褶子堆出笑，抢在所有人前头开了口——

苏晚晴问名字，马奋斗抢答：″他叫陆一条。″

苏晚晴问名字，马奋斗抢答：″他叫陆一条。″

第004章　五百块的第一单

陆一条。

陆惊鸿站在原地，把这三个字在嘴里嚼了两遍。

苏晚晴已经上了车。黑色的商务车滑出老街，车尾一拐，没了。人群散开，温芽气得直跺脚：″马奋斗这张嘴，真是缺德带冒烟的！鸿哥，你倒是解释啊！″

″解释什么。″陆惊鸿把叠好的白衣还回服装间，语气平平，″他没说错。我现在，就是一条都过不去的陆一条。″

总有一天，这三个字得是夸人的。

他在心里把这句话钉死，转身回了出租屋。

晚上九点，照顾母亲睡下，他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床边，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半页纸。

试。趁着今天有力气，把能试的都试一遍。

第一条，触寐者，可入其梦。

他伸出手，搭上母亲的手背。数到第七秒，耳边起风，灰白色的天地扑面而来。九道铁链，一座鸟笼，笼底的微光一明一暗。

比昨晚更清楚了。他甚至看清了笼子底下垫着的青石板，石板缝里长着一层薄薄的白苔。

他没敢再碰栏杆。昨天那股钻进心口的寒气，他到现在都记得。

退出来，他坐在板凳上喘了半天，出了一身汗。

第二条，梦里的东西，带出来算不算数？

这个试验得找个外人。他想了一晚上，全横店最好拿捏的睡货，就是王大有。

第二天中午，老街片场，王大有抱着脑袋靠在三轮车旁打盹，呼噜打得震天响。

陆惊鸿四下看了看，蹲下去，手指在他手腕上轻轻一搭。

耳边起风。

一个昏昏沉沉的小梦：一桌子菜，王大有坐在主位，红光满面，左边一群人称兄道弟，右边一沓一沓的票子往上摞。梦里的大有哥乐得见牙不见眼。

陆惊鸿站在桌边，没动任何东西，只盯着那沓票子看。

票子上蒙着一层灰雾，雾里浮出一串模糊的影子——出租屋的床，床板，床板底下，一个铁皮饼干盒。

风声一收。

他退出来，在旁边蹲了十分钟，直到王大有打着哈欠醒过来。

"大有哥，打个赌。"

"赌什么？"

"你床板底下那个铁皮饼干盒里，藏着多少钱。我猜中了，你把这个月盒饭给我打八折。我猜错了，我白给你搬一个月货。"

王大有睡意当场吓飞了一半："你怎么知道我床板底下有饼干盒？"

"猜的。"

"鬼才跟你赌！"

"三百六十块。"陆惊鸿慢悠悠地说，"三张一百，五张十块，十块的一张还有个角折过。"

王大有脸上的肉僵住了，僵了足有五秒，猛地跳起来："你偷看我存钱了？！"

″你睡觉打呼噜，我去给你掖被子，看见的。″陆惊鸿面不改色地把谎圆上，″赌不赌？″

王大有将信将疑，晚上回去一翻，床板底下铁皮盒里，三百六十块，分毫不差。第三天他找过来的时候，看陆惊鸿的眼神跟看神仙差不多。

″兄弟，你这眼睛是什么做的？″

″眼睛不重要。″陆惊鸿拍拍他肩膀，没再多说。

能力的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试验还没完。纸上看不清的字迹里，应该还有第三条。他隐隐觉得，得靠某种契机才能显出来。

契机来得比他想的快。

周三晚上，他刚给母亲擦完手，楼下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温芽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兜橘子，眼睛肿得像桃。

″鸿哥，救救我。″

″进来说。″

小姑娘坐下，半天，憋出一句话：″我合租的那个屋，闹鬼了。″

事情是这样的。温芽住十里街的自建房，两层六间，房东阿姨人好，房租便宜，一群横店的底层人合租。半个月前开始，屋里的房客接连做同一个噩梦：半夜水从门缝里漫进来，一只湿淋淋的手抓住脚踝，水面上立着个披头散发的影子。

房客们管那东西叫水鬼，说是来讨债的。

″讨债？″陆惊鸿皱眉。

″都这么传。″温芽声音发抖，″半年前顶楼住过一个年轻小伙子，后来欠了钱跑路了，手机号全换了，人影都没有。他一走，屋子里就开始不干净。这半个月，做了梦的人挨不住，已经搬走三个了，房子租不出去。房东阿姨天天愁得睡不着，说再这样，她把楼卖了都不够赔的。″

″你做了吗？″

温芽摇头，又点头：″我睡得死，没梦见过。可我室友天天梦见，昨晚她抱着我哭到天亮。鸿哥，你不是能进梦里吗？城墙根那天，我第六次那个梦……″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认死理地盯着他。

陆惊鸿沉默了半分钟。

″带我去看。″

十里街的自建房是老式的砖楼，楼道里堆着杂物，顶楼天台上晾着衣裳。房东阿姨五十多岁，眼窝深陷，见了他们，话没说三句先抹眼泪。

陆惊鸿把六间房挨个看了一遍。墙皮干爽，地面平整，没有返潮的迹象。他蹲在顶楼那间空房里，敲了敲墙，又抬头看吊顶。

吊顶的角落，有一块石棉板的边缘，蹭着一道新鲜的白印。

″今晚谁睡在这儿都一样吗？″他问。

″都一样，梦见水鬼的那间，就是这间。″房东阿姨搓着手，″壮着胆子睡的，也照样梦。″

″行。今晚我来。″

夜里十一点，温芽的一个室友——河滩戏里见过的那个胖群演——壮着胆子躺回这间房。陆惊鸿搬了个马扎坐在床边，等他呼吸放沉，把手搭上他的手腕。

耳边起风。

这一次的梦，是黑水泡出来的。

整栋自建房沉在黑水里，水从门缝、窗缝、地漏里咕嘟咕嘟地往上涨。房间的墙泡得发乌，胖群演缩在床角，抱着膝盖，一动不敢动。

床底下，水面上，缓缓立起一个影子。

披头散发，看不清脸，一只湿淋淋的手抓住床沿，指甲缝里全是黑泥。它怀里，紧紧抱着一团发着微光的东西。

陆惊鸿站在水里，水凉，但不刺骨。他没有退，一步一步走过去。

不是鬼讨债。

他离那影子三步，两步，一步，伸手，碰上它冰凉的肩膀——

碎片涌进脑子。

一间顶楼的出租屋，深夜，一个年轻人蜷在床底下，怀里护着两部手机。其中一部疯狂震动，屏幕上的信息一条接一条往外蹦：再不还，就让全楼的人知道你干的好事；找不到你的人，就找你家里；明天堵门，泼漆。另一部手机里，是几十条催收的语音，一条比一条凶。

年轻人捂着耳朵，抖得像风里的叶子，一遍一遍地念：别吵了，别吵了，我求求你们，别吵了……

后来他跑了。人走了，那份怕没走，留在这间屋子里，泡在每一夜的梦里，成了水鬼。

碎片散去。黑水里，水鬼缓缓转过头，散发底下，是一张年轻的脸，眼睛红肿，全是恐惧。

它不是来讨债的。它是被债吓死的影子，替真正的恶人，夜夜吓人。

陆惊鸿深吸一口气，开口。

"我知道你怕什么了。"

水鬼僵住。

"欠的钱是钱的事，有法律管着，一分一厘都算得清。可他们堵门，泼漆，吓你全家，那是犯法的事，该怕的是他们。"陆惊鸿一字一句，"你跑了，没人再逼你还，你在这屋子里吓别人，一天一天，吓的都是无辜的人。"

他伸出手。

"走吧。剩下的事，交给活人办。"

水鬼盯着他看了很久，散发底下那张年轻的脸上，恐惧一点点松开。怀里那团微光松了手，落在水面上，叮的一声轻响。

黑水开始退。

一寸一寸，像退潮。水鬼的身体化作一缕灰白，跟着水一起退进门缝里，散了。整栋房子从黑水里浮出来，露出灯光，露出窗，露出天台上晾着的衣裳。

耳边风声一收。

陆惊鸿睁开眼，长长吐出一口气，浑身汗透。掌心发烫，纸脚轻轻一跳。

念力，五缕。

他叫醒温芽，带着她撬开顶楼空房的吊顶。石棉板后面，果然塞着一部旧手机。

开机，锁屏上还挂着未接来电，九十七个。短信里躺着三百多条催收恐吓。

第二天一早，房东阿姨抱着这部手机去派出所备了案，民警说涉非法催收，按流程处理。她回来的路上买了一兜苹果，非要塞给陆惊鸿。

当晚，六个房客挤在楼下小卖部门口，你三十我五十，凑了四百块。温芽把四百块推给他，房东阿姨又从微信上转了一百。

"五百，一分不能少。"温芽把手机递过来，账单页面明晃晃的，"鸿哥，你救了我们全楼的人。"

陆惊鸿看着到账的五百块，又看了眼自己的卡里余额。

九百二十一块五。

距离欠缴的六千块，还差五千零七十八块五。但他心里的那块石头，头一回松了一松。

第一单，五百块，全是干净钱。

他谢过众人，拎着那兜橘子往巷子口走。刚拐过墙角，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有人追了上来。

"陆师傅，留步。"

是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西装洗得发白，人很瘦，很文气，是住五号房的房客。他递过来一张名片，双手，很郑重。

″那晚在楼上，你进去了，又出来了，水退了。″年轻人推了推眼镜，镜片后头的目光亮得吓人，″我观察你三天了。名片你收好，改天，咱们单独聊聊。″

陆惊鸿低头，名片上是两行字。

第一行是个名字，第二行，是某某私募基金投资助理。

他抬起头，年轻人已经退开半步，微微躬身，声音不高不低，字字清楚。

房客里有个人留下名片：″你能在梦里拿到东西？我出十倍价钱。″

第005章　梦里的数字

名片在陆惊鸿兜里躺了两天。

第三天晚上，他给名片上的号码发了条短信，只有四个字：聊聊可以。

对方秒回一个地址，城东的春风茶楼，晚上九点。

陆惊鸿到的时候，那个金丝眼镜的年轻人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了。桌上摆着两杯茶，见他来，先起身，微微欠身，礼数周全得不像住八百块合租房的人。

″周述。″他自我介绍，″私募基金做投资的，给钱鸿业钱总做助理。合租房是我刻意租的，图清净，没想到清净里头有高人。″

″你观察我三天，就为了这句高人？″

″为了我老板的命。″周述推了推眼镜，″陆师傅，我知道这话听着邪乎。你听完再决定接不接。″

他从包里取出平板，点开一段录音。

录音里的男人声音沙哑，喘得厉害，一遍一遍地念着什么，字与字之间隔着长长的气音。

″零四七三……别翻……零四七三……不是我一个人……″

″这是我老板半个月前的深夜，说梦话，我录的。″周述声音压得很低，″他今年五十六，做建材起家，这两年往影视上投了几笔钱。半个月前开始，每晚两点准时惊醒，梦里全是账本，成千上万的账本追着他。最吓人的是说梦话，报数，一夜能念几百个数。家里人以为他撞了脏东西，请人看过，没用。医院查了个遍，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安眠药从半片加到三片，人瘦了十一斤。″

陆惊鸿没说话，端起茶，抿了一口。

″你可能觉得我荒唐。″周述苦笑了一下，″我原来也不信这些。可我老板这个病，全城的医院都看遍了，越是权威越看不出名堂。人快被拖垮了，我一个做助理的，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这叫病急乱投医。″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投来投去，就投到你这儿了。″

″那天晚上，你进那间屋子，四十分钟，水退了，鬼散了，我全看见了。″他直起身，目光笔直，″我不问你用什么法子。两万块，治好为止。这是订金。″

他把一张卡推了过来。

陆惊鸿看着那张卡，又看看周述。

两万。他扛五年货，攒不下的数。

″丑话说在前头。″陆惊鸿把卡推回去一半，″我看不了的部分，我会直说，不会拿话糊弄你们换钱。″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周述笑了，笑得如释重负。

″我有个条件。″他说，″我要见他本人，家人得同意，还有——我这个人，只治病，不做法事。你们对外怎么说都行，对我说实话就行。″

″成交。″周述答得飞快。

第二天下午，山下别墅。

钱鸿业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头发白了一半，手背上贴着输液的胶布。满屋子助眠的仪器，加湿器吐着白雾，遮光帘把白天拉成了黑夜。见陆惊鸿进来，他挣扎着要起身，被周述按住。

″小师傅。″钱鸿业开口，一句话分三截喘，″我这病，你说……是不是撞了脏东西？″

客厅角落里站着个系围裙的保姆，还有钱家的老司机，都眼巴巴地看着这边。周述低声说，老板娘陪女儿在外地，不敢回来，怕看了心碎。老人家躺在床上数数，一数就是一夜，家里人都快跟着熬垮了。

″是心结。″陆惊鸿在他对面坐下，″不是脏东西。脏东西挡在人外头，心结长在人心里。″

钱鸿业怔了怔，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涌上一点水光：″半个月了，你是头一个……头一个说我心里有事的。″

″睡吧。″陆惊鸿挽起袖子，″我给你做个头部推拿，配呼吸引导，土办法，别嫌糙。″

钱鸿业躺下。陆惊鸿的拇指按上他的太阳穴，力道又稳又沉。十分钟后，老人的呼吸慢慢匀了。

陆惊鸿搭上他的手腕。

耳边起风。

这一次的梦，是灰蓝色的。

天地间没有山没有水，只有账。从地面到头顶，一摞一摞的账本垒成了塔，垒成了山，垒成了望不到边的森林。所有的账本都翻开着，纸页哗哗作响，风一吹，整片″森林″朝一个方向倒过来。

那些纸页边缘，泛着细细的毛刺，像牙。

梦里没有别人的影子，只有钱鸿业。年轻了二十岁的钱鸿业，缩在一张八仙桌底下，怀里死死抱着一本蓝皮的账本，头发全白了。

″零四七三……″他把脸埋在账本里，一遍一遍地念，″别翻……零四七三……不是我一个人……别翻……″

账本森林哗啦啦地朝他倒下来。

陆惊鸿走进梦里，一步，两步，纸牙擦着他的耳朵飞过去，割得脸颊生疼。他走到八仙桌前，蹲下，隔着桌腿看那个蜷着的老人。

″钱总。″

″别过来！″钱鸿业抱着账本往后缩，″账没平！账不能见光！″

″哪本账不能见光？″陆惊鸿伸出手，″给我看看。″

钱鸿业抱得死紧，指节都在发抖。可不知道为什么，眼前这个白衣年轻人的眼睛，让他想起小时候村口的账房先生——他八岁那年，也是这样一双眼睛，看着他偷了供销社两毛钱，说：拿出来，还是好孩子。

账本松了。

陆惊鸿接过来，蓝皮账本入手很沉。他翻开——中间有一页，空白的。

可他看得见，那页空白上浮着一层灰雾，雾里有东西在动。

他伸手指按上去。浅浅一触，雾里的东西显了形——

一串数字，六位。零四七三一六。

数字后面，是一扇暗绿色保险柜的铁门，门上转盘，在雾里缓缓转动。

陆惊鸿把这串数字收进心里，然后翻到账本第一页，一笔一划地，在梦里教这个老人认字一样，念出那行浮起来的小字。

"账本咬人，是因为里头记的不是数，是你自己的怕。"

"怕记在看不见的账上，它就夜夜长牙。见了光的账，才是死账。"

钱鸿业跪坐在桌底下，仰着头听，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这些年他睡不着的每一个夜，原来都是这本账在咬他。

"重查……"老人的嘴唇哆嗦着，"该我的责任，我认……我让人重查，一笔一笔地查，查清楚，见光……"

话音落地，满山满谷的账本森林，哗啦啦地合上了。

一本一本，合拢，覆灭，纸牙收起，灰蓝色的天地间，落下一场干干净净的白纸雪。

耳边风声一收。

陆惊鸿睁开眼，慢慢收回手，后背的衣裳又湿透了。掌心里那半页纸轻轻一跳。

念力，七缕。

拆一个梦魇，进两缕。账本大山比水鬼沉，涨得也比水鬼那回多。

钱鸿业睡得沉极了，呼吸绵长，眉头几十天来头一回是松开的。周述守在门边，看见这一幕，眼镜片后的眼睛瞪得溜圆。

临走，陆惊鸿把一张纸条交给周述。

"六个数。让钱总醒了自己去开他那台旧保险柜，密码只有他自己知道对不对。柜子里的东西，越早见光越好——走正路，找专业的，合法合规地见。"

周述双手接过，郑重得像接一道圣旨。

晚上八点，周述的转账到了。两万，一分不少。

陆惊鸿站在出租屋的窗边，看着手机银行上的余额，看了很久。

两万零九百二十一块五。

来横店五年，他头一回拥有五位数。

他给母亲掖了掖被角，压低声音说："妈，这个月的欠费，明天一早就补上。护理床剩下的四期，一次付清。等你醒了，咱换张电动的。"

夜里他没走，按行规留下守到后半夜。

凌晨四点十七分，卧室里忽然传来动静。钱鸿业被安排在西屋休息，此刻正猛地从床上弹坐起来，胸口剧烈起伏，冷汗浸透了睡衣。

陆惊鸿冲进去的时候，老人直勾勾地瞪着前方，眼睛里翻着白天的亮光。方才那场白纸雪的梦里，最后一本合上的账本里，滑出来一张三年前的结算单，单子的签名栏上，有三个字。

三个字，比整片账本森林加起来还重。

周述闻声赶来，扶住老板，连声问怎么了。

钱鸿业一把抓住陆惊鸿的手腕，抓得指节发白，嘴唇哆嗦了半天，喊出来的，不是数字。

钱鸿业梦醒时喊的不是数字，是一个名字："马奋斗。"

第006章　敲山震虎

天亮的时候，钱鸿业把陆惊鸿和周述叫到了顶楼茶室。

老人刮了胡子，换了身利落的褂子，眼底的青黑还在，人的精气神却回来了大半。他亲手给陆惊鸿斟了杯茶，手不抖了。

"小师傅，昨晚那个梦的尾巴，我看得清清楚楚。"他坐直了，"梦里最后一本账合上之前，里头滑出来一张结算单。三年前的，我投过一部古装剧，剧组半路跑了两个主创，超支四百万，最后是做平的账。"

"怎么平的？"陆惊鸿问。

"压。"钱鸿业脸上的肉抽了一下，"压群演的工钱，压工人的份子，压小公司的材料款。三千八百多号人的辛苦钱，一层一层盘下来，盘平了我这本账。"

他端着茶杯，半天没喝，声音低下去。

"这事我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钱是我投的，账是我签的字，可脏活不是我的手干的。这三年，我夜夜梦见账本追我，追的就是这个。"

"手是谁的？"

"剧组的现场副导演。"钱鸿业一字一顿，"姓马，叫马奋斗。"

陆惊鸿端茶的手，停在了半空。

马奋斗。

那个说"你陆惊鸿这辈子就一条过"的马奋斗。那个让温芽搬三十箱矿泉水的马奋斗。那个把死尸算半条的马奋斗。

"密码我试了，是我那台旧保险柜的，一个数都不差。"钱鸿业盯着他，"柜子里有一本台账副本，谁的名字在哪儿一笔，记得清清楚楚。小师傅，你让我见光，怎么个见法？"

″走正路。″陆惊鸿放下茶杯，″请律师，请审计，一笔一笔对。该退的退，该赔的赔，该负的责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一样别躲。您梦见账本长牙，就是因为您知道这事迟早要见光。见光那天起，您就能睡踏实了。″

钱鸿业看着他，看了很久，长长吐出一口气。

″好。我明天就让周述去办。″

陆惊鸿起身告辞，走到茶室门口，又停了停。

″钱总，那个马奋斗，我认识。″

″哦？″

″他要是在您这台账上，再添一笔新的，麻烦告诉我。″

老人愣了愣，随即点头。

回到横店，已经是中午。陆惊鸿先去医院，把六千块欠费一次补齐，又在缴费窗口多存了四千。收费的小姑娘抬头多看了他一眼，他没解释，转身就走。

欠费单压在杯底的日子，过去了。

下午进组，温芽像只燕子一样飞过来，脸上能掐出蜜来。

″鸿哥！执行导演让我演小翠！″

小翠，剧里是一个丫鬟，三场戏，两句半台词，一天五百。对群演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台阶。温芽攥着词页，手都在抖：″我背了一百多遍了，倒着都能背！″

″好。″陆惊鸿笑，″演砸了也是你自己的，演好了也是你自己的。″

温芽用力点头。

可到了傍晚，燕子飞不动了。

小姑娘蹲在道具棚后头，抱着膝盖，肩膀一抽一抽的。王大有蹲在边上，气得直转圈，烟一根接一根。

″马奋斗找我了。″温芽抬起头，眼睛通红，″他说新人要懂规矩，角色是他给我的，让我交三百块辛苦费。我不交，他就说，明天的小翠，有的是人想演。″

″这叫卖角色。″王有一拍大腿，″横店早就禁了这玩意儿，他这是往枪口上撞！″

″他有签单权，他说换就换。″温芽声音越来越小，″我攒钱是给我妈看病的，三百块也是钱。可我更怕丢这个角色……鸿哥，我是不是特别没出息？″

陆惊鸿蹲下来，看着她。

″没出息的是他。″他说，″这事我来。你别管了，明天照常进组，演你的小翠。″

当天夜里，剧组赶大夜戏。

凌晨两点半，马奋斗犯困，缩在导演椅里打起了盹，剧本盖在脸上。片场那头还闹哄哄的，没人注意这个角落。

陆惊鸿收完道具，路过导演椅，像是顺手，把一盏正对他脸的补光灯挪暗了半格，又搭了下他的手腕。

耳边起风。

马奋斗的梦，又俗又亮。

一间大仓库，麻袋堆成山。马奋斗蹲在麻袋后头，怀里抱着一捆一捆的票子，笑得满脸油光，嘴里絮絮地数——

″三百六十个盒饭，报八百二……″

″五号棚的灯光费，走我卡……″

″温芽那三百，现金，别走账……″

″十万……再抬抬，抬到十二万，这本就平了……″

数着数着，梦里的麻袋山忽然晃了晃。马奋斗脸色一变，把票子往怀里死命一塞，猛地惊醒——

导演椅上，他睁开眼，看见陆惊鸿正站在面前，弯腰替他捡起了滑落的剧本。

″马导，着凉了。″

″……嗯。″马奋斗接过剧本，莫名其妙地觉得后颈发凉。

第二天傍晚，剧组结算。

剧务桌前围了几十号群演。按规矩，超时费当天结清，可连着五天了，马奋斗全打的白条，今天又推说″走流程″。人群嗡嗡地炸，火气一点就着。

陆惊鸿挤在人堆里，没吵。

他等的就是人最齐的这一刻。

″大伙儿静一静。″他嗓门不高，却压住了全场，″我昨晚捡着一件有意思的事。马导睡觉，梦话可多了。″

人群一静。

马奋斗从剧务桌后抬起头：″你小子说什么？″

″我说梦话。″陆惊鸿掰着手指，学得惟妙惟肖，语调阴阳怪气，学的是马奋斗那股子油腔，″'三百六十个盒饭，报八百二'——马导，您说，这梦话多清楚。″

哄的一声，人群笑了。

马奋斗的脸唰地白了：″你放屁！我什么时候——″

″还有呢。″陆惊鸿不急不躁，接着学，″'五号棚的灯光费，走我卡'。'温芽那三百，现金，别走账'。″

笑声戛然而止。

几十双眼睛，齐刷刷从陆惊鸿脸上，转向了马奋斗脸上。

″最后一句最提气。″陆惊鸿竖起最后一根手指，″'再抬抬，抬到十二万，这本就平了。'″

全场死静。

马奋斗站在剧务桌后，脸上的白一路褪到脖子根，握着签到表的手，指节根根发青。

"我睡觉说梦话，关你什么事？"他色厉内荏地吼，"你偷听我？"

"你说的，怪我？"陆惊鸿往前一步，声音不高，字字清楚，"马导，我就三个意思。第一，温芽的角色，是她自己挣的，三百块，一分不能收。第二，全组三十七个人的超时费，一共两万一千四，今晚结清，白条我不认。第三，往后盒饭和账目，走明账。"

他顿了顿，凑近半步，压低声音，只有马奋斗一个人听得见。

"对了，提醒你一句。我听说投资方最近在查三年前的旧账。查到哪一年，我不清楚。你自己掂量，是剧组财务先找你，还是劳动监察先找你。"

马奋斗浑身的汗毛，一根一根立了起来。

三年前的旧账。投资方。这几个字砸在他天灵盖上，把他砸得眼前发黑。他不知道陆惊鸿到底捏着他多少东西，更不知道那边的线牵到了哪里。赌不起。

"结……"他喉咙发干，干笑两声，扭头冲剧务喊，"愣着干什么，取钱去！今晚全结清！都散了散了，围着看什么！"

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王大有扯着嗓子喊："陆哥！"温芽站在人堆里，眼睛亮晶晶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道具车旁边，一个给兵器上油的老头抬起眼皮，朝这边望了一眼，又低下头去，手里的油布慢慢蹭着刀身。

当天夜里，陆惊鸿躺在出租屋的床上，手机震了两下。

第一条，周述："陆哥，台账副本找到了。三年前那张结算单的复核栏，除了马奋斗的签名，还盖着一个章。我拍给您。"

第二条是一张照片。泛黄的结算单，复核栏一枚椭圆的红章，印文是一家传媒公司的名字。

还没等他琢磨透，王大有的电话又追了进来，声音压得又低又急。

″惊鸿，跟你说个事。老街隔壁那个新组的场子，今天下午一口气进了四辆黑车，全贴着膜。搬箱子的人我认识一个，说是从省城跟车来的，挂的是顾声铭工作室的名头。还有啊——″

王大有咽了口唾沫。

″我收摊的时候，看见马奋斗进了那家酒楼，上了二楼最里头的包间。桌上坐着的，就是黑车上来的人。″

陆惊鸿从床上坐起来，窗外巷子里的路灯，把他的影子钉在墙上。

账本的线，一头拴着马奋斗，另一头，隐隐约约，伸向了他看不见的深处。

马奋斗背后，顾声铭工作室的人进横店了。

第007章　影后的失眠

顾声铭进横店那天，城西影视城堵了三公里。

新戏开机，红毯铺出去半条街，几百个粉丝举着灯牌，把护栏挤得哐哐响。直升机在头顶绕了两圈，航拍的无人机黑压压一片。

陆惊鸿远远看了一眼。

人群中央，那个被称为顶流的男人穿着高定西装，墨镜推在发顶，笑得无可挑剔。剪彩，上香，合影，每一个动作都精确得像排练过一万遍。

可陆惊鸿的视线，落在他的眼睛上。

隔着三十米，隔着人山，那双眼睛的底子是青的，乌沉沉的，像两口没睡醒的井。笑意只浮在表面，眼睛里什么都没有。

"啧，顶流就是顶流，脸都是自带滤镜。"王大有踮着脚往里挤，"哎，惊鸿，你猜我今天听人说什么？这个组的编剧单集报价六位数，连灯光师都是从省城带来的，横店的班子一概不用。"

"钱不是这么花的。"陆惊鸿收回目光。

"为什么？"

"因为睡不着的人，花多少钱都白搭。"

他没解释，也不需要解释。那种眼神他太熟了，他母亲床头的每一个深夜，都是那个颜色。

比起顾声铭的热闹，苏晚晴这边安静得反常。

新戏开机的第三天，圈里传开了消息：苏晚晴接了这部的配角，长公主，戏份不到二十场。

群演们议论纷纷。

″影后给新人搭戏？″

″你不懂，人家那叫抬轿。新人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新人背后站着谁。″

″我听场务说，合同里写着呢，宣传物料以新人优先，她的戏份后期可调。这哪是请她演戏，这是拿她当梯子踩。″

″她能不知道？知道又能怎么样，两年没戏拍的人，有戏接就不错了。″

陆惊鸿听得心里发堵。

苏晚晴来老街剧组借化妆间的那天下午，他正蹲在门口擦一双旧鞋。

执行导演领着她过来，冲陆惊鸿招手：″惊鸿，苏老师要练一段戏，缺个搭戏的，你陪她对一对。″

苏晚晴摘下帽子，眼下还是那层青色。

″是你。″她看着陆惊鸿，″梦里的白衣人。″

″苏老师记性好。″

″记性不好才麻烦。″她淡淡说了一句，把剧本递过去，″第九场，长公主送别。你读男主角的词，随便读，别顾及我。″

陆惊鸿翻开剧本。

一段生离死别的戏。长公主送心上人出征，明知回不来，还得笑着递上壮行酒。

第一遍，他照本宣科，平平淡淡。苏晚晴的回应滴水不漏，也冷得像冰。

″不行。″她自己先摇头，″全是壳子。再来。″

第二遍，陆惊鸿念词的时候，加了一点东西。

他没用技巧。他只是想起了一件事——他每天早晨对着母亲说话，说昨天片场的事，说明天的通告。他明知道她听不见，还是把每一句都说得像她能听见。

送别的人，不是在跟走的人告别。她是在跟再也听不见的人，说最后几句话。

他把男主角最后一句词念完，抬起头。

苏晚晴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这一次她自己知道，却没有去擦。她盯着空气里的某一点，任眼泪往下淌，好半天，才缓缓吐出一口气。

"你怎么做到的？"她问，"你才二十五。"

"我天天跟一个听不见的人说话。"陆惊鸿合上剧本，"练了五年。"

苏晚晴怔怔地看着他，没再问。

化妆间外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聚了几个看热闹的人。其中一个是新戏那边的，顾声铭力捧的新人小生的替身，姓什么叫什么没人知道，横店都叫他高个替身。他本是跟着来探路的，看了一耳朵，嗤了一声。

"这也能叫演戏？带哭腔谁不会。"他晃进来，摆开架势，"苏老师，要不然我陪您对两段？我们组的对手机位，我顶了半年了。"

苏晚晴没理他。

高个替身自讨了没趣，脸上下不来，索性把话挑明："听说您那场重头戏，导演组还在犹豫用不用您的原声。也是，两年没戏的人，声音状态谁说得准呢。"

化妆间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

苏晚晴的手指在剧本页角上，轻轻收紧了一下。

陆惊鸿站了起来。

"我陪你对两段。"他说，"你演长公主。"

高个替身一愣，随即乐了，正好拿这个群头撒气。两人拉开架子，一段对视戏，无词，全靠眼神来去。

替身先起势，眼神又飘又满，直往人脸上怼。

陆惊鸿没躲。

他只是看着。看着看着，他眼底浮起一点极淡的怜悯——那是他从对方绷紧的下颌线、快速眨动的睫毛、不自觉后缩的半寸肩头里读出来的东西：这个人心虚，这个人知道自己在装，这个人怕被人看出来。

他把这份"看见了"轻轻递过去。

十秒。替身的眼神开始乱。

二十秒。替身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

三十秒，高个替身猛地别开脸，后脖颈一层白毛汗，找了个"组里有事"的借口，落荒而逃。

执行导演在门口看着，半晌，冒出一句："这俩人，到底谁是影后？"

满屋的人都听见了。没人接话，但每个人脸上都写着同一句话：那个陪练的，恐怖。

苏晚晴低头看着剧本，嘴唇抿成一条线。过了很久，她抬起头，看着陆惊鸿，眼神第一次越过"群演"这两个字，落在他整个人身上。

"周五试戏，你陪我去。"

傍晚收工，苏晚晴的车还没到。她在化妆间的沙发上半躺着等，连日的疲惫加上半片安眠药，人很快睡沉了。

陆惊鸿替她关小了空调风，转身去收拾桌上的剧本。

收拢最后一本的时候，他的指尖，不小心擦过了她垂在沙发沿的手背。

嗡。

掌心那半页纸，骤然发烫。

不是风声，不是灰白。他甚至没有入梦——只是站在原地，眼前像被人硬塞进了一台放映机，碎片一格一格地砸过来。

一堵墙。用合同糊成的墙。白纸黑字，一张压一张，密不透风，糊成了一间没有窗的屋子。墙上的字扭曲着爬，像藤，像锁链，把他能看见的每一寸光

都缠住。

雨。很大的雨。

雨幕里一辆白色轿车，车灯亮着，雨刮器一下，一下。车门开了，又关上。他想看清驾驶座上的人，那画面却像被人从外面按住了，翻不过去，也推不开。

最里面，墙的最深处，隐隐有什么东西在钉着。一圈死灰色的雾绕着那间屋子打转，像一道从外面锁上的门。

碎片断了。

陆惊鸿猛地收回手，后背抵到了桌角。

掌心的纸还在发烫。他低头，纸脚的小字安安静静：念力，七缕。没有涨，一缕都没涨。

这不是梦魇。

这是一道被封死的门，从外面。

沙发上，苏晚晴的睫毛颤了颤，醒了。她揉着眼睛坐起来，茫然地看了一圈，目光落到他脸上。

"我睡了多久？"

"二十分钟。"陆惊鸿喉咙发干。

他沉默了很久。理智告诉他，这种事，看破不说破。可他想起那辆雨里的白车，想起那圈从外面锁上的灰雾，想起她眼下那层怎么都褪不掉的青黑。

一个夜夜失眠、梦里全是合同和白车的人，出了事的话，不会有人来得及救她。

"苏老师。"他开口，声音很低，"有句话，你别怕。"

苏晚晴抬起眼。

"你的失眠，不是病。"陆惊鸿一字一字地说，"你梦里的雨很大。车，是白色的。"

咔哒。

苏晚晴手里的保温杯盖，掉在了地上，滚出去很远。

她整个人僵在沙发上，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干净了。那场雨夜车祸，她谁都没有说过。她自己都想不起来。病历上只有四个字：记忆缺失。全世界的媒体都拍到了那辆白车，可事故现场她坐在哪一侧、车门朝哪边开、她到底做了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包括她自己。

"谁告诉你的。"她的声音在抖，"是谁？"

"没有人。"

苏晚晴死死盯着他，盯了足足十秒钟。化妆间的灯在她眼底晃出两点碎光，她忽然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凉。

她弯腰捡起杯盖，拎起包和帽子，走到门口，手搭上门把，停住了。

"陆惊鸿。"她背对着他，"今晚我大概又睡不着了。你最好想清楚，天亮之前，手机该开还是该关。"

她走了。

陆惊鸿在原地站了很久，回出租屋，给母亲擦手，翻身，垫枕，一切照旧。

夜里十二点四十分，手机在桌上震动起来。

屏幕上两个字：晚晴。

他接了。

电话那头很静，静得能听见风拍窗户的声音。半分钟后，那个白天在片场滴水不漏的女人，声音低得像随时会断。

苏晚晴半夜来电："你能进梦……那你敢不敢进我的？"

第008章　雨夜的白车

夜里十二点四十分，出租屋只亮着一盏小灯。

陆惊鸿握着手机，坐在母亲的护理床边。床上的人刚翻过身，呼吸绵长。听筒里那句话还没凉透：″你能进梦……那你敢不敢进我的？″

他回了一个字：″敢。″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苏晚晴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里有雨点砸在玻璃上的动静：″你不问问，我的梦里有什么？″

″问了，你就不打这个电话了。″陆惊鸿起身抖开外套，″发定位，二十分钟。我妈这边，我去请夜班护工。″

″护工我来请，天亮就到，再派两个人守在你妈房门口。″她顿了顿，″这是我先还的第一笔。″

二十分钟后，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把他接进江边一栋公寓的顶层。

门开了。苏晚晴素着脸，眼下两团乌青。客厅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茶几上摆着三样东西：安眠药，安眠药，还是安眠药，三个牌子。

″七年了，我没在凌晨三点前睡着过。″她自嘲地笑了一下，″医生说这是重度失眠，得治。他们不知道，我脑子里有个东西，不许我睡踏实。″

″你梦见过什么？″陆惊鸿问。

″雪藏合同。一沓一沓的，签不完。″她的声音低下去，″还有一辆白色轿车。每次都是雨夜，车灯对着我开过来，我在梦里怎么跑，都跑不过那两盏灯。″

″上周片场，你演梦境戏，看见我的时候愣了一下。″陆惊鸿说，″你梦里那个白衣人，是我。″

苏晚晴抬起眼：″所以你早就在我的梦里了。″

″巧了，那场戏是马奋斗塞给我的。″他顿了顿，″塞对了。″

″我这辈子，被人算计过太多回。″她盯着他，″你是第几个？″

″不知道，反正不是算计你的那个。″陆惊鸿把椅子摆到沙发边，″规则就一条，天亮之前，不管你梦见什么，别怕。我在。″

″你到底是什么人？″

″横店群演，日结一百八，盒饭十五管饱。″他正了正坐姿，″睡吧，苏老师。″

她盯着他看了十秒，终于躺进沙发，吞了半片药。呼吸一点点沉下去，睫毛不再颤。

陆惊鸿伸出两根手指，搭上她的手腕。

眼前一黑。

雨声先到。

再睁眼，他站在一座白色的迷宫里。墙是雾凝成的，摸上去像隔着一层玻璃。头顶没有天，只有雨，密密地落，落到一半又散开。整座迷宫静得只剩他自己的脚步声。

走廊两侧全是门。

他推开第一扇：金色礼堂，闪光灯亮成一片，年轻的苏晚晴捧着奖杯站在台中央，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台下的她笑得那么亮，亮得让迷宫里的雨都显得冷。第二扇：会议室，长桌上摊着一沓合同，有人把钢笔推到她手边，她的手在抖。第三扇：空荡荡的大平层，她抱着膝盖坐在地板上，一坐就是一整夜，没有一个人敲门。

每一扇门，都是一段被封起来的日子。

陆惊鸿没有恋战。门会骗人，迷宫更会。他闭上眼，去听这座梦的梦呓——梦也会说梦话，声音藏在雨里，细得像针尖。听了十几息，他抓到了那个重复最多的音节：引擎声。

第三扇门锁死了。铁链缠了三圈，链头上钉着一根黑色的长钉，钉身泛着湿漉漉的光。门缝里渗出雨夜的凉气。

陆惊鸿伸手去推。

手从铁链正中间穿了过去，像插进一团雾。

浅潜。只能看，不能碰。

雨忽然冷下来。两侧的雾墙开始无声地向中间挤，整条走廊像一只慢慢合拢的手。这地方发现他了，在下逐客令。

他不退，顺着走廊往前跑。迷宫会骗人，路会打弯，可有一样东西骗不了人——引擎声。很低，很远，混在雨里，一遍一遍地响。

拐过第七个弯，他看见了那辆车。

一辆白色轿车停在走廊正中，车灯亮着，刮雨器一下一下地摆。驾驶座上坐着个人，长发湿漉漉贴在脸上，双手死死扣着方向盘。

是七年前的苏晚晴。

陆惊鸿走过去，敲了敲车窗。

车窗降下一条缝。里面的人抬起头，眼睛红得吓人：″你是谁？你不该出现在这里。″

″来干活的。″他蹲下来，跟她平视，″这座迷宫是你自己搭的。你把那扇锁死的门藏了七年，也绕了七年。今晚，咱们把它打开。″

″我不开。″梦里的她往后缩，″门后面是我。一记起来，我就完了。″

″你记不起来，就已经完了七年了。″

车里的人怔住了。

雨声骤然变大。雾墙后传来细碎的沙沙声，像有什么东西贴着墙爬行。陆惊鸿站起来，重新走到那扇锁死的门前。看得见，摸不着，那就把看得见变成摸得着。

他闭上眼，掌心那点温热的念力烧了起来。

满天的雨，忽然停在半空。

千万颗雨滴悬在头顶，一动不动，整座迷宫没了声音。陆惊鸿睁开眼，五指张开，插进铁链——这一次，指尖传来了冰凉坚硬的触感。

深潜。这座梦，终于容他踩进来了。

他攥住链头那根黑钉，往外拔。黑钉发出一声闷哼似的震颤，雾墙剧烈摇晃，整座迷宫都在尖叫。他咬牙，念力顺着掌心烧过去，黑钉铮地一声弹出，散成一蓬黑雾。

铁链寸断，门开了。

七年前的雨夜灌了进来。

城郊快速路，雨刮器开到最快也刮不清前挡玻璃。脚越踩越软，刹车没了。白色轿车擦着护栏拧了两下，一辆电动车连人带车滑了出去，尖叫声戛然而止。

她爬下车，跪在雨里打电话求救。画面一切：医院，点滴，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合上了她的病历本。床边有人在打电话，语气轻得像谈一笔生意：″记忆这块，请那位大师出手。放心，她连自己姓什么都想不起来，拿什么翻案？″

再一切：律师把一份协议推过来。疲劳驾驶，认下来，赔钱私了，退圈避风头。她不肯签自己不记得的事。第二天，头条替她签了：影后深夜肇事，耍大牌，德不配位。

而那天下午，她的车根本没约过什么保养。是镇口那家汽修铺，停了三个小时，几个戴白手套的工人，换掉了她的刹车。

后来的事，梦放得很快：处理事故的人拿着她的名义去赔了伤者，签了字，花了钱，做得干净利落。钱走了公司的账，账走了别人的手，一笔一笔，像雨水流过石缝，不留痕迹。等她想开口，没有人听她的。公司发声明，媒体发通稿，连当年领奖时给她献花的主持人都叹着气劝她：认了吧，退了吧，认了还能留个体面。

记忆放完了。

那辆白色轿车最后一次冲着他们撞过来，车灯像两只眼睛。梦里的苏晚晴抖成一团。陆惊鸿一步跨到她身前，迎着车灯站定。

"看清楚。车没有错，错的是换车的那只手。"

他伸手，攥住那两束灯光。

哗啦，白车散成一场大雨。

念力从四面八方涌进掌心，一缕，三缕，九缕，十二缕——烫得像揣了个小炉子。压了她七年的那座迷宫，从最深处开始松动，坍塌，融化。

雾墙退开，门一扇一扇敞开，光灌了进来。

梦的尽头，显出一条干燥的走廊。没有雨，没有雾，不属于这座迷宫——它是后来被人放进来的。

陆惊鸿走过去，忽然停住脚。

地上有一串湿脚印，从走廊深处一直延伸到那扇曾经锁死的门前。脚印不是苏晚晴的，也不是他的，比常人的脚长出一截，五个脚趾细长得过分。

脚印尽头，静静躺着一枚漆黑的晶体，棋子大小，像一滴凝固的夜。

梦开始崩塌，天光从头顶裂开。他来不及碰那枚晶体，只来得及把它刻进眼睛里。

沙发上，苏晚晴睁开了眼睛。

没有尖叫。她就那么睁着眼，任眼泪流了满脸，然后长长地、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我想起来了。"她说，"全都想起来了。"

"镇口的汽修铺。"陆惊鸿把纸巾盒推过去，"你没约过保养。"

"嗯。"她按住纸巾，忽然笑了，眼睛里有了点光，"陆惊鸿，我欠你一个人情。"

"先欠着，我利息高。"他站起身，捶了捶坐麻的腰，"最近别走夜路，也别见生人。梦里的东西，不止你有。"

″陆惊鸿。″她忽然叫住他，″你进我梦里的时候，看见那些合同了？″

″看见了。一沓一沓，签不完的那种。″

″那你还敢来。″她笑了一下，这次笑得很轻，″横店的人都说你是陆一条，一辈子就一条过。我看不像。″

″像不像，下回你做梦，接着验货。″

回到家，天蒙蒙亮。苏晚晴派的护工已经到了，正守在母亲房门口，见他回来，慌忙站起。陆惊鸿摆摆手，自己轻手轻脚走到床边坐下。母亲呼吸绵长，睡得安稳。窗外雨停了，天边泛起一线灰白。

″妈，睡吧。″他小声说，″改天给你讲个新故事。″

回去的路上，雨彻底停了。他掌心的念力还在一跳一跳地发烫，脑子里却总闪回那条干燥的走廊——

梦的尽头有别人的脚印，脚印旁留着一枚黑色梦晶。

第009章　守灯人

第二天中午，陆惊鸿顶着两个黑眼圈进了片场。

下午拍夜市，要三十个群演演游客。他领了一身行头，蹲在监视器后头等叫号。温芽一路小跑过来，往他手里塞了一个还烫手的茶叶蛋。

"鸿哥，你这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了。昨晚干嘛去了？"

"加班。"

"你一个群演，加什么班？"

"演游客累了一天，总得练习怎么站着休息。"他咬了口蛋，含糊过去。温芽将信将疑地瞪他，到底没再追问。

下午那场戏，他演一个买了糖葫芦的游客。镜头从街上扫过去，三秒钟，他举着糖葫芦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人流，那一眼里有疲惫，有贪嘴，还有一点说不清的委屈。

监视器后头，执行导演多看了两眼："这个游客有故事。过了，下一个。"

温芽在旁边小声嘀咕："鸿哥，你演个游客都能演得这么好看，早该红了吧。"

"红什么红，游客都没有台词。"

收工前，场务跑来喊："陆惊鸿！齐伯叫你，道具库！"

道具库在老厂棚最里头。一开门，樟脑味混着桐油味扑了满脸。货架堆到房顶，刀枪、牌匾、假山石层层叠叠，一盏灯泡吊在半空，照出满屋子浮灰。最里间的木案后坐着个干瘦老头，背有点驼，花白短茬胡子，胳膊上套着蓝布袖套，正低头给一把油纸伞换伞骨。工具箱的漆皮上写着两个字：守拙。

"齐伯，您找我？"

老头没抬头，锥子不停："小伙子，你眼睛里有雾。"

陆惊鸿后背一麻："……天生的。"

"我十九岁进厂，今年六十一。"齐伯把伞骨穿进去，慢悠悠地说，"四十年里，我只见过一双这样的眼睛。那双眼睛的主人，临走前替一个大明星收走了一屋子噩梦。"

锥子停了。老头抬起眼皮，浑浊的眼珠里透出一点别的光。

"坐。"

陆惊鸿搬了个小马扎，坐了。

"说说吧。"齐伯把伞面撑开一角，对着灯照了照，"你替人做过什么。"

陆惊鸿在心里掂量了三秒。这老头一眼看穿他，再装下去没意思。

"帮人清梦。"他说，"赶噩梦，取东西，问真话。收钱。"

"收多少？"

"看活。五百的干过，两万的也干过。"

齐伯点点头，一点也不惊讶："老辈人梦客也收钱。不是神仙，也要吃饭。收了钱，就得守规矩，这是行当里最要紧的一条。"

"那年组里有个女主角，夜夜做噩梦，头发一把一把地掉，戏都拍不了。制片人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位提铜铃的老先生，不开药，不念咒，就让她睡一觉。第二天，人跟换了个芯子似的。"齐伯说，"老先生临走时留了一句话：这不是病，是梦里的东西没清干净。"

"后来我托人打听，才晓得这一行，老辈人叫梦客。"

"梦客有梦客的规矩，一共三条。"老头竖起三根手指，"一，不动醒着的人。二，不取害人的念。三，不挡同行的梦。"

陆惊鸿捏着茶叶蛋的手，慢慢紧了。这三条，条条都贴着他的心口。

"梦客分两脉。"齐伯继续说，"守梦的一脉，把梦当命。驭梦的那一脉，把梦当钱。驭梦的那伙人后来结了个会，叫织梦会。他们收人的梦，跟收庄稼一样，一茬一茬地割。"

″守梦的那一脉，如今还有人吗？″

老头半天没说话。灯泡在头顶轻轻晃，把他的影子晃得忽长忽短。

″三十年前还有一个。″他说，″就是你奶奶。″

陆惊鸿张了张嘴，没能出声。

″齐伯，″陆惊鸿把手伸进口袋，摊开掌心，″您见过这个吗？″

那枚漆黑的晶体躺在他掌心。屋里明明晒着太阳，它却像吞掉了一圈光。

齐伯的脸色唰地变了。他一把抓过绒布，按住陆惊鸿的手腕，把晶体裹了个严实，声音压得极低：″你想害死全棚的人？这叫梦晶！织梦会把收来的梦炼成晶，一枚晶，就是一个人的一段梦。他们还拿它做记号——晶沾过谁的梦，谁的梦，往后就归他们了。″

归他们了。

陆惊鸿的太阳穴突突直跳。那枚晶，是在苏晚晴梦里捡的。

″我见过一回中了这个记号的。″齐伯的声音沉下去，″一个跑码头的商人，晶沾了他的梦，从那天起，他夜夜睡十个小时还是困。梦里替别人过着日子，醒着倒像在睡。三个月，人瘦成一根灯芯。″

″后来呢？″

″后来家里人请了个梦客，把晶起出来，砸了。人缓了半年，才缓过来。″老头把裹好的绒布塞回陆惊鸿手里，″这东西从哪儿沾的，送回哪儿去。在那之前，搁铁盒里，别声张，别让第二个人瞧见。″

″齐伯，″陆惊鸿喉咙发干，″您连梦晶都认得，那一定认得另一样东西。″

″说。″

″您认不认识，一个姓沈的人。″

老头的手抖了一下，锥子尖扎在案板上，嗡地颤了一声。

″你祖上，姓沈？″

″我奶奶。她叫——″

″沈玉茹。″齐伯替他说了出来。

三个字出口，这位在片场活了四十年的老人，眼圈一点一点红了。

″三十年前，你奶奶在这片片场管服装，大伙都喊她沈师傅。手艺好，人更好。那时候横店苦，艺人熬夜，孩子夜啼，谁家睡不安生，就去寻沈师傅。她从不推辞，搬个小板凳坐在床边，一坐一宿。第二天，什么毛病都没了。″齐伯缓缓地说，″她说她是守灯的。我问什么灯。她说，给迷路的人留的灯。″

″守灯人……″

″齐伯这辈子只求过她一回。″老头的声音低下去，″三十年前，我在片棚里被塌下来的灯架砸了，人昏了三天三夜，大夫说准备后事吧。第四天早上，我醒了。后来我才知道，沈师傅在我床边坐了三天三夜，没合过眼。我问她我那三天去了哪儿，她想了想，说：你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是我把你领回来的。″

陆惊鸿听得心口发紧。

″二十年前，一个雪夜。″齐伯的声音哑了，″雪下得齐膝深。第二天，沈师傅没来。第三天，也没来。她走得干干净净，一个字都没留。只除了——″

老头从贴胸的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搁在木案上。

一把黄铜钥匙，拴着一截褪成粉白色的红绳。

″只除了这个，和一句话。″齐伯一字一顿，″她说：往后要是有个姓陆的娃娃来寻你，眼里带着雾，你把这个交给他。别问，别拦。″

陆惊鸿伸手去接，钥匙入手温热，像被人贴身揣了几十年。

″我守了二十多年，工钱是你奶奶欠我的一顿锅气饭。″齐伯把钥匙往他那边又推了推，″今天，还账。″

陆惊鸿攥着钥匙，掌心出了汗。他没见过奶奶。这个字在他家里像个哑巴字，谁都不提，提了就要安静很久。

″齐伯，我奶奶……长什么样？″

老头想了半天，摇摇头：″记不清喽。就记得她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他抬眼看看陆惊鸿，又补了一句：″跟你，很像。″

陆惊鸿低下头，半天，才把喉咙里那点东西咽下去：″钥匙开什么？″

″这道具库最里头，有一排老樟木衣箱。最底下那一口，箱底有暗格。″

那天夜里，道具库只亮了一盏灯。温芽不知从哪儿听说他要来开箱子，非要跟来，被陆惊鸿按在门口：″站这儿，替我看着门。谁来了就咳嗽。″

″哦！″她抱着手电筒，站得笔直，像一节小哨兵。

陆惊鸿蹲在最底下那口樟木箱前。箱子沉得像口棺材，他把箱盖挪开一条缝，樟脑味涌了上来。钥匙插进锁眼，咔哒一声，箱底一块木板松了。

他掀开板子，手伸进去，摸出一个蓝布包袱。

包袱很轻，又很沉。布面上打着一小块补丁，针脚细密得不像话，一看就是常年拿针线的人缝的。

他一层一层解开布角。里面是一本书。手抄的，靛蓝封皮，四个小楷一笔一笔写得上——如梦令。

他的呼吸停了半拍。这四个字他认得，比谁都认得。他觉醒那晚掌心浮现的半页残卷，就是这个笔迹。一字不差。

门口的温芽踮着脚探头：″鸿哥？是啥呀？″

″祖传的东西。″他把包袱拢进怀里，声音有点哑，″我奶奶留的。″

″你奶奶？″温芽眨眨眼，″你没说过你还有奶奶呀。″

″我也没见过她。″

陆惊鸿翻开封面，手停在半空。

暗格里是一整本手抄《如梦令》，扉页写着母亲的名字。

第010章　千面先生

当夜，陆惊鸿抱着那本书进了医院。

白天，他给母亲办了住院。长期照护病房，监护设备齐全。医生问病史，他答得不多，字签得很快。书上白纸黑字写着"根深者反噬，念尽者难返"，这一趟要试的法门，他不敢在出租屋里赌——真出了事，这里有心肺复苏的设备，有值夜的医生。

他没跟温芽说实话，只说母亲该做一轮全面检查了。

出门前温芽拦着他问："鸿哥，这就抱走了？不给齐伯说一声？"

"齐伯给的东西，就是让我拿走的。"他把包袱往怀里拢了拢，"你睡你的，别等我。"

夜班护工在走廊尽头打盹，见他进来，起身要招呼，被他摆手压下。母亲的病房在走廊尽头，靠窗。邻床的老人早睡了，鼾声绵长。值班护士查完房，轻轻带上门。整层楼安静下来，只剩监护仪一声一声，走得又稳又慢。

陆惊鸿把台灯拧到最暗，在陪护椅上坐下，翻开《如梦令》。

扉页三个字：周雁。

奶奶的字，写母亲的名字。墨色沉静，笔锋收得干干净净，像落笔的人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

他往下读。第一页写的是观梦取物之法：以念为门，以触为引；观梦不惊梦，惊梦梦自封；取物先取信，带话先带心。一条一条，与他这两个月自己摸出来的门道一一对应。替温芽的室友赶水鬼噩梦，靠的是以念为门；从钱鸿业梦里带出那串数字，靠的是取物先取信。连他踩过的坑都写在上面：梦醒前三息不可强行抽身，否则头痛三日。

他看得手心发麻，像有人隔着一本旧书，拍了拍他的头顶。

第一页末尾有一行小注：浅潜观梦，深潜改梦。

他这两个月，算是从浅潜走到了深潜。再往后呢？

再往后翻，纸页是好的，字却像蒙了一层白霜，隔着冻住的玻璃，看不真切。只有第二页的抬头，隐隐透出一点微光。

他把书凑到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辨。

"溯梦者，溯梦之根也。以血亲之念为引，以念力为桥，可入其封存之梦。"

以血亲之念为引。什么念？

书上说，念是牵连，是这世上你最放不下的那个人，最放不下你的那点念想。引子越深，桥越稳。

陆惊鸿坐在灯影里，闭着眼想妈。

想三岁前的那些碎片：她哼过的调子，跑了调，可他爱听；她在片场把他架在脖子上，说惊鸿你看，那是灯；还有一个雪天，她的围巾很长，绕了他半圈，两个人挤在一个影子里走。

碎片零零碎碎，可每捡起一片，掌心的念力就自己热一分。

再往下，还有一行小得几乎看不见的字："根深者反噬，念尽者难返。"

陆惊鸿盯着那行警示，看了很久。

念尽者难返。他在出租屋外的大排档上想到过最坏的结果：像妈一样睡着。苏晚晴也劝过他，有些梦，不进也罢。

可躺在床上的这个人，是他妈。

母亲的病历他倒背如流：昏睡二十年，原因不明，全身检查无器质性病变，各科大夫的结论加起来一沓纸，总结成两个字：待查。

二十年。他长这么大，母亲只在他三岁前的记忆里有声音。

他给自己立了规矩：念力烧到一半，立刻撤。不管看见什么，不追，不喊，不碰。

″妈。″他握住母亲的手，那只手安安静静躺在他掌心里，″奶留了一本书，扉页写着你的名字。今晚我试试，去看看你这二十年，梦见了什么。你要是嫌我唐突，就把我推出来。″

监护仪的绿光落在母亲脸上，安详得像睡着，又安详得让人心慌。

他深吸一口气，两指搭上她的手腕，掌心念力缓缓烧起来。

书页上那行微光亮了一瞬。

往下坠。

先是黑，再是灰，再往深处，灰也淡了，只剩一种下沉的凉。像跳进一口望不见底的古井，井壁上全是霜。他心里默念着妈的名字，手里那点暖意就一直没散，像攥着一截烧红的炭。

不知坠了多久，脚底一实。

灰色的深处，悬着一扇黑色的门。门上覆着厚霜，霜纹一道叠一道，像一把一把上了年的锁。寒气隔着几丈远都往骨头缝里钻。

陆惊鸿把掌心贴上去。

霜化开一个手掌大的洞。他咬着牙，半个身子挤了进去——

风雪扑面。

二十年前，雪夜，老片棚。

雪片落在他的肩上、睫上，不化，只是积着。片场口那块黑板还挂着，粉笔字被雪洇了，只剩一个″停″字还认得出。大雪把整个片场埋了半人高，探照灯还亮着，光柱里全是乱舞的雪。

片棚里没有机器，没有戏，几十口子人围成一个圈：场务，场记，照明工，化妆师，群演，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人穿着戏服，有人裹着军大衣，手里还拎着盒饭。

圈子正中央，背对着他，站着一个人。

一件旧呢子大衣，身形挺直，站得像一根钉进雪里的桩子。

围着的人都在喊。喊的是同一个名字，三个字，一声接一声，不快，不慢，像宣誓，又像招魂。那些脸全是糊的，像被水泡过的老照片，看不清五官，只看得清一张张嘴开开合合。

陆惊鸿拉住离他最近的一个群演："大姐，你们喊什么呢？"

那人慢慢转过脸来。糊掉的脸上没有眼睛，只有嘴在动。开口的却是四面八方的声音，混着风雪，一起说："开机了。"

"开机了。""人都齐了。""就差一个了。"

就差一个了。

他后颈的汗毛全竖了起来。他想冲进圈子，脚下的雪却像棉花，怎么跑都跑不快。他绕着圈子找那个背身人的脸，那背影却始终对着他，像月亮对着地球，永远一面朝外。

圈子正中央的雪地是空的。几十双脚印密密麻麻围着，唯独中间那一小块，干干净净，一片雪都没有落上去。

身后的霜洞开始重新结冰，寒气顺着他的脊梁往上爬，一路爬进念力里，念力像开了闸的水，哗哗地往外淌。他咬牙烧念力撑着洞口，一遍遍提醒自己：不追，不喊，不碰。

可他不喊，梦自己会来。

圈子忽然静了。

几十张糊掉的脸，齐刷刷转向他。

风雪停了。探照灯的光柱斜斜插在雪里，一动不动。那个背身的人，肩膀极轻地动了一下，像是听见了什么。

陆惊鸿鬼使神差地开口："我叫陆惊鸿！我奶是沈玉茹！"

整个梦，停了一息。

只一息。紧接着，整扇黑门猛地一吸——

他从陪护椅上弹了起来，冷汗把里衣浸得透湿，十指僵冷，指尖的念力薄得只剩一层纸。台灯还亮着，母亲的监护仪还在一声一声地走。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值班护士推门进来查房。陆惊鸿及时歪回椅子上，装出睡熟的样子。护士给他掖了掖毯角，又轻轻带上门。

他喘匀了气，去看那本书。

第二页的霜变厚了，那行亮字暗了下去，像一句话说到一半，被人捂住了嘴。门重新锁上了，书跟着梦一起睡了。

他摊开掌心看了一眼。今晚这一趟，攒了小半个月的念力，烧去了七成。剩下的那点，薄得像窗纸，风一吹就破。想再进那扇门，得从头攒，攒得比这次厚得多。

可他看见了。片棚，大雪，黑板上的停字，那个圈子，圈子中央一片不落雪的空地，还有那个背身的旧大衣。

也听见了。开机了，人都齐了，就差一个了。

还有那个名字。

他坐在椅子上，忽然想起一件事，后背一层一层地冒凉气。那圈人里，有场务，有场记，有化妆师，有群演，有年轻人。二十年前，妈也是个新人演员。

几十张糊掉的脸，他一张都看不清。可他莫名笃定，那里头，有妈。

"妈，齐伯说，奶消失在二十年前一个雪夜。"他哑着嗓子，攥紧那只安睡的手，"你的病历，也是二十年前那个冬天开头的。同一场雪。"

"那个背对着所有人的人，那个名字——"

他闭上眼，把听到的三个字在舌尖上滚了一遍，又一遍。

兜里的手机震了震。温芽的消息：鸿哥，一晚上没回，出啥事了？

他回：没事，见了位老亲戚。

把手机扣在桌上，他望着监护仪的绿光，一字一字地在心里立誓：千面先生，不管你是谁。我一个梦一个梦地挖，也要把你挖出来。

梦里所有人都在喊：″千面先生。″

第011章　月入十万

半个月，横店入了秋。

夜里有了凉意，片场的探照灯把蛾子引得团团转。群演们换上了长袖，收工的时候哈欠连天，一茬一茬往出租屋的方向淌。横店的夜和白天是两个世界：白天归剧组，夜里归梦。

钱鸿业的那句话在富人的饭局上传开了。据说有人问他生意场上的忌讳，他摆着手说：我一辈子只信两样东西，一是报表，二是陆先生。横店的私募圈、地产圈、成衣圈，管这个叫口碑。口碑这东西，比通稿值钱，还不要钱。

于是陆惊鸿的深夜，比白天忙。

第一单，做白酒生意的老板娘。十年了，夜夜梦见亡夫站在灶台边上，背对着她，一言不发。她不敢开灯，也不敢关灯。陆惊鸿进去陪她站了一刻钟，替她把没说完的那句话带到了。老板娘醒来哭了一场，第二天给他包了个八千的红包，说这是十年来睡得最沉的一觉。

第二单，退休的老校长。三十年高考梦，铃声一响，笔尖就断。六千块。老爷子要给他介绍老伴，被婉拒了。

第三单，带货主播，开播前夜必做恐惧梦，梦里话筒变成蛇。一万二，外送一箱酸梅汤。

第四单，第七单，第九单。有人开始管他叫催眠圣手。圣手的报价也涨了，起步一万，得排队。

也不是什么单都接。有个开了三家洗浴中心的老板找上门，开口就是十万，要他进前女友的梦里，让人家夜夜不得安生。陆惊鸿听完，把茶杯一放：″我这行有条老规矩，不取害人的念。您的钱，烫手。″

老板脸涨成猪肝色：″钱不是东西吗？″

″是。″陆惊鸿起身送客，″所以它买不动每一样东西。″

这话后来传出去，反而更多单子找上了门。有钱人最信的，就是不要钱的人。

周述的电话追了过来，背景音是机场广播：″陆老师，圈里现在就认你这块牌子。下个月的单子已经排满，我建议再涨。″

″介绍费呢？″

″三成。″

″两成五。″

″成交。″周述笑得很干脆，″我就喜欢跟明白人做生意。对了，钱总问，上回那个数，你什么时候有空再坐坐。″

″不去了。他那个梦，干净了就是干净了，我去多了，倒显得那账本里还有事。″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周述的声音低下来：″陆老师，就冲你这句话，往后横店的贵客，我第一个报你名字。″

挂电话之前，周述又补了一句：″钱总上礼拜还提，说想给你注一笔钱，专柜专店，把'催眠圣手'做成生意。我替你挡了。他问你，什么时候肯出山。″

″替我谢谢他。″陆惊鸿说，″我现在，只想当个群演。″

月底那天夜里，出租屋的灯下，陆惊鸿翻开蓝皮账本。

一页记钱，一页记事。这个月的钱那一页，密密麻麻写满了。

进账：十万零七千。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分钟，笔尖悬着，落下去，在后面添了四个字：妈的药费。

第二天上午，他先去把家里这两年的医药欠款一次性结清——护理床剩下的分期、上门打针的钱、拖了两年的药费，一笔一笔，全数付讫。然后给医院预存了一年的住院押金。收费窗口的姑娘核了两遍余额，抬头多看了他一眼。

护士站的护士长亲自领他去看新换的病房：单间，朝南，一天里太阳能在地板上铺满；一对一的夜班护工，营养餐按周配，一个月护理费两万四。

″陆先生放心，这层楼的护工最齐，夜里两个钟头一巡房。″护士长笑着说。

″那就麻烦你们了。″陆惊鸿说，″我妈怕吵，劳驾费心。″

他签字的手稳稳的，一笔都没抖。

护工阿姨拉着他的手直抹眼泪，说孩子你有良心。陆惊鸿说阿姨，我妈醒着的时候，最怕麻烦别人，您多担待。

中午他守在母亲床边，削了一个苹果，切成小块，摆在她床头的小碟里。虽然吃不着，但他每天都摆。

″妈，跟你说个数。″他把账本翻到那页，像念成绩单，″这个月，十万零七千。你的住院费，我一口气结到明年。以后咱不欠谁的，谁也别想拿欠费卡咱们。″

监护仪一声一声，走得安稳。阳光从南窗照进来，把被子的边角晒得发白。

出院门的时候，他把单据折好放进内袋。沉甸甸的一沓，压得他心里又酸又踏实。

钱花出去了，日子却照旧。他仍住城中村的出租屋，仍吃十五块的盒饭，手机屏碎了半个月，拿透明胶贴着，打字的时候咯手。

片场领盒饭的窗口，马奋斗现在隔老远就招呼：″陆老师！明天有您的通告，管盒饭加鸡腿！″

温芽在他身后翻了个白眼：″上个月他还扣我三十块加班费。″

″让他扣去，扣一次记一次账。″陆惊鸿接过盒饭，″总有一起算的时候。″

远处的房车边上，围着的人群让开一条缝。顾声铭站在那里打电话，隔着几十米，陆惊鸿都能看见那张脸白得不像话。顶流的架子还在，可握着手机的

那只手，一直在抖，抖得像筛糠。

温芽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压低声音：″剧组都传疯了。顾老师这半个月夜戏全停，说是要休息。可群演群里有人说，凌晨三点听见他在酒店走廊喊，喊得吓人，问他喊什么，他自己不认。″

″他喊了什么？″

″别睡。″

陆惊鸿嚼着饭，没接话。有人在做同一个噩梦，梦里的债，迟早要讨到醒着来。这不是他能管的事——他这么告诉自己，也不知道信了几成。

晚上，温芽抱着账本来对数。她现在替他管钱，字写得工工整整，一笔一笔记得像绣花。

″鸿哥，对不上的不是账，是理。″她把本子推过来，指着一行，″这个月住院部那边，你让我转了两万六。可你上个月买的鞋，开胶了，用胶水粘的。还有你这手机，屏都成蜘蛛网了。″

″鞋能穿，屏能亮。″

″你老实说，钱到底哪来的？″

″合法生意。帮人睡个好觉。″

″谁家的好觉，一晚值一万二？″

″有钱人的。″

温芽盯着他，盯了足足十秒，眼睛都不眨。他也没躲，慢慢把饭吃完。最后是温芽先败下阵来，她把账本收回怀里，认死理地说了句：″行。账我能记，事你得跟我说。不然哪天你进去了，我连饭都给你送不进去。″

″呸。″陆惊鸿敲了她脑门一下，″乌鸦嘴。″

温芽抱着账本走到门口，又回过头：″鸿哥，其实你不说我也猜得到。″

″哦？″

″你肯定中彩票了。″她一脸认真，″下回买号，带我一个。″

陆惊鸿把拖鞋扔了过去。

夜里十一点，出租屋的门被敲响。三下，不轻不重。

门外站着一个西装男人，皮鞋在楼道的声控灯下亮得扎眼。楼下的巷子里，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头擦得能照出月光。

"陆先生。"男人递上名片，微微欠身，"我受顾声铭顾老师委托，跟您谈一笔生意。"

名片很厚，只印了一个字：顾。

屋里凉了一下。陆惊鸿没接名片，靠在门框上："顾老师的牌子，比我这盒饭贵多了。什么生意？"

"上门谈，是诚意。"男人的笑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顾老师最近，有点烦。"

"他的烦，和我一个群演有什么关系？"

"本来没有。"男人把名片轻轻搁在门边的窗台上，"但您会做梦，就有了。"

"什么梦？"

"顾老师说，一个不该进的梦。"

"什么价钱？"

"一百万。"

楼道的声控灯灭了又亮。陆惊鸿打量着眼前这个人：指甲干净，眼神干净，笑也干净，干净得像来收账的。

"我考虑考虑。"他说，"三天内，电话给你。"

"应该的。"男人退了半步，又停住，还是把话说完了，"陆先生，横店这地方，有人捧你，也有人想踩你。顾老师能捧人，也能——"

"也能扣盒饭钱？"

男人噎了一下，没接这句，转身下楼。

脚步声下了楼，轿车无声地滑进夜色。

陆惊鸿把名片拈起来，对着灯看了看，随手夹进账本里。他翻到新的一页，写下四个字：大单，待定。

写完他又划掉，重新写：待定个屁。

笔尖顿了顿，墨在纸上洇开一个小点。

新委托上门——顾声铭的经纪人开价一百万，要他"进一个不该进的梦"。

第012章　一百万与一个记者

第二天上午，城西茶楼，雅间。

顾声铭的经纪人坐在他对面，五十上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说话前习惯先笑一下。茶是他点的，龙井，八百一两。

"陆先生痛快人，我就不绕了。"经纪人说，"目标是位记者，姓方，跑调查的，专门跟人过不去。他手里捏着一样东西，能要了顾老师的命。"

"什么东西？"

"几年前的一笔捐款流水。顾老师名下的基金会，对外承诺三百万，给山区的孩子建学校。钱的对账，一直对不平。"

陆惊鸿端茶的手稳稳的，心里冷笑了一声。诈捐。顶流的体面，原来也是纸糊的。

"您要我做什么？"

"进他的梦，办两件事。第一，问出来，稿子藏在哪儿，有几个备份。第二，让他自己觉得，那稿子是假的，发不出去，也不想发。"

"第一件，可以谈。"陆惊鸿放下杯子，"第二件，不行。改人脑子的事，我不干。"

经纪人又笑了："陆先生，梦里的事，做一半和不做，有什么分别？"

"分别就是，一半收一半的钱。"

雅间里静了静。经纪人忽然前倾，压低声音："一百万，事成全款。定金五十五万，今天就能打。"

"定金不收。"陆惊鸿站起来，"事成再结，省得你们事后找我麻烦。地址发我。"

走出茶楼，秋阳晃眼。他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把那位方记者的名字，在心里翻来覆去念了三遍。

下午，温芽带回来一脑子消息。群演的消息网，从来比狗仔快。

"北苑旅馆，三楼最东头那间。"她掰着手指头，"戴眼镜，三十来岁，衬衫皱得像腌菜，一个人，没同伴。剧组外围守了半个多月了，专打听顾老师和苏姐七年前的事。场务说他吓人，三天没换过衬衫。"

"他几点出门，几点灭灯？"

"早上六点出去，凌晨两点灯才灭。"温芽比了个怪相，"鸿哥，你问这个干嘛？"

"睡熟的人，才有梦。"陆惊鸿收拾东西，"帮我盯着点，这两天他要是搬家，第一时间告诉我。"

傍晚，他在北苑旅馆对面的小面馆里，等到了方拾。

人比传闻里还憔悴。眼镜片厚，衬衫皱，眼白里的血丝红得发紫，一碗牛肉面端上来，他先掏出手机架在桌上录了音，才动筷子。

陆惊鸿在他对面坐下："方记者。"

方拾的筷子停了："你是谁？"

"苏晚晴那边的。"

"苏晚晴还有'那边'？"方拾冷笑，把手机往桌上一立，"我跑调查十年，见过的托，比你吃过的盒饭多。"

"那你听过一个地址没有。"陆惊鸿不恼，"七年前那场车祸，苏晚晴的车，出事前那天下午，在镇口一家汽修铺停了三个小时。她没预约过任何保养。"

方拾的瞳孔缩了一下。

筷子搁下了："……这件事，我只在一份没发出去的调查提纲里写过。连苏晚晴自己都不记得。你怎么知道？"

″你们查的是有没有。″陆惊鸿说，″我知道的是有。工单还在不在，人还找不找得到，那是你的活。″

″你想要什么？″

″回头帮我一个忙。另外，你那篇稿子，压一压，等我信号。″

″凭什么？″

″凭你这半个月，没睡过一个整觉。″陆惊鸿看着他眼底的血丝，″别否认，你眼底的血丝都快打结了。一个连觉都睡不好的人，抢什么发稿速度。″

方拾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低头扒了两口面：″这面要坨了。你说吧，回头是什么回头。″

″七年前的事翻过来那天。″

陆惊鸿起身，忽然一拍脑门：″笔借我用用。″他拿过方拾的钢笔，在餐巾纸上写了个号码，起身就走，笔顺手揣进了兜里。

″哎！我笔！″方拾在后面喊。

″回头还你，连本带利！″

夜里，出租屋。陆惊鸿洗了手，关灯，躺下。钢笔攥在掌心，金属的凉一点点被焐热。

物随身，念为舟。

这是残卷第一页上，他以前从没在意过的一行小字。原来不是写给别人的，是写给今晚的。

眼前一黑。

方拾的梦，是一座没有墙的档案馆。

铁架子一排一排，望不到头。架子上全是稿纸，一摞一摞码得整整齐齐。所有的纸都在烧——不是火，是烟头一样的小红点，从纸的边角往里啃。纸烧成灰，落下去，架子上又长出新的一摞，长出来，接着烧。

方拾在架子间跑。梦里的他年轻几岁，抱着一摞稿子，跑得东倒西歪。纸一离手，就成了灰。

档案馆的顶上，站着一个"审稿人"。西装笔挺，红笔别在胸口，唯独没有脸。他一页一页地划，划一张，撕一张，声音不是从他嘴里出来的，是从四面八方的架子缝里渗出来的。

"写了也发不出去。"

"发出去也没人信。"

"你姑姑还在床上躺着。你拿什么斗？拿药费单吗？"

方拾抱着头蹲下去，蹲成一团。

陆惊鸿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方记者，这屋子烧了半个月了吧？累不累？"

方拾抬起头，眼睛通红："你是谁？"

"查水表的。"陆惊鸿把他往边上让了让，"让开点，我干活。"

顶上的审稿人转了过来。红笔一挥，满馆的火星子像蝗虫一样扑过来，扑到陆惊鸿面前三尺，撞在一层看不见的罩子上，噼里啪啦地碎。

"借个脸看看。"

陆惊鸿腾身而起，一把攥住那张没有脸的脸，往下撕——

面具底下是空的。空腔正中央，嵌着一枚黑色梦晶，晶体上缠着墨一样的丝，丝丝缕缕，扎进整座档案馆的地基。

原来是钉子。有人在这座梦的正梁上，钉了一枚梦晶。

难怪方拾半个月醒不过来。这不是噩梦，这是工程，是手艺，是同行干的活。

陆惊鸿攥住梦晶，念力烧进去。墨丝一根一根绷断，档案馆跟着一声一声地响，像整座楼在松骨头。咔嚓——梦晶裂了。

满馆的火，像被人一口气吹灭。

稿纸一张一张，白得晃眼。方拾在纸堆里躺下来，打了一个绵长的呼噜。半个月来，他头一回睡得像个正常人。

梦晶碎掉的地方，还剩一样东西。

一只白纸鹤，折痕锋利，像刚被人放下。

陆惊鸿把它捡起来，展开。两行字，笔锋清瘦，看笔迹是个写字讲究的人。他刚看清，整个梦从四面八方合拢过来——有人收走了布景。

他把那两行字死死刻进脑子里，被弹了出来。

凌晨四点，出租屋。他睁着眼躺了一会儿，手机响了。

方拾的号码。声音是十年来大概头一回的清亮："陆先生？我……我睡了整整一夜。没有那个梦。一个字都没有。"

"以后都不会有了。"

"你对我做了什么？"

"有人在你梦里下了钉子，想让你自己放弃那篇稿子。"陆惊鸿说，"我什么都没做，就是把钉子拔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陆惊鸿以为断了线。

"下钉子的人，知道是你拔的吗？"

陆惊鸿看着窗外泛白的天："现在知道了。"

"我的稿子呢？"

"压七天。这七天帮我三件事。第一，镇口汽修铺的工单，还有当年经手的工人。第二，七年前那笔事故理赔款的去向。第三，最近这半个月，买通稿的钱，从哪个账户走。"

"查到就是实锤。可你到底是谁？"

"横店群演，日结一百八。"陆惊鸿说完就挂了。

中午，另一个电话追了过来。经纪人的声音还是那么和气："陆先生，考虑得怎么样？"

″退你们一百万，单我不接。″

″你进了他的梦？″

″进了。东西没动，你们的秘密还好好的锁在他脑子里。″陆惊鸿顿了顿，″只是我劝顾老师一句，防民之口，不如退赃。″

″你！你知不知道你在跟谁作对？″

″知道。″陆惊鸿说，″一个捐了三百万、到账四十七万的人。定金我没拿，合同没签。慢走，不送。″

电话挂断，拉黑，一气呵成。他把手机扔在床上，对着天花板长长吐了口气。一百万，从他手心里过了一圈，又还了回去。手心干干净净，睡得着觉，吃得下饭。

温芽晚上回来，听说了这事，掰着手指头替他心疼了半天：″一百万！鸿哥，一百万能给你妈换十张电动护理床！″

″钱是好东西。″陆惊鸿说，″可有的钱捡起来，就得用一辈子去还。我这行，最怕的就是睡着之后，梦里有账。″

温芽似懂非懂，把这话记在了小本子上。

深夜，蓝皮账本翻开。一页记钱，一页记事。

钱那页，今晚一行字都没有。事那页，他凭记忆，一笔一画描出梦里那两行清瘦的字——

梦里留着一只纸鹤，纸上写着：″同行相残，不懂规矩。″

第013章　茶馆里的乌先生

清晨，陆惊鸿推开窗，窗台上多了一只白纸鹤。

叠得极工整，翅膀上的折痕锋利得能裁纸。他把纸鹤拿进来，展开，翅膀内侧两行小字，笔锋清瘦——

北街，未时。

落款一个字：乌。

陆惊鸿盯着那个字看了半晌，把纸鹤原样叠回去，收进铁盒，和那枚梦晶作伴。他知道会有人来。他没想到，来的人连敲门都省了。

上午的片场，温芽带来的消息更玄。

"鸿哥，怪事。"她压着嗓子，像说什么禁区话题，"昨天后半夜，北街整条街的人做了同一个梦。卖豆浆的说梦见儿子考上了大学，修表的说梦见老伴活过来了，下棋的老头说梦见自己赢了一整车城砖。一人一个样，可都说，梦的最后一幕一模一样——一扇门开了，门外站着个人，说：跟我来。"

"同一个梦，每人看见的东西还不一样？"陆惊鸿皱眉，"这算什么手艺。"

"现在北街都传疯了。有人说是仙人托梦，有人说要拆迁。"温芽忽然反应过来，"鸿哥，你昨天不是刚去了北街吗？"

"我前天也去过北街。"陆惊鸿把水壶灌满，"未时，我去会会做这个梦的人。"

"我跟你去！"

"你在外面街口等着。"他敲了敲她的脑门，"数三百个数，我没出来，就去把齐伯喊来。"

"哦！"温芽应得响亮，攥紧了小拳头。

未时，日头偏西，北街的老茶馆门口，幌子被风吹得懒懒地晃。

陆惊鸿在街对面的阴影里站了一刻钟。他把这条街看了个遍：茶馆前门朝南，后厨有小门通巷子，二楼窗户全开着，街东头是修车铺，街西头是公厕。退路想了三遍，他才迈步过街。怕，是真怕。可有些局，你越怕，越得自己走进去。

二层小楼，木门木窗，跑堂的伙计提着长嘴铜壶穿梭。门口棋摊围着一圈老头，檐下挂着两只鸟笼，画眉叫得正欢。

靠窗的位子上坐着一个人。

清瘦，深灰中式褂子，金丝眼镜，指甲修得干干净净。手里一把湘妃竹折扇，扇坠乌沉沉的，看不出发亮的东西。他也不抬头，像早就算准了来的是谁。

"陆先生，久仰。"他抬起眼，笑纹很淡，"敝姓乌，行里人给面子，喊一声乌先生。请坐。"

陆惊鸿在他对面坐下。跑堂的伙计过来，倒了茶，退下去。

"北街这条街，"乌先生开口，"一百三十七口人，昨晚都做了个好梦。卖豆浆的梦见儿子出息，修表的梦见老伴还魂，下棋的老头梦见自己赢了一车砖。梦是好东西，陆先生，不该只用来熬药。"

"该用来请客？"

"正是这个意思。"乌先生轻轻一拍扇骨。

啪。

三声脆响，不重，却像敲在天灵盖上。

整条街，睡了。

跑堂的伙计提着铜壶定在半空，壶嘴里的水悬着不落；棋摊老头捏着一枚棋子，悬在棋盘上方，人像被拔了电；檐下的画眉头一栽，站杆上睡着了；街口那辆外卖电驴，骑手歪在车把上，呼噜打得震天响。

所有人嘴角带笑。梦呓声细细碎碎汇成一片："……考上了……""……回来了……""……中了……"

陆惊鸿坐在原地，后背绷得笔直。他半点睡意都没有——那点睡意刚冒头，就被掌心的念力烧了个干净。可他看得心口发凉。这一手论力气，齐伯抡一辈子锤子也做不到；这不是手艺，这是排场，是当着他的面，把一条街的人当成自家院子里的菜。

乌先生又拍了三下。

整条街醒了。伙计的水落进杯子，正好七分满；老头的棋子啪地落在棋盘正中；画眉抖抖毛，接着叫。没有任何人察觉自己睡过，只当打了个盹。

"每人一个美梦，一炷香就散。"乌先生亲自给他续了茶，"陆先生觉得，这份手艺，值多少？"

"值一百万。"陆惊鸿面不改色，"顾老师开过的价。"

乌先生笑出了声："顾老师是我们挂在门外的招牌，不算行里人。我说的是会里。"

"织梦会？"

"陆先生消息灵通。"乌先生呷了口茶，"织梦会收人，看三样：手上有没有活，心里有没有秤，命里有没有数。你三样都齐。入了会，一块牌子，单子抽三成，横店往后所有的夜活，都是你的。听说令堂住院，病房朝南，就是贵了点。会里，包了。"

陆惊鸿端茶的手指微微收紧。连他妈住什么病房都摸清了。

"你们连这个都查。"

"梦客的手艺，一半在梦里，一半在梦外。"乌先生说得像闲谈，"梦外这半，我们叫功课。陆先生的功课，会里做得很足了。你替人清梦，价目表都有人背下来了。"

"那你们该知道我不缺钱。"

"缺。"乌先生笑着摇头，"你现在缺的不是钱，是靠山。陆先生，梦客是独行的好营生，可独行的狗，最容易被打。你奶奶那一脉，就是这么绝的。"

茶杯停在半空。陆惊鸿的眼睛眯了起来："你知道我奶奶？"

"知道得不多。"乌先生收扇在手，轻轻敲着掌心，"只知道四十年前这一带有过守灯人，后来灯灭了。会里提起来，都是当笑话讲的。你入了会，兴许还能替她把笑话改成传说。"

陆惊鸿低下头，看着杯里的茶。半晌，他笑了："说吧，入会什么条件。"

"没有条件，规矩就是条件。"乌先生竖起一根手指，"会里的规矩三条：一，不动醒着的人。二，不取害人的念。三，不动同行的梦。前两条，陆先生做得比谁都漂亮。第三条嘛——"

扇骨在桌上轻轻一点。

"前天夜里，北苑旅馆那位记者。梦，是谁拆的？"

"原来纸鹤是你叠的。"陆惊鸿端起茶，吹了吹，"那我也问一句。你们把一个记者的梦当刑具使了半个月，让他疑心自己的稿子，让他觉得自己命里斗不过人。这三条规矩，你们犯的是哪条？"

"他不是同行。"乌先生镜片后的目光，第一次露出一点冷，"是货源。"

"货源。"陆惊鸿点点头，"好称呼。"

两个人隔着茶烟对视。跑堂的伙计在远处打盹似的擦桌子，棋摊那边的笑声一阵一阵，这条街活得热热闹闹，只有这张桌子四周，静得像口井。

乌先生忽然眯起眼，指尖在扇柄上轻轻打起了拍子。方才那一手街睡，究竟耗神，他的眼底浮起一层薄雾，说话的间隙，半个神魂泡在梦气里回劲。

就是现在。

陆惊鸿提起铜壶，探身给乌先生续茶："乌先生，茶。"

两只手，在茶盏沿上碰了一下。

门帘，掀开一角。

浅潜。只掀一角，不多看。

碎片涌进来——

一扇挂着旧匾的侧门，匾上三个字：安眠堂。门里药气苦涩，穿白褂的人在柜台后数着什么。一排抽屉拉开，黑色梦晶滚了半匣，碰撞声轻得像算盘珠。一只手翻开一本黑皮名册，纸页很厚，边角磨得起了毛。一个声音在念，是乌先生自己的声音，念得又慢又稳：″……会里的意思，开春之前，把她的梦收干净……″

翻页的手，停在了第一页。

乌先生猛地抬眼：″陆先生，你在看我？″

陆惊鸿心跳漏了一拍，脸上纹丝不动。他放下铜壶，慢条斯理地坐回去：″看你的扇子。湘妃竹，斑是泪斑，好东西。″

乌先生盯着他，一秒，两秒，三秒。

笑意重新漫上来，把那点冷盖了个严实：″聪明人。″

″乌先生也是。″陆惊鸿举杯，″这条街的人，被你请了回客，还得谢谢你。″

″会里叫我带句话。″乌先生起身，折扇一收，″三天，第三天，我来收答案。入了会是自家人；不入——陆先生是聪明人，不必我说透。″

他走到门口，忽然停住，没有回头。

″替我向苏小姐问好。她的梦，很甜。″

折扇的乌沉沉扇坠晃了一下，人已经出了门。

街口，温芽扑上来：″鸿哥！你才进去一炷香，可我数到一百八十七的时候，整条街的人全打了个哈欠！还有那只画眉——鸟也会睡吗？！″

″会。″陆惊鸿揉了揉她的脑袋，声音不高，″走，回家。给我姐打个电话。″

″哪个姐？″

″苏晚晴。″他大步往巷口走，″告诉她，这一仗，提前打。″

夜里，出租屋的灯下，陆惊鸿给苏晚晴拨了电话。

″晚晴姐，明天有没有空？″

″有什么事？″

″打一场硬仗。″他语速很快，″有人要动你。茶馆里那位先生亲口说了，你的梦，开春之前要被收干净。名字都排好了，在一份名单上，第一页。″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再开口时，苏晚晴的声音很稳：″静了七年的水，早该有动静了。你说怎么打。″

″他们在舆论上先动了手，我们就把战场摆在舆论上。″陆惊鸿说，″明天，或者后天。你敢不敢站到镜头前面去，把你那七年，一个字一个字讲完？″

这一次，静得更久。久到陆惊鸿把手机换了只耳朵。

″陆惊鸿。″苏晚晴忽然笑了，″你在我的梦里待过一夜，你说呢？″

挂了电话，他翻开蓝皮账本。一页记钱，一页记事。他把门帘后瞥见的黑皮名册，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在脑子里过了三遍。

药味，侧门，安眠堂。半匣梦晶。还有那句慢条斯理的″收干净″。

名册第一页，只有三个字，写得端端正正。

名单翻开第一页，写着苏晚晴。

第014章　发布会反杀

第三天一早，热搜炸了。

一条词条挂在榜上第四位，点进去全是通稿，口径齐得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影后苏晚晴，七年前深夜肇事；耍大牌，压番新人；靠山倒了才被雪藏。三个词条手拉着手往上冲，刀刀奔着苏晚晴的后心去。

群演群里也炸了锅。有人说苏晚晴完了，有人跟着通稿骂她活该，只有几个跟她搭过戏的老群演嘀咕：不像，那姑娘递盒饭都说谢谢。

苏晚晴经纪人的电话打到出租屋时，免提里的声音已经劈了：″品牌方在问解约，剧组在问换角！晚晴，你倒是说句话啊！″

″说过了。″免提里，苏晚晴的声音听不出波澜，″他们把七年前的事翻出来，是替另一件事挡枪。方记者的稿子憋了半个月，顾声铭怕了。″

″怕了好。″陆惊鸿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怕了，今天下午这场发布会，才好看。″

顾声铭主演的新剧今天开机，主办方请了二十几家媒体，全程直播。摆明了，是要踩着苏晚晴，把这场火彻底坐实。

″还有一样东西，你们要不要？″方拾在电话里说，声音带着熬了通宵的哑，″雪藏合同。限制从业五年，违约金九位数，解约遥遥无期。前经纪公司一个内部的人，昨天夜里把扫描件发给了我。他说他妹妹是苏晚晴的影迷，这份公道，他们家等了七年。″

电话里安静了一瞬。

″放。″苏晚晴先开的口，″一起放。″

″放。″陆惊鸿说，″台子他们搭，灯他们点，观众他们请——话筒，我们抢。″

温芽从上铺探下头："鸿哥，咱们去砸场子？"

"不砸场子。"陆惊鸿把外套一抖，"去抢话筒。"

作战会议开了半个小时，就一张桌子：陆惊鸿，温芽，电话里一个方拾。

"你要的三样，都齐了。"方拾的声音透过免提传出来，一字一顿，"第一，镇口汽修铺的工单找到了。七年前那单保养，签字栏不是苏晚晴本人，经手的工人写了书面证言，人还活着，就在邻县。第二，当年那笔一百二十万的事故理赔款，出事第二天就转进了一家咨询公司。那家公司，两年前并进了顾声铭工作室的盘子。第三，捐款流水，银行盖了章。对外承诺三百万，到账四十七万。"

"复印件备二十份。"陆惊鸿说，"再给自己留一套原件，今天散场就交给律师。"

"你们要干什么？"苏晚晴的经纪人还在线上，声音发飘。

"发布会啊。"陆惊鸿说，"他们开的，我们去上。"

下午两点，影城一号新闻厅。

灯牌，花篮，红毯，长枪短炮排了两排。顾声铭一身白西装，容光焕发，站在台中央讲创作初心，讲得声情并茂。台下闪光灯亮成一片，热线直播间的数字一路往上跳。

陆惊鸿挂着"随行"的胸牌站在侧幕，苏晚晴的"助理"。温芽混在记者席最后一排，手机架在包缝里直播，直播间三千多人，弹幕慢慢悠悠地飘。

问答环节。

第一个提问的"记者"客气极了，问的全是创作。第二个提问的记者话锋一转，身后大屏放出一张泛黄的旧图："顾老师，怎么看苏晚晴女士当年的肇事风波？不少声音认为，您的新剧不该用有污点的演员。"

台下嗡的一声。买好的通稿，配好的节奏，按部就班。

顾声铭按着台本皱眉，语调痛心：〞过去的事我不方便评价。但我一直认为，做艺先做人，这个行业要敬畏观众——〞

〞这句话，〞一个声音从大厅门口传来，〞我同意。〞

苏晚晴走了进来。

米白套装，长发一丝不苟。她一边走，一边朝满场镜头微微颔首，步子不快，却稳得像走红毯。全场炸了锅，快门声连成一片。主持人捏着台卡僵在台中央，安排好的流程成了一堆废纸。温芽直播间的人数，三分钟翻了一万。

经纪人在侧幕脸都白了，一个劲冲她使眼色，使到后来成了摆手。顾声铭站起来，嘴角还挂着得体的笑，眼睛却空了一瞬——只有一瞬，像灯泡闪了一下。

〞苏老师大驾，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

〞怕打了招呼，你们就不敢开这场发布会了。〞苏晚晴接过主持人递来的话筒，站定在台口，〞既然各位这么关心七年前的车祸，今天，我把它讲完整。〞

全场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直播推流的声音。

〞那天下午，我的车没有预约过任何保养。可它确实在镇口一家汽修铺，停了三个小时。当天夜里，我的刹车，失灵了。〞

她转向记者席：〞方先生。〞

第一排，方拾站了起来。衬衫还是皱的，声音不抖。

〞调查记者方拾。手上有三份文件。〞他扬了扬手里的文件袋，〞第一，镇口汽修铺的维修工单，签字栏不是苏晚晴本人；第二，经手工人的书面证言，白纸黑字，按了手印；第三，当年一笔一百二十万的事故理赔款，出事第二天转进一家咨询公司，那家公司，两年前并进了顾声铭工作室旗下。复印件在前排，各位可以慢慢核对。〞

前排的记者疯了。文件袋被抢成了碎片传递，快门声炸成一片。

顾声铭抢过话筒，指节发白：″单方面的文件，可以伪造！我方保留追究法律责任——″

″那银行盖章的流水，也能伪造吗？″方拾不紧不慢，″顾老师名下基金会，对外承诺三百万，给山区孩子建学校，实际到账四十七万。缺的两百五十三万去了哪儿，建议顾老师先问自己的财务，再问我们。相关材料，一小时前，已经同步提交监管部门和律师。″

″还有第四份。″方拾顿了顿，冲台下扬了扬最后一页纸，″一份雪藏合同。限制从业五年，违约金九位数。当年签这份合同的条件是什么，合同附件里写得清清楚楚。各位手里有复印件，可以自己念。″

前排真的有记者念了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到一半，全场已经不需要念完了。

直播间彻底炸了。侧幕的经纪人尖着嗓子喊导播：″掐直播！快掐！″

官方直播间的画面黑了一秒。就一秒。

温芽直播间的人数从三万跳到三十万。几十个转播的小直播间一起疯涨，#发布会掐直播# 直接冲上热搜第一。

台下，几个品牌代表陆续起身，面无表情地离场。一位制作人边往外走边打电话：″解约函今晚就发，用不着等声明。″

顾声铭站在灯下，忽然笑了一声，笑得有点飘。他凑近话筒，像是想说句场面话收场，出口的却是一句谁也听不懂的耳语：

″……我好困。″

主持人满头大汗地宣布发布会提前结束。灯光暗下去之前，苏晚晴站在台口，对着满场镜头，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各位。七年了，这句话，我今天终于说完了。″

两个小时后，热搜换了天。

热搜榜上，#苏晚晴被做局# 挂在第一，#顾声铭诈捐# 第二，#发布会掐直播# 第三。早上那三条刀子似的词条，一条都找不着了。平台连夜下架了那批通稿，早上还在骂她的账号，晚上齐刷刷改了口风。有几个大号连夜出长文，标题一个比一个响：七年冤案，谁在操盘。

傍晚，前经纪公司发了一份不咸不淡的声明，说是"积极配合调查"。声明底下第一条热评只有四个字：晚晴，回家。

散场后，苏晚晴从侧门出来，逆着光走在停车场的斜坡上。她忽然停下脚步，回头。

"七年了。"她说，"我第一次觉得，大白天的太阳，这么亮。"

"习惯就好。"陆惊鸿走上去，"往后的太阳，天天有。"

温芽举着手机狂奔过来："三十万人！鸿哥，咱们直播间三十万人！他们都在刷——"她瞄了一眼弹幕，卡住了，"刷你'姐夫'？"

"让他们滚。"

苏晚晴在旁边笑出了声，笑弯了眼："人家说得也没错。今天这场戏，你才是主角。"

她被记者围住了。温芽跑去开车。陆惊鸿独自往后台的方向走，想从员工通道绕出去。

身后传来脚步声，不紧不慢。

后台顾声铭抓住主角手腕："你就是那个'梦客'？我知道二十年前横店谁夺走了你妈的梦。"

第015章　表忠梦

后台的过道灯白得晃眼。

顾声铭的手钳在陆惊鸿腕上，指甲缝里全是汗。

一墙之隔，发布会散场的声浪一阵一阵涌过来。苏晚晴站在大厅的光中央，被记者围了三层。而这条过道里，十分钟前还在台上咄咄逼人的顶流，手在抖。

"松手。"陆惊鸿说。

顾声铭不松。他俯下身，声音压得比灯管的电流声还低。

"救我。"

陆惊鸿怔住。

他见过顾声铭三面。红毯上的，镜头前的，发布会台上的。每一面都挂着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的笑。没有一面像现在这样，眼底两团青黑，像十天没合过眼。

"今晚十一点，云顶酒店一八〇八。"顾声铭一字一顿，"我一个人等你。你不来，我明天就把你交给乌先生。"

"你敢。"

"我不敢。"顾声铭扯了下嘴角，比哭还难看，"所以我才要你来。"

他松开手，转身，把那副顶流的笑脸重新挂回脸上，走进光里。步子深一脚浅一脚，像踩在别人的腿上。

发布会的余波烧了一整夜。

热搜第一挂了十一个小时。苏晚晴名字后面跟着的词条，从"耍大牌""资源咖"换成了"心疼""等你回来"。方拾凌晨发的那篇长文，转发冲破两百万。顾声

铭工作室买热搜的实锤被扒了个底朝天，三个代言品牌的合作群，当晚炸了锅。

方拾后半夜来过一通电话：″后台那段视频有人剪出来了，顾声铭抓你手腕那三秒，手抖得像筛糠。要不要追这条线？″

″不追。″陆惊鸿说，″这条线是我的。″

出租屋里，温芽盘腿坐在小板凳上刷手机，刷一条念一条，比自己上热搜还起劲。

″鸿哥，晚晴姐在后采里说，谢谢一位不肯留名的朋友。″她仰起脸，眼睛亮晶晶的。

″吃你的面。″陆惊鸿说。

碗里飘着葱花，他一筷子没动。

他在等十一点。

十一点整，一八〇八。

门开的一瞬间，一股熬中药似的苦味涌出来。窗帘拉得死紧，屋里所有灯全开着。顾声铭坐在床沿，西装皱得像咸菜，领口扯开，地毯上横七竖八躺着七八只空的助眠药瓶。

″安眠堂。″他开口第一句，就是这三个字。

″两年前，我连轴拍一部戏，四十天睡不着。朋友介绍我去城南的安眠堂，说是做理疗。理疗师让我躺进一个舱，闻一种甜腥的香。从那以后，我能睡着了。″

″可从那以后，我每天夜里，做同一个梦。″

顾声铭抬起头。这个在八万人体育场开过演唱会的男人，喉结滚了三滚，才把话挤出来。

″梦里是一座圆形的舞台。八万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所有人都看着我，可他们没有脸。″他死死盯着自己的手背，″舞台高处坐着一块黑影。它问我，

忠，还是不忠。我答忠。台下就翻起浪一样的笑。″

″我只要动一点念头，想退出，想说出去，第二天嗓子就哑得说不成句，站在机器前，词忘得一干二净。乌先生说，梦是人身上最老实的地方。他们把钉子钉在我梦里，一钉两年。″

″每个月十五号，他们叫我回去复诊。″顾声铭扯了扯嘴角，″躺进那个舱，闻一回香，钉子就往里紧一分。我试过不去。第三天，我在片场当着两百号人的面，把台词念成了别的戏的词。热搜挂了一整晚，说他糊了。″

″从那以后我明白，这条命看着光鲜，其实是他们养的。笼子是金的，也是笼子。″

″踩晚晴的通稿，不是我愿意的。″他猛地抬头，眼睛红得吓人，″是安眠堂的指令。他们要我踩，我的工作室就得去买热搜。我照做了。那天夜里，我在梦里跪得比哪一晚都直。″

陆惊鸿靠在灯下，把这串东西慢慢捋顺。

黑通稿是刀。安眠堂是握刀的手。顾声铭，是刀把上那个不敢撒手的人。

″你在后台说，你知道二十年前谁夺走了我妈的梦。″陆惊鸿盯着他，″你最好没撒谎。″

″一半一半。″顾声铭迎着他的目光，没躲，″去年冬天，我提前到安眠堂交割，隔着门听见掌柜的跟人说话。说横店的老账，二十年前翻过一回，有一笔，没收干净。我听不懂，但我记住了。″

″剩下那一半，是我编的。″他扯了下嘴角，″我知道你会算。梦客不入局，我得先给你一个入局的理由。″

陆惊鸿没说话。二十年前，没收干净的一笔。母亲沉睡的年头，一秒不差。这个人撒了谎，谎里掺着真货。

″发布会后台，你凭什么断定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乌先生提过你。他说横店出了个野路子的梦客，专拆同行的台。″顾声铭惨笑，″我猜了半个月。今天你掐着买热搜的时间点反杀，一秒不差。除了能在

梦里拿到东西的人，谁有这个本事？″

陆惊鸿没承认，也没否认。

″你要我做什么？″

″进我的梦。″顾声铭从床沿滑下去，跪坐在地毯上，″把那颗钉子拔了。拔不掉，就把我连人一起带走。开个价，一百万，两百万，我出得起。″

″钱免了。″陆惊鸿把外套搭上椅背，″我要你回去接着当你的顶流。安眠堂再来指令，先过我的眼。你替他们当了两年的刀，往后，替我当一双眼睛。″

顾声铭怔了怔，忽然俯身，额头在地毯上重重磕了一下。

″你先睡。″陆惊鸿说。

″我不敢睡。″顾声铭的声音劈了，″我一闭眼就是那座台子，八万个没脸的人看着我跪——″

″闭眼。″陆惊鸿俯视着他，″今晚那座台子上，有我。″

顾声铭盯着他看了足足十秒，一头栽进被子里。几秒钟后，呼吸就沉了下去。两年了，他头一回睡得这么快。

陆惊鸿两指搭上他的手腕。

掌心的残卷微微一热。酒店房间像退潮一样，从四面八方撤走了。

灰白的天空下，一座圆台。

八万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灰白的人一排一排，安安静静，全都没有脸。台子中央，顾声铭穿着礼服跪着，脊背绷成一张拉满的弓。

高处悬着一块黑影。没有轮廓，没有五官，只是一团比夜更深的黑。

″忠——″

黑影开口，一个字在八万个空空的胸腔里同时回响。

″忠。″台子中央的人答。

笑声翻起来，浪一样，从第一排卷到最后一排。

陆惊鸿落在台口，定住心神。残卷第一页在掌心展开，念力顺着四肢百骸铺开。

他往前走。

无脸的观众一排一排转过头。没有眼睛，他却清清楚楚觉出，八万道视线全钉在他脊背上。

他没停。

走到顾声铭身后三步，他抬头。黑影下方垂着一根细线，线的末端是一枚黑色晶石，深深钉进顾声铭的天灵，像一枚烧红的钉子。

表忠钉。

"梦客。"黑影的视线罩下来，声音里裹着笑，"乌先生让我带句话，横店的规矩，不欢迎野的。"

"巧了。"陆惊鸿抬手，念力凝成一线，缠上那根细线，"我这人，最烦规矩。"

他手腕猛地一抖。

咔。

细线绷断，黑色梦晶从顾声铭头顶拔了出来。整座圆台像被抽了地基，八万个座位齐齐一歪，无脸的人潮水般涌上台——

残卷亮起，一层浅金色的光罩下来，人潮被隔在三步之外。第一排的灰白人在光前站定，齐齐仰着脸，没有眼睛的面孔对着他，像八万面朝天的镜子。

陆惊鸿反手把梦晶攥进掌心。

冰得咬手。

梦晶里绞着一缕一缕细密的银丝。他认得，这是记忆。钉子钉了两年，钉住的不只是恐惧，还有顾声铭跟安眠堂往来的全部底账，被这枚晶石串成一条链子。

高处的黑影没有再说话。它只是慢慢地淡下去，像退回自己的洞里。走之前，那团黑在半空拧了一下，拧出一个近似笑脸的形状。

陆惊鸿记下了这个形状。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这笔账先记着。

陆惊鸿闭眼，顺着链子往下捋。

第一环，两年前，城南安眠堂，理疗舱，甜腥的香。第二环，第一笔转账，六十万，备注写着健康顾问费。第三环，一条条指令，几月几号买什么方向的热搜，哪天放谁的黑料，清清楚楚，全从同一个号码发出。第四环，发布会前七天，乌羽面具在烟雾缭绕的堂屋里晃了一下，丢下八个字，把苏晚晴，按进泥里。

再往上，第五环，链子的最深处。

那是一次当面交割。安眠堂后堂，紫檀柜台，一整面墙的药柜。柜台后坐着掌柜的，帽檐压得很低，正拿一杆小秤称黑色梦晶，一粒一粒，秤得极细。

两年里每一道要命的指令，都经这位掌柜的手，转成一句生意口吻的传话。顾声铭进出了二十几次，从没见过他摘帽子。

陆惊鸿把这一环记忆来回走了三遍。日期，地点，柜台的位置，药柜第三排的陈设，小秤的样式，一样一样钉进自己脑子里。这些东西带到现实，就是证据链上最粗的一环，够方拾写足十篇稿子。

掌心里，念力涨了一百五十缕。

陆惊鸿睁开眼，把这一环记忆推到最亮。

紫檀柜台后，掌柜的放下了小秤。

记忆链尽头，安眠堂掌柜摘下帽子——竟然是齐伯。

第016章　内线

凌晨三点，老厂棚深处的道具库还亮着一盏马灯。

陆惊鸿推门，门没闩。

齐伯坐在一堆蒙着帆布的道具中间，手里捧着一碗凉透的茶。见他摸黑进来，老人一点也不意外，像是早算准了他今夜会来。

"梦客的眼睛，存不住事。"齐伯说，"坐。"

陆惊鸿没坐。他站在灯影外，一字一句："安眠堂的掌柜，是你。"

从云顶酒店到老厂棚，一路上那张戴着毡帽的脸在他脑子里烧了一路。他把顾声铭记忆里那张脸翻了又翻：压得极低的帽檐，称梦晶的小秤，二十几次当面交割，一次也没有抬过的头。越翻越像，像到他后槽牙发凉。

"是我。"老人点点头，认得干脆，"大名齐守拙。齐伯，是横店叫顺口的。"

"你知不知道顾声铭被他们钉了两年？"

"知道。"齐伯的声音沉下去，"那颗钉上过我的秤。我把它称轻了三分，没能称掉。这是我的账。"

马灯的火苗跳了一下。

"我十九岁进厂当学徒，今年六十一。"齐伯的声音又平又慢，像在念一本旧账，"三十多年前那场灯架事故，沈师傅在我床边坐了三天三夜。救完我，她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她说，驭梦的那一脉，在城南开了间铺子，叫安眠堂。明面治病，暗地收梦，得有人看着。"

"我问她看什么。她说，看账。账上有单子，单子上有名字。"

"这一看，快三十年。"

″安眠堂是织梦会的外围生意。明面上，催眠理疗，收费看病；暗地里，种钉收梦，替上头拿捏人。我这个掌柜，管的是明面。收钱，看单子，把生意做真，做给他们看。″

″顾声铭的钉子呢？″陆惊鸿问。

″不是我钉的。″齐伯摇头，″种钉的黑活，是上头派下来的执梦人干的。我这个掌柜插不了手，只能压。″

″压？″

″经我的手改轻的钉子，一百三十七枚。经我的手劝退的单子，五十单。经我的手办砸的，十七单。″老人伸出三根手指，一根一根掰下去，″压了半辈子，压不干净。″

陆惊鸿的拳头捏紧，又松开。

″半个月前，乌先生接手横店。他调了三年的账，查到我名下十七单失效。他没有证据，他也不需要证据。″齐伯端起那碗凉茶，喝了一口，″三天前，他请我喝了趟茶。″

″当夜，我就开始往下沉。″

″沉梦。织梦会的家法。″老人说这两个字的语气，平得像在说明天有雨，″中了沉梦，人从脚底开始往下掉，一天掉一截，七天沉到底。沉到底，命还在，人却再也醒不过来，一辈子困在自己最深的那场梦里。″

″今天是第六天。″

陆惊鸿脑子里嗡的一声。

″你早知道？″他一把攥住老人的手腕，″你知道自己还剩一天，前几天还坐在这儿教我认残卷上的字？″

″总要有人教。″齐伯笑了笑，″守梦人一脉，数得出来的就剩咱爷俩。一个睡了，一个倔。″

″闭嘴，省点力气，我送你去医院——″

″来不及了。″齐伯按住他的手背，力道轻得像一片干树叶，″娃娃，坐下听。沉梦不跟你讲价。你听完横店这四十一年里最要紧的一桩事，我随它沉。″

马灯的火苗矮下去一截。

″二十年前，横店办过一届选拔，叫群演之星。海报贴满整条万盛街，奖金两千块，签进大剧组。那年头，两千块够一个群演吃三年。″

″报名的年轻人乌泱泱一千多，一路选到下雪那晚，剩七个。″

″加试放在三号棚，说是拍一场夜戏。棚里只留一盏主光，导演椅上坐着个人，背对灯，从头到尾没人看清他的脸。″

″七个孩子挨个坐上那把椅子，对着背影演。演完一个，放走一个。″

齐伯的呼吸急了一拍。

″第一个孩子走出棚门，站住了，直挺挺站在雪里。问他话，他笑，笑得干干净净，就是答不上自己叫什么。第二个，第三个……一夜过去，六个孩子，全成了那样。送医院，查不出毛病。外头人传，痴了。″

″第七个，是你母亲。″

陆惊鸿的指甲掐进掌心。

″她坐上椅子的时候，我就躲在道具架后头，手心全是汗。″齐伯说，″千面——就是那个背影——收她的梦收到一半，棚外来了个人。″

″一个提灯的女人。″

″灯一亮，满棚的影子齐齐矮了一截。千面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久得雪都停了。最后他起身，撂下一句话，灯没灭，改日再来。″

″他就那么走了。你母亲剩下半张梦，被那盏灯封进一场沉睡。她不是病，孩子，她是被藏起来了。″

″棚里还有个打杂的年轻人，端茶递水，姓陈。千面临走在他身上顺手撕了一下。人没死，魂像缺了一块，此后疯疯癫癫，再没回过横店。″

陆惊鸿喉咙发紧：″那六个孩子，后来呢？″

″还活着，躺在床上，跟你母亲一个样。″齐伯的声音低下去，″横店把他们忘了。我记了二十年。″

马灯的火苗忽然又矮一截，缩成黄豆大的一点。

齐伯的眼皮开始往下压，一下，又一下，像有人在底下拽。

″齐伯！″

″喊什么。″老人摆摆手，居然还笑，″第六天了，本来也该到了。娃娃，扶我在道具箱上躺躺。念力省着点，别往我身上填，你填不满的，那是沉梦。″

″我偏要填。″

″倔。″老人喘了口气，手往怀里缩了缩，″行，倔点好，守梦人就该倔。我沉之前，你记三件事。第一，残卷第二页，钥匙在你自己身上，念力烧穿了头，门自然开。第二，三号棚别去，那地方不干净，千面在那儿留了东西。第三……″

他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往下掉。

″第三，乌先生手里那份名单，二十年前就写好了。第一页那个名字，只是个开头。″

陆惊鸿两指搭上老人的腕子。

脉搏还在，一下比一下慢，像退潮。掌心残卷发烫，道具铺从四面八方潮水般撤走，他一头扎进齐伯的梦里。

没有棚，没有灯。

只有一片望不到边的黑水。水面上浮着一条小船，船头一盏马灯，火苗只剩指甲盖大。船尾坐着齐伯，老得像一张揉皱又展开的纸，怀里死死抱着那盏灯。

黑水在涨。

一寸，一寸，无声无息漫过船帮。

陆惊鸿落上船头，残卷展开，念力往灯芯里灌。火苗腾地窜起一尺，黑水矮下去三寸。

他刚喘一口气，水又涨回来，比刚才更急。灯焰晃了晃，被一股从水底透上来的凉气压着，一寸一寸往矮里缩。

填。水退。水涨。再填。

三百缕念力从掌心往灯里流，流成一条烧红的线。烧到一百缕，水漫过船帮。三十缕，船帮只剩一指宽露出水面。十缕，他的手开始抖，眼前发黑，残卷烫得像烙铁。

黑水里浮起了一盏又一盏小灯。灯很小，火很弱，一盏一盏从船边漂过去，漂到他够不着的地方，一盏一盏灭掉。

陆惊鸿认得那些灯的分量。那是老人压了一辈子的单子，一百三十七枚改轻的钉，五十单劝退的人。沉梦在用他救过的人拖他。

他没去够那些灯。他只护住眼前这一盏。

船尾的老人始终没说话，只把灯抱得更紧。

陆惊鸿咬碎后槽牙，把残卷第一页整个按进灯焰。

一页古字，轰地烧成一蓬火。

火光冲天而起。黑水像被烫着了，整片整片往下退，退到船舷之下三寸，钉住了。

小船稳稳浮在水面。

陆惊鸿眼前一黑，从梦里栽出来。

道具铺里，马灯的火苗安安稳稳。齐伯躺在道具箱上，呼吸绵长，眉头是松开的。人睡得极沉，胸口起伏一下一下，稳得像石头落了地。

命保住了。人却醒不过来了。

陆惊鸿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给钱鸿业，对方睡意全无，只回了一个字：床。第二个给温芽，铃响半声就被接起，他只报了地址和一个来字。

天亮前，一辆车把齐伯送进市一院的特护病房，押金条上的数字头一回破了六位数。

医生前前后后查了三遍：各项体征平稳，就是睡，叫不醒，查不出病因，先观察。

"病人没有生命危险。"医生把片子夹回灯箱，"但家属要做好长期准备，这样的睡眠，可能三天，也可能三年。"

温芽搬了张折叠椅守在床边，红着眼圈给老人掖被角。掖一下，又掖一下。

"鸿哥，齐伯会醒的吧？"她小声问。

"会。"陆惊鸿看着监护仪上一起一伏的曲线，"他记了二十年的账，没记完呢。"

陆惊鸿退到走廊上，缓缓摊开自己攥了一路的左手。

掌心躺着一枚黄铜铃铛，铃身磨得发亮，还带着老人的体温。

他想了半天才想明白，老人是什么时候塞的。他一直当老人往怀里缩手是要掏别的东西——原来就在他两指搭腕、心神沉向残卷的那一瞬，老人用最后一丝清醒，把铃按进了他掌心。

齐伯昏睡前把一枚铜铃塞进他手心："摇铃者，梦不欺。"

第017章　别救

齐伯昏睡的第三夜，陆惊鸿做了一个梦。

这三天他过得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白天接了两单熟客的委托，进梦拆梦魇，赚的钱一分没动，全填了特护病房的押金。夜里他守在病房外头的长椅上打盹，手机二十四小时开着最大音量，护工那边一有动静，他三秒就能冲进去。

老人交代的三件事，他翻来覆去想了三天。

第三件，名单，他记下了。第二件，三号棚别去，他嘴上应了。第一件，钥匙在他自己身上。

第三夜，梦来了。

梦里没有黑水，没有圆台，只有一本摊开的残卷，悬在望不到边的黑暗正中央。

第一页的字他早背熟了。可这一夜，第一页的背面透出淡淡的光。

第二页，开了。

字迹一行一行浮出来，像有人蘸着月光往纸上写。

溯梦篇。溯其旧梦，如临其境。以念为舟，以忆为河。入他人旧日之梦，见故人旧时之影。

陆惊鸿伸手去碰。指尖刚触到纸面，整页字轰然亮起，一股热流从掌心灌进来，顺着胳膊走遍全身。他在黑暗里睁开眼——出租屋的天花板，凌晨四点，浑身汗透，心口烧得像揣了炉炭。

残卷摊在枕边，第二页的字在黑暗里幽幽发亮。

念力在经脉里涨潮，一夜之间，从十缕涨回三百缕。

溯梦入门。

他坐在床沿缓了半个钟头，天不亮就往医院赶。

特护病房里，齐伯睡得安稳，监护仪上的曲线一起一伏。温芽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给老人擦手的温毛巾。陆惊鸿叫醒她，让她挪到陪护床上躺好，转身，两指搭上老人的腕子。

以念为舟，以忆为河。

眼前一花。

雪，劈头盖脸砸下来。

他站在三号棚外。棚顶压着雪，探照灯把雪照成一根根白柱。棚门口挂着崭新横幅，群演之星决选之夜。他掐指算了算横幅落款的年份，整整齐齐，二十年前。

这是齐伯的记忆。

棚里，七个年轻人挨着坐，呵出的白气一团接一团。有人搓手，有人默戏，有人偷偷把演出服的领子又抻直一遍。左起第三个姑娘，一条白围巾，眉眼干净得晃眼，侧过脸跟旁边人小声说话，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

陆惊鸿的呼吸滞住了。

那张脸，和母亲床头唯一一张年轻时的照片，一个模子。

年轻的周雁。

导演椅背对着光。椅子上那个人，从头到尾没有转过身。齐伯的记忆里听不见那个人的声音，只看得见椅背上落着的一层雪，谁也不知落了多久，不化。

七个名字被一个个念到。每念一个，就有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搓搓手，走向那把椅子。有人在椅子上坐了一炷香，有人坐了半场雪。走下台的时候，每个人的脸色都比上去时白一层。

年轻时的齐伯端着茶盘在道具架之间穿行，脚步越走越慢。他给导演椅送过三次热茶。茶盘放在椅边小几上，从头到尾，没见那只手抬起来过。

门边还缩着个端茶递水的年轻人，袖口磨得起了毛，一双眼睛惊惶地四处看，像随时准备跑，又像被什么钉在了原地。

记忆流到椅子前，开始倒卷。

雪片一片一片往天上飞，画面边缘卷起毛边，一股大力把他往外推。记忆之梦不肯让外人久留。

被冲出梦外的最后一瞬，陆惊鸿死死记住三样东西：七把椅子的方位，墙角那只蒙灰的大鸟笼，还有主梁上挂着的一块铁牌。

三号。

念力掉下去一百五十缕。他在病房门口扶着墙站了五分钟才站稳。

温芽醒了，揉着眼睛："鸿哥，你脸色好差。"

"去趟老西区。"他说，"你留下看着齐伯，哪儿都别去。"

"我跟你去。"

"温芽。"他按住她的肩膀，"看着我。帮我看着齐伯。"

温芽认死理，可她也看得懂他的眼神。她把嘴抿成一条线，重重点头。

白天，他把老片场西区整个走了一遍。

围挡外是一条废弃的水泥路，裂缝里长着半人高的草。路上还躺着两盏倒了的旧路灯，锈成了两堆红褐色的疙瘩。围挡里头，能望见几个塌了半边的布景架子，风吹过来，铁皮呜呜地响，像谁在很远的地方吹哨。

看棚的老人蹲在窝棚前抽烟斗，眯眼打量他："后生，看什么？"

"看热闹。"陆惊鸿递了根烟，"这地方怎么了？"

"怎么了？"老人嘿嘿笑了一声，笑到一半又收住，"出过事。二十年前，还是雪天。里头几个人，抬出来的时候人是活的，魂没了。后来这片区就封了。封了二十年，夜里没人敢守。"

"你说，怪不怪。"老人磕了磕烟斗，"那晚上我在东棚看料，就听见西边呜的一声，跟风又不像风。第二天，雪地上连个脚印都没有。"

凌晨一点，陆惊鸿翻过围挡。

落地时，灰没过脚踝。

他没带别人，只带了三样东西：手电，残卷，还有七个装在背包里的玻璃瓶。

三号棚在三十米外。铁门上的封条贴了一层又一层，最外那层的日子，是十年前的。他没走正门，绕到山墙通风口，铁栅早锈断了，侧身能进。

手电光柱扫过去。

棚里空得吓人。旧道具一排一排蒙着白布，落满灰，像一队立着的雪人。主梁还在，梁上那块铁牌也还在，三号两个字锈出一个洞，跟他从齐伯记忆里带出来的一模一样。

七把椅子还在，围成半圆，椅面朝着同一面空墙。灰积得厚厚一层，上面没有第二个脚印。

二十年了，除了他，没有人来过。

陆惊鸿在第一把椅子前蹲下，指尖搭上椅背。

溯梦入门轻轻一牵，残像浮上来：一个穿旧棉袄的小伙子坐在椅上，手心出汗，把裤缝抠出了毛边。画面很短，几息就断了，断在他起身走向导演椅的那一步。

第二把椅子。一个扎马尾的姑娘在默戏，嘴唇一动一动，眼里有光。

第三把。

他一根一根摸过去，七把椅子，七段残像，七张年轻的脸。有人上台前攥着拳给自己打气，有人回头朝伙伴比了个胜利的手势。七个人走向同一把椅子，像七根火柴走向同一盆水。

摸到第七把椅子，他的手停了。

白围巾的姑娘坐上去之前，回头朝空棚看了一眼。那一眼的方向，隔着二十年，正正落在今天站着的他身上。

残像断了。

陆惊鸿把七瓶汽水一字排开，摆在七把椅子前，逐个拧开瓶盖。汽水是傍晚从王大有的批发部拿的，王大有问他半夜做什么，他说给前辈们上供，王大有愣了半天，多塞给他两瓶，说给嫂子也带一瓶。

"横店的规矩。"他对着空棚说，"晚辈敬同行。迟了二十年，各位前辈担待。"

气泡嘶嘶地响，空棚里像真有一桌人在碰杯。

他走向墙角。那只大鸟笼蒙着灰，比母亲梦里的小一圈，锁链断在地上，断口锈圆了。他伸手拂开笼顶的灰，指尖刚碰到铁条——

溯梦入门自己动了。

残像涌上来：笼子崭新，七个年轻人围着它说笑，有人比着高度起哄，说把自己关进去拍一张，白围巾的姑娘笑得直不起腰。

画面流到第七个人走向椅子，轰的一声，齐齐断了。

断口整齐得像被剪刀铰过。那个背影站过的位置，二十年的记忆残影干干净净，一片空白。

收梦的人，连这里的记忆渣子都吞了。

陆惊鸿收回手，指尖有点凉。他抬高手电，光柱往回一转，扫过那面七把椅子共同对着的空墙。

光停住了。

墙上密密麻麻，全是抓痕。

深的抠掉墙皮，翻出里头的青砖色。浅的只划破灰壳。有的笔画中途断了，隔着一掌宽又接上，像是刻的人中途没了力气，缓过一口气，再接着刻。

他退后一步，两步，一直退到棚子中央，把手电举过头顶。

光柱铺开，满墙抓痕收进眼底。一横，一竖，一撇，一捺，笔画慢慢对上了。

片棚墙上密密麻麻全是抓痕，抓痕拼出两个字：〞别救。〞

第018章　开除马奋斗

顾声铭的记忆链，陆惊鸿又翻了一夜。

第三环里那条指令流水，落款的收款账户，绕了三道弯，最后停在同一个户名上。户名的主人，白天就坐在剧组办公室里，管着全组群演的进出账。

再加上温芽记了三年的工时单，加上那个匿名寄来的号码，三样东西凑到一起，够把一个人的十年钉死了。

天亮之前，陆惊鸿做了个决定。

查账这件事，他从头到尾没打算自己来。梦里的东西带出来要在现实落地，得靠现实的手。他手里有证据，有证人，有会计，有警方，还有一支等着要说法的群演大军。

早上八点，制片主任的房门被敲响。

陆惊鸿把三样东西摆上桌。一沓手抄的工时单，温芽记了三年，群演上工人数和签收单对不上的，一百一十七处。一个银行账号，钱鸿业那桩假账案子里流出来的收款户名。还有一个手机号，匿名寄到他信箱的，机主姓马。

"我不懂账。"陆惊鸿说，"你们懂。"

制片主任捏着工时单翻到第三页，脸色就变了。再翻到有账号的那页，他的手抖了一下，茶杯盖磕在杯沿上，当啷一声。

"这些……你从哪儿来的？"

"有人看不下去，寄给我的。"陆惊鸿说，"马奋斗克扣的是群演，伤的是剧组的名声。这事捂着，早晚捂出大的。"

制片主任盯了他十秒钟，抓起内线电话，喊来了执行导演和财务组长。四个人关起门核了一上午，中间出来接了三趟警方的电话。

当天上午十点，剧组全员群发了红头通告。

查实：副导演马奋斗，任职期间虚报群演人数、克扣片酬、伪造签收单，涉案金额巨大，即刻开除，线索移交警方，配合调查。

通告底下附了一张补发清单。三年间被克扣的群演片酬，共计二十三万七千四百块，剧组先行垫付，一周内分文不少打到每张卡上。

温芽那笔八千六百块，上午十一点就到了账。

她盯着到账短信看了一分钟，扭头往楼道外跑，差点摔个趔趄，抓着陆惊鸿的袖子把手机举到他眼前：″鸿哥！到账了！八千六，一分不少！″

群里当场刷了屏。有人发了食堂加鸡腿的照片，有人问今天的盒饭加不加蛋，王大有回得干脆：管够，我请。

一个跑了八年龙套的老群演在群里发了长长一段话。他说自己被扣过的钱，前前后后加起来四千三，一直当是运气不好。他说横店的群演最不怕的是苦，最怕的是干了活没人认账。

底下齐刷刷回了几十条：认了，这回全认了。

马奋斗是被两个保安″请″出剧组的。行李袋拉链坏了，一路走一路往外掉东西，他弯腰捡了三回。走到大门口，他回头看了陆惊鸿一眼。

那眼神又湿又冷，像一口没盖盖子的井。

″陆一条。″他站在门口，忽然笑了，″你当你是救世主？这剧组里干净的地方，没几块。″

″不用干净。″陆惊鸿说，″能晒太阳就行。″

陆惊鸿转头吩咐王大有：″这几天，芽芽去哪儿你跟到哪儿。″

″放心。″王大有拍胸脯，″大有哥别的本事没有，横店三条街，我眼线比狗多。″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茶馆里那份名单，第一页写着苏晚晴。名单既然存在，就不会只写一个名字。齐伯说，第一页那个名字，只是个开头。

开头之后是什么，没人告诉他。他把这根刺按进心里，白天照常接单，照常去剧组，眼睛却始终留着一条后巷的余光。

预感在傍晚应验了。

温芽去领群演的盒饭，半个钟头没回来。王大有的电话跟着就到：″鸿哥，后巷，三辆车，六个人。我的人都在街口，按兵不动，就等你。″

″芽芽没事吧？″

″暂时没事。他们围着她说话，不动手。我跟你说，这架势是外行摆的，真要抢东西，早抢了。″

″报警了吗？″

″按你白天交代的，五分钟前打的。″

后巷口，三辆车横着，车灯把巷子照得雪亮。

温芽被两个花臂夹在中间，怀里死死抱着手机，脸煞白，嘴还硬：″我们组长马上到，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组长？″马奋斗从车后踱出来，皮笑肉不笑，″温芽，你那位组长，待会儿自己都顾不上自己。″

他身后的花臂把手里的伸缩棍在墙根上敲得梆梆响。

″马奋斗。″陆惊鸿的声音从巷口进来。

所有的头一起转过来。

″来得正好。″马奋斗把烟头往地上一摁，″把东西交出来。工时单，账号，还有那个号码的来源。交出来，今天的事就算没发生过。不交——″他朝温芽抬了抬下巴，″横店一天进出几万群演，少一个，谁查？″

″马奋斗，你被开除了，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开除？″陆惊鸿往前走了两步。

″为什么？″马奋斗的声音陡然拔高，″你以为我想克扣？我上面有人！每一笔钱走哪儿，我说了不算！我扣下来的钱，七成往上送，我自己拿三成都烫

手！″

他说到一半，忽然刹住，像是说漏了什么，脸色变了变。

″上头是谁？″

″我说不出来。″马奋斗盯着他，眼白里全是血丝，″说出来，我就不只是拘留十五天的事了。你梦里不是什么都能拿到吗？有本事，你自己去拿。″

陆惊鸿瞳孔微微一缩。

上头。名单。这两个词在他脑子里对上了榫。

六条人影围上来，半圆合拢。

陆惊鸿站在灯影里，没动。

他在看。

领头花臂脸上的横肉是撑场面用的，眼神却一直往巷口二楼飘——二楼窗后还有一拨人，那才是他们真正的头儿。六个人站位散得厉害，伸缩棍捏得松，虎口上没有茧。撑场面的行价，一人一百五，闹事加钱，真动手，没人肯。

再看马奋斗。他右手一直插在裤兜里，攥着手机，屏幕亮着，拇指悬在半空。

他在等一个电话。等一个能把他从泥里捞出去的指令。

那个电话，今晚不会来了。

″我数三声。″马奋斗的耐心到了头，″一——″

″你数错了。″陆惊鸿说，″该我数。三。″

巷子两头，同时涌出来几十号人。

群演下工的点，王大有吆喝了一嗓子，半条街的群演都到了。五六十部手机举起来，每一部都开着直播，补光灯把整条巷子照得跟白天一样。

″家人们，″王大有冲最前头那部手机咧嘴，″横店群演联合直播。今天的主角，马导。在线教学，怎么当众恐吓女群演。″

直播间人数三分钟破万，五分钟破两万。弹幕刷得连成一片白。

温芽缓过神来，挣开花臂的手，站到灯光最亮的地方，对着镜头把今天下午的经过说了一遍。她说得又快又清楚，末了补了一句："大家找工作中，遇到要先交押金、再扣片酬的，都留好证据。"

领头花臂的脸唰地白了。他吃的就是脸面这碗饭，直播间里露这么一回，方圆三个劳务市场都别想再接到活。

"退钱！"他反手一巴掌拍在马奋斗胸口，"这单我们不接了！"六条人影眨眼散得干干净净。

巷口二楼的窗户，无声无息关上了。那个真正的头儿，从头到尾没露面。

陆惊鸿抬眼看了下二楼，把这个位置记进了心里。

马奋斗僵在原地，裤兜里的手机还亮着。

"你们直播暴力！我告你们——"

"二。"陆惊鸿说。

警灯的红蓝光扫进巷口。

民警下车，动作利落：控制人，登记，收缴伸缩棍。三根伸缩棍装进证物袋，袋子封口贴了标签。带队的警官调出直播回放，从头看到尾，又听完温芽断断续续的陈述，把她说的一条条记下来，合上记录本。

"纠集多人恐吓他人，涉嫌寻衅滋事。治安拘留十五日起步，罚款一千，一样少不了。"警官看了他一眼，"加上剧组移交的账，你有得忙了。"

"我是副导演！我有编制——"

"进去以后，编制够你睡个好觉。"

马奋斗被架上警车，忽然回过头，隔着半条巷子冲陆惊鸿咧开嘴。

马奋斗被带走前狞笑："你以为我是反派？我只是名单上的下一个。"

第019章　三百人的梦

马奋斗被带走的第三天，剧组转场民国街，拍全片最大的一个夜场。

转场前一夜，苏晚晴给陆惊鸿发过一条消息：这两天总觉得困，睡不醒的那种困，你是不是该来看看我。

陆惊鸿看完，在心里把这两个字嚼了半天。困。

苏晚晴被他拆过钉，对梦里的风吹草动比谁都敏感。她说困，就说明有什么东西，已经在她梦的边上转悠了。

他回：明天收工我给你做个理疗。

第二条消息他发给了方拾：帮我查一样东西，烟饼的进货渠道，越快越好。

方拾回了个字：查。

天亮之前答案没等到，剧组先转场了。

制片主任点名点到手抽筋：群演一百八十个，加上灯光、摄影、服化道各个组，全场三百一十七人。民国夜戏，满街都要烟气，烟火组领了四十块烟饼。执行导演放了话，这条过了，全组加餐。

苏晚晴的戏份提了上来，这场是她声势逆转后的第一场重头戏。全横店都在等着看她能不能接住。

下午四点，道具车进场。温芽帮着卸货，凑近烟饼箱子闻了一下，鼻子皱起来。

"鸿哥，这烟饼味不对。甜的，甜里带腥。"

陆惊鸿走过去，掀开箱盖。

烟饼码得整整齐齐，颜色比常规货白了一分。他抽出箱底压着的货单，前三箱是剧组统一定购的，字迹工整，签字齐全。后三箱，签收栏空白，送货的

劳务连个登记都没有。

他捏着货单站了几秒，甜腥味钻进鼻子。这个味道他在一个地方闻到过——苏晚晴梦里，那枚黑色梦晶，就是这个味道。

他掏出手机想调货，烟火组已经把烟饼装上了烟机，执行导演的喇叭在喊：各部门就位，五分钟后实拍。

来不及了。

陆惊鸿脑子转得像上了发条。

找执行导演停机？烟饼受潮这个理由撑不过十分钟，等对方拆穿，烟火组换回正规烟饼，藏在暗处的人只会换更直接的手段。让苏晚晴先走？她一走，目标挪走，对方今晚就没收获，明天会换个地方，换个更多人的场子。

跑得了一时，跑不了一世。

那就别跑了。他把最后三块正规烟饼的事交代给温芽，又低声吩咐王大有两句。王大有一脸发懵，但还是重重点头。

"温芽，去把大有哥叫来，让他守在烟机下风口，嘱咐烟火师留两块正规烟饼压轴。"他压低声音，"我去灯位。"

"鸿哥，那三箱——"

"我来想办法。"

夜戏开拍。

鼓风机一响，烟机吐出第一口白烟，顺着民国街的青石板路铺开。灯光师喊了美景，轨道缓推，苏晚晴一身旗袍站在街心，雨丝从喷淋管里落下来，她的演技稳得像钉在画里。

第三分钟，异变陡生。

灯光组的小哥先倒的，手里还攥着对讲机，人就靠着灯架站着睡过去了。紧接着是轨道边的场务，监视器后的助理导演，道具组的两个师傅，一排一排，站着睡的，坐着睡的，呼吸平稳，表情安详，像被谁挨个哄睡了。

有人倒下的时候嘴角还带着笑，梦里大概在吃加餐的鸡腿。摄像师的机器稳稳停在轨道上，人歪在机位边，手还搭在摇柄上。

镜头里，苏晚晴的眼睛慢慢闭上了。她倒下去的姿势都是戏，旗袍下摆铺在青石板上，像一朵开败的白花。

喊卡的声音起了个头，断在半空。

三百一十七个人的片场，静得只剩烟机的嗡嗡声。

温芽刚跑回来，吸进半口烟气，膝盖一软。王大有伸手去扶，自己也晃了晃。

陆惊鸿从灯架上翻身而下，一把攥住两个人的手腕，另一只手探进怀里，摸出那枚黄铜铃铛。

摇铃者，梦不欺。

铃音很轻，轻得不像响在耳朵里，像直接响在三百多个人的梦里。

他以自身为桩，残卷为阵眼，铃音为界。念力从他体内轰然铺开，铺过整条民国街——三百多个正在往下沉的梦，被他一个一个捞住，圈进同一层光里。

阵成了。

陆惊鸿站在阵心里，能"看"见每一团光的样子。灯光组长梦里在给老家盖房，一砖一瓦码得整整齐齐。化妆师妹子梦里在给洋娃娃梳头。轨道边的场务梦见了发工资，数钱数得直咧嘴。三百多个梦安安稳稳，像三百多盏归了港的小灯。

现实里，全组人靠着各自的东西睡得安稳。有人靠着灯架，有人趴在监视器上，有人坐在道具箱上，胸口起伏，呼吸绵长。阵光罩在他们头顶，像一层看不见的纱帐。掺了梦晶粉的烟被逼在阵外三步，进不来。

王大有和温芽被他挪到了阵心最稳的位置。温芽睡着前只来得及说了两个字：鸿哥，牛。

陆惊鸿闭眼数了一遍。三百一十七团光，一团不少。每团光都被阵气托着，各自做各自的梦，无人受伤。

苏晚晴的梦在阵心，护得最严。她的梦是静的，静得像一片落了雪的湖，湖底压着那晚的车灯和刹车声。没人碰它，它就一直安睡着。

黑烟里，有人鼓了鼓掌。

乌羽面具，黑呢大衣。乌先生从烟雾里踱出来，步子不急，像在逛自家的园子。

"守梦阵。"他隔着面具开口，声音听不出年纪，"齐守拙教你的？可惜他如今睡得比我所有的客人还沉。"

"看书学的。"陆惊鸿站在阵心，声音也稳，"你到这儿，是想拿她的记忆。车祸那晚她记住了什么，你就要毁掉什么。"

"聪明。"乌先生抬手，一片黑羽从他指间飘出，"可惜，聪明人活不长。"

"名单第一页是她的名字。"陆惊鸿没接他的话，"她记得那场车祸，所以你们容不下她。第二页是谁？马奋斗？"

乌先生的脚步停了半拍。

"你见过名单？"他的声音里第一次有了别的东西，"看来齐守拙给你的东西，比我想的多。"

"你到横店才半个月。"陆惊鸿盯着那副乌羽面具，"栽在半个多月的地界上，回去不好交代吧。"

"那就都留下。"

黑羽落地，化作一圈圈细密的绳套，朝着阵光缠上来。一根羽毛一层套，眨眼缠了千层。

阵光暗了一分。

陆惊鸿的念力顺着阵纹烧成一条大河，光涨回去。黑羽又压上来，光又暗。再涨。

第二回合，乌先生换了打法。他袖子一抖，几十根黑羽不缠阵了，掉头扎向阵边上的几团小光，抓人质。

陆惊鸿手臂一横，阵纹在他脚下转了个方向，三层光墙立在那些梦前。黑羽撞上去，铛铛铛，像撞在铜浇的铁壁上。

"做梦。"他说。

"彼此彼此。"乌先生的声音冷下来。

三个回合，阵光三次暗到将熄，三次被他硬生生顶回去。他站在阵心，后背全湿了，脚下的青石板被他踩出两道白痕。

六百缕念力，烧得只剩二百缕。

第四个回合，乌先生不缠了。他五指一张，一枚黑色梦晶悬在掌心，慢慢碾碎，碎粉落进烟里。

"那就都别要了。"他说，"三百人的梦，一起沉。"

梦晶炸开的瞬间，陆惊鸿做了件乌先生没料到的事。

他顺着缠在阵上的一根黑羽，把溯梦的力道反灌了回去。

黑羽连着乌先生的手。溯梦入门，溯的不光是记忆，还有藏在记忆底下的东西。

乌先生的手僵在半空。

在他自己的梦里，那座停了钟的老宅，门开了一条缝。门缝里没有光，只有一屋子落灰的旧戏文，和半张没写完的信。

就这一缝，够他失神半秒。

陆惊鸿五指扣紧铜铃，狠狠一摇。

铃音炸开。那枚碾碎一半的梦晶被铃音震在半空，寸寸裂开，碎粉反震回去，扑了乌先生满袖。他踉跄着退了三步，阵光趁机涨起，把他逼出阵外，脸上乌羽面具裂开一道缝，再退，退进黑烟深处。

黑烟里的人影晃了晃。他忽然停住，回身，抬手扣住面具下缘。

乌先生败退摘下面具，那张脸竟然是陈默——二十年前旧案的另一个幸存者。

第020章　枕下的剧照

面具落下的一瞬，三百多个人的梦一起晃了晃。

陆惊鸿从阵心里挣出来，睁开眼，民国街的灯还亮着，烟雾散得七七八八。他低头看怀里的铜铃，铃身温热，像刚烧过一遍。

那张脸在他眼前钉了三秒，随即人影散进黑烟，阵里的光落回每个人身上。他反手把阵收拢，没敢松，守着三百多团光，一直守到天边泛灰。

全组人陆续醒了。伸懒腰的，揉脖子的，抱怨夜里太困的，谁都只当自己打了个盹。灯光组长醒过来第一句话是问拍到第几条，听说一条没拍完，捶胸顿足。

苏晚晴醒得最晚。她睁开眼，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蹲在旁边的陆惊鸿。

"我睡着了？"她的声音还有点哑，"不对。"

"你睡着了。"陆惊鸿说，"睡得很好，什么都别想，继续拍。"

苏晚晴盯着他看了两秒。她聪明，聪明人从不追问拿不住的东西。她点点头，起身，理了理旗袍下摆，走回镜头前。

那一条，一条过。

医务组的医生拎着药箱从头查到尾：体温正常，心率正常，血压正常，一个不适的都没有。

"大夜戏三百多人睡成这样，我干这行头一回见。"制片主任后怕了半天，大手一挥，收工，放假半天，伙房加两桶姜汤。

陆惊鸿没喝姜汤。

他把残卷和铜铃贴身收好，冲出片场，拐进后面的巷子。

巷子里立着一个人影。没戴面具，黑呢大衣，就那么安安静静站着，像已经等了他一会儿。

″陈默。″陆惊鸿报出这个名字。

三十多年前齐伯口中的年轻人，二十年前雪夜里的打杂小伙。他没否认。一张清俊的脸，眉目本是好的，只是眼神空了一块，像一间搬走了家具的屋子。

″齐伯说过你。″陆惊鸿盯着他，″三号棚里端茶的那个。″

″端茶的，递水的，最后被顺手撕了一块的。″陈默的语气平得没有起伏，″那天之后，我睡不好，也醒不好，在城郊流浪了小半年，是织梦会把我捡回去的。药是他们给的，饭是他们给的，命也是他们给的。″

″代价呢？″

″戴上面具，替他们办事。″陈默看着他，空掉的那块眼神里，透出一点说不清的东西，″我办了很多年。今晚是头一回，办砸了。″

″安眠堂上面是什么？″

″你摸到的只是外围。″陈默的视线越过他，落在很远的地方，″收梦的铺子，种钉的堂口，都是外围。里头的人不爱露面。他们讲究收网，一张网，收几十年。″

″网的那头是谁？″

陈默没有回答。他抬起手，在自己脸上虚虚按了一下，像按住一张看不见的脸。

″你可以报警，也可以叫人。我今晚跑不动了。″他顿了顿，″但你拦不住他们。他们捏着我的命，也捏着别人的。想动他们，你现在的斤两，还不够。″

″我的斤两，我自己说了算。″陆惊鸿的拳头攥紧，又慢慢松开，″二十年前那个雪夜，你还记得多少？″

″记不全了。记得住的那一点，这些年拿去换药了。″陈默转过身，往巷子深处走。走出两步，他停住，没有回头。

″雪落在棚顶上的声音，我一直记得。″他说，″像很轻的掌声，鼓给七个人听。″

他顿了顿。

″去查你母亲的枕下。″

话音落下，人拐过墙角。陆惊鸿追过去，巷子尽头只有一堵墙和一堆旧道具箱，人像从来没站在那里过。

他在巷口站了很久，把这两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记牢。

枕下。

第二天上午，特护病房换床单。

护士从母亲枕套的夹层里，抖出来一个牛皮纸袋，送到了陆惊鸿手上。纸袋四角磨圆了，封口用一枚旧邮票压着，看样子在里面躺了很多年。

他拆开。

一张剧照，泛黄，边角起了毛。

照片上三个人。

左边是年轻的母亲，白围巾，笑得眉眼弯弯，比他记忆里任何一张照片都亮。中间是中年些的齐伯，怀里抱着他那本道具账，板着脸，嘴角却翘着。右边站着一个男人，穿场记马甲，手里举着场记板，只留给镜头一个背影。

雪落在照片的边沿上，是拍照那天漫进镜头的一角。

照片背面有一行钢笔字，蓝黑墨水，笔画很稳。

如梦令·第七页在你身上。

陆惊鸿捏着照片，在病房里站了很久。

窗外天光大亮，监护仪滴滴答答。母亲睡着，睫毛安安静静盖着眼睑，像只是累了在午睡。

残卷就在他怀里。他比谁都清楚，那本卷子如今才亮到第二页，往后还有三页、五页，多少页，没人知道。第七页写着的，是他从未见过的东西。

在你身上。

你，是谁。

是照片右下角举着场记板的男人？是笑得眉眼弯弯的母亲？还是此刻捏着照片、指尖发凉的他？

他忽然想起母亲梦里那个声音。想救她，先学会做梦。想起齐伯说的灯，想起雪夜里替七个孩子挡下一劫的提灯女人。祖母的手抄残卷传到他手上，扉页写着母亲的名字。这张照片藏在母亲枕下，枕下又有第七页的下落。

一环扣着一环，环环都套在他身上。

他低头看了看病床上沉睡的母亲，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最后把照片贴身收好，收进残卷的封皮里。齐伯说母亲是被藏起来的，祖母的灯还在某处亮着，这张照片，就是留下来的路标。

当天下午，第二个消息炸了热搜。

苏晚晴的老东家顶不住实锤了。方拾的连载第三篇甩出合同原件，顾声铭的记忆链补上了每一笔操作的来龙去脉，律师函一份接一份递进去。那家公司先是公关部连夜发声明，声明被网友逐句扒出漏洞，股价接连两天走低，董事会坐不住了。

傍晚六点，那家公司召开说明会，宣布无条件解除雪藏条款，公开道歉，赔偿违约金三千万。念稿子的高管念到最后一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七点，苏晚晴工作室官宣：复出之作，就是正在拍的这部戏。女主角，苏晚晴。

官宣的配图是她最新的剧照，旗袍，雨夜，街灯，眼神干净得像洗过。

热搜第一挂了一夜，话题阅读量破五亿。评论区最热的一条写着：她没做错任何事，我们等她三年了。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她这些年怎么熬的，她笑了笑。

″这一次，我自己走红毯。″

她还特地说了一句，谢谢一位不肯留名的朋友。台下的镜头齐刷刷扫向观众席，顾声铭坐在角落，面无表情地鼓了鼓掌。散场的时候，他给陆惊鸿发了条短信，只有六个字：第一次，睡得香。

深夜，出租屋。

陆惊鸿盘坐在床上，掌心摊开残卷。第二页的字安安静静亮着，念力回升到五百缕。溯梦入门，头顶上还压着四层天，他不急。

从横店群演到溯梦入门，从五百块的第一单到今天，他花了不到一个月。账他还得清：欠的债清了，母亲的护理升到了顶格，齐伯的病房一天六位数地烧，他眼都不眨。可真正值钱的账，一本都没清。

七个沉睡的人。一份二十年前的名单。一张藏在枕下的剧照。还有乌先生身后，那张看不见的脸。

手机上是温芽发来的消息：齐伯今天体征全平，护工一天三遍报平安；她的助理任命下个月生效，工资从三千二涨到一万，他批的；王大有把盒饭摊挂了新招牌，一条过盒饭，横店群演排队排到街角。

他给方拾回了条消息：稿子先压一压。二十年前那七个名字，我一个个去接，接他们回家。

方拾回得很快，三个字：算我一个。

他一样一样看完，走到母亲床前，把那张剧照靠着床头灯摆好。照片上年轻的母亲笑得那么亮。

″妈，快了。″

窗外夜色安稳，横店的灯一层一层熄下去。卷子摊在膝头，铜铃搁在手边，戏拍完了，账还没清，可他头一回觉得，这条路的形状看清楚了。

他刚想明白这份平静的名字，手机在桌上亮了。

手机弹出陌生短信：″欢迎入会，陆先生。——千面先生″

卷 二

长夜

一梦工作室开张，三百人在片场同时睡死。梦里的歌谣有三段，第三段从没人唱过。

第021章　一梦工作室
第022章　井里的旧账
第023章　医院来的转介单
第024章　一盘录像带
第025章　灯婆婆
第026章　梦钉
……本卷共 20 章

第021章　一梦工作室

千面先生那条短信，在陆惊鸿手机里躺了整整三天。

他没回，也没删。每天夜里收工，他都要点开看一遍，看完，把手机往桌上一扣，像扣住一只要蹦的蚂蚱。

躲，是躲不完的。对方敢递帖子，就是笃定他只能在暗处猫着。

第三天夜里，他把温芽和方拾约到大排档。三瓶冰汽水，一碟毛豆，一笔账就在桌上摊开了。

"躲不完，就不躲了。"陆惊鸿转着汽水瓶，"他敢下帖子，是笃定我只能猫在暗处。那我就不猫了。"

方拾捏着毛豆壳："你想干什么？"

"织梦会开收梦的铺子，我就开护梦的铺子。门对门，亮亮堂堂地开。"

温芽的筷子停在半空："鸿哥，你是说，开店？正经的那种？"

"正经的那种。执照、税票、明码标价，一样不少。"

方拾沉默了几秒，忽然笑了。他跑了十年调查，头一回觉得这个横店群演的胆子，比他的选题还野。

第二天一早，动手。

温芽把计算器拍在桌上。她如今是正经的陆老师助理，任命下个月生效，工资从三千二涨到一万，整个人走路带风。"万安街有间两层门面，楼下店面楼上住人，月租八千，转让费四万，简单装修六万，理疗床、香薰、助眠仪这些设备三万。鸿哥，你卡里那十八万，刨去你妈和齐伯的押金，能动的不多。"

"能动多少动多少。"陆惊鸿说，"钱是拿来下崽的，不是拿来看的。"

合同是方拾连夜拟的。三页纸，他一条一条念：经营范围只写健康咨询和放松理疗，一个带医疗味的字眼都不碰；价目表打印出来贴墙上；客人登记用

真名，温芽存档，谁都不许例外。

″另外，立三条规矩。″方拾合上电脑，″害人的单不接，犯法的单不接，来路不明的单不接。我跑了十年暗访，见过的小铺子，一半不是死在手艺上，是死在单子上。″

″再加一条。″陆惊鸿说，″夜里打烊以后，门反锁，温芽睡楼下。谁敲门，先看猫眼。″

温芽埋头记，记完抬头：″那牌子呢？总不能叫陆记理疗，土得掉渣。″

″一梦工作室。″陆惊鸿说，″底下一行小字：睡眠放松理疗。″

牌子请的是齐伯的老伙计刻的，横店的老师傅，手工钱翻倍也不肯含糊。老爷子隔天让护工捎了话：字刻好了，工钱先记账上；再叫娃来医院一趟，有几句话，攒着呢。

陆惊鸿应了。第二天上午他照旧去医院，给母亲削苹果，切成小块，摆在她床头的小碟里。

″妈，跟你说个事。″他把苹果块码整齐，″我开铺子了，不大的门面，卖觉的。等你醒了，我带你去躺着试试，不收钱。″

监护仪滴滴答答。阳光从南窗铺进来，把被角晒得发白。他盯着母亲安安静静的睡颜看了一会儿，出门的时候，脚步比来时快。

七天后，一梦工作室开张。

没有剪彩，门口却摆了一溜花篮。王大有送的那个最大，缎带上写着：一条过盒饭，敬贺陆老师开业大吉，本店群演凭饭盒打折。钱鸿业人没到，花篮到了，另发来一条短信：报表之外，我只信陆先生。

温芽买来两串红气球，绑在门把手上一高一低。店里电视开着，正放到娱乐新闻：苏晚晴复出后首个通告，一顶素色帽子，被围了三层人。主持人说她状态好得反常，睡得好的人，眼神是干净的。

上午没客人。温芽把价目表擦了三遍：放松理疗，六百八一小时；助眠香薰，两百八；贵宾深度理疗，面议。

面议两个字，是周述的主意。

十点多，进来第一个客人，收了夜戏的胖群演，探进半个脑袋：″妹子，你这……能治落枕不？″温芽给他做了个肩颈放松，收了六百八，一张一张点清，放进钱箱，回头看陆惊鸿，眼睛亮得像捡着宝。陆惊鸿说：″记台账，一笔别漏。″这也是方拾定的：小钱走得清，大钱才立得住。

中午，方拾端着电脑下楼，屏幕上是一张截图：″横店的私信里有人打听你的铺子，问话的路数很齐整，不像散客。″陆惊鸿扫了一眼，只回了三个字：″照常开。″方拾把截图存进一个加密文件夹，那个文件夹的名字，就叫长夜。

中午刚过，周述的车停在了门口。他这半个月飞了七个城市，下巴全是青茬，下车第一句话是：″陆老师，客我给你带来了。你先稳住，别露怯。″

″介绍费呢？″

″老规矩，两成五。″周述笑了，″这单破例，三成。你这铺子要是黄了，我三分利都收不回来。″

车上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西装笔挺，皮鞋亮得照人。他在门口站定，抬头看了一眼二楼的窗，喉结动了动，脚下像钉住了。

″庄总，就一层，不上楼。″周述侧身让路。

庄万堂。江南地产圈都听过这个名字，手底下二十几个楼盘。周述在路上只讲了一件事：上个月省城竞标，庄总连熬三个夜，谈判桌当场睡着，一个两亿的项目被人截了胡。

这单是钱鸿业牵的线。老钱在饭局上说了一句话：我睡不好那几年，是陆先生给睡好的。满桌人就记住了这一句。

落座，看执照，看价目表，庄万堂一样样看得极慢，像个查工地的监理。

″小陆老师。″他开口，声音沙哑，″我这毛病，十年了。大医院跑遍，片子上什么都查不出来。就是怕黑，怕高。家里十六盏灯，睡觉全开着；自家别墅的顶楼，十年没上去过；出差住酒店，电梯里我都闭着眼。做睡眠监测，仪器

一贴身，当夜就做噩梦，做监护的年轻人都被吓着一回。我家保姆说，我半夜自己站到阳台上去，站着，不说话。我闺女吓得不敢跟我住，搬学校宿舍去了。你说……你这能治？″

陆惊鸿没急着答价。他看着庄万堂的手——那只手一直搭在桌沿上，指节泛白，像是按着什么怕它跑了的东西。

″庄总，你怕的不是黑。″

庄万堂一抬头。

″你这十年，梦里翻来覆去，都是同一个地方。″陆惊鸿声音不高，″一个村子，青石板，晒谷场。村口有棵老树，树底下，有一口井。″

庄万堂脸上的血色，一寸一寸退了下去。茶杯里的水晃出一圈一圈的纹。

周述在旁边看得后背发麻。这些话不在他递来的资料里，陆老师一个字都没提前看过。

″你怎么……″庄万堂的嗓子干得发紧。

″干我们这行的，看得多了。″陆惊鸿把价目表转过去，推到他面前，″你这病，药治不了，我治得了。丑话在前：我一个礼拜只接两单，做，就按疗程做。″

″多少钱？″

周述刚要开口报价，陆惊鸿先说了：″十万。包好。″

周述端茶的手顿了一下。他准备的报价单上，写的可是三十万起。

庄万堂盯着价目表看了半分钟，忽然笑了一声，笑得有点像叹气：″十年了，省城的大专家收我八千块挂号费，说我是焦虑症，开了一万多一块钱的药。你张口就是十万，反倒像句真话。″

他掏出手机，当场转了五万定金。到账提示音响起来的时候，温芽在柜台后面眼睛瞪得溜圆——她算了算，这一单，顶她过去五年的工资。

签合同，按手印，方拾把每一页都指给他看过：服务内容、免责条款、保密条款。庄万堂签得很快，签完忽然问：″今晚就能做？″

″今晚。″陆惊鸿说，″理疗完，你在店里睡到天亮。我们打烊，不上楼。″

天黑透了。店里只留一盏暖黄的灯，香薰机吐着安神的白雾，助眠仪的声音像很远的海。温芽把登记本锁进抽屉，方拾坐在楼上，电脑屏幕亮着——他今晚盯的是全网的动静，那句″欢迎入会″，他不放心。

陆惊鸿关了店堂的大灯，独自在理疗床边站了一会儿。他从怀里取出残卷，第二页的字在暗处静静亮着，像一炉将沸未沸的水。掌心念力五百缕，溯梦入门的门里，他的斤两就这么多。

够用。他在心里过了一遍流程：香薰压住浅层的慌，铃音定住梦的边，他只做一件事——陪庄万堂把那个村子，重新走一遍。

陆惊鸿把灯调暗。庄万堂换好宽松的衣服，在理疗床边站定，眉头还锁着，两只手撑在床沿上，攥成两个松不开的拳。

庄万堂躺上理疗床前小声问：″陆老师，梦里……也能还债吗？″

第022章　井里的旧账

″能。″

陆惊鸿把灯又调暗一格。″债这个东西，白天赖得掉，夜里赖不掉。你在梦里还，跟白天还，是同一笔账。″

床上的人安静了几秒，忽然长长吐出一口气，像卸下了挑了十年的担子。″那就好。″他嘟囔，″我这十年，觉睡不成，账，也睡不着……″

话没说完，呼吸就绵了下去。陆惊鸿瞥了一眼墙上的价目表——贵宾深度理疗，面议。他今天面的，是十年的觉。

香薰的白雾一层一层压下来。温芽抱着膝盖坐在柜台后头，大气不敢出。楼上键盘声嗒嗒地响，方拾在盯舆情。陆惊鸿坐到床边，指尖搭上庄万堂的手腕，闭眼，坠。

先是一片黑。黑里浮出青石板的凉气，再是水汽，再是炊烟的味道。

脚下踩实了，是晒谷场。谷场那头立着一棵老树，树后一道矮山，山根底下伏着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青砖黛瓦。

整个村子，没有一盏灯。

家家门都虚掩着，屋里黑得像泼了墨。风从巷子里过，门板一开一合，吱呀，吱呀。

村子中央，老树底下，有一口井。

井台是青石的，井口却被填死了，填得严严实实，上头还压着半块断裂的石板。

陆惊鸿抬头。村东头最高的那栋老宅房顶上，蹲着一个背影，正一把一把地揭瓦。

庄万堂的梦，十年了，夜夜在这里打转：上房，揭瓦，从村东头揭到村西头。他不敢下来——往地上一看，整个村子黑得像个无底洞。他就一直蹲在房顶上，蹲到天亮，蹲到现实里惊出一身冷汗。

"庄总。"陆惊鸿朝房顶喊了一声。

背影僵住了。

"下来。今晚不用你揭瓦了。"

庄万堂哆哆嗦嗦往房檐挪了半步，往下又看了一眼，腿肚子立刻转了筋："底下太黑了……我看不见路。"

"看不见路，就点灯。"陆惊鸿从背后取下一盏马灯，拧亮，举过头顶。

灯芯上的火苗晃了晃。

火光漫出去的一瞬，整个村子跟着晃了晃，像一片被风吹皱的水面。黑漆漆的巷子里，不知谁家的窗户先亮起一点昏黄，接着第二家，第三家。

光不是从灯里冒出来的。是顺着这条巷子，从二十多年前倒流回来的。

陆惊鸿站在巷口，看见雪片从天上落下来。

村子换了模样：家家亮着灯，房檐上搭着白霜一样的雪，临街的砖墙上，白灰圈着一个一个的拆字。

拆迁前夜。停电的雪夜。

年轻的庄万堂站在老树下，穿一件旧棉袄，手里攥着一沓纸，冲着黑灯瞎火的村子喊："都别慌！线路冻断了，明天就修！井不动！祠堂不动！老树不动！我庄万堂在这井台上给你们作保——"

雪地里，他当着全村人，朝井台深深鞠了一躬。

陆惊鸿侧过头。身边的中年庄万堂浑身发抖，眼睛一眨不敢眨。

"三天后，你把它填了。"陆惊鸿说，"回去，把那晚走完。"

场景一翻，雪更大了。第三天夜里，工地的人蹲在井边，破发电机轰隆隆地响。庄万堂举着手电站在井口，一声令下，石块一层一层砸进井里，砸碎了

水声。

半井的时候，手电灭了。

黑，铺天盖地的黑。庄万堂在黑里站着，听见自己心跳如擂鼓，听见石块落井，一声比一声闷。打那以后，他的夜里就再没亮过灯，也没落过地。

"给你。"陆惊鸿把马灯塞进他手里，"这一回，灯在你手上。"

庄万堂的手抖得快握不住灯提梁。

"提着。"陆惊鸿说，"你欠这个村子的，头一样就是灯。"

两个人踩着雪走回井台。井口的石板撬开了一半，穿工装的人影在黑地里等着。庄万堂举着马灯站定，胸口起伏了半天，忽然开口，声音劈了：

"都停下。井，留着。祠堂，留着。工期我去拖，罚款我来交，地基挪三尺，挪不成就改图纸。今晚这口井，谁也不许动。"

黑地里的人影愣了愣，慢慢散了。

雪还在下。灯芯噼啪爆了个灯花，井里那点没填完的空，安安静静的，像终于能喘气了。

这一夜，改过来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井没有被填。

梦顺着改过的路，自己往前长。井台边的青石板翘起一角，庄万堂蹲下去，两只手抠开石板，底下压着一只锈铁盒。

盒子里是一沓纸。他自己二十多年前的字，一笔一笔，全是账：

三户人家的安置差价，共十一万八，未结。村东石桥，说好翻修，未修。村小教室翻修款四万，挪去周转了，未还。村口路灯，说好正月里装，未装。

每一条后头，都按着一个红手印。

陆惊鸿站在他身后，把纸上的字一行一行看进眼里。这就是"取"——十年噩梦的根，原来是一把锈锁，钥匙一直压在井台底下。

"还。"他说。

庄万堂捧着铁盒站起来，挨家挨户地走。梦里的门应声而开，他站在每一家门口，把该还的钱、该修的桥、该装的灯，一样一样说出口。说完了，屋里就亮灯，人就出来，接了他的单子，朝他点头。

没有一个人骂他。

庄万堂一路走到村西头最边上那户。门也是虚掩的，他抬手敲了三下，屋里没灯，没人应。又敲三下，还是没有。

他就那么举着马灯，在门口站着，站了很久很久。

"这一家……"他的声音低下去，"是跟我从小在井台上打水的。填井那晚，全村就他拦在井边，拦了一夜。后来他搬去镇上，我给他修过院子，寄过东西，一样一样，他原样退回来。"

"有的账，钱还不上。"陆惊鸿说。

庄万堂喉咙里滚了一声，走到第七家的门槛上，蹲下去，哭得像个孩子。

陆惊鸿没催。等他哭完，才说："还有一笔。"

村小的方向，次第亮起一片窗。天蒙蒙亮，梦里的村小翻修一新，教室里摆着新课桌，读书声隔着雪地传过来，又脆又亮。井台上有人新淘了井，清水一桶一桶提上来，泼在青石板上，洗出一片干干净净的天。

庄万堂站在井边，回头往村东头看。

那栋老宅的房顶上，再没有揭瓦的背影。

"下来吧。"陆惊鸿说，"往后夜夜，都能睡在自己家里了。"

现实里，理疗床上的庄万堂眼皮颤了颤，喉咙里滚出几句含混的梦呓。

守在床尾的温芽手忙脚乱掏出手机录音。梦呓断断续续，却清清楚楚：差价，十一万八，找老西巷三户；石桥，四十万；村小，教学楼带宿舍，六百万，匿名捐；井台立碑，二十万，不留名。

陆惊鸿睁开眼，后背一层薄汗。这一单烧得狠，念力从五百缕一路落到三百出头。可井水泼上青石板的那一刻，怀里的残卷轻轻一烫——六百二十缕。

十年心结化开一寸，念力涨回一寸，还带着利息。

他看了眼录音时长，四十一分钟。够温芽整理出一张清清楚楚的单子了。

温芽抱着手机，按着暂停键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抠，抠完了念给方拾听。方拾听完，沉默了半天，说了一句：″这张单子，比新闻通稿还实。他是自己把自己交代了。″

″方哥，这单子能外传吗？″温芽小声问。

″一个字都不能漏。″方拾合上电脑，″人家的赎法，是跪着还的，没打算站着受表扬。″

温芽似懂非懂地点头，扭头去算账：这一单报价十万，定金五万已到账，扣掉周述两万五的佣金，刨去水电和香薰耗材，开张第一单，净落四万六千八。她把数字端端正正写进新账本第一页，页眉添了一行小字：一梦工作室，开张大吉。

窗外天色发灰，麻雀落在遮阳棚上叫了两声。香薰机嘀的一声停了，一个疗程，做满了。陆惊鸿坐在床边守着。庄万堂睡得极沉，眉头平了，两只手摊在被子上，攥了十年的拳头松开了。睡着睡着，他的右手还在被面上一比一划，像在签什么单子。大概梦里，还有账要一笔一笔认。

天大亮的时候，他的睫毛动了动。

庄万堂醒来第一句话：″陆老师，我那位老邻居……是不是从来就没原谅过我？″

第023章　医院来的转介单

陆惊鸿没有马上回答。

他从柜台里取出一张纸——温芽熬夜整理出来的梦呓记录，一行一行，数字清楚——轻轻推到庄万堂面前。

庄万堂低头去看。看到第二行，他的手开始抖。那是他二十多年前自己的措辞，连"挪去周转"四个字的写法，都和他记账的习惯一模一样。

"我在梦里……自己都说了？"

"你自己说的，我们录下来的。"陆惊鸿说，"照单还。能还的还钱，还不上的，还工夫，还东西。"

"那他……"庄万堂的喉咙滚了滚，"我那位老邻居——"

"他没原谅你。"陆惊鸿说，"可你记住，那年拦在井边的，也不是冲你一个人来的。你把钱还到人手上，把桥修起来，把井重新淘回来。原不原谅，让河水看着你流。"

庄万堂在店里坐了整整一上午。

第一通电话打给财务：三户安置差价，十一万八，当天结清。第二通打给老家的表侄：查老西巷那三户的下落。第三通打完，他握着手机，半天没放下。

托人打听的消息下午回来：那户老邻居，三年前过世了。差价的钱，孙子在镇上替爷爷收了，收钱的时候，年轻人对着电话鞠了个躬，说爷爷留过话，井要是有一天重见水，让他回去看一眼。

庄万堂听完，在柜台前站了很久，站得像梦里那晚的雪人。

"下个月，老宅小学动工。"他哑着嗓子说，"我去铲第一锹土。桥，我亲自盯着修。陆老师，这十万块，值。"

走到门口，他忽然回身，朝店里三个人，深深鞠了一躬。

温芽扒着窗户看他上车，看了半天，回头感叹："鸿哥，原来大老板认个错，比咱们打欠条还郑重。"

陆惊鸿把那张梦呓记录折好，锁进柜台最底下的抽屉。"这一单，到此为止。"他说，"他往后把账还成什么样，是他自己的事。咱们不沾，不评，不传。"

方拾在楼上接了话："行善不留名，才叫行善。这规矩，比合同值钱。"

周述的电话是傍晚来的，背景音照旧是机场广播："陆老师，庄总在饭桌上把你夸成活菩萨了，地产圈三个老板排队。我先压着，一周放一个进来，别把招牌砸了。"

"佣金照旧。"

"照旧。"周述顿了顿，"对了，知道你那间铺子，现在圈里叫什么吗？睡得着的地方。"

第二天上午，店里来了位生客。

四十来岁，短发，白大褂搭在臂弯里。进门先看执照，再看价目表，最后看人，目光像听诊器，一寸一寸压过来。

"贺兰。市一院，睡眠医学中心。"她递过来一张名片，开门见山，"苏晚晴的主诊医生之一。她三年的失眠在我这儿建档，复出之后复查，睡眠数据好得不像话。我不信玄学，我信数据，所以我来了。"

陆惊鸿给她倒了杯温水："贺主任想看什么？"

"看你的手艺经不经得起记录。"贺兰把名片压在桌上，"我手里压着一摞难治性失眠，药吃遍了，仪器做遍了。转介到你这儿做放松理疗，明码标价，病历各归各，疗效数据回传随访。丑话说在前头：不许越界行医，一个'治疗'的字眼都不许说。做得到，这就是一门正经生意。做不到，我今天转身就走。"

"我做得到。"陆惊鸿说，"协议让律师拟。我这里也有三条红线，念给你听。"

″念。″

″害人的单不接，犯法的单不接，来路不明的单不接。″陆惊鸿一条一条说，″你的病人进我的门，按你的转介单做，做完数据原样回传。谁的病历归谁，我一个字不外流。″

贺兰盯着他看了几秒，把名片往桌上一放：″行，那就合作。从明天起，走公账，开发票。乱不得规矩。″

贺兰挑了下眉。方拾抱着电脑从楼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条款一个条款地磨，磨了两个钟头，签了字。临走时贺兰又补了一句：″还有，特护病房那位昏睡的老先生，上周睁眼认人了。他的体征曲线，医学解释不了的那一段，我归档封存，不写论文。″

″多谢。″

″谢就免了。″贺兰在门口回头，″把数据做好。我是来买东西的。″

第一张转介单当天就到：三个病人，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带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熬夜排班的直播运营。一次六百八，先做五次看数据。

一周后，第二张转介单变成了十一张。

五个疗程做完，回传单上，贺兰画了三个勾：货车司机一夜睡了六个半小时整觉，车队的逆行预警一声没响；班主任夜里不再两三点惊醒，早读课的嗓门都亮了；直播运营交班的时候，手不抖了。

温芽的排班表排到了半夜，她在表角画了个哭脸，想了想，又在旁边画了个笑脸。

月底盘点，铺子的流水头一回破了五万。方拾把报表存进加密文件夹，在长夜两个字旁边，又添了一行小字：步子稳了。

转介单贴满一面墙的那天，苏晚晴来了。

她坐在店里那把老藤椅上，压着帽檐，开口就是正事：″剧组要重新开机。原来是网剧的底子，新资方进场，预算翻了四倍，扩成大制作，开机仪式定在下周。″

″恭喜。″

″我要你进组。″苏晚晴看着他，″贴身理疗师，跟组。剧组人多嘴杂，我这觉，只肯交给你一个人。″

陆惊鸿还没答，温芽先替他把算盘打完了：″跟组的话，店里的单就接不上了……″

制片主任的电话紧跟着打到店里，语气为难得像在走钢丝：″陆老师，组里预算有限，理疗师这个岗，只能给到月薪两万……″

″八万。″电话那头，苏晚晴的声音淡淡插进来，显然人就一直坐在旁边，″差的我补。他进组，这一条写进合同附件。″

制片主任在那头沉默了三秒，答应得干脆利落：″成交。″

挂了电话，温芽小声嘀咕：″鸿哥，你现在是按月拿八万的人了。″

″闭嘴，膨胀得快。″

进组前一天，陆惊鸿去了市一院。

齐伯靠在摇起来的床背上，人瘦了一圈，眼睛倒亮了。见他进来，老人抬手示意他坐，先问铺子，再问人，最后才说正事。

″进组好。″齐伯慢慢说，″娃娃，我这条老命是从黑水里捞回来的。捞我那晚的情形，你比我清楚。梦这东西，浅处是河，深处是海。你在河里扑腾，怎么扑腾都行。哪天脚底下发凉，水底下有东西拽你——赶紧上岸，别逞强。″

″记住了。″

″还有一句。″齐伯的声音压下来，″棚里的东西，老的比新的记性长。片场要是有不对的物件，来历不明的旧货，先别动手，先来问我。″

陆惊鸿一一应了。出门时经过母亲的病房，他进去坐了一刻钟，把床头小碟里的苹果换了个新的。

″妈，跟你报个喜。″他把被角抚平，″你儿子现在月薪八万，跟组，剧组管饭，盒饭里有鸡腿。等这部戏杀青，我攒钱，给你做最好的复健。″

开机仪式定在横店西头的老片棚，就是《长夜》里那座民国影棚的原型景。

当天一早，红绸子缠上摄影机，香案朝着棚门，瓜果点心摆了一排。全组三百多号人站成黑压压一片，王大有带着他的人马占了两排，个个精神抖擞——他如今是这组的群演头子，见了陆惊鸿，隔着人群挤眉弄眼，比了个大拇指。

苏晚晴一身素色长裙站在灯下，接过话筒，只说了三句话：″谢谢没忘了我的人。这部戏，我等了三年。往后，请多关照。″

台下掌声掀了棚顶。快门声连成一片，横幅上那三个字被拍得最密：长夜。

剧组给陆惊鸿腾了间道具间当理疗室，门上钉了块小木牌：理疗室，非请勿入。温芽踩着凳子把木牌钉得端端正正，又拿抹布把里外擦了一遍。

新剧本每人发了一本，烫金封面，边角挺括。

陆惊鸿站在人群后排，翻开扉页。背面印着故事梗概：民国十九年，江南小城，一座快要散班子的老影棚，七个龙套新人争一顶″新星″银冠；每逢雪夜，棚里就少一个记得事的人。

他的指尖在″七个″两个字上，轻轻停了停。

再往上，是编剧署名栏。

《长夜》编剧署名栏里，写着一个熟悉的名字：陈默。

第024章　一盘录像带

陈默。

两个字落在署名栏里，像两枚钉子。

陆惊鸿没有声张，合上剧本，混在人群里鼓了掌。快门声里，他想起那条黑巷子，想起巷子尽头那堵墙，和墙根下那堆旧道具箱。

当晚，他把那本烫金封面的剧本，从头看到了尾。

《长夜》的故事，比梗概上写的更细。

民国十九年，江南小城的照影棚快散了班子，班主贴出告示，办"新星"大选，七个人入围。七个龙套，白天互相打饭让衣裳，好得像亲兄弟；一到雪夜，就有一个眼神发空，戏却越演越好，红得发亮，人却一天天灯枯。

女主角是场记的女儿，全棚唯一记得事的人。她把七个名字写在手心里，手心攥烂了，名字还是一个一个忘。

最后一幕，雪落棚顶。她提着灯站在空舞台上，台下掌声雷动，她一个一个数过去，台上只站着六个人。

第七个，剧本里从头到尾没有名字。

陆惊鸿看到后半夜，书页翻得哗哗响。方拾闻讯赶来，抱着他十年的采访笔记。两个人把二十年前的旧案摊开对：雪夜，对上了。七人，对上了。以选秀为饵，对上了。连"戏越好，人越空"这一条，都对得上母亲梦里那些空掉的座位。

"这不是剧本，这是证词。"方拾把钢笔搁下，笔尖在稿纸上洇出一个墨点，"他把自己还记得的东西，一个字一个字，藏进了戏里。"

"不敢署真名，又舍不得不署。"陆惊鸿摩挲着烫金封面，"陈默是横店的人，这部戏在横店拍。他把证词，寄回了案发现场。"

他翻回最后一页，又看了一遍那句台词。第七个，没有名字。

他想起母亲枕下那张剧照，想起背面那行钢笔字：如梦令·第七页在你身上。

深夜，他给顾声铭发了条短信：帮我留意一个人，陈默，编剧。顾声铭回得很快，只有两个字：在查。

开机第四天，怪事来了。

先是温芽值了个大夜，早上回来趴在桌上，眼圈发青：“鸿哥，我做了个怪梦。梦见一条好长的走廊，走廊尽头有台老放映机，咔哒咔哒地转，放一部谁也没看过的电影。雪落在棚顶上，像很轻很轻的掌声。”

陆惊鸿猛地抬起头。

雪落棚顶，像掌声。这是陈默在巷子里说过的话，一字不差。

当天下午，王大有的情报网就冒了泡。群演群里三十多号人，天南地北素不相识，做了同一个梦：长廊，放映机，七个人影依次上台。灯光组的小哥说梦话都念叨，数到第七个，台上是空的。

片场议论开了锅。化妆组的妹子不敢上夜班，说要回家住；制片主任背着人打听哪里有看风水的老师傅，想让全组挪个棚。苏晚晴一句话按下了：戏不停，棚不换，理疗的事交给陆老师。

夜里，陆惊鸿去剧组酒店给苏晚晴做睡前理疗。她睡相一向安静，今夜眉头却锁着。

他搭上她的手腕，浅浅一探——雪湖的湖面上，一夜之间结出了细碎的冰花，一朵一朵，全朝着湖心那点车灯的方向开。

有什么东西，正在全组人的梦里敲墙。

半梦半醒之间，苏晚晴忽然抓住他的袖口，声音含混：“陆惊鸿，我梦里下雪了。”

“嗯。”他把她袖口掖好，“睡吧。我去把雪扫了。”

第二天午休，棚里歇工。陆惊鸿搬了张躺椅往道具堆边一放，闭眼，入梦。

这一回，他不做客。

他站在长廊里，闭眼听。咔哒，咔哒。放映机的声音顺着长廊传过来，像一根线。他不追，任那根线把他往源头拽。梦里的雪一片一片落，他跟着雪走，数着脚底下的地砖，长廊在现实里的朝向，是西南。

梦醒，睁眼。西南方向，老片棚的放映室。

那间小屋锁着，门口堆着旧灯架，灰落的厚度看得出多年没人进去。陆惊鸿以盘库的名义找制片主任拿了钥匙，带上王大有。

放映室里，一台老式放映机蒙着帆布。王大有掀开帆布，机器肚膛、地板夹层，翻了个底朝天。半个钟头后，他从地板缝里抠出一个锈铁盒。

盒子里垫着旧报纸，躺着一盘老式录像带。

黑色的带壳，边角磕得起了毛。签条泛黄，毛笔字写着五个字：群演之星。底下一行小字：海选资料。编号那一栏被墨狠狠涂死了，涂了七八层。凑着窗光一照，墨底下只漏出一个字的边——

柒。

陆惊鸿捏起带子，从怀里摸出铜铃，指腹轻轻一弹。

铃音很轻。铁盒里的带子却应了一下，像有什么东西隔着壳翻了个身。

梦引，找到了。

"拿走？"王大有搓着手问。

"拿走。"陆惊鸿合上铁盒，"今晚，全组睡好觉。"

当夜，剧组上下无人再梦长廊。灯光小哥一觉睡到闹钟响，逢人就夸新换的枕头。只有陆惊鸿知道，功劳不在枕头。

第二天一早，他请贺兰给苏晚晴加做了一次睡眠监测。数据出来，各项正常。越正常，他心里越沉——这东西不在人身上，在更深的里头。

带子不能留，更不能丢。第二天上午，他去了市一院。

齐伯已经能靠着床背坐起来了。看见那盘带子，老人伸手接过去，只看了一眼签条，脸色就沉了。

"群演之星。"齐伯的指尖抚过那行毛笔字，"二十年前，横店办过这么一场大赛。海选就设在这座老片棚，台上就摆一把椅子，一人三分钟，报名字，报家乡，说一句为什么想当演员。海选一人录一盒资料带，一共七盒。比赛没比完，七盒带子，全叫'上面'收回去了。"

"齐伯，你还记得别的吗？"

"记得一件怪事。"老人的眼睛眯起来，"七个人入围，可发榜那天，榜上只有六个名字。第七个名额一直空着。我们问主办方，主办方说，人在路上。"

"后来呢？"

"后来，就没有后来了。"齐伯把带子还回来，声音压得很低，"娃娃，带子是引子。引子能在这儿躺二十年，说明收带子的人，手还没伸完。听我一句——看可以，溯不行。引子后头有钩，鱼看得见，咬不得。"

陆惊鸿把带子贴身收好，应了声知道。

可有个问题绕不过去：带子是谁藏进放映室的？又是留给谁的？

方拾顺着当年的签收记录往下查，查到老片库的一位看门老人。老爷子七十多岁，在那儿守了一辈子库。陆惊鸿提着点心去套话，老人眯着眼想了半天，只记得"那年冬天来收带子的，个子高，戴白手套，大冷天不戴帽子"。再往深里问，老人就抱着脑袋说疼，说那段日子的事，脑子里像叫人拿橡皮擦过一遍。

"我记得我签收了七盒，上交的时候，点数也是七盒。"老人咂着没牙的嘴，翻来覆去就这一句，"可我这心里，总归觉得柜子里空过一格。空了几日，又满了。"

擦得掉的记忆，才是最值钱的记忆。

当天夜里，陆惊鸿把温芽和方拾带到齐伯的老道具房。屋里那台老放像机是齐伯年轻时攒下的家什，一直能转。

温芽守门。她把门口的小马扎往门边一横，人往上一坐：″鸿哥进去，我就得守着。这门，谁敲也不开。″

方拾掐表：″带子全长十九分十七秒。出了岔子，我负责拔电源。″

陆惊鸿点头。看，齐伯准了；溯，不做。死物上头是死人留的话，死人的话，最该听。

带子推进去，咔哒一声，黑白画面跳了出来。

雪夜的片棚，一盏顶灯，一把空椅子。六个年轻人挨个上去，报名字，报家乡，说想当演员。第五个是个圆脸姑娘，报完名，台下有人轻轻喝了声彩。画面干净得晃眼，那些年轻的笑脸隔着二十年的雪花点，一张一张，全是活的。

温芽扒着门缝看得入了神，忘了害怕。

第六个之后，画面跳了一下，雪花点炸成一片。

再亮起来，台上的椅子还是空的。没有人再上去。放像机咔哒咔哒地转，三个人谁也没说话，屋里只剩机器走带的沙沙声，像下着一场很细的雪。

转到最后。

录像带最后一帧，有人用指甲刻了一行字：″她还醒着。″

第025章　灯婆婆

″她还醒着。″

四个字，是拿指甲一笔一笔刻出来的。刻痕里积着二十年的灰，笔画却深，深得像怕后来的人看不见。

放像机自动停带，咔哒一声，屋里静得能听见灯丝的嗡嗡声。

温芽先开的口，声音发飘：″鸿哥，她……她是谁啊？″

陆惊鸿没有答。还醒着的人。二十年前被收走梦的七个人里，母亲是唯一没被收完的。有人冒着天大的干系，在带子末尾刻下这四个字，刻字的人，把这句话守了二十年。

″带子是死的，人是活的。″陆惊鸿把带子退出机舱，″明天，我去问最后一个人。″

方拾合上电脑，脸色不好看：″我干这行十年，闻得出味儿。这盘带子是鱼饵，钓鱼的人还没走。别去了。″

″老人那段记忆叫人擦过，可擦得掉脑子，擦不掉梦。″陆惊鸿说，″那晚的雪、那晚的交接单，都还在他梦里存着。方拾，线索递到我手上了，我不能装看不见。″

″那就等等，我想办法调那几年的用工档案——″

″等不了。湖面今天结了冰花，明天呢？苏晚晴的觉，等不起。″

方拾盯着他看了半分钟，到底没再拦，只提了一个条件：″我陪你到片库门口。″

″不行。″陆惊鸿把账本密码、母亲病房的押金单、齐伯的病房号，一样一样写在纸上，交给温芽，″人多了动静大。守好铺子，守好我妈。″

出门前，他把铜铃贴着残卷收进怀里，又回头交代方拾一句：要是天亮没有他的消息，先报警报失踪，一个字别提梦。

温芽捏着那张纸，眼圈当场就红了：″鸿哥，你答应我，天亮前回来喝豆浆。″

″两碗。″

后半夜，老片库。

看门的老人喝了酒，在门房的藤椅上睡得沉，收音机滋滋啦啦唱着老戏。月光从窗棂漏进来，照见满墙的钥匙。

陆惊鸿在他对面的木凳上坐了片刻，伸出两根手指，搭上老人的手腕。

闭眼。坠。

老人的梦，是一座堆满杂物的库房。货架蒙着灰，一格一格码着纸箱。陆惊鸿沿货架往深处走，走到尽头，灰忽然薄了——

雪。

一整夜的雪，落在二十年前的片库门口。年轻的老人裹着军大衣在门房里打盹，玻璃窗被人拍响了。

门外站着个高个子，黑大衣，白手套，身后停着一辆旧卡车，车斗里码着木箱。

″收带子。″高个子说。声音不高，像从很远的井底传上来。

年轻的老人签了字，把七盒带子一盒一盒点进木箱。点完，他随口问了句：大赛还没比完呢？

高个子抬起头来。

帽檐底下，没有脸。

陆惊鸿站在雪地里，浑身的血一瞬间凉透了。那并不可怕得惊天动地，可怕的是，那张脸像一口深井，井里空空荡荡，又好像什么都正从井底朝外看。

白手套的手指，朝他的方向，轻轻屈了一下。

被发现了。

老人的梦开始塌。货架成排倒下去，雪片倒着往天上飞，木箱炸开，七盒带子满地乱转。陆惊鸿转身要退，脚下却猛地一空——

有钩子，顺着他的溯梦之力，咬住了他的念力。

一寸一寸地拔，像从石头缝里拔一根生了根的桩。陆惊鸿把心一横，想斩断力道抽身，可念力是烧红的铁丝，斩不断，只会把两头一起烧穿。

他被拖向那口井。

最后的意识里，他把残卷死死抱进怀里，把铜铃咬在了齿间。

然后，是水。

无边无际的黑水。不冷，也不咸，托着他，一寸一寸往下沉。

现实里，陆惊鸿昏睡在老片库的门房里，怎么叫都不醒。救护车进医院的时候，天刚亮。

诊断书上写了七个字：原因不明的昏睡。

贺兰把他的检查单翻来覆去地看：心率正常，血压正常，脑电图干净得像睡着的学生。她签会诊意见的时候，笔顿了顿，添了一行字：建议观察，不建议用药。

温芽在医院守了三天，豆浆买了三回，一口没喝。方拾把老片库那晚的监控调了个遍，门房那一角，恰好是死角。

王大有提着一整袋盒饭来看他，在床边坐了一下午，走的时候把病房的暖水瓶灌得满满的。齐伯也叫护工推着轮椅过来了一趟，看了他一眼，叹口气：″这娃娃，八成又下河了。″

第二天，苏晚晴收了工就来，一坐坐到后半夜。她给他削苹果，削了三只，摆在床头，跟母亲床头那碟，摆成了一个样。

第三天夜里，陆惊鸿终于沉到了底。

底，不是黑。

是一盏灯。

黑水的尽头，浮着一点暖黄的光，像谁家窗子忘了关。水流托着他，不急不缓地往那边送。

近了，是石阶。一级一级，从水里升上来，像一道旧码头。石阶尽头立着一座灯塔——说它是灯塔，又太朴素，砖石的塔身没有漆，塔顶一盏灯，灯罩里暖黄的光一圈一圈，把黑水照开一丈远。

灯下坐着个老妇人。

青布衣裳，头发在脑后挽成髻，鬓边别一根素银簪子。她膝上摊着没做完的针线，手边一盏小马灯，火苗安安静静。

"醒了？"老妇人头也没抬，"三天了。水把你送来的时候，你怀里抱着本书，嘴里咬着个铃铛，倒像个守铺子的。"

陆惊鸿张了张嘴，喉咙干得发不出声。

"别急，这儿是梦界边上，伤不了你。"老妇人放下针线，抬起头来。

灯影摇着，他看不清那张脸。可那个声音让他鼻子发酸——熟，熟得没有道理，像很小很小的时候，有人哼着调子，在床边拍他入睡。

"老人家，"他哑着嗓子问，"这是哪儿？"

"梦的边上。"老妇人拨了拨灯芯，"人的梦是河，一群人的梦是湖。河有河道，湖有湖岸。过了岸，就是海。你今晚是叫钩子从河里拖出来的，一直拖到了海边上。"

"拖我的，是什么？"

"饿东西。"老妇人说得平平淡淡，"别人的梦，于它是饭。守梦人的念，于它是好饭。老人的记忆叫人擦过，擦过的地方落了锁，锁眼底下有东西守着。你去撬锁，就是敲它的饭碗。它请你吃钩子，不冤。"

陆惊鸿把那晚的事一字不落说了。带子，老人，白手套，帽檐下那口井。

老妇人安安静静听完，很久没说话，灯罩里的火苗晃了三晃。

″那盘带子，″她终于开口，″是张请柬。″

″请谁？″

″请守灯人。″她抬眼看他，″也请接灯的人。″

陆惊鸿的心跳漏了一拍。他想起齐伯的话，想起残卷扉页上母亲的名字，想起剧照背面那行字。

″老人家，您是——″

″守灯的。″老妇人低下头接着做针线，″一代守一代，守到灯油烧干，再有人来接。这不关你的事。你如今的斤两，管好你脚底下那条河，就不错了。″

″守灯人，有什么规矩？″

″一条，比什么都要紧。″老妇人抬起眼，″在这盏灯底下，梦不欺，人也不得欺。撒一句谎，灯芯就短一寸。你往后不管走到多深的梦里，把这条带上。″

陆惊鸿把这条规矩在心里刻了一遍，又问出最堵在喉咙里的那件事：″强渡那条河的人，都会像我这样吗？″

″系不上绳的，就沉底。″老妇人说，″你能漂到这儿，是你怀里那卷书，替你挡了大半。它认得这片水。″

她把针线笸箩往边上一推，伸出两根手指：″过来，教你个保命的法子。入梦之前，捻一缕念力，一头拴在醒处的物件上，一头缠在自己腕上。这叫系绳。水再深，绳子在，人就收得回来。″

陆惊鸿依言照做。念力捻成一线，微微笑着亮，像一盏极小的灯。

″记住喽。″老妇人说，″梦是炉，念是柴。你那点念力，不是从梦里抢来的，是你自己的心火，在炉里炼出来的。急不得，也省不得。″

临走时，她替他拢了拢衣领。那个动作太熟了，熟得他眼眶一热，一句话冲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回去吧。灯还剩三寸，够你烧回去的。″老妇人重新拿起针线，″醒了以后少逞强。腕上有绳，河里有岸，你怕什么。″

陆惊鸿退到水边，忽然想起最要紧的那一问。

〝老人家，最后问一句。〞他站在石阶上，〝二十年前的群演之星，榜上空着的第七个人，到底是谁？〞

灯婆婆隔着灯影说：〝第七个不是人，是个梦。〞

第026章　梦钉

睁眼的时候，满窗是天光。

陆惊鸿盯着输液管发了一会儿呆，才想起来自己是谁、躺在哪儿。墙边的陪护椅上，温芽抱着枕头睡得正香，嘴角还挂着口水。桌上摊着方拾的电脑，人不知去向。

他动了动手指，又动了动脚。都在。

掌心摊开，怀里的残卷安安静静，念力薄得像一层纸，数了数，三十缕。他在黑水里泡掉的那五百多缕，是他这一年攒下的全部家底。

温芽醒过来，愣了三秒，然后嚎了一嗓子，整个楼层都听见了。

方拾从楼下冲上来，胡子拉碴，进门第一句话：″老片库的监控，门房那角是死角。你老实交代，那晚你到底干了什么？″

″上了个当。″陆惊鸿说，″当，我认。东西，我带回来一样。″

他把系绳的法子比划给他们看：捻一缕念力，拴在醒处的物件上，缠在自己腕上。当场试了一回，浅睡五分钟，绳子一收，人就回来了。温芽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鸿哥，你这等于给睡觉上了保险。″

″保险是拿命换来的学费。″陆惊鸿说，″学费贵，值。″

贺兰来查了两次房，出院医嘱写得很干脆：一切正常，别再昏着。齐伯出院回了疗养院，临走让人捎了四个字：下不为例。

出院那天上午，陆惊鸿先去了母亲那层病房。他坐在床边，把这三天的账在心里报了一遍：命保住了，绳学会了，钩子也看清了来路。苹果照旧削了三块，摆在小碟里。

″妈，你儿子皮实。″他说，″往后下河，带着救生圈下。″

剧组那三天，戏份全给他空着。制片人骂归骂，苏晚晴发了一句话过去：他一天不上工，我一天不开机。剧组等了他三天，没人有二话。

第四天傍晚，变了天。

秋雨来得又急又密，横条的雨帘子横着扫。收工的时候，苏晚晴的车没回酒店，拐去了万安街。

一梦工作室的灯亮着。她坐在那把老藤椅上，头发梢还挂着雨珠，脸色比雨还白。

"睡前理疗。"她说。

陆惊鸿看了她一眼，没多问，去调香薰。香雾起来，他忽然听见身后一声轻响——苏晚晴掏出了手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按，按得极慢，像在找什么。

"你干什么？"

"约贺医生。"她头也没抬，"失眠门诊，老号了……咦，号码怎么变了。"

陆惊鸿走过去，按住她的手机。

屏幕上是一通没拨出去的电话。号码没错，贺兰的号。错的不是号码，是她按字的顺序——她把贺兰的名字，按成了三年前的旧院区，旧门诊，旧分机。

温芽端着热牛奶从里间出来，刚要开口，苏晚晴抬起头，朝她客气地点了点头，目光却在姑娘脸上停了两秒，礼貌，又陌生。

温芽手里的托盘差点没端住。这半个月，苏晚晴进组收工都从铺子门口过，俩人连奶茶口味都对过暗号。

"苏老师，"温芽声音发紧，"您的牛奶。"

"谢谢。"苏晚晴接过杯子，双手捧着，像捧着什么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苏晚晴。"陆惊鸿叫她全名，"今天是几号？"

她抬起头来。那双一贯沉静的眼睛里，头一回露出他没见过的东西——茫然。像一间屋子，一夜之间被搬空了一半家具。

″我是不是……″她的声音很轻，″是不是又要把这三年，重新忘一遍？″

″不是。″陆惊鸿蹲下来，与她平视，″信我吗？″

她盯着他看了五秒，把手机反扣在桌上：″信。″

雪湖。

湖面比他上回来时干净，冰花化尽了，雨丝落在湖上，敲出一圈一圈的纹。湖心那点车灯还亮着，隔着三年，昏昏的。

陆惊鸿没有直奔湖心。他先绕着湖走了一圈，腕上系绳，铜铃在手。

走到湖心冰面附近，他停住了。

冰面下，多了一样东西。

一枚钉。黑得发亮，半尺长，钉尖朝下，钉帽朝上，斜斜地楔在冰层里，正正压着车灯的正上方。钉身周围一圈，冰是乌的，像淤了血。

雨一密，钉身就缓缓转半圈。每转半圈，钉尖底下的冰面就刮下一层碎屑，碎屑往下沉，沉进湖底的黑水里。

陆惊鸿看了半刻钟，看明白了。

那不是梦魇。那是一枚钉子，钉在她的记忆上。湖面刮下的一层层，是她这几年的日子——钉子不让她忘掉全部，只让她一遍一遍，把最近长出来的记忆，刮薄，刮碎。

梦醒。他把看见的说了。苏晚晴听完，安静了很久。

″三年前雨夜之后，″她说，″我忘掉的，比记住的多。医生说是应激。″

″不是应激。″陆惊鸿说，″是有人怕你记起来，怕了三年。″

他再入她的梦，这一次带着溯梦的力道，顺着钉身往回走。

钉是三年前的雨夜上的。但钉上过之后，还有人动过它。钉帽上有指痕，一圈叠一圈，新痕压着旧痕——三个月一道。

顺着最浅的那道指痕往回溯，场景撕开一条缝。

三年前，某个雨夜的前几个小时。

一间顶楼的办公室。落地窗外是整座城的灯。长桌，茶具，冷气开得很足。

年轻的苏晚晴坐在长桌另一头，脸色不好。桌后那个男人背对着窗，光从背后漫过来，脸看不真切。桌上摆着一只木盒。

盒盖开着。里面一层黑绒，端端正正码着七枚黑色的晶石，每一枚都有指头肚大，黑得不像石头，像凝固的夜。

男人从盒里取出一枚，搁在掌心摩挲。

"看了不该看的，"他说，"就忘了它。对你好，对大家都好。"

门开了，进来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说是雷总特意安排的理疗师，给她做做放松，去去疲乏。香点上了，甜里带腥。她记得自己想站起来，腿却软了。最后记得的，是那枚黑晶在香雾里慢慢化开。

再往后，是楼下的雨。白色的车，两盏大灯，由远及近。

记忆到这里，断了。

陆惊鸿从记忆里退出来，退回雪湖。他站在冰面上，看着那枚钉，眼睛一点点冷下去。

拔，是不行的。他试过。钉尖底下缠着密密麻麻的根须，顺着根须摸过去，半湖的记忆都缠在上头——这三年认识的人、走的路、每一场戏，都在根上。硬拔，根断的那一下，这三年就跟着一起没了。

那就楔住它。

他这一晚的念力，满打满算两百出头。他退开三步，腕上的系绳那头，拴在湖边他自己的鞋上。铜铃一摇，铃音在湖面上荡开，钉身一僵。他掌心念力凝出一枚楔子，看准钉帽底下的缝，狠狠楔了进去。

钉身猛地一挣，一股大力顺着冰面弹回来，陆惊鸿整个人往后滑出去半丈，手腕上绳子绷得笔直。绳子收他回来，鞋尖在湖边一勾，人就稳住了。

再上去看，楔子死死咬在缝里。钉身又挣了两下，挣不脱，不动了。

湖面上，雨还在下，冰面却再没刮下碎屑。

临走，他从钉帽的缝隙里抠下一小片黑屑，攥进掌心。这就是"取"——钉屑里存着那晚的香腥气，还存着半句回声，白大褂的声音，压得极低：

"雷总吩咐的，往后三个月，来紧一回。"

出梦的时候，苏晚晴已经坐起来了，眼睛红着，目光却清亮。

"我刚才，是不是又把你忘了半个钟头？"

"忘了，也想起来了。"陆惊鸿说，"钉，我给你楔住了。它转不动了。"

她看着他，看了很久，忽然把额头在他肩膀上顶了一下，很轻，一触即离。

"华跃。"她说，"三年前我的经纪约，就挂在华跃传媒。签字的人，叫雷正德。"

方拾连夜把线捋直了：三年前，苏晚晴在华跃年会上撞见了一笔账——阴阳合同，两套底册，金额差着七位数。三天后，雨夜，白车。再往后，是雪藏三年，是那份连睡眠都归公司"管理"的合同。

第二天一早，庄万堂来店里道谢，顺带听了这事，脸色变了："雷正德？早年饭局上，他提过城南那几位先生，客客气气的。陆老师，这条鱼底下，有网。"

陆惊鸿把那片黑屑收进证物袋，压在掌心掂了掂。

"网就网。"他说，"先剪它几根绳子。"

同一个雨夜，城西，华跃大厦顶层。

雷正德听完电话，嗯了一声，挂断。横店那个理疗师没死，醒了；苏晚晴这两天的状态，稳了。电话那头请示要不要再探一次，他说不急，老法子，三个月，一期一期来。

他走到落地窗前，看了一会儿满城的雨。雨点砸在玻璃上，碎成一片一片的白。

他没有开灯。

雷正德办公桌上，端端正正摆着七枚黑色梦晶。

第027章　商战开局

雷正德的手，比秋雨来得还快。

第二天一早，三桩事一起砸到万安街。

头一桩，四十多个营销号半夜齐发同稿：横店冒出个"催眠圣手"，无资质，涉嫌疑术营销，坑的就是失眠的有钱人。稿子排版一样，错别字都一样，配图是工作室门口一张打了码的偷拍照。群演群里也有人跟着起哄，王大有挨个私聊，半天就把口子堵死了——横店群演的嘴，认盒饭，不认黑稿。

第二桩，律师函送进店，两页纸：名誉侵权，不正当竞争，索赔五百万，限七日内公开道歉。

第三桩最毒。庄万堂一大早打来电话，声音压得低："《长夜》那个新资方，收到华跃的'友情提示'，说苏晚晴跟华跃的旧约没理干净，建议他们评估更换女主角。"

温芽气得把抹布摔在柜台上："谁寄的函，我现在就去把它撕了！"

"别撕。"方拾把律师函拎起来端详，笑了一声，"这是人家亲自送上门的证据。寄函的律所，常年坐着华跃的法务单子。"

陆惊鸿把三张纸在桌上摆成一排，看了很久。

"他用三根桩打我。"他说，"那就通知周述，回来打牌。"

周述是当天下午到的，行李箱都没放，直接进了楼上那间小会议室。庄万堂也来了，地产圈的老江湖，进门就把一份手写的单子拍在桌上。

"华跃的家底，我托人摸了个七七八八。"庄万堂说，"去年他们修影视城，占款六个亿，抵押了办公大楼。账上挂着的应收款十一亿，大半收不回来，审计意见是保留。今年全靠十二亿的公司债续命，下个月债券询价。雷正德现在，是提着灯笼走夜路，就怕风。"

″怕风，就给他风。″

陆惊鸿伸出三根手指。

″第一根，稿子。方拾哥的三篇连载续上：阴阳合同两套底册、雪藏合同原件、那份'睡眠管理条款'。发稿的日子，卡在债券询价的头一天。″

″第二根，钱。周述，你去找两家评级机构、两家研报，把华跃财报里的窟窿摆到台面上。记住，我们不买一股，不违一条法。″

″第三根，税。阴阳合同，两套底册，实名录入，实名举报。″

周述飞快地记，笔尖顿了顿：″陆老师，这三根钉子下去，华跃要见血的。″

″它给苏晚晴下钉的时候，″陆惊鸿说，″没问过她疼不疼。″

执行是连夜开始的。

方拾把三篇稿子改了三遍，每一句都钉在证据上，删得只剩骨头。他说了一句让温芽记到今天的话：″每一个字，都要经得起法庭对质。骂人的话一个不要，要账的数字一个不错。″

周述飞了两个城市，带回两份研报初稿，数据全部出自公开财报，一个字都没编。第三天上午，一封实名举报信，连同两套底册的复印件和二十七页的目录索引，送进了税务稽查的大门口。

询价头一天夜里，三篇稿子齐发。

热搜第一挂了一整夜：雪藏三年的合同细节。第二的热搜挤都挤不下去：把艺人睡觉写进合同。苏晚晴三年前那纸合同的照片被转了四百多万次，评论区最高的一条写着：原来她不是过气，是被按住了。

第二天开盘，华跃传媒跌停。市值一天蒸发八亿七千万。两个一线品牌宣布暂停合作，涉及金额六千万。《长夜》的新资方公开发声：力挺苏晚晴，剧本一个字不改。

中午，苏晚晴的账号更新了复出以来的第二条动态，只有一句话：我没做错事，也不再怕了。转发两小时破百万。横店的群演们排着队去底下留言，一句一句，全是替陆老师撑腰的大白话。

第三天，稽查组进驻华跃，十七个人。

第四天上午，雷正德的电话到了工作室，指名要见陆惊鸿，地点在城西的私人会所。

方拾拦他：″去可以，我开车，在楼下等你。″

周述把一个平板塞进他包里：″到了什么也别签。剩下的，看你的嘴。″

会所在半山，茶是好茶，雷正德五十多岁，保养得宜，笑起来一团和气，像个小学校长。

″陆老师。″他亲手斟茶，″年轻人，手艺好，胆子更大。今天来，是想给彼此一个台阶。″

″雷总说。″

″两千万。″雷正德竖起两根手指，″稿子撤了，函撤了，举报撤了。另外——″他往前倾了倾身子，声音放得很恳切，″你那门手艺，困在横店太可惜。跟着我，华跃旗下的艺人，三百多号，睡眠生意全归你，三成干股，头一年保底五百万。钱、平台、人脉，你要什么我给什么。″

茶烟袅袅地升。这条件，搁三年前，能把半个横店砸得头破血流。

陆惊鸿脑子里过的却是另一幅画面：雪湖，乌冰，一枚在雨夜里慢慢转动的黑钉，和钉尖底下一层层刮落的碎屑——那是一个姑娘三年的日子。

他把这口气咽下去，从包里取出三样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面上。

底册复印件一份。雪藏合同扫描件一份。最后是一个透明证物袋，里面一小片黑色的碎屑，在灯下泛着不像矿石的光泽。

雷正德的笑，凝在了脸上。

″三年前，苏晚晴上过你顶楼的办公室。″陆惊鸿的声音不高，″你桌上那只木盒，我是见过的——在别人的记性里。七枚一套，取用有数。三年了，你那套东西，用了几枚，自己心里有账吗？″

他身体微微前倾，一字一顿：

″你数过你的梦晶吗？少了一枚。″

茶盖在杯沿上磕出一声脆响。

雷正德的手停在半空。他脸上那团和气一寸寸裂开，露出底下的东西——不是怒，是寒。桌上的七枚，他昨夜亲手数过，一枚不少。可这年轻人说少了一枚，说得像账房先生对账。

有人在能进他办公室的地方，动了他最不该被动的东西。

″你想要什么。″他哑着嗓子问。

″三件事。″陆惊鸿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公开解除苏晚晴的全部旧约，登报道歉，违约金按合同上限赔。第二，律师函撤回，黑稿撤干净，发稿的营销号名单，附在撤稿声明后头。第三，稽查组进场，你配合到底。做得到，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做不到——″

他把证物袋往雷正德那边推了推。

″这东西是什么，你比我清楚。它出现在哪儿，做成什么样，你都管不了。″

雷正德盯着那只袋子，看了足足十秒，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狠劲：″小陆老师，你知道华跃抬一抬手，能让你在这个行业里怎么消失吗？″

″知道。″陆惊鸿站起身，″先让稽查组抬抬手，再商量谁消失。″

门开了。周述拿着平板走进来，屏上一行字：华跃债券主承销商公告，本期询价推迟，时间另行通知。底下还有一条未接来电，来自华跃的董事会秘书。

雷正德盯着那行字，指节在扶手上敲了两下，慢慢靠回椅背。

″备忘录。″他说，″三天。″

签完字，雷正德亲自送他到楼梯口。山风从廊柱间穿过去，他忽然在陆惊鸿背后开了口，声音阴得像井水：″陆老师，梦里的买卖，可不止你一家在做。今天能坐在这儿，你该谢谢谁，心里有数。″

″所以我把铺子开在了明处。″陆惊鸿头也没回，″雷总也建议你试试。明处的账，好算。″

三天后，华跃的道歉声明和解除合同公告同一天挂出来。违约金三千二百万，当天到账。苏晚晴的名字，从″华跃传媒签约艺人″那一栏里，彻底划掉了。

一梦工作室那天晚上吃了顿好的。所谓好的，就是王大有送来的双份盒饭，人人两个鸡腿。周述统计战果：华跃市值一周蒸发十九个亿，品牌方又跑了三家；工作室这边，庄万堂介绍的新单预付了十五万，贺兰的转介单又追加了八个名额。

温芽抱着账本对到深夜，每一笔都核了两遍，最后在页脚画了一个鼓掌的小人。

″我把定金的单子锁进抽屉，回家顺路买点明天煮粥的米。″她把账本塞进包里，蹦蹦跳跳往门外走。

″这么晚了，走大路，早回来。″陆惊鸿在楼上喊。

″知道啦！″她的声音从街面上飘上来，″给你带烤红薯！″

当晚温芽下班路上，被人塞进一辆黑色面包车。

第028章　梦游派出所

晚上九点零七分，温芽给陆惊鸿发来最后一条消息：鸿哥，账全对完了，明天的单子我排在桌上了，收工啦。

从那之后，再没有一条。

十点半，王大有的电话打了进来，嗓音劈了叉：″惊鸿！温芽没回出租屋！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她那辆小电驴撂在巷口，车头还朝着家的方向，车灯都没关！″

陆惊鸿握着手机，站在工作室门口，一动没动。

心口像被人攥住拧了半圈。他用了三秒钟，把那股火硬生生压回肚子里。

″大有哥，听我说。″他一句一句交代，″巷口的烧烤摊收了没有？收了就把摊主叫醒，问清楚他收摊前看见过什么。你带两个信得过的兄弟，从巷口到镇口，挨个敲开还亮着灯的窗户去问。″

″报警呢？要不要先报警？″

″报，我去打。″陆惊鸿说，″但警车查监控要走流程，我等不起。″

方拾的灯果然还亮着。听完，他只说了四个字：″路口监控。″四十分钟后，画面传到陆惊鸿手机上：九点十一分，一辆黑色面包车斜插进巷口，下来两个人，一左一右架起温芽，前后不过十秒。车尾牌糊着泥，往城西方向去了，过运河桥，进监控死角。

十一点二十分，陆惊鸿的手机震了一下。

陌生号码，一条短信：铜铃，天亮前，城西老冷库。拿铃换人。

落款没有名字，只有一道灰色的划痕，像什么鸟贴地掠过去，留下的一抹翅印。

陆惊鸿盯着那道灰印看了三秒，忽然笑出了声。

笑得一旁的王大有头皮发麻。

"绑票绑到老子头上来了。"他把手机揣回兜里，拎起外套，"大有哥，开车，城西。他们要铃，我就给他们送一场大的。"

"咱们真去啊？"王大有追着问。

"去。"陆惊鸿拉开车门，"记住，人没到手之前，谁也不许冲。他们要的是铃，不是命。冲了，先吃亏的是温芽。"

凌晨三点四十，城西老冷库。

废弃的冷链仓库趴在荒地深处，卷帘门锈了一半，门口空地上停着那辆黑色面包车。车窗蒙着一层白雾，里头有人睡觉。门口蹲着一个，烟头一明一灭。仓库侧面的值班间透出一点应急灯的光。

温芽就在那点光后头。

王大有趴在三百米外的白杨树后头，声音压到最低："三个。车里两个睡着了，门口一个还在熬。硬闯吗？"

"闯什么闯。"陆惊鸿盯着那点烟头，"万一逼急了，他们拿温芽挡，怎么办？"

"那干等？"

"等他睡。"

烟头的红光明了灭，灭了明，熬到四点差一刻，终于长长地暗下去。门口那个抱住胳膊，脑袋一点一点，垂到了胸口。

陆惊鸿从怀里摸出铜铃。

摇铃者，梦不欺。

铃在掌心轻轻一荡。无声无息，那声音不借空气，直接落进三个人的耳朵深处。门口那个先滑下去，顺着墙根出溜坐好。车里两个，脑袋一歪，靠在车窗上，呼吸齐刷刷拉得又长又匀。

三个人，睡成了一窝。

王大有看得头皮发麻："这也太乖了，比我家娃好哄一百倍。"

"撬侧窗，我进去。"陆惊鸿已经猫着腰摸了过去，"你守着门，谁醒了你都别动手，退回来叫我。"

念力沉在腿上，他翻进侧窗，没惊起一粒灰。

仓库里一股陈年冷气，混着方便面味。值班间的门虚掩着，温芽缩在行军床上，手腕捆着软绳，人倒是精神，正拿后槽牙咬绳结，嘴里念念有词。

"……七百三十一，七百三十二……"

看见陆惊鸿从窗口下来，她眼泪一下子涌上来，又硬生生憋回去，张口就是气音："慢死了你！"

"忍忍。"陆惊鸿捏了捏她的手腕，皮肉没破，心口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先办正事，回头随你骂。"

"办什么正事，报警啊！"

"报了，方拾在盯。"陆惊鸿朝外头那三个努了努嘴，"我给他们换个自首的路子。你数你的数，数到七百三十三。"

温芽："？"

三个绑匪，两个睡在面包车里，一个睡在墙根。陆惊鸿蹲下去，隔着车窗按住那只垂着的手腕，怀里的残卷自己翻开了。

溯梦入门，溯的不光是记忆，还有压在记忆底下的东西。

三个梦，被铃音串成了一串。

梦里是一片灰色的旷野，天和地一个颜色。旷野尽头立着一座灰石门楼，门楣上刻着一个字：掠。门楼下跪着三道人影，正在听训。训话的没有脸，只有一团半人高的灰雾，声音从灰雾里滚出来，又干又冷。

陆惊鸿站在旷野边上，把这段记忆一寸一寸"取"了过去。

灰掠。

安眠堂倒了，残部没散，跟织梦会的外围合了流，改换门庭，就叫灰掠。这一伙人等一样东西等了二十年，守梦人的铜铃。上头传下来的令只有八个字：守铃现世，收铃归掠。

灰雾还说了别的。陆惊鸿听得后槽牙发紧：事败者，家小充掠，永坠长梦。

好家伙。拿别人的梦当人质。

取完了令，陆惊鸿往前走了两步，站到门楼底下。三道跪着的人影抬起头，脸上空空的，等着新令。

他清了清嗓子，学着那团灰雾的腔调，又干又冷地开口。

"令有变。"

"事败者，自投。天亮之前，去派出所报到，一五一十，全招。招了的，保全家小。这是掠里的老规矩，第十三条。"

旷野里静了两息。灰雾深处，好像有什么东西，缓缓转了过来。

陆惊鸿没敢多留，一步退出了三个人的梦。

现实里，三个人几乎同时睁开了眼。说是睁眼，眼底没有神。车里的两个推门下来，墙根那个扶着墙站起来，三个人排成一列，动作齐得像一副模具里倒出来的。

陆惊鸿从看人的那个兜里摸出钥匙，开了值班间，给温芽解了绳子。

两人出门，正看见三个壮汉直挺挺往荒地外头挪。温芽倒吸一口凉气，随即眼睛亮了："梦游？"

"梦游。"陆惊鸿把外套披到她肩上，"走，远远跟着，别出声。"

"大半夜的，跟去哪？"温芽抹了把脸，把眼泪抹干，"他们要是半道醒了怎么办？"

"醒了就得跑，跑就乱，乱了就伤人。"陆惊鸿看着前面三个背影，"所以在他们醒之前，得把他们送到该去的地方。"

″哪儿？″

″派出所。″陆惊鸿说，″他们自己去自首。″

三个人出了冷库，认准东边，一路往城里走。步子不快，却稳，过公路还等红灯。凌晨的公路根本没车，红灯是他们自己梦里的，站定了等，等梦里的灯变绿，再齐刷刷迈步。

王大有把车灯熄了，远远缀在后面，看得一愣一愣的。

″惊鸿，″他咽了口唾沫，″我要是没睡醒，你掐我一下。″

″睡你的。″

两公里八的路，三个人走了二十六分钟，一步没岔。城西派出所门前六级台阶，他们一个一个迈上去，在值班窗口前排成一排，站得笔直。

值班的是个快退休的老民警，正就着台灯打盹，被窗外的动静惊醒。一抬头，窗外立着三个铁塔似的壮汉，齐齐盯着他，老爷子汗毛当场倒竖，手已经摸向了警铃。

″干、干什么的？″

三个绑匪齐声开口，声音平得没有一丝起伏：″我们自首。绑架。人质在城西老冷库，人没事，没受伤。时间是昨晚九点十一分，车是黑色面包车，牌照糊了两格，同行三人，都在这儿了。″

时间、地点、人数，一字不差，像背了一夜的供词。

老民警把三个人从头看到尾，又看看空荡荡的马路，咽了口唾沫：″车呢？″

″在老冷库门口，钥匙在兜里。″左边的绑匪答。

″你们绑的什么人？″

″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右边的绑匪答，″没伤她，没吓她，给她留了灯，留了水。″

老民警抓电话的手都在抖。五分钟后，所里所有的灯都亮了，民警们涌出来，给三个人戴手铐。三个人配合得近乎温顺，伸手，铐上，还点点头，像完成一套交接流程。

带队的民警按着他们的肩膀往里走，问一句，答三句，笔录都来不及铺开。

马路对面，温芽捧着王大有塞给她的热豆浆，看着这一幕，后知后觉地打了个哆嗦。

″鸿哥，″她小声说，″我怎么觉得脖颈发凉。″

陆惊鸿没接话。

他站在白杨树的影子里，看着那三个人被往警车边上带。就在车门拉开的前一刻，三个人同时钉住了脚。

三颗脑袋，齐刷刷转过来，越过整条马路，正对着他藏身的方向。

绑匪梦游时齐声说了一句话：″守铃人，交出铜铃。″

第029章　调包

天亮的时候，一条本地社会新闻悄悄爬上了同城榜：三男子凌晨集体自首，供出绑架案，人质安然无恙。

评论区吵翻了天。有人猜喝多了断片，有人猜吓傻了，最高赞的一条写着：自首还排队，讲究人。

一梦工作室里，温芽顶着两个黑眼圈，把豆浆往桌上一墩。

"我不休假。"她抢在陆惊鸿开口之前把话堵死，"我在里头数了七百多个数都没人来救，我要是再休假，就白数了。"

陆惊鸿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这丫头认死理，认起来十头牛都拉不回。

"行。"他改口，"值班表照排。你管钱，我管命。"

"那也不行。"温芽转身就出门，半个小时后拎回来两把黄铜大锁，踩着凳子往工作室门上装。装完了还不放心，又从包里掏出一串铃铛，六个小铃，拿红绳串着，挂在了门把手上。

"防贼。"她拍拍手，理直气壮。

陆惊鸿看着那一串铃铛，半天没说出话来。

真铃贴身，假铃上柜，温芽的铃挂门上。他这间工作室，快成铃铛铺子了。

王大有拎着两袋盒饭进来，往桌上一放，嗓门压不住地得意："来来来，趁热。昨晚那事儿我能吹三年，三个大活人，梦游着去自首，排队，还等红灯！"

方拾来得最晚，带来的是审讯室外围的消息。

"三个人交代得清清楚楚，时间地点手法，一句不差。"方拾把打印出来的通稿推过来，"办案的人说干了二十年，头回见供词齐得像一个人写的。还有两样东西邪性。"

"说。"

"第一，三个人手腕上都系着一段灰绳，绕三圈，绳头用火燎过，凝成一颗珠子。送去化验了，就是普通棉绳掺了香灰，可谁都不肯说是谁给系的，问急了就念同一句话。"

"什么话？"

方拾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铃响之处，真梦自开。"

工作室里静了一瞬。温芽咬着吸管的手停在半空，门上那串铃铛被穿堂风带得轻轻一响，三个人同时回头看了一眼。

陆惊鸿把昨夜梦里"取"来的东西，原原本本讲了一遍：灰色的旷野，刻着掠字的门楼，没有脸的灰雾，八个字的令。守铃现世，收铃归掠。还有那句最毒的，事败者，家小充掠，永坠长梦。

"灰掠。"方拾拿笔把这个名字记下来，"安眠堂上个月被端了理疗的窝点，我一直在追那些催眠师和学徒的去向。对上了，有人躲进城西，有人躲去南边，零零散散，最近又开始聚。"

"聚起来，等铃。"陆惊鸿指节敲着桌面，"他们等这口铃，等了二十年。"

"为什么偏偏是铃？"

"梦里的灰雾说，铃响之处，真梦自开。"陆惊鸿慢慢道，"他们要的不是铃，是铃后头那扇门。"

"那扇门后头是什么？"

"不知道。"陆惊鸿说，"所以更得攥在自己手里。"

方拾笔尖顿了顿，在本子上又添了一行。

中午，周述的电话进来，声音里带着压不住的痛快："华跃今天第三个跌停，市值蒸发二十六个亿。税务正式进场，董事会连夜开会，把那位老总停了职，声明里说全力配合调查。他桌子底下那些账，一时半会儿是捂不住了。"

"该。"陆惊鸿只说了一个字。

″对了，谈判桌上你敲打他的那句话，现在满圈子都在传。″周述笑了一声，″现在没人敢替他数那七枚梦晶，他自己数，数一遍，脸白一遍。有个董事私下放话，谁再把这种货引进董事会，谁自己滚。″

″账清了，人看清了。″陆惊鸿说，″剩下的交给法律。″

″法律不收的，舆论收。″周述说，″你放心，我这边的钱，只往干净的地方流。″

挂了电话没几分钟，温芽把工作室这个月的账本拍在他面前，一脸与有荣焉：理疗单十七张，转介单三张，庄老板介绍来的同行两单，进账二十六万，支出三万八，全是房租水电和人工。

″咱们现在是有正经营生的人了。″温芽用红笔在末尾画了个大勾，″鸿哥，下个月我能给自己涨工资吗？″

″涨。″陆惊鸿头也不抬，″你现在是横店最贵的管家，别辜负这个价。″

挂了电话，陆惊鸿做了一件事。

他从道具车间淘来一枚黄铜铃，大小跟他怀里那枚一模一样。他自己动手做旧，绳眼磨圆，铃身抹了一层薄灰，又拿砂纸在铃口磕出几道细痕，最后照着真铃上的磨痕，一点一点描上去。描完了，他对着光看了三遍，连自己都得眯着眼认。

傍晚，他把这枚假铃挂在了工作室柜台最显眼的位置，红绳拴着，底下还垫了块绒布，明晃晃的。

温芽看不懂：″鸿哥，你挂个假铃干什么？″

″调包。″陆惊鸿把真铃用布袋贴身收好，″他们要铃，早晚要来摸。摸走假的，我才睡得着。″

″那真的呢？″

″真的在这儿。″他拍了拍心口，″人铃同眠。″

″那假铃被摸走了，你不心疼啊？″

″心疼什么，工本费四十八块。″陆惊鸿面不改色，″能换他们一次白跑，血赚。″

温芽噗嗤笑出来，笑着笑着又绷住脸：″那也得防着点。我今晚睡工作室，我把大有哥的擀面杖借来了，还把门反锁了三道。″

″锁三道门，防不住会做梦的人。″陆惊鸿说，″不过今晚，他们不敢来。″

″为什么？″

″鱼刚看见饵，得先让它游两圈。″

当天晚上，苏晚晴来了电话。

她的声音有点懒，又有点认真：″陆老师，跟你说个怪事。我们组最近收工特别早，人人睡得都香，香得过了头。收工铃一响，眼皮齐刷刷往下掉，盒饭吃到一半都能睡着。组里老场务说，干了一辈子，没见过这么能睡的剧组。″

″好事啊，说明理疗见效。″陆惊鸿半开玩笑。

″我一开始也当是好事。″苏晚晴的声音沉下来，″直到前天，我半夜醒了一次，听见公寓楼下有汽车发动机响，响了整整十分钟，不走来。还有，组里新签的那个小姑娘，戏好得邪门，进组试戏一条过，没姓没来历，档案干净得像刚洗过的纸。没戏的时候，她就坐在灯架子底下哼歌，哄小孩那种调子。我听着听着，居然有点困。″

陆惊鸿握着手机，站了起来。

″她多大？″

″看着十八九。″苏晚晴说，″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什么。″陆惊鸿缓了缓，″你明晚等我进组，我让温芽给你带一罐安神的茶。别的事，天塌下来有我。″

挂了电话，陆惊鸿在桌前坐了很久。

睡得太香的剧组，哼歌的新人。他想起那盘录像带，想起群演名单第七个位置上，被涂黑的编号。

第二天一早，他去了剧组公寓，找陈默。

四百零三室，门没锁。

推开门，屋里整整齐齐。墙上贴满《长夜》的分场卡，第三十七场那一张用红笔圈了，旁边注着两个字：守灯。窗台上一盆薄荷，土是湿的，浇过没几天。桌上一杯茶，捏上去早凉透了。

陆惊鸿鬼使神差地，伸手按住了那只茶杯。

残卷在怀里发热。他闭上眼，顺着杯子上残存的一点气息往梦里探——探到一半，断了。像一根线被人从中间掐断，断口齐整，连一点毛边都没有。

他睁开眼，指尖有点凉。

陈默的梦，进不去了。

人没了，行李也没了，看不出一点翻动的痕迹，像这人从来没在这里住过。

"昨晚两点，他自己走的。"方拾很快调来了楼里的监控。画面里，陈默背着包走出楼门，步子不快，很稳，出门前还回头看了一眼楼上的灯。出了巷口，一辆灰色轿车的车灯闪了两下，他弯腰上了车。

"是被逼的？"温芽凑在屏幕前，"还是他自己要去？"

"不知道。"陆惊鸿盯着那辆灰车消失的街角，"陈默欠过织梦会一条命。也可能，他是去还账了。"

"他要是被逼的，会留痕迹。"方拾合上电脑，"屋里连茶杯都摆得整整齐齐，薄荷都浇了水。他是自己走的，走之前，还想让人知道他去过哪儿。"

"那就看他留下了什么。"

陆惊鸿的目光落回桌上。

桌上摞着《长夜》的完整打印稿，最上头压着一张字条，留给剧组的，说剧本终稿已交，改到第四十一场为止，勿念。字条的落款处，日期是昨天。

温芽凑过去，把打印稿捧起来翻了翻：″鸿哥，剧本我看不懂，可是这摞纸有点怪。″

″哪儿怪？″

″太新了。″温芽把稿子递过来，″陈老师那些稿子我都见过，边角全是毛的，这摞纸新得像昨天才印的。″

陆惊鸿接过来，一页一页翻到最后。

第四十一场，剧终两个字后头，空白处有一行钢笔字。墨迹很新，新得发亮。笔锋是陈默的，只是比从前重，一笔一笔，像刻上去的。

那行字写的是：″铃是假的，真的随她下葬了。″

第030章　三百人睡死

傍晚六点，陆惊鸿进了《长夜》剧组。

夜戏定在八点，拍第三十七场，守灯。

剧本里写的是民国年间，一座城陷在长夜里，天不亮，只有城南灯楼上一盏灯不灭。守灯的是个无名无姓的少女，一场戏没什么台词，就是点灯，护灯，等天亮。

″这场戏的压轴镜头，全给新人。″执行导演拿着喇叭满场跑，″小柒！过来见过陆老师！″

小柒过来了。

十八九岁的姑娘，一身素白戏服，头发挽得一丝不乱，眉眼干干净净。她冲陆惊鸿点头，弯腰的角度不多不少，一声陆老师，声音又轻又稳。

″组里新签的，艺名柒月。″执行导演赔着笑，″陆老师你是不知道，这丫头进组第一天试戏，一条过！我干了半辈子，头一回见新人一条过，组里都传，说这姑娘上辈子是吃这碗饭的。″

″她哪儿的？″

″经纪公司送的，合约齐整。″执行导演压低声音，″不过说来也怪，没家有伙的，宿舍住最角落那间，不跟人来往，戏一完就坐在灯架子底下。你说怪不怪，越是这样的，戏越是好。″

陆惊鸿盯着柒月看了两秒。

怀里的铜铃，轻轻颤了一下。

像水面底下，有鱼碰了一下钩。

柒月已经退到灯架子底下去了，抱着膝盖坐着等开机。等的时候，她嘴里低低哼着什么，调子软，一声一声，像哄小孩入睡。

陆惊鸿竖着耳朵听了两句，隔得远，没听清词。

制片主任拿着名册过来对人数：″今晚上全员到齐，群演一百八十六，各部门连我一百一十四，整三百，吉利！加餐订的是大有哥家的盒饭，一人一只鸡腿，都给我把精神头拿出来！″

王大有带着两个伙计，抬着保温箱在人群里穿梭，嗓门盖过喇叭：″鸡腿管够！吃饱了好好干！″

温芽跟在后头发签子，冲陆惊鸿晃了晃手里的登记板：″三百个签，一个不少。鸿哥你放心，这回我发完就撤，绝不加班。″

陆惊鸿笑了一下，心口那根弦却越绷越紧。

下午他进组头一件事就是去看道具。这一场的主角是灯，道具库领出来的是一盏樟木旧灯架，灯身刻着缠枝纹，灯碗是黄铜的，擦得锃亮。他捏着货单看了三遍——来源一栏，空白。

半年前那三箱烟饼，签收栏也是空白。

″师傅，这灯哪儿来的？″

″库底翻出来的老物件，年头久了，正好配这场戏。″道具组的师傅挺喜欢这灯，″你敲敲，铜胎的，声儿都跟新灯不一样。″

陆惊鸿把货单折好收进兜里，转身要去找执行导演，申请把这盏灯换掉。

来不及了。

八点整，全场静场。三百盏场灯次第熄灭，只留灯楼一束追光。苏晚晴披着军大衣坐在监视器旁，这场没她的戏，她偏要看着。柒月捧着灯，一步一步登上灯楼，满场的镜头推上去，谁都不出声。

她划亮火柴，点灯。

灯芯窜起一朵豆大的火苗。

异变就在这一瞬。

灯光组的师傅第一个倒的，人靠着灯架，手里还攥着对讲机，脑袋一歪，睡熟了。紧接着是轨道边的场务，监视器后的助理导演，化妆间的姐妹，一排一排，站着的往下滑，坐着的往前伏，呼吸绵长，神情安稳，像被谁挨个哄睡。

没有烟，没有味，没有任何声音。

喊卡的声音起了个头，断在半空。执行导演张着嘴，自己也顺着轨道滑坐下去。摄影机稳稳停在轨道尽头，摄像师歪在机位边上，手还搭在摇柄上。苏晚晴从椅子里滑下去半截，军大衣盖在身上，眉头皱着，像梦里也不踏实。

王大有刚把最后一箱鸡腿抬到场边，直起腰，说了半个好字，人就搂着保温箱坐了下去，睡得嘴角上翘，梦里还在咂嘴。

三百人的片场，倒得干干净净。

温芽刚发完最后一张签，回头看见这一幕，手里的板子啪嗒掉在地上。她冲进去摇王大有，掐人中，泼水，大有哥的眼皮都没颤一下。

"鸿哥——！"她的声音劈了。

陆惊鸿已经在场中央。铜铃举在手里，狠狠一荡。

铃音荡出去，像一粒石子扔进棉花里，无声无息。再荡，还是一样。满场三百个沉下去的梦，连成了一整块铁，铃音凿不进去。

他的手心全是汗。残卷在怀里发烫，第二页的字亮到刺眼，也只够护住他脚下三步。他一把将温芽拽到身边，又把闻讯赶来的场医圈进来，以自身为桩，撑起一层薄薄的铃音。

救护车的灯从场外一路闪进来。十三分钟后，贺兰从第一辆车上跳下来，白大褂都没来得及穿好。

体温正常，心率正常，血氧正常。脑电图一台一台拉出来，三百条曲线，整整齐齐往同一个深度滑，像三百个人手拉手往下走。

"上呼吸机吗？"场医问。

″不用。″贺兰按住他，″他们的呼吸比我们睡得还稳，上机反而添乱。″她转头看陆惊鸿，压低声音，″陆老师，你老实告诉我，这是不是又要出你上回那种事？上回三百人，这回还是三百人，你们这个剧组，是招谁了？″

″招了不该招的。″陆惊鸿说，″贺主任，麻烦你带人守着，一小时报一次体征，谁的视频有变化，立刻叫我。″

″我行医二十年，没见过这种睡。″贺兰的声音更低了，″叫不醒的。这不是病。″

″我知道。″陆惊鸿说，″你带人守着他们，一个一个盯住体征。我进去看看。″

″进去？进哪儿？″

陆惊鸿没答。他分开人群，走到灯楼底下。

柒月睡在灯楼顶上，捧着那盏灯。灯还亮着，豆大的火苗一动不动。她睡颜安静，嘴角噙着一点笑，喉咙里极轻极轻地，还哼着那支哄睡的调子。

陆惊鸿的手按上灯楼的木柱，又顿住了。他回头看了一眼：苏晚晴歪在监视器旁的椅子里，军大衣滑到一半，睡颜也安稳，眉头却皱着，像梦里也不踏实。

他把这一眼记下，掌心压实了木柱。残卷压在手底，铜铃扣上腕子。

温芽在身后小声问：″鸿哥，你要干嘛？″

″他们醒不来，″陆惊鸿深吸一口气，″我就进去，把他们一个一个背出来。″

他闭上眼，逆着那股往下淌的梦流，沉了进去。

三百人的大梦，铺开在他眼前。

那是一座浸在夜里的城。天永远是黑的，街灯一盏都不亮，满城的人都提着灯在走，走街的，过桥的，摆摊的，人人一张熟脸：灯光组长提着一串灯，嘴里念叨着老家盖房的砖；化妆师妹子提着灯，给一个洋娃娃照路；轨道边的

场务提着灯数钱，数一张，乐一声；王大有提着最大的一盏，一路走一路喊，鸡腿管够。

陆惊鸿拦住一个提灯的老群演，冲他喊了一嗓子。老群演没应，眼皮都没抬，绕过他，接着走。

他伸手去夺那人手里的灯，指尖刚碰到灯罩，灯苗猛地一缩，缩成豆大一点蓝。老群演的脸当场灰了一分，脚步慢了半拍。

陆惊鸿赶紧撒手。灯苗缓过来，老群演的脸色也缓过来，继续往前走。

抢不得。一抢，梦就伤。

他站在长街当中，看明白了这座城的规矩：灯是梦，人是睡着的，谁也硬抢不得，硬拆不得。三百盏灯，围着灯楼转，灯楼那盏主灯暗一分，三百盏灯就跟着暗一分。

苏晚晴也在城里。她提着一盏白纱灯笼，走在队伍边上，一边走一边回头，像在找什么人。她眉头皱得比现实里还紧。

陆惊鸿想追上去，脚下的长街却自己动了，青石板一块一块往后退，把人与人的距离越拉越开。

所有人都在走，绕着同一个圆心，一圈，又一圈。

圆心是灯楼。

灯楼顶上，柒月闭着眼立在灯边。那盏灯的火苗每暗一分，城里的灯就灭一排；灯灭一排，提灯人的脚步就慢一分，梦就往下沉一寸。

而灯楼最高处，坐着一个人影。

灰的，看不清脸，像一团蹲在夜色里的雾。它的手伸在灯苗上头，一下，一下，往下按。它的腰间，悬着一枚黑色的晶石，只有半成，随着每一次下按，缓缓变深。

陆惊鸿站在空荡荡的长街上，念力在丹田里烧成一股烟。

满城的灯，齐齐晃了晃。

梦里三百张脸同时转向他，齐声开口：〝你终于来了，守铃人。〞

第031章　借来的梦

话音落下，满城的灯齐齐晃了晃。

三百张脸又转了回去，提着各自的灯，绕着灯楼，一圈一圈接着走。像方才那句话是一段录好的音，放完了，就该干嘛干嘛。

陆惊鸿站在长街当中，后背一层白毛汗。

三百个人对着他说了一句话，用的是一副嗓子。那嗓子又干又冷，他听过——灰掠的门楼底下，那团没有脸的灰雾。

灯楼最高处，灰影还在一下一下按那盏主灯。按一下，主灯暗一分，三百盏灯跟着暗一分，全组人的梦就往下沉一寸。

不能再拖了。

陆惊鸿朝灯楼冲过去。可脚下的长街跟他作对，他跑一步，青石板退一步，灯火在他两边明明灭灭，提灯的人流像一堵墙，堵在他和灯楼之间。

他试着硬闯。念力沉到腿上，整个人拔地而起，从人流头顶掠过去。

半空里，一缕灰气迎面缠来，又冷又黏，缠上脚踝就往下坠。他情急之下铜铃一震，灰气缩了回去，他自己也摔在灯楼底下，滚了七八步才站定。

灰影不跟他纠缠。它的手往城里一捞，隔着半条街，攥住了一盏白纱灯笼。

苏晚晴的灯。

白纱灯笼离了她的手，被灰影拎在半空，灯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下去。长街上，苏晚晴的脚步一步比一步慢，脸色一层一层地白。

"拿她换铃。"灰影说，"守铃人，你换不换？"

陆惊鸿的火一下子顶到了脑门，又被他硬生生摁了回去。跟这种东西讲不了价，讲价就输了。

他记下这笔账，先把眼前的火灭了。

丹田里的念力，烧得只剩不到四百缕。

灰影在楼顶发出一串声音，像砂纸磨过铜锈：〝守铃人。铃是死物。死物，守不住活人。〞

〝我是死是活，不用你操心。〞陆惊鸿撑着膝盖站起来，眼睛盯着那盏主灯。

硬闯闯不进去，硬拆拆不得。这阵借的是剧本的骨，三百人的梦做的肉，拆一根骨头，塌一座城。

那就只剩一条路。

他想起灯婆婆的话，想起齐伯讲过的老规矩。守梦人跟织梦会，根子上就差一个字。织梦会取梦，抢。守梦人借梦，商。

残卷在他怀里自己翻了页。

第三页，从进门起就安安静静的第三页，此刻一个字一个字亮起来，像有人拿灯芯把它点着了。四个字。

梦可借力。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祖母的笔迹，细得像头发丝：借梦如借灯，梦不欺，债要清。

陆惊鸿一下子全明白了。

境界还是溯梦入门，没有破，也没有涨。可残卷又给了他一样用法：不夺人的梦，只借人的灯。

他把铜铃举到唇边，铃声顺着长街铺出去，铺进每一盏灯后头那只耳朵里。

〝横店的兄弟姐妹们！〞他扯开嗓子，在梦里喊，〝我是陆惊鸿！你们现在都在梦里，我借你们每人一缕灯，去把那个偷梦的赶走！借的一缕，醒了我还，一人一只鸡腿，我陆惊鸿记账，一缕都不赖！〞

长街静了两息。

然后，灯光组长那盏灯，先递了过来，灯后头传来一声梦呓似的嘟囔：老家的房梁，还差三根檩子。

化妆师妹子的灯递过来了，洋娃娃在她怀里睡得正香。

数钱的场务把灯举过头顶，梦里还在乐。

王大有的最大那盏，哐当一声砸在他脚边，大有哥在梦里吼：鸡腿管够！都借他！

一盏，十盏，一百盏。苏晚晴的白纱灯笼也递了过来，递过来的时候，她在梦里轻轻说了一句：路上小心。

三百缕灯，从三百盏灯里抽出一缕，顺着铃音，汇进陆惊鸿掌心的铜铃里。

没人被夺走整盏灯，每盏灯都还亮着，只是各自瘦了一线。借，就是这么借的：不伤根，只借光。

铃身烫得像一块烧红的铁。

借来的三百缕，加上他自己压箱底的四百缕，七百缕念力在铃里拧成一股，拧成一根白亮亮的光柱。

陆惊鸿双手举铃，朝着灯楼，狠狠摇了三下。

第一下，满城的灯齐齐涨亮，长街的青石板不再后退了。

第二下，缠在人流上的灰气像雪进了滚水，滋滋地消。

第三下，光柱撞上灯楼顶，正按在灰影的手背上。

那盏被拎走的白纱灯笼脱了手，悠悠荡荡落回苏晚晴身边，灯苗噗地重新燃亮。长街上，她的脸色一寸一寸缓了回来。

灰影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啸。它腰间那枚半成的黑色晶石当场裂开一道缝，裂缝里漏出细细的梦的呜咽。它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往夜色里一缩，缩成一股灰烟，只在消散前撂下一句：

″假铃，也配。″

陆惊鸿没空琢磨这句话。他蹬着灯楼的横梁上去，一把抱住柒月，另一只手护住那盏主灯。

灯苗在他掌心蹭了蹭，像只认生的小猫。

主灯一亮，城里的三百盏灯次第复燃。提灯人停住脚，一盏一盏把灯举过头顶，然后，灯灭了，人也不见了，整座长夜之城像一幅画收了卷，只剩下漫天温暖的黑。

现实里，片场的灯全亮了。

收债比借债还简单。铃音最后荡了一圈，把三百缕灯一缕一缕送还原主，每一缕后头，都还附了一场安稳觉。这是祖母小字里写的债要清，他连本带利一起清。

最先醒的是王大有，一睁眼就喊：″我鸡腿呢！″喊完发现怀里搂着的保温箱一个没少，又乐了。

然后是三百个人，分批醒，像退潮。灯光组长揉着脖子问拍到第几条，化妆师妹子抱着洋娃娃发懵，数钱的场务第一句话是问今晚加班费怎么算。温芽举着登记板挨个划勾，划到最后一个，举起来给陆惊鸿看：三百个勾，一个不少。

苏晚晴醒的时候，第一眼就找到了他。

″我睡了多久？″她问。

″半小时。″陆惊鸿说。

″骗人。″苏晚晴看着他，声音很轻，″我梦里走了很长很长的夜路，一盏灯一盏灯地找你。找到的时候，你举着一口铃，亮得像个小太阳。″

她说完，看了他两秒，起身，理了理军大衣，走回监视器旁边坐下，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贺兰带着三组医生挨个查。体温，心率，血氧，一项一项过。查完，她摘下口罩，长长吐了一口气。

"三百人，一个不少，一个不伤，个个睡眠质量好得能上教科书。"她说，"我要是往外报实话，明天全世界的医学杂志都得来敲我们医院的门。"

"报集体疲劳，深度睡眠。"陆惊鸿说，"辛苦您。"

"辛苦你。"贺兰看着他的眼睛，欲言又止，最后只说，"陆老师，哪天你愿意跟我说实话了，我请你去我们科讲课。"

柒月是最后一个醒的。

她睁开眼，看着灯楼顶的天，看了很久，然后自己坐起来，自己下了楼，走路的姿势都跟睡着前一样，又轻又稳。

执行导演冲过去问她怎么样，她摇摇头，说自己就是打了个盹，什么都不记得。

夜里十一点，剧组宿舍楼下。

制片主任宣布停拍三天，检修设备，全组补觉。温芽拎着一罐安神茶陪陆惊鸿来宿舍这边，说是柒月白天问了一句怪话，问守灯人什么时候来取灯。

一抬头，柒月坐在台阶上，抱着膝盖，像等了很久。

看见陆惊鸿，她站起来，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他，忽然轻轻地哼起了那支哄睡的调子。

一段，两段，调子软软的，一声一声。

温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往陆惊鸿背后缩了缩："鸿哥，她、她怎么冲着你唱摇篮曲啊？"

陆惊鸿没答话。

他浑身的血一点点凉下去。

这支歌他会。五岁之前的夏夜，祖母摇着蒲扇，在老宅的院子里，一句一句唱给他听过。第一段的词，第二段的词，他一个字都不记得了，调子却刻在

骨头里，此刻跟着柒月的哼声，一个音一个音地响。

柒月哼得不急不缓，眼睛亮亮的，像认认真真在完成一件顶要紧的事。

可哼到第三段，调子拐了个弯，拐进一段他从未听过的旋律里。

陌生。彻彻底底的陌生。

那支歌谣的第三段，祖母从来没唱给过他。

第032章　守灯人的老宅

天没亮，陆惊鸿把温芽从被窝里挖了出来。

"去哪啊鸿哥，天才蒙蒙亮。"温芽揉着眼睛上车，安全带都系反了。

"我祖母的老宅。"陆惊鸿发动车子，"南边，四十公里，一个老村子。"

"去老宅干什么？"

陆惊鸿沉默了一会儿。

"查歌谣。"他说，"查一首歌，唱到第三段是什么。"

温芽一下子清醒了，安全带也系对了。她昨晚翻来覆去睡不着，翻出来的结论跟陆惊鸿的一样：那支歌谣是个路标，路标的头，在祖母手里。

车出城，上省道，天光一点点亮起来。路两边的白杨往后退，退出一个多小时，拐进山脚下的老村子。

进村先过一个小卖部。老板娘搬着马扎坐在门口择豆角，看见生面孔，多看了两眼，再看见陆惊鸿的眉眼，手里的豆角掉了一根。

"你是……守灯婆婆家的娃？"她站起来，围着车转了半圈，"像！眉毛鼻子像！婆婆走的那年你才这么高，你还记得不？"

陆惊鸿摇下车窗："您认得我祖母？"

"这村里谁不认得！"老板娘声音一下子高了，朝巷子深处喊，"三婶儿！快出来！守灯婆婆家的孙子回来了！"

一群老人围了上来。拄拐的，端碗的，牵着孙子的，七嘴八舌。

"婆婆在的时候，我家那小子夜夜哭，婆婆摸摸他脑门，唱两句，睡得那个香。"

"我家老二出远门，头一夜准梦见走夜路，都是婆婆给点的灯。"

″婆婆走那年，雪下得那么大，全村人都去送。″

陆惊鸿坐在车里，听着这些他不曾参与的往事，喉头一点点收紧。他记忆里的祖母只剩一个摇蒲扇的影子，可在这座村子里，她是给一村人守了半辈子觉的人。

″婆婆走了以后，″最后是那个被叫做三婶的老人开的口，她岁数最大，″村里就再没人管这些事了。娃哭就由他哭，觉浅就由他浅。娃啊，你们回来，是住几天？″

″收拾老宅。″陆惊鸿说，″往后，常来。″

老人笑了，眼角的褶子挤在一起：″好，好啊。灯要是真有人接了，婆婆在天上，也睡得踏实了。″

老宅在村子最里头，青石巷走到头，一扇柴门。

门锁了二十年。陆惊鸿五岁那年出殡，办完事，大人把门一锁，钥匙传到母亲手里，母亲沉睡之后，这扇门就再没人开过。

他掏出那把母亲枕下剧照纸袋里附着的旧钥匙，插进锁眼，锈得紧。他拧了三次，锁芯咔哒一声，开了。

柴门推开，荒草半人高，齐齐往后让了让，像列队。

院子里一棵老柿子树，结了满树青果。堂屋的门楣上，钉着一串东西，陆惊鸿走近了看，是十二枚小木铃，一枚一枚，串在麻绳上，风吹日晒二十年，铃身上的刻痕还在。

温芽踮脚看：″鸿哥，这木头上刻的是灯吗？″

″是灯。″

堂屋里落满灰，家具蒙着白布。陆惊鸿掀开八仙桌上的白布，桌上摆着一副没下完的棋，黑白子都还在原位。他祖母走的那天下午，据说还在跟自己对弈。

里屋的樟木箱里，他找到了三样东西。

第一样，一本歌谣本。蓝布封面，边角磨圆了。翻开，三段歌谣，一行一行，抄得工工整整。第一段，第二段，跟他记忆里的调子严丝合缝。第三段就在下头，词曲俱全。

词的边上，祖母批了一行小字：此段不入儿梦。

陆惊鸿盯着这五个字，看了足足一分钟。

不入儿梦。所以她唱给他的时候，永远只唱前两段，唱到第三段的调子起头，就笑着岔开，说宝儿该睡了。原来不是忘了，是不让。

第二样，一本手记。牛皮纸封面，写着三个字：灯下录。

他一页一页翻。前头记的是村里谁家孩子夜啼，谁家老人卧病，谁家出门人夜里归乡梦见了什么，一笔一笔，像记账。守灯人管的就是这些事：守着一村的觉，护着一村的梦。

翻到中间，字迹渐渐重了。

六月十九，西头新妇梦魇，产前惊惧，点灯三日，母子平安。

九月初二，村小教室夜半灯响，查为线松，然孩童连梦一事，梦里也点灯，护之。

腊月初六，雪。组里来了个新群演，面善得很，见谁都是一副脸。灯下照之，无影。留意。

腊月初七，雪。偷脸的人进组，以群演之星为饵，一夜收走七梦。第六灯，芯断。李家娃、周家丫头，都在里头。

腊月初八，雪未停。守梦一脉拼到最后，只剩我。他索要第七梦，我以吾孙之梦为器，封之。此生念力，尽付此封。

最后一页，只有五个字，笔画深得划破了纸背。

灯要有人接。

陆惊鸿把腊月初七那页翻回去又看了三遍。

一夜收走七梦。七个新人演员。二十年前雪夜旧案，他在母亲的枕下剧照边猜了一路的东西，此刻摊在他眼前，是祖母一笔一笔记下的账。

而记账的人，为了留住第七笔，把自己记没了。

温芽凑过来看，看着看着，眼泪掉在了纸箱上。她认识陆惊鸿这么久，头一回听说，他祖母是这样没的。

"鸿哥，"她哽咽着，"原来你五岁就没奶奶了，原来你这二十年的觉，都是她拿命换的。"

陆惊鸿没说话。他把手记合上，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副还热着的骨头。

他在祖母的摇椅上坐了很久。摇椅的扶手被盘得油亮，二十年没人坐，椅面还留着一个浅浅的窝。

方拾的电话打进来，背景音是车站："灰色轿车查到了，套牌，查到最后是个死结。但我顺着卡口倒查，那辆车出城之后往北去了，北边，是织梦会名下一家拍卖行的仓库。人应该暂时没危险，他们要真想动陈默，不会让他自己锁门浇花。"

"知道了。"陆惊鸿说，"陈默那行字，你再琢磨琢磨。等你琢磨明白了，来村里找我。"

"哪村？"

"我祖母的村子。"陆惊鸿看着满院荒草，"我发现我们家的事，账本比你那档案室的全。"

挂了电话，他把摇椅扶手上的灰拍干净，又轻轻扶正了椅背上搭着的旧蒲扇。

第三样东西，不在堂屋。

温芽在灶间找吃的，一脚踩空，踩出一块松动的地砖，底下露出一段台阶。地窖，十二级，又窄又陡。

窖里一股陈年的干燥木头味。角落里立着一只木匣，匣上没有锁，只用红绳打了一个结，绳结的打法，跟温芽门上那串铃铛的系法，一模一样。

陆惊鸿解开红绳，掀开匣盖。

一枚铜铃。

跟他贴身戴了这些日子的那枚，一模一样。同样的黄铜，同样的缠枝纹，同样的绳眼磨圆。他拿起两枚铃对着光比，分毫不差。

只有一处不同。这一枚的铃舌，被红线密密缠死了，一圈压一圈，缠得又细又密。

铃摇不响。这是一口哑铃。

温芽凑过来看了半天：″鸿哥，好好的铃，把舌头缠死干什么？″

陆惊鸿没答。他把哑铃放回去，从怀里掏出自己那枚，并排搁在木匣边上。两枚铃，像一对失散多年的兄弟。

他试着摇了摇怀里的。铃响，清清脆脆，满窖都是回音。再摇地窖这枚，红线纹丝不动，死寂。

″陈默说，″他盯着两枚铃，声音放得很平，″铃是假的。真的，随她下葬了。″

温芽的反应慢了半拍，随即倒吸一口凉气：″那、那咱们俩这枚，跟你贴身的这枚——″

″至少有一枚是假的。″陆惊鸿把两枚铃都收好，″也可能，两枚都是。″

″都是假的，那你还摇得响？″

″这就是我最想不通的地方。″陆惊鸿拿起手电，最后照了一眼地窖深处，″假铃能唤真梦，哑铃缠舌不响。祖母把话留得这么细，就是笃定，有朝一日，会有人站在这儿把这笔账算清。″

匣底压着半张合影。

泛黄的照片只剩左半边，右半边被人拿剪刀齐齐剪去。左半边上，年轻的祖母站在一座灯楼前，怀里抱着一枚铃，笑得眉眼弯弯，比枕下剧照上还要年轻。她身边站着几个年轻人，只照进来半个肩膀、半条胳膊，最边上，剩下小半张被剪走大半的脸，看不清眉目。

灯楼是木头的，样式眼熟。陆惊鸿看了两眼才认出来——梦里那座长夜之城的灯楼，跟这是同一座。

温芽凑过来，把照片翻了个面。

背面有一行钢笔字，蓝黑墨水，笔画很稳，跟歌谣本上的批注出自同一只手。

合影背面写着：〝第七个梦，藏在陆惊鸿自己的梦里。〞

第033章　门后有敲门声

从村里回横店，一路上谁都没怎么说话。

温芽把那本歌谣本抱在怀里抱了一路，进工作室的时候，她忽然站住了。

"鸿哥，我想通了一件事。"她说，"柒月唱的第三段，跟歌谣本上批的那五个字，对上了。此段不入儿梦。祖母不唱给你，是护着你。可她把整段都抄下来了，抄在你不一定看得见的地方。"

"抄给看得见的人。"陆惊鸿把车熄了火。

柒月没有身世，没有家，档案干净得像一张白纸。她进组那天就会唱这支歌。她唱的第三段，正是祖母抄下又批了不许入儿梦的第三段。

这条路，祖母早就铺好了，铺了二十年，就等他一步一步走回来。

当晚，理疗间。

工作室最里间，一张理疗床，一盏落地灯。贺兰亲自开车过来，后备箱里拉来了睡眠监测的全套仪器。

"我说不清我要干什么。"陆惊鸿把话说在前头，"我只能告诉你，我要进的是我自己的梦，往最深处去。可能会有危险，也可能什么都查不到。"

贺兰盯着他看了半天："上回三百人，我没问。这回，我还是不问。我只管一件事，你的心率掉到四十以下，血压掉到我认不出的数，我用电击把你弄醒，别怪我。"

"成交。"

温芽搬了个小马扎坐在床边，怀里抱着大有哥的擀面杖，一副站岗的架势："鸿哥，我在外头给你守着。你婆……你祖母守了一村人的觉，今天换我守你的。"

陆惊鸿躺上理疗床，把地窖里带回来的哑铃搁在枕边，残卷摊在胸口。

溯梦入门，溯的是记忆之梦。别人的梦能溯，自己的，也能。

他闭上眼，逆着自己的记忆，往回走。

昨夜的长夜之城，退去。灯楼，三百盏灯，那团没有脸的灰影，退去。华跃的谈判桌，退去。周述举着手机念市值，方拾把通稿拍在他面前，退去。一梦工作室开张那天的鞭炮，退去。出租屋里数出来的第一个五百块，医院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横店凌晨四点的化妆间，一条一条街往后翻，像有人替他把人生这卷戏往下倒。

他演过的每一个龙套，都在各自的棚里站着。淹死的乡勇，冻毙的乞丐，茶楼里给主角让座的伙计，城门口被马队惊散的贩夫。没有一句台词，每一个都演得认认真真，一遍就过。

五岁，老宅的夏夜。祖母摇着蒲扇，柿子树的影子落在竹床上，歌谣唱到第二段的尾音，风把蒲扇的吱呀声送得很远。

四岁，三岁。摇篮，灯芯，灶膛的火光。

再往前，记忆薄得像一层纸。

薄纸上，有一道很轻很轻的调子。歌谣，第三段的起头。

他伸手续下去——记忆啪地一声，断了。像唱针滑出了唱片，像胶片烧穿了一个洞。他退后半步再试，又是啪的一声。

二十年前的腊月，就在这道断口后头。

他不往前撞了。睁开内里的眼，四下打量。

他自己的梦，铺在他眼前，形状居然是横店片场。一条民国街，一个明清宫，几座钢架棚，街上走的都是他演过的龙套：尸体，伙计，路过的书生，被主角一拳打飞的家丁。每一个都演得认认真真，一条过。

这个梦他做过千百回，熟得像自己家。可今夜他头一回发现，片场最深处，有一条他从来没走过的巷子。

每次梦到这里，他的脚都会自然而然地拐弯，去下一条街，像被谁轻轻拨了一下方向。

今夜他不拐了。他一头走进那条巷子。

巷子又窄又深，两壁是青砖。走到头，是一扇门。

青灰的石门，一人多高，门面上没有字，只挂着一把长命锁。锁是老式的黄铜长命锁，刻着缠枝纹，跟他这二十五年贴过身的那个，一模一样。锁身生了锈，锈里透出一点暗红，像干了的胭脂。

门楣上，钉着一串小木铃。十二枚，麻绳串着，跟祖母老宅门楣上那串，一枚不差。

门缝里，透出一线灯光。

暖的，黄的，像老式灯泡的光，稳稳当当，二十年没有晃过一下。

"看清楚了？"

一个声音在巷口响起来。陆惊鸿回头，巷口立着一盏灯，灯后头一个佝偻的影子，灯提在手里，照着她自己，也照着半条巷子。

灯婆婆。

"婆婆。"陆惊鸿的声音发干，"这门，我梦了二十五年，为什么从来没走过这条巷子？"

"因为没到开门的时候。"灯婆婆提着灯，一步一步走近，在离石门五步的地方站住，"你祖母把你的梦收拾得干干净净，像收拾一间屋子，该藏的都藏了，该引的都引了。你每次走到这儿都拐弯，那是她在替你拐。今夜你能走进来，是她算着日子，放你进来的。"

"这门后头，是什么？"

"门里有灯。"灯婆婆的声音像隔着一层水，"灯里有梦。梦里有个人，等了二十年。"

"是谁？"

″是你祖母拼了命护下的东西。″灯婆婆慢慢地说，″也是你这一身本事的本钱。残卷是灯芯，你的梦是灯油，那扇门，是灯罩。三样缺一样，你这盏灯都点不着。上回你躺在灯影里，我跟你说过炉与钥匙，你只当听了个故事。如今炉就摆在你面前。″

陆惊鸿低头。怀里的残卷烫起来，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一页一页全亮着，三片光透过布料，落在长命锁的锁身上。锁上的锈，像冰碴见了开春，一点点洇开，又一点点合上。

钥匙就是他自己。这句话他没说出口，灯婆婆替他说了。

″婆婆，″他又问，″敲门的会是谁？″

″问得好。″灯婆婆把灯抬高了些，″守门的人，最要紧的就是分清这一件事——敲门声，是门外的，还是门里的。分得清，门随你开。分不清，门就替你关。″

″怎么分？″

″等它敲的时候，你自己听。″灯婆婆把灯往巷子里照了照，光到石门前三步就止住了，怎么都照不进去，″记两条。第一，别应门。第二，别碰锁。你没备好课之前，这门里门外，一个都不能放出来。″

″要是里头的先——″

话没问完，巷子里响起了声音。

咚。

一下。很轻，很闷，像指节隔着很厚的木头敲门。石门纹丝不动，门缝里的灯光，晃了晃。

咚。咚。

又是两下。不急，不缓。

然后停住。停三息，再来三下。节奏稳得可怕，稳得耳熟——陆惊鸿在灯楼底下听过这个板眼。柒月哼的歌谣，第三段，就是这三拍起头。

一更天，二更天，三更天。

三更的更，敲的是三下。

"婆婆！"陆惊鸿回头。

巷口的灯灭了。

再回头，长命锁上的锈合拢了，门缝里的灯光还亮着，稳稳的。他一步一步往后退，退出巷口，退出民国街，退出片场，一路上，那三拍的敲门声不紧不慢，跟在他的记忆深处，送了他一程。

理疗间里，陆惊鸿猛地睁开了眼。

监测仪的曲线哗啦一响，心率一百四。他一摸脸，满手的冷汗。枕边的哑铃还在轻轻颤，红线缠死的铃舌底下，闷闷地震，像有什么东西想出来。

贺兰一把按住他的肩膀："躺好！你知道你刚才什么样吗？心率掉到四十一，我手按在唤醒钮上，按了三次，三次都让你自己缓回来了。我行医二十年，没见过自己把自己往回捞的病人。"

"他不是病人。"温芽把擀面杖放到一边，倒了半杯温水塞进陆惊鸿手里，声音有点抖，却挺得很直，"他是我们工作室的顶梁柱。贺主任，您回去保密就行，剩下的交给我。"

贺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摇了摇头，收仪器去了。走到门口，她回头说了一句："陆老师，我那门课，你什么时候想来，随时。"

屋里静下来。

陆惊鸿把哑铃握在掌心，握到它不再颤为止。然后他把哑铃和真铃一起收进贴身的布袋，拉紧了绳口。

"温芽。"

"在。"

"从今天起，工作室加一条规矩。"陆惊鸿看着落地灯的光，一字一字地说，"夜里，不管谁敲门，先问名姓，再对暗号。对不上的，不应，不开，叫

我。″

″那要是对上了呢？″

″对上了，也叫我。″

温芽用力点头，拿小本子把这条规矩记下来，记完想了想，在后头又添了一行。陆惊鸿瞟了一眼，她写的是：连鸿哥敲门，也要先学三声猫叫。

″很有精神。″陆惊鸿把小本子合上，″就这样办。″

门后传来敲门声，从里面。

第034章　白棠与请柬

第二天上午，剧组停拍的第二天，一梦工作室照常开门。

温芽一早把三道锁挨个检查了一遍，又把门上那串铃铛扶正，这才烧水泡茶。王大有送盒饭来的时候啧啧称奇，说小温现在比看仓库的还严，进出他的盒饭摊都得报备。

十点整，一梦工作室的门被敲响了。

三下，停一停，又三下。

温芽一个激灵从椅子上弹起来，先把小本子上那条规矩执行了：″谁！报名姓！″

″姓白。″门外的声音不急不缓，″来访，叨扰。″

温芽扒着门镜看了半天，回头冲里间压低声音喊：″鸿哥！一个特别好看的姐姐！穿得跟要去领奖似的！″

门开了。

来人三十岁上下，素白套裙，头发挽得一丝不乱，手里一只素色礼盒，脚下鞋套都自己备好了。她进门先在垫子上蹭了蹭鞋底，然后才微笑，微笑的弧度像量过。

″陆老师，冒昧登门。″她微微欠身，″织梦会会监，姓白，单名一个棠字。″

陆惊鸿坐在柜台后头没动。

织梦会。这三个字他等了半个月，从温芽被绑那天起，他就知道会有人来，只是没料到会以这么客气的方式。他原本预想过十种登门的姿态：威胁的，利诱的，夜半翻窗的。全没料中。人家是来送礼的。

″白会监。″他抬手示意，″坐。温芽，倒茶。″

温芽应了一声，倒茶倒得心不在焉，眼睛跟雷达似的在白棠身上扫。白棠接过茶盏，道了声谢，捧盏的姿势端端正正，先闻，再抿，一口都没多喝，礼数挑不出半分错。

温芽倒完茶，借口补热水，闪进了里间，掏出手机给方拾发消息，配了一张偷拍的侧脸。

白棠像没看见。她把礼盒推过桌面：〝一点白茶，明前的，不成敬意。〞

然后她从袖中取出一封请柬，双手奉上。

请柬的纸是暖的。温芽续水回来瞟见，还以为自己是眼花，伸手一碰，纸面温温的，像揣了半天怀里的东西。纸色白得发润，隐隐一圈灯花的暗纹，边角沾着一点水汽，凑近了闻，有极淡的山茶香。

落款处没有名字，只钤着一方小篆的印。

一个字：梦。

〝这张纸，〞白棠说，〝全城买不到第二张。它是在梦里织的，昨夜子时下机，卯时成形。陆老师可以验。〞

陆惊鸿捏着请柬没接话。

白棠也不催。她从袖中又取出一枝花，白山茶，九朵，开得正好，花瓣上露水未干。她把花递向温芽：〝小姑娘，送你。〞

温芽看看陆惊鸿，陆惊鸿点了下头。她接过来，花是真花，沉甸甸的，露水沾了她一手。

〝昨夜梦里折的。〞白棠说，〝梦里开的花，带得出来，香也是真的。会里的诚意，一向都摆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

温芽捧着花，鼻子都快埋进去了，又猛地惊醒，把花放下了，绷着脸退回陆惊鸿身后。她从柜台后头摸出那根擀面杖，抱在怀里，站得笔直，像门神。

白棠看了一眼那根擀面杖，眼里的笑意深了一分：〝小姑娘护主，护得很好。前晚的事，会里也觉得不该。放心，往后横店地界，再没人敢动一梦工作

室的人。″

″这话我记下了。″温芽不领情，″出了事，我找你。″

″可以。″白棠答得干脆，″找我，比找警察快。″

″白会监。″陆惊鸿终于开口，″灰掠绑我的人，前天晚上。″

″我知道。″白棠的笑意淡了一分，″绑匪，是安眠堂的残渣纠合的外围野路子，私自动手，坏了会里的规矩。会里已经清理了门墙，三个人在里面睡得如何，陆老师最清楚。织梦会立会数百年，束身自好四个字，还担得起。″

″灰掠传的令是收铃归掠。″陆惊鸿盯着她，″令是他们传的，锅他们背。白会监今日来，不是为了替他们赔罪的吧。″

″赔罪是顺带的。″白棠从包里取出一页折好的纸，展开，推过来。

纸上是一份名录的复印件，做旧的手法很讲究，纸黄得恰到好处。名录是一份七人名单，正是二十年前雪夜旧案里那七个名字。陆惊鸿见过这份名单的前半页——在安眠堂的存档里，半页焦痕，缺了后三个名字。

″你们拿到的，抄自安眠堂的存档，残缺。″白棠说，″这是全本。会里送陆老师一个人情，权当见面礼。″

陆惊鸿的目光在名录上扫过，扫到第七个名字的时候，停了一停。第七个位置上，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编号。

柒。

编号后头，还有两个小字：在库。

他脸上什么都没露，把纸推了回去：″人情收了。话呢？″

″请陆老师入会。″白棠说，″三日后，三关之试。取梦，辨梦，守梦。过了三关，按老规矩，入册，授艺。会里的造物之术，陆老师方才已经见过了——梦中所学，带得回现实。安眠堂那些催眠理疗的皮毛货色，跟会里的真东西，隔着一整片海。″

″三关，都考什么？″

″取梦，从一座陌生的梦里取出库官要的东西，考的是入的深度。辨梦，一百个梦摆在面前，真梦假梦魇梦，一炷香里分干净，考的是眼。守梦，″白棠说到这里，第一次停了停，″守一场别人护不住的梦，考的是心。″

″听着不像考试。″陆惊鸿说，″像招工。″

″会主选人，向来看的不是本事，是用处。″白棠不否认，″陆老师的用处，全横店没有第二份。″

″我若不过？″

″三关之试，从不勉强。不过，请柬收回，今日的话，就当没说过。″白棠顿了顿，″但陆老师，我劝你过。″

″理由？″

″你母亲的梦。″白棠的声音放得很轻，很稳，每个字都像搁在秤上称过，″陆老师溯了她两年，你比我清楚，她的梦护得再好，也只是不碎。梦里的东西在往外漏，你堵不住，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一场梦该有的漏法。″

陆惊鸿放在桌沿的手，指节慢慢泛了白。

两年了。

特护病房的白床单，监护仪的滴滴声，母亲安静的睡颜。他溯进她的梦里上百回，看着那个年轻的母亲在雪夜里回头，看着那盏怎么都点不亮的灯，看着自己怎么喊，梦里的人怎么都听不见。他能拆别人的梦魇，能取仇人的真心话，能把华跃传媒掀翻在地，唯独对母亲的梦，只能看，只能守，只能等。

等，是他这辈子最恨的两个字。

温芽在他身后，大气都不敢出。

″你母亲的梦不是碎了。″白棠一字一字地说，″是被收走了。收进会里的库，封条是会主亲手贴的。封条这个东西，谁能贴，谁才能揭。钥匙，在会里。″

里间的门帘动了一下。温芽的手机亮了，方拾的回复跳上屏幕：人脸查无此人，衣着查无此牌，全城档案，干干净净，像没活过。

温芽的脸白了，把手机屏幕悄悄转给陆惊鸿看。

陆惊鸿看完，反而笑了。他把请柬拿起来，对着光又看了一遍那个篆印，然后收进抽屉，锁上。

抽屉合拢前，温芽瞟见他把请柬压在了最底下，上头先垫了一张老宅带回来的歌谣本抄件，一张枕下剧照的翻拍照。

"白会监。"他说，"三关，我来。"

白棠眼底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

"不过我先说清楚三样东西。"陆惊鸿竖起三根手指，"我的铃，我的人，我的梦。进了你们的门，一样都不会少。少一样，我原路带走，连本带利。"

"会里要的，从来不是这些。"白棠站起身，理了理裙摆，礼数周全得挑不出一丝错处。

温芽忍不住了，梗着脖子问："我们鸿哥要是赢了三关，母亲的梦，你们真给解封条？"

"三关之后，陆老师自会知道，会里说话，一向算数。"白棠说着，目光在柜台上那枚红绳拴着的铜铃上停了一瞬，轻轻笑了一声。

"铃养得很好。"

陆惊鸿不动声色："会监好眼力。"

"陆老师也是。"白棠走到门口，手搭上门把，忽然回过头来。她脸上还是那副量过的微笑，声音却放得又轻又慢，像怕惊了什么。

白棠临走留下一句："你母亲的梦，是我们会主亲自收的。他记得你。"

第035章　三关考核

白棠的高跟鞋声消失在楼梯尽头，陆惊鸿在椅子上坐了整整一支烟的工夫。

桌上那张烫金请柬被他翻来覆去看了三遍。请柬上没写地址，只写了三个字：听香楼。落款，明日戌时。

“去，还是不去？”温芽趴在柜台边，眼睛瞪得溜圆。

“去。”陆惊鸿把请柬拍在桌上，“她递梯子，我就爬。爬上去了，才看得清这楼有几层。”

方拾从笔记本里抬起头：“我反对。织梦会什么底细都没摸清，白棠三句话不离你母亲，这是拿你娘当饵钓你上门。你这是自己往网里钻。”

“正因为没摸清，才要钻进去看。”陆惊鸿屈指敲敲桌面，“我娘的梦在他们会主手里，钥匙也在他们手里。站在门外，永远是客人。进了门，才有资格谈条件。”

“那要是进得去出不来呢？”温芽的声音发紧。

“出不来，你们就掀桌子。”陆惊鸿笑了笑，“方拾的笔，比他们的香厉害。”

温芽还是不放心，扭头去翻抽屉，把工作室账上的余额报了一遍：“卡里还剩四十六万三。哥，你要是回不来，这钱我一分不花，全留着打官司。”

周述合上平板，报出一串安排：“按进组拍戏的规矩来。每两个钟头一条报平安，超时二十分钟，稿子和律师函同时发出去，抬头就写织梦会，逼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我再把工作室的账做出一个两百万的单子，让他们掂不清你到底值多少钱，舍不得下手。”

散会前，陆惊鸿去了一趟老茶馆。齐伯听完，浑浊的眼睛眯了半天，只嘱咐了一句话：“三关里头，守梦是他们的看家关。记住你奶奶的路子，只守，不伤。伤一个梦，他们就攥住你一个把柄。”

陆惊鸿把这句话揣进兜里，跟铜铃放在一处。

齐伯又给他续了一回茶，才慢慢补了一句：“会里考人，考的是手艺，也考的是心思。取梦考贪不贪，辨梦考骄不骄，守梦考狠不狠。你只管照你奶奶的路子走，走得越正，他们越拿不准你。”

第二天戌时，一辆没有车牌的黑色轿车准时停在巷口。车里没有司机搭话，空调开得极足。车绕了三道弯，最后停在一座塌了半边飞檐的老戏楼前。戏楼门口不挂匾，只挂一盏白灯笼，灯笼纸上一片水渍，像泪痕。灯笼底下立着一个青衣侍者，垂手躬身：“陆先生，白会监候您多时。”

白棠还是那身月白衫子，站在正厅，礼数周全得挑不出一丝错：“三关过后，你就是会里挂名的候补执梦人。三关之前，按规矩，物件寄存。”

手机、钥匙，连温芽塞的平安符都收进了一只木匣。只有贴着心口的铜铃没人碰。

“会里不禁铜器。”白棠只说了一句，转身引路。

主持考核的是个灰袍老者，眼皮耷拉着，声音像砂纸擦过铜锣：“会里收人，不看根骨，不看来历，只看三样手艺。取梦、辨梦、守梦。三关全过，留下；错一关，走人。你前头进来两个，一个交了白卷，一个取错了数。”

第一关设在戏台底下。台上没开灯，台上睡着一个人，一个须发花白的老执梦人，呼吸绵长，眉头睡得很开。

“取梦。”灰袍老者道，“这位先生入会四十年，他入门那年的编号，连他自己都忘了。一炷香之内，取出来。”

陆惊鸿知道这关的分量。前头那个交白卷的候补，就是在这一关耗干了两炷香的工夫。

他坐下，两指搭上老人腕子，闭眼坠了下去。

坠下去的一瞬，他照着齐伯的话，先把自己袖了袖手。梦里取物，最忌一把抓，抓多了，梦主就知道有人来过。

梦里是一座老戏台，一场唱了四十年没散的戏。台下空无一人，老人梦里的自己跪在戏箱前，一遍一遍清点行头，点了几十年，蟒袍数到第七件，又从头数起。

陆惊鸿没惊动他，绕着戏箱走了半圈。戏箱第三层夹板的背面，刻着一行小字：丙字七十一。

他没急着出来。梦里西南角有一处塌陷，像地面陷了个坑，坑边还散着几粒雨点。三十多年前摔断的腿，一到雨夜就在梦里再摔一次。陆惊鸿蹲下去，照着祖母当年哼的调子，不成曲地哼了半支，伸手把那处塌陷一寸一寸抹平。雨点落到地上，开出一层薄薄的白色，塌陷合拢了。

一盏茶，他睁眼：“丙字七十一。另外，老先生左腿的旧怕，我顺手理了理。往后落雨，他梦里不会再摔了。”

灰袍老者翻册子的手，停了半拍。

“取到是取到了。”他咳嗽一声，“多管闲事，扣半成。”

第二关设在后台。案上并排摆着七只黑色梦晶，每只鸽卵大小，在灯下泛着油光。

“辨梦。三真四假。真的，是从外头收来的旧梦；假的，是会里新造的。说错一只，出戏楼。”

陆惊鸿一只一只拿起来，闭眼贴在掌心。梦这东西骗不了他：真旧梦有毛边，像穿旧的戏服，针脚里全是岁月，磨破的地方带着体温；假梦太干净，干净得像刚熨出来的考卷，边角锋利，一摸一道口子。

他又多花了一盏茶的工夫，把七只梦晶挨个再贴一遍掌心。真的旧梦，里头的人会老，衣着会换季；假梦里的人永远停在一个姿势，像定格的剧照。这个破绽很小，小得造梦的人自己都未必记得。

“一、四、六是真。”他放下第五只，多看了一眼，又抬眼望向灰袍老者，“另外，这只假梦出自台上。收口惯用双线，跟先生您批注册子的笔迹，是同一个性子。您拿自己造的梦考我们，好大的手笔。”

后台静了一瞬。灰袍老者的眼皮跳了一下，没认，也没驳。

第三关，守梦。守一个睡熟的少年，少年梦里有会里放进去的“闹梦”影子。规矩只有一条：只许守，不许伤。

陆惊鸿坠进梦里。少年的梦是一间教室，黑板上写满了考卷，写满一行，擦一行，怎么都擦不完。影子从门缝里渗进来，从房梁上扑下来，一轮凶过一轮，扑到少年的枕头边。

梦里还蜷着一个更小的少年，蹲在讲台底下，拿手背挡眼睛。陆惊鸿路过的时候，把兜里那半块没舍得吃的桂花糕放在他脚边。梦是假的，馋是真的。

陆惊鸿不赶，不杀。他把黑板上的字一行一行接进自己手里，腾出一面干净的墙，又在梦的门口点起一盏灯，低低哼了半支祖母的歌谣。第一轮，三个影子，扑到灯光边上，像雪掉进热水，自己散了。第二轮，五个。第三轮，影子远远绕开那盏灯，蹲在梁上，不肯再下来。

三炷香烧尽，灰袍老者盯着他看了许久，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守灯。”

这两个字一出，正厅里几个青衣侍者的腰，齐齐弯了半寸。灰袍老者的脸色，比进门前又沉了三分。

白棠亲自领他去三进院领候补木牌。枣木的牌子，背面烙着一盏小灯，入手温温的。

路过档案阁的时候，柜门开着，一个执笔的书办正往一册蓝布面的册子上誊名字。

“新候补入册，要过名录。”白棠侧身让开半步，笑意盈盈，“陆先生过目不忘的名声，会里也听说了。今日不必背，看一眼，认个门。”

册子摊开在案上，四十一页，两百一十七个名字。陆惊鸿的视线扫过去的第三秒，心口像被塞进一块冰——茶馆老板、租车行师傅、剧组场务、医院药房的人、酒店领班、旅行社计调……这一半的名字，方拾那本暗线笔记里全对得上号。

他的指甲掐进掌心，脸上却没动。白棠要看的大概就是这个：看他翻不翻脸。

书办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上只有四个名字，字比前头的大，墨也黑得多。

苏晚晴。柒月。陈默。周雁。

周雁两个字底下，压着一道朱批：主上亲收。

四个名字底下还空着一行，预先画好了格，格子边上批着两个字：候选。

书办提笔蘸墨，回头看他：“陆先生，报个全名。”

白棠就站在三步之外，含笑看着，不拦，也不催。

陆惊鸿深吸一口气，一个字一个字报了出来。

那一晚回到工作室，温芽煮的面在桌上凉透了，他一筷子没动。他把两百一十七个名字连同页脚的朱批，一字不差默给方拾。写到最后一页，笔尖顿了顿。

名录最后一页，苏晚晴、柒月、陈默、母亲之后，第五个名字是他自己，备注两个字：“候选。”

第036章　借刀

方拾把那两百一十七个名字钉了一整面墙，红线拉了整整一夜。温芽帮他数，数到一半就数乱了，索性搬了把椅子坐在墙根下，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往上念。

天亮的时候，方拾敲开工作室的门，眼里全是血丝："对上了一百六十三个。茶馆、租车行、药房、酒店、旅行社——全是安眠堂和华跃的老生意网点。这张名录根本不是名单，是一张网。织梦会撒在横店乃至半个省的耳目网，撒了多少年，没人知道。"

周述盯着墙看了半天："这张网的值钱之处，还不止名字。你看页脚的朱批，批银两，批年月，批可用、不可用。谁管哪条线，谁是死子，全在上面。往后咱们每拆一个点，就拔一根钉子。"

"更值钱的是最后那页。"温芽小声说。

没人接话。主上亲收，四个名字，四个被收过梦、动过梦的人。第五个，是他自己，备注候选。

"候选前后没有解释，朱批也没有。"方拾把最后一页的照片对着灯看了又看，"越没有解释的东西，越要命。"

陆惊鸿把那枚枣木牌子从兜里摸出来，候补执梦人，背面烙着一盏小灯。

"不管候选是什么意思，"他说，"牌子在手里，门就还开着。门开着，我就能往里看。"

按会里的规矩，候补执梦人逢三、六、九回戏楼香房复命。头一回复命，教的是搓香。

香房里没有窗，一进门就是一股沉甸甸的甜。灰袍考核官亲自讲课，案上摆着十几只粗瓷碗，碗里的香粉颜色深浅不一。

“香有百种，入门只学三样。安神香助眠，定惊香固梦，引梦香开梦门。”他捻起一撮浅金色的粉末，“香方不落纸，全凭口传心记。谁若抄录香方，逐出会门。”

陆惊鸿垂着眼，一个字一个字记进心里。听到引梦香三个字，他的指尖在袖子里蜷了一下。

“引梦香最烈。一钱入酒，三盏茶后深睡，梦门大开，外人可入。”灰袍考核官顿了顿，“这也是最忌讳的一味。会里用它，只在考核，只在梦里。流出一片香粉去，就是递给外人一把不见血的钥匙。”

“辨识呢？”陆惊鸿问。

“香灰发白是安神，香灰发灰是定惊，香灰发黑是引梦。气味甜里带涩，闻久了舌尖发麻。记住了？背。”

“安神香香灰发白，定惊香香灰发灰，引梦香香灰发黑。气味甜里带涩，舌尖发麻。”他一口气背完，一字不差。

陆惊鸿又问了一句：“中了香，可有解法？”

“香自己会散，睡足了自然醒。”灰袍考核官眼皮都没抬，“会里的事，问这么多做什么。”

陆惊鸿闭上嘴，把这句答话也记下了。会里不教的东西，往往比教的东西值钱。

灰袍考核官难得点了点头，转过身，又凉凉补了一句：“学得再快，也是候补。有些册子，候补一辈子摸不着。”

这话是冲白棠去的。陆惊鸿眼皮都没抬，心里却有了数——这老头跟白棠，不对付。他前晚守梦那两个字一出，白棠那头礼数又重了三分，这老头眼里的火，就又旺了三分。

第二次复命，机会自己撞上了门。

头一回复命散场，他留意到一件事：香房的门房换了两班岗，档案阁那头一夜添了四个暗哨，全在明处。白棠在给他递消息——执法堂的刀，已经磨好

了，就差一个人递。

复命完，灰袍考核官照例留他喝一盏茶。茶过两巡，老头状似随口：“那夜三关，白会监对你倒是在意得很。连档案阁的门，都肯为你开。”

“白会监礼数周全。”陆惊鸿捧着茶，垂着眼，声音不高不低，“只是有一桩事，学生一直拿不准该不该说。”

“说。”

“考核那晚，学生领木牌，路过档案阁，瞧见白会监站在案边，用一支自备的炭笔，对着名录抄。学生进去，她收得快，学生只看清抄了小半卷。”他顿了顿，把茶碗放下，“学生初来，不知道这合不合会里的规矩。说出来，又怕污了会监的清誉。”

茶碗在灰袍考核官手里转了半圈，停住了。

“会规第七条。”老头一字一顿，“名录不得离阁，不得私录。违者，废去执梦人名籍。”

“原来如此。”陆惊鸿一脸惶然，起身作势要告罪，“那学生什么都没看见。”

“你什么都没看见。”灰袍考核官笑了，笑纹里全是刀光，“本座什么都看见了。回去吧。往后复命，不必再来，会里最近要清一清账。”

走出戏楼，晚风一吹，陆惊鸿后背一层薄汗。这一步棋，赌的就是灰袍考核官心里那把火，比他的规矩大。赌赢了，是借刀；赌输了，他这点小算盘，够死两回。

他原也想过白棠会反咬。可他把这句话在舌头上滚了三遍才出口，句句半真半假，白棠若拿去对质，反倒坐实了私录名录的嫌疑。这刀递出去，怎么落都伤人。

当夜三更，档案阁落锁，执法堂封了阁。

陆惊鸿在自己屋里听温芽学舌。她在戏楼外头的茶摊蹲了三天，横店的消息比谁都灵。

“炸了锅了！”她比划着，“执法堂连夜搜了白会监的居所，真翻出十几卷抄本！白会监那头也不示弱，反手告执法堂私查会监、擅封档案阁，连抄本是谁放在那儿的都说不清！两边各执一词，都往会主那儿递帖子。执梦人分成两派，见面不说话，背地里互相翻旧账，听说连十年前谁多领了一两香粉都抖出来了！”

“封阁几天了？”

“第三天！香房都停了课！有个人半夜在后院烧纸，烧的像是账页，被执法堂逮了个正着！”

“还有呢，掌香房的老头称病告假，有两个执梦人连夜搬出了戏楼后院。”温芽掰着指头数，“我瞧那架势，三天三夜都咬不完。”

陆惊鸿慢慢笑开了。执法堂的眼睛全黏在白棠身上，白棠那头忙着自辩，两百一十七个名字反倒没人盯了。他这三天大摇大摆进戏楼、出戏楼，把候补该学的十二条守梦规矩学了个通透，顺带着把会里三道岗的换防时辰，也记了个通透。

周述那边也没闲着，趁会里乱作一团，把两个观望已久的客源谈进了工作室的正规理疗流程，账面上又厚了一笔。

名录在陆惊鸿脑子里，一字不差。方拾连夜把副本誊了三份，一份锁进律师楼的保险柜，一份藏进工作室的地砖底下，最后一份在灯盆里烧了——烧之前，他逐字背了一遍，又让陆惊鸿对着墙上的红线核对了一遍，两百一十七个名字，无一错漏。

“烧掉的才算最稳的。”方拾说，“纸会被人翻出来，脑子翻不出来。”

温芽在旁边听得头皮发麻，小声问：“哥，你自己名字就在那上头，你不瘆得慌？”

“瘆。”陆惊鸿说，“所以才要背熟。知道自己的名字摆在谁家案头，才好盯着那案头。”

第四天头上，风向变了。

温芽从茶摊飞奔回来，上气不接下气：“结了！会主各打五十大板——不对，白会监那边根本没挨板子！查无实据不说，还升了！升掌册会监，名录、档案、执法，三摊子事全归她管！执法堂那位灰袍老头，罚俸半年，禁足一月！”

陆惊鸿愣在原地。

借刀。他借灰袍考核官的刀去砍白棠。刀落下去了，砍掉的是执法堂半条胳膊，白棠反倒顺着他这把刀，把名录、档案、执法三权收进了自己手里。

到底是谁借了谁的刀？

傍晚，戏楼巷口，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面前。白棠坐在车里，车窗摇下一条缝，递出来一个油纸包，热乎的，是桂花糕。

“戏楼上炭笔的事，谢谢你。”她笑意盈盈，像在聊今天的天气，“执法堂那批人，盯了你我的梢整整三个月。三个月里，我一直缺一个由头。”

陆惊鸿捏着桂花糕，指尖一点点凉下去。由头。他以为自己放出去的是刀，原来只是人家等了三个月的一个由头。

车窗缓缓摇上，黑色轿车无声地滑进暮色里。桂花糕还热着，甜香一阵一阵往鼻子里钻。陆惊鸿站在巷口，忽然觉得戏楼里的每一个人，都比他多算了一层。

可他转念又笑了。多算一层没关系，牌子和名录都在他手里。这局棋才下到中盘，谁围谁，还早。

白棠非但没受罚反而升职，临别对他笑道：“我们主上等了你二十年，不差这一时。”

第037章　封后之夜

桂花糕在手里凉透了，陆惊鸿也没舍得扔，掰了一半喂了巷口的野猫。

回工作室的路上，周述的电话追了进来：“金栀奖公布了！《长夜》十一项提名，苏晚晴提名影后，片子还提名最佳影片。对手是顾声铭的新片《雾起》，七项提名，票房七亿八，比《长夜》高出一倍。”

“票房输一倍，奖不一定输。”陆惊鸿道，“评委会这轮加了新规矩，十进三，三进一，最后一场是现场命题演绎，八分钟。”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麻烦就在这儿。八分钟现场演绎，吃的是临场。她这几年镜头前滴水不漏，一离开本子就发紧。她的经纪团队早报过医嘱，不让任何人当众提往事。”

温芽在旁边听了个尾巴，攥着计算器飞快地按：“哥，要是拿了最佳影片，发行那边给的分成，够把两层楼全装修了！”

“先别算钱。”陆惊鸿按住她的计算器，“先让她把那八分钟站住。”

挂了电话不到一个钟头，苏晚晴的车停在工作室门口。她没带助理，自己拎着一个食盒进来，温芽激动得差点把茶盘端翻。

食盒里是一盅炖了四个钟头的梨汤。温芽给她搬椅子的时候手都在抖，凑到陆惊鸿耳边嘀咕：“影后亲自拎汤上门，这画面我能吹三年。”

“少贫。”苏晚晴笑着敲了敲桌面，转过身，脸上的笑一点点收干净了。

“八分钟命题，我排练了四天。”她把手在桌上摊开，指尖有点抖，“四天，二十七个本子，我一条都过不去。陆惊鸿，我这辈子没怕过镜头，现在听见命题两个字，手心全是汗。”

“想赢，就别在醒着的时候练了。”陆惊鸿看了眼墙上的钟，“今晚十一点，睡一觉。我陪你练。”

夜里十一点，苏晚晴睡熟。陆惊鸿两指搭上她的手腕，坠了进去。

她的梦里有一座空荡荡的摄影棚，灯只亮了一半，顶上垂着一根没挂灯的空杆。命题牌立在棚口，白纸黑字：雨夜，等待。

苏晚晴站在牌前，脸色比纸还白。

“八分钟，演一个等人的女人。”她声音发干，“评委要看层次。可我一看见雨夜两个字，脑子里就……就什么都没有。像有人拿橡皮，把那一段擦掉了。”

梦钉。陆惊鸿心里那根刺又扎了一下。记忆被人下了钉，一碰就钝。这八年，凡撞上那截记忆的戏，她全是绕着走的，绕出了滴水不漏的名声，也绕出了一堵墙。

“想不起来，就别想。”他说，“墙推不动，就绕着墙搭台子。你不需要记得八年前，你只需要演还在等这件事。等一个人，等到什么份上，才算等到了家？”

“等到……他回来？”

“等到明知道他不会回来了，你还是把灯留到天亮。”

苏晚晴怔住了。

“雨声呢？”她问，“命题是雨夜，我总不能干等着。”

“雨不用你演，你演人怎么待雨。”陆惊鸿指了指棚顶，“怕雨的人躲雨，等雨的人听雨。你从进场那一刻起，肩膀就要朝着雨的方向。”

那晚他们在梦里排了三十一遍。第一遍，她哭不出来，眼睛干得像撒了沙；第七遍，陆惊鸿让她把哭拆成三段，先哽，再哑，最后那口气不能落地；第十七遍，她哭塌了，收不住，蹲在雨里起不来。陆惊鸿蹲到她对面，没扶，只问了一句：“这场哭，是给评委的，还是给八年前那个人的？”她愣了很久，自己爬起来，擦干净眼泪，重新走位。第十八遍，干净利落。第三十一遍，陆惊鸿喊停。

“记一个动作。”他把一盏旧马灯塞进她手心，“情绪要炸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攥紧提手，把灯举起来。观众看的是灯，你演的是手。手稳了，戏就稳了。”

“这算什么法门？”

“我们横店的规矩。”陆惊鸿难得笑了一下，“一条过。”

金栀奖决选那晚，会场门口的红毯排出去两百米。柒月穿着一身不合身的礼服，拽着陆惊鸿的袖子，紧张得同手同脚。她是《长夜》里的新人，头一回走红毯。

“哥哥，我要是摔了，明天头条是不是就是梦之女摔成两截？”

“摔了也是一条过。”陆惊鸿把她往台前一推，“去。”

十进三的半决赛，苏晚晴和另外两位演员同台，一位中生代的女演员，一位拿过三回提名的老戏骨。半决赛的命题是门槛，老戏骨演了一辈子的等待，中生代演的是倔强，苏晚晴只演了一句话的戏——她把鞋脱在门外，光着脚进的门。评委席当场有人红了眼眶。

三进一，她进了。决赛放在能容两千人的剧场，苏晚晴抽到的命题，正是雨夜。

她上台，灯暗，只给她一盏马灯。

八分钟，没有一句台词。

雨声是配乐。她从踉跄到静立，从静立到微笑，眼泪下来的时候没有一点声音，最后把马灯举过头顶。举灯那只手，稳得像钉进了空气里。

灯亮的时候，两千人的剧场集体起立，掌声足足一分半钟没落下去。评委席上，白发的评委会主席摘下眼镜，擦了又擦。

后台，顾声铭顶着他影帝的奖杯凑过来，压低声音：“你那位姑娘，这八分钟值十年。最佳影片归你们《长夜》，我新片票房赢你一倍，奖杯让你半座，扯平。庆功宴的盒饭，记得给我加个腿。”

“滚。”陆惊鸿也笑，“影帝都拿了，还哭穷。”

顾声铭笑着要走，又回头补了一句：“对了，安眠堂那份余味，上个月彻底清干净了，夜里能睡整觉了。这份情，我记着。”

那晚的颁奖礼，最佳影片《长夜》，影后苏晚晴。她站在台上，灯光砸下来。她攥着奖杯，先朝台下第一排那个穿夹克的男人看了一眼，才开口致谢。

台下第八排，柒月哭得一塌糊涂，妆都花了。同一个夜里，一梦工作室的灯全亮着，温芽把电视音量开到最大，拉着周述和方拾，三个人对着屏幕里那个举杯的女人，半天没人说话。

散场后，酒店顶楼天台。

颁奖礼的喧嚣被电梯门关在了楼下。天台的门一推开，风声灌进来，世界一下子空了。

风很大，城里的灯在脚下铺开。苏晚晴抱着奖杯，站了半天，说了一句：“陆惊鸿，谢谢。”

“谢字太便宜。”他看着远处，“请我吃一年盒饭。”

她笑出声，笑着笑着又静下来：“排戏的时候，你说手稳了戏就稳了。可我今晚上台之前，手是抖的。抖着抖着，忽然就不抖了。你猜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台词还没出口，就知道台下有个人，无论我演砸还是演成，都不会走。”她转过头，眼睛在夜色里很亮，“陆惊鸿，等哪天，我敢把从前想起来了——”

“我在。”他说，“你晕了八年的那段路，我给你留灯。”

苏晚晴低头看着怀里的奖杯，忽然把杯子往他那边挪了挪，像把什么东西分了一半给他。

风把这两句话吹散了。谁也没有再往前一步。可有些话不用说满，天台上的两个人，都听懂了下半句。

庆功宴摆在酒店三楼，三十桌，灯火通明。赞助商代表轮番上来敬酒，苏晚晴滴酒不沾是全组都知道的规矩，一个短发的女人替她挡了两轮，姿态漂亮，手腕上一只旧银镯晃来晃去。

陆惊鸿对那位经纪人的印象，到这一刻为止都称得上感激。要不是人家挡酒，苏晚晴今晚得应付七八杯。

十点半，司仪起哄，全场举杯。敬酒的是个院线代表，说完一套场面话，满场叫好。闪光灯此起彼伏，这样的场面，谁也扫不了兴，谁也躲不开。苏晚晴端着杯子看了陆惊鸿一眼，他隔着重重人影，冲她点了点头。

她仰头，抿了一口。

杯沿放下来的时候，苏晚晴还在笑，冲四周举了举杯，礼数一样不缺。

发行方的人恰好在这时候围住陆惊鸿，谈加映场，谈分账，三句不离本行。他扯着嘴角应付，眼角一直挂着那个人影。

三分钟后，人影歪了一下。

庆功宴上苏晚晴被人敬了一杯酒，三分钟后，她趴在了桌上。

第038章　引梦香

陆惊鸿一把扶住她的时候，酒杯还握在她手里，没洒一滴。

“苏老师喝多了！”他扬声替她圆场，半抱半扶，把人撤进了休息室。门外掌声笑声照旧，没人留意。全场只有他自己知道，刚才那一眼，他的心沉到了底。

他没有喊医生，先做了三件事：把她的头侧过来，解开领口第一颗扣子，掐人中。掐出印子，睫毛都没颤一下。

他探她鼻息。呼吸绵长，脉搏又慢又稳，脸不红，身上没有半点酒气。

这不是醉。

他给她把外套盖在身上，动作放得很轻，像怕惊醒一个其实叫不醒的人。

陆惊鸿掀开她的眼皮看了一眼，后颈的汗毛一根根立了起来——瞳孔缩得像针尖，这是沉到梦底的睡法。他凑近闻了闻，她唇齿间有一缕若有似无的甜，甜里带涩。

引梦香。香灰发黑，气味甜里带涩，闻久了舌尖发麻。一钱入酒，三盏茶后深睡，梦门大开，外人可入。三天前，香房里那位灰袍考核官，一个字一个字教过他。

“贺兰主任！”他拨电话的手指都在抖，“《长夜》庆功宴，酒店三楼休息室，人叫不醒！”

经纪人姚姐是踩着高跟鞋跑进来的，妆都顾不上补，扑到床边就掉眼泪：“晚晴从来滴酒不沾，都怪我没拦住……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她伸手要给苏晚晴掖被角，手腕上一只旧银镯在灯下一晃。

陆惊鸿的目光在那只镯子上停了半秒，随即移开。

贺兰带着随行护士二十分钟赶到。血压、血氧、心电、指尖血糖，一项一项过。

“体征全部平稳，像深睡眠，查不出任何伤身的指标，更没有致命的东西。”贺兰收起听诊器，眉头拧紧，“但瞳孔对光反射迟钝，针刺反应也是迟钝的。这不是酒精，不是安眠药，也不是任何一种我认识的镇静剂。医学解释不了的东西，你能解释吗？”

“香。古法压惊香改的方子，叫引梦香。”陆惊鸿道，“不伤身，只沉睡，叫不醒。人被沉在梦底，梦门大开。”

“那我守在外头，盯着体征。”贺兰说得干脆，“一个钟头报一次数。你在里头，把她带回来。”

血样当场送检。半小时后结果出来：酒精代谢物一个单位都查不出，常规筛查，全部阴性。

陆惊鸿关了灯，拉住她的手，两指搭腕，坠了进去。

她的梦里是一条望不到头的长廊，两壁全是门，每一扇门后都是雨声。香像看不见的潮水，托着她往长廊深处漂，越漂越深，人越漂越小。他跟着那道人影往深处走，长廊的灯一盏一盏灭过去，灭到第三十扇门，黑暗里只剩她一个白点。

他试着唤她，一声比一声重。前头的她像没听见，只在第三十扇门那里，顿了半步。

他在第三十七扇门里找到她。

前头的三十六扇门，他一扇一扇推开看过。有的门后是片场，有的门后是老家，有的门后什么都没有，只有雨。每一扇门里都有她，每一个她都在问同一句话。香把她这八年的怕，翻出来摆了一路。

第三十七扇门后是雨夜路口，八年前那场车祸的白车斜在雨里，雨刮器一下一下地摆。路口的路灯闪了两下，熄了，她怀里的膝盖抱得更紧。她蹲在马路牙子上，抱着膝盖，一遍一遍问：我该等谁？

“苏晚晴。”陆惊鸿蹲到她面前。

她抬起头，眼神是散的：“先生，我该等谁？”

“等灯。”他抓着她的手，把一样东西按进她掌心，“灯还亮着。”

掌心里是一盏小小的马灯，火苗一窜。梦里造不出真东西，可一盏灯的火苗，梦还是点得起的。火苗一亮，长廊两壁的雨声齐齐一静。

苏晚晴眼里的雾气，散开了一线：“陆惊鸿？”

“是我。”他把她从地上架起来，“往回走，别看那些门。你只要记得一件事，灯在你手里，不是雨在你手里。”

她跟着他往回走，走过十几扇门，脚步越来越稳。到了长廊口，她忽然站住：“我是不是又睡着了？叫不醒的那种？”

“对。所以别怕，我送你到门口。”

陆惊鸿不敢耽搁。香还在把她往下拖，他必须找到香的来路。守梦人有守梦人的老法子——香烟不散，有源必有线。

他闭眼，再睁眼时，整个梦都成了深灰色。一缕烟线从长廊尽头倒挂上来，细细的，一直通向梦外。他就势踩了上去，像走钢丝一样，一步一步出了梦。

烟线细得像头发，走一步晃三晃。陆惊鸿不敢快，也不敢慢，香燃一分，线就短一分。走到最后一段，他几乎是贴着线滑出去的，落地时，现实里的手心全是汗。

线的那一头，是酒店后巷。一个穿侍应制服的年轻人缩在垃圾桶后头，袖口里藏着一只小瓷瓶，瓶口一层黑灰。

方拾带着酒店保安和派出所的人赶到的时候，那侍应还没来得及把瓷瓶扔进泔水桶。

“有人给我一千五！”派出所里，侍应哭丧着脸，“让我在给苏老师的那杯里弹一点香粉，说就是让人睡个好觉，不伤人！下单的是个中间人，中间人

上头是华跃的旧部。就为商战那点旧账，说雷总进去了，账都算在姓陆的头上，要让他的人在庆功宴上出大丑！”

一千五，买一个影后一夜不醒。华跃倒了，余党没死干净。

陆惊鸿让人把那杯酒封了样，一并送去化验，又把庆功宴的监控拷了一份带走。

方拾把笔录复印了一份收好：“人证物证俱全，拘留跑不了。余党那头的链条，我顺着中间人往上捋，捋到头给你清单。”

陆惊鸿站在单面玻璃外，拳头攥了又松。侍应这条线好查，中间人也跑不了。可这不是他要的答案。

他想起在梦里的另一样东西。顺烟线出梦之前，他看见苏晚晴梦里那根黑刺——梦钉。钉身上缠着一根旧线头，月月续过新的，续得极密，八年来没断过一个月。续线的那只手，腕上有一只旧银镯。

引梦香是华跃余党的账。梦钉，是另一笔账。

一个月一次，八年，九十六次。能月月挨近苏晚晴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助理、司机、化妆师，还有一个人，八年没换过。

他把这个人选在心里翻来覆去过了一遍，怎么都不愿意落到那个名字上。挡酒的手，掖被角的手，熬粥的手。他宁可自己想错。

庆功宴上，替她挡了两轮酒的那只手腕。

手机震了一下，贺兰发来消息：体征平稳，睡得比白天还沉。陆惊鸿回了四个字：守住她，等我。

他又给周述去了一句话：明早媒体和发行的口径，统一成连轴宣传体力不支。别让姑娘一睁眼，先看见满屏的谣言。

出发前，他把温芽叫醒，让她守到病房外头去。温芽睡眼惺忪地应了，抓起外套就跟去了，走两步又回头：“哥，抓到人了吗？”

“快了。”

陆惊鸿连夜杀了回去。经纪人工作室的灯还亮着，那个短发女人正对着满桌文件发呆，妆花了一半，看见他进来，猛地站起，椅子在地上刮出刺耳的一声。

“陆老师，这么晚——”

“苏老师睡了，睡得很沉，贺兰主任守着，明早就能醒。”陆惊鸿一步步走近，声音不高，“所以我现在有时间，跟你算另一笔账。”

姚姐的手在身侧攥紧了。

“陆老师，你认错人了。”她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嘴角扯出一个干笑，“我跟了晚晴十一年，你管我叫一声姚姐，我拿她当亲妹妹——”

“亲妹妹？”陆惊鸿打断她，“那你告诉我，她失忆这八年，谁每个月月圆之夜，雷打不动地约她做理疗？预约单上的签名，我明天就能调出来。”

姚姐的笑容僵在脸上，一点一点裂开。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苏晚晴的梦钉，八年，每月月圆换一次药。”陆惊鸿停在办公桌前，目光落在她的手腕上，“换药的那只手，戴着一只旧银镯。姚姐，我只问一次。”

屋里静得能听见挂钟走针。姚姐脸上的血色一层层褪干净，嘴唇动了动，先想笑，笑到一半垮了下去。她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出来，人像被抽掉了骨头，慢慢坐回椅子里。

“你要证据。”她哑着嗓子，忽然自己拉开了办公桌的抽屉，“喏。”

陆惊鸿低头看进去。

姚姐抽屉最里层，一整套七枚梦晶的仿制品摆得整整齐齐。

第039章　替谁卖命

第二天清晨六点四十，苏晚晴自己睁开了眼。

贺兰查了三遍，血压正常，血氧正常，脑电波正常，各项指标比庆功宴之前还要好看。她自己坐起来喝了大半杯温水，第一句话是：“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人塞给我一盏灯。”

“梦里的东西不作数。”陆惊鸿把毯子给她掖好，“人没事，比什么都强。”

苏晚晴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忽然道：“昨晚姚姐替我挡酒的时候，你的眼睛一直在我这边。后来我举杯，你也在看我。你早就觉出那杯不对了，是不是？”

“没来得及。”他说的是实话，“以后宴会，你身边三步之内，我安排人守着。”

“那姚姐呢？”苏晚晴又问，“她一夜没合眼，天不亮就给我熬了粥。”

陆惊鸿替她把粥碗接过来，没接话。有些账，得他先算完。

粥熬得很稠，碗底卧着两颗蜜枣。他低头喝了一口，什么滋味都没尝出来。

九点整，方拾带着律师助理到了，把一夜整理出来的东西过了三遍：行程记录、转账凭证、传话的暗语记录，一页一页码进文件袋，封了口。

“程序走自首加配合调查，坦白在先，孩子手术在身，争取分案处理。”方拾敲了敲文件袋，“她的责任，一样不会少；她的孩子，也不会没人管。”

同一时刻，经纪人工作室里，姚姐坐了一整夜。桌上的茶换过四道，一口没喝。

看见他进来，她撑着桌沿站起来，站得笔直，像等了很久的人终于等到了法官。

桌上摊着一张写了一半的信纸，抬头两个字：交代。她一夜写的，写写停停，纸边都起了毛。

陆惊鸿进门还没开口，她先说话了，嗓子哑得厉害：“我从头说。你听完再决定怎么办，我一个字都不赖。”

她场记出身，在剧组熬了八年，跟了苏晚晴十一年。丈夫走得早，她一个人带着女儿过。九年前，女儿五岁，查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骨髓配型，一等就是四年。四年里，孩子两个月输一次血，夜里疼得睡不着，她就在病床边坐着，天亮再去剧组盯场。

老家的房子卖了，能借的都借遍了，她把一头黑发熬出了白茬。剧组里人人夸姚姐敬业，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盯的不是场，是命。

“配型等到了，手术加后期，前后要六十八万。我拿不出。那时候晚晴刚出事，事业没了，我也快没了。”姚姐的手绞在一起，“有个人找上门，说会里能帮。给我一只黑色晶石，叫安神晶，放在孩子枕头底下，孩子夜里就不疼，不做噩梦。”

“真的灵。”她抬起头，眼睛红得吓人，“头一夜，孩子睡了九年来第一个整觉。我从那一晚起，就是他们的人了。”

说到这儿，她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人这一辈子走岔路，往往就是从一晚好觉开始的。

一枚安神晶，管一个月。每月月圆，她去换新的，顺便交一份消息：苏晚晴的行程、饭局、体检报告、身边新出现的人。

“八年前的雨夜，晚晴出了车祸。头七刚过，会里教我给她递了一杯压惊茶，说封一段记忆，让她稳当过日子，不疼。”姚姐的声音抖起来，“钱是雷正德出的，手艺是会里的。他们说，不是害她，是护她。我信了一半，另一半，我装作没想过。”

“梦钉的药，月圆换一次。”陆惊鸿声音很平，“换药的手艺，也是他们教的？”

“嗯。”姚姐闭上眼，“他们说，钉子在，她就不会想起不该想的。钉子没人管，她自己会疼死在回忆里。我信了八年。陆老师，我连他们给我的晶石是真是假，都不敢问一句。”

屋里静了很久。

“陆老师，我不全是被逼的。”姚姐睁开眼，眼泪砸在桌面上，“头一步是我自己迈的。该报警报警，该担的责任我担，孩子那边，我认命。”

“报警的事，让方拾陪着走流程，该交代的一样不少，一条不瞒。什么时候交代、怎么争取宽大，都有规矩，跑不了你，也亏不了你。”陆惊鸿在她对面坐下，“但在那之前，先办另一件事。”

他伸出手：“借条。手术费六十八万，押金今天先交十八万六。不是白给，工作室聘你做顾问，预支三年酬金，按月扣还，利息一分不收。周述中午把合同拟好，条子你自己写。只有一条规矩：从今往后，你的消息，只往我一个方向走。”

姚姐愣了半天，忽然伏在桌上，嚎啕大哭。哭完了，自己撕了张便签，一笔一划写借条，按了手印。

合同中午送到，附加条款里多了一行：孩子手术期间，顾问费照发，一天不落。

省院移植中心的排期，是贺兰亲自打的电话。配型九年前就配上了，一直卡在钱和心气上。钱今天到账，心气，得去医院补。

进仓预处理二十八天，仓内观察三十天，出仓后再看排异。贺兰把流程一页一页讲给姚姐听，讲到第三遍，姚姐才敢点头。

儿童病房，十三岁的小姑娘缩在被子里，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睡着了还在轻哼，一声一声，像小猫被踩了尾巴。

“又做噩梦了。”姚姐站在床边，手足无措，“医生说止痛泵的剂量不能再加了……”

小姑娘认得陆惊鸿。上个月姚姐带他来过一回，那回她烧退了些，还教他叠了只纸鹤，一口一个陆哥哥。

“我看看。”陆惊鸿在床边坐下。

床头柜上摆着一排叠好的纸鹤，五颜六色，最旧的那只褪了色，翅膀上留着细细的折痕。

他会的东西里，没有一样能治病，这他有数。病要靠针剂，靠药，靠进仓移植，梦管不了身体。但梦管得了怕。

怕这个东西，白天压不住，夜里全冒出来。他要做的事很简单，把冒出来的怕，一样一样接住。

他两指搭上孩子的腕子，坠了进去。

孩子的梦里是一条望不到头的白色长廊，两壁挂满针管，每走一步，脚底就疼一下。梦里的自己光着脚，怎么走都走不到头。

陆惊鸿没赶那些针管。他蹲下来，把孩子梦里的自己背了起来。

“疼吗？”

“疼。”

“那咱们不走，坐下歇会儿。”他从兜里摸出一贴薄荷膏，拍在她脚底，“凉凉的，先跟疼打个平手。疼得狠了，就掐我这个袖口，数数，数到十。”

小姑娘搂着他脖子，忽然小声说：“陆哥哥，妈妈最近老是哭，是不是我做噩梦的缘故？”

“是妈妈高兴。”陆惊鸿说，“你只管睡踏实，天塌下来，有哥哥和妈妈顶着。”

他又低低哼起祖母那支歌谣，头一段，第二段。孩子的眉头，一寸一寸松开。长廊尽头的白光暖下来，针管一排一排熄了灯。他在梦门口挂了一盏小小

的灯，退了出来。

出门前他回头望了一眼。长廊尽头，小姑娘靠着一面干净的墙坐着，脚底贴着薄荷膏，冲他挥手。梦里的灯亮着，能一直亮到天亮。

“梦里的薄荷，止不住病房里的疼。”出来后，他对姚姐说，“明早八点血液科的针剂一针不能少，移植排期一周内进仓。梦只负责让她不怕。”

姚姐重重点头，腰弯成了一张弓。她从包里翻出个小本子，把九年里每一次换晶的日期、地点、交接人的模样，一条一条写下来，写了满满三页，双手递给方拾。

临出门，她追上来，声音压得极低：“陆老师，还有一桩，我必须说，说了才算真反正。月圆那晚，会里有行动，代号我只偷听过半个词，收铃。他们在横店找了很久一样东西，至少找了十年。”

“找什么？”陆惊鸿问。

“不知道。他们说话从来不避着我，只有这半个词，是凑在耳边说的那种。”姚姐绞着手指，“陆老师，你千万当心，月圆那晚，他们的人手不会少。”

陆惊鸿的脚步在走廊灯下顿住了。

三天后，就是月圆。

走廊尽头的窗子泛着白，他把那半个代号在心里翻来覆去。收铃。收的会是谁的铃？

第二天一早，孩子在姚姐的注视里悠悠转醒，脸色是九年来头一回的红润，睁眼就要喝水，还要下地走两步。姚姐扑到床边，眼泪先掉了下来。

小姑娘自己下了地，趿着拖鞋走了两步，又回头看看自己的腿，像不认识它们了。病房窗外的天刚亮透，早班针剂的车正推过来。

姚姐女儿醒来第一句话：“梦里有个戴面具的叔叔，让我告诉哥哥：铃是假的。”

第040章　假铃

那句话像一根冰锥，顺着耳朵眼一直扎到脚后跟。

孩子说的是童言，可陆惊鸿后背的凉意压了一整天。戴面具的叔叔。他挂了灯、哼了歌谣的安梦里，竟也被人进过。对方不但进了，还留下话，专等姚姐转述给他听。

对方算准了，他一定会去看孩子。这通绕了三层的传话，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收信人。

周述在电话里把声音也绷紧了：“要么是陷阱，要么是战书。两样都指向同一天，月圆。”

“这是请帖，也是将军。”方拾在工作室里来回踱步，“他要你上山，去动那座坟。”

“他要我去，我偏要想清楚再去。”陆惊鸿摇头，“可不管是不是局，这趟我都得走。真铃寻不回来，我手里这枚假的，就是天底下最大的破绽。破绽攥在别人手里一天，我就睡不安稳一天。”

温芽举手：“能不能报警？让警察守着山？”

“警察守得住山，守不住梦。”方拾替他答了，声音发沉，“对面是织梦会，是会主本人。这一仗，只能在梦门口打。”

上午，他拉着齐伯在老茶馆里坐了一下午。

“你奶奶走的那晚，是我在灵堂守着。”齐伯的手在膝盖上摩挲了半天，“她咽气前，真铃攥在手心里，谁掰都掰不开。她说，铃要跟着灯走。入殓的时候，是我亲手放进去的，贴在她左手边。这事我守了十年，守到你今天自己来问。”

陆惊鸿问：“二十年前那晚，她出门前，交代过什么？”

齐伯端着茶碗，半天没喝。“她说，要是她回不来，别去找她，把孩子带大，把铃传下去，灯别灭。”老头把茶一口喝干，“我守的就是这三句。今天，交账了。”

“那我手里这枚呢？”

“你那年十四，在灵堂外头哭睡了，醒来手里就多了枚铃。都说是你奶奶留的念想。”齐伯看着他，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惊鸿，我后来才咂摸过味来。这枚假的，是你奶奶早就备下的。铃是饵，也是灯。里头灌了她最后一缕守灯的念力，能唤真梦，唤一次，少一次。它在你手里晃了十年，晃得多少双眼睛都盯着它，反倒没有一个人去看后山那座坟。”

陆惊鸿握着那枚假铃，半晌没说话。十年里，他靠着这枚铃进过多少人的梦，唤过多少场真梦，原来每一回，都是祖母在替他挡眼睛。

他把假铃翻过来看。铃身内侧有一道几乎看不出来的细刻，像一笔一划凿上去的一个字：陆。

祖母的手笔。

“今夜月还没圆，正好。”齐伯说，“守墓的旧规矩，叫还灯。守梦人走了，后人去坟前点一盏灯，点到天亮。灯在，人就来。”他从袖袋里摸出一截灯芯，线缠的，磨得发旧，“二十年前你奶奶纺的。我一直留着。”

温芽把车开到后山脚下，就死活不肯回去，抱着一件军大衣坐在车里，说要守到天亮。方拾把值班室的电话抄在他手心，周述把工作室的账目文书归置了一份放进保险柜，被陆惊鸿骂了一顿，又原样收了回去。

后山的老坟朝着东，坟前一块石碑，碑上刻着三个字：沈玉茹。夜风过草，沙沙地响，像很多人压低了嗓子说话。

残月挂在山脊上，细得像一弯指甲。山路两边的松树黑压压的，走到半坡，温芽在山下喊了一嗓子：哥，我就在车边，你随时喊我。声音撞在山壁上，散成好多层。

陆惊鸿把齐伯那截灯芯装进旧马灯，点上，摆在碑前。三炷香，一碟糕。糕是温芽凌晨排队买的枣泥糕。他把假铃端端正正压在供石上，然后跪下去，磕了三个头，伸手碰了碰碑上那三个字。

天旋地转。

梦里是老宅的堂屋。八仙桌，条凳，灶上坐着一壶水，正响。窗纸上糊着新报纸，墙角立着她纳了一半的鞋底。一个穿蓝布围裙的背影在灶台边忙，手上戴着顶针，随口哼着调子。

那支歌谣。陆惊鸿站在门口，一步都挪不动。

第三段。从来没人在他面前唱过的第三段，此刻从灶台边一句一句飘过来，把前两段接上，严丝合缝，一个音都不差。

“……奶奶。”

背影转了过来。沈玉茹看着他，五十来岁的模样，眼角的皱纹里像点着一星灯火。

“长这么高了。”她说话的调子跟记忆里一模一样，“锅里有饺子，先吃一口，再说话。”

“奶奶，我不饿。”陆惊鸿三步并两步过去，膝盖一软就要往下跪，被一把拽住。

“跪什么。”沈玉茹拍拍他的头顶，像拍一个七岁的孩子，“守梦人的规矩，灯不跪人。”

她拉他在条凳上坐下，问的全是小事。横店冷不冷，一日三餐按不按顿，夜里守不守得住被窝。陆惊鸿一样一样答，答到一半，嗓子就哑了。二十五年攒下的话，在这个梦里，只能拣最短的几句说。

她在八仙桌边坐下，从围裙兜里摸出一样东西，摊开手心。

一枚铜铃。铃身乌沉，铃口一圈磨得发亮，一看就被人摩挲了半辈子。

“真铃陪了我十年，今天换你来拿。”她把铃按进他掌心，“铃认主，不认假。梦里给的，醒来就在。守梦人的信物过梦门，从来不走寻常路。”

铜铃入手一沉，冰凉，随即烫起来，铃舌轻轻自己响了一声。这一声，比世上任何声音都实在。重量，骗不了人。

“第三段，原是唱给守夜人的。”沈玉茹看着他，“你从小只听过前两段，不是奶奶藏私，是没到给的时候。今夜，都给你。”

紧接着，他贴身收着的残卷无风自动。第四页上，原本空无一字的纸面浮出四个字，笔画像烧红的铁丝烫出来的：

以梦为炉。

轰的一声，念力从四面八方灌进来，像开了闸的潮水。一万，三万，七万，十一万……他听见自己骨头缝里噼啪作响，二十五年攒下的每一场梦，三百人梦里借来的那一口气，此刻都在炉火里翻滚回炉。

潮头冲到一道门槛前，齐齐停住，像大水卡在堤下。

那道门槛他没有硬撞。祖母说过贪快的人炉子会炸，他就顺着重势收了收，潮水退下去半分，稳稳停在门槛之下，不溢，不漏。

“溯梦巅峰。”沈玉茹点点头，“够了。第四页只亮第一行，余下的字，等你配得上再看。贪快的人，炉子会炸。”

陆惊鸿喘着气，正要点头，堂屋的门缝里，光线忽然变了。

门外站着一个穿灰西装的人。灯影照过去，那张脸像一块没上漆的磨砂面具，五官明明是有的，偏偏怎么看都看不清。

二十年了，隔着两代人的梦，千面先生第一次开口。

“好孩子，”那声音温和得像三月的雨，“把第七个梦交出来，我让你母亲醒来。”

陆惊鸿把铜铃在手里转了个个儿。

“第一，我娘的梦，轮不到你开价。第二，你嘴里吐出来的醒字，一个标点我都不信。第三——”他抬起眼，“下回开口，带上你自己的脸。”

面具底下静了片刻，传出一声轻笑：“果然是她教出来的。你可想好，你母亲睡了二十年，钥匙在我手里。”

“那我慢慢等她。”陆惊鸿把铃攥紧，“等到我把你的每一张脸都摘下来那天。”

面具那头沉默了两息。“你奶奶当年，也是这么跟我说话的。二十年前，她把我关在门外，一关就是二十年。”千面先生说，“你们这一脉，说话都一个腔调。”

“那还是客气的。”陆惊鸿说，“她当年封你二十年，我不保证只封二十年。”

“那就梦里见了。”千面先生的声音退向门缝深处，“反正你，天天都在。”

门缝合上，堂屋里的灯火晃了晃，重新定住。

“别怕他。”沈玉茹站起身，往门口走，“那扇门是我封的，钥匙是你。别人打不开。你自己，有一天也会想开。到了那天，先想想我今晚这句话。”

陆惊鸿追问：“门后敲门的是什么？”

“是你自己丢在里头的东西。”沈玉茹的声音很轻，“它想出来，是好事。怕的不是它敲，怕的是你不听。”

她把陆惊鸿送到梦的门口。灯影一盏一盏矮下去，她的身影也在一寸一寸变淡，声音却像贴着耳朵：

祖母在梦的最后说：“别信醒来的人，先信做梦的自己。”

卷 三

破圈

一梦难求，商战开局。三万人眼里亮起同一颗星星
——城市睡着了，总要有人守夜。

第041章　一梦难求
第042章　收购要约
第043章　考场
第044章　赌局
第045章　围巾
第046章　站队
……本卷共 20 章

第041章　一梦难求

天亮下山，陆惊鸿袖袋里的真铃贴着心口，一路都是温的。

供石上那枚假铃，他按祖母的意思原样埋回了坟头。铃是饵。往后谁惦记着挖坟，挖到的就只是饵。

山脚茶摊，齐伯已经坐着等了半个钟头，见他下来，把一碗豆浆推过去：″得手了？″

″得手了。″

齐伯没再多问，只把烟杆别回腰后，说了三个字：″回去睡。″

温芽在车里守了一整夜，见他上车，憋了半天憋出一句：″哥，你今天……有点不一样。″

陆惊鸿也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像一间屋，原先只点了半屋的灯，昨夜之后整间都亮了，亮得连墙角都照得见。祖母那句″别信醒来的人，先信做梦的自己″，他在心里过了三遍。过一遍，脚下的路就实一分。

真正的变故，起在一周后的一单常规生意上。

贺兰转介来的病人，是横店跑了三十年龙套的老群演，剧组都喊他老根。五十有八，明年退休，失眠整三年，药从半片加到两片，人瘦得戏服都挂不住。

″陆老师，我这梦怪。″老根躺上理疗床，两只手在裤缝上蹭了又蹭，″一闭眼就在片场。通告单贴了一墙，我从头看到尾，就是没我的名。″

他掰着指头算账：″三十年，我上了一百四十七次通告，被临时撤下来三十九回。演过家丁，演过路人，演过八回卖炊饼的，台词最长的一句是'客官里边请'。我就想有场戏，哪怕一句整词也行。″

陆惊鸿两指搭上他的腕子，坠了进去。

老人的梦是一条空荡的民国街，布景全关着灯，招牌歪着，风一过就吱呀作响。梦里的老根站在街口，就着路灯看通告单，看了三十年，一张接一张，永远没有自己的名字。

往常的拆法，是把这股"没人用我"的滞气顺开，再给他梦里添盏灯、留扇门。陆惊鸿刚伸手，怀里残卷第四页忽然烫了起来。

以梦为炉。

念力自己从炉膛里涌出去，像水找到了河道。他顺着那股势一抬手——空街尽头，平地起了一座摄影棚。灯架从地里长出来，一盏接一盏，亮成一片森林；摄影机沿着轨道滑进正中；道具师搬来椅棚，化妆师捧着粉盒小跑；场记板啪地一声合拢。

戏本子落到老根手里。梦里的老根穿着一身主角的戏服，站在追光底下，手抖得捏不住词。

他扭头看向灯架阴影里的陆惊鸿，嘴唇哆嗦："我……我真能演？"

"词在你心里揣了三十年。"陆惊鸿抱起手臂，"今天一个字都跑不了。"

头一场戏拍完，老根的哭腔收得干干净净，转身、抬头、落座，一气呵成。棚里不知谁喊了一声好，满棚的人都在鼓掌，戴帽子的导演扯着嗓子喊：一条过！

老根在梦里哭了，哭得像个孩子。

陆惊鸿退出梦门，后背全湿透了，站都站不稳。这一回，他不是拆掉一座梦魇，而是替人起了新房。他试着把梦里那块场记板捎出来，指尖一过梦门，掌心空空。

织梦。他在心里给这门新手艺落了名。只可惜，梦里造的物，带不出来。

念力烧得凶，他心里反倒踏实。祖母把炉子递到他手上，原来不是让他供着，是让他烧给别人暖的。

隔天一早，老根冲进工作室，进门就作揖："陆老师，我这辈子头一回，睡了六个整钟头！"老头的眼睛亮得吓人，"我梦见了，我真演过主角，全场都给

我鼓掌！我闺女昨天来看我，说我脸色跟年轻了十岁似的！″

贺兰捏着睡眠监测单看了三遍，深睡时长破了睡眠科建科以来的纪录。她把陆惊鸿堵在走廊里：″你到底对老人做了什么？″

″给他补了一场戏。″

″补一场戏，深睡能翻两倍？″贺兰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压低声音，″我不写进报告的东西，你得出面讲给我听。下周一，科里有六个转介，全是睡不着的大人物。你悠着点，也精神着点。″

当晚，陆惊鸿把残卷翻到第四页。第二行浮出小字，笔画像烧红的铁丝烫上去的：织梦者，替人圆梦；梦不欺人，亦不可欺梦。

他揣着残卷去了老茶馆。齐伯嘬着旱烟听完，烟杆在鞋底磕了磕。

″守梦人一脉，溯梦是看人家的过去，织梦是给人家往后。″老头慢慢道，″从前我们这脉只守不织，祖训是梦不欺人——自己的手艺再大，伸不进别人的命里去。十个溯梦的，九个到不了织梦。″

″为什么到不了？″

″差一颗心。″齐伯竖起一根手指，″织梦的人，得先把别人的心愿当成自己的心愿，炉子才肯开。可开了炉，一辈子就得守一条规矩：定制的梦只能送暖，不能拿去骗人。谁拿梦当刀使，炉子先烧谁。你奶奶当年烧到最后一把火，就烧在这条规矩上。″

″梦里造的东西带不出来，也是规矩？″

″带不出是本分，带得出是造化。″齐伯眯起眼，″你现在，先把送梦的手稳住。″

老根的故事三天传遍横店。王大有夜里拎着卤味上门报信，进门就嚷：″哥！我这盒饭摊一天能听八十遍你的名字！剧组都在传，一梦工作室能给人补梦，补得又真又暖！连武行的师傅都来问我，能不能给补一场当大侠的梦！″

传得更快的是圈外。贺兰的转介单一张接一张，来的人一个比一个有来头。有位坐黑色商务车的太太，在园区门口整整等了三天，就为插一个号，被温芽客客气气压回了排队。苏晚晴复出后头一回接受专访，记者问她近况，她对着镜头笑：″我夜里的觉一直很好。因为有人给我留灯。″

那七个字当晚冲上热搜。预约电话打到温芽的手机发烫，充电线换了两根，她索性把座机也接了进来，铃声一响，整层楼都听得见。

方拾顺势立了条新规矩：预约一律实名登记，先查档案，再谈价钱。他敲着登记本说：″来的不全是客人，也可能是刀。″

周述带着一沓名单上门，往桌上一放：″房企的老板，出六百万；两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一人八百万；还有位不肯露姓名的老富豪，报价一千五百八十万，只求一场二十岁的梦。″他推了推眼镜，″昨天下午开始，有人往价上加价，就为往前挪三个月。我做了十一年私募，头一回见客户抢着打款。这样的盘子，不能再叫工作室了。我辞了那边，来给你当首席执行官。″

″那位老富豪今早又来过电话。″温芽举手补充，″加到两千万，指名插到下个月！″

″不插。″陆惊鸿说，″梦不接急单，谁的钱都一样。″

周述愣了愣，低头在名单上勾了一笔：″就冲这句话，这公司我押了。″

新公司挂牌那天，红绸子一拉，招牌上就两个字：拾梦。注册资本两千万，陆惊鸿占七成，周述拿一成期权，温芽半成，余下留作员工池。方拾任舆情法务总监，头一件事就把舆情监测值提到最高；贺兰的顾问聘书一式三份，锁进保险柜。

王大有领着两桌兄弟来贺，鞭炮从园区门口一路铺到电梯间，物业追着他跑了半层楼。柒月踮着脚去够红绸子，把剪彩的剪刀递反了方向，温芽笑着替她正过来。她拍手拍得比谁都响。

温芽在白板上写了张财富自由清单，划一条念一条：″陆哥妈妈的单人特护病房，一天两千八，划掉！康复会诊基金一百万，到账，划掉！老宅翻修预算

四十万，划掉！大有哥的新铺面，五十平，年租十八万，划掉！″

″我的工资呢？″她举着笔不撒手，″我要期权，不要现金！″

″你上个月还偷偷找我借三千块，给家里换窗户。″

″那是借！我打了欠条的！″

满屋子人都笑了。清单最后一条她没划——给哥买张床。陆惊鸿扫了一眼：″我睡办公室。″

挂牌第三天，温芽抱着预约名册进来报喜，嗓门大得整层楼都听得见：″哥，全满了！来一个拒一个，你自己翻！″

名册啪地拍在桌上。陆惊鸿翻开第一页，手停住了。

预约名单排到八个月后，第一页却被人插了一行字：″霍氏资本，收购要约。″

第042章　收购要约

黑底金字的帖子，压在预约名册的第一页，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一行字：三日后，入夜，霍氏大厦顶层。

温芽把帖子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哥，霍氏是什么来头？″

方拾连夜把霍氏的底翻了个遍，第二天一早摊在会议桌上。霍氏资本，横跨影视、地产、医疗三条线，旗下参控股的公司列了整整两页纸。掌门霍山河，白手起家，三十年前还在码头上扛包，五年前突然半隐，对外露面的是独子霍延。

″霍延，二十八岁，执掌投资条线。″方拾点着资料，″谈事喜欢约在夜里，出手快，条件狠，圈里人送他四个字：夜里收租。经他手的收购，没有失手过。″

″这次的由头呢？″

″战略整合。″方拾合上文件夹，″依我看，他要的不是公司，是手艺。″

″手艺长在我身上。″陆惊鸿说，″那就看他出什么价。″

王大有也托人捎来一嘴：这三天，有个年轻男人在横店转悠，白西装，身后跟着特助，把拾梦园区外围走了整整三圈，连门口那家肠粉摊都坐了一刻钟。

″收厂子的人，不看厂门，看人心。″王大有在电话里啧啧两声，″兄弟，这位是冲你这个人来的。″

三日后，夜里八点，霍氏大厦顶层。整面落地窗外是半座城的灯，电梯门一开，空调的凉气扑得人一激灵。霍延一身白西装坐在长桌尽头，手边一杯没动过的咖啡，指间转着一支旧钢笔。

"十二亿，百分之百现金。"他开门见山，"团队原地续聘，薪水翻三倍。苏晚晴的片约资源，霍氏可以打包送你做人情。"

温芽在门口差点咬到舌头。周述的表情绷住了，指节发白——那是他做了十一年金融都不敢往合同里填的数字。

"不卖。"

"十四亿。"

"霍总，价翻得再高，也是给公司的。"陆惊鸿说，"公司可以卖，送梦的手不卖。"

"那就连人一起。"霍延十指交叠，"首席梦理官，年薪你开，股份我送。全世界最贵的打工皇帝，我养得起。"

"我这个人，从小批发不起，只零售。"陆惊鸿说，"而梦这门生意，恰恰不零售。"

"霍总，"陆惊鸿说，"拾梦账上有多少钱，你查得到。我的梦值多少钱，你查不到。所以你出的不是价，是赎金。"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霍延笑了，笑声很轻："我欣赏聪明人。但聪明人一般活不过第二轮。上一家跟我谈崩的公司，现在招牌还挂在原址上，底下垫着我的三栋楼。给你三天，三天后你会主动约我。"

他起身要走，手在桌面上一按："回去告诉你的团队，霍氏的规矩，从不二次登门。"

陆惊鸿看着他，忽然道："霍总，你多久没睡过一个整觉了？"

霍延转钢笔的手停了半拍，快得几乎看不出来。他眼底那层淡青色在灯下闪了闪。

"陆先生做生意之前，最好先学会说人话。"他把钢笔往桌上一放，"还有，收回收你那套江湖话术。我不信梦，也用不着做梦——我十四岁起，就没做过梦。"

″送客。″

三连阴招，从当天下午开始落地。

第一招，断供。物业公司的收楼函四点整送到：拾梦所租的三层楼，霍氏系物业依约收回，三十日内迁出，违约责任一条条列得清清楚楚，条款挑不出一个错字。紧跟着，霍氏参股的设备商停了梦疗舱的维保，贺兰那边医院扩建的捐资，冻结待审。霍氏法务同日递状，告拾梦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索赔一块钱。

″索赔一块钱？″温芽捏着传票的手直抖，″这是把人架起来羞辱啊。″

″资本动手，动的是钱，不动人。″周述反倒冷静，把三份函摊成一排，″这说明他们想断的是财路，不是要人命。断供的对手，说明他还要跟你谈。还有得谈。″

陆惊鸿把搬箱子的温芽按回座位：″箱子明天再搬。今晚该看病的看病，该拆梦的拆梦，一枚钉子都不许自己先松。″

前台的姑娘把自己的工牌从工位上摘下来，攥在手心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她把工牌挂回原位，又多挂了一张纸条：本人与拾梦共存亡。温芽看了眼圈都红了，转头把纸条塑封了起来。

第二招，挖角。霍氏的年轻特助亲自登门，皮鞋锃亮，公文包双肩带都熨过。给周述的条件印在烫金纸上：年薪翻三倍，签字费一千万，霍氏投资副总，带团队，带席位，配车配房。

周述看完，慢慢折好，当着特助的面把那页纸撕成四条，撕得很匀：″我面试过三十七家机构，只有拾梦的账，干净得能当镜子照。我的签字费，霍氏出不起。″

特助走后，温芽小声问：″述哥，一千万呐，你不心疼？″

周述扶了扶眼镜：″心疼。所以他给得越多的地方，人就越不值钱。″

特助又连夜去挖贺兰。贺兰更绝，第二天把那份聘书原件贴在科务公开栏里，底下压了一行手写字：本人售价，全院共赏。院长看了直咳嗽，查房的护

士挨个去看，谁也没敢揭。

第三招，黑通稿。一夜之间，四十多个营销号齐齐发声：拾梦造梦是新型精神控制，影后也是受害者。帖子措辞统一，节奏整齐，连配图的水印都排成一列，一看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方拾早有准备。安眠堂旧案的卷宗、判决书、受害人陈述，他拆成一条一条，逐帖对线，帖帖有据，句句标着出处。工作室的灯亮到后半夜，温芽泡的第七壶茶都凉了。

王大有更狠。他拉着五百个横店群演拍了条视频，镜头里一人一句，对着镜头喊：我的梦，我自己做主。喊到后来，连武行的师傅都来了，光着膀子吼了一嗓子。视频一晚上转了三百万次，评论区齐刷刷全是剧组的老脸。

有营销号想反咬视频是摆拍，评论区第一条就顶了上去：摆拍能摆五百个互不认识的群演，你倒是摆一个试试。那条营销号当天就删了帖。

第三天晚上，园区门口，陆惊鸿如约见了记者。没搭台，没挂横幅，他就站在那栋被收楼的楼底下，身后是搬了一半的纸箱，灯箱还亮着拾梦两个字。

"霍氏想买的东西，"他开口，"不是公司，是手艺。可手艺长在人身上，楼收得回去，手艺收不回去。"

记者追问：拾梦会不会低头？

陆惊鸿摇头，一字一句："我买不起你的公司，但你买不起我的梦。"

底下有个老场务扯着嗓子喊："陆老师，楼要是真收了，你去哪儿，我们跟到哪儿！"身后呼啦啦举起一片手。

又有记者问：霍氏要是告赢了怎么办？

"那就法庭上见。"陆惊鸿说，"横店几十万双眼睛，都是我的证人。谁睡得好、谁的梦暖，作证要排队的。"

当天深夜，苏晚晴转发了这条新闻，配文只有一个字：灯。

热搜掉了个头。拾梦的预约电话从早响到晚，单日新增预约四百二十七张。有群演连夜扎了朵大红花，端端正正贴在公示栏那张收楼函上，红花底下还压了张纸条：拾梦别搬。

霍氏大厦顶层，夜里十一点。

特助站在长桌前，汇报了整整十分钟：物业函被舆论顶了回来；维保合同被竞争对手趁乱接走；黑通稿的营销号一夜注销了小半；周述和贺兰，一个都没挖动；那场发布会，全网播放量破了亿。

霍延听完，没有发火。他抬手揉了揉眉心，眼底那层淡青色又深了一层。这是他这个月第几次半夜站在办公室里，他自己都记不清了。桌角的咖啡凉透了，跟三天前那杯一样，一口没动。

特助小心地问：″下一步？″

霍延没答。他站在落地窗前，望着楼下那片灯，白天那句″你多久没睡过一个整觉了″又浮上来。他抬手把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抹掉了，像抹掉一件不体面的东西。

″收购方案，″他缓缓道，″先停一停。″

他合上文件夹时，抽屉缝里露出一角黑色梦晶。

第043章　考场

收购暂停的第三天，霍延独自来了拾梦。没有预约，没有特助，白西装换成了深灰夹克，把前台姑娘吓得话都说不利索。

消息传到楼上，温芽第一反应是抄起花瓶，第二反应才是去开门。方拾在群里只发了四个字：狮子进笼。周述回得更快：把茶换好的。

会客室里，两人隔着一张茶桌。霍延把新拟的方案推过来：″六亿。这是我最后一次报价。″

″霍总，三连阴招是您放的，收楼函是您发的，传票也是您递的。″陆惊鸿给他续了茶，″现在降到六亿，是心疼钱了，还是心疼别的东西了？″

霍延的手指在茶盏沿上敲了两下，没接话。

陆惊鸿看着他。三天不见，这位太子爷眼下的淡青色深了一层，夹克领口松了半寸，连转钢笔的节奏都乱了。这个把″我不做梦″挂在嘴上的人，正在肉眼可见地往下垮。

″黑通稿撤了，函也缓了。″陆惊鸿把一杯茶推过去，″霍总这一趟，是来收兵的，还是来侦察的？″

″收购照旧，我换个姿势谈。″霍延端起茶，又放下，″你猜错了我的来意。″

″我没猜。″陆惊鸿说，″我只看你的脸。你的脸说，你已经三天没合过眼。″

霍延端杯子的手顿住了。

″我可以免费送霍总一场好觉。″陆惊鸿说。

″我用不着。″霍延站起身，″梦里那套，骗骗失眠的富婆可以。我霍延的病，钱治不好，梦更治不好。″

他抓起方案要走，动作太急，那支旧钢笔从方案夹层里滚出来，叮的一声磕在茶桌上，又滚落在地。他弯腰去捡，手停在半空，不知想起了什么，直起身，拂袖而去。

温芽捡起钢笔追出门，年轻特助在电梯口拦住她，摆摆手："霍总的规矩，落下的东西，不要了。"

钢笔留了下来。温芽捧着它不敢撒手："霍总的笔哎，这得多少钱一支？"

"不值钱。"陆惊鸿接过来对着灯看，"值钱的在笔外头。"

笔身乌旧，笔帽上一圈磨痕，笔尾还有细细密密的牙印——是小孩的牙齿咬出来的。拧开笔帽，内侧刻着一个拙拙的"延"字，笔画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孩子自己刻的。

他把笔带去老茶馆。齐伯只看了一眼就放下了："这支笔跟了他二十年。孩子啃笔，大人不管，说明那会儿没人在意他累不累，只在意他写没写完。"

"带着这种旧物，梦门好找吗？"

"好找。"老头把笔递还给他，"就是这种门，你轻点推。里头的人，已经被敲打了太多回。"

齐伯又嘱咐了一句："拆这种梦，别急着赢。他那个岁数的人，赢惯了，输不起。你得让他自己交卷。"

夜里十一点，陆惊鸿握着钢笔躺下。笔比想象中沉，凉意顺着掌心爬上来，像握着一段没人认领的旧年月。

他睡前给温芽留了话：明早要是我叫不醒，去后山请齐伯。

灯灭了，坠了进去。

梦门推开的一瞬间，铃声铺天盖地砸下来。

灰白的日光灯亮得没有一丝影子，几百张课桌一排排排到看不见的地方。每张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男孩——同一张脸。八岁的那个咬着笔杆，笔尾全是牙印；十二岁的那个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十六岁的那个眼里没有光。

卷子从天上落下来，像下雪。

上课铃摞着下课铃，下课铃摞着考试铃，一层压着一层，谁也停不下来。黑板上用红笔写着四个字：还差一分。墙上的挂钟又大又圆，没有针。

窗外云端坐着一个批卷子的剪影，看不清脸，只有红笔起落的影子。

陆惊鸿捡起脚边一张卷子。题目只有一道，从头考到尾：如何让父亲满意。卷面写得密密麻麻，正反两面都答满了。发回来时，红笔一个大圈，圈住全部，旁边两个字：重做。

再捡一张，题目换成了饭局座次。再捡一张，考的是敬酒的顺序。再捡一张，是一页挑不出错的报表，批语依旧是：重做。

陆惊鸿一张一张翻过去，越翻，心越沉。这孩子从小到大，考的没有一场是书。红笔落下来的力道，隔着纸都能摸到。他忽然明白了那排牙印从哪儿来——八岁的孩子啃着笔，把一句"我还差一分"啃了二十年。

梦魇的核就在这儿。卷子永远退回来，男孩永远重做，永远差一分。

陆惊鸿没有砸场。他的规矩，拆梦不伤人。

他走上讲台，拿粉笔在那行红字旁边写下一行：本场考试，现在交卷。

满场的铃声卡了一下，像唱片划了道痕。几百个男孩齐刷刷抬起头。

十二岁的那个没有抬头，十六岁的那个也没有。他们只是握笔的手停了，像是听见了一句从没人说过的话。

八岁的那个声音发颤："卷、卷子还没写完……"

"写不完的卷子，怪不着写字的人。"陆惊鸿把手里那张卷子折成纸飞机，"是卷子出错了。"

他从怀里取出真铃，轻轻摇了一声。

铃声落下去的那一刻，漫天卷雪停在半空，一枚一枚翻过面，安安静静落了地。黑板上的红字一点一点淡掉。挂钟里长出时针分针，从两点整，慢慢走到六点。

窗外云端那个批卷子的剪影，红笔悬在半空，停了。停了足有十息，才缓缓把笔帽合上。这是二十年来，它头一回没有落下批改。

云散的时候，考场上空透进来一线真正的天光，暖的，不是日光灯那种白。

考场的墙一面一面塌下来，塌成一片晨光。光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铺得松软的床。床头的墙上钉着一张小小的课程表，表上没有课名，只写了两个字：回家。

八岁的霍延抱着纸飞机，仰头问：″零分也能睡吗？″

″零分回家睡觉。″陆惊鸿替他掖了掖被角，″天亮再说。″

男孩笑了。那是这座考场里头一个笑。他爬上床，把纸飞机压在枕头底下，闭上了眼。

″明天还考试吗？″他闭着眼睛问。

″明天考试照常。″陆惊鸿在门口留了一盏小灯，″但考完能回家。这就是我给你改的唯一的题。″

同一夜，霍氏大厦顶层休息室。霍延合眼之前还在想明天的三个会。

他这一觉，睡过了三个会。

清晨八点零五，特助推开休息室的门，愣在原地。跟了他六年，头一回见霍总睡到天亮，睡得连领带都歪到了腋下。

特助轻手轻脚退出去，在走廊里给三个会的主事人挨个打电话改期，打完靠在墙上缓了半天。他想起六年里无数个凌晨，顶楼这扇门后灯亮着，咖啡凉着，霍总站在落地窗前像一杆钉进地里的旗。

霍延醒来，对着洗手台的镜子看了很久。镜子里那层淡青色，头一回淡得快要看不见。他自己都数不清，二十年来，这是头一个一觉睡穿的黑夜。梦呢？他还是一个梦都没记住——或者说，还是觉得自己一个梦都没做。

他给拾梦打电话，开口第一句：″笔在你手里。″

″暂存。″陆惊鸿说，″昨夜替霍总敲了一声铃。你那座考场，该交卷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温芽在旁边直打手势。

″黑通稿，今天撤干净。收楼的函，缓三个月。″霍延的声音听不出起伏，″但收购不撤。我霍延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的。″

″那霍总得先学会睡觉。″陆惊鸿说，″睡醒了，再谈买。″

电话挂了。工作室里，方拾盯着通话记录直咂嘴：″一句软话没有，事全让了。太子爷这算什么？″

″算睡醒了一半。″陆惊鸿把钢笔搁回桌上，″剩下那一半，得他自己走进考场外头才算数。″

周述把日历翻到三个月后：″缓三个月，等于把收购的刀先入鞘。这三个月，是我们最金贵的三个月。″

电话那头，霍延握着手机站在原地，忽然发现自己想不起来昨夜有什么梦。二十年了，他一直以为这是好事。

电梯下行，轿厢的镜面照出一张久违的松泛的脸。特助递上今日的行程单，他头一回说：″推了吧。″

手机在这时震了一下。

霍延醒来收到父亲短信：″带他来见我。″

第044章　赌局

第二天傍晚，一辆深灰的半旧轿车停在拾梦楼下。霍延自己开的车，没带司机，没带特助，墨镜推在头顶。

″上车。老头子要见你。″

温芽抱着登记本冲出来要跟，被陆惊鸿按住：″看家。天黑前我回不来，把齐伯的号码拨好。″

车出了城，一路往半山去。霍延开车很稳，稳得近乎死板，变道之前必看三遍后视镜。半道上他忽然开口：″先说好，老头子骂人难听，你忍着。″

″我挨过副导演的骂，挨过制片主任的骂，挨过剧组欠薪时的骂。″陆惊鸿靠着椅背，″骂人不掉肉。″

霍延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接话。快到山门时又冒出一句：″他要是让你签字，什么都别签。他签了一辈子合同，没人算得过他。″

″你不也姓霍。″

″我就是姓霍，才提醒你。″

手机在陆惊鸿兜里震了三回，是温芽连发的三条：哥，水杯带了吗。哥，别接他家的烟。哥，要是被扣了就哼歌谣，我听方拾哥说哼歌谣有用。

″你家温芽，比我家公关部还忙。″霍延瞥了一眼，踩了一脚刹车，山门到了。

半山老宅。院里一畦青菜，墙根晒着萝卜干，藤椅上搭一条旧毛毯。霍山河布衫布裤，正蹲在菜地边捉虫，听见脚步声，头也不抬。

″陆先生，你知道自己惹的是什么人吗？″

″知道。″陆惊鸿说，″惹的人现在蹲在菜地里，跟虫子谈判。″

老头噗嗤一声笑出来，站起身，拍拍手上的土："吃饭。霍家的规矩，谈事之前先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讨价还价。"

饭桌摆在院里的老槐树下，四菜一汤，红烧肉炖得颤巍巍的。霍山河亲手给他盛了一碗饭："萝卜是我自己种的，甜。肉是老管家烧的，烧了三十年，火候没走过样。"

霍延坐在下手，埋头吃饭，一句话不说。父子俩一整顿饭，加起来没说满十句。

"横店出来的？"老头忽然问。

"跑龙套的，跑了六年。"

"龙套都敢跟霍氏叫板。"老头夹了块萝卜搁他碗里，"胆子是龙套里熬出来的，还是胎里带的？"

"是穷怕了。"陆惊鸿说，"穷怕了的人，账算得细，亏吃不起，也就没人能让我亏。"

老头盯着他看了两秒，笑了，转头对厢房方向喊："延儿，把酒拿来。别拿柜子里那几瓶供着的，拿我喝的。"

酒过三巡，霍山河放下筷子。

"我这辈子，见过十三个大师。"老头伸出三根手指又收回去，"看风水的、算命改运的、隔空摸头的，一个比一个玄。十一个进去了，两个成了我董事会里的笑话。催眠、改梦、续命，话术一个比一个圆。你猜他们为什么栽？"

"牛皮太大，会漏风。"

"答对一半。"老头夹了口菜，"另一半，是他们没人敢跟我赌。"

他从袖袋里摸出一沓材料，甩在桌上。拾梦的全部病例、贺兰科里的监测数据、发布会当天的舆情走势，装订得整整齐齐，页边还有铅笔批注，哪一页存疑、哪一页存了又翻，都记着。

"你查了我一个月。"陆惊鸿说。

″三十七天。″老头纠正，″数据我认。可数据骗得了仪器，骗不了我。我这套眼睛，见过太多把戏。我不信催眠把戏——除非它真到能把死人叫回来。″

″第十三个大师什么来头？″陆惊鸿问。

″最玄的一个。说我五年内有大坎，破坎要三成干股。″老头冷笑，″坎没等到，我先派人查了他的账。他挪我霍氏的钱，去还他自己赌桌上的债。现在他在里面踩缝纫机，一天踩八百个来回，比我当年在码头上扛包还勤快。″

老头说完，自己先干了半杯。

″再说你。″老头话锋一转，″你娘的病，我托人递过会诊方案，请的是国外的专家，费用霍氏全包。你退回来了。为什么？″

″我娘睡了二十年，我的钱、我的梦，都花在她身上。″陆惊鸿说，″但她的病，不出现在任何合同里。谁的合同都不行。″

屋里静了一瞬。霍山河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转头对厢房方向喊：″延儿，你听听，这才叫谈判。″

霍延抬起头：″爸。″

″回你屋去。″霍山河摆摆手，″大人说话。″

″回你屋去。″霍山河摆摆手，″大人说话。″

霍延站起来，看了陆惊鸿一眼，那一眼里压着话，最后什么也没说，进了厢房。

老头从里屋捧出一个樟木箱，放在槐树下，箱盖上落着薄薄一层灰。开箱，最底下压着一条围巾。

藏青色，手织的，针脚细密。第三圈上有一块补丁，同色的布，边角磨得起了毛。

″我老婆子的手艺。她走了二十年了。″霍山河把围巾搭在膝上，掌心压着，像压着一件怕飞了的东西，″我这辈子签过上千份合同，没有一份，比这条围巾贵。″

″那年冬天我在码头扛包，脖颈冻坏了，抬不起来。她把自己的旧毛衣拆了，就着灯织了三天三夜。″老头的手指摩挲过那块补丁，″后来有钱了，貂绒围巾家里一柜子。我一年四季，就想围这一条。″

陆惊鸿没说话。他见过太多人把故事讲成生意，老头把生意做成了故事，还只在夜里讲。

″霍董想赌什么？″

″三日后，夜里，就在这儿，就这间屋。″老头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你让我见她一面。真的那一面。她得说她自己的话——说我对不上账的话。你若办得到，霍氏撤诉，再给拾梦注资两个亿，估值随你开。″

″办不到呢？″

老头指了指陆惊鸿的手：″你这双手，独家卖给霍氏十年。合同我来拟，一个字都不会亏待你。″

″注资我要写进条款：拾梦独立运营，人事业务我一支笔。″

″行。″

″医学那头听贺兰的，商业那头听周述的。″

″行。″

″霍氏的股份，只分红，不插手。″

″行。″老头答到第三声，忽然乐了，″小子，你当着我的面砍我的权，就不怕我翻脸？″

″我要是贪这十年，现在就该接你那十五亿。″

″所以我才摆这个赌局。″老头哼了一声，″便宜的赌注，试不出人的成色。″

陆惊鸿只提了一个条件：″不论输赢，冲着霍延和拾梦的黑通稿，全部撤干净。″

″应了。″老头答应得痛快，顺嘴补了一句，″那批通稿，三成是延儿自己的人放的，剩下七成，是外头借风的风。风从哪来，你自己心里有数。″

陆惊鸿端着酒杯的手稳了稳。外头的风。他想起坟前梦门外那张看不清的脸，想起方拾说″来的不全是客人″。有些账绕来绕去，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拨算盘。

″借风的人，图拾梦什么？″他问。

″图的东西可就大了。″老头把杯底一磕，″有人怕你把睡不着的城治好了，有人就指望全城睡不着。睡不着的人才好拿捏，梦不稳的人才好下钉。这门生意的祖师爷，比你我想的都老。″

″霍董，″他放下杯子，″您要真不信，不会查三十七天，更不会把围巾贴身放着，等我上门。″

老头没接话，把酒喝干了。

″围巾不能给你。″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没要。″

″想见人，就当着她的面来。″老头把围巾叠好，贴身放回怀里，″她认生。″

天黑透了，霍山河送他到院门口。山风一阵一阵，虫鸣被吹得忽远忽近。霍延在车边等着，没过来，只远远站着，车灯没开，人像一道立在夜色里的影子。

″三日后那晚，你也留下。″老头朝车那边扬了扬声，″省得你在外面瞎打听。″

车那边没应声，算默认。

老头把陆惊鸿送到台阶下，忽然站住，回头看了一眼亮灯的正屋，又看了看黑下去的山。

到了门口，老头忽然站住，回头看了一眼亮灯的正屋，又看了看黑下去的山。

″她走的前三天，已经不认人了。谁都认不得，夜里就攥着我的袖子哭。″

″偏偏那晚后半夜，她忽然清明，抓着我的手，交代了一句话。交代完，第三天，天没亮，人就走了。″

″延儿从那年起，夜里不敢关灯。办公室的灯，二十年没熄过。你问他睡不睡觉，他跟我一样，嘴硬。你说，她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陆惊鸿张了张嘴，没答上来。这问题，得进了那场梦里才有资格回答。

霍山河站在门口，声音压得比虫鸣还低。

霍山河说：″我妻子临终最后一句话是——别让延儿做梦。″

第045章　围巾

三天备战，拾梦倾巢而出。

温芽把三天行程排成表格贴在工作室白板上，每一格都塞满了：谁的班、谁值守、几点上山、几点下山，密得插不进一根针。柒月往两个食盒里塞枣泥糕，塞得盖子都扣不上，说老人睡不好，得垫垫肚子。

"他又不认识你。"温芽笑她。

"不认识也可以吃。"柒月理直气壮。

齐伯上了山，把老宅卧房里外看了一遍，吩咐管家：棉被换新的，窗留一指宽的缝，老人睡前一杯温水，屋里的镜子拿布蒙上。管家一一记下，记到第四条时忍不住把笔放下了："齐师傅，恕我直言，这几样，像老黄历。"

"是老黄历。"齐伯不恼，"老黄历上死人少。"

管家愣了愣，转身把四样一样一样备齐了，备得比谁都仔细。

贺兰带了两箱设备驻场，血压、血氧、心电，一根线都不省。她把陆惊鸿拽到走廊："溯梦的反噬你比我懂。他六十二，血压高。我丑话说在前头，数值一异常，我立刻叫停，天王老子来了也叫停。"

"要的就是您这句话。"

最难缠的是霍延。他堵在卧房门口，胳膊抱着："你们要拿我爸试什么？出了事，霍氏踏平你们那三层楼。"

"霍延。"屋里传来老头一声断喝，"我的觉，我自己当家。滚一边去。"

霍延退到门外，抱着胳膊站成一根桩，从傍晚站到天黑。夜里起风，陆惊鸿把温芽塞进行李的军大衣给他搭在肩上，他没推开，也没道谢，只盯着门缝里漏出来的灯光，问了一句："进去了能干什么？"

"替他把没说完的话说完。"

霍延沉默了很久："……你们这行，收不收咨询费？"

"收。"陆惊鸿说，"等轮到你，照价目表来。"

夜里九点整。

围巾在檐下晾了一整天，收进来时带着太阳的味。霍山河把它搭在自己手背上，躺下。这条围巾在箱底锁了二十年，今夜，他头一回主动碰它。

"小陆。"他躺在黑暗里，忽然开口，"溯出来的话，作数吗？"

齐伯在旁边接了："七分是记忆，三分是活人的念想。别全信，也别不信。"

"够了。"老头闭上眼，"我等这三分，等了二十年。"

贺兰把灯调暗。陆惊鸿坐在床边，指尖搭上围巾，另一只手攥着真铃。齐伯最后一遍嘱咐："记着，溯梦里的人看不见你。铃要响够三声，老人才肯开眼。头一声唤门，第二声唤人，第三声——唤他们没说完的话。"

念力沉下去，脚下一空。

先落进来的，是三十多年前的县城夜市。

北风卷着炉灰味，年轻的霍山河蹲在地摊后面，面前摆一箱电子表，袖口磨得发亮，呵一口气搓搓手。围围巾的年轻女人端着饭盒，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过来，围巾是新织的，线头都没来得及藏好。

"数了没有？"她把饭盒塞给他，又抓一把炒花生放进他兜里，"今晚卖了几块表？"

"九块。"年轻的霍山河笑出一口白牙，"再卖十一块，就够付摊位押金了。"

"先吃饭。吃完饭，天塌了也是明天的饭。"

陆惊鸿站在人群外看着。他见过老霍山河，也见过梦里的霍山河，眼前这个年轻的，眉眼里的火还不肯服输。卖糖葫芦的老汉推着车从他们摊前过，她掏出两枚硬币，买了一串，举到他嘴边。

″甜不甜？″

″酸。″

″酸就对了，日子先酸后甜。″

真铃的第一声，落在这里。夜市的灯火晃了晃，像有人朝湖面扔了颗石子。

铃声轻轻再响，夜市碎了。

白墙，消毒水的气味，窗台上一盆蒜苗。二十年前的病房。她躺在床上，人瘦得很轻，被子里几乎看不出形状，手里还在织——织的还是围巾。

织错了一段，她舍不得拆，剪了块同色的布补上。就是第三圈那块补丁。

″雪停了没有？″她问窗外的护士。

″停了，阿姨。″

″停了好。″她笑，″停了，山里的车就好走了。他谈完事，就能回来了。″

陆惊鸿的心口一紧。

她放下针线，转向窗外，像对着空气轻轻说：″延儿睡了。这孩子睡觉总攥着拳头，我掰开一回，他就攥回去一回。山河总说要教他争气，我倒盼着，他先学会睡觉。″

第二声铃，落在病房。领着梦里的霍山河走进来的时候，老人的腿肚子直打转。这一夜，记忆里的病床边没有人，桌上只有一份没来得及送到的饭盒。

真铃的第三声，唤的是没说完的话。

她回过头，看见了二十年后的丈夫。

霍山河双腿一软，扶住床沿，喉咙里滚了半天，憋出一句整话：″饭……我给你带饭了。″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凉了吧？热一热就是。″

″对不住。″老人跪坐在床边，把脸埋进被角，″那晚我该在的。那份合同，我签了，霍家的命是改了。可我签了上千份合同，没有一份……没有一份比得

上那晚该陪你的半宿。″

″你在外头拼的每一天，″她伸手替他抹眼泪，手轻得没有分量，他却觉得重似千斤，″我都算你陪着我。别算错账。″

″你怎么知道，今天有人来？″老人哑着嗓子问。

″你把围巾拿出去晒过了。″她低头看着膝上那截藏青色，″太阳味还没散。你把它锁了二十年，今天舍得晒了，我就知道，你要来了。″

霍山河哭得像个孩子，五十年攒下的枭雄架子塌得一干二净。

哭够了，他问：″银镯的事，你怎么从没提过？″

″哪有当着你的面说，你起家的本钱是我当了我娘嫁妆的。″她拍拍他的手背，″对外只说是借的。这事，连延儿都不知道。″

老头哭得更凶了。这是他从来没对任何人讲过的账，连他的账房先生都替他瞒着的一笔。她对上了。

″还有补丁。″她把围巾从他膝上拿过去，指着第三圈，″补丁底下，我织了一个'山'字。你围了这么些年，摸出来没有？″

老人抖着手去摸，摸到那块补丁，指腹一遍一遍碾过底下那个小小的纹路。摸到了。二十年了，头一回摸到。

″那句话……″他哽住，好不容易才把话说囫囵，″临走那晚，你为什么说，不许延儿做梦？他做了什么，你告诉我，我去替他……″

她的目光越过他，落在门口的陆惊鸿身上。

静静看了两息，她开口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了什么，陆惊鸿却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字都不差。

″梦不是假的，选择才是。″

话音落下，满室的白光晃了晃。陆惊鸿是从耳鸣里退出来的。天边已经发白，这一场溯梦烧掉的念力，比拆十场梦魇还多。贺兰的仪器一整夜平稳，数值比老人自己睡觉时还好。

霍延在门口站了一夜，军大衣搭在肩上没动过。老人睁开眼的那一刻，他冲进去扶了一把，手忙脚乱，跟平时那个夜里收租的太子爷判若两人。

老人醒来，枕上有干涸的泪痕。他没说话，披衣走到院里，在菜畦边蹲了很久很久，肩膀一抖一抖，像又再给谁补一次那三天的账。

天亮开饭。老管家照旧四菜一汤，多添了一碟酱瓜。

霍山河把两份文件推过来：撤诉的函，天亮前特助就拟好了；注资协议，两个亿，估值二十亿，占一成，独立运营，条款照昨晚谈的，一个字没改。

"霍家的规矩，赌赢的人留饭。"老头给他夹了一筷子酱瓜，"吃完再走。"

"围巾呢？"陆惊鸿问。

"围巾是我的。"老头把它搭上藤椅的扶手，晒着早晨的太阳，"昨夜她替我把心里那块石头取出来了，围巾我自己焐着。"他顿了顿，"延儿的夜里，往后托给你。"

"托给我可以。"陆惊鸿扒完最后一口饭，"但我有言在先，他的梦，得他自己愿意让我进。"

老头哈哈大笑，笑着笑着拿袖子又抹了一回眼角。

山下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上来。周述在办公室守了一夜，听到"撤诉"两个字，腿一软坐在椅子上；方拾把舆情预案撤回一半，只留了庆祝的模板；贺兰在走廊里给科里打电话，说今天门诊照常，语气轻松得像卸下了一座山。

温芽把白板上"赌局"两个字擦掉，写了四个字：等风来不如追风去。写完自己看看，又擦了，改成俩字：赢了。

下山的路上，霍延开车，霍山河坐在后座，怀里抱着那条围巾。谁都没有说话，山路弯了一道又一道。

陆惊鸿闭着眼靠在椅背上，那句话在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老太太一辈子没见过他，没读过残卷，更没听过守梦人的规矩。可她偏偏看了他一眼，偏偏说了那一句。

梦里亡妻说了一句不可能是霍山河教的话：″梦不是假的，选择才是。″

第046章　站队

撤诉公告见报那天，横店下了一场小雨，把园区门口的红布洗得发亮。

物业的收楼函撤回了，附赠一句口头道歉；停掉的维保合同，由霍氏牵头续上，还免费给梦疗舱做了一次全检；那四十几个营销号，一夜之间注销了小半，剩下的连夜把帖子删得一个字不剩。方拾把删帖截图存了档：″删得越快，越说明有人指挥。这条线，我留着。″

楼下的公示栏里，那张被收楼函压了三天的红纸花还没人舍得摘。王大有专门跑来看了一趟，看完在楼下盒饭摊多加了一锅饭，说要请全楼的人吃饭，庆祝拾梦没搬家。

″搬家多好，我新铺面能转租。″他嘿嘿一笑，被温芽拿抹布扔了一脑袋纸团。

霍氏的公关总监亲自登门，皮鞋擦得能照见人，把致歉函和合同摆在会议桌上，鞠躬鞠到九十度。温芽在旁边小声跟周述咬耳朵：″上回这个位置坐的可是收楼函。″周述点头：″风水轮流转，流转得还挺快。″

周述逐条核了一下午，核到最后，扶着桌子缓了缓：″注资两个亿，估值二十亿，占一成。独立运营，人事业务陆总一支笔，霍氏只分红不插手。″他抬头，″做了十一年金融，头一回见甲方把刀递过来，还递的是刀柄。″

″刀柄也要攥牢。″陆惊鸿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我加一条，我妈的病历和治疗，永不进入任何合作范围。″

公关总监愣了愣，提笔就加：″这一条，霍董昨晚就让我写进去了。他说，谈得来的人，家里都有一位睡着的老人。″

″刀柄也要攥牢。″陆惊鸿把合同翻到最后一页，″我加一条，我妈的病历和治疗，永不进入任何合作范围。″

公关总监愣了愣，提笔就加：″这一条，霍董昨晚就让我写进去了。他说，谈得来的人，家里都有一位睡着的老人。″

签约定在周五上午。霍山河没来，托人带了八个字：老夫眼花，延儿代笔。字条底下压着一小坛新茶，附了一句：赌赢的人，霍家管饭，这是第一顿。

签字之前，陆惊鸿当着满屋人做了一件事。

他把那支旧钢笔搁到霍延面前。

″那天你落在桌上的笔，我拿它进了你的梦。考场是我拆的，铃是我敲的。没经你允许，对不住。″

满屋子的空气停了。周述的笔尖悬在半空，温芽抱着登记本一动不敢动。

霍延盯着那支笔，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窗外的雨都换了三拨节奏。

″黑板上那行字，″他终于开口，″写不完的卷子，怪不着写字的人。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还是你放进去的？″

″我祖母教的。她说，梦不欺人。″

″那场考试之后，″霍延的声音很平，″我这二十年，头一回觉得上班不算上刑。″

他站起来，伸出手：″霍延。从前的账，一笔勾。往后的账，我站你这边。″

两只手握在一起。温芽带头鼓掌，掌声把雨声都盖了过去。

″笔你收回去。″霍延把钢笔推回来一半，″笔在我这儿是笔，在你那儿是铃。放你那边，值钱。″

陆惊鸿想了想，把笔收进了内袋。这一收，就再没收回去过。

变故发生在当天下午。

前台的姑娘拦了三次，没拦住。来客递的名帖和上次那张一模一样，黑底金字，落款换了两个字：白棠。

会客室的门没关严。

白棠今天一身米白套装，礼数周全，先贺拾梦攀上高枝，再叹一声陆先生好手段，然后亲自给陆惊鸿续了茶。续茶的手法讲究，杯沿离盏口一寸，一滴不洒。

"白会监的茶，比上回的请柬客气。"陆惊鸿没碰那杯茶。

"客气是给赢了的人的。"白棠把茶壶搁回去，"会里从不跟输家客气。"

她把一只小小的锦盒推过来。盒盖开着，里面衬着红绒，卧着一枚拇指大的黑色晶石，入手该是凉的，灯下却隐隐像有雾在滚。

"织梦会核心层，第七席，虚位以待。"她说，"这是信物。会里认它，比认人准。"

"上回在会里见过类似的东西。"陆惊鸿看了一眼，没伸手，"你们管它叫什么？"

"安神晶。"白棠笑意不减，"好东西，安的是神，锁的是梦。陆先生拿它镇宅，夜里能少做一半的梦。"

"条件？"

"上回给你看过会里的本事，这回给你看会里的诚意。"白棠笑意不改，声音放得很轻，"霍家太子的病根，我们会里一清二楚。十四岁那年，一场饭局。你进核心层，我们顺手替你把他治了。保他后半辈子，夜夜安枕。"

"治？"陆惊鸿把茶盏放下，没让那只锦盒近桌半寸，"钉子是你们钉的，如今拿拔钉子当彩礼？"

白棠不否认，只把茶盖轻轻转正："会里的规矩，债是债，买卖是买卖。十四岁那碗酒下了肚，他这条命就在我们的账上。陆先生，我在跟他谈买卖，你替他挡什么？"

"他不用你的账。"陆惊鸿说，"他的梦，从今天起归他自己。"

″归他自己？″白棠笑出了声，″陆先生，你守得住一间公司，守得住一座城的夜晚么？会里的耐心，向来按十年算。″

″还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她端起茶，吹了吹浮沫，″第七席，是会主亲自点的名。他很少点名。上一个被他点过名的人，二十年前也坐在这个位置上，听人递过一模一样的条件。″

″那个人接了没有？″

″没有。″白棠把茶盏搁下，″所以我今天来，是想知道你会不会接。″

″现在你知道了。″

走廊里，霍延端着两杯刚泡的茶，站在原地没动。

十四岁。父亲带他赴过一场饭局。包厢很大，圆桌转得很慢，满桌的客人都夸他眼睛亮，说霍家后继有人。酒过三巡，有位客人单独坐到他身边，递给他一枚安神的黑石头，说是长辈的心意，戴在身边，夜里不闹。

那晚回程的车上，他靠在真皮座椅里，头一回觉得困得像坠进了深水。他在水里看见过什么，第二天一个字都想不起来，只记得父亲在车里接了个电话，说了四个字：谈成了。

从那以后，他的夜再没轻省过。他以为自己是不做梦的。办公室的灯，一盏一盏，二十年没熄过。

现在，有人在隔壁说他十四岁那年的病根，一清二楚，像念自家的账本。

他把茶杯轻轻放在门边的柜子上，推门进去，手机已经贴在耳边。

″我要举报。″他的声音稳得出奇，″一个涉嫌非法行医、操控他人睡眠、长期危害公众的组织。代表就在我办公室，姓白，我全程录音。″

白棠端着茶，没起身，甚至替他把没说完的话头接了下去：″警方那里，我随时配合调查。″

″还有我。″陆惊鸿站到霍延身侧，″安眠堂旧案的案卷、会中名录的副本，警方那里早有备份。白会监今天来是客，明天再来，就是卷宗里的名字。″

方拾闻讯赶到，西装都没来得及换，公文包的拉链开着一路小跑。霍延把手机递过去："录音发出去，一字不改。"

方拾的手指在屏幕上敲了几下。三分钟后，录音节选和拾梦的声明同时上线，标题只有八个字：有人拿梦，当抵押品。

辖区来接警的两位民警进门时，白棠主动递上了证件和联系方式，客气得无可挑剔："需要配合调查的，随时联系我。"她连茶位都让回了原位，好像只是来赴一场没谈拢的茶局。

民警做完笔录离开，温芽才发现自己的手心全是汗。

热搜第一挂了整整一夜。评论区最高的一条写着：我们家老人的失眠是拾梦看好的，谁动拾梦，我们全家第一个不答应。底下几千条跟帖，句句都是横店话。

那枚锦盒被霍延当面封进了证物袋。他说这叫物证，白棠笑了笑，没拦。

"白会监不解释两句？"温芽在门口憋了半天，替全楼问了出来。

"我说的每一个字，都经得起录。"白棠整了整袖口，"经不起的，我一个字没说。"

白棠放下茶盏，站起身，慢条斯理地整了整袖口。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一眼并肩站着的两个人，像是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

白棠不怒反笑："好啊，游戏升级了。"

第047章　涂鸦

白棠那场风波过去一周，拾梦的日子头一回有了"正常"两个字。白天门诊，夜里闭门，预约表排得格子都不够用，温芽又去文具店买了一张更大的白板。

方拾的安保也升级了：每层楼加装摄像，值班表排到下个月，连档案室的锁都换了两道。温芽嫌他小题大做，方拾只说一句："白棠说游戏升级了，我就是干这个的。"

苏晚晴拎着一袋糖炒栗子上门，说是还愿——温芽梦里那座栗子山，她惦记了一星期。温芽捧着栗子，郑重宣布这是拾梦建司以来最好的一天。

"影后亲自拎栗子，"王大有在电话里啧啧感叹，"陆老师，你小子当年在片场蹲着吃盒饭的时候，敢想吗？"

"不敢。"陆惊鸿说，"那时候想的是今天有没有盒饭。"

唯一反常的，是柒月。

温芽最先发现的。柒月见人打盹就挪不动步。那天午后，温芽趴在桌上睡着了，柒月隔着一块桌布，轻轻搭了搭她的手腕，搭完自己先吓一跳，缩回手，躲在档案柜后面半天没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伸手。"她跟陆惊鸿交代，声音很小，"手自己过去的。"

下午温芽醒过来，逢人就讲梦："我梦见糖炒栗子堆成山！我爬上去滑下来，再爬上去！醒来嘴里都是甜的！"

没人当回事，只有柒月偷偷看了一眼自己的手。

贺兰那边更坐不住了。柒月跟诊两周，端水、递毯、在病历本上贴小花贴纸，三十二位失眠病人，二十九位报"梦特别好"。睡眠监测拉出来，深睡时长

平均提升四成七。

有个开了半辈子长途车的司机师傅，夜里进服务区就心慌，诊了三个疗程没用。柒月跟诊那天，他躺在理疗床上，隔着两米远看了她一眼，当夜睡了九个小时，醒来第一句："闺女，我梦见我妈蒸的馒头了。"

贺兰把陆惊鸿约到楼梯间，开门见山："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我一般不写进报告。但你要给我个交代。"

"我在查。"

"查归查。"贺兰的口吻软了半分，"那孩子在场，病人睡得踏实。从医这些年，我没见过这种事。陆惊鸿，我信你这个人，你替我把她看住了。"

柒月自己也懵："哥，我什么都没做啊。我就是想让他们睡个好觉，梦就自己变好了。"

"你最早的记忆是什么？"

柒月歪着头想了很久："记不清。像隔着一层水，看什么都晃。"

陆惊鸿试过她三次。他连日熬夜睡不着，柒月隔着两步远坐着，不碰他，不说话，他就能一觉睡到闹钟响。这丫头身上有的东西，比他自己的还深，深到他自己都摸不着底。

他定了条规矩：不许单独给客人做梦，只许当助理。

柒月答应得痛快，答应完又问："那给你做梦，算客人吗？"

"给自己人，不算买卖。"陆惊鸿揉了揉她的头发，"算我欠你的。"

周述拍板给了名分：梦疗助理，工牌编号零七。发工牌那天，柒月把它在掌心攥了一路，晚上压在枕头底下睡。第二天工牌边角多了一圈胶带——她怕压坏了。

王大有送来一车盒饭表示祝贺，看见工牌，非要给柒月上一天横店礼仪课。上了一半自己先乐了："跑龙套那套规矩你用不上，见了镜头别抢戏——"话到嘴边咽回去，改口，"你是老师儿。"

出事是在周五夜里。

全楼只剩值班灯。柒月晚上跟着温芽学订预约单，订到九点，趴在回访单的角上画小人，一边画一边哼那支歌谣。前两段，温芽都听熟了。

那天夜里，她哼到了第三段。温芽当时在改值班表，没留意，只觉得那调子又软又旧，像从很远的年头飘过来的。

太晚了，温芽没回宿舍，抱了床被子在值班室的行军床上和衣睡下。

后半夜她起夜，走廊尽头的灯亮着。她探头一看，汗毛一下子全立起来了——柒月自己开了房门，站在办公区那支素描画架前头，眼睛睁着，人却不在里头。

她叫了一声，不应。叫第二声，还是不应。她腿都软了，不敢靠太近，扒着门框，眼睁睁看着柒月画了大半夜。画完，柒月把炭笔搁回笔筒，原路回房躺下，门都没关严。

第二天一早，温芽把电话打爆，又把众人一个个拽到办公区。

画架上，多了一幅半人高的炭笔画。

一张中年男人的脸。眉眼平常，鼻梁平常，连发际线都平常得过分。可全楼没有一个人敢认它——那张脸明明普普通通，看一眼，后脖颈就发凉。

周述赶到的时候，在画前三步远站住了，没敢再近。他在资本市场泡了十一年，自问什么大场面都见过，这张画给他的感觉却像有人贴着他的耳朵说话：你睡了吗？你睡得着吗？

炭笔是陆惊鸿练速写用的，横店老习惯，道具间常备。笔搁回了笔筒，纸篓里没有废稿——一笔都没有重来过。

陆惊鸿挤进人群，只看了一眼，血就凉了半截。

灰西装。坟前梦门外那个看不清的轮廓。千面先生。

在祖母的梦里，那张脸隔着门缝都糊成一团雾。画上却清晰得像照着本人描的，一笔一笔，笃定得很。

最怪的是眼睛。两只眼睛的位置，各涂着一颗五角星，涂得又圆又用力，笔画都快透过纸了。

"报警？"温芽声音发飘，"我昨晚叫她，她一声都没应。"

"先别动。"方拾已经在调走廊监控。白棠那件事之后，他给每层楼都加装了摄像，今天全用上了。

画面里，凌晨两点十七分，柒月的房门开了。她眼睁着，直着走进办公区，脚步不快不慢，像上着发条。

她边走边哼歌。

方拾把音量放到最大，办公区里只有那支若有若无的调子。

哼到第三段，陆惊鸿的汗毛全立起来了。三段全的。一个字不差，一个调不差，和祖母在坟前唱给他听的一模一样。那第三段，这世上本没有第二个人会唱。

她在画架前站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手臂没有停过一次，哼声也没有断过一拍。画完，她把炭笔搁回笔筒，原路回房，门都没关严。

方拾把监控导出来，双手都有点抖。齐伯在电话那头听完，半天没吭声，末了只说了一句："看住她。人没事，就什么都好。画，封起来。"

"齐伯，这个梦该怎么拆？"

"不拆。"老头的声音沉下去，"她那扇门里的事，你我都不知道深浅。你先护好她，别伸手。守梦人的规矩，没看清的梦，不碰。"

贺兰中午就赶了过来，给柒月做了全套检查：体温、心率、血氧，样样正常。柒月倒像犯了错似的，攥着贺兰的袖口问："我夜里是不是干坏事了？"

"没有。"贺兰替她把袖子捋平，"你只是画了一张画。画画不算坏事。"

九点，柒月被温芽拉到画前。

她看着画，愣了很久，忽然抓住陆惊鸿的袖子，声音很小："哥……这个叔叔，这些日子总在我梦门外头站着。我没让他进来。"

″他敲门了吗？″

″没有。″柒月摇头，″他就站着。站了很久了。″

″多久？″

柒月掰着手指算，算了三遍，最后摇摇头：″水里的日子，数不清。″

陆惊鸿蹲下来，和她平视：″星星眼睛，谁教你的？″

柒月歪了歪头，看那两颗星星的眼神，像在看一件天经地义的东西：″画人，不都画星星眼睛吗？″

″谁告诉你，画人要画星星？″

″没人告诉呀。″她指了指自己的眼睛，又指了指画上那两颗星，″人闭着眼睛的时候，星星还在。所以画人要画星星，星星不会闭眼。″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中央空调的风声。温芽的手里还捏着半块栗子，忘了吃。

当天，方拾把画连架子一起拍照存档。陆惊鸿给柒月换了里间休息室，值班表上加了两行：夜里，永不着单人。

装箱之前，陆惊鸿让所有人都出去。他自己站在那幅画前，站了很久。

陆惊鸿盯着那两颗星星，脑子里嗡的一声，一件压了二十多年的旧事翻上来。片场宿舍，冬天，煤炉上坐着水壶，糊墙的报纸边，药盒的背面，作业本的最后一页——他画的每一个人，眼睛都是星星。男人是星星，女人是星星，连门口那只大黄狗都是星星。

那时候母亲还没倒下。她蹲在他旁边看他涂鸦，缝戏服的针别在袖口，笑得眼睛弯弯，说过一句他忘了二十年的话。

陆惊鸿盯着那两颗星星，想起母亲说过：″你小时候，只画星星眼睛。″

第048章　炉与钥匙

那幅画，陆惊鸿锁进了书房抽屉最底层，钥匙贴身收着。

天刚亮，柒月照常第一个起来，蹲在公司小院里给全楼的人熬小米粥。她坐在门槛上捧着碗，睫毛上还挂着困：“哥，我昨晚睡得可沉了，一个梦都没做。”

陆惊鸿端着碗，手很稳。

“那就好。”他说，“多睡。”

温芽把他拽到走廊尽头，声音压得极低：“哥，柒月姐昨晚梦游了。我起夜看见的，她自己开的门，站在画架前头画了半夜，眼睛睁着，人不在里头。我叫她，她不应，画完自己回去躺下了。”

“画呢？”

“你收走了呀。”

“这事你知我知。”陆惊鸿说，“公司上下四十多张嘴，谁问都是不知道，包括柒月自己。她睡得不沉，是有人替她沉。”

温芽没听懂后半句，只重重点头，眼圈红了。

这两年的顺风顺水，账面上看是极好的。霍氏注资进门，拾梦从两间工作室换成三层小楼，预约名单排到八个月之后，周述昨天刚把新楼层的钥匙拍在桌上。可从柒月画下那张脸开始，陆惊鸿总觉得这份顺利像搁在薄冰上，冰底下有水声。

出门前，周述的电话追了进来，报的是好事：霍氏的首笔注资到账，新办公楼下月挂牌，直播间的合作报价翻了三倍。

“都先押着。”陆惊鸿说。

“哥，这可是钱。”

“钱又跑不了。”他挂了电话，把那两张纸贴身收好。有些账，比钱大。

上午十点，他揣着两张纸，去了城西齐伯的道具房。

一张，是那幅画拍的照片。

另一张更旧，纸黄得发脆，是他五岁那年画的涂鸦，苏晚晴托人从母亲旧宅的木箱底翻出来的。满纸歪歪扭扭的小人，每一个小人的眼睛位置，都点着两颗星星。

齐伯把老花镜戴上，摘下来擦了擦，再戴上。

道具房里静了很久，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鸟落下来，又飞走。

“这画上的人，你认得？”陆惊鸿问。

“二十年前往来横店的，谁没给他递过烟。”齐伯的声音发干，“那时候他不叫千面先生，剧组里都喊他聂老师。半年换一张脸，天南海北没人认得出，只有两个地方，从来不变。”老头伸出两根手指，在照片上点了点，“这儿，这儿。两颗星星。”

陆惊鸿的后背一层一层起栗。

“齐伯，再问我一件旧事。”他把童年涂鸦推过去，“我妈带我住片场，是哪几年？”

“你五岁到六岁那两年。”齐伯答得很顺，“周雁接不到什么戏，就带着你住旧三号棚的道具间，白天她上工，你在棚里疯跑。”答到一半，老头忽然顿住，抬眼盯住他，“你问这个做什么？”

“那两年，我奶奶在做什么？”

齐伯不说话了。他起身闩了门，关了窗，回来时从抽屉里摸出一杆旱烟，没点，只在桌角磕。

“点灯。”他说，“那两年，全城的守梦人夜夜点灯。你奶奶的灯房，就搭在三号棚后头，一排七盏，天黑点，天亮灭。我是那会儿进组的道具学徒，

给她跑腿送灯油。外人都当她是替剧组看仓库的，只有夜里进过那排灯的人才知道，那不是仓库。”

“守的是什么？”

“守一个借脸的东西，别叫他再借下去。”齐伯吸了口气，“那两年，城里新人演员接二连三出事，戏拍到一半人就木了，跟被抽了魂似的。守梦人查了一年，摸到聂老师头上。你奶奶领人围了他三回。”

“围他？”

“头一回，围了个空，他顶着别人的脸在人群里看热闹。第二回，围住了，他张嘴就是别人的声音，喊的都是围他的人故去爹娘的小名，一屋子人手一软，又叫他走了。”齐伯磕了磕烟灰，“第三回，你奶奶没带人，就带了七盏灯。回来的时候，她左手缠着布，把他封进了门里。”

“雪夜那一晚呢？”

“你妈就是在那一晚倒下的。”齐伯说，“她那阵子天天收工晚，最后一场夜戏在三号棚拍到后半夜。人找到的时候靠在道具箱上，手是温的，人叫不醒了。同一个夜里，你奶奶出的门。”

“再没回来。”

“再没回来。”齐伯把烟点着，烟雾后头那双老眼浑浊得吓人，“孩子，你自己排这个日子。你妈沉睡那天，就是千面被封那天。一天不差。”

陆惊鸿坐在小马扎上，半天没动。

原来他不是在旧案外头长大的。五岁的他就在三步外疯跑，母亲在棚里拍最后一场戏，祖母在棚后点灯，全城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那两年大人都夸这孩子乖，不哭不闹，就爱画画。

“我那两年画的画呢？”

“画一路扔一路，道具房墙根底下埋了一堆。”齐伯忽然弯腰，从最底下的木柜里拖出一只铁皮饼干盒。盒盖掀开，几十张发脆的纸码得整整齐齐。

每一张，全是星星眼睛。

“我留着，总觉得有一天有人会回来翻。”齐伯说，“当年大人都夸你画得好，只有你奶奶一回都没夸过。她看见你拿笔，就把你抱走，整宿整宿不睡。我问过一回，她就一句——孩子画的，是他看见的。”

“为什么灯房是七盏？”陆惊鸿忽然问。

“我问过。”齐伯摇头，“她没答。”

傍晚苏晚晴来了，带来一本相册，旧宅里翻出来的。有一页夹着张黑白照片，边角磨圆了：梳长辫的年轻姑娘站在灯房门口，手里端着一盏灯，侧着脸笑。

照片背面一行钢笔字：玉茹，十九岁，摄于灯房。

“你祖母年轻时候，眉眼真亮。”苏晚晴轻声说，“像谁，你看出来了吗？”

陆惊鸿盯着那张侧脸，没答上来。

苏晚晴也不催，只把相册往他手里推了推：“我查过档案，那两年剧组失踪过四个场务、两个灯光，都是夜里不见的。卷宗写着畏罪潜逃。可你祖母的事，卷宗里一个字都没有，像有人拿橡皮，把她从二十年里擦掉了。”

“擦掉她的人，得先比她大。”陆惊鸿合上相册，“或者，是她自己求人擦的。”

苏晚晴一怔，没接话。

夜里他睡在母亲病房的陪护椅上，手搭在母亲手背上。

护士来换过两次液体，看他把军大衣盖在腿上，多看了一眼。这位家属守了二十年，全科的护士都认得他。他冲人笑了笑，没说话。

监护仪的声音一格一格，把他摇进梦里。

还是那排灯房。七盏灯，六盏亮着，第三盏的灯芯结了花，火苗矮得快趴下。一个穿灰布衫的身影坐在灯下剪灯芯，剪一下，火苗直一下。

“灯婆婆。”他站在门口。

“进来，把门带上。”那身影没回头，“风大。”

这两年，灯婆婆已经出现过两次，每次只说同一句话，说完就走，追不上，问不出。这回他打定主意不问，只蹲在灯影外头，看她剪灯芯。

剪子咔的一声，火花溅起一点。

“又来劝我？”陆惊鸿还是没忍住，“炉与钥匙不可兼得——这话你说过两回了。什么炉？什么钥匙？”

剪子停了。

“炉里封着什么，你比我清楚。”灯婆婆的声音很轻，像灯油将尽，“钥匙长在哪儿，你也快看见了。”

“我不懂。”

“不懂才好，懂的人夜里睡不着。”她把剪下的灯芯花弹进铁盘，“这排灯，烧的都不是灯油。”

“那烧的是什么？”

“守灯人自己知道。”灯婆婆不置可否，忽然侧过脸来，就着火光看他，“孩子，让我瞧瞧你。”

就是这一侧脸。

火光从下颌一路照上眉骨。那轮廓，那道鼻梁，连耳垂上一点小小的痣，跟相册里十九岁的姑娘，一模一样。

陆惊鸿喉咙里堵了一个字，烧得慌。

“奶奶——”

灯婆婆转回去，接着剪灯芯，像什么都没听见。剪完第三盏，她起身掸了掸衣襟上的灰，拎起灯往灯房深处走，影子在墙上拖得老长。

“炉子刚支起来，火候没到。”她的声音远远飘回来，“添柴可以，掀盖子不行。掀早了，夹生，两头发硬。”

“灯婆婆！这排灯，你到底守的什么？”

灰布衫的背影走进第三盏灯的影子里，停了停，没有回头。

灯婆婆说：“孩子，你猜祖母守的灯，为什么二十年没灭？”

第049章　会绣字的裙子

灯婆婆那句话，陆惊鸿想了三天。

第三天夜里他坐在书房，把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想不明白的事，先记账。他翻出残卷，第四页上“以梦为炉”四个字底下，还压着一行没亮透的暗纹，像水底的字，看得见影子，捞不上来。

柒月给他送了杯热茶，放下就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哥，你这两天眉头就没松过。”

“公司在上升期，老板的眉头是资产。”他说。

“那我给你捶捶。”

“不用。”他接过茶，冲她笑了笑，“去睡吧。睡踏实点，比什么都强。”

柒月走后，他对着那页暗纹坐到后半夜。祖母的灯，二十年没灭。这句话像一根鱼刺，横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拔不出来。

门被敲响，苏晚晴抱着剧本进来，往桌上一放。

“接了部新戏，演一个做了一辈子旗袍的裁缝。”她说，“台词我背得滚瓜烂熟，走位一遍就过。就是有一样——”她摊开自己的手，“我演不出这双手。导演说我拿针的样子，像拿钢笔。”

“要开一梦？”

“要开一梦。”

周述拟的单子，标价八十万一场，被陆惊鸿划掉重写。熟客价收一半，另一半折成睡眠医学公益基金的捐款，走贺兰那边的名目。

“定制的梦，做多大？”温芽在旁边记。

“做大。”陆惊鸿说，“裁缝这一行，做小了演不像。给她织一辈子。”

当夜，拾梦的织梦室。

这回不拆梦，是造梦。陆惊鸿握着苏晚晴的手，把她一寸一寸沉进去，自己跟着落进那场定制的梦：一条湿漉漉的雨巷，一间铺面，招牌上三个字，苏成衣。

梦里的六十年被他抻成一整夜。

七岁，小丫头踮脚够案板，被师父用尺子敲手背。十七岁，出师，第一件活计挂在铺子门口，被雨打湿了领子，她站在檐下守了一夜。三十岁，她给女儿缝嫁衣，灯下走针，针脚密得能兜住风，女儿在旁边数：娘，这裙子多少针？她说：六万四千针，一针都省不得。六十岁，头发白了，眼睛花了，手却稳，最后一针收线，她把线头咬断，满屋子的人都拍手。

拍手声里，老裁缝抬起头，隔着六十年，冲站在铺子门口的陆惊鸿笑了一下。

“小伙子，记住喽。”她说，“衣裳是布做的，也是梦做的。人穿衣裳，衣裳也穿人。”

话音落，六十年收作一针，整场梦朝那个针脚里叠了进去。

陆惊鸿悬在梦边扶线，看着看着，心口那座炉忽然一热。

梦里的苏晚晴做了一辈子，梦外的苏晚晴只过了一个时辰。时辰到了，该收线了。

一个念头压不住了。

他试着把梦里那条裙子，原样带回现实去。

这不合规矩，他知道自己冒险了。灯婆婆前脚刚警告过，炉火未到，掀盖不行。可残卷先动了。贴身的残卷无风自动，第四页第二行浮出八个字，笔画像刚出锅的金线：物成于梦，形存于图。

祖母的字。

八个小时里，这卷东西从没拦过他做任何事，此刻却像点头，像应允。陆惊鸿咬咬牙，调念力，托着那条裙子往梦门上送。念力像开闸的水，哗一下抽走两万六千缕。裙子撞上梦门的刹那散成一蓬光，落进他手心的，是一幅图样：裁剪图、尺寸、七种绣线的色号，密密麻麻一张纸。图样底下，还坠着一小绺真的绣线，藏青色，入手微温。

织梦二阶。

溯梦巅峰之上那道门槛，他踩着这场织出来的梦，轻轻迈了过去。

陆惊鸿攥着那卷图样从织梦室出来，手都在抖。以前入梦带出来的，只有信息、口供、密码，虚的。如今梦里的东西能过门了，能落成图纸，能变成真的。

织梦室里，苏晚晴也醒了。她坐着没动，半天，抬起自己的手看了看。

“我这双手，”她说，“上有针眼，下有茧。”

“梦里六十年。”

“六十年。”她轻轻攥了攥拳，“我知道是梦。可这份手上的分寸，它不骗人。”她顿了顿，忽然笑了，“陆惊鸿，你知道你现在做的，是什么吗？全世界的演员都做梦，只有你能把梦做成衣裳，让人穿在身上。”

温芽推门进来送水，盯着那张图看了半分钟，一拍大腿：“哥，这是钱啊。”

“这是梦。”陆惊鸿说。

“梦就是钱。”温芽眼睛亮得吓人，“找裁缝做出来，卖！这叫什么？这叫把梦穿在身上！”

老字号是周述找的，城里有名的那家成衣铺，老掌案带着八个老裁缝，看了图半天没吭声，末了只问一句：这图谁画的？针脚路数是老法子，配色却是没见过的。

联名系列定了名字，就叫入梦。第一件裙子，叫灯下。首发九十九件，定价一万八，只在线上放。

发布会前，有位时尚大刊的主编放话：明星组团卖睡衣，也算时尚？

发布会当晚，来了九百多位客人，媒体来了七十多家。苏晚晴穿着零号压轴，灯一打，裙摆一开，台下快门声连成一片雨。前排那位主编起初抱着手臂，等苏晚晴转完第三圈，手臂松开了。

开售前十秒，服务器扩容了两回。

十一秒，九十九件售罄。

后台大屏上的成交曲线直着往上蹿，周述盯着看，半天说了句：我们卖的不是裙子，是全世界排队买的一场觉。

黄牛连夜把价格挂到十九万。零号不卖，走慈善拍卖，起拍一百万。苏晚晴自己举牌举到最后，三百七十万落槌，钱全数进了睡眠医学公益基金，裙子她留下。那位主编散场时堵在后台，两个版的封面开价抢刊。

老掌案第二天来道谢，顺带说了件怪事：零号锁边用的是那绺从梦里带出来的绣线，锁完一整条裙边，线轴上还垂着一段，像没用过一样。

“这线怪。”老掌案说，“老朽做了五十年衣裳，头回见用不完的线。再用一百年，怕也用不完。”

陆惊鸿当时没在意。

半个月后，入梦系列第二批排产，预约名单又长出一截，开售即空的戏码连演了三回。同行从看笑话变成抄作业，抄不出来的居多——图纸是真的，可图纸里那股说不清的松快劲儿，学不来。所有人都以为这条线稳了。

那天夜里，陆惊鸿被电话摇醒。墙上的钟指着凌晨一点二十。

苏晚晴的声音很轻，轻得反常。

“你过来一趟。”她说，“就你，带上你的铃。”

“出什么事了？”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你别问，你来了就知道。陆惊鸿，”她忽然笑了一下，那笑比不笑还让人心慌，“我可能要疯了。”

他二十分钟赶到时，苏晚晴一个人坐在灯下，那条裙子摊在膝头。她妆都没卸，脸色却白得像妆没上。温芽发的消息他还回着，说零号今夜回了她家，没经过任何外人。

“怎么了？”

“你先告诉我，”她抬起头，“这条裙子，里头有没有夹层？”

“老掌案的手艺，按图走的，没有夹层。”

“那你看看这个。”她把裙子翻过来，里衬朝上，凑到灯下，“你看见什么？”

陆惊鸿俯下身。灯下细看，里衬上只有细密齐整的针脚，一排一排，什么都没有。

“针脚。”

“今天下午，我让化妆师看过，她什么都没看见。我拍了照，照片里也只有针脚。”苏晚晴的声音很稳，稳得像绷紧的线，“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看得见。你以为我想这样说吗？我做过一次这样的病人，被人当疯子的滋味，我尝过。”

“什么时候开始的？”

“试穿那晚，我就觉得左眼疼。老毛病，阴天才疼的那种疼。今天疼得不一样。”她深吸一口气，“用你的铃看。”

他取出铜铃，贴着里衬放平。铃舌无风自响，轻轻一声。

这一声不大，苏晚晴的肩膀却猛地一颤，像有人贴着她耳朵喊了名字。

那一排排针脚忽然活了。丝线在灯光里极缓地游动，顺着一个方向排开，排出一行小字来。字极小，细得像头发丝，笔画却一丝不苟，像有人就着一盏昏灯，用尽全身力气，一个字一个字绣上去的。

苏晚晴盯着那行字，一字一字念出声。

绣线里的字是：“救救我。”

第050章　库存梦

凌晨一点五十分，陆惊鸿把那条裙子平摊在苏晚晴家的长桌上，台灯压到最暗。

温芽非要跟来，被留在楼下车里守着电话。她把车灯熄了，人坐得笔直，盯着单元门，像守夜的老兵。

铜铃搁在里衬正中，铃舌还在轻轻颤。

绣线里那四个字浮在灯下，救救我。丝线游得不急，像溺水的人在很慢地挥手。

“这裙子进了多少人手？”他问。

“老掌案带八个裁缝做的，出库就到发布会，发布会后锁进我衣柜。”苏晚晴答得很清楚，“钥匙只有我有。监控我调过了，没人碰过。陆惊鸿，这句求救，是跟着裙子一起生出来的。”

陆惊鸿沉默了几秒。台灯的光圈刚好罩住裙子，圈外是黑的，那句求救就搁在光的边缘上。

“带出来的东西里，裹了货。”他说，“我先看看是什么货。”

他伸出两指，按在里衬上，闭眼。

指尖先碰到针脚，针脚底下，另有一层东西。他往上提，提不动。那不是一条梦，是一段被叠起来的梦，叠得方方正正，四角压实，像客栈里叠好收进柜底的旧被褥。压它的手法又匀又狠，做这事的人不知做过多少回，做过多少年。

更让他心惊的是叠缝。叠缝上打着一行极小的封印纹，纹路绕成一个号。

他收了手，给齐伯去了个电话。电话响到第二声就被接起，老头显然没睡。凌晨两点，齐伯披着棉袄进了门，老花镜往鼻梁上一卡，只看了一眼丝线

的走向，脸色就变了。

“库藏手筋。”齐伯说，“安眠堂收发室干出来的活。”

“安眠堂？”

“二十年前，安眠堂不光做黑催眠，还做一桩更大的买卖，收梦。”齐伯坐下来，端着苏晚晴递的热茶，一口没喝，只用手焐着，“把人的梦整个收上来，压成黑色梦晶，编上库号，存着，等买主。买主要发财梦，他们开甲库；要人记不得的事，他们开乙库。那时候管这个叫——上库存货。光抄出来的库号，就排到过十七。”

苏晚晴听得指尖发凉：“人的梦，也能当货存？”

“存下的那一头，人就再也醒不全了。”齐伯说，“梦是人的另一条命。整条搬走，剩下的身子，就只剩一口气。”

陆惊鸿想起自己母亲，想起方才指尖底下那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胃里一阵发紧。他的母亲睡了二十年，那间病房的柜子里，他给她叠了二十年的衣服。

“可这条裙子是我从梦里带出来的。”他说，“图样是我亲手织的，怎么会裹着别人的梦？”

“图样是你织的？”齐伯伸手，“拿来我看。”

他把那卷裁剪图对着灯，看了足足一分钟，忽然指着图角一个针眼大的戳记。七号。老掌案的师傅们绝不知道，他们照着描的图上，本来就带着这个号。

“这不是你的图。”齐伯说，“至少，不全是。当年封门那晚，守梦人顺手抄了安眠堂的库，押出来几箱梦晶。路上乱，碎了七颗。碎掉的梦没地方去，就卷进了门里，扒在门缝上，一扒二十年。”他抬眼看着陆惊鸿，“你二阶头一回开门带货，门缝上扒着的东西，把手伸进来了。它借你的手，把自己叠进了图样里。”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能是你？”齐伯反问，“全天下能过梦门的手，就你这一双。”

陆惊鸿盯着那个七号看了半晌，忽然明白了什么：“它不是在扒门缝。它是在等一双手。等了二十年。”

当夜他没走，就在长桌边浅潜了那一段库存梦。

没有门，没有雾，他像从柜顶掀开一床旧被。梦一抖开，是间化妆间，一排七张妆台。前六张空着，桌面擦得发亮；只有第五张上摆着东西：半条没缝完的裙子，针线笸箩，一盏小灯。

一个年轻姑娘坐在灯下走针，哼着戏调，墙上贴着试镜的通知，日期就在三天后。她缝几针，抬头看一眼镜子里的自己，笑一下，再缝。镜子里的姑娘也笑，两个人笑得一模一样，眼睛都亮。

陆惊鸿站在梦边，不敢出声，也不敢动。

第七张妆台在最边上。桌面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盏没点的灯，灯罩擦得干干净净，像是天天有人擦，又像是在等人来点。

走廊上的灯，从远到近，一盏一盏地灭。黑影进屋时没带风，姑娘手里的针停了半拍，又扎了下去。她没有回头，也没有跑，只是把针脚缝得更密了，密到后来，她低下头，就着灯光，把一句话一针一针缝进了裙子内衬。

陆惊鸿想看清那黑影的脸，梦却像被人从背后抽走了地毯，哗一下收拢。他只来得及看见，姑娘的针在灯灭前的最后一瞬，稳稳落进布面，没有抖。

梦叠上的时候，满屋的灯全灭了。最后亮着的是她那盏，随即也灭了。

陆惊鸿退出来，手心全是汗，后槽牙咬得发酸。

齐伯一直守在旁边，等他睁眼，只问：“看见针脚没有？锁梅花边？”

“锁梅花边。”

“那就是她。”齐伯的声音哑了，“当年剧组服装间有个说法，南边来的姑娘里，就一家有这手筋。方家。那姑娘我见过一面，来给全组送过一回粽

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话音没落，门铃响了。方拾拎着档案盒冲进来，风衣都没脱，眼镜片上全是雾气，眼睛里全是血丝。他接到温芽转的话，从报社直接打车过来，二十分钟里连闯了两个红灯。

“温芽说，你们找到一段二十年前被收走的梦。”他把档案盒往桌上一放，“我在安眠堂的废账里刨了六年，刨出一页出库单的复印件，一直对不上号，不知道是给谁存的。七号库，二十年前，入了七个梦。”

盒子打开，一页泛黄的复写纸摊在灯下。

七行字。第五行的名字被陆惊鸿一眼看到。

方依依。二十四岁。

满屋没人说话。窗外有夜车开过，灯光从窗帘缝里扫过每个人的脸。方拾的手指停在那三个字上，抖得纸页直响。

七行名字里，第二行是周雁。陆惊鸿的目光落在那一行，落了很久。他母亲的梦也在这个库里。可他母亲的档案，卷宗里连个库号都没有，像被人提前取走了，取走它的人，替她扛下了沉睡的二十年。

“我姑姑。”方拾终于开口，声音像从很深的地方捞上来的，“方家的锁梅花边，是她教我认的。我九岁那年爸妈顾不上我，是她把我带大的，一边带我一边考剧团。我上学的书包带，就是她给缝的，锁的梅花边。她说这针脚结实，摔不坏。”

苏晚晴把裙子的照片推过去，指给他看针脚。方拾只看了一眼，眼泪就砸在了桌面上。

他找了二十年的第七人名单，头一回在纸上离他这么近。近到针脚都数得清。

屋里静了几秒。齐伯先站了起来，把茶碗里的凉茶泼进花盆，动作快得不像这个年纪的人。

“天亮就去。”老头说，“梦拆了封，拖不得。压了二十年的东西见了光，收梦的人鼻子比狗灵。”

陆惊鸿已经在打第二个电话。铃声只响了一下，贺兰就接了，那头是医院值班室特有的嘈杂。他只说了三句话：青松养老院，一位睡了二十年的患者，天亮后他带一套唤醒方案过去。

“我知道了。”贺兰在那头说，“按长期意识障碍促醒的规范来，评估、知情、签字，一步都不能少。陆惊鸿，这次不是拆梦，是医学。你得答应我把规矩守全。”

“我答应。”陆惊鸿说，“只要能把人叫醒，规矩我一条一条守。”

挂了电话，他看了一眼桌上那条裙子。丝线里那四个字还在慢慢游。救救我。针脚等了二十年，等来的不再是等。

方拾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摸出一只旧信封，信封上的地址被他摩挲得发亮，邮戳是邻市的。这些年他每月往这个地址寄一回钱，落款写的都是家里老宅的门牌。

方拾翻出地址，声音发抖：“我姑姑还‘活着’，在青松养老院，睡了二十年。”

第051章　醒来

青松养老院在邻市城郊，一座缓坡上，两排老樟树把院门夹得严严实实。清晨的雾还没散，陆惊鸿一行五个人踩着雾进的院。齐伯走在最后，手里拎着两样东西：一包当年剧组门口那种老铺子的枣泥糕，还有一截全新的灯芯。

“见了面，拿不出东西，不像话。”老头说。

方依依住在后楼三〇七，一间朝南的单人病房。窗外能看见樟树梢，窗台上一盆吊兰，绿得发黑，是二十年里换过好几茬的那一盆。方拾说，姑姑从前爱养吊兰，说这花皮实，不用人操心也能活。

病历摊在桌上，厚得像一块砖。方拾一页一页翻，翻得极慢。入院记录：二十年前雪夜后第三日，由家属送入，长期意识障碍。二十年来，翻身、擦洗、鼻饲、理疗，每一天都记了字，一天没断。开头的字迹是老爷子的，端正；中间换成一手潦草；最后几年，是方拾自己的。

“我爷爷守到走。”方拾合上病历，“剩下的年，我接。”

主治的是神经内科的一位老主任，头发全白，背挺得直。贺兰带着两名睡眠科的医生和一箱设备，提前一天就到了，评估做到后半夜。会诊意见摆在桌上：患者处于长期意识障碍状态，生命体征平稳，脑干反射存在，促醒评估具备指征，风险可控。

“丑话说在前头。”老主任看着方拾，“长期意识障碍患者觉醒，罕见，但文献里存在先例。我们按促醒规范一步一步来，家属知情，全程签字，谁也不许拍胸口打包票。”

方拾签字的时候，笔尖在纸上顿了很久。他签得太用力，最后一笔划破了纸。

方案定得极细。前三天是铺垫：那条裙子洗净晾干，叠好放在枕边；方拾每天下午坐在床边念旧信，念姑姑当年写给爷爷的家书。有一封里写：小拾这

孩子摔了不哭，爬起来先看书包带开没开线，这孩子记着我呢。方拾念到这句，念不下去，出去站了一刻钟，回来接着念。病房的旧收音机调到戏曲频道，音量拧到最小的那格，那出戏，是姑姑当年哼过的调子。贺兰的团队二十四小时监测体征，每一项指标画成曲线。

第一天，曲线平的。温芽从城里送来三保温桶粥，原样拎回三桶。第二天，还是平的。方拾念信念到嗓子哑，老主任让他回去休息，他坐在走廊里，把脸埋进手掌。

第三天夜里，音量最小那格的戏台上正唱到高处，患者的指尖，动了一下。

值班护士差点打翻了记录板。

第四夜，轮到陆惊鸿。

病房熄了大灯，只留床头一盏。贺兰守着脑电图和监护仪，老主任站在床尾，齐伯和方拾退在窗边，连呼吸都放轻了。陆惊鸿洗了手，在床边坐下，把那条裙子放在患者臂弯能触到的地方，然后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轻，二十年的安静都压在这只手上。

铜铃贴着床沿，他垂下手，用最低的力道摇了一下。

铃声轻得像一粒纽扣落地。就是这一声，他顺着铃声沉了下去。

这一次他没有走过梦门，是梦门自己开的。二十年压在门缝上的东西认得铃声，认得守梦人的手。

梦里还是那间化妆间。七张妆台，六张空的，第五张上，灯灭着，裙子缝完了一半，针还别在布上。到处都蒙着一层灰，只有那盏没点的灯擦得干净。

陆惊鸿走到第五张妆台前，把库存梦从怀里请了出来，像请出一床叠了二十年的被褥。

一针，一针，拆封。

拆封的声音很轻，像春蚕吃桑叶。灰一层一层落下去，落到一半，化妆间尽头的黑里传来极轻的一声嗤笑，收灯的东西回来了。

陆惊鸿没回头。他把铃举起来，又摇了一声。

铃声在梦里荡开，黑影像被烫了一下，缩回墙角，散了。

灯亮了。先是他手里那盏，然后是妆台的镜前灯，然后是走廊，一盏接一盏，从第五张妆台往外，一路亮到走廊尽头。灰落尽的地方，裙子完完整整铺在台上，内衬朝上，那四个针脚绣的小字安安静静躺着。

一个年轻姑娘从走廊那头走过来，走到妆台前站定，看了陆惊鸿一眼。

“同志，”她问，“试镜，还没开始吧？”

“来得及。”陆惊鸿侧过身，把路让开，“我送你。”

姑娘抱起裙子，抱得很紧。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她忽然低声说了句：“谢谢你，捡到我的裙子。”

梦从走廊尽头亮起来的时候，病床上的监护仪，波形一层一层叠了上来。

先是手指，抓到了裙角，抓得很紧。然后是睫毛，颤了两下。贺兰压着声音报数，血氧、心率、脑电，每一项都在往上爬。老主任上前两步，手电光扫过瞳孔。

眼角先滚下泪来，泪过了枕巾，人才睁开眼。

“……谁把我的裙子收了。”开口的声音哑得不成样子，却是完整的句子，“没晾干就收，要起褶子的。”

方拾从窗边冲过来，到床边又急刹住，怕碰着输液管。他张了张嘴，二十年的话堵在一起，最后只出来两个字。

“姑姑。”

方依依看了他很久，看他的眼镜，看他眼角的细纹，慢慢皱起眉：“你是……小拾？你怎么老成这样了。我睡了一觉而已，你别哭啊，戏还没试呢。”

老主任查体查了四十分钟，意识清楚，定向完整，肢体肌力恢复中。走出病房的时候，这位从不见记者的老头，被堵在走廊上，只说了两句：“从医学上讲，这是奇迹。但我要把话说全：长期意识障碍患者觉醒，罕见，文献里有先例，不是怪力乱神。后续还要长期观察。”

住院部走廊里安静了一瞬，随即炸开。方拾站在病房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床上的人，扶住墙，慢慢蹲了下去，哭得像个九岁的孩子。

记者还是蜂拥而至。第二天，拾梦奇迹四个字上了热搜第一，青松养老院门口的樟树下站满了长枪短炮。有媒体把无人机都开来了，被护工拿晒被子的竹竿指了半天。护理费和鲜花堆满了传达室，都被方拾一件一件登记造册。周述连夜打电话来，声音发紧：“哥，这热度必须压。神迹式的东西，捧多高摔多狠，我在商场上见过太多回。”

“压。”陆惊鸿说，“压得越低越好。我们没做神迹，我们只是把一条裙子，还给了缝它的人。”

三天后，方依依能靠坐了。她胃口不好，人却清醒得吓人，把病房里每个人的脸都认了一遍，认到齐伯，她愣了愣：“给我送过粽子的道具师傅？”

“是我。”齐伯眼眶红了。

认到陆惊鸿，她端详了半天：“面善。咱们组见过？”

“没见过。”陆惊鸿说，“我娘叫周雁。”

方依依怔住了。她看看陆惊鸿，又看看手里那页名单，半晌，拍了拍床沿，让他坐近些：“雁姐当年待我们这帮新人最好。她教过我们一句话，走红毯之前，先学会走夜路。”她抬眼，“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儿子。”

方依依的手抖了一下，把他从头到脚又看了一遍，最后眼睛红了：“好。好。活着好。”

方拾把那本病历砖一样厚的档案搬来，抽出一页复印件，二十年前那个剧组的筹备花名册。方依依接过，扶了扶没有的眼镜，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念出

声来。

第一个名字，周雁。陆惊鸿站在门边，指节捏得发白，没出声。

第二、第三、第四个名字，她念得不快。齐伯从怀里掏出一份更旧的名单，每对一个，就用红笔打个勾。

第五个名字，她顿了顿，念的是自己。念完自己，她笑了一下：“第五个是我。我把裙子缝完了才去的。娘从小教我，做衣裳和做人一个理，线头不能留在外面。”

第六个名字，也过了。齐伯的红笔落下第六个勾，手开始抖，他自己在袖子上擦了擦汗。

念到第七个名字时她停住了，那栏写着两个字：“空缺。”

第052章　摘炉

方依依醒来第五天，拾梦奇迹还挂在热搜第七，头条已经换了三轮。预约名单排到了两年以后，有私人银行的客户经理开出八十万一场的价码求插队，被周述一张一张挡回去，挡了十七张。

陆惊鸿总觉得这顺风顺水里有股味道，像夏天午后闷着的一场雨。

第八天清早，公司前台的绿植边上，多了一只白信封。

没有快递单，没有落款。送花的人上午来送过客户订的花篮，说是夹在花篮卡片里带过来的，谁塞的，不清楚。信封里只有一张信纸，纸是好纸，旧式的竖行笺。

纸上只有两个字，笔锋清瘦，力道收得极紧。

摘炉。

底下另有一行小字：他们把二十年的账对上了。今夜起，守好你的门。

陆惊鸿捏着那张纸，站在前台没动。这字他见过一回，车库，对方递给他一份文件，签收单上落的就是这一手瘦金体。白棠。

他叫上齐伯，两个人把门关死。

“摘炉，是什么？”陆惊鸿把信纸推过去。

齐伯只看了一眼，那只没受伤的旧手抖了一下。他起身又去把窗帘拉上了。

“守梦人的老话。”老头说，“封印，行里叫炉。把东西封进炉里，叫入炉。摘炉，就是连炉带封带火，一锅端走。这话，平常没人敢用。二十年前，只有一个人喊过。”

“千面。”

“千面。”齐伯点头，“封他那天夜里，他就贴着你奶奶的耳朵喊，你们摘我的脸，我就摘你们的炉。当时没人接这话。”

陆惊鸿的手指慢慢收紧。炉。他在心里把这个字翻来覆去过了三遍，翻出了底下那层东西。卷二那夜祖母在梦里就说过，门是他封的，钥匙是你。可他一直把钥匙当解药听。现在再看，那句话还有另一副骨头。

祖母封进炉里的第七梦碎片，装的容器，从头到尾就一个。

他自己。

“为什么是现在确认？”他哑声问，“二十年，他们没找着吗？”

“因为第七栏是空的。”齐伯说，“七个名字，六个对上了人。空缺的那一个，埋在谁身上，织梦会猜了二十年。方依依一醒，库存梦见了光，你那双手当众过门带货，三件事拼到一张桌上，会主是何等人物，一笔一笔，全对上了。”

“所以全城那口锅，还没端起来。”

“信上说，今夜。”

当夜，子时刚过，第一通电话进来。

拾梦的客服反馈通道，平时夜里不过几条留言，那晚从十二点整开始，留言一格一格往上跳，全是同一个格式：做了同一个梦。雪，片棚，往里走的人流，头顶的灯一盏一盏灭。值班客服起初以为是同一人连发，比对账号，是几百个不同的账号，来自城市不同方向。

十二点半，贺兰的电话进来了。十一家合作医院的睡眠门诊，同样的描述，登记了一百七十多例。有个上夜班的护士做完噩梦，惊醒后第一件事是摸自己胸口，她说梦里她排队走进棚里，回头的时候，身后的队没了，雪地上一行脚印，全朝里，没有一行朝外。

凌晨一点，三百一十例。

凌晨两点，九百例。热线打爆，周述临时调了三十个人接电话，接线记录导出来，梦的细节误差不超过三处：雪夜的片棚，排队的人，灭着的灯。有人

梦见自己手里提着灯笼，走到门口，灯自己灭了。

梦里最后一样东西，人人都看见。棚门关不严，留了一道缝。缝里有灯光，灯光里，有个人影朝着外头招手。

天亮汇总：第一夜，九千三百例。医院通报：无人死亡，无人器质性损伤，急诊收治的失眠、惊悸患者三百余，全部稳定。这条通报压在报纸角落，只有豆腐块大。

上午，王大有的电话打进来，嗓门压着，还是发劈。

“惊鸿，出大事了。”他说，“横店这边的群演宿舍，昨夜闹翻了。东片十几个宿舍区，睡着的全做同一个梦，雪夜的片棚。你猜怎么着——好几个老群演跟我说，梦里那个棚，越看越眼熟。灯一灭，有人看清了墙上的门牌。”

“几号？”陆惊鸿问。

“旧三号棚。”王大有的声音沉下去，“惊鸿，那是你小时候住过的棚。”

陆惊鸿握着电话，指节一下一下收紧。他把三号棚三个字写在白板上，又把雪夜两个字写在后头。

“大有哥，帮我盯住横店。”他说，“凡是梦到片棚的，让他们记住一件事就够：认灯，别认人。灯灭别慌，站在原地等铃。”

“什么铃？”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第二夜，两万四千例。

网上先炸的不是梦，是通稿。几十个营销号同一分钟发稿，标题起得整整齐齐：拾梦裙子惊现诅咒，买家集体噩梦，造梦产品酿成事故。配图是那条灯下，配文言之凿凿，说首批裙子买家上百人同时噩梦缠身，一夜之间要出人命。

可贺兰的团队手里有真数。两万四千例里，与拾梦任何产品零接触的，占了百分之九十二。首批裙子九百多位买家，做噩梦的十一人，占比远低于全城平均值。这份数据连夜做成简报，周述发出去的第一版声明，两小时后被剪成只有一句“拾梦称与己无关”，评论区骂声灌了十几万条。

三天，退单一千四百单。两家合作品牌暂停联名。公司楼下的长枪短炮又回来了，这次问的不是奇迹，是人命。

霍延的电话是傍晚打来的，背景音里有机场广播。

“数据我让人核过了，他们编数的时候连模型都懒得换。”霍延说，“你不用管舆论，舆论是钱能修的路。我只要一句话——你个人的立场，动不动？”

“不动。”

“行。”那头很干脆，“霍氏的名字你随便用。另外，欠你一句提醒：肯砸钱买热搜的，从来不止想骂你，他们想把水搅到分不清敌我。你直播那天，我给你把台子看住。”

苏晚晴是晚上来的，进门就把一份声明拍在桌上，她自己拟的，三百字，一个字一个字改过。

“我发。”她说，“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这口锅轮不到你一个人背。”

“压三天。”陆惊鸿把声明推回去，“三天后我要用它的，但得用在明处。晚晴，信我一回。”

她盯着他看了几秒，把声明收了回去，只提了一个条件：“三天。第三天的日落，我要在现场。”

会议室里，温芽把窗帘拉上，声音发闷：“他们连数据都懒得编圆。”

“数据不是编给你看的。”陆惊鸿说，“是编给不看数据的人看的。”

齐伯坐在角落，把那张白信封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半天，忽然开口：“我守了半辈子道具，看布景看的就是门。全城做同一个梦，这不是闹，这是撬。几

万人同时往一扇门上使劲，撬的就是——”他看向陆惊鸿，“你的门。”

陆惊鸿没说话。

他自己的感觉比谁都清楚。这两夜，每到子时，他的梦门就被推一下。不重，像有人隔着门数拍子。一下，停，再一下。门后那个人不急，他知道门里的人会先熬不住。

“他们要的不是舆论。”陆惊鸿抬起头，“舆论是柴火。全城的噩梦一起压过来，压的是我这座炉，炉一松，封就松。他们等的就是门缝里透出来的那点光。”

“那怎么办？”温芽问，“报警？发声明？还是把裙子下架？”

“都不行。躲，是替他们守门；辩，是替他们烧火。”陆惊鸿站起来，走到白板前，写下一个字。

直播。

“门他们要开，我就先把门开在光里。”他说，“当着全城人的面开。他们敢来撬，就得当着全城人的面撬。”

会议室安静了两秒。周述先反应过来，手指在桌上敲了三下：“我得给你算笔账，直播有三成可能救公司，七成可能把火烧到你个人。”

“公司烧得起。”陆惊鸿说，“我娘的觉，烧不起。”

散会的时候，贺兰的简报又更新了一版，附了一句手写的话：两万四千人，同一根撬棍。撬棍不落案，落的次数比你想的多。

陆惊鸿把这张纸压在键盘底下，抬眼看了看手机。

热搜第一挂着：#拾梦造梦：一梦要人命#。

第053章　直播入梦

三天之约，第一天用来磨刀。

方拾的媒体矩阵先动。他把六年刨出来的安眠堂废账做成系列专题，一天一更，不动声色地讲二十年前一桩收梦的旧案。第三篇里，他把营销号的通稿和废账里的假账并排贴出来，两边的句子相似得像同一个模子倒的。评论区风向开始转，转发过五十万。

夜里他去了城郊，蹲到凌晨三点，拍到一栋民房里的水军车间：三十几部手机排成三排，屏幕的光映在墙上，一个写手同时给十二个账号打字，桌上摞着通稿模板，抬头印着同一家的水印。他没惊动任何人，拍完就撤，素材分三路备份，一路存在了报社的保险柜里。

青松养老院的病房里，方依依靠在床头看完了这三篇报道。她让护工借来纸笔，写了满满两页纸，托方拾带给陆惊鸿。纸上没有感慨，只有细节：当年收梦的人惯用的三个动作，进屋先看灯，坐前先摸桌，临走倒背着手。她写：这人有一习惯，收东西前，会先夸一句。夸什么，收什么。

陆惊鸿把这两页纸读了两遍，折好，收进残卷一起。

霍延的第二通电话，只有两分钟。

“挂热搜的那家营销集团，母公司欠了债，股价跌了一年。”他说，“今天上午，它是我的了。黑稿连夜下架，后台数据打包，一小时前送去了有关部门。顺便，那栋民房的房东，收了我三年租金，现在他配合得像自己亲弟弟在里面。”

“花多少？”

“一个半亿，买了个累赘。”霍延笑了一声，“值。”

贺兰那头，两万四千例的分析报告正式发布：百分之九十二的患者与拾梦产品零接触，全城噩梦的时空分布，找不到任何产品相关的传播路径。报告最后一页，是青松养老院那位老主任联署的背书，白纸黑字一行：如果这叫事故，医学教科书里需要重写事故的定义。

霍山河只留了一句话，让秘书原样转达：霍家的场子，拾梦随便用。谁拆台，先问过我。

第三天日落前，直播定了名目，就叫当众入梦。

地点放在医院睡眠监测中心，不搭台，不布景。十二台摄像机，机位图是方拾亲自画的，主张一个不剪。脑电图、监护仪的数据直接接上大屏，实时出数。方拾的矩阵七平台同推，霍延协调了流量入口，开播前挂出的只有一句话：拾梦是不是事故源头，今晚，让证据说话。

苏晚晴说到做到，日落时分赶到了现场。她进门第一眼先找陆惊鸿，找到了，上下打量一遍，才点头：“脸色还行。声明我带来了，就揣在兜里，你什么时候要用，我什么时候上台。”

开播十分钟，在线人数六千万。半小时，破亿。温芽在导播台里盯着实时曲线，小声嘀咕了一句：哥，全城都在看。

陆惊鸿最后走上机位，没开口先鞠了一躬。

“先说三件事。”他说，“第一，这两天全城做噩梦的每一个人，我道歉。不管源头是不是我们，你们受的惊吓是真的。第二，今天没有公关稿，我说的话，等我做完了，你们再信。第三，”他直起身，“有人说我造的梦有毒。那今晚，我就当众造一个给大家看。”

台下有记者喊：出事了算谁的？

“算我的。”他说，“姓名、肖像、公司，全算我的。”

第一个环节，是证伪。

志愿者是从两万四千例里抽的，抽签，抽中一位夜班出租车司机，四十一岁，噩梦连做了五夜，眼下乌青。

陆惊鸿握着他的手入梦。计时开始。

大屏上，脑电图起起伏伏，监护仪的曲线平稳。贺兰站在侧幕，拿着话筒做解说：深睡眠期，无异常放电，受试者体征稳定。十一分钟里，弹幕从骂声慢慢变成问号。

第十一分钟，陆惊鸿睁眼，走到白板前，拿笔画图。

一座雪夜的片棚。正门，侧门，道具间的位置，灯架的位置。画到最后，他在正门的门缝处点了一个小人，笔停了停，把小人手里那点光的朝向也描了出来。

出租车司机是同一个演播室醒的。主持人递上白板照片，他看一眼，愣住，又看一遍，声音发干：“一样。灯架、侧门，全一样。还有门口招手的那个……光就是从他那来的。”

“你梦里有人跟你说话吗？”

“没有。就是想往里走。”司机搓了搓脸，“现在我特别想回家。”

“最后一个问题。”主持人说，“你报名的时候，怕吗？”

“怕。”司机想了想，“可我开了十年夜班车，凌晨三点接过醉汉，送过产妇，我在这个城市夜里跑惯了。我做噩梦的每一晚都在想，这城里的夜里，就没有人管了吗？”他看向陆惊鸿，“来你这儿之前，我想明白了。有人管没管，总得有人试试看。”

掌声不是立刻响起来的，是先安静了两秒，然后从弹幕上砸下来的。在线人数冲到一亿三千万。

陆惊鸿从袖口里取出一样东西，摊在掌心。一段细黑线，一拃长，像从布面上拆下来的线头。

“从那位司机的梦里带出来的。”他说，“就藏在门缝里，所有人的噩梦，都是从这一根线上挂下来的。贺主任，送检。”

检测结果当晚就出。材质那一栏，空着。化验单的备注写着一行小字：不排除仪器故障，建议复检。复检三次，材质栏三次空白。贺兰把三张化验单并

排钉在报告后面，只批了四个字：查无此物。

公开处刑在第二个环节之前。方拾把水军车间的录像、通稿模板的水印、买热搜的后台流水，三样东西一起丢上大屏。三家公关公司的致歉声明在四十分钟内陆续发出，一百四十多个参与攻击的账号被封禁。弹幕齐刷刷滚过一排字：欠拾梦一个道歉。

“现在，第二个环节。”陆惊鸿说。

他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一杯温水，喝了一口，在监测床上躺下。躺下之前，他把铜铃从怀里取出来，交给了齐伯。

“帮我拿着。”他说，“铃声别停，摇到我自己接手为止。”

齐伯接过铃，手稳得不像个老人：“你奶奶当年进山，也是这么把我使唤的。”

“有人说，拾梦造的梦害人。那我现在，当着所有人，进我自己的梦，现场织一场安梦，织完把图样带出来，给大家看。如果我的梦有毒，大家今晚就能看见毒长什么样。”

贺兰替他扣好监测环，低声说了一句：门后有情况，随时叫你。

“叫不醒的。”陆惊鸿闭上眼，“真有事，我比你们先知道。”

计时开始。大屏右上角，分钟数一格一格跳。周述在导播台压阵，温芽盯着弹幕，手心里全是汗。铃音在演播室里一下一下地响，很轻，像给深水里的船数更。

第五分钟，脑电图进入深睡。第八分钟，监护仪的曲线像退潮一样平。有人开了个玩笑，说睡着了的人呼吸声都这么好听，弹幕笑了一片。

第十三分钟，满屏都在刷：图样呢？织完没？

第十五分钟，贺兰看了眼数据，眉头动了动，没说话。

第十七分钟，陆惊鸿的睫毛，颤了一下。

梦里，他正把最后一缕念力压上针脚。整场安梦是他的老宅，堂屋，八仙桌，灶上坐着一壶水，水汽正暖。桌上摊着图样，安梦的图样已经织了大半，一场最寻常的觉：天亮，饭香，有人喊你起床。他数着针数，一针，两针，第三针落下去的时候，后颈忽然起了一层细密的凉。

堂屋的门缝，多了一个人影。

那张脸五官端正，端正得没有一丝多余，像照着最好的那张脸临摹的。他不进屋，就站在门缝外，对着堂屋里唯一那面铜镜的方向——也就是镜头的方向——慢悠悠地，挥了挥手。

他不是冲陆惊鸿来的。

他在冲一亿三千万个看直播的人，打招呼。

陆惊鸿在床上，脸色骤变。

直播入梦第十七分钟，主角脸色骤变——他的梦里多了一个对镜头挥手的人：千面先生。

第054章　一人守一城

一亿三千万人在屏幕里，看着陆惊鸿猛地睁开了眼。

他没有拔手环，没有喊人，先坐直，对着镜头深深吸了一口气，说出的第一句话，让整个导播台愣住。

“大家今夜早点睡。”他说，“睡前，把窗台的灯打开。”

弹幕炸了三秒，然后齐齐刷出一排问号。贺兰抢到机位边上，他摆摆手，压低声音只对镜头补了一句：“不是怕。是今夜，有人要看清楚，这座城里有谁醒着。”

直播在第四十分钟被周述按停。不是出事，是不能再播了。门后那位已经知道镜头在哪儿，再播下去，等于把全城人的睡眠举到他眼前给他看。

演播室的灯亮起来，人全围过来。陆惊鸿把梦里那一挥手，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他冲镜头挥手，就是说给所有人听的。”方拾最先反应过来，“他在告诉你，也告诉我们——他知道直播，知道观众，知道这座城在看。”

“他是示威。”周述的声音发干，“当着全城的面。”

“不止。”陆惊鸿摇头，“挥手是请柬。他下一场戏，要开演了。”

请柬兑现在当夜子时。

第一通热线进来的时候，守夜值班的客服还没换班。十二点整，反馈通道跳起一片留言：全城又做同一个梦了。雪夜，片棚，人流。这一次的梦不一样——梦里没有门缝，没有招手。梦里所有人都在观众席上，戏台子搭在片棚中央，幕布拉得严严实实。有人想走，脚下的雪软得像沼泽；有人想喊，声音出不了三尺。

幕布后头，有人在吊嗓。

十五分钟内，红点在监测大屏上连成了片。子时三刻，八千四百。丑时未到，红点漫过大屏的边界线，数目停在了一个让全场失语的数字上。

三万。

三万个红点，铺满整座城市。医院、宿舍、写字楼、养老院，贺兰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往进打，打到最后她不打了，站在大屏前，说了一句：这不是攻击，这是演出。他把三万人请进了同一个剧场。

“那就去剧场里找他。”陆惊鸿抓起外套。

布阵用了一小时四十分钟。

拾梦仓库里存着三万份安梦香，本来是给预约客户备的货。王大有带着三百个横店的兄弟，四辆车，把香分六个区送进城，挨个小区放在传达室、物业、便利店，打电话，上楼敲门，怎样都快。

“大有哥，横店那边呢？”陆惊鸿在电话里问。

“你放心。”王大有的嗓门劈着，“群演兄弟自发分了班，八个宿舍区，每班两小时。有人想出钱雇，被兄弟们骂回去了。他们说，守梦人是横店出去的，横店的夜，横店人自己守。”

陆惊鸿握着电话，半天说了句：谢谢大有哥。

“谢什么。”那头顿了顿，“当年在片场，只有你把我们当人看。挂了，送香去了。”

温芽守总机，接线记录一单不落。周述对接十家医院和全城养老院，贺兰排班，睡眠科的医生护士全数在岗。方拾的矩阵只发一条不动声色的守夜指南：今夜若做同一个梦，别跟着人流走，认灯，听铃。

香是灯，铃是令。三万份香点在窗台上，就是三万盏灯。

陆惊鸿自己，去了旧三号棚。

棚早就停用了，拆得只剩骨架，钢梁上还挂着半张褪色的挡光布。柒月非要跟来，陆惊鸿拗不过，让她守在门口的灯下。齐伯坐在棚口的小马扎上，怀

里抱着真铃——铃声不能断，他从现在起，摇到天亮。

子时正，陆惊鸿闭眼，入了共梦。

雪下得很大。

片棚恢复了二十年前完整的模样，棚顶，灯架，戏台。三万人坐在台下的椅子上，一排一排，安安静静。雪落在人肩上，不化。

台上，幕布拉开了一半。千面先生站在幕布后，只露出半张端正的脸。

“都落座。”他的声音不大，三万人的耳朵里都清楚，“今晚看一出戏。戏名叫，守梦人。”

台下静得没有一点声音。三万个人，三万双眼睛，全望着戏台。前排有个孩子想哭，刚一抽气，旁边素不相识的乘客模样的人轻轻拍了拍他的背。雪落进领口，没有人躲。

“二十年前，一夜七盏灯，我收得从容。今晚我让你们都看看——他一个人，守得住几盏。”

说完，他抬手一拂。

棚顶的灯，从最边上开始，一排一排地灭。

陆惊鸿站到了戏台正中央，从怀里请出铃。

“看好了。”他说。

灭一盏，他点一盏。念力顺着铃声走，走到每一盏刚熄的灯里，火苗腾一下重新立起来。第一排，第十盏，第五十盏。雪越下越密，灭灯越来越快，点灯也越来越快。他把自己的念头磨成针，一盏灯就是一针。

念力像退潮。十三万缕，一个时辰，剩五万。第二个时辰，剩一万八。

他数着灯给自己打气。一盏，一盏，又是一盏。中间有一阵，他眼前的灯全糊成了光团，他就靠着铃声辨认方向——铃声从棚外来，雪再大，家就在那个方向。

千面在台上看着，不急，不恼，甚至替他报数：“两万盏了。你这炉里，柴还够吗？”

陆惊鸿没接话。接话费神，他的每一缕神思都在针脚上。

柒月不知何时进了梦，站在他侧后方半步的地方。她伸手，替他扶住最边上那几盏晃得最凶的灯。雪地上，别人都有影子，她的影子的边缘是模糊的，像隔着一层纱。陆惊鸿眼角瞥见了，没功夫细想。

寅时，最黑的时候。

棚顶的灯灭到了三万盏里的两万七千，他手里的念力剩八千缕，嗓子已经喊哑了，手心被铃柄勒出两道红印。千面的声音在雪里飘：“你的炉里没有柴了。守梦人的火，烧完就没有了。你猜，我先耗死你，还是先收了他们？”

“都不是。”陆惊鸿哑着嗓子笑，“你等不了了。你比我更怕天亮。”

千面不说话了。灯，齐齐一灭。

三万盏，同时。

陆惊鸿把最后八千缕念力，连同这一夜没合过的眼、没松过的手，全数压上铃，仰头喊出今晚最后一个字。

“灯——”

齐伯在棚外摇响了真铃。

梦里，三万盏灯从戏台中央开始，一圈一圈往外亮，像有人在黑绸子上泼了一盏滚烫的油。灯亮到哪儿，雪就停到哪儿。亮到最后，满棚通明，三万人肩上的雪齐齐化开。

幕布后头，静了很久。

“好戏在后头。”千面先生说，“守梦人，你守得住这一夜，守得住夜夜吗？”

声音散了。潮水一样的人流开始退场，梦一层一层塌陷成柔软的黑。

天亮了。

贺兰的汇总在晨光里出来：三万人，全部醒来，零死亡，零危重，急诊留观的四百一十七人，全部平稳。全城通报发出去，热搜第一换了词：昨夜有人守了整座城。

有网民把直播里那句睡前开灯的话翻出来，一夜之间，全城的窗台亮成了一条河。有商家连夜推出守夜灯，标价十九块九，评论第一条写着：这钱花得比什么都值。

苏晚晴清晨赶到片棚，那三百字的声明终究没用上。她把声明递给陆惊鸿，他自己接的，她站了三秒钟，转身去给齐伯披了件大衣。

“不用我说了吧。”她说。

“不用。”陆惊鸿把声明折好，收进怀里，“但留着。下一回，你上台。”

陆惊鸿是被温芽的粥香熏醒的。他就睡在片棚的门槛上，半边身子露在外头，齐伯的铃音停了，老人靠着门框睡着了，手里还攥着铃。柒月蹲在他旁边，把外套盖在他腿上，眼睛里全是血丝。

“醒了？”她递过粥。

“醒了。”他接碗的手一直在抖，抖了半天才稳住。

喝到一半，他忽然停住了。

退场的时候，他是站在台上的。三万人从他面前经过，鱼贯走出片棚，那一眼，他当时只当是感激——疲惫到了极点的人，看什么都温暖。

可现在，晨光照进棚里，他想起书房抽屉最底层那幅画，想起柒月梦里那两颗星星，后背一点一点凉了上来。

三万人在梦醒退场时，都回头看了主角一眼——他们的眼睛里，都有一颗星星。

第055章　以梦养梦

天光爬上楼顶的时候，陆惊鸿还站在拾梦公司顶层的天台上，掌心攥着那枚铜铃。

铃身是烫的。一夜全城布阵，铃绳在他手里勒出一道红痕，一松手，掌纹里全是铃的形状。

他朝城里看。晨光把玻璃幕墙一块块点着，公交车恢复了咣当声，煎饼摊的白烟从巷口冒出来。这座城市活过来了，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有他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三万人做了同一个梦，梦醒的时候回头看他的那一眼——三万双眼睛里，三万颗星星。

贺兰的电话是六点十一分打进来的。

"来睡眠科一趟。"她的声音哑得厉害，"昨夜同梦的人，陆续有人来复查了。你猜他们开口第一句是什么？"

"什么？"

"他们说，梦的最后有个声音问他们——愿不愿意，把眼睛借给星星。"

陆惊鸿握着栏杆的手，指节一点点白了。

七点整，指挥室的大屏亮了。周述熬得两眼通红，把汇总数据钉在屏幕正中。

"昨夜同梦者，官方口径三万人。醒后自查见过星星的，两万九千四百人。"

指挥室里静得能听见服务器的风扇声。王大有拎着一袋包子站在门口，忘了往里走。

"这是点星。"齐伯坐在角落，手里捏着一支没点的烟，"老辈人的叫法。点了星的人，就是梦种。等哪天会主想收，一声令下，三万颗梦一起熟。熟一

茬，收一茬。″

温芽倒吸一口凉气：″三万人，拆到哪年去？″

贺兰带来了唯一的好消息。她连夜跑了六个社区：浅印的星星，七天不碰梦，自己会淡。真正要命的是被种进梦晶的深种。全城筛下来，大屏的城市地图上，红点一个接一个地跳。

三百个。

″三百个深种，落在两百七十一个门牌后面。″周述说，″有的家里，种了两颗。名单打出来了，三张纸。″

陆惊鸿盯着地图看了半分钟，说了一个字：″拆。″

拆标这活，比所有人想的都苦。

梦晶长在人的梦里，像水蛭，贴着好日子吸血。拆一颗，陆惊鸿要入梦一场，做两个钟头的贴身手术，出来的时候人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第一户，是城东那位独居老爷子家。老爷子把门开得大大的，还给陆惊鸿倒了糖水：″小伙子，我这梦里有味道吗？″

有味道。老爷子的梦是三十年前的老屋，老伴坐在灶前数落他，煤炉该封了，咸菜坛子该压石头了。梦晶就藏在老伴的声音里，藏在每一句数落的最末一个字里，长得又肥又亮。

陆惊鸿花了两个钟头，把那枚梦晶从声音里一根一根剔出来，再替老爷子把老伴的数落补齐整。

出来的时候，老爷子正在门口打盹，手里还捏着糖罐。陆惊鸿没叫醒他，轻轻带上了门。

第一天，他拆了三户，鼻血浸透两件汗衫。

柒月递热毛巾的手一直在抖：″哥，这么拆下去，三百颗拆完，你先废了。″

″那也不能留着。″陆惊鸿按住鼻梁，″老爷子信咱们，门都没闩。这种信任，欠不得。″

齐伯在旁边烧了壶热水，冲了碗糖鸡蛋塞给他：″老规矩，拆一户，吃一口，攒着命拆。你们年轻人，总把命当柴烧。″

第五天夜里，出了事，也出了转机。

城西纺织厂宿舍，柒月连轴转了三十个小时，给铜铃挪位子的时候脚下一晃，铃脱了手，骨碌碌滚到两位宿主中间。

怪事发生了。监控梦里，两颗梦种隔着铜铃，像两条抢食的鱼，互相扑，互相咬，谁也吃不着。不到一炷香，两颗种都瘪了一圈。

柒月盯着那两条鱼，眼睛慢慢亮了。

″它们抢饭。″她说，″梦种只认梦，不认人。把十户人放进同一场好梦里，十颗种就得抢一场饭，抢着抢着，一起瘦。哥，你只管站在梦中间收网。″

″慢着。″贺兰皱眉，″十户人同睡一场，血压、心率、梦相，风险怎么算？″

″您盯体征，我盯梦。″柒月说，″有不对的，掐铜铃，全场退梦。″

陆惊鸿看着柒月，忽然笑了：″这法子，叫什么？″

柒月想了想，一字一顿：″以梦养梦。″

新法子头一场，摆在纺织厂大礼堂。陆惊鸿织了一场雪夜百家宴：大锅菜热气腾腾，长条桌一直拼到操场上，每家的旧年货都照着各人记忆里的样子上桌。十户人围桌坐定，十颗梦种在梦境深处抢食，抢到天蒙蒙亮，一起蔫了。

梦里的长桌边，有个虎头虎脑的小胖墩，捧着碗不敢下筷，眼睛却瞟着最大那盘红烧肉。陆惊鸿绕过去，给他夹了满满一勺：″吃。梦里管饱。″小胖墩咧开嘴，那口福相把他逗笑了——梦里这孩子，比现实里胖了整整一圈，一看就是家里管得严。

十颗梦种抢到天蒙蒙亮，抢得筋疲力尽，一起蔫了。

他立在梦中央，铜铃一收，十颗梦晶落进掌心，像十粒烧过的米。

礼堂里的人陆续醒转，眼睛清清亮亮。一位老太太拉着他不撒手：″小伙子，我梦见我家老头子了。他给我夹了一筷子鱼，说欠了我四十年。″

温芽在门口记账，笔都快写飞了：拆种十，昏睡零，投诉零，鸡蛋收了六十六个。

消息压不住。第七天，热搜换了脸，拾梦拆星四个字顶了上去。底下第一条热评：我爸妈昨晚做了场梦，今早给我打电话，声音是十年前那个调。

方拾把直播切片剪成一条三分钟的短片，结尾是老太太拉着陆惊鸿不撒手那一幕。片子放着放着，弹幕齐刷刷地飘过一句话：他们拆的是标，救的是人。

连轴转半个月，队里没人喊累，可累都写在脸上。温芽的嗓子哑了，周述的白头发多了一撮，王大有把盒饭摊交给了徒弟，自己整宿整宿守在拆标现场搬凳子。最狠的是陆惊鸿，有天夜里拆完标，他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才想起自己要去哪儿。温芽看在眼里，回头就往他口袋里塞了两块奶糖：″低血糖的时候，先吃糖，再逞强。″

周述趁热把拆标队排成三班，贺兰的医疗车跟场，方拾的镜头全程开着。霍延把名下一家闲置酒店整个包下来，专供拆完标的人补觉。横店的群演兄弟也来了三十多号，王大有往传达室一坐：″谁家有红点，报我。横店三百号兄弟，一户一户陪着。″

苏晚晴从剧组打来电话，只问一句：″缺什么？″

″不缺。″陆惊鸿说，″缺你一句杀青快乐。″

电话那头笑了一声，挂了。

陆惊鸿把手机揣回兜里，抬头看大屏。红点比昨天少了十一个。这座城像一张被人下了毒的网，他们正在一格一格把网眼剪开。

拆到第二十天，地图剩三十七个红点。第二十六天，剩九个。这九户全是老种，一场大梦啃不动，还得他一户一户上门，像老木匠剔榫头。有拆完标的

大爷，第二天天不亮就来送咸菜，站在楼下喊：我老伴在梦里原谅我了。

拆出来的梦晶编号入库。清点那天，康复出院的方依依也来了。她在每一枚梦晶前停下听一听，像老中医号脉。听到第七枚，她猛地缩回手。

那七枚黑得发乌，不反光，坠手。

″这七枚，不是那夜点的星。″齐伯把七枚单独收进一只木匣，″是老种。最年轻的一枚，年头也在十年开外。孩子，会主的手，早就在这座城里摸过一圈了。″

方依依站在木匣前，脸色发白：″我认得这个凉法。当年那张桌上的人，身上就是这种凉。″

木匣落锁那一声，陆惊鸿记了很多年。

第三十夜，指挥室没人下班。地图上只剩最后一个红点，孤零零悬在城南，像一粒没熄透的火星。

温芽把三张名单翻得起了毛边，一户一户打勾，勾到最后一个，笔尖悬着，不敢落。

凌晨两点整，方拾盯着屏幕喊起来：″动了！城南熄了！″

温芽的笔尖落下去，三百，清零。

指挥室炸出一片欢呼。王大有把攒了三十天的礼盒拆开，一人塞一面小锦旗。周述靠在椅背上，难得地笑出了声。温芽举着手机，要给大屏拍张纪念照。

就在这时候，屏幕轻轻叮了一声。

所有人回头。城市地图东北角，一个崭新的红点亮起来，红得刺眼。

城市地图拆到最后一个红点时，屏幕上多出第三百零一个——拾梦公司总部，主角自己的办公室。

第056章　三百零一

没人说话。大屏上，那粒红点一闪一闪，像一颗埋在他们自己心脏里的雷。

″调监控。″陆惊鸿说。

温芽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出一串响。总部大楼的监控一格格翻过去：大门，完好；前台，保安睡得四仰八叉，从拆标第三班起他就没回过家；六楼走廊，空的；七楼，空的。

″顶层。″温芽的声音一下子低了，″红点就在顶层。你办公室。″

周述抓起外套：″叫上齐伯，都别落单。″

一行人上楼，脚步声在楼梯间里放得极轻。陆惊鸿走在最前面，铜铃攥在手心，拇指压着铃舌。他脑子里闪过一万个可能：会主的人摸进来了，哪颗漏拆的种转移了宿主，或者，门自己开了。

办公室的门虚掩着，漏出一条暖黄的光。

他推门。

沙发上躺着一个人。西装外套搭在椅背上，领带蒙着脸，一份《金融时报》摊在胸口，随呼吸一起一伏。

霍延。

″这两个星期他就没回过家。″周述哭笑不得，″白天守在会议室，夜里就睡你这沙发。我说送他回霍宅，他说回家像进考场，不如这儿踏实。″

陆惊鸿俯下身，轻轻掀开那条领带。

霍延合着的眼皮底下，有一点极淡的光，在缓缓地转。

星星。

″醒着拆，种会受惊往里钻。″齐伯压低声音，″得入梦。孩子，这场梦不好拆。能养十几年的老种，根都盘成精了。″

陆惊鸿点了点头，握住霍延的手腕，闭眼，沉了下去。

梦一开场，就是一场饭局。

大酒店云顶厅，圆桌，十二把椅子，坐得满满当当。暗金的墙纸，桌上的转盘慢悠悠地转。奇怪的是，满桌的菜没有一丝热气，门边的迎宾姑娘保持着同一个微笑，座钟的时针钉在十点十分，怎么都不肯走。

桌上的大人，脸全是糊的，像隔着一层磨砂玻璃。只有主位上那位先生清清楚楚：五官端正得过分，周正得像庙里描出来的。他笑起来，嘴角先动，眼睛慢半拍。

满桌十二个人，没有一个人真正动过筷子。菜是齐的，杯是满的，只有冷气一层一层往下压。陆惊鸿绕着桌走了一圈，发现服务生端着托盘站在角落，那张脸，也是糊的，糊得和桌上的大人一模一样，连衣服的褶皱都对得上。这间包厢里，可能从头到尾，只有一位客人，和一个被人塞进来的孩子。

主位左手边，坐着一个穿小西装的男孩，十四岁，脊背绷得笔直，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手放在膝盖上。是少年霍延。

″延儿。″少年身边的霍山河接了个电话，眉头拧起来，″你周叔叔那边出了点事，爸爸去去就回。坐下别动，等爸爸回来。″

霍山河出了包厢。门合上的一瞬，整间屋子的温度像被人抽走了一层。

主位上的先生放下筷子，隔着满桌糊脸的大人，朝男孩举杯。

″小霍总。″那张过分周正的脸笑起来，″这杯，我替你父亲喝。″

″你的梦很贵。″先生把杯子放下，两根手指隔着桌子虚虚一点，″叔叔先存着。二十年后，来取利息。″

男孩眨了一下眼。

再睁开时，他的眼睛里，落进去一颗星星。

梦开始往后翻，一页比一页黑。

高考前夜，男孩在台灯下做题，题目做着做着，卷纸上浮出一行字：利息，到了。

十八岁第一次替父亲签约，钢笔尖落纸的一瞬，合同上的字全游走了，游成同一句话：利息，到了。

董事会大屏亮起的那天，满屏的曲线图里，藏着一颗一闪一闪的星星。

十四年，一百多场同样的梦。那张过分周正的脸无处不在，每次都只问同一句，从来不换词。陆惊鸿看得心口发闷——这不是讨债，这是有人往一个孩子的梦里，钉了一根二十年的钉子。

翻页声停住。陆惊鸿走进了这个梦。

他拉开主位对面的椅子，坐下，拿起汤盅，给十四岁的霍延盛了一碗汤。汤面上，腾起真的白气。

男孩愣住了：″你是谁？″

″收账的。″陆惊鸿把汤推过去，″有人在你这儿存了一笔黑钱，存了十四年。今天我来清账。这局饭别吃了，我带你走。″

主位上的先生缓缓转过头。那张脸上的五官开始往下滑，一张脸叠着一张脸往下淌，淌到最后，谁的脸都不是了，只剩一片白。

满桌糊脸的大人同时举杯。杯里没有酒，只有灰。

″坐好，捂住耳朵。″陆惊鸿对男孩说了一句，抬手，铜铃横在两人之间。

铃响。

第一声，满桌糊脸碎成玻璃碴。第二声，暗金墙纸一层层剥落，露出后面的焦黑。第三声，主位上那张白脸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尖响，塌下去，缩成一颗黑色的星子，从男孩的眼底浮了上来。

陆惊鸿探手进去，像从冰水里捞一枚烧红的钉子，一寸，一寸，把那枚梦晶请了出来。

梦开始塌。包厢的天花板往下坠，墙外是十四年的长夜。

"跑什么！"门口传来一声吼。

霍山河去而复返，一把拎起儿子的后领，又一把扫落满桌杯盏："这桌饭不对味，不吃也罢！延儿，看路，爸爸带你回家！"

少年霍延被他拽着，一脚一脚踏过崩塌的包厢，踏进光里。

梦外，天已经亮了。

霍延睁开眼，盯着陌生的天花板看了足有十秒钟。

"几点了？"

"早上八点四十。"温芽说。

"我睡了一整宿？"

"您打了十分钟呼噜，全程微笑。"温芽举了举手机，"录了，要吗？"

霍延缓缓坐起来。十四年来第一次，他睁开眼的时候，脑子里没有考场。他沉默了很久，摸了摸自己的眼睛，又看了看窗外的大太阳。

"我梦里那间包厢，"他哑着嗓子问，"拆干净了？"

"连灰都扫了。"陆惊鸿说，"以后你的梦，归你自己管。"

霍延点点头，走到窗边，背对众人，打了个电话。

"三件事。"他说，"第一，霍氏基金对拾梦的全部授信，今天走完流程。第二，云顶厅那场饭局的主家，我三年前开始悄悄收它的壳，把整条股权链调出来，连昨天的，一起送到拾梦。第三，调织梦会武力线的档案，给我一份，给陆惊鸿一份。他们新换了执行者，代号，灰烬。"

他挂了电话，回过头，冲温芽伸出手："呼噜录音，发我。我留个纪念。"

温芽憋笑憋得肩膀直抖。

霍延收了笑，看着陆惊鸿，一字一句："十四岁那年，有人存了我的梦。从今天起，我连本带利地收。这事，先别告诉我爹——他不知道那桌饭是什么，知道了，他会恨自己一辈子。"

中午，拆解开始。

齐伯拿出道具组的老手艺：一只铜盆清水，一盏灯。梦晶悬在水面正上方，灯光一照，晶里存着的梦就浮上水面，一场一场，像放皮影戏。

"梦晶里存梦，存得越久，影子越全。"齐伯说，"这一枚养了十四年，够全了。"

全屋人都看着。水面里，云顶厅重现：暗金墙纸，糊脸的大人，被电话叫走的霍山河，过分周正的先生，脊背绷直的男孩。

霍延咬着牙，一帧一帧地看，指节捏得发白。

影子慢慢往门口挪。霍延盯着那扇门，忽然出声："等等，倒回去。门口，有人。"

齐伯手一抖，灯影晃了晃，稳住。

门边的小几上，坐着一个孩子。比少年霍延更小，穿着一条不合身的白裙子，抱着膝盖，手腕上用蜡笔画着一颗星星，安安静静地，看完整场饭局。主位上的先生从头到尾没有看她一眼，可她坐得那样乖，像一件被主人带来的东西。

玻璃门外，端着夜宵进来的柒月停住了。托盘一点一点斜了，杯子磕出细碎的响。

"那面墙纸。"她贴着玻璃，声音轻得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暗金的，一朵一朵的云纹。我梦见过。还有那股味道，冷的，甜的，混着一点药味。哥，我记起来一点了。我去过那里。"

温芽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脸色雪白："包厢里……还有一个人。"

梦晶拆解爆出的记忆碎片里，那场饭局的角落，还坐着一个更小的孩子——柒月。

第057章　梦之女

第二天一早，柒月没在餐桌上。

温芽说她凌晨五点就起来了，说是去晾衣服。晾衣绳上空空荡荡，人没了影。

陆惊鸿在道具仓库找到她。

仓库最里头，齐伯封存的旧家当堆了半屋子，落了几年的灰。柒月坐在一面半人高的旧穿衣镜前，抱着膝盖，镜子里那张脸白得像纸。

听见脚步声，她没有回头。

"哥，我在想一件事。"她说，"想了一整夜。"

陆惊鸿在她旁边的木箱上坐下，没有催。

"我最早的记忆，是一间白房子。"她的声音很平，平得吓人，"一张床，一床白被，墙上没有钟，窗户开得很高，只看得见一小块天。我数日子，靠那块天的颜色。一块亮，两块亮，数到第五块，门下会塞进来一碗甜汤。有个很温和的声音，隔着门教我背歌谣。背对了，才有甜汤。背错了，就没有。我一直以为，人人都是这么长大的。"

"什么歌谣？"陆惊鸿问。

柒月轻轻地哼了起来。调子又旧又软，像雪落在灯罩上。

陆惊鸿浑身的汗毛一根根立了起来。他跟着唱了第二段。柒月一怔，顺口接上了第三段。

仓库里静得可怕。那是祖母的歌谣。全天下会唱这三段的，除了坟里的祖母，只剩他一个。而柒月的三段，段段不差，一个字的调都没跑。从没有人教过她。

温芽靠在门框上，捂着嘴，眼泪先掉下来了。她想起去年冬天自己发高烧，是柒月在出租屋守了她一夜，用凉毛巾一遍一遍换她额头上的热。

"我没有照片，没有乳牙，没有生过病的记忆，没有来处。"柒月继续说，像要把攒了十八年的话一次倒空，"十四岁那年，一场梦汛，押我的人全睡着了。我听见歌谣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就跟着唱，一路唱出了门。现在想想，门根本没锁。昨晚那场影子戏我看了。暗金的墙纸，冷甜冷甜的药味，白裙子，手腕上画星星。哥，我是去过那里的。"

仓库门被推开，齐伯拎着一只旧木匣走进来。老人走得比平时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他把木匣放在柒月面前，打开。

一页发脆的手记，字迹清瘦，一笔一划都像用尽了力气。

"守灯乏油，以余烬捏一芯。名柒月。护我孙，勿使开门。"

落款的日期，是二十一年前，七月初七。

"你祖母造的你。"齐伯的声音像从很深的井里打上来，"二十年前那场雪夜的头一年，沈玉茹就算准了自己要点灯，油要尽。守灯人最后一炉念力，她没留给自家，捏了个孩子。是灯芯，也是钥匙。造她那天是七月初七，所以叫柒月。"

陆惊鸿怀里的残卷《如梦令》，毫无征兆地烫了一下。他隔着衣服按住它，像按住一颗心跳。祖母的手抄，只在他离守梦人的东西近的时候发烫。这一下，是认亲。

"她把孩子托给我转运。是我没护住。"老人手背上的青筋直跳，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半路，织梦会劫了道。我追到江边，只捞起一只空摇篮。他们在渡口蹲了三个月，摸透了守梦人的规矩，就等你祖母油尽灯枯、满城无人接应的那一夜。他们把你押进白房子，喂了十几年别人的梦，把一枚守灯的灯芯，养成了一把活体钥匙。丫头，齐伯给你赔罪。"

他说完，弯腰，朝着比自己小了五十岁的人，端端正正作了个揖。

″钥匙开什么锁？″柒月问。

齐伯看着陆惊鸿，没有说话。

陆惊鸿的后背一层一层地冒凉气。灯婆婆的话从记忆里砸下来——炉与钥匙，不可兼得。

他就是炉。

祖母以他的梦封住了第七梦。织梦会找了二十年的锁孔，原来一直被他们抱在怀里，当女儿一样养着。

″所以会主放我出来，根本不是疏忽。″柒月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门没锁，是他们故意开的。一把钥匙，自己走到锁跟前，才最好用。哥，我可能就是人家造出来开你的那把钥匙。我这些年黏着你，心疼你，说不定都只是出厂时候刻好的一句话——护我孙。你看，连这个，都是写好的。″

仓库里静了很久。窗外有麻雀落在钢架上，蹦了两下，又飞了。

陆惊鸿伸出手，把那页手记折好，重新塞回她手里。

″命令让你护我。″他说，″命令没让你上个月守了我一夜。我发烧，翻了十一回身，你把毯子掖了十一回。命令更没让你把粥熬成我妈的口味。那个口味，全世界我只跟你提过一次。″

柒月的嘴唇抖起来。

″刻进去的是起点。″陆惊鸿一字一句，″长出来的，才是你。″

″万一是呢？″柒月盯着自己的手心，″万一全是刻的呢？歌谣是刻的，星星是刻的，连我赖在你办公室门口等你下班，都是刻的。哥，我不敢赌。″

″那就别赌，验。″陆惊鸿站起身，″齐伯，有规矩吗？″

″有。″齐伯说，″守梦人的老规矩。物件有主，梦核有灯。丫头，入你自己的梦核看看。你心里那盏灯要是还亮着，什么都清楚了。″

两枚铜铃，铃柄相抵。陆惊鸿握住柒月的手，双双沉了下去。

柒月的梦核，是一片海。

海不蓝，是浅浅的金色，像祖母灯罩里透出来的那种光。浪很轻，一声一声，慢得像谁在打拍子。海边立着一座灯塔，塔上的灯，亮着。

灯婆婆站在塔门前，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衣裳，侧脸温和，像极了年轻时的祖母。

"丫头，过来。"她朝柒月招手，"让我看看你。"

柒月一步一步走过去，走得很慢，像要把很多年并成一步走完。

"你是我捏的最后一盏灯。"灯婆婆替她拢了拢鬓角的碎发，"灯油会尽，灯芯会老，这是命。可你这两年，自己会亮了。火种是我给的，烧成什么样子，是你自己的事。这一条，谁也刻不进去。"

塔门开着，里头一面墙的镜子。镜子里没有别人，全是这两年：她第一次进公司打翻的托盘，温芽蹲下来陪她一起捡；第一次给拆完标的老人掖被角，老人第二天给她带了一篮橘子；第一次在雪夜里举着铜铃跑过整条街，摔了一跤，爬起来接着跑。

一面镜子一面镜子看过去，镜子里那个姑娘，从直挺挺的，一点点变得有温度。

"这些，也是刻的吗？"灯婆婆问。

"不是。"柒月哭着摇头，"这些是我自己过的。"

"那就对了。"灯婆婆替她擦了擦脸，"白房子给你的，是纸。这两年你写的，是字。"

"婆婆，"她仰起脸，问出压在心底最深的那句话，"要是我一直没逃出来，一直待在白房子里。有一天，他们让我开门，我会开吗？"

灯婆婆看了她很久，久得潮水在脚边涨了又退。

"钥匙不知道锁的心。"她说，"可你现在，知道了。"

从梦核里退出来的时候，仓库里满是夕阳。

晚饭是王大有张罗的，一桌子人没怎么动筷子。消息传到霍延那里，他只回了四个字：查教她的人。查当年白房子的看门人，一个都不许漏。周述连夜把律师函备了三套。

半晌，王大有把酒杯往桌上一顿，眼圈通红：″往后谁再敢喊她一件货，我的盒饭一辈子不卖他。″

温芽拉着柒月的手，掰着指头算：″我比你大三个月，那以后我就是姐。″

″姐。″柒月试着喊了一声。

温芽答应得比谁都快，答完自己先哭了，一边哭一边给柒月碗里夹菜，夹得冒了尖。苏晚晴的短信恰好进来，问今天公司怎么全员哭包。温芽抽抽噎噎地回了五个字：家里添人了。

晚饭后，柒月把那页手记贴身收好，走到陆惊鸿面前站定，像站在一个很重要的日子门口。

″保安喊我柒小姐，温芽喊我小柒，大有哥喊我丫头，贺医生喊我小姑娘。″她一样一样地数，数得很认真，″全公司上下，就没有一个人喊对过。″

″那你想让人喊什么？″陆惊鸿问。

柒月红着眼睛，喊出一句从没有人教过的话：″哥。″

第058章　户口本

喊完那一声哥，柒月自己先愣了半天，然后小声补了一句：″哥，我还想有个大名。柒月是月份，不是名字。″

陆惊鸿说：″那就去办。名字、户口，一样一样办。″

十天后，市西区派出所，户籍窗口。

″疑难户口？″窗口里的民警抬起头，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姑娘，又打量了陆惊鸿，″材料呢？″

霍延请的律师团把文件一份份递进去：街道开的居住证明，医院出的全身体检记录，齐伯和贺兰两份亲笔见证陈述，拾梦公司的用工合同和住房记录，还有一沓照片——柒月在拆标现场、在梦疗室、在大有哥盒饭摊前的照片，摞起来有半指厚。

″这个姑娘，″民警翻着照片，″就是热搜上那个雪夜里举铜铃的？″

″是她。″温芽抢着答，″全城拆标，她一场没落。″

民警把材料收进去，敲了半天键盘：″特事特办，报分局审批。成年公民，随兄申报落户，合规矩。采个血样备个案，下周来拿本。″

柒月忽然开口：″同志，我想问一下。户口本上，能跟户主写在一个本上吗？″

″户主是你哥哥的话，你落在他名下，就是一个本。″

柒月扭头看陆惊鸿，眼睛亮得像落了灯。

取名字倒费了番工夫。温芽提了一柜子备选，从陆念安到陆知夏，念了二十多个，柒月都摇头。最后她指着户口申请表上″户主″那一栏：″我就要一个跟他挨得近的。″

″那就叫陆柒月。″陆惊鸿说，″姓是家，月还是你的月。″

拿到本子那天，是个大晴天。深红封皮的小本，内页第一行，户主，陆惊鸿。第二行，妹，陆柒月。

柒月把本子揣进怀里，隔着衣服焐着，走一路，按一路。

″以前在白房子里，″她说，″他们管我叫件。编号的东西，没有名字，更没有本子。″

″以后谁再这么叫，″陆惊鸿说，″让他先过我这关。″

第二天，柒月进了市艺术学校的表演进修班，插班旁听，温芽同班陪读。报到那天，授课的老讲师让她站起来念一段台词，她念的是祖母歌谣的第一段，全班安静了半分钟，老讲师摘下眼镜擦了擦：″这孩子，声音里有雪。″

当晚，拾梦顶楼摆了八桌，正式认妹。

王大有承包了全部盒饭，一百二十份，硬是做出了流水席的气势，回锅肉管够。苏晚晴刚捧上影后奖杯，红毯上领完奖，连夜飞回来，贺礼是一支素银簪子，亲手给柒月别上：″妹妹，姐补的，迟到一天，罚我一年。″方拾扛着相机拍个不停，说要把这场宴留进素材库，方依依送来一盆水仙，摆在柒月座位前，说水仙好，自己会开。齐伯喝了两盅，红光满面，逢人就说这是他这辈子喝得最痛快的一顿。

酒过三巡，周述端着果汁站起来，说他做了这么多年事，头一回见落户落户出阅兵的阵仗。霍延没到，视频里举着咖啡罐遥遥一晃：″我人在谈判桌上，心在八楼。陆柒月同学，霍氏的企业福利，从你开始。″

陆惊鸿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

″从今天起，她的事，就是我的事。谁动她，就是动我。″

满楼叫好，杯子碰得一片响。

没人看见，顶楼最角落的绿化盆里，压着一只没有寄件人的信封。

宴席散后，温芽收拾桌子，捡到了那只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字条，字迹清峻。

〞会里换帅，摘炉移交武力线。看好你的家。白〞

齐伯捏着字条看了半晌，脸色一点点沉下去：〞织梦会四条线，情报、财务、梦术、武力。前三条，都在你手里吃过亏。这回，他们把最后一条放出来了。〞

〞灰烬。〞陆惊鸿把字条收好。白天，霍延的档案里夹着一页纸，寥寥几行：灰烬先生，武力型执梦人，经手十七次收梦行动，无一次失手。档案末尾一行小字：此人经手之处，梦如香灰，一碰就断。

变故来得比所有人都快。

当天夜里两点，拾梦总部大楼。

值夜的王大有拎着保温箱上楼，想给赶方案的温芽送碗热粥。一进大堂就觉得不对：太安静了。前台的保安趴在桌上，鼾声打得像拉风箱。新风系统的出风口里，飘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味，像化开的糖。

王大有只觉得眼皮沉得挂不住，一屁股坐在楼梯上，抱着保温箱，睡了。保温箱里的粥，一滴都没洒。

工位上，温芽的脸埋进键盘，屏幕上的方案文档被她压出一行乱码。

顶层办公室，陆惊鸿还醒着。

他在给柒月的书包里塞字条。写一句，划掉一句，最后留下的一句是：课上想睡就睡，别学哥硬扛。手边的铜铃忽然自己颤了一下，铃舌无风自动。

紧接着，那股甜味钻进了鼻腔。

陆惊鸿把铜铃扣进掌心，念力沉下去，硬生生把困意顶在三尺之外。他推开门，走廊的声控灯，一盏一盏，在他脚前灭，在他身后亮。

走廊尽头，站着一个穿灰大衣的人。

灯火照不到他的脸。他每走一步，指缝里就往下掉一点灰，落在地毯上，地毯的绒色就旧一分。他身后，两道灰影贴着墙根，从服务器机房的方向闪出来，一左一右，堵住了两端。

″灰烬先生？″陆惊鸿站定，″我家不在你的清单上。″

″今晚在了。″灰烬的声音像烧尽的柴，″让开。我只拿数据，不伤人。你手底下那些孩子，睡得很好。″

″偷数据，还替我们着想？″陆惊鸿活动了一下手腕，″你这行当，服务真周到。″

灰烬不再答话，抬手一拂。

两个人身前的世界，像被抖落了一层灰幕。灭火器架、消防栓、走廊尽头的安全出口指示牌，全旧了十年，指示牌上的绿光灭成暗灰。左侧的执梦人率先撒出一片梦丝，灰蒙蒙的，带着焦味。

陆惊鸿先动的。

念力灌进腿上，他整个人贴着地面窜出去，一记过肩，把左边那个执梦人结结实实砸进消防柜。那人软软地滑下去，靠柜而坐，睡了。右侧扬起的梦丝扑了个空，被铜铃横摇一荡，铃声过处，梦丝像被烫着一样蜷起来，缩成几缕黑线。

灰烬出手了。

一掌印在陆惊鸿护在身前的小臂上。不疼。可是陆惊鸿眼睁睁看着自己小臂上流转的念力，像香灰一样，簌簌地往下掉，掉一层，薄一层。

他退，灰烬进。第二掌擦着耳边落下来，掌风扫过的地方，墙皮都旧了一圈。陆惊鸿盯着对方肩线起落的那半寸，微表情读心的功夫压在眼皮底下——肩先沉，掌后至。第三次出击，他侧身让过半掌，反手一记肘尖，磕在灰烬肋下。

灰烬晃了晃，站住了。

″练过。″他评价了一声，第二只手已经到了。

″守梦人的种，果然不好烧。″灰烬的语气里第一次有了点别的东西，″更不好偷。″

陆惊鸿退了半步，把疼咽回去，铃声陡然拔高，三响连震，整层走廊的旧灰哗啦啦落下来。灰烬的大衣被震出一道豁口，他第一次后退了一步。

也就是这一步，机房方向传来一声极轻的响。两道灰影破窗而出，融进夜色。

"东西拿到了。"灰烬收手，退向天台，"会主让我带句话。你母亲的梦，是他二十年的行宫。他去取自己的东西，谁拦，谁的梦先着。"

他跨上天台边缘，身影散成一蓬灰，卷进风里。

天亮的时候，全楼的人陆续醒了。贺兰带着医疗车挨个检查：昏睡六小时四十分，体征全绿，连脑电都漂亮。两个常年失眠的员工，失眠好了，追着王大有问公司还招不招人。王大有心疼的是他那锅粥，温了一夜，正好当早饭。

损失清点出来，周述的脸是灰的。

"商业库，一刀没动。客户名单、设计图纸、账目，原封不动。"他说，"人家看不上。丢的是一台老服务器，医疗合作项目的备份机。"

温芽调出访问日志，手指越点越快，最后停在一条记录上。

"近一个月，有人每周两次，在调阅阿姨的病历。"她抬起头，声音发干，"服务器里还躺着一张扫描件。转院预约单，周五凌晨，申请人签的是，家属，陆惊鸿。"

被窃的数据不是商业数据——是医院的病历调阅记录，有人替母亲"预约"了转院。

第059章　病房夜战

作战会开了不到十分钟。

″不转院，也不躲。″陆惊鸿把那张伪造的预约单拍在桌上，纸角都拍卷了，″他们约了周五凌晨来抬人，那我们就守在病房里，让他们来。要从这儿抬走一个人，先从我身上抬。″

周述第一个点头，跟着算账：″对方既然走了伪造手续这条路，说明他们怕见光。那咱们就把光打足。″

分工压下去，快得像战前点兵。

贺兰把母亲转进睡眠科特护病房，走廊两头加装门禁，整层只留一个出入口，无关人员一律劝离。她还备了一套唤醒预案：一旦再有人放催眠瓦斯，医疗车三分钟进场，通氧，物理唤醒。

霍延以实名举报把那张假预约单递进卫生系统，官方渠道的所谓合规转院，当场冻结。他放话说，文书造假这一条，他会追到底。

方拾把直播车开到医院楼下，大灯全开，镜头对外。他给这条直播起的名字叫，今夜无人入院。

王大有领着横店来的三十几个兄弟，在停车场支起夜宵摊，灯泡串从车顶一路挂到围墙上，煎炒烹炸，香气把半条街都罩住了。

″咱们不打架。″大有哥给炉子扇着风，″咱们就是人多，眼多，手机更多。谁在楼下鬼鬼祟祟，三十个镜头先伺候。″

柒月也要去。陆惊鸿没拦，只划了一条线：守在病房门外的安全角，不进战场。

″我还能唱歌。″柒月说。

齐伯在旁边点头：″这是正事。守灯人偶的歌，能定梦。二十年前片场夜戏，孩子在棚外哭，你祖母隔着棚唱一句，孩子就睡了。丫头，你嗓子里有这个。″

三天备战，三天无梦。特护病房里里外外查了三遍，通风管道装了滤网，病房窗台摆了两盆柒月养的水仙。陆惊鸿每晚睡在病房的陪护椅上，睡前给母亲读一段报纸，读完把报纸折好，压在她枕头边。

苏晚晴发来消息：剧组这边一收工就赶得回来，等我。陆惊鸿回：守夜的事，交给我。

温芽报名要守楼，被周述按在了办公室：全公司的账、客户档案、三百零一个红点的底档，得有一个信得过的人看着。温芽答应了，转头就把公司机房的门禁改了三道，又抱了床被子，睡在了服务器机房的行军床上。

齐伯把那页祖母手记抄了一份，压在特护病房的床头柜上。他说守梦人的老讲究，守灯的字，能安神。

周四夜里，十一点，整座医院的急诊楼还亮着，住院楼一层一层地暗下去，只有特护病区的走廊灯，亮得像白昼。

陆惊鸿坐在陪护椅上，听母亲呼吸。二十年如一日，又轻，又匀，比钟表还准。

十二点四十，异变来了。

住院楼的灯，从顶楼开始，一层一层地灭。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顺着楼体慢慢往下摁。摁到特护病区这层，走廊尽头的灯管闪了三下，灭了。

值班的护士趴在台子上，呼吸均匀地睡着了。安全通道的门无声滑开，灰，顺着门缝漫进来，在地砖上铺开薄薄一层，像下过一场很多年前的雪。

病房里，两盆水仙的叶子垂了垂，又直起来。母亲枕边压着的那页手记抄本，纸角微微发亮。

陆惊鸿从陪护椅上站起来，先把床头柜推到床侧，把输液架横在病床前，把自己放在了病床与门口之间。

灰烬先生独自一人，走进病区，随手带上门。

"就你一个？"陆惊鸿说。

"手下守外围。"灰烬站在三步之外，指缝里的灰落在地板上，地板的花色旧了一寸，"我不喜欢屋里人多。"

他顿了顿，忽然说了一句闲话："这层楼的梦，比全城哪儿都沉。她这扇门，二十年没开过。会主说，今晚它会自己开。我原是不信的。"

"那你可以走了。"陆惊鸿说，"免得信了。"

"让开。"灰烬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我拿走她的梦，不伤她一根头发。会主只要那个地方。"

"她的梦是她的家。"陆惊鸿往前半步，"你烧别人的家，烧顺手了。"

灰烬的眼皮抬了一下。

"我的家，也是被人烧的。"他说完这句，出手了。

灰影扑到床前，快得只剩一道残像。陆惊鸿横起输液架挡了一下，金属杆上落满灰，锃亮的杆子眼看着发乌发脆。他弃了架子，欺身抢进对方中门，一记直拳砸向胸口。念力灌满的拳头，打上去却像打在一垛陈年的柴灰上，力道散了大半。

灰烬反手一拂，满屋的灰腾起来，病房像被扣进一口灰色的钟。墙壁没了，天花板没了，监护仪的滴滴声闷得像隔着棉被。四周展开成一片焦黑的果林，烧断的树干根根直立，像一片举向天空的黑色骨头。病床悬在林子中央，柒月的歌声被隔在很远的地方，远远地飘。

灰烬的手，探向床沿。

铜铃先到。

第一声，灰幕上撕开一道缝，住院部走廊的应急灯光从缝里灌进来，焦黑的果林边缘，勉强立住了。

门外，柒月的歌声穿过门缝，跟了进来。祖母的歌谣第一段，调子又轻又稳。歌声落到哪里，哪里的焦土就重新凝实，灰想往下扎根，扎不进去。陆惊鸿听见门外齐伯压低的嗓子：〞好丫头，接着唱，别停。〞

灰烬回头看了一眼门外，五指成爪，向陆惊鸿当胸抓来。

抓到一半，他手腕一转，抓向的却是门缝的方向。歌声定了梦，他就要先掐了这歌声。一道灰线贴地窜出去，快如抽鞭。

陆惊鸿的铜铃迎着灰线砸下去。

铃声过处，灰线寸寸断落。他借着砸落的势头欺身再进，肘尖顶向灰烬的肋下，两个人撞在一起，撞出一蓬纷纷扬扬的灰。

门外的歌声顿了一下，随即又续上了。这一次，柒月唱的是第二段，声音比刚才稳，比刚才亮。梦的地面一寸一寸变实，焦土的缝里，钻出了草芽。

陆惊鸿没有躲，反而迎上去，一把扣住他的手腕。

溯梦。

天旋地转，两个人一起坠进一段旧记忆。

果园，花开得满山满谷，白花花的一片，甜得发腻。看园的老头在树下打盹，收音机咿咿呀呀地唱。一夜之间，火从山脚烧到山顶，收音机哑了，看园人没了，花变成了灰。

井台边，一个男孩抱着一只陶罐坐着，从天黑等到天亮，又从天亮等到天黑。陶罐口用红布封着，红布褪成了粉的。他说好有人来接他，接他去吃一碗热面。等得久了，他学会了一件事：数星星。数够了九十九颗，人就来了。数到第九十八颗，天就亮了，星星就没了，他又得从头数。

等来的只有风，和风里的灰。

等来的只有风，和风里的灰。

〞别看。〞灰烬的声音在记忆里劈开，〞滚出去。〞

″你的梦没死。″陆惊鸿在漫天灰里立住，一字一字地说，″它在井底，等你浇水。″

灰焰轰地炸起，整片记忆果园烧成白炽。灰烬的情绪失控了一瞬。

陆惊鸿等的就是这一瞬。

织梦二阶的念力，倾囊而出。他以记忆为纸，以念力为墨，当着灰烬的面，把烧掉的果园一树一树织回去。花枝从焦干上抽出来，一朵，一树，一坡。看园老头的呼噜声重新在树下响起来，收音机咿咿呀呀地接着唱。井水漫上井台，漫过那双站了太多年的小脚印，那只陶罐里的红布，重新红得像新的。罐里，插上了一支新折的花。

灰烬僵在井台边，看着那支花，一动不动。他的手第一次抖了。

″花是假的。″他哑声说，″灰才是真的。″

″你摸摸你的手。″陆惊鸿说，″抖成那样，是假的碰着真的了。″

现实里，特护病房的监护仪拉着平稳的长音。梦里，铃光与灰焰绞在一处，把半座医院的上空烧成两色，一色是灰，一色是白花。

新开的花海一寸一寸往外漫，灰焰一寸一寸地矮。灰烬半膝砸在井台边，指缝里的灰，掉得比落花还急。

可他撑着井沿，还朝病床的方向，探出了最后一把。

激战正酣，母亲的手指忽然动了一下，监护仪的波形跳了——她梦里的门，开了一条缝。

第060章　门缝里的母亲

那条门缝里透出来的光，把满屋的灰照得节节后退。

灰烬先生僵在原地，望着病床的方向，脸上第一次露出近似敬畏的神色。他撑着井沿的手，慢慢收了回来，指缝里的灰，一粒也没有再掉。

″原来是真的。″他的声音哑下去，″她真的在守那扇门。″

他一步一步退到窗前，收了满地灰烬，像收走自己撒过的谎。灰散了，人没了，那口灰色的钟塌下来，化成满地旧报纸似的碎屑，风一吹，干净了。

应急灯全亮。走廊里，护士们揉着眼睛醒来，迷迷糊糊地互相问几点了。楼下王大有的夜宵摊还冒着热气，三十几个横店兄弟仰着头，看半空里那两色光炸开又熄灭，看看自己的手机，谁也没拍下来。方拾的直播间炸出了全晚最高的一条弹幕：楼上谁家在放焰火。

贺兰带着医疗车冲进病房，先看监护仪，再看病床，眉头越皱越紧。霍延的电话跟着打进来，第一句是问人，第二句是问灰烬，听完结果，他沉默了两秒：″他空着手走的，这不叫输。这叫他回去报信了。″

″指标没动。″她压低声音，″一点没动。现实里，她还是老样子。″

没有奇迹。陆惊鸿知道这个。他握着母亲的手，握了很久。

可他看见了。母亲合着的眼皮底下，有光，在极缓极缓地转，像门缝里漏出来的那一缕。

柒月轻手轻脚进来，唱完了歌谣最后一句，把铜铃递还给他：″哥，门开了。你进不进？″

陆惊鸿在床沿坐下，握住母亲的手，铜铃贴在两人手背之间，沉了下去。

那条缝不是他推开的。织梦二阶的他，连那扇门的边都摸不着。是门里的人，把门拉开了一条缝，留的。

门缝在身后合拢成一条长廊。长廊尽头，是一间剧组化妆间，陈设全是二十年前的样式，梳妆台，暖壶，搪瓷缸，墙上一张泛黄的拍摄日程表。窗外永远是黄昏，是片场一天里最好看的那个钟点。

梳妆镜前坐着一个人。白裙子，两条辫子，听见动静，回过头来。

周雁。

"惊鸿。"她像每一个普通的傍晚那样唤他，"回来啦。"

陆惊鸿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准备了二十年的话，全堵在喉咙口，最后只挤出两个字。

"妈。"

"哎。"周雁应了，转过身，抬起手，虚虚地替他掸了掸肩上的灰，"长这么高了。"

墙上贴满了画。铅笔的，蜡笔的，画在日程表背面，画在剧本的空白页上。没有一张是临摹，全是她凭听来的只言片语画的：一间挂着招牌的小铺面，她注明，开业那天，听见鞭炮了；一栋楼顶开着的烟花，下面歪歪扭扭一行小字，我儿子开的；一张床边的小人儿捧着书念，画角标着日子，第七次来。

"你第七次来，读错一个字，自己笑了半天。"周雁一样一样指给他看，"第十二次来，学会了煲汤，糊了，说了三遍别告诉你妈。第二十三次来，门口有个姑娘的声音，替你把没读完的读完了。读得比你好。"

她伸手，替儿子把领子捋平，动作熟得像二十年前每天早上送他出门。

"这个世界会往妈的梦里漏声音。你们在床边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顺着门缝渗进来，落在这儿，就成了画。"她指指自己的太阳穴，"妈在里头，也排戏。一天一场，演明天。演着你考上大学，演着你学会记账，演着你找到那个姑娘。妈是演员，你知道的。妈这辈子，就靠这个没让自己疯。"

床尾搭着一条围巾，杏子红的。线头新旧不一，看得出一针一针续了多少年。

″妈。″陆惊鸿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在梦里，一直醒着？″

″醒着。″周雁说得很轻，像怕吵着谁，″妈不敢睡。″

她拉着儿子在梳妆凳上坐下，像要交代一件搁了二十年的家事。

″有个人，来找过我。隔着门，敲了二十年。″她说，″声音换过很多种。有时候是护士查房，有时候是隔壁床的家属喊人，有时候干脆就是急诊的电话铃。妈起过疑，一回一回试他。真护士说话，尾音会往上飘。他的，不会。最狠的一回，他用的是你爸的嗓音，连咳嗽都学。妈把脸埋进被子里，哭了半宿，没开。″

她顿了顿，声音平下来。

″他不在妈的梦里，他从来没进来过。外面传他二十年的行宫在我这儿，他自己大概也这么以为。可妈的梦里锁着的，是另一样东西。″

陆惊鸿的呼吸停了一拍：″什么东西？″

″那年，一位老先生把一样会跳的东西，放进妈心口。″周雁按住自己的胸口，″老先生说，替我们焐着，别叫它凉。它一跳，妈就得醒着数它跳了几下。妈要是睡了，它就凉了。它凉了，海就退了。″

海？陆惊鸿怔住。他把耳朵贴近母亲的心口。隔着二十年的安静，他听见一种极轻极慢的声音，一起，一伏，像很远的地方，潮水漫过沙滩。

″它说话，你听得见吗？″母亲问。

″像潮水。″

周雁笑了，眼角的细纹里全是如释重负：″二十年了。医生来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一个听得见。原来等的是你。″

周雁没有再多解释，只是抓着儿子的手，忽然急了起来。

门缝在收。

″惊鸿，听着。妈的话有三句，一句都不能忘。″她语速快起来，″第一，往后不管什么东西，从我这扇门里走出去的，一概别信。第二，去老片棚，三号

棚。你八岁那年埋过一个铁盒，把它挖出来。第三，″

门缝只剩一线光。周雁把额头抵在儿子额头上，声音轻得像哄睡。

″照片里那张脸，看见了别怕，也别急着恨。先找到你爸，妈的事，一半在他身上。替妈问他一句，这些年，门里冷不冷。″

门，合上了。

陆惊鸿睁开眼，病房晨光满窗。母亲躺在晨光里，呼吸匀长，还是二十年来的老样子。没有奇迹，她的手指安安静静地摊在被子上。

只有贺兰盯着监测曲线，看了半天，说了句怪话：″怪了。她这曲线，二十年来头一回，像睡了个踏实觉。″

″我妈让我回家拿东西。″陆惊鸿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坐僵的肩膀，把公司的事托给周述，″一周，就一周。我去办一件家事。″

周述只问了一句要不要人手，得到一个不字，就把行程表做了出来，连回程的加油站都标好了。

当天下午，车出了城，直奔横店。温芽开车，柒月坐在后排，怀里抱着那本深红的户口本，走哪儿抱哪儿。

高速上，柒月问铁盒里会有什么。陆惊鸿说不知道，埋进去的时候他八岁，记得的就三样，弹珠，通行证，还有一张不许别人看的照片。

″为什么不许别人看？″

″我爸说，那是咱家的宝贝。等他回来，一起看。″

车里安静下来。温芽把车开得又稳又快。

老三号棚在横店旧址的最深处。围挡上喷着两个红字，旧改。拆迁进场通知贴了半面墙：下周拆。

棚里积灰没过脚踝，顶棚破了一角，漏下一根光柱，正好打在场地中央。墙角还留着一道浅浅的刻痕，是他十岁那年踮着脚刻的身高线。再往里，是那

排熟得不能再熟的地梁。小时候父亲上夜戏，就让他睡在地梁边的帆布行军床上，说这儿离机器近，暖和。父亲说，棚里比家里暖。

陆惊鸿蹲下去，凭记忆数地梁。第三根，东侧，有一块砖的颜色不对。

砖是活的。

铁皮饼干盒锈成了一色，边角一碰就掉渣。盒子里：五颗玻璃弹珠，一张儿童通行证，照片栏里是三岁的他咧着嘴笑，一枚母亲的顶针，还有一张照片。

照相馆的蓝底前，三岁的他骑在父亲脖子上，母亲梳着两条辫子站在旁边，父亲穿着场记马甲，笑得笨拙又用力。

温芽举着灯，柒月屏住呼吸。

陆惊鸿盯着照片里的父亲，看了很久，很久。

照片上，父亲的眉毛，动了一下。

横店老片棚，主角挖出小时候埋的时间胶囊，全家福照片上父亲的脸——正一寸一寸，变成千面先生。

卷 四

清 算

二十年前雪夜的账，月全食之夜来清。门要换了锁的人，梦要肯回家的人。

第061章　场记陆云生
第062章　心魔初长
第063章　斩心魔
第064章　梦宴
第065章　虎穴
第066章　源流
……本卷共 20 章

第061章　场记陆云生

照片在桌上摊了一夜。

天蒙蒙亮的时候，陆惊鸿打着手电又看了一遍。父亲的脸，比昨夜又变了一分。笑容还是那个笑容，可笑纹的走向不对了，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趁着黑，在相纸上重新描了一笔。

温芽端着水杯进来，只看了一眼，扭头就干呕。

"哥，烧了吧。"

"不烧。"陆惊鸿把照片夹进透明文件袋，抽出空气，封好口，"它越变，越说明有人怕它不变。证据一张都不能少。"

柒月蹲在窗台上，深红的户口本抱在怀里，声音压得很低："哥，铃昨夜自己响了一下。就一下。"

铜铃是祖母的遗物，能唤真梦，二十年来从没自己出过声。

陆惊鸿把那枚铜铃攥进手心，凉意顺着掌纹往上爬。他拨通方拾的电话："帮我查一个人。陆云生，二十年前的场记。从他进组那天查起，查到他消失那天为止。"

电话那头静了三秒。

"我连夜回横店。"

方拾是第二天清晨到的，大包小包，胡茬没刮，眼里全是血丝。王大有的夜宵摊刚支起早饭的锅，一看这阵仗，先把四碗豆浆推上桌，然后自觉守到了街口。

方拾把三份复印件拍在桌上。

"市档案馆的旧报室，我蹲了一宿。"他嗓子哑得厉害，"二十年前的腊月，本市的报纸，一共提过这件事三次。"

第一份，腊月廿三，社会版角落，火柴盒大的一块：《某剧组七名青年演员接连昏睡，剧组停拍》。第二份，腊月廿五，同一个位置，缩成了一行更正启事：前报道有误，系食物中毒，七人已愈。第三份，腊月廿六，头版整版，某商城年货大促。

"没有下文了。"方拾说，"我托老关系问到了当年编辑部的人。那组稿子的记者，见报第二天就调走了，调令当天生效，人事科都嫌快。"

陆惊鸿一张一张看过去。食物中毒。七人已愈。

他母亲，睡了二十年。

"停的哪出戏？"王大有从街口探头。

"《渡口》。老北影棚拍的。"方拾说，"当年满城贴海选海报，招新人，叫群演之星。七个入选的，全是外地口音，剧组一散，再没一个在横店露过头。"

温芽的声音一下子小了："群演之星。"

陆惊鸿盯着那张泛黄的海报翻拍图。饵，二十年前就这一个。

"评委呢？"温芽翻着那页翻拍，"海选总得有人打分吧。"

"评委名单那一页，登记表缺了个角。"方拾说，"整本档案就缺那一角，切口齐整，像被人用裁纸刀裁走的。"

王大有把豆浆一碗一碗往前推，谁也没心思喝。

"还有这个。"方拾又推过来一张放大翻拍，"剧组通告单，停拍前倒数第三天的。场务、灯光、统筹，一排名字都在。场记那一栏，三个字，陆云生。"

通告单背面，有一行铅笔字，笔画轻得像写的人不敢用力。七个名字。

第一个，周雁。

第五个，方依依。

第六个，陈默。

第七个名字的位置，纸破了一个洞。不是撕的，是烫的，边缘一圈焦黄，像有人用烟头一点一点把它烫掉，在很多年以前。

陆惊鸿从贴身口袋里摸出那张儿童通行证。照片栏里三岁的他咧着嘴笑，签名栏里，陆云生三个字写得端正。他把两个笔迹并在一起看。一只手。是他小时候描过一万遍的、替作业本签名的那只手。

他小时候写坏了字，都是这只手一笔一笔描回来教他的，描得比原字还周正。他说这叫补救。

现在想想，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补救，补的却是别人看不见的窟窿。

"我还查到一条。"方拾的声音更低了，"剧组解散登记表上写着，陆云生最后一次露面，是事发第二天清早，老北门长途汽车站。售票底单还在，早班第一趟，他买了两张票。"

"两张？"温芽没反应过来。

"两张，同一班车。"方拾说，"可那天早上，站台上只上去一个人。"

"售票登记簿上，陆云生三个字是他自己写的。"方拾把最后一张翻拍推过来，"字很稳，一点没抖。"

字很稳。要么心里没鬼，要么鬼已经装进了心里。

陆惊鸿盯着那行铅笔字看了很久，忽然开口："人还活着。"

方拾一怔。

"照片上的脸，到今天早上还在变。"陆惊鸿说，"脸在变，就说明还有人接着用这张脸。死了的人，脸不会动。"

屋里静了一瞬。温芽抱着胳膊打了个寒噤。

两张票。他打算带谁走？是没带上，还是带不走？

手机在桌上震起来，屏幕上是苏晚晴。他看了一眼，翻扣过去。他现在谁的电话都不想接。

齐伯是王大有搀进来的。老爷子自打醒过来，底子虚，走十步喘一步，今天谁劝都不听，非要自己走完最后那段路。他在桌边坐下，捧起热粥，手抖得厉害，一口一口地喝，喝得很慢，像在给自己攒力气。

″看这些做什么。″他问。

″查我爸。″

粥碗停在了嘴边。棚子里静得能听见顶棚漏风。

″云生啊。″齐伯把碗放下，声音像砂纸磨过木头，″那时候他白天在组里当场记。笔头快，腿勤，嘴甜，导演都夸。可他夜里，还有一份工。″

″城西，安眠堂。″老爷子说，″挂牌子叫睡眠理疗，进出的全是想红没处红的年轻人。那堂口里有种差事，叫引梦人。专挑新面孔，领进去，说是调理睡眠，睡一觉，星运就通了。″

温芽的声音都变了：″调理是假的？″

″进去睡一觉，名字就上了册。″齐伯说，″领一个人进去，堂里给一份酬，酬是黑晶。上了册的人，后来一个一个，都开始睡不醒。前前后后，从那扇门里进出的小四十个人，上了册的，七个。″

″他那时候缺钱。″齐伯说，″雁丫头刚怀上你，产检，租房子，组里的月钱不够看。他跟人借钱，借遍了半个组，后来忽然就不借了，手头宽了。″

老爷子说到这儿，声音低了下去：″我们那时候只当他接了外快。″

陆惊鸿听见了自己的心跳。

″您告诉我。″他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我妈的名字，是谁领进去的。″

齐伯抬起眼皮。老爷子眼里那点浑浊的东西，忽然利了一瞬。

″名单头一个，周雁。″他说，″当年组里都说，雁丫头运气好，交了个场记男朋友，什么好事都先紧着她走。安眠堂的入册底子，我后来见过一回。推荐人那一栏，签的是云生的名字，签得工工整整。″

搪瓷缸从陆惊鸿手里滑下去，磕在桌沿，滚了半圈，停住。

缸里的豆浆还烫。他一点都觉不出来。

他的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攥住了那枚顶针。妈的针脚里缝了二十年的等，等的这个人，把他们全家的名字，一个个标好了价。

″护着？″他听见自己笑了一声，笑得陌生，″他把未婚妻，亲手送上了名单。″

″惊鸿。″方拾伸手按他的胳膊。

温芽把筷子拍在桌上：″那还查什么？这种人——″

″查。″陆惊鸿打断她，″人是我爸，账就是我家的账，一笔一笔，我亲自对。他要是真把妈卖了，我去当面问他为什么。他要是没卖……″

后半句他说不下去。没卖的话，这二十年的账，该找谁算？

″齐伯，您接着说。″

″我那几年也劝过他。″齐伯的声音低下去，″我说云生，城西那份工不干净，你挣那份黑晶干什么。他不接话，就笑。现在想想，他那不是笑，是他自己也不敢看自己。″

王大有在街口站着，没敢过来，烟点了又灭，灭了又点。

齐伯闭上眼，像把二十年前的雪从脑子里往外搬。搬了半天，才开口。

″事发那晚，雪大。″齐伯说，″组里人都散干净了，就我在道具间守夜。半夜，我听见档案室的锁响，出来看，是云生。他怀里抱着东西，用戏服裹了三层，出门就往城西走。雪那么大，他连伞都没打。城西那一片，那晚黑得很齐，只有安眠堂的门楼底下，亮着一盏灯。″

老爷子端起粥，又放下，没喝。

″我把这事在心里压了二十年，跟谁都没讲过。今天你问，我就讲。云生把那份东西送到城西之后——″

他忽然停住了。

粥碗里的热气直直往上冒。齐伯的手抖起来，抖得比他苏醒之后任何一天都厉害。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直直地看着陆惊鸿，嘴唇动了半天。

齐伯说到一半忽然停住：″不对……云生那晚，是回过头救人的。″

第062章　心魔初长

齐伯那句话之后，棚里没人说话。

粥凉透了，齐伯被王大有搀回去歇着，走一步顿一步，像每一步都踩在二十年前的雪里。

陆惊鸿在老三号棚坐到半夜。他不肯睡，一闭眼就是那份入册底子，推荐人一栏，工工整整三个字。

后半夜他做了个决定。他轻手轻脚回到住处，齐伯睡在小间的木板床上，睡得浅。陆惊鸿握住老人搭在被外的手，闭眼，沉了下去。

溯梦。他要去那个雪夜亲眼看一遍。

道具间的陈设一模一样，煤炉，戏服架，窗上一层霜花。雪光从窗户照进来，青白青白的。年轻的齐伯趴在桌上打盹，呼吸里带着煤烟味。门开了条缝，一个穿场记马甲的男人抱着东西侧身出去。

那东西方方正正，棱角很硬，隔着戏服都看得出来分量不轻。

陆惊鸿跟着那道背影往外走。雪落在他梦里的肩上，不化。

走到门槛，背影一出门就淡了。门外没有街，没有雪，只有一团白雾，怎么追都追不进去。他绕着雾走了一圈，指尖碰到的雾面上，有一道一道细纹，还有几个浅浅的凹坑，指头肚大小，像被什么东西从外面反复摩挲过。

这段记忆被人动过手脚。

他不信，退出去，换了口气再进。第二次，还是那团雾。第三次，他刚碰到雾面，整个人像被什么弹了一下，硬生生弹出梦境。

陆惊鸿睁眼，出了一身冷汗。右手三根指头麻到腕，太阳穴突突地跳。

到底是二十年前就被抹过，还是齐伯被反种沉梦的时候顺带动过？他分不出来。分不出来，就等于这世上没有一份记忆是干净的。

疑心这个东西，闸口一开，就收不住了。

方拾的旧报，会不会也是裁好了递到他面前的？柒月是在织梦会手里长大的，她身上每一样本事都是那边教的。姚姐当过眼线，卖过他的行踪。周述的账目漂亮得挑不出一根毛，漂亮本身就是疑点。陈默的电话打过去三次，三次都是录音，录音里那个声音，连咳嗽都跟从前不一样。还有苏晚晴。当年第一单生意，是她先找上门的。

他甚至开始怀疑照片。照片会不会本身就是个局，摆给他看的？

第二天他做了件让自己恶心的事。他给王大有报了个假的取景地点，说挖出来的东西藏在城东仓库，然后半夜蹲在对面楼顶守着。

守到凌晨三点，街上一只猫都没有。王大有睡得四仰八叉，鼾声隔着两条街都听得见。

陆惊鸿从楼顶下来，站在空街上，觉得自己脏。

他给温芽立过规矩：账可以对三遍，人不能试一遍。规矩立了不到一年，头一个破的人是他自己。

试探完王大有，他又忍不住去看柒月。小姑娘在院里练控铃，铜铃在她指尖上跳。他站在旁边看了半天，问出口的话又冷又硬：″织梦会的验梦，你还记不记得怎么破？″

铃声停了。

柒月捏着铜铃，眼圈一点点红起来：″哥，你问这个做什么。″

″随便问问。″

″哥。″她抬起头，″你这两天，看谁的眼睛都是斜着看的。″

陆惊鸿没答上来，转身走了。

当天傍晚，他门口的台阶上放着那本深红的户口本。柒月留的字条压在底下，铅笔字写得很用力：″哥，你要是不信我，就把这个收着。我是从这本子里长出来的，它证明不了别的，只能证明我认了你这个哥。″

陆惊鸿在台阶上蹲了很久，最终没把户口本收进屋。他怕收了，就又得还回去。

院里控铃的声音又响起来，抖得不成调子，一直抖到他关上门。

温芽一天三顿把饭送到门口，一顿没动过。第三顿她把筷子放下，站在门外没走，站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哥，饭凉了可以热。你别把自己放凉了。″

隔天她又来，兜里揣着王大有托带的话：″大有哥说，让他查。横店的兄弟给他留着一口热锅，啥时候回头，啥时候是热的。″

陆惊鸿把饭端进屋，扒了两口，剩下的全凉了。

反噬一天比一天沉。白天指尖麻，入夜耳朵里就开始有潮声，一涨一落，涨上来的时候，有个声音贴着他的耳膜说话。

那个声音，是他自己的。

它说：你看，齐伯的雪夜是被人抹过的。它说：七个名字里，第六个陈默见过你父亲最后一面，可他回来以后，一个字都不肯多讲。它说：姚姐的电话你不敢接，霍延的讯息你不敢点，你怕在他们的话缝里，再听见一句假话。它说：他们所有人都对你有保留，凭什么你要对他们没有？

陆惊鸿三天只睡了四个钟头。他不敢睡，一睡着就入梦，一入梦，那个声音就大一分。

第三天夜里，下雨了。

门被敲响的时候，他以为是温芽。开门，苏晚晴站在雨里，收了伞，发梢滴水。她剧组的新戏就设在横店，她今天推了开机宴。

她没问他怎么样，也没提照片，更没提那通被摁掉的电话。她进屋，把带来的保温桶放上桌，盛出一碗白粥，摆在手边。

″三天，四个钟头。″她说，″贺兰把数据发我了。指尖麻到腕，再往上是肘，再往上，人就该不会哭了对不对？″

陆惊鸿坐在桌边，盯着那碗粥。

"你不该来。"他说，"我现在看谁都像假的。"

"我知道。"苏晚晴在他对面坐下，"那你看着我。"

她没再劝。她起身把他泡了三天的杯子洗了，倒扣在窗台上。把他摊了一桌的药按顿分好，装进小格盒。把他写满了怀疑的纸一张一张抚平，叠成一沓，用镇纸压住——一张都没扔。

"你写的东西也是证据。"她说，"疑心不丢人，丢人的是被疑心牵着走。"

最后她把长椅上睡着的柒月蹬开的毯子掖了掖角，坐回来，继续陪他坐着。

"我不劝你信谁。"她说，"我就做点小事。小事做不了假。"

雨点砸在窗上。陆惊鸿的喉咙动了动："我连自己的梦都不敢进。"

"我懂。"苏晚晴说，"我失忆那两年，连镜子都不敢照。全世界都跟我说，车祸是意外。只有我知道不是。最狠的时候，我怀疑给我端水的护工都被人买通了，怀疑连我自己的名字都是假的。"

她把手腕翻过来，轻轻按在他的掌心底下。

"失眠的人，心跳做不了假。"她说，"两千多个夜晚，我一记一记数过来，没有一记是演的。你现在不用信我这个人，你先信它。"

腕底下的心跳，一下，一下，稳得像更漏。

苏晚晴又说："妈托你的话，一共三句。第二句是先找到你爸。你把自己熬倒了，拿什么找？横店的雨下多大，妈的门缝里就漏多冷。你忍心吗？"

陆惊鸿的眼眶一下子就热了。他二十岁以后没在人前掉过泪，此刻把脸偏过去，看了很久的窗。

"我就查一件事。"他哑着嗓子说，"查完，我请你吃饭。"

"我等着。"苏晚晴说，"横店我熟，哪家便宜我都知道。"

粥见了底。困意像涨潮一样漫上来，这一次，潮声退了。他趴在桌沿，迷迷糊糊往下沉。苏晚晴伸手垫在他脸侧的桌面上，屈起手指，在桌板上轻轻敲了三下。

"睡吧。"她说，"三下，是我。以后不管在哪儿，听见三下，就是我。"

陆惊鸿睡熟了。这一觉没有梦，或者说，梦在很远的地方，还没敢过来。

天亮前贺兰的数据同步过来，柒月替他看了一眼，把屏幕凑到苏晚晴面前。监测曲线上那条一路爬坡的红线，昨夜四点十七分开始往下折，一夜回落两成。

柒月小声念出来，念完自己先笑了："贺医生备注了一行字——病人终于肯让人管了。"

苏晚晴给贺兰回了一句：稳住了。

当晚，陆惊鸿的梦终于来了。

老三号棚，顶棚漏下的那根光柱还打在老地方。光柱边上，坐着一个人，穿着和他一模一样的衣服，眉眼和他一模一样。

那人撑着膝盖，慢悠悠抬起头，冲他笑。

当晚他的梦里，站着另一个"陆惊鸿"，笑得比他真。

第063章　斩心魔

那个笑，陆惊鸿太熟了。

熟练镜前找情绪的时候，他天天对着自己练。可眼前这个"陆惊鸿"的笑，比他的干净，比他的稳，嘴角挑起来的弧度不多不少，像用尺子量过。

"来了？"那人拍了拍屁股底下的监视器箱，"我等你三天了。"

棚还是那个棚，可光不对。顶棚漏下来的那根光柱白得发冷，照得人没有影子。陆惊鸿低头看，脚底下干干净净，他的影子不见了。

影子在那人脚边，老老实实地趴着，像条认了新主的狗。

"你是什么东西。"

"我是你啊。"那人笑起来，"准确点说，我是没被累坏的那部分你。齐伯的雪夜有雾，你自己进去三回，弹出来三回，指尖现在还麻着吧？户口本在台阶上放了两天，你不敢收。王大有睡得跟死猪一样，你半夜蹲在楼顶上，蹲出了一身灰。"

他每说一句，就往前走一步。

"不信？"那人抬手打了个响指。

棚壁上的布景唰唰翻动，翻出三幅画面来。

第一幅，二十年前的安眠堂，齐伯搓着手，把一张名单推过柜台，柜台里的人点出一颗黑晶。画里齐伯签名的手，是右手。

"齐伯是左撇子。"陆惊鸿看都没多看，"组里递话筒他都嫌右手别扭。你连这个都懒得查。"

画面碎了。第二幅亮起来，苏晚晴坐在一间茶室里，对面坐着一个灰袍人，她递过去一张纸，纸上是他的照片。苏晚晴胸前挂着剧组通行证，证件上的剧组，是《长夜》续集的筹备组。

″她的续集立项批文，上礼拜才卡在资方手里。″陆惊鸿笑了，″通行证都做出来了，你倒是手快。″

第二幅也碎了。第三幅，柒月跪在一座黑殿里，殿上高坐着个模糊的影子，小姑娘额头贴地，口称殿上那位，陆先生。

″柒月这辈子没叫过我陆先生。″陆惊鸿的声音沉下去，″她叫哥。″

三幅画面碎得干干净净。那人的眼皮跳了一下。

″演别人，你不行。演我，你也差一口气。″

″陈默的录音，姚姐的电话，霍延的讯息。你谁都不敢碰。″那人停在五步开外，″惊鸿，你不累吗？把恨给我，把查账给我，把熬大夜给我。你去睡觉。我保证替你查得又快又狠，一个都不放过。″

他伸出手。掌纹和陆惊鸿的一模一样，连虎口那道拍场记板磨出的茧都在。

四周的墙忽然动了。

棚壁像布景一样卷起来，卷出一条条街，街口站满了人。灰袍，兜帽，没有脸，每个无脸的灰袍人手里都举着一块场记板，板子上写着字。

第七次探视，没去。

温芽的押金，拖了九天。

妈的门缝，十七天才敲一次。

爸的账，还没对完。

字是陆惊鸿的字。一笔一画，都是他的笔迹。

他一张张看过去，看得手心冒汗。这些东西压在他心口压了三天，此刻被人抄在板子上，举到他眼前，一板一板地敲。

″债主上门了。″那人在灰袍人中间穿行，像巡视自己的剧组，″惊鸿，你听，多齐。你这二十五年，拍的就是一部烂戏。龙套演成了，又怎么样？查到最后，查出来一个卖老婆的爹。你护的这个人，值得吗？″

″看见没有。″那人说，″这就是你。欠了一屁股债的，不敢信人的，连自己的梦都进不去的。你拿什么当守梦人？拿什么救你妈？把身子给我，我来。我比你配。″

陆惊鸿站在原地，没接话。

他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接了吧。接了就不疼了。

那个声音很小，小得像心跳漏掉的半拍。

就在这半拍里，铜铃在他胸口烫了一下。

铃是他攥着睡的，真铃，祖母的铃。它不响，只是烫，烫得像有人往他心口按了枚印。

陆惊鸿直起腰，也朝前走了一步。

″你背得很熟。″他说，″我三天干的事，你一件件背得比我记账还清楚。可你算错了一样。″

″哦？″

″账可以对我，人不能试。我试了大有，脏的是我，不是他。这笔我认。″陆惊鸿说，″你呢？你连账都不敢认。你只知道挑我说，不敢提妈在门缝里说的三句话。因为那三句话里没有恨，只有交代。你背不下来，对吧？″

那人的笑僵了一瞬。

棚顶的灯忽然灭了一排。黑暗里响起了歌声。

是柒月的嗓音，哑得厉害，调子却稳——祖母的歌谣。现实里，老棚外的院子里，小姑娘跪坐在雨地里唱，嗓子唱劈了也不停。歌声穿过雨，穿过他的睡意，在梦境里点起灯。

一盏，两盏，一排。

灯亮到哪儿，灰袍人化到哪儿，像雪沫子掉进了热水。

″没用的。″那人袖子一抖，也唱了起来。同样的调子，同样的词，可第二段一开口，音就滑了，滑得又冷又滑腻，像指甲刮过玻璃。灯一盏一盏地灭。

″听见没有？″那人摊手，″连歌我都会。你分得清哪个是她，哪个是我？你这几天不是分不清吗？习惯了。″

″分得清。″陆惊鸿说，″柒月唱歌换气在句尾。你在句腰。教了你三天，就学会这个？″

那人眼里的笑没了，只剩阴。他抬手一挥，一股灰风卷向那排歌谣灯，火苗齐齐伏低。现实里，柒月的嗓子破了一线，歌声劈了，却没停，硬是把调子又顶了上去。灯苗晃了晃，重新站直。

黑暗更深了。灯只剩最后一盏，火苗缩成豆大。

那人忽然换了一副嗓子。温软，清亮，尾音微微上挑。

″惊鸿，″他用苏晚晴的声音说，″粥在锅里，我给你留的。″

陆惊鸿的手抖了一下。

下一瞬，桌板响了。

笃，笃，笃。

三下。不轻不重，从梦的外面，从很厚的雨和很深的夜里，一下一下透进来。这是他们之间的暗号，昨晚才立下的，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知道。

三下，是她。

陆惊鸿朝声音的来处开口，声音不大，字字清楚：″窗台上现在有什么。″

假苏晚晴张了张嘴：″一只杯子。″

″倒扣的杯子，压着一张你写的纸条。″陆惊鸿盯着他，″杯子你猜着了一半。纸条上写了什么，你猜得着吗？″

那人不说话了。

真苏晚晴的声音贴着他的耳朵进来，很轻，带着笑：″洗杯子的时候看见你写的单子，帮你收抽屉里了。别翻旧账，翻新的。″

隔了两秒，她的声音又进来一句：″雨小了。柒月嗓子哑了，我给她含了颗润喉糖。你欠她一句对不起，醒了记得还。″

实时的，活的，梦外正在发生的话。心魔偷不走，编不出，因为它只能演记忆，演不了现在。

最后一盏灯轰地亮起来，亮成一整片顶光，像片场开工时打的第一盏主光。

那人脸上的笑终于挂不住了。他跺脚，整座棚开始晃，灰袍人从四面八方压上来，他的影子从地上弹起来，扑向陆惊鸿的脚后跟。

陆惊鸿弯腰，从最近的一个无脸灰袍人手里，抽走了那块场记板。

板子上没有字。空白的。

他忽然明白了。心魔写满板子的是他的旧账，可他自己这块板子上，一个字都不用写。旧账他认，新账他在查，未来的账还没发生。他的戏，不需要别人替他写台本。

"你演得是比我好。"陆惊鸿举起场记板，摆好架势，"可惜，这场戏的导演是我。"

"我替你查，不用你动手——"

"这事除了我，谁也别想代劳。"陆惊鸿打断他，"他要是真把妈卖了，我把人送到该去的地方，亲手送。他要是没卖，我把他的账一页一页翻回来。恨也好，等也好，都是我的戏份，剪不掉，也不外包。"

"那你的影子呢？"那人厉声喝道，"影子给我留下！"

地上的影子猛地窜起，缠上陆惊鸿的脚踝，麻意顺着小腿往上爬，爬过膝弯，像泡进冰水。

铜铃在胸口第二次发烫。烫意顺着血脉往下淌，所过之处，麻意寸寸退散。影子嘶了一声，缩回那人脚边，趴着，不敢再动。

"你的货，压不住我的秤。"陆惊鸿说。

"你敢——"那人扑过来。

"预备。"陆惊鸿扬起板子。

″开机。实拍。″

″《如梦令》，第一场，斩心魔。″他手腕一沉，″一条过。″

咔。

清清脆脆一声，像整个世界被剪开一道口子。顶光落下来，落在那具和他一模一样的身子上。那人僵在半空，脸上的皮肉像没干的水彩，顺着光往下淌，淌成灰，灰又腾起来，变成漫天灰蝶。

灰蝶里，那个人还在笑，笑声散在风里，一句一句往外漏。

″好，好啊。″他笑着说，″你斩的不是我。你斩的是拐棍。往后天塌下来，你连个替你疼的人都没有了。″

陆惊鸿握紧了场记板：″我自己疼得起。″

″是吗？″灰蝶往上飞，飞向棚顶那道破洞，″那我把最后一句台词送你。我死了，他就自由了。″

″他？谁是他？″陆惊鸿一把抓过去，抓了满手灰，″你说清楚，谁是——″

灰蝶穿出棚顶，散进夜里，一个字都没剩下。

心魔消散前笑着说：″我死了，他就自由了。″

第064章　梦宴

天亮的时候，陆惊鸿醒了。

他睁眼第一件事，是倒了两杯温水，一杯放在熟睡的柒月手边，一杯端去门口递给值夜打盹的温芽。

″哥，你干嘛去？″温芽一个激灵。

″还账。″他说，″先还对不起，再还饭钱。″

苏晚晴在楼道口，抬手在墙上敲了三下。陆惊鸿走过去，把自己那半句迟到的对不起，连同三天欠下的所有解释，一口气说完了。说完，屋里几个人的眼睛都亮了。

″往后我不猜了。″他说，″谁的账都可疑，那就谁的账都翻一遍。疑心查到底，就是实据。″

柒月把台阶上的户口本拍了拍土，重新抱进怀里：″哥，这话我爱听。″

苏晚晴只发来一条讯息：活着回来吃饭。

贺兰的数据是早上八点到的，附言只有一句：你们最好来看看。

睡眠科门诊的候诊区，坐满了人。陆惊鸿在走廊里见到的一幕很怪：整整一层楼的星星眼患者，人人满面红光，个个精神抖擞，挤在护士站前说谢谢。

″一夜之间，全好了。″贺兰把登记册摊开，″在册的星星眼症状，两万九千六百人。昨夜十一点到凌晨四点，眼底的星点全部转暗，消失。所有人都睡了这辈子最饱的一觉，醒来神清气爽，检查指标漂亮得可以进教科书。″

″这不好吗？″温芽问。

″好得反常。″贺兰指着脑电图纸，″你看。深睡七个小时，梦却几乎没有。人不做梦，就像炉子不冒烟。这两万九千多颗梦种，是被人昨夜抽走了。″

陆惊鸿盯着那摞脑电图，看了很久。

″抽走的能干什么？″

″我不知道。″贺兰说，″但收电池的人，一定是要烧一台大的机器。″

走廊里，一个刚醒的星星眼老太太拉着护士道谢，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梦见有人在给我梳头，梳着梳着，把我的梦拿走了。我还跟人家说了声谢谢，你说怪不怪。″

陆惊鸿站在病房门口，手慢慢攥紧了。

两万九千多人，一夜之间，被人挨家挨户收走了梦，还替人数着钱。

同一天下午，方拾带回来一个新词。

梦宴。

″黑市上流通了半个月了。″他把几张模糊的照片拍在桌上，″织梦会查封的库存梦，没烧干净的那批，被人一点一点运出来，兑着卖。卖到顶头上，就成了席。一屋子人，围着一圈睡着的人，喝他们的梦。喝的时候通体舒泰，眼冒金星，跟成仙一样。″

″然后呢？″

″然后眼睛空了。″方拾说，″市三院昨夜急诊收了十一个年轻人，眼神是空的，问什么都笑，家人还当他们中了邪。我查了，他们有个统一的说法，叫卖梦。一晚一次，按次结钱，一次八千。卖到第十几回，人就空了。″

他把一张手写的单子推到桌心：″我从旧货市场收到半页货运底单。发货方那栏写着仓库两个字，收货方是一串当铺代号。里外里对下来，市面上流通的库存梦，至少三成是从查封库房里'丢'出来的。″

王大有把烟掐了：″谁请的客？″

″请柬在这个圈子里已经传疯了。″霍延的电话接着打进来，免提开着，″黑市一张炒到八十万。据说统共只印一百二十张。姚姐那里收到两份，我这里一份。素面，烫金，没有落款，只有一个日子和一个门牌。″

周述把请柬拍照投到墙上：城南，老拍卖行，日子是后天。

″人赃并获的局，得一步一步来。″周述翻开笔记本，他其实已经盯这批黑市流水半个月了，材料半个月前就递进了经侦，″警方现在缺两样。现场，和内部账。现场好办，后天门一开，人就到了。账，得有人从里面拿。″

所有人都看向陆惊鸿。

″我去。″他说，″梦宴要开席，得有个管梦的师傅。我去应聘这个师傅。″

″两条规矩先立好。″他环视一圈，″第一，报警，材料走正规程序，一个环节都不许省。第二，后头那批卖梦的孩子，一个都不许少救。办席的一个跑不了，入席的一个不追究——他们喝进去的梦，得给我想办法吐出来。″

周述笔尖顿了顿，把这两条原样记进了方案头一页。

分工当天夜里就定了。周述对接警方和律师，走的是铁板钉钉的报案程序。方拾带取证车守外线。贺兰调了两辆医疗车，专接卖梦的人。霍延把一个江北年轻梦师的名字塞进了客人名单。姚姐连夜整理出化名对真名的对照单。王大有和温芽管外围传信。柒月守着铜铃，守着陆惊鸿那条回到现实的线。

后天，入夜，老拍卖行。

大厅里黑丝绒睡椅摆成一个环，三十六张，环心立着一座玻璃罩灯台，灯台里一点幽蓝的火。帐幔后头是货源——十九个睡着的年轻人，手腕上都夹着黑色梦晶，晶石一格一格地亮，像在被人一口一口地嘬。

客人陆续入席，半张面具，金杯，杯子里浮着一层灰蓝色的雾。

账房管事把陆惊鸿从头到脚打量了三遍：″新来的师傅，规矩懂吗？″

″懂。″陆惊鸿提着木箱，″开席之前，先开一席试梦的。″

″手艺哪儿学的？″

″家传。″陆惊鸿面不改色。

管事眯了眯眼，忽然笑了：″家传的好。家传的守口。这边最金贵的，就是守口的师傅。″

″那就来。″管事朝席间一摆头，″这位老板，试你一席。试得好，留下。试砸了，你跟后头那十九个换换位置。″

被点中的老板胖得眼睛挤成缝，半躺在头一张睡椅上直哼哼。陆惊鸿替他理了理枕头，指尖在他太阳穴上一搭。

织梦二阶的手艺，头一回登这个台子。

一刻钟后，胖老板鼻鼾如雷，忽然咯咯笑出声。梦里他盘下一座山，山肚子里全是金子，他盖了三座楼，楼顶插旗，旗上写着他自己的姓。

胖老板一觉坐起来，满头大汗，抓着陆惊鸿的手直晃：″神了！师傅！把我那几个朋友都叫来，今晚全算我的！″

满席哄然。管事的脸色缓和下来，亲自给陆惊鸿引路去账房补货。

账房在侧厅，账房管事伏在桌上打盹，算盘压着一沓底单。

陆惊鸿斟茶的手指，在管事腕上轻轻一搭。

梦里的账房一眼望不到头，架子上一册一册的账本自己会飞。陆惊鸿翻开最近的三册。

三个月，流水四千七百万。货源每旬一船，落单只写仓库两个字。底下压着一份新宴的筹备单：日子圈在月圆那夜，末尾一行小字，只差四百，即足三万之数。

他心里一沉。三万。和贺兰那摞脑电图，正好是一个数。

再往下一页，还有一笔笔定期支出：香堂供用，月例三千，雷打不动，付了三年。城里开席的这场买卖，每个月都在给一座香堂上供。

筹备单旁边，摊着一沓没发出的请柬。跟外头传的一样，素面，烫金，没有日期，没有门牌。

陆惊鸿的目光落到请柬下角，忽然钉在了那里。

落款处印着两个字。

他还没来得及再看第二眼，大厅里传来王大有送酒的吆喝，尾音拖了三拐。信号到了。

警灯是从四个方向同时亮起来的，把整条街照成了白昼。大厅里金杯滚了一地，半张面具踩得咯吱响，胖老板往桌子底下钻，卡住了，两只脚在外面乱蹬。有个翻后墙的，一头栽进了装饰水缸，捞出来的时候怀里还死死抱着他那顶面具。眼镜老板举着酒杯满屋子喊自己只是路过的，被姚姐的对照单当场对上了号。

帐幔拉开，十九个卖梦的年轻人被医疗车一批批接走。陆惊鸿蹲在救护车尾，握住一个少年的手。这孩子卖了十九次梦，梦里是数不完的送餐单，怎么数都数不完。

他把手焐在那只冰凉的手腕上，一点点把那个数不清的单子拆了，换成一张写给妹妹的存折。

少年醒来就哭了，哭得整辆车都在颤。他说他把给妹妹攒学费的那个梦，八千块，卖了。

方拾的取证机位收了最后一条素材。陆惊鸿直起身，看见周述跟着办案人员在证物桌前核对，那沓没发出的请柬就摊在长桌正中。

他走过去，戴上手套，翻到最上面一张。

梦宴请柬的落款，印着两个字——〝云生〞。

第065章　虎穴

那两个字，陆惊鸿在证物桌前只看了三秒，就被人请到了外间。

回到临时指挥点，他凭着一目十行过目成诵的本事，把请柬样式一笔一画默在纸上。落款两个字，他描了三遍。

云生。

"钓鱼。"方拾盯着那张纸，"梦宴垮了，账本落进警方手里，他们不查内鬼，反倒给你下帖。这是明牌告诉你，我们知道你是谁了。"

"这不是帖，是饵。"周述把窗帘拉上，"用你父亲的名字做饵，一钩一个准。"

温芽急得直转圈："那咱就当没看见行不行？哥，虎口拔牙的事，咱们干一回就够了。"

"当没看见，那两个字就会一直挂在那儿。"陆惊鸿把纸折起来，收进内袋，"他用我爸的名字开席，我就用他儿子的身份赴席。他要验，我就让他验个够。"

屋里静下来。半晌，王大有闷声开口："横店老哥几个有句话，戏比天大，命比戏大。你自己掂量。"

散会前，分工落定。方拾带车守外线，耳机保持静默，不到生死关头不许出声。霍延的车队挂在外环三个路口。周述坐镇对接，把"陆家"两代人能够公开的底档整理成一册，以备万一。贺兰的医疗车照旧候着。苏晚晴那边，陆惊鸿只发了三个字：吃过了。

柒月把他拉到阳台上，把铜铃塞进他手心。

"带着。"她说，"我给铃织了一场安眠的梦。铃睡着的时候，念力波动是沉的，验梦灯照不出来。危险的时候，你把它咬在牙间，铃会疼，疼了就醒，铃

一醒，我在三条街外都听得见。″

″你什么时候学会给铃织梦的？″

″看你斩心魔那晚学的。″柒月仰着头，″哥，你教我的第一课，本事要用在护人上。我记住了。″

三天，陆惊鸿一天当三天用。

齐伯拖着虚身子给他讲堂里的老规矩：香堂有三问，问根，问梦，问祖。三问过了，才当你是自家人。周述连夜把″陆家″能公开的底档钉成一册，连陆云生当年的场记工会会员证编号都翻了出来。方拾把城西那片老宅的沿革翻了个底朝天，旧公馆原是民国年间一个药商的宅子，三十年前易了主，从此再没在房产册子上露过面。

第三天，一封没有款识的信送到了王大有的夜宵摊。灰纸，黑字，一行：云生之子若敢来，华东堂口，今夜亥时，扫榻相候。

亥时，城西。

旧公馆藏在一片待迁的老宅深处，青砖三进，门口不挂任何招牌，两盏白纸灯笼，照出一圈昏黄。三道岗，头一道就查得细，手机、钥匙、皮夹，一件件过了灯。

轮到铜铃了。执灯的灰衣人把灯罩移过来，灯焰平平地伏着，纹丝不动。

″随梦之物，寄存。″灰衣人伸手。

″祖上传的铃，不离身。″陆惊鸿站着没动，″要进，我带着进。要搜，你们搜。″

灰衣人盯着他看了片刻，抬手放行。铃在陆惊鸿兜里睡得沉沉的，连他自己的心，都比想象中稳。

第二道岗在二门，守岗的是个灰袍中年人，颧骨上一道旧疤，人称灰掠头子。他身后一扇小门，门里一张竹榻，榻上一方黑晶枕头。

″堂里的规矩，生面孔先验根梦。″灰掠头子说，″枕着它睡一刻钟。你梦里有什么，堂里就看什么。你父亲的事，全在这场梦里了。梦要是编，晶比人先知道。″

陆惊鸿在竹榻上躺下，后脑贴上黑晶。

凉意顺着头皮渗进来，像有人掀开了他脑门的屋顶。这是要读他的梦了。

他不敢真睡。织梦二阶的本事全用在了这一刻上——他半睡半醒地悬在梦的门口，亲手往里头铺场景。老三号棚的积灰味，地梁上常年不散的机油味，帆布行军床吱呀作响。他铺了父亲蹲在地梁边数砖的背影，铺了十岁那年踮脚刻身高线的自己，铺到最深处，铺了一场雪。雪夜，父亲的背影抱着戏服裹了三层的东西，一步一步走进雪里，越走越远。

铺到一半，黑晶忽然烫了一下。

像一只手，绕过他铺好的景，往更深处摸。摸他真正的梦。

陆惊鸿心口一紧，随即松了劲。他把一片真东西漏了出去——不是画面，是情绪，是想起父亲时喉咙里那一口又酸又空的气。晶要咬钩，就喂它这一口。

烫意果然退了。黑晶满足了，像吃饱的鱼沉了底。

他只铺背影，不铺脸。脸他自己也快认不出了。

一刻钟后，小门开了。一个看不清年岁的老者从门里出来，冲灰掠头子点了点头。

″根上带影，是云生的种。″老者说，″雪夜那一场，梦得比堂里的旧档还真。″

灰掠头子的腰，肉眼可见地弯下去了一截。

″云生公子。″他侧身让路，″堂里候你多时了。″

穿过二门，陆惊鸿看见了织梦会的库房。

整整一进院子改的库房，架子上码满黑色梦晶，一格一格，亮得像另一种星空。架子尽头，四十九口黑陶梦瓮一字排开，瓮口封着黄纸，纸上盖着印。他借着行礼的姿势低头，看清了印上两个字：宴用。

两个灰衣人正围着账台核数，声音压得极低，还是飘进了他耳朵。

"昨夜城里垮了席，折了六十颗。"

"再收四百，就齐三万了。赶得上月圆那一夜。"

陆惊鸿的心跳漏了一拍，脸上纹丝没动。三万之数，月圆之夜。账房里的那行小字，在这儿对上了。

库房正墙上还供着一幅字，笔锋枯瘦：种不齐，门不开；门不开，主不归。

四十九口瓮，编着号。最大那口瓮的封条是双层的，黄纸底下还压着一层黑纸，像怕里头的东西听见人声。

转出库房，迎面来了一行三人。当中那人一身灰衣，肩宽背直，走路没有声音。擦肩的一瞬，陆惊鸿的目光钉在青砖缝里，呼吸压得又慢又匀。

灰烬先生。

梦宴垮台的第二天，这个摘炉的执行者就被调来看库了。他的脚步在陆惊鸿身侧顿了半拍，只有半拍。那半拍里，他低低咳了一声。

就是这一声咳。病房夜战那晚，这口咳贴着陆惊鸿的耳朵响过。他的指尖瞬间凉透，连指甲缝都绷紧了。

灰烬没有回头，走了过去。廊下两个灰衣人朝他躬身，一口一个先生，恭敬里透着一层说不出的惧。他应都不应，眼睛只望着库房的方向，望着那四十九口瓮，像在数自己的东西。

陆惊鸿后背的衣裳，湿了一片。

正堂开在前院，堂上三炷香，青烟笔直。香案后挂着一幅两丈高的画像，绢本陈旧，画中人端坐正中，衣纹是古制。

看香堂的白须老执事拄着杖迎出来，把一支香递到他手里：″云生之子认祖，上香。″

陆惊鸿接了香，插进炉里，抬起头。

这一抬头，他差点没握住香灰。

画像上那张脸，左半边眉目慈悲，眼角一颗泪痣，笑起来纹路是往下走的——他见过这张脸。祖母的遗像端在柒月家的相框里，就是这个眉眼。

右半边，什么都没有。平滑如镜的一片，灯影一晃，那片镜面底下竟像有五官在缓缓游动，游成一星眉，一星嘴，又倏地散开。

席间有人低声议论，飘进他耳朵：″会监白棠犯了规矩，被罚闭门思过，华东这摊子，如今没人是会主的对手……″

″会主真要回来了？″

″谁知道。只听说，会主的指甲盖，上个月动了一下。″

议论声压下去，因为老执事的杖点在了地上。老头把陆惊鸿引到香案侧，声音又低又慢：″堂里供的不是神，是祖师。祖师传下两句祖训。头一句，以梦护人。″

″第二句呢？″

老执事抬眼看了他一下，那眼神像秤：″第二句，刻在守香人心里。公子守一夜香，祖师自会告诉你。″

香炉里的香灰扒得很齐，齐齐插着半截烧断的香脚。老执事说，堂里的香，每日子时一炷，百年没断过。

老执事在旁低声道：″守香一夜，是认祖的礼。公子留宿堂中，明早再回。″

陆惊鸿捧着香，站在画前，喉结滚了一下。

那幅祖师像的脸，一半是祖母，一半是千面。

第066章　源流

香堂留宿，客居西厢。

陆惊鸿躺在床上，眼睛睁着。手机、耳机、证件，全押在了头一道岗上，兜里只剩那枚沉睡的铜铃。这座宅子里，此刻没有一样东西能证明他是谁。

他不着急。他本来就是冲着这一夜来的。

画像上那半张游动的脸，在他脑子里晃了一晚上。祖母的眉眼怎么会挂在织梦会的祖师堂上？这个问号不解开，他睡不着。

掌灯时分，灰掠头子亲自送了晚饭来，放下食盒，状似随意地问了一句：″公子既是云生之子，可知令尊当年送进堂的那份东西，是什么？″

″不知道。″陆惊鸿夹起一筷子菜，头也不抬，″知道的，我得当面问他。″

灰掠头子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笑了一声，走了。脚步声下楼梯，比来时轻。

陆惊鸿把柒月教的暗号在心里又过了一遍。拍臂两下，有岗；拍臂三下，撤。铃睡着，牙一咬就醒。

这些都不急。急的是另外一件事——堂里为什么信他。想通这一层的那晚，他后半夜的汗就没干过：堂里等的从来不是云生，是会主归来。而一个自己送上门的儿子，在人家眼里，可能是钥匙，也可能是祭品。

子时，堂上的头炷香准时点起来。老执事拄杖进来添香，看见西厢的门缝里透着光，也不意外，缓步踱过来，在门槛外的石阶上坐了。

″睡不着？″

″想听第二句祖训。″陆惊鸿给老爷子让了个位置。

老执事捻着胡子，看了他半天，忽然笑了：″云生的种，脾气也像。当年他也是这样，越不让问的，越要问。″

老头把杖横在膝上，开了话匣。

"守梦人，织梦会，你在外头听了多少？"

"仇家。"陆惊鸿说，"我母亲睡了二十年，账在你们会主头上。"

"这话不假。"老执事竟不辩，"可再往前数一百年，天底下没有这两个名号，只有一门，叫守梦。一门里头，两样心思。一样说，梦是老天爷发给人的药，护着，别叫人偷。一样说，梦是地底下埋的矿，驭着，才能出大东西。"

"前一样，成了守梦人。"老头竖起一根手指，"后一样，就是织梦会。"

"分的依据是什么？一个人？"

"一个人。"老执事的声音沉下去，"祖师座下，大弟子，得真传最多，也最不服祖训的一个。他本名，聂千面。"

"护人也好，驭人也罢，"陆惊鸿问，"到底差在哪个字上？"

"差在一个还字。"老执事说，"梦是借来的火，早晚要还给人。守梦人守的就是这个还字。驭梦的人不认这个字——借了，就不还了。"

陆惊鸿把这两个字在舌尖上碾了一遍。还。

怪不得。祖母的抄本叫如梦令，令者，终究是要人还的。

陆惊鸿的呼吸放轻了。

"百年前，香堂分裂。聂千面说，以梦护人，护的是弱者的懦。以梦驭人，驭的才是众生的前程。两句话吵了三天三夜，吵到最后，他动了手——夜盗祖卷《如梦令》，全卷五页，一页不剩，全叫他卷走了。"

"他要全卷做什么？"

"开门。"老执事望着堂上的烟，"万梦之门。古卷上记着，集齐五页，借月全食，以万梦为祭，可开万梦之门。门那边是什么，古卷没写。聂千面说，那边是他的位子——梦主之位。"

香烧到一半，爆了个灯花。

″祖师一脉追到门下，堵住了他。门没开成，人没处放，祖师施了立门以来最重的一罚。摘脸。″

″摘脸？″

″他那张脸，是祖师袖底拂掉的。″老执事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怕堂上的祖师听见，″老爷子拂袖那一下，聂千面脸上的五官就淡了，像一幅没干的画淋了雨，眉是眉眼是眼地化开，化得干干净净。从那天起，他被罚百年无相，只能借别人的脸活。″

″为什么不杀？″陆惊鸿问。

″守梦人的规矩，不杀人，只摘相。″老执事说，″脸是相，名是相。他百年无相，就是百年服刑。刑罚有满的一日，满的那一日，就是堂里清算的日子。″

老执事说这话时，眼睛望着堂上那片游动的阴影，像望着一个还没归案的旧案。

陆惊鸿想起库房墙上那八个字。种不齐，门不开；门不开，主不归。

″全卷在他手里，门为什么一百年没开成？″

老执事慢悠悠伸出五根手指，收回去一根。

″五页，他手里，始终只有四页。缺的那一页，是第五页，梦可还魂。″老头看着陆惊鸿，″这一页的用处，跟其余四页反着来。四页教人怎么入梦、驭梦、以梦为炉，全是往梦里去的。唯独第五页，是往外走的。它能让睡着的人，醒。″

陆惊鸿坐在门槛上，一动没动。

能让睡着的人，醒。

他妈的病床上，凉了二十年的那只手，此刻在他脑子里攥成了拳。

″会主为这一页，找了一百年。″老执事说，″明面上的安眠堂，查封的查封，沉船的沉船，老堂主贾守一封了船躲风头，断了会里一条臂，也没断了会主这份心思。你们警方抄的梦宴，说到底，就是他找页的香火钱。″

″他借脸，借了上百年。″老头忽然压低嗓子，″借得最久的一张，借了二十年。″

陆惊鸿后颈的汗毛，一根一根立了起来。

老执事添完香就去了。西厢的灯，陆惊鸿没再点。他坐在窗边，等堂上第二炷香燃过半，才轻手轻脚进了正堂。

香案，烛影，两丈高的画像。夜里的画像比白天更不对劲，那右半边镜面似的空白里，游动的影子慢了下来，像一尾鱼贴着冰底。

陆惊鸿在香案前坐定，指腹轻轻贴上画绢。

遗物入梦。这幅绢，比谁的遗物都老。

黑暗里落下一座香堂，一百年的香堂。堂上坐着祖师，衣纹古制，脸上——没有脸。那张空脸上没有半分狰狞，空得从容，像一轮不照人的月亮。堂下分立两列弟子，左列白衣，右列灰衣。

年轻的聂千面站在正中。眉眼漂亮，唇薄，说话像刀出鞘。他一句一句地争，争到激愤处，朗声笑了。

″梦不驭人，人就驭梦。师父，你护了一辈子，护住了谁？″

堂上那轮不照人的月亮，动了。没有嘴，声音却直直落进每个弟子里，落进百年后这场梦里，落进陆惊鸿的骨头缝。

″梦不欺。″

四个字，只三个字。聂千面的笑僵在脸上，他行了最后一个礼，当夜就不见了。

再亮起来，就是门下。风雨，灯火，祖师拂袖。那张漂亮的脸像水洗的画，一笔一笔化开。没有血，没有声，比什么都狠。

乱过之后，满地黄纸。一个白衣女弟子跪在香案后，怀里护着一口小铜匣。她开匣，取出一页绢，起身，走到祖师画像背后，手指在背板上按了三处，背板无声地开了条缝。

绢页放进去，缝隙合拢，天衣无缝。

女弟子的侧脸，眉目清瘦，像极了祖母年轻的时候。她退开两步，对着画像拜了三拜，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

"卷在他手，门也开不全。缺的这一页，守梦人自己收着。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稳妥的地方。"

她怀里的小铜匣里，露着半只铜铃。同陆惊鸿兜里那枚，一个形制。

梦散了。陆惊鸿在香案前睁开眼，第二炷香刚好烧到头。

后半夜，老执事来巡第三趟香，看见正堂里坐得笔直的年轻人，脚步顿了顿。

"老前辈，"陆惊鸿开口，"祖师像的脸，是怎么来的？"

老执事沉默了很久，久到香灰断了一截。

"祖师像，原本无脸。"他说，"左半边，是五十年前守灯一脉的一位姑娘补的，照着她家里长辈的脸补的，说是给祖师一点人间的眉眼。右半边，是百年前会主被逐那夜，自己提笔添的。他说，他才是得真传的人，他要把自己的脸还给祖师。"

"可他那时已经没有脸了。"陆惊鸿说。

"所以他添上去的，是一片空。"老执事把断香拣出来，"堂里百年的规矩，不是敬他，是等他。等他自己回来，补全这张脸。"

守到天光，陆惊鸿走出正堂，晨风一激，脑子里却前所未有地清明。

祖母的手抄残卷，是守灯一脉的抄本，五页里第五页从未显过形——不是没显，是被人剜了。剜下来的那一页，被守灯一脉的弟子，藏进了万全书里。

千面手里攥着四页，开了百年的门，门缝都撑不全。所以他收梦种，所以他要三万之数，所以城里两万九千多人的星星眼，一夜之间被抽得干干净净。

差四百。

他睁开眼的那天，一定会亲手来取这最后一片。

陆惊鸿回头，望着晨光里那幅两丈高的画像。

全卷缺的第五页，就压在祖师画像的背板后面。

第067章　第五页

天光发白的时候，陆惊鸿出堂认祖礼成。

灰掠头子把他送上车，姿态恭敬，眼神里三句话：″随时再来。″″堂里记着你。″″别乱走。″

回到城里，他睡了整整六个钟头，醒来第一件事，是把计划拆成三份，一份给方拾，一份给周述，一份谁都不给，只在自己脑子里过了四遍。

盗页，走的是后夜。

三份计划，在桌上摆开又收起。甲案，得手即撤，走水路，全程不照面。乙案，半途暴露，烟开路，从库房方向脱身。丙案，人被困，不硬拼，拖到天亮，方拾和警方顺着报案手续上门要人。

周述在乙案上画了三个圈：″织梦会不会报警，但他们讲堂规。人赃并获，在他们那儿只有两条路，入伙，或者喂种。你要是落到丙案后面，我救不了你。″

″用不上。″陆惊鸿说，″我预备死在乙案上。″

柒月没说话，把他袖口的扣子缝紧了一圈，又缝了一圈。

堂里的香，每日子时一炷，百年不断。添香的是老执事，添完那炷香，老头要在廊下打一套慢得不能再慢的拳，一套拳打完，恰好一刻钟。这是陆惊鸿守香两夜数出来的死规律。堂里没人会动祖师堂，所以祖师堂的夜，是全宅最松的一口气。

后夜，起了薄雾。

陆惊鸿没有走门。他从西墙水道上的老排水沟翻进去，那段沟是方拾从三十年前的施工图上翻出来的，图纸上叫它渗水暗渠，如今沟口只剩半人高。沟壁挂满青苔，锈水管子一根根从头顶压过去，滴水声替他数着步子。

爬到中段，头顶铁栅外扫过一道岗灯。陆惊鸿整个人贴进沟底的泥里，连呼吸都切成一寸一寸的。灯光在栅条上停了三秒，移开了。

出沟，贴墙，避开三道岗换班的灯，从库房山墙的影子底下，一寸一寸挪进前院。

正堂的门虚掩着。香案上，子时的香刚点了小半截，青烟笔直。

画像还是那幅画像。夜里，右半边那片空白静了下来，不再游动，像一面等人的镜子。

陆惊鸿在画前站定，先冲那幅画像，端端正正作了个揖。

"祖师在上。"他压着嗓子说，"弟子借页一用。他日门前，再当面奉还。"

画上那片空白，静得像在听。

他这才转身看背板。

背板浑然一体，看不出一丝缝。可他溯进画里那晚看得真切——女弟子的手指按过三处。左下第一处，右下第二处，正中偏上，第三处。

他的手刚抬起来，就停住了。

背板正中，贴着一道黑晶封条。细长一条，贴在两板合缝处，幽幽地亮。这不是防贼的，是防梦的。念力一碰，它就会叫。

硬揭是下策。陆惊鸿伸出两根手指，轻轻搭在封条上，像给失眠的人搭脉。

锁也是器物。器物守了一辈子岗，也会累。

他把一段梦，缓缓喂了进去。梦里没有堂，没有页，没有背板，只有锁自己，锁在天经地义的地方，锁得理直气壮，锁了一百年，还要再锁一百年，谁都夸它锁得好。

封条上的黑光，缓缓地合上了眼。

三息。他只有三息。

第一处，按下，榫头无声退开。第二处，按下，背板松了一线。第三处——

咔。

极轻的一声，轻得像香灰断裂。可在这座安静了百年的堂里，它响了。

背板开缝，里头一只巴掌大的铜匣，匣身绿锈，锁孔早锈死了。陆惊鸿没碰锁，指尖顺着匣缝一错，整片匣盖滑开。

绢页一幅，折得整整齐齐。展开，墨色沉得像刚落笔。

四个大字：梦可还魂。

页脚一行小字：以念为引，以亲为门。

页角一方小印，印文一个字，沈。

陆惊鸿的呼吸停在半空。祖母手抄残卷的页边，就有这么一方印。守灯人沈氏，亲手把这页绢，封在了敌人的祖师堂里，一封百年。

他把绢页贴身收好，背板合拢。合到一半，廊下的灯笼，亮了。

"什么人。"

陆惊鸿反手一拂，三炷香连炉带灰翻在青砖上，又从袖里抖出一把从库房顺来的梦晶粉。香灰遇粉，腾起一丈高的灰雾，甜腥呛人，灯笼的光一寸寸陷进去。

他矮身出堂，贴着廊柱往库房跑。

哨声四起。灰掠手从三面合过来，每人手里一盏梦晶灯笼，灯笼的光圈罩在墙上，墙上的人影矮了一圈——那是困梦的光，走进去，人就沉。

陆惊鸿偏不走进去。他织。

二阶的手艺在夜里的老宅里格外好用。库房前那截回廊，被他织成了回环，灰掠手举着灯笼追进去，跑过第九根柱子，发现又回到了第一根。有人在回环里骂，有人对着灯笼低声念诀，回环一寸寸地破，也一寸寸地拖。

经过梦瓮阵的时候，陆惊鸿顺手把最近的两口瓮往过道里挪了半尺。追兵过阵，绊倒一口，瓮口的黄纸裂了，里头漏出的梦雾甜腻腻地漫了一地，两个灰掠手踩进去，脚步立刻就黏了。

拖到他退到水岸角门，雾更浓了。

雾里站着一个人。

灰烬先生。他没有追进回环，他从房顶过来的，落地没有声音。

"会主吩咐我看库。"灰烬的声音像烧尽的炭，"吩咐里说，盯的不是页，是你。"

他抬起手，五指缓缓张开。

"页和人，留一样。你自己挑。"

"挑什么？"陆惊鸿退了半步，后腰抵上角门的门栓，"挑你抢走的那些梦吗？医院那晚你亲口说的，你的也是被收走的。替收梦的人卖命，卖到什么时候？"

灰烬的眼皮跳了一下。

"我的梦早没了。"他说，"没了梦的人，只剩下活儿。你不懂。"

"我懂。"陆惊鸿说，"所以今晚，还你一样东西。"

"谁收的你的梦？堂里？还是他？"

灰烬不答，只说："堂里有规矩，不问先来后到。"

他的五指已经抓到了陆惊鸿胸前衣襟。陆惊鸿没有躲，反而迎上去半步，反手扣住那只手腕。

皮肉相触。

入梦。

雾散了，天地只剩一条跑道。白得发空的跑道，笔直，笔直到天边，尽头横着一道终点线，一百米开外，白得晃眼。

灰烬本能地动了。摘炉的人，见了亮的东西就要摘。他俯身，起步，冲着那道终点线狂奔。他的步子又大又稳，九秒，八秒，线近了，再一步——

线退了。又退回一百米外。

灰烬停都不停，再跑。线再退。

跑道上空荡荡的，只在起点立着一根铁杆，杆上挂一只老式挂钟。钟面的指针指着差一分十二点，跑一步，晃一晃，永远差一分十二点。

一百米，一百米，一百米。跑道的白光底下，那个人影越跑越急，越急越空。这里没有喊卡的人，没有理亏的债主，只有一条永远差一步的路。

陆惊鸿站在梦的边上，像站在片场的监视器后面。

"跑吧。"他说，"这场戏没有卡可喊。你替人数了二十年梦，这回数数自己的步子。"

现实里只过了三息。

灰烬先生僵立在雾中，双眼圆睁，随即迈开步子，原地狂奔起来。他越跑越快，两个拉他的灰掠手被带着踉跄，惊得四散。一盏梦晶灯笼掉在地上，滚进水岸，光灭了。

陆惊鸿拔开角门栓，翻出去，落进后巷。

反噬追上他了。麻意从指尖窜到肘弯，耳朵里潮声隆隆，像有人把整片海灌进了他的脑袋。织梦二阶，困一个摘炉的执行者，这笔账，他的身体当场就开始讨。

后巷里迎头掠过一辆灰衣人的车，大灯扫过墙面。陆惊鸿贴墙屏息，等车尾灯拐远，才发觉自己半边膝盖已经软了，是墙撑着他站住的。

三巷之外，约定的巷口有车。

他咬着牙往那儿跑，跑得肺里发甜。拐过最后一个墙角，巷口果然停着一辆车——

无牌的黑色轿车。不是方拾的车。

陆惊鸿的脚步钉在地上。三米，两米，车窗缓缓摇了下来。

车里的人转过一张素白的脸，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他护着左襟的那只手。

″第五页到手了吧。″白棠说，″上车谈。或者站着谈也行，你的反噬，撑不过站着谈完。″

她的目光落回他脸上，一字一字，慢得像宣判。

巷口停着一辆无牌车，白棠摇下车窗：″现在，你有资格和我们谈了。″

第068章　卧底二十年

车开得不快，也不慢，专挑没有监控的旧街走。

白棠一只手搭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搁在窗沿上。后视镜里，她的目光每隔几秒扫一遍街口，像扫了一遍做了二十年的老习惯。

"不用这么防着我。"她说，"真要在车里动手，我不会先跟你聊天。"

"习惯。"陆惊鸿靠着椅背，手隔着衣服按住铜铃，"跟会监聊天，我总得先想好遗言。"

白棠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会监两个字，你从哪儿听来的？"

"你们会里的人，见了你绕着走。"陆惊鸿说，"绕着走的人，嘴上都松。"

车拐进一条巷子，停在一栋旧茶楼后门。楼上是织梦会华东堂口的产业，堂口前天刚连夜搬空，屋里还留着老规矩。白棠领他上二楼，自己烧水，自己烫杯，动作利落得不像个坐办公室的。

"茶是普通的茶。"她把杯子推过去，"你要是不敢喝，我先喝给你看。"

她真的先喝了一口，然后卷起袖口，从腕上褪下一串钥匙，又从怀里摸出一块铜牌，轻轻放在桌上。

铜牌上两个字：会监。

"三年前就是这个位子。"她说，"会里四个会监，管账的是我。管刀的、管香的、管梦的，都是会主二十年前的老人。只有管账的这个位子，是会主亲自从外头捡人填的。"

"捡回来的？"

"七岁那年。"白棠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念别人的事，"我们那条街，一夜之间全睡了。我爹是安眠堂的账房，管库存梦的进出账。他睡前跟我说过一句

话，说账上有笔数对不上，对不上的那笔大得吓人。第二天早上，一条街的人都睡着，怎么叫都叫不醒。只有我叫得醒。”

陆惊鸿握着茶杯的手，慢慢紧了。

“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漏掉了我。”白棠端起茶，又放下，“是故意留的我。会主有个毛病，喜欢把仇人的孩子养成刀。刀越恨他，他用着越趁手。他把我带回会里，教我认梦晶，教我记账，教我怎么在梦里笑着把人送进坑里。他以为养熟了一把恨你们守梦人的刀。”

“你们？”

“守梦人。”白棠抬眼看他，“我爹账上那笔对不上的数，就是从守梦人一脉头上刮下来的库存梦。他写了举报信，信还没寄出去，一条街就睡了。会主到今天都以为，我是他一手带大的。”

她弯腰，从桌下的铁皮盒里取出一摞蓝布包着的本子，一本一本码在桌上。

二十本。

“二十年，二十本账。”她说，“哪个堂口收了多少梦，哪年往哪儿运过一批梦晶，哪份名单上划掉过谁，一笔一笔，全在这里。你不用信我，你信账。”

“二十年就没险过？”陆惊鸿问，“账房管得再细，也是踩在刀尖上的活。”

“险过三回。”白棠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回，我十五岁，抄账抄错一个数，会主把我关进香房熏了一夜。第二回，管刀的会监盯上我，我反手给他记了一笔黑账，让他自己折进去了。第三回就在上个月，灰烬打了败仗回来，会主起了疑心，挨个闻我们的梦。”

“闻出来了？”

“没有。”白棠放下手，“守梦人有句老话，梦不欺。可惜他忘了，最会骗人的地方就是梦。我在自己梦里养了一头假的害怕，喂了它二十年，喂得比真的还肥。他闻到的，是那头害怕。”

陆惊鸿没有伸手。他盯着那摞账本看了很久，忽然问：″你昨晚怎么会正好在巷口？″

″华东堂口我看了二十年。″白棠说，″后巷那个摄像头，坏了十七年。你猜是谁弄坏的？″

陆惊鸿没接话，换了个更狠的问题：″祖师画像。″

″背板后面那页纸，是我三年前挪进去的。″她说得毫不迟疑，″会里翻遍了整座堂口找那页纸，翻到祖师像跟前，没人敢抬手。会主信香火，手下人信鬼神。只有我不信。我等一个敢抬手的人，等了三年。″

屋里静了两息。楼下巷子里，一只猫踩翻了半个空罐头。

″会主知道你在见我吗？″

″他要是知道，我站不到这儿。″白棠说，″但他顾不上我。灰烬折在你的百米跑道里，梦宴的场子被你一夜端了三个，他这几天忙着调人补窟窿。会监刚被削了权，正好，没人盯着我。″

″三万梦种。″陆惊鸿坐直了，″全城星星眼那批人？″

″三万零四百一十七人。″白棠报得一个磕绊都没有，″星星眼种下去的时候是标记，也是存折。梦种在人身子里养着，养一天肥一天。月全食那晚，他要把三万份梦种一起抽干。抽出来的梦，就是开门的柴。″

″开门。开什么门？″

″万梦之门。″

白棠把这四个字说得很慢。茶汤的热气直直往上升，一丝都不歪。

″守梦人的老书里写过一笔。″她说，″梦界之海跟前有一扇门，门里锁着历代的梦，也锁着别的东西。百年前，会主还是守梦人的时候，见过那扇门。从那晚起他就变了——他说人的梦凭什么锁在海底下，他说梦该由最会做梦的人来管。″

″他想当梦主。″

″他要全城的梦都从那扇门里过一遍他的手。″白棠说，″三万梦种是柴，月全食是时辰。门的原址他找了一百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横店，老片棚。你家的老三号棚。″

陆惊鸿的指尖凉了一下。他想起那半面墙的拆迁通知，想起地梁边的行军床，想起父亲说棚里比家里暖。

″所以雪夜那场局落在横店，所以时间胶囊埋在片棚，所以连门，都睡在你们家的地基底下。″白棠看着他，″陆先生，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有资格和我们谈了。″

″谈可以。″陆惊鸿把茶杯放下，″先谈一样东西。你们会主，百年来就缺一页纸。″

白棠点头：″《如梦令》第五页，梦可还魂。他百年前夺过全卷，第五页早在落他手里之前就被人抽走了。没有那一页，门里那位睡着的守门人，他唤不醒。门开一半，锁死一半。″

″昨天，我从背板后面把它取走了。″

″所以全城现在最盼着你活着的，就是他。″白棠的语气没有一点起伏，″他比我们更需要那页纸。月全食之前，他一定会来找你。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硬的不行，就拿你在乎的人换。″

″还有什么，是我该防的？″陆惊鸿问，″一次说完。″

″一样东西，比刀难防。″白棠给两人续上茶，″他捏得出你最想见的人。声音、眉眼、说话的习惯，连你妈掸肩膀那个动作，他学得出八分像。剩下那两分像不像，只有你自己知道。到那天，你手里那只铃，谁开口都别给。″

陆惊鸿端着杯子的手停了半秒，什么也没说，把茶喝干了。

窗外的风卷着尘土，打在窗棂上沙沙地响。

″我要听听你的价。″陆惊鸿说，″账本不是白给的，你也不是白来的。″

″我的价就一句话。″白棠说，″三天后，让千面死在门里。别的，我自己来。″

″然后呢？会主没了，织梦会就是一座空山。″

″会里有条老规矩。″白棠收起茶杯，指腹在杯沿上转了半圈，″会主之位，属于杀主之人。谁能杀他，谁坐那个位子。这个位子，我等了二十年。陆先生，我不是来投奔你的，我是来借你的刀。刀用完，账两清。″

″行。″陆惊鸿站起来，把二十本账册抱进怀里，″三天后要是让我查出账里有一行假账——″

″你把我跟千面锁进同一个梦里。″白棠替他说完，″随你。″

″我也有个规矩。″陆惊鸿站在门口，回身，″账上牵着的那些人，三万个种了星星眼的，都是挣钱吃饭的普通人。开门的柴，烧不到他们身上。这一条要是破了，咱们的账，当夜就清。″

白棠看了他两秒，点了一下头：″守梦人的做派。怪不得你祖母把最后一样东西留给了你，也没留给会里任何人。″

他走到门口，又停下：″灰烬呢？你的账上写着没有，那条百米跑道，锁得住他三天吗？″

″锁不住。″白棠摇头，″但门开那晚，他自己会跑出来。他身上落着会的令，令比他的命硬。会主一声哨，他跑得比谁都快。″

陆惊鸿推开门，巷子里的夜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茶汤晃了晃。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两下。方拾发来消息，说白棠的底查完了，履历干净得像一张白纸，干净得反常——横店任何一个龙套，都比她活得有褶子。

陆惊鸿回了一个字：账。

他抱着二十本账册走进夜色，巷口的路灯把影子拉得老长。怀里的账册有二十斤重，比他这辈子挣过的任何一笔钱都沉。

身后，白棠把那块会监铜牌翻过来，扣在桌面上，像扣住一枚下了课的铃。

陆惊鸿一脚已经踏进巷子，脚步顿住了。

白棠说：″三天后月全食，是开门的日子。″

第069章　布防

天刚亮，一梦工作室的灯还亮着。

周述一夜没睡，二十本账册在他面前摊成一个扇面，每本里都夹着三种颜色的便签。陆惊鸿推门进来的时候，他正把最后一本合上。

"账是真的。"周述的声音哑着，却压不住兴奋，"我拿会里流出的三批梦晶订单对了夜。一批走的水路，一批走的陆路，一批压根没入库，直接进了黑市梦宴。三条线，笔笔都能跟白棠的账咬上，连押货司机的姓名都对得上。她连灰烬每回领的香火钱都记着，记了二十年，一笔没漏。"

"人能用吗？"陆惊鸿问。

"账能用，账后头的人，三天后见真章。"周述把一张写满字的纸推过来，"我连夜拟了个单子。钱、地、物资、药、嘴，五条线，一条一条过，四十八小时，全得落地。"

第一条线，地。

霍山河的电话是早上七点打来的，就一句话："老片棚那块地，我买了。横店的地价我闭着眼都熟，卖家昨晚还在捂，今早一听是霍氏，签得比谁都快。"他顿了顿，"从今天起，那儿的拆迁队归我管。谁敢动三号棚一片瓦，我让他在横店接不到一场戏。"

陆惊鸿刚要道谢，老头先挂了。温芽在旁边小声说，霍老爷子挂电话之前，好像哼了半句戏。

第二条线，物资。

霍延中午到的，带着六台发电机、四十盏探照灯、三百件军大衣、两车姜汤料。他围着三号棚走了一圈，用粉笔在地上画圈："围挡我来搭，对外就说剧

组搭景拍夜戏。横店天天有剧组拍夜戏，没人多看一眼。"走到大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棚顶的破洞。

"十四岁那年，我在这个门洞里画过一颗星星。"他说，"这回，我把家底押在这儿。"

第三条线，药。

贺兰调了三辆医疗车，停在三号棚后场，安神汤从下午开始一锅一锅地熬，熬得整条街都是药香。"月全食那晚，全城都可能睡得沉。"她说，"医院腾出两层，停一夜非急诊手术，急诊加派两组人。我就一个要求——不管梦里打成什么样，现实里，一个人都不能少。"

第四条线，嘴。

方拾把直播间架在指挥棚里，备案、话术、应急预案备了三套。"对外口径就一套，剧组夜戏加消防演练。"他说，"真出了事，我十分钟上热搜，把全城的眼睛从片棚引开。记者证我都印好了，编号用的是十年前我姑姑那张的尾号。"

第五条线，人。

傍晚，姚姐的加密讯息进了温芽的手机：一张手绘的图，画得又细又稳。三号棚正中是祭坛，十三根引梦香柱，围成三圈；灰掠的人手分四班，交接的时辰全标着。"会里让我管香，我就把香管到底。"图末尾一行小字。

陆惊鸿把图钉在指挥棚的木板上，盯着看了很久。姚姐在里面待了这么多年，头一回，把会里的家底往外搬。

夜里，白棠也递来三句话。

第一句，黑市库存梦的价钱三天涨了七倍，会里在收柴，收得比往年任何一年都急。第二句，四座外城的灰掠好手正在往横店汇，走的全是夜路。第三句最短——灰烬还在那条百米跑道上跑，跑得满头大汗，一步都没少；可他身上的令没解，哨声一响，跑道会自己碎。

"他不是跑不到终点。"白棠在讯息末尾写，"是跑道不许他到。"

陆惊鸿回了一个字：稳。

发完，他把手机扣在桌上，抬头看窗外的月亮。还有两天，月亮就缺了。

齐伯的道具间，白天敲了一天一夜。

老道具师的手抖，手艺不抖。守梦人的古法铸铃，他年轻的时候见过一回，如今凭着一本手抄的方子，一炉一炉地开。铜水浇进模子的时候，满屋子都是亮的光，像把太阳舀了一勺。

"火候差一口气，铃就哑。"齐伯守着炉子，眼都不眨，"哑铃护不了人。"

温芽在旁边拉风箱，柒月守着成铃。新铃一出模，她一面一面地喂，把以梦养梦的功夫全灌进去。喂到第三十面的时候她忽然说，铃认她了，像认一个敲了很久的门。

"三百六十面。"齐伯数完最后一炉，靠着门框喘，"仿铃，唤不来真梦，但能稳梦、能传音、能护住人的神。老规矩，铃是骨头。"

"梦是血。"柒月接了一句。

人，是王大有拉来的。

三百个横店的兄弟，一个上午报满。有个演了三十年死尸的老群演头一个按手印，说二十年前他在片库门口值过夜，见过雪夜里那个场记给灯让路。他说这回，换他给灯站一站。

温芽抱着登记册挨个划勾，划完举给陆惊鸿看："三百个勾，一个不少。每人一张借据，借一缕梦，还一只鸡腿，大有哥担保。"

王大有把保温箱往指挥棚一放，嗓门震得棚顶掉灰："都听好了，那晚谁也不许逞英雄。你们的活儿就一样，站着，把梦借出去，然后把命完完整整地带回来吃鸡腿。"

入夜前，指挥棚里过了一遍阵。

木板上的图纸边，陆惊鸿一样一样地指：三百六十面仿铃，沿三号棚围成一圈，脚手架作架，铃口朝内；三百人一人一段，站在铃后；柒月居中当阵

眼，喂梦养铃；真铃在他自己手里，压阵；霍延的人守外圈，只拦人，不动手；贺兰的医疗车离阵三十步；方拾守直播，白棠守巷口那条退路。

"都记住一条。"他最后说，"这阵不是为了打赢，是为了撑住。撑到天亮，就是赢。"

散会后，他没有回屋，一个人沿着铃阵走了一圈。

三百六十面铃，他一面一面数过去。数到第一百八十面的时候，他停下来，伸手碰了碰铃身。铜还带着铸炉里的余温，嗡地响了一声，很轻，像应了一句。

二十年前，母亲在雪夜里替全城挡了一刀。二十年后，轮到他站在这道圈上。他忽然明白齐伯为什么非要亲手铸铃——有些活儿，机器干得了，但有些话，得由手一句一句敲进铜里。

身后脚步声很轻，是柒月端着姜汤来了。

"哥，你在算什么？"她把碗递过去。

"算我能撑几刻。"陆惊鸿接了碗，"三百人借力给我，我这套本事，从来没一口气压过这么重的担子。"

"那就不压。"柒月在他旁边坐下，抱着膝盖，"齐伯说，铃是骨头，梦是血。你不是一个人扛，你是一座阵。骨头断不了，血也流不完。"

陆惊鸿喝了一口姜汤，辣得眼眶发热。

夜深了，棚里的人散了大半。

苏晚晴是最后一个来的。她刚下飞机转火车，大衣上还带着外地的凉气。姚姐在电话里骂了她一路，她只回了一句：颁奖礼我上台，领完就走，谁拦跟谁急。

她在棚门口找到陆惊鸿。棚里没开大灯，三百六十面新铃挂在脚手架上，风一过，响成极轻的一片。

"给你看样东西。"她摊开手。

掌心里，七枚黑色梦晶，用红绳串着，一颗一颗，磨得温润。

"防身的。"她说，"这些年一个一个攒的。第一枚是那场千人大梦之后结的，第二枚是《长夜》杀青那晚。每一枚里都存着一段好梦，最坏的时候捏碎一枚，能保一晚不被梦里的人找着。我失眠最重的那两年，全靠它们撑着。"

"太贵重了。"陆惊鸿没接，"你自己留着。"

"我留着，是给最坏的时候用的。"苏晚晴抓过他的手，把七枚梦晶连着红绳一起按进他掌心，一根手指一根手指替他合拢，"现在就是最坏的时候。你守着全城，我守不了你的梦，就把我的家底押给你。"

她把红绳在他腕上绕了三圈，打了个死结，打完还拽了拽，确认拽不开。

"颁奖礼我替你去吸引眼睛。全城的镜头都盯着影后，片棚这边就清净。"她理了理他的领子，像很多年前在片场那样，"领完奖我连夜飞回来。戏可以再拍，你只有一次。"

温芽抱着一摞卷宗进来找陆惊鸿签字，看见这一幕，红着脸把头扭到一边，假装研究文件，研究得格外认真。

"鸿哥，二十年前雪夜的卷宗我又过了一遍。"她翻开其中一页，声音放轻了，"当年名单上七个人，母亲是唯一没被收完的。方依依姑姑是第五个。剩下几个，有的醒着，有的到现在还没醒。七个名字，我抄了一遍，贴在登记册第一页。"

她的声音低下去。棚里很静，三百六十面铃在夜风里轻轻地响。

陆惊鸿低头，看着掌心那七枚梦晶。红绳勒着腕子，微微地热。

七枚梦晶，不多不少，和二十年前的名单，正好同数。

第070章　月全食上

子夜，天上的月亮缺了第一角。

缺得很慢，像被谁含在嘴里，一点一点地咬。

横店的街上，出租车司机靠着车窗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把车稳稳靠边，熄了火，睡着了。大排档的老板抹着桌子抹到一半，趴在案板上睡熟了，锅里的汤还温着。整条街的路灯次第闪了闪，光都柔了下来，像谁给全城蒙上了一层薄被。

城醒着的人不多了。贺兰的三辆医疗车横扫过四个街区，回传的数据一个样：全城入眠，呼吸绵长，体征平稳，像集体补一个迟到了很多年的觉。

睡着的街口，有人做梦都在说梦话，说的全是些熨帖事。谁家闺女考上了学堂，谁家的庄稼收成了，谁欠谁一顿酒。方拾戴着耳机听了三个点位的采集，摘下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

"他们不知道自己睡在什么夜里。"他说，"咱们替他们醒着。"

"是抽梦的前奏。"他盯着屏幕，声音发紧，"他们在铺柴。"

半小时前，白棠发来最后一道讯息，只有八个字：哨未响，稳住阵，等手。

陆惊鸿当时没看懂后半句。等什么手？

现在他懂了。

他站在阵眼里，把真铃在手里转了半圈。三天没睡过一个整觉，眼底烧得发干，可念头清清楚楚。他把腕上那串梦晶拢进袖口，七枚梦晶贴着脉，微微地温，像有人一路攥着他的手腕。

三号棚里，三百人已经站定。

三百六十面仿铃挂满脚手架，铃口朝内，围成一圈。陆惊鸿站在阵眼，真铃在手，腕上系着苏晚晴那七枚梦晶。柒月坐在他身后的木箱上，闭着眼，指尖搭在离她最近的一面铃上，把养了几天的梦一缕一缕往铃里送。

棚外，围挡外圈，探照灯雪亮。灰掠的四班人手迟迟没接上班——姚姐连夜重排的香班，把他们全排乱了。

子时一刻，祭坛自己亮了。

十三根引梦香柱，无火自燃，青烟不往上走，倒着往棚子中央飘。烟落到地面，铺开，铺成三圈暗纹。紧接着，风变了。棚里棚外的风全朝一个方向倒，倒向那片地基。

"来了。"齐伯在后场低声说。

陆惊鸿举铃，摇了三下。

铃声铺出去，铺进三百面铃后的三百只耳朵里。他没有喊口号，只说了八个字："老规矩，借一缕，还鸡腿。"

黑暗里响起一片低低的笑。然后，一缕，十缕，一百缕，三百缕。三百个横店的兄弟各自从睡意的边缘捻起一缕梦，顺着铃音送进阵里。没人被抽走整盏灯，每盏灯都还亮着，只是各自瘦了一线。

灯光组长的灯先递了过来，他在梦里嘟囔，老家的房梁还差三根檩子，借他借他，回来就钉。化妆师妹子的灯跟着递过来，怀里的洋娃娃睡得正香。数钱的场务把灯举过头顶，梦里还在乐，念叨着今晚的加班费要按双倍算。那个演了三十年死尸的老群演站在第一百八十面铃后头，腰板挺得笔直，像站了一辈子最要紧的一场戏。

三百缕汇进真铃，铃身烫起来。

脚手架上，三百六十面仿铃同时嗡鸣，一圈声墙立起来，把整座三号棚罩住。城那头被拉扯的梦气涌到阵前，像潮头撞上堤，碎成绵软的沫，绕着棚子打转，进不来。

可地基上的灰，还在往上长。

灰长成一道门框。

黑铁的颜色，一丈二高，立在祭坛正中。没有门板，框上挂着一层灰，像挂着一层看不清的纱。框里漆黑，黑得发亮。凑得近了，能听见框里有一种极轻极慢的声音，一起，一伏，像很远的地方，潮水漫过沙滩。

门缝，开了一线。

就这一线，棚里所有人的耳朵同时嗡了一下。方拾在指挥棚里闷哼一声，扶住桌子才站稳。温芽咬着嘴唇，把登记册抱得更紧。

缝里透出来的气息又冷又旧，像一口封了一百年的井被人掀了盖。温芽离得远，都打了个寒噤，把军大衣裹紧了两道。

"五页，起。"陆惊鸿低喝。

怀里那卷残卷自己展开，五页残页悬在阵眼前方，一页一页亮起来。第一页最稳，稳住他的神，让他在这满棚的风声里站得像一根钉；第三页接住三百缕借力，拧成一股；第四页烧起来，以梦为炉，把借来的梦一炉一炉炼成白亮的光幕，一层压一层，压向那道缝。第五页亮得最晚，也最烫，页面上四个古字浮着，梦可还魂。页眉上还有一行极细的纹路，他一直当是纸纹，此刻那纹路也跟着微微发亮，像一行还没睡醒的字。

光幕压上缝口，门缝里的黑，被顶得顿住了。

僵持。

那是陆惊鸿两辈子都没吃过的力气。三万份梦种在城那头一炉一炉地烧，烧出来的力道顺着门缝往外拱，一下，又一下，像有人在门那头不紧不慢地撞。他每顶住一下，喉头就甜一分，那是念力见底的味道。腕上七枚梦晶一根接一根地热起来，隔着红绳贴着他的脉，像七颗小小的、不肯熄的炭。

门外，灰掠头子带人扑了两回围挡，都被探照灯定在原地。姚姐排乱的香班这时候显出狠来——四班人手对不上暗号，两拨人在围挡外撞了个满怀，各自都把对方当成了生面孔，吵成一锅粥。灰掠头子踩着人堆喊口令，喊一声，

乱一分。霍延的安保结成人墙，一言不发，只把人往外挡。王大有的兄弟们端着保温箱站在最前头，像端着一排盾。

僵到丑时，门框里，伸出了一只手。

白手套。

那只手很慢，很稳，五指张开，搭在门框边上，像搭在自家窗台上。整个三号棚的铃声，在那只手搭上来的一瞬，齐齐矮了半寸。

然后，门缝的黑里，飘出来一个人影。

白裙子，两条辫子，身形瘦瘦的，站得不稳，像一张被风吹薄的纸。

陆惊鸿的呼吸停了。

是母亲。是那间化妆间里，替他掸肩上灰的周雁。

那只白手套攥住了她的手腕，往门缝外拖。门缝明明只有一线，可她的影子就在那一线里一寸一寸地往外挪，像纸从门缝底下往外抽。

"还魂页，锚住她！"陆惊鸿吼。

第五页猛地烧亮，一道暖光缠上那道白影。一拉一拽，门缝那头的力道大得不像话，柴，有的是。

柒月猛地睁眼，十指按在铃上，把自己养的梦整炉整炉地灌进阵里，鼻尖渗出血珠。

"哥，门缝我替你焐着，"她咬着牙，声音抖，可手稳，"你去。"

白影还是被拖出了门缝。

拖出来的那一瞬，她整个人淡成一缕光，那缕光在半空里悬了一息，像回头望了一眼，然后掉头，穿棚顶，掠围挡，朝城东的方向激射而去。

城东，是医院。

陆惊鸿手里的真铃嗡嗡地颤，颤得他虎口发麻。门缝被光幕重新压死在那一线，潮声还在缝里，不急不缓。

指挥棚里，电话响了。

是贺兰。她的声音劈头砸过来，变了调：″陆惊鸿！你母亲，你母亲睁眼了！心跳、血压、脑电，全都在正轨上，她真的醒了！″

棚里死一样地静。温芽捂住嘴，眼泪先涌了出来。王大有在围挡外头听见动静，保温箱哐当掉在地上。

二十年了。二十年的守候，二十年的病床，二十年的每一个夜里不敢睡实的排练——醒了。

陆惊鸿转身就往外冲，跑出两步，被齐伯一把拽住了袖子。

″阵不能撤。″老人的手指枯瘦，力气却大得惊人，指着那道压在光幕下的门缝，″缝里还漏着潮声。你一走，这棚里三百口人的梦，就是门里那位的点心。″

陆惊鸿的脚钉在原地，浑身的血往头上撞。

″我去。″柒月抹掉鼻血，站起身，″哥，你坐镇，我去看妈。″

″我也去。″白棠不知什么时候立在人堆外头，军大衣领子竖着，″会里捏出来的东西，我一眼认得出成色。″

″温芽，开车。″陆惊鸿把真铃塞进怀里，声音哑得厉害，″替我看着妈。看见什么，先别信，先核对。″

三道人影消失在棚外。视频接通。屏幕里，病床摇了起来，母亲半坐在床头，护士在她身后扶着。她的脸色还苍白，眉眼却活过来了，一双眼睛亮着水光，望着镜头，像隔着它就望见了三号棚里的人。

满棚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醒来的″母亲″开口第一句：″惊鸿，把铜铃给妈妈。″

第071章　第三段歌谣

车冲出巷口的时候，温芽把油门踩到了底。

后座上，陆惊鸿把那段视频从头到尾放了十一遍。母亲的眉眼，母亲的声音，母亲望着镜头时眼睛里那汪水光。十一遍，一遍比一遍真。

"哥。"柒月坐在他旁边，轻轻按住他的手背，"你先别哭。"

"我没哭。"陆惊鸿说。他的脸上一滴泪都没有，只是把手机攥得咯咯响。

"我在片棚看见你眼睛红了。"柒月说，"现在又不敢红。哥，你现在不敢哭，对不对？你怕眼泪一流，手上的事就稳不住了。"

陆惊鸿没答。车窗外，全城的楼一栋一栋往后退，家家户户的窗子都黑着，黑得整整齐齐。

白棠坐在副驾，一路没说话，直到医院的轮廓出现在雨刷尽头，她才开口。

"会里有一门手艺，叫填梦。"她说，"往一具活人身上，填一团捏好的梦。我入会二十年，见过七回。七回里有六回，那团梦是一句哭。"

"第七回呢？"

"第七回，是我在我娘的病床前站了一夜。"白棠看着窗外，声音平得没有一丝波纹，"第二天我就学会了，哭不算什么，最像真的，是他正在跟你团圆。"

车厢里静下来。温芽把方向盘攥出了汗。

医院走廊的灯全亮着。贺兰把整个住院部三层清了场，电梯口两名保安背对病房站着，眼皮沉得抬不起来，还在硬撑。病房门口，贺兰迎上来，白大褂下摆还沾着碘伏的味道。

″她刚喝了半碗粥。″贺兰的声音压到最低，″喝粥的样子，是二十年来第一次。我查了三遍体腔、两遍血相，全是真的。陆惊鸿，我行医十八年，我找不出任何毛病。″

″找不出毛病，才是最大的毛病。″白棠说。

病房门推开一条缝。

母亲半坐在床头，背后垫着两只枕头。床头柜上摆着那半碗粥，粥面已经凝了一层皮。听见门响，她抬起头来，眼睛一下子就亮了。

″惊鸿。″

二十年的病床，没有磨掉她叫这个名字的调子。尾音轻轻往上一挑，像他小时候放学回家，人还没进院子，屋里先递出来的那一句。

陆惊鸿站在门口，一步都迈不动。

″站那么远干什么。″母亲拍了拍床沿，笑了，眼角的细纹一层一层漾开，″妈给你留了粥。糊了三遍才熬好，你别嫌。″

糊了三遍。第十二次来学煲汤那天，他在梦外头的病床边，对着昏睡的她，自己念叨过的话。

″你第七次来，读故事书，把'展翅'读成了'开翅'，自己笑了半天。″母亲一样一样地数，″门口那姑娘的声音，替你把没读完的读完，读得比你好。你二十三岁那年冬天，在妈枕头边上说过，等梦醒了，要带妈去吃城门口那家的糖炒栗子。这些妈都知道。妈在里头，什么都知道。″

句句是真。真得陆惊鸿的膝盖都在抖。

只有门缝里漏出去的话，她才会知道。二十年来，他在病床边说过的每一句话，一句一句漏进那道缝，落进她的梦里。而这具会喝粥、会笑、会叫他的身体，是从门缝里被那只白手套拖出来的。

陆惊鸿把这一条死死压在心底，压住，脸上不敢带出来。

″妈。″他走过去，在床沿坐下，握住母亲的手。手心温热，指纹真实，连指腹上常年做家务磨出的薄茧都在。

″铃呢？″母亲看着他，目光落在他胸口，″你怀里揣着的铃，给妈看看。妈睡了二十年，就想听听它的动静。″

来了。

陆惊鸿的心口像被一只手攥住了。一个声音在他脑子里滚：铃算什么？一张纸、一口铜，换来妈坐在床边喝粥，换来后半辈子能喊一声妈——这买卖傻子才不做。可另一个声音更轻，也更冷，像白棠在耳边说：他捏得出你最想见的人，最像真的，是他正在跟你团圆。

陆惊鸿的手抬起来，按在胸口。真铃隔着衣服硌着掌心，烫的。他的手指摸到腕上那圈红绳——苏晚晴打的死结，三圈，拽不开的那种。

他去解那个死结。指尖有点抖，一时解不开。

就这一解不开的工夫，柒月开了口。

″妈，″她从门边走过来，声音又轻又软，″我从小听哥哼一个调子，哄睡的。他会前两段，第三段他没学全。您给唱唱，我把它学全了，往后好哄他睡觉。″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笑出来：″这丫头。行，妈唱。″

她真的唱了。嗓子还有点哑，调子却稳，一字一顿，像从很深的年月里捞出来的。

第一段，词句熟。第二段，连换气的地方都熟。陆惊鸿听着，喉咙一阵阵发紧——这是祖母的调子，刻在他骨头里的那种熟。门口的温芽已经哭出了声，又赶紧捂住嘴。贺兰站在监护仪旁边，目光在屏幕和那张含笑的脸之间来回。

第三段起来了。

″月照窗台亮堂堂，娃娃睡在大床上，风吹门环叮当响，梦里遍地是糖霜。″

四句唱完，病房里静得能听见输液管里气泡的声音。

柒月的脸，一寸一寸地白了。

"妈，"陆惊鸿听见自己的声音，又干又稳，稳得像钉子，"第三段，再唱一遍。"

"月照窗台亮堂堂，娃娃睡在大床上。"母亲一个字不差地又唱了一遍，含着笑看他，"怎么，忘了？"

陆惊鸿低下头，从怀里取出残卷，翻到第五页。

页眉上那行他一直当作纸纹的细字，在灯下显出笔锋来。祖母的手抄，一笔一划，清瘦得很：

风敲门，莫开门，风里没有娘的名。灯芯短，莫慌神，守灯人还守着灯。铃要响满第三声，才唤得开自家门。

没有一个字，和刚才那四句对得上。

陆惊鸿捏着那页纸，指尖稳了。刚才进门时膝盖发抖的劲儿，忽然全消了。人会骗人，声音会骗人，连眼泪都会骗人，可祖母的笔迹不会。她一辈子惜字如金，落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留给后人保命的。

"第三段，"母亲还在笑，"你祖母唱给妈听过一遍。妈记了一辈子。"

"她只唱给过儿媳妇。"柒月往前走了一步，站在病床前，直直地看着那双含笑的眼睛，一字一句，把页眉上那三行唱了出来。

风敲门，莫开门，风里没有娘的名。灯芯短，莫慌神，守灯人还守着灯。铃要响满第三声，才唤得开自家门。

病房里落针可闻。

床上的"母亲"跟着她唱。唱到第二句，调子拐了个弯；唱到第三句，嘴还张着，声音没了。

那双含笑的眼睛，一寸一寸地空下去，像退潮的滩。可嘴角的笑还挂着，挂得一丝不苟，像一张浆硬了的面具。

″填梦到这个成色，″白棠立在门边，声音冷得像刀背，″会里百年就出了他一个。可惜，再像的壳，也只学得会唱出来的话。你们家真正要紧的东西，从来没出过声。″

″她那三段，″柒月的声音在抖，眼泪掉下来，人却站得笔直，″第三段是造我那天刻在灯芯里的。白房子里教歌的先生只教过两段，教到第三段，甜汤就没有了。我在里头十四年，从来不敢把第三段唱出声。这一段，天底下只有家里人会。你不是家里人。″

床上的″母亲″不动了。

下一瞬，那只手暴起，直取陆惊鸿怀里的铜铃，五指过处，牵出七根细如发丝的黑线。

白棠的手腕一翻，一道薄刃般的白光掠过，七根黑线齐根而断。

床上的人影软了下去。贺兰扑上去扶住，监护仪上的曲线晃了晃，缓缓落回一片绵长的平稳。

″体征落回睡眠。″贺兰盯着屏幕，一字一字地报，″比她醒着的时候，还稳。″

那具身体睡回去了，像退潮。陆惊鸿抢上去握住母亲的手，掌心还温着，脉搏一下一下，走得又慢又匀。母亲合着眼，眉心那点常年不散的松纹，平了。

而从那具身体的眉心、口鼻、指缝里，黑雾丝丝缕缕地淌出来，在病房中央拧成一个人形。

梦壳碎成黑雾，雾里第一次走出千面先生的本体：一张没有脸的脸。

第072章　没有脸的脸

黑雾拧成的人形，一步一步，走出病房中央。

黑大衣，白手套，身量很高。他每走一步，脚下的地砖就旧一分，墙皮浮起细细的灰，输液架上的不锈钢管蒙上一层雾似的哑光。整间病房的灯没有灭，只是光都变旧了，旧成了二十年前的颜色。

温芽抱着登记册退到门边，牙齿咬得咯咯响。贺兰守在病床前，半个身子挡在监护仪前头。

铜铃在陆惊鸿手里，残卷五页悬在身前，五页纸亮得像五扇小窗。柒月十指按铃，白棠立在斜后方，袖口里那道白刃的光一闪一闪。

黑雾贴着地皮漫开，漫过床脚，漫过柜腿，漫向门口。铃音从半座城外遥遥压过来，黑雾漫到病床前三尺，就漫不动了，像潮头撞上了堤。

雾里探出一缕灰丝，快得像鞭梢，直取铜铃。五页纸齐齐一烫，那缕灰丝在离铃半尺的地方焦断，缩了回去。

"守灯人的种。"人形开口了。

声音是从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他说话的时候，那张脸正对着陆惊鸿——帽檐的阴影底下，没有眉毛，没有眼睛，没有鼻子，也没有嘴。什么都没有。那不是一张伤的脸，也不是缺的脸，是一张从头到尾没画完的脸，空得像一口深井，井里空空荡荡，又好像什么都正从井底朝外看。

陆惊鸿的胃里一阵翻搅。二十年前片库里的雪夜，那个收带子的高个子，隔着二十年的雪，和眼前这个人影重合了。

"聂千面。"白棠叫出这个名字。

"会监。"人形微微颔首，礼数周全得像旧年月里的先生，"你的账，记到第几本了？"

白棠不答，袖里的刃又亮了一分。那道刃很薄，薄得近乎透明，刃口上流转着一层水一样的微光——织梦会的刀从来不是铁打的，是拿梦磨的。

"会监的刀，"千面瞥了一眼，"一百年来，头一回冲着会主。"

"一百年来，"白棠说，"头一回看清了会主。"

"百年前，我也在灯下站过。"千面慢慢地说。他不着急，像终于等到一个肯听他说话的人，"那时我不叫千面，我叫聂照。守梦人门下，辈分最高那一批。师父说，梦是河，海是家，河里的梦终归要入海。我跟着师父守了三十年灯，守到有一天，我在梦界边上，亲眼看见了那扇门。"

"万梦之门。"陆惊鸿说。

"万梦之门。"千面重复了一遍，井底的声音里泛起一点温度，"门里头，是历代归海的梦，层层叠叠，像倒着长的星空。师父们说，那是各家各户祖祖辈辈睡熟了的底气，动不得。我在门缝跟前听了一夜。你们猜我听见了什么？"

"潮声。"

"是活气。"千面说，"千家万户的活气，被一道锁闷在里头。从那晚起我就想不通：凭什么？梦里的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那点念想，凭什么归海，不归他自己？凭什么守着，不归最会做梦的人管着？"

"所以你开门。百年前就开过一回。"

"开过一回。"千面认得很痛快，"没开成。同门拦我，师父拦我。可他们杀不得我——动手那夜之前，我早把自己的名，一笔一笔写进了门环里。我的命跟门长在了一处，我死，锁就裂，千城的梦一夜倒灌。他们围着我，刀举起来，又放下去，最后选了个最狠的法子。"

他抬起白手套，虚虚地在自己脸前拂了一下。

"摘脸。"

病房里的温度又降了一层。

″守梦人的极刑，百年用不上一回。″千面的语调还是平的，″他们摘走我的本相。我这一张空脸，就是那天留下的。本相之脸沉了江，托给一个姓贾的老实人看着，一脉一脉地看下来，看到今天。他们想得周到——脸是凭证。梦里的老规矩，人认名字，梦认脸。没有脸的人，梦界不认，门也不认。他们把我钉在了人堆外头，一钉，一百年。″

″所以你夺脸。″陆惊鸿说。

″一张一张地夺。″千面说，″夺来的脸能用，用久了会旧，被认出来就得换。一百年，我换过多少张，自己都记不清了。盐商的脸，讼师的脸，戏班班主的脸，香头先生的脸。每一张都替我办过事，办完就收进雾里。只有一张，我一戴就是二十年。″

他抬起手，往自己那张空脸上一抹。

像一层水漫过井口。抹痕过处，眉骨起来了，鼻梁起来了，一张憨厚的、笑起来有点笨的脸，浮了上来。

陆惊鸿怀里的残卷，五页纸同时烫了一下。

时间胶囊里那张全家福，一寸一寸变脸的那个夜晚，跟着这张脸一起回来了。照片会变，是因为脸真的换了主。梦界造册，认脸不认人，脸一过户，连旧照片都得跟着改口。铁皮饼干盒里那张全家福，从头到尾都在替他作证，只是没人看得懂。

″陆云生。″陆惊鸿的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场记陆云生。″千面顶着这张脸，笑了。笑得很像，像到陆惊鸿的指甲掐进了掌心，″你们家的老三号棚，地梁底下睡过他的儿子。门的原址，就压在那片地基底下。陆先生，你们全家跟我打了三回照面，你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二十年前，雪夜。″千面背着手，像讲一段别人的旧事，″我在找潮心。守梦人把那样东西托给了一个活人，藏进人心里——睡着的封印最稳。我查了九年，查到横店，查到群演之星。名单上七个人，是七张网，收的是潮心周围的水花。递名单的引梦人，姓陆。″

″他反水了。″陆惊鸿说。

″他反水了。″千面点头，语气里居然有一点欣赏，″封门那夜，门合到一半，差一根闩。有人从里头顶上了那根闩。门合上了，人留下了。我在最后一关摘走了他的脸——不为用，为锁。门里那位守着闩的封印，等的是自家人。守门人的脸往门前一站，锚就松三寸。至于外头——″

他朝病床的方向抬了抬下巴。

″床上那具壳，昨夜刚捏好的。皮肉用的是拖出来的那缕真梦，嗓音是二十年敲门练出来的。他喊你的时候，连尾音都替你算好了。就差一样东西。差你们陆家的铃，得你亲手递。″

″为什么非得我递？″陆惊鸿盯着他，″你捏得出壳，仿得出脸，抢不行吗？″

″抢来的钥匙，开不了活的锁。″千面说，″守梦人筑锚，就防着这一手。铃是信物，信物认心。至亲当面，甘愿相授，这锁才认。百年前我用抢的，抢出一身空脸。这回我学乖了，我等。等你亲手递过来。″

″等不到。″陆惊鸿说。

″等得到。″千面的语调没有一丝波动，″你昨晚不就差点递了？她一喊，你的手就摸向胸口了。陆先生，你不缺本事，你缺一个妈。″

温芽在门边发出一声压不住的呜咽。柒月的指节在铃面上捏得发白。

″对了，还有你。″千面的帽檐转向柒月，语气头一回软下来，″我养了十四年的丫头。白房子里那一嗓子，你唱得越来越好了。跟我回去，甜汤管够。″

柒月没有看他。她盯着病床上母亲安睡的侧脸，一字一字地说：″我不是你的丫头。我是我哥的妹妹。″

″都是造出来的东西，分得那么清做什么。″千面摇摇头，帽檐又转回来，″说正事。全卷我还缺一页。梦可还魂，你替我保管得很好。月全食还有半个时辰到食甚，门缝也撑着。陆先生，我们做最后一笔交易。铃和纸，换门后

的两个人。你父亲，你母亲，都在门里等你，等了二十年。你把东西给我，我把人还你，一手交，一手接。″

″你先告诉我一件事。″陆惊鸿说，″我爸还在门里？″

千面笑了。那张憨厚的脸笑起来的弧度，和全家福上一模一样。

″你也在等门后的人，对不对？你梦里问了我一百遍的问题，我再替你问一遍——陆云生呢？″

他往前倾了倾，声音放轻，每个字都像往耳朵里下钉：

千面说：″陆云生？他二十年前就死了——被你母亲亲……″话音被白棠一记梦刃斩断。

第073章　雪夜

那道白刃掠过的地方，黑雾齐齐一颤。

被斩断的话音散在半空，像一根绷到极限的弦突然松了。千面缓缓直起身，帽檐低下去了半寸，白手套按了按自己的胸口，仿佛那里真的有心跳。

"会监。"他说，"你斩的不是话，你斩的是我给这孩子的路。"

"我斩的是钉。"白棠道。

黑雾往回卷，卷得又快又静。千面退进雾里，那张憨厚的脸最后看了一眼病床的方向，看了一眼陆惊鸿怀里鼓起的铃形，然后整个人矮下去，缩成一线灰，从窗缝里退了出去。病房的灯一层一层亮回来，新的光，不旧了。

窗外，夜空的月亮已经缺了一大半，黑影吞到月亮的咽喉底下。方拾的手机同时震起来，屏幕上是姚姐的讯息：香柱加了双料，食甚提前，他等不及了。

贺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后背全湿透了。温芽扑到床边，先把母亲的手掖回被子里，掖得严严实实。

"他的话不能听全。"白棠收了刃，声音放低，"织梦会上有种手艺，叫话钉。说的人把梦钉在字缝里，听的人听全一句，心里就生一条根。他刚才那半句，就是要在这个屋里，钉下你对令堂的疑心。疑心一起，锚就松。他今晚来，本来就没打算赢——他要的就是这句话在你心里发芽。"

陆惊鸿站在原地，那半句话在脑子里嗡嗡地转。

被你母亲亲——什么？亲手？亲手什么？

"别从他嘴里找答案。"门口有人接了话。

齐伯拄着拐站在门口，身后是周述和方拾。方拾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方依依。老人被周述从片棚后场接来的，一路上手都没松开拐杖；轮椅上的人裹

着毯子，脸色苍白，眼睛却亮。

"雪夜那晚的事，"齐伯一步一步挪进来，"有三个人欠你一个说法。我，依依，还有灯上那位。今晚不说全，就对不起云生。"

会议桌擦干净了。贺兰烧了热水，温芽把门守上。

齐伯先开口。

"二十年前，我是安眠堂的内线，明面上是个道具师。"他说，"群演之星大赛，从头到尾是一张网。名单七个人，我不是最后知道的一个——云生才是递名单的人。开赛前十天，他来找我，一个人，没进门，就站在门槛外头问我一句话。"

老人停了停，拐杖在手里转了半圈。

"他问，要是把人骗上了名单，还有救吗。"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暖水瓶的嗡声。陆惊鸿的呼吸顿住了。

"我当时没听懂。"齐伯说，"我说有救，看救的人舍不舍得。他点点头，走了。我盯着他的背影看了半天，才发现这个天天在片场里吆五喝六的场记，肩膀是塌的，像挑了一副挑不动的担子。现在想想，那副担子，就是把未婚妻的名字，亲手写在网上的担子。"

"雪夜那天，"他接着说，"祭坛就设在三号棚。十三根香，雾一起，七个人就都进去了。我和守梦人的三位前辈埋伏在外围，灯都点好了，就等雾里那位现身。可雾比我们算的浓，人比我们算的多。灰掠的打手围了三圈，我们三个人，被隔在外面，眼看着雾里的人一个个软下去，救不了，喊不得。"

"然后呢？"温芽小声问。

"然后，雾里有人回头看灯。"齐伯的眼睛湿了，"是个穿场记马甲的小伙子。他没往雾外跑，他往雾里钻，一个一个地摸。他摸到依依的手腕，说了句话，把她从香雾最浓的地方拖了出来。"

轮椅上，方依依慢慢抬起头。

″往灯亮的地方跑，别回头。″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声音又轻又稳，″他跟我说的。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袖口，全是粉笔灰。他把我推出去，自己转身又钻回去了。雾里七个人，他拖出来两个。我跑出去几十步，回头看了他一眼。就一眼。雾里站着个穿白裙子的姑娘，背挺得笔直，在唱歌。″

″名单第七个，空着。″方拾在旁边低声补了一句，″姑姑晕过去之前，报过一句话，说名单第七行，从头到尾就是空的。″

″空的才对。″齐伯说，″第七行写不下名字。写下名字的，都不在纸上。″

″唱的什么？″陆惊鸿哑着嗓子问。

″一支调子很旧的歌。″方依依说，″我听见两段。雾那么大，她的声音穿过来，稳稳的，一句没停。后来这些年，我在昏睡里总哼那两段。再后来白房子里教歌的先生也哼那两段——我如今才明白，那位先生，也不过是个学舌的。学舌的先生教出来的丫头，会唱第三段。可雪夜雾里的那位，从头到尾，我只听见两段。″

陆惊鸿猛地明白了。

第三段，周雁没有唱出声。二十年前没有，病床前也没有。它只存在于她自己心里，存在于祖母留给柒月灯芯里的那一份。千面的雾再厚，手再长，也捞不走一个没有出过声的字。

″香阵破了之后，″齐伯接着说，″雾里的那位现了身。你母亲挡在他和祭坛中间，一步不退。摘梦的手落下来，她硬扛的。守梦人那一夜全到了，灯分三路，你祖母沈玉茹守的是主灯。封印落下去要用灯引，灯引一分，她的灯油就枯一分。她没眨一下眼。我们冲进去的时候，你母亲还在唱，嗓子都劈了，还在唱。封印落定，门合拢。合到一半，差一根闩。″

老人抬起头，看着陆惊鸿。

″云生从里头顶上了那根闩。门合上了。雪下了一夜。第二天，片库门口扫出一条干净道，通到门跟前，断了。人没了。你祖母在雪地里坐到天亮，起身只说了四个字——各守各的。开春，她把自己的念力捏了个孩子，把最后一页

纸压在了祖师像的背板后面，然后把《如梦令》的手抄本留给了你妈和你。当年我只当她是交代后事，如今才明白，她那是在布阵。一布，就是二十年。″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温芽把脸埋进登记册里，肩膀一抽一抽。

″还差最后一角。″齐伯对陆惊鸿说，″这一角，得去灯上问。你的绳，还系得稳吗？″

陆惊鸿和柒月对视一眼，各自把念力捻成一线，一头拴在病床床栏上，一头缠在腕上。两枚铜铃铃柄相抵。

病房的灯化开，黑水托着他们，往灯塔沉去。

灯塔下的火苗安安静静。灯婆婆坐在老位置上做针线，像一直没挪过窝。

″都听说了。″她头也没抬，″雾里那位退回门跟前了，食甚一到，他就要做最后一推。你们的时辰不多，老婆子长话短说。拖出去的是壳，捏得再像，也是纸糊的。雁丫头本人，还在门里。″

″门里？″陆惊鸿的声音劈了。

″她在门里守着呢。″灯婆婆拨了拨灯芯，″她心口那件东西在，她的梦就在门边。她守她的灯，替全城焐着那点潮音。二十年，她不敢睡实，一分都不敢。″

″那他们，″温芽的声音从系绳那头隐隐传过来，发着颤，″他们俩，隔得远吗？″

″隔得不远。″灯婆婆说，″一门之隔。一个守闩，一个守灯。守闩的听着灯边的脚步声，守灯的听着闩上的换手声。二十年，谁也没喊过一声，怕惊了门。你们拍电影的讲什么千里寻亲，天底下最远的路，是这么几寸厚的门板。″

灯塔下没人说话。火苗毕毕剥剥，烧得很稳。

″千面为什么不杀他？″陆惊鸿一字一字地问，″他把命根写进了门环，把守门人攥在手心，图什么？″

″图那道里锁。″灯婆婆说，″门有两道锁。外锁认铃，里锁认手。里锁的开关，只认守门人那双手。千面等的，就是让守门人自己伸手拉闩的那一天。所以他喂了他二十年的困，守了他二十年，一步不敢离。云生没死，孩子。他一天都没歇着。″

陆惊鸿的喉咙里滚了一下，滚出一句压了很多天的话：″婆婆，我妈让我替她问一句——这些年，门里冷不冷。″

灯婆婆的手停了。

″这句话好。″她重新拿起针线，声音很轻，″留着。留着当面问。他等这句话，等了二十年。现在，把最要紧的一角给你补上，你站站稳了。″

灯婆婆说：″云生没死。他被千面收进了门里，当了二十年守门人。″

第074章　换锁人

黑水把两个人稳稳送回岸上的时候，病房的窗纸已经泛出蟹壳青。

天快亮了。而月全食的食甚，也快到了。

贺兰送来一份报表，纸上第一行字让满屋人松了半口气：全城三万零四百一十七名梦种者，入夜以来体征全部平稳，无一例危重，像集体睡了一个深觉。她在这行字底下画了一道重重的横线，又添了一行小字——这是你们挣的，别弄丢了。

方拾那边传来另一份数据，不好看：黑市库存梦一夜清空，会里三座库房的货，全在往片棚方向并。

指挥棚里灯火通明。木板上的图纸换了新的一张，是周述连夜画的片棚全图，正中一圈红笔，圈着那道压在光幕下的门缝。姚姐的讯息钉在图角：香柱加了三成，食甚提前，不到一个时辰。

"开门还是封门，今夜必须定。"白棠把一串钥匙拍在桌上，"我把会里库房的底交出来。二十年的库存梦，三座库房，够烧十座城。拿它们反喂门缝，撑开一丈，人进去，先杀千面，再封门。这是最快的一条路。"

"封门用什么封？"齐伯立刻问。

"库存梦烧完了再烧我的账。"白棠说，"够了。"

"不够。"齐伯摇头，摇得很慢，很重，"封印吃的是念力，不是梦。当年落封印的，是满门的守梦人加一支烧到底的灯。如今灯上就剩一豆火，守梦人死走逃亡，剩一个半大孩子。烧光三座库房，你能撑开一丈，撑不回一道封。门开一丈，千面出来，就是满城的梦任他收。这不是路，这是把城门拆了自己迎贼。"

"那就封死。"白棠说，"把门缝压回去，三万梦种撤了，铃阵永守，守他一百年。"

"封死，门里的两个人怎么办？"

白棠不说话了。棚里静下来，只剩发电机的嗡嗡声。

陆惊鸿一直没出声。他站在图纸前，手指按在那圈红笔上，指节都按白了。

"我算过了。"他终于开口，声音不高，一字是一字，"开门，我们不是第一个到门口的。门一开，千面顶着我爸的脸，站在第一道门缝里。门认脸不认人，全天下谁能分出来？到时候冲上去相认的，是我；迎面站着的，是他。他拿我的手开我的锁，杀我的人，收我的城。白棠这条路，快，快就快在——她根本没打算要我爸活着回来。"

白棠的眼皮抬了一下，没辩。她把桌上那串钥匙慢慢收回去，收得很稳，像收走一页用不上的账。

霍延在门口站着，忽然开口："我调了两辆加满油的车，停在西围挡外头。真到了撑不住那一步，你们带着阿姨的病历，先走。地是我的，人是我留的，天塌下来我顶着。"

"不走。"陆惊鸿说，"这回不走。上一回我爸让别人先走，一走就是二十年。"

霍延看了他两秒，点点头，退回门外站岗去了。

周述把算好的账摊在图角上：铃阵还能撑一个时辰不歇力，三百人已经轮了两班，鸡腿钱记了六百多份。"钱和人，我都算得清。"他说，"只有一道题我算不清，留给你。"

"封死，"陆惊鸿接着说，"是拿我爸妈给全城陪葬。我妈在门边焐了二十年潮音，我爸在门里顶了二十年闩，一个不敢睡，一个歇不了手。他们没欠这座城的。"

他直起身，环视一圈。温芽的眼睛肿着，王大有把保温箱搂在怀里，像搂着一点热气，贺兰站在门口，方拾的笔悬在本子上，没人敢先说话。

"我在片场混了这些年，"陆惊鸿说，"见过各种各样的门。片场的门，从早敞到晚，进出的都是买卖，散了场就冷。家家的门，天一黑就上锁，锁住的是一家人的觉。千面看门，门是他的财路，他要全城的梦从门里过一道他的手。老规矩看门，门是一座坟，宁可一家人烂在门里，不能放半个字的梦出来。"

"都对，也都不对。"

"我妈让我替我爸问一句话——这些年，门里冷不冷。我昨晚才想明白这句话。她想的不叫守门，想的叫回家。门不是财路，也不是坟。门，是拿来回家的。"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却更稳。

"我八岁那年，我爸让我睡在地梁边的行军床上，说棚里比家里暖。后来我才知道，他不是嫌家里冷，他是把家里最暖和的说法，留给我睡觉的地方。我们家的人，一代一代，干的就是一件事：把冷的地方，说出暖来。门里冷，就有人守着，守到它不冷。"

齐伯听着，慢慢放下拐杖，从工具箱里取出那把旧片场大门锁——三天前他就带着它了，铜壳磨得发亮。老人当着满棚的人，把锁拆开：锁芯，簧片，齿牙，一样一样摆在图纸上。

"修了一辈子道具锁。"他说，"锁这个东西，簧不在拦人上，在认人上。簧配错了，好人推不开，贼一捅就开。簧配对了，家里人钥匙丢了，拍两下门，里头也能给开。"

"就是这个理。"陆惊鸿接过来，"锁的用处，从来就没应该是把天下人挡在外面。锁是让该进来的人，推门就能进来；让里头睡觉的人，能睡得踏实。哪把锁是靠怕人开出来的？"

"所以这道题，从根上就出错了。开门，是替千面开；封门，是拿爸妈陪葬。这道题不该是开门，也不该是关门。"

他把手按在那圈红笔上。

"这道题，是换锁。"

"把百年前那把旧锁拆了。那把锁的簧是怕——梦越重，簧越软，谁怕，谁能开。三万梦种烧出来的怕，月全食压出来的怕，我昨晚差点递铃的那点怕，全是它的钥匙。这样的锁，千面配一百把钥匙。"

"换一把新簧。往后不管门外站着谁，顶着谁的脸，念着谁的暗号，簧都不动。它只问一句——你是回家的，还是来偷家的。爸妈推门，门就开。千面把脸贴到门缝上，门就当他是风。"

他环视一圈，把最后一句钉下来："从今夜起，我不做开门的人，也不做关门的人。我做换锁的人。千面算了一百年的门，那就让他算——门没了锁，还是门；锁换了心，门就换了主。"

棚里静了三息。

然后齐伯一拍大腿，拐杖顿地："换锁！门还是那扇门，锁换了主。好小子，你祖母当年四个字，各守各的，守了一辈子，你比她多想了一层！"

棚外的天光又暗了一层。月亮那弯细细的金边，正一寸一寸地沉进黑影里去。王大有把保温箱往怀里紧了紧，喉结动了动，到底什么都没说，只把身子往柒月那边挪了半步，像替她挡着风口。

"换锁要一把活钥。"陆惊鸿说到这里，停住了。

"活钥？"温芽问。

"死钥是物件。物件会偷，会仿，会抢，铃是物件，纸也是物件，千面惦记了它们一百年。活钥不一样。活钥是长着心的钥匙，自己会认人。它得从守灯人的芯里生出来，得在黑处泡过很多年，还得自己亮起来。"

陆惊鸿没往下说。

用不着说了。满棚的人，一个接一个，安安静静地转过头，看向同一个方向。

柒月坐在木箱上，怀里抱着那枚老铃，抱着她贴身收了很多年的那页手记。被这么多目光看着，她没有缩，也没有躲。她只是先看了看病床的方向，又看了看门缝那张图，像把一件事从头到尾想完了一遍。

"丫头。"齐伯的声音哑了，"钥进了锁眼，就拔不出来了。老婆子那句老话你没听过，钥匙不知道锁的心——那是因为钥匙得先把自己，填进锁眼里去。"

"我知道。"柒月说。

温芽一把抓住她的袖子，眼泪比话先出来："小柒，不行，再想想，肯定还有别的法子，天底下不能就一把钥匙——"

"姐。"柒月反手握住她，"你听我说完。"

她站起身，把老铃抱正，走到陆惊鸿面前，站定。

"白房子里，他们管我叫钥匙坯。量尺寸，记形状，练开锁。他们说什么都替我算好了，就一样没算——"她抬起头，眼睛亮得惊人，"钥匙也会自己长心。"

柒月往前站了一步："哥，我本来就是钥匙坯。"

第075章　分梦

柒月那句话落进屋里，像一颗石子投进枯井。

半晌，没人接话。

老片棚改出来的临时指挥室里，三面墙钉满横店的地图，红绳把三号棚围了一个圈。齐伯坐在道具箱上，烟锅早就灭了，还叼在嘴里。苏晚晴站在门边，指甲掐进了掌心。姚姐的电话打了三次，都被她按掉了。

陆惊鸿看着柒月，看了足足十秒。

“不行。”

两个字，砸在地上。

柒月没退，反而又往前半步：“哥，换锁要活钥。人偶没有魂，磨坏了，不心疼。”

“谁告诉你人偶没有魂？”陆惊鸿的声音不高，“有心结就摆到桌面上，别拿自己垫门缝。”

柒月咬住嘴唇，睫毛抖了抖。

“会里养我的时候，没人叫我柒月，都叫坯子。”她的声音很轻，“量头围，量手长，量牙口，像量一把刀。坯子用旧了，就扔进库房最底层。我见过那些用完的坯子，走的时候，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屋里静得能听见棚顶漏风。

“我小时候蹲在库房的天窗底下数星星。”她顿了顿，“数到第七颗，就告诉自己，第七颗是我的。后来我知道了，我连第七颗都不是，我是一把没开刃的钥匙。”

温芽第一个冲过去抱住她：“胡说什么！你就是人，全横店都给你作证！”

柒月被她抱得晃了晃，还是把话说完了：“坯子烧成钥匙，才算没白活一趟。哥，让我有用一次。”

陆惊鸿大步走过去，一巴掌按在她头顶，把她的头发揉乱。

“我给你起名字，是让你当人的，没让你当东西。”他说，“你是我陆惊鸿捡回来的妹妹。陆家的事，轮不到妹妹垫底。”

“可是婶婶还困在门里，叔叔也在门里……”

“我说了算。”他打断，一字一句，“既要救爸妈，也不换妹妹。两个都要，一个不少。”

这话他说得斩钉截铁。只有他自己知道，掌心里全是汗。

齐伯在后面咳了一声：“小子，老话讲，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守梦人的老话是梦不欺。”陆惊鸿转头，“齐伯，古法里，真没有两全的路子？”

齐伯把烟锅从嘴里拿下来，手抖了抖。

“有一页禁术。”他缓缓道，“叫分梦。师门里没人见过，页子百年前就失传了。传说，是把一个梦拆成三份——一份作钥，开门救亲；一份作锁，换锁封敌；一份作灯，留守护魂。”

“梦拆三份，人呢？”方拾追问。

齐伯不说话了。

干这行的都懂：魂梦一体。梦拆了，魂就散了。百年前有位守梦前辈想拆自己的梦救一城人，人没救成，先把自己折了进去。那页禁术从那以后被封进故纸堆，再没人敢提。

指挥室里安静下来，静得人人心里发沉。

陆惊鸿忽然开口：“谁说拆梦三份，人就得没？”

所有人看向他。

“钥匙、锁、灯。”他伸出手，三根手指一根根按下去，“爸在门内，钥要一份。千面在门外，锁要一份。我自己，留一份灯护魂。别人的梦不够分——就拆我的。”

“你疯了？”王大有的嗓门都变了，“那可是你自己的梦！”

“我门槛里存着两年的念力，三百家借力的交情，外加一棚子铜铃。”陆惊鸿把怀里的《如梦令》残卷掏出来，“够烧。”

话音没落，残卷在他掌心烫了一下。

不烫手，是暖，像冬夜里捧着一杯热水。

他翻开残卷。第一页浅潜，第二页溯梦，第三页借力，第四页以梦为炉，第五页梦可还魂。五页他都吃透了。可这时候，封皮的夹层里，露出一角极细的针脚——缝线的针脚，祖母的手法。

陆惊鸿屏住呼吸，把念力缓缓渡进封皮。

咔。

一声轻响，像蛰伏多年的锁簧弹开。一片薄得几乎透光的纸页从夹层滑出，打着旋，落在桌面上。

满屋人呼啦围了上来。

纸页上是一行行小楷，笔画清瘦，力道却透纸三分。开头四个字——

禁术。分梦。

往下是法门：渡梦为引，燃梦为炉，拆梦为材。一分为三：其一如钥，可开生门；其二如锁，可换死锁；其三如灯，可护残魂。三份同拆，梦火自焚，以为灯油。

“真是分梦……老太太把页子缝进了封皮……”齐伯的手抖得厉害，“一缝，就是二十年。”

“她早知道会有这一天。”苏晚晴轻声说。

“她什么都算到了。”齐伯眼圈红了，“就是没算到，她孙儿敢这么用。”

温芽回过神，眼泪唰地下来了：“那哥他自己怎么办？”

“禁术烧的是灯油。”陆惊鸿把纸页按在掌心，“我烧得起。烧横店这些年攒下的家底，不亏。”

“不够呢？”王大有瓮声瓮气地问。

“不够，就烧到够。”

周述一直在角落里记账，笔停了：“两年来你攒下的念力，折成单子我算过，够买下半条万盛街。烧得起。”

“账算得清，人算不清。”苏晚晴一把攥住他的手腕，攥得死紧。

她盯着陆惊鸿，一字一顿：“我丢过记忆。车祸醒来那半年，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像看一个陌生人。那种滋味，我替你尝过了。你敢把记忆当灯油烧，我就……”

她的声音抖了，没说下去。

陆惊鸿反手握住她的手背：“所以等会儿我交代的话，你记好。往后我忘一遍，你就讲一遍。讲到我会背为止。”

苏晚晴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三圈，硬是没掉下来。

柒月站在原地，眼泪吧嗒吧嗒砸在地图上。

“哥，钥匙不让我当，我干什么？”

“你当好陆柒月。”陆惊鸿揉了揉她乱掉的头发，“打完这仗，哥带你去吃三份盒饭。大有哥请客，管够。”

王大有在旁边重重哼了一声：“两份！盒饭也涨价！”

满屋子人被这句破话逗得又想笑又想哭。

方拾的手机震了一下。是白棠的暗语，只有一行：会内按月全食原定时刻备场，一切如常。

陆惊鸿扫了一眼，把手机扣回桌上。至少这个晚上，时间还站在他们这边。

“都听好，明天各干各的。”他站起身，开始点将，“温芽管后勤，王大有的盒饭管够。方拾盯舆论，别让城里慌。周述把三百名借力人的合同和保险连夜办完。贺兰的医疗通道全线待命，全城三万梦种者，到时候一个个都得平安。霍家兄弟要什么给什么。齐伯坐镇铃阵，陈默守记录，柒月守我。”

柒月吸了吸鼻子，用力点头：“守你，我守定了。”

陆惊鸿走到窗边。窗外是横店的夜，万家灯火一盏一盏铺到山脚下。灯火底下，三万个戴着星星眼梦种的陌生人正在睡，睡得沉，睡得不知道明天夜里，有人想把他们的梦整个端走。

“这么多人，”他轻声说，“一个都不能少。”

苏晚晴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他身后，顺着他的目光看出去。两人谁都没再开口，就这样站了很久。棚顶的风穿过旧铁皮，呜呜地响，像谁在很远的地方，试一个音。

他低下头，把那页禁术一个字一个字读进去。渡梦、燃梦、拆梦，环环相扣，狠得不像守梦人的手笔，倒像祖母跟老天爷讨价还价，把价码咬到了最狠的一口。

齐伯凑过来，指着法门里一句：“钥从门槛下走，锁往门缝里去。好个换锁的路数……你要当的这位换锁人，是拿自己当柴，给两家旧账重新上一道锁。”

老头儿又指了指后半句，声音压低：“还有一条，你记死。万梦之门不认钥匙，认铃。开门闭门，换锁落锁，都得主铃在场。千面那老东西惦记你的铜铃，不是一天两天了。”

“铃不离身。”陆惊鸿点头，“我爸在门里守了二十年，他比谁都清楚这条门规。”

“齐伯，”陆惊鸿忽然问，“我祖母当年，为什么把最险的一页缝起来，不留着救自己？”

齐伯沉默了很久。

“守灯人守灯，灯油烧完了，人就成了灯。”老头儿说，“她大概怕的，从来就没变过——怕的不是你烧，怕你烧得心甘情愿，还没人拦得住。”

满屋没人再说话。

苏晚晴忽然又问：“代价呢？这么大的手笔，总有代价。”

齐伯的脸色一点点沉下去：“禁术都有页脚。翻过去。”

陆惊鸿的指尖顿了顿，翻过纸页。

纸页最下方，有一行小字。比正文更小，墨色更淡，像是写完之后犹豫了很久，才添上去的。

禁术页脚注一行小字：施术者，魂飞魄散。

第076章　战前夜

第二天一早，横店老片棚变了样。

干的还是搭景的活，围读的却是军情。三百口铜铃从守梦人旧库和霍家的货运专机里凑齐，齐伯领着道具组的老伙计，一根红绳一口铃，沿着三号棚外的老围墙挂了一圈。风一过，铃音碎碎地响，像谁在低声背台词。

霍延踩着点到的，身后跟着两台发电车、四十盏探照灯、三百套对讲机。

“我爸说了，横店今晚的电，他包了。”霍延把钥匙扔给周述，“二十年前他在这片棚里赔过第一笔钱，今晚来讨利息。”

霍山河没进棚，只在大门口站了一会儿，朝里头拱了拱手，走了。

签到点设在片棚门口，一张折叠桌，周述坐镇。借力人签一份，按一个手印，领一口铃。来的大半是群演。

一个胖群演按完手印，掂着铜铃乐：“陆老师，当年我给你搭过戏，你教我哭戏怎么哭得真。今天还你一个醒着的。”

“醒着就行。”陆惊鸿给他理了理铃绳，“今晚不管听见什么，手别松。”

“松手我姓你姓。”

上午十点，齐伯在铃阵东南角试铃。他拿一枚小小的木槌，挨个轻敲，铃音有高有低，像给一把琴调弦。三百口铃敲完，老头儿后背全湿了。

“铃是散的，要一根主线串起来。”他冲棚里喊，“惊鸿，来当这个线头。”

上午九点，温芽举着手机冲进指挥室，嗓门劈了：“大有哥的情报网挖到人了！陈默老师有下落！”

王大有喘着粗气跟上：“城西的湖畔民宿，俩灰掠的人天天带着一个不说话的男人钓鱼。有住客说，那男人半夜对着湖面写字，写完就擦。”

陆惊霍抓起外套就走：“去会会。”

柒月跟上，王大有压后。到了民宿，王大有给前台打了个电话，捏着嗓子：“剧组选角领队，三百一天特约，管三顿饭，要不要来试试镜？”两分钟后，那两个灰掠会众连钓鱼竿都没拿，一路小跑奔了片场。

房门没锁。

陈默坐在窗边，形容枯槁，额头上贴着一片黑梦晶，眼睛睁着，人却像被抽走了魂。陆惊鸿在他对面坐下，指尖搭上他的手背，坠了进去。

梦里是一间打字机房，稿纸堆到房顶，陈默坐在纸山正中，一台老打字机咔咔作响，停不下来。一根黑钉把他的稿子钉在半空，钉帽上刻着细纹，正是梦钉。

陆惊鸿上前，两指夹住钉帽，手腕一沉一旋。

咔的一声，黑钉应声而断，稿纸哗啦啦落了满地。打字机声戛然而止。

陈默是被一口水呛醒的。他抱着陆惊鸿递过去的矿泉水瓶，灌了半瓶，嗓子里刮出一句哑话：“……稿子呢？我的稿子呢？”

“人是你的，稿子也归你。”陆惊鸿说，“他们让你抄什么？”

“布防文书。”陈默的眼睛一点点聚焦，亮得吓人，“我一边抄，一边背。三号棚地下有锁眼，门不认钥匙，认主铃——千面本体在门心，他的梦身，能贴着地面走。”

陆惊鸿握住他的肩膀：“回来了就好。剩下的仗，一起打。”

陈默摇头，扶着窗台站起来：“我不上阵。我守记录。”他拍了拍随身那只旧帆布包，里面是笔和一沓稿纸，“《长夜》的最后一章，得有人一字不差地记下来。等它上映那天，要让所有人知道，二十年前这片棚里发生过什么。”

回去的车上，陈默靠在椅背上睡了一路，眉头头一回是松开的。

傍晚，布防最后清点。三百口阵铃就位；三百名借力人签到完毕，群演占了大半，周述把保险和补偿金一份份发到手上；贺兰调了六辆救护车、两百名医护，分驻全城六个点，专门盯着三万梦种者；方拾的通稿也发了出去，天文台提示今夜月全食，市民早睡关窗，家人陪伴。

“睡，也给他们安排得明明白白。”方拾合上电脑，“零散的梦，谁也别想顺走。”

贺兰亲自押着第一辆救护车到的，白大褂外头套了件片场才买的工作服。她查了一遍全城六处医疗点的名单，末了在陆惊鸿面前站定。

“医疗通道我担保。”她说，“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进了阵，别拿自己当柴火。你是医生口中的病人，也是我这半年来见过恢复得最好的病人。”

“贺医生，”陆惊鸿笑了笑，“今晚过后，我请你吃半年早茶。”

“我记账上。”

王大有的盒饭军送来三千份晚饭，热气腾腾。群演们蹲在片棚外吃得山响，有人敲着饭盒唱跑调的歌。王大有扯着嗓子喊：“都吃快点！吃完各自回位！今晚谁的铃丢了，明天盒饭涨价！”

底下笑倒一片。

就是这时候，姚姐来了，手里抱着礼服，眼圈通红。

“晚晴，年度盛典八点红毯，你推了三年雪藏才换来的影后之位，八百个记者等着……”

苏晚晴正在给铜铃阵缠红绳。她直起身，接过姚姐的手机，对着镜头录了十秒：“抱歉，今晚我有更要紧的人要守。奖，留给下一位。”

视频发出去，姚姐蹲在地上哭出了声。

苏晚晴把她拉起来，转身走到陆惊鸿面前，替他把衣领理平：“戏可以再拍，你只有一次。”

陆惊鸿喉头动了动：“后悔吗？”

“影后年年都有一个。”她笑了笑，“你只有一个。”

天黑透了。齐伯独自在三号棚外的老槐树下站了很久，那是当年埋时间胶囊的位置。老头儿蹲下去，摸了摸土，像在跟老朋友打招呼。

“老爷子，明晚这一仗，借您孙子一用。”他拍拍土站起来，“用完还您。”

不远处的空场，柒月对着月亮练功。她把一枚旧梦晶抛起，再用歌谣的调子把它稳稳接住，星星眼的花纹在她腕上一闪一闪。练一百次，接一百次，一次没落地。

温芽蹲在旁边给她数数，数到一百，两个人一起瘫坐在地上笑。

棚里，陆惊鸿把最后一份名单核完。苏晚晴端来一碗汤圆，说横店的老规矩，大战前夜要吃个甜的。

“我若忘了你，”陆惊鸿咬了一口，含混地说，“你就报片约，报档期，报盒饭涨没涨价。我一烦，就想起你了。”

“呸。”苏晚晴笑着骂他，眼圈却红了，“一碗汤圆就想买通我？”

“那两碗。”

温芽把监视器和摄影机架上了棚顶，镜头对准月亮。打光组出身的伙计调好了焦，画面接进棚里的监视器，满屏清辉。棚外的红绳铃阵在夜风里轻轻摇晃，三百点银光，围着一座沉默的旧片棚。

九点整，全阵静默。三百借力人手拉着手，三百口铃安安静静。

方拾的手机忽然又震了一下。白棠的暗语：闸门已反锁，库存梦进不了场。红灯亮时，动手。

一切就绪，只等月全食按预报的时刻来。

进棚前，齐伯叫住陆惊鸿，用手电照了照三号棚的地面。老水磨石的地砖缝里，渗出几缕极细的黑气，像烟，又像线，贴着地皮打转。

“门在喘气了。”齐伯眯着眼，“地气先动，天象后动。这玩意儿饿了一百年，急了。”

“急的是它，怕的也该是它。”陆惊鸿把手电压低，“齐伯，去睡两个小时。年纪大了，熬不动就别硬熬。”

“你小子管天管地，还管起我来了。”齐伯笑骂了一句，到底把老骨头挪去了行军床。

十一点，陆惊鸿沿着铃阵走了一圈。三百口铃，他挨个数过去，像小时候数片场的灯。红绳上凝了露水，沾了满手。走到东南角，他停下，从怀里摸出主铃。

铜铃贴着掌心，温温的，像有一颗小小的心跳。

“老爷子，”他对着铃，低声说，“明晚借您孙儿一用。用完还您。”

和齐伯白日里对老槐树说的话，一字不差。

棚里，陈默摊开稿纸，写下第一行字：今夜，横店，无眠。齐伯靠在导演椅上打盹，烟锅搁在膝头。苏晚晴坐在监视器前守着月亮，姚姐给她披了件外套，没敢劝她走。整个老片棚安静得能听见铃绳上的露水滴落，一滴，又一滴，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周述盯着监视器对时，忽然站了起来。

监视器里，月亮的影子比预报提前了两个小时——千面不等了。

第077章　万梦之门上

黑气是从地砖缝里喷出来的。

先是一声闷响，像谁在地底敲了一记锣。紧接着，城东会堂口的方向亮起一盏红灯——白棠动了手。

三号棚的地面咔咔作响，一道环形门印从水磨石底下浮上来，像一枚烧红的铜钱烙进地里。棚顶的铁皮哗啦掀了半边，露出天上那轮缺了一角的月亮——月全食，提前了两个小时。

监视器前，苏晚晴一把按住发报键：“全阵，进位！”

三百借力人手拉手围成三圈，三百口铜铃同时自鸣，铃音拧成一股，罩住门印。陆惊鸿站在阵眼，掌心主铃一震，两年的念力顺着铃线铺出去，和三百家人的力气连成一片。

温芽猫着腰在圈外跑，把一箱箱压阵的符纸和干粮塞到每个空档里，嗓子喊哑了：“手拉手！别松！松了铃就散了！”

几乎同时，横店城里的灯齐齐闪了三下。

三百借力人手拉手围成三圈，三百口铜铃同时自鸣，铃音拧成一股，罩住门印。陆惊鸿站在阵眼，掌心主铃一震，两年的念力顺着铃线铺出去，和三百家人的力气连成一片。

几乎同时，横店城里的灯齐齐闪了三下。

千万扇窗后，三万个戴梦种的人一夜陷进深睡。他们胸口次第亮起星星眼的光点，三万道光升上夜空，被一股大力拖着，往老片棚方向斜斜地淌，像一整条发光的河被人拦腰拽走。

“库存梦！”陈默在记录席上吼，“他们把收来的旧梦全倒进来了！”

半空里黑雾压顶，浓得化不开。那是织梦会攒了一百年的库存梦，如今全成了开门的柴。

好在白棠反锁了会里的闸，柴只放出七成。饶是七成，门印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亮。

千面的声音从门印里渗出来，不辨男女，像许多人同时开口：“铜铃。老东西的把戏，响一百年，也响不过门后的东西。”

“少废话。”陆惊鸿拧亮主铃，“借力，压！”

铃音陡然拔高，黑雾被生生顶回去一截。阵圈里，第二环那个白天按过手印的胖群演脸都白了，脑门全是汗，捏着邻座的手死活不松，嘴里念念有词：“困了就掐自己……掐大腿根……”

苏晚晴就站在他旁边，另一只手拽着温芽。她朝陆惊鸿的方向看了一眼，把腰又挺直了些。

就在这时，东角的铃绳接连崩断——灰掠头子带着十几个会众摸了进来，人手一支骨哨，哨音又尖又冷，专挑梦种的光抽。三圈借力人跪了一片。

“横店的兄弟们！”王大有把盒饭箱一脚踹翻，踩上去吼，“起夜了！横店没有起不来的场！”

跪着的人互相拽着爬起来，三百条嗓子跟着吼，吼声压过了哨音。霍延的探照灯齐刷刷打过去，光柱扫处，黑雾翻卷。

灰掠头子吹得腮帮子鼓胀，哨音却一根一根哑下去——方拾早在通稿里让全城人锁了窗，姚姐买通的厨子在他饭里加了三天的安神汤。梦抽不动，哨先哑了。

“绑了。”王大有挥手，四个群演一拥而上，拿捆灯光架的尼龙绳把他结结实实捆成了粽子。

北角却静得反常。

灰烬先生来了。

他每走一步，脚下的红绳就焦一线，铜铃碰着他周身三尺的热浪，哑成一团。两名借力人挡在前面，被他一袖子扫飞出去，落在软垫上，昏睡过去，没伤筋骨。

“铃阵破他不得。”齐伯声音发紧，“他身上烧的是千面借他的力，拿梦当煤，越打越旺。”

灰烬一掌拍向阵眼。陆惊鸿侧身让开，掌风过处，地砖浮起一层白灰。

第二掌横扫，陆惊鸿就地一滚，指尖在尘土里一划——织梦的手艺救了他，一条百米跑道的虚影凭空铺开，灰烬一脚踩上去，跑道往前退，他追，跑道再退，火拳砸进空处，砸出一个丈许深的浅坑。

灰烬收势，冷冷看着他从虚影里站起来：“雕虫小技。”

“雕虫管用。”陆惊鸿拍拍土，“你打得越急，煤烧得越快。你自己不知道吗？”

灰烬不答，第三掌已到面前。快得没有影子。

陆惊鸿硬接不下，就地矮身，火浪贴着头皮掀过，半边袖子焦了。他滚进门印的阴影里，喘了两口气。

就是现在。他等的就是这三掌的间隙。灰烬的三掌一过，力就是旧力已尽、新力未生的空当。

“第七柱！”陈默的吼声劈开乱局，“契约梦晶在坛心第七柱！我抄过！”

柒月腕上星星眼骤亮，一串光屑炸在灰烬眼前。陆惊鸿矮身从他臂下钻过，翻上门印旁的第七柱，一把攥住那枚黑梦晶——入手冰凉，晶心里蜷着一豆极小的火。

灰烬的手停在半空。

他忽然不追了。

陆惊鸿翻开残卷第五页，梦可还魂，主铃抵住梦晶，铃音灌进去。晶壁寸寸化开，那一豆小火腾起来，顺着铃音，涌进灰烬的眉心。

雪夜。山村。一炉炭火烧得正旺，一个瘦小的孩子蹲在炉边添柴，屋里有个女人的背影，围裙上沾着面粉，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回家吃饭。

没有名字。梦被收走的那天，名字就先没了。

灰烬站在原地，脸上腾起大团白汽。他抬手抹了一把脸，像抹掉一层灰。

然后他转过身，背对陆惊鸿，一掌拍向半空的库存梦洪流。

百年积攒的柴火，被这一掌从中截断。黑雾溃散，光河一滞，三万道光陡然一轻。灰掠头子的哨阵跟着崩了，骨哨碎成齑粉，他和会众被探照灯钉在原地，束手就缚。

“你——”千面的声音第一次变了调。

“煤是你们给的。”灰烬的声音哑得像烧透的炭，“火，是我的。”

他忽然回头看了一眼陆惊鸿。那目光在焦黑的脸上停了一瞬，竟透出一点近乎平静的东西。

“那年雪夜，我在炉边睡着了。”他说，“醒来就在会里，他们说我的梦烧没了，只能借火活命。我信了二十年。”

“梦没烧没。”陆惊鸿举起那枚化尽的梦晶，摊开空空的手心，“一直给你收着。现在，还你。”

灰烬看着他，又看了看远处那圈手拉着手、狼狈却没散的铃阵。半晌，他问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那个女人，后来还在炉边吗？”

“梦里的她，永远在。”陆惊鸿说，“想回去，先把眼前的门锁好。”

千面借他的力，随着契约梦晶一起烧尽了。灰烬整个人从边缘开始变灰，像一炉燃到头的炭。他晃了晃，朝陆惊鸿咧开嘴，露出一个极淡的笑：“原来我梦里有火。”

他向后倒去。贺兰带人接住，探了脉，回头喊：“活着！只是叫不醒，陷入长眠了！”

“抬下去，好生看着。”陆惊鸿说，“我们欠他一次叫醒。”

“抬下去，好生看着。”陆惊鸿说，“我们欠他一次叫醒。”

灰烬被抬上担架时，那只烧焦的手还保持着拢着炉火的姿势。贺兰在担架边小跑，一路对他喊体征，喊得像在查房。

四大战场同时一松。也就在这一松之间，三百家的借力尽数涌过铃线，灌进陆惊鸿四肢百骸。他脚下的门印嗡的一声——境界水涨船高，稳稳站上了织梦巅峰。

门缝里浮起一个幻象：万梦跪伏，一空神位悬在门后，等他坐。

“进来。”千面低唤，“神位让给你。”

“我是来换锁的。”陆惊鸿看也没多看，一步不前。梦主的门，他不进。

收梦的坐上去，就是第二个千面。换锁的留下来，才能让门后头的人回家。这笔账，他在心里算了二十年，一秒就算完了。

幻象散了。阵圈里，苏晚晴不知何时已挣开队伍跑近两步，温芽死死拽着她。两人隔着铃线对望，谁也没说话，谁也没退。

千面笑起来，笑声却发着颤。库存梦断了，祭坛空了，三万道光越飞越轻，眼看着就要挣回主人身边。他不甘心，把最后的力气全压向门印，门缝里的黑，深得像要把整轮月亮都吞下去。铃阵的银光和门印的红光绞在一起，把半座片棚照得忽明忽暗，所有人的影子在地上拖得很长。

门开了一条缝，里面伸出一只手——腕上系着母亲编的红绳。

第078章　万梦之门中

陆惊鸿扑到门缝前，一把攥住那只手。

冰凉，瘦削，指节粗大，是干活的手。腕上三枚红绳结，磨得起了毛边，打结的手法笨拙又认真，是妈妈的手艺。

陆惊鸿的眼眶一下就热了。二十年了，他把这张全家福翻来覆去看了一千遍，此刻掌心里这只手的温度，比任何照片都真。

“爸？”他声音发颤。

门缝里传出一句哑得不成样的话，像砂纸磨过木头：“锁眼在门槛下……铃，千万别离身……铃别离身……”

话没说完，一股大力从门里回拽，那只手挣了两下，指尖从陆惊鸿掌心滑走，缩回了黑里。

“再来！”陆惊鸿再探手，门缝却窄了。

“惊鸿。”

背后有人喊他，声音平稳，温和，甚至带着笑意。

陆惊鸿猛回头。

雾里走出一个男人，旧夹克，平头，眉眼和刚才门缝里的声音一模一样，和全家福上那张脸，一模一样。他拍拍衣角并不存在的灰，一步步走来：“爸出来了。别怕。”

全场死寂。

陈默的笔啪嗒掉在纸上。齐伯眯起眼。两个“父亲”，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雾里。

陆惊鸿盯着他腕子：“我妈编的红绳呢？”

“父亲”摊开两只空手腕，笑容不变：“进门的时候，被收走了。”

“收走了，”陆惊鸿一字一字道，“那这门里这二十年，是谁替你留的信物？”

“父亲”笑意更深，忽然不装了。他脸上的皮像蜡一样晃了晃，声音换回那种许多人同时开口的腔调：“红绳是死物，脸才是活招牌。陆云生这张脸，我穿了二十年，比谁都合身。”

千面的梦身，贴着地面，早就爬出了门印。

他不跟铃阵纠缠，身形一晃，直取陆惊鸿胸口的主铃。

“拦住他！”齐伯嘶声。

柒月横身挡在中间，腕上星星眼炸开一片光。千面的梦身从光里穿过去，像穿过一层水。陈默抄起记录席的铁皮箱砸过去，箱子穿胸而落。梦身不吃实体，这一路上，没有人碰得到他。

太快了。快得借力人都没看清。陆惊鸿只觉胸口一空，主铃已到了千面手里。

铃，炸响了。

不是铃音，是铃怒。这枚铃早把他的魂认熟了。千面握着它，像握着一块烧红的烙铁，整只手青烟直冒。铃身疯狂震颤，挣脱五指，一道白光射回陆惊鸿怀里，贴着心口，温温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好铃。”千面甩着焦黑的手，居然还在笑，“可惜，我要的从来是那三秒。”

陆惊鸿瞳孔一缩。

门缝，在那三秒里，张到了一尺宽。

库存梦的余烬轰的一声复燃，从千面身后的门心涌出来——他从里面开了自己的闸。三万道光重新被拽住，齐齐一沉，横店城里不知多少扇窗后，传来

无声的窒息。铃阵东角又跪了一片，齐伯把木槌都敲裂了，铃音压不住那股抽力。

“拆了你的阵，收了你的城。”千面立在门缝前，用陆云生的脸笑，“陆家的种，进来说说话。你爹在里面，等你很久了。”

他甚至还有闲心补了一句，声音放柔，柔得瘆人：“放心，门里不冷。你爸守了二十年，习惯了。你们父子仨，正好团圆。”

“团圆”两个字，他用陆云生的声调念出来，字正腔圆。

满场借力人攥紧了铃。苏晚晴往前半步，把陆惊鸿挡在身后半步。

“你穿他的脸，”陆惊鸿绕过苏晚晴，直视那张熟悉又陌生的眉眼，“穿了一天，是戏。穿了二十年，是命。可再合身，也是偷来的。”

“偷来的，”千面舔了舔嘴唇，“才暖和。”

陆惊鸿站在阵眼，浑身发冷。

对讲机里炸开一片。周述的声音从西区医疗点传来：“西区梦种者集体呼吸急促！三处点位亮红灯！”贺兰的声音紧跟着：“城里两组救护车已经压上去，撑不了太久！”温芽抱着最后一箱符纸站在圈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铃阵撑不过一刻。借力人在跪，三万道光在淌，门缝在一寸寸张。铃保不住，锁抵不住，救兵在天边。

只剩一条路。

“晚晴。”他开口，声音出奇地稳，“过来。”

苏晚晴跑过来。他把主铃塞回怀里贴好，把《如梦令》翻到禁术那页，一个字一个字交代：“等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你抱着我。我忘了什么，你就讲什么。别怕，也别哭出声，我在里头听得见。”

“陆惊鸿，”苏晚晴的指甲掐进他手臂，“禁术页脚写了什么你比我清楚——”

“写了。”他说，“所以你得替我看着，看我烧到哪儿为止。”

柒月扑过来，被他用眼神钉在原地：“守阵。这是你的场。”

齐伯闭了闭眼，冲温芽摇头。温芽咬着拳，眼泪砸在铃绳上。

这场戏，自导自演，一条过。

陆惊鸿把禁术页贴上胸口，主铃压在纸上。

“渡梦。”

心口一烫，他二十五年的人生从体内被抽了出来，像一卷胶片离开放映机：出租屋的天窗，横店的盒饭，妈妈的手，铜铃的歌，爸爸的场记板——梦，有了形状，悬在他头顶，宽得像一幅银幕。

铃阵那边，柒月放开嗓子唱起了歌谣。三段调子，一句一句，稳稳地铺在三百人头顶，跪下去的借力人一个接一个重新直起腰。她用歌声替他稳住了后背。

“燃梦。”

梦烧起来。不疼，只是空，空得像深夜散场的片场。灯一盏一盏熄了，椅子一排一排空了，他站在自己的梦中央，看火烧得安静又旺。

“拆梦。”

一分为三。

一道金光，化作钥匙，贴着地皮射向门槛下的锁眼，锁眼处的地砖哗啦啦翻开，露出一个黑黢黢的孔。一道白光，化作锁身，缠向那道一尺宽的门缝。最后一豆豆大的灯火，悬在他心口，焰心明明灭灭，像深夜里替人留着的一盏门灯。

门缝里，传出千面变了调的吼：“拆自己的梦？你疯了——”

反噬到了。

先是字。他低头看怀里的残卷，一行行小楷全成了游动的墨虫，认不得。签到的木板就在脚边，“陆惊鸿”三个字，他盯着看了三秒，陌生的三个符号。

然后是人。温芽扑在铃绳上喊他，声音熟悉，脸却在雾里糊成一片白。他张了张嘴，问出的话连自己都怕：“你是……”

再然后，是味道。他忽然想不起横店的盒饭是什么味道，想不起汤圆的甜，想不起小时候那锅粥的米香。记忆像退潮，一片一片露出空白的滩涂。

心口那豆灯，晃了一下，暗了一分。

烧到我了。

千面在笑，笑得整道门缝都在震。三万道光又沉了一寸。

就在这时，怀里的主铃自己响了。

不借人力，一声，又一声，铃音织成一张细密的网，把他散出去的魂丝一缕缕兜住，兜回胸口。铜铃认主——认的是人，认的是魂。

紧接着，他梦的最深处，一道缝了二十年的旧封印，自己拆开了针脚。一股温温的、带着皂角和阳光味道的力气，从魂底升上来，不由分说，把第二次碎裂整个抱进怀里。

铃音深处，一个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像隔着很远的岁月：

“傻小子。老太太早把退路，缝进你梦里了。”

“铃替你扣魂，我替你垫账。魂飞魄散四个字，到你这，打折。”

记忆一页页剥落，飞进那豆灯里做灯油。六岁的夏天，片场的槐花，一双手把小小的他架上肩头——碎成光点，灭了。祖母坐在灯下补衣裳的背影——碎成光点，灭了。灯，亮了一分，又亮一分，稳了。

金光钥尖，扎进锁眼。

咔。

清清楚楚的一声，像天底下最老实的一把锁，开了。

白光锁身，缠上门缝，一圈，两圈，三圈。新锁旧锁咬合，门缝里透出的黑，被一丝一丝绞成了金。

“不可能！”千面用陆云生的嗓子嘶吼，“你一个织梦境界——”

陆惊鸿扶着膝盖，站得摇摇晃晃，笑了一下：“忘了不少字。”

“但没忘我是干什么的。”

“我是换锁的。”

千面的嘶吼劈里啪啦炸成一片，门缝疯狂挣扎，新锁纹丝不动，反而越绞越紧。陆惊鸿胸口的灯烧得只剩一豆，膝盖一软，整个人向前栽去。

苏晚晴冲过来，张开手臂，稳稳接住了他。

他仰起脸看她。那张脸在雾里，糊的。

苏晚晴抱住开始遗忘的他：“忘了我没关系，我记住你就行。”

第079章　万梦之门下

金钥在锁眼里拧到一半，卡住了。

门槛下那个黑黢黢的孔，把钥匙咬得死紧。白光锁身缠着门缝，一圈圈绞紧，绞得门印嗡嗡作响。可门里像是还有一只手，从背后死死抵着门板。

“里面有人抵门！”陈默吼。

“不是抵。”齐伯眯眼盯着门缝深处，忽然老泪横流，“是守门人……在开自己那道闸。”

门缝深处，黑暗被一层层推开。先是一只手，随后是一副肩膀，最后，一个身影从门内的矮闸里挤了出来，站定在门槛上。

旧场记马甲，洗得发白，下摆上还别着半截粉笔。他的脸蒙着一块半旧的方巾，身形瘦得像一根晾衣杆，站得却笔直。

方巾下，没有脸。二十年前，他的脸被千面摘走，从此门里的人不示人以脸。

“雁子。”他哑着嗓子，朝门内那团白雾伸出手。

雾里，缓缓凝出一个白衣的影子。眉眼温柔，鬓角别一朵小小的白花，是全家福上那个年轻的母亲，是母亲之梦留在门里的模样。

“云生。”影子轻轻应了一声。

夫妻俩的手，在门槛上握住了。二十年的雪夜、门里门外、一张睡不醒的病床、一座打不开的门，全在这只手里握碎了。

“你老了。”周雁的梦影抬手，抚过他鬓角。

“你没老。”陆云生也抬手，隔着一寸空气，没敢碰。

“我在梦里，当然不老。”影子笑了，笑着笑着，光都颤了，“倒是你，粉笔头还别着。这二十年，你就一直记着场记？”

“怕忘了自己是谁。”陆云生说，“场记陆云生，横店人，欠周雁一场婚礼。记着记着，就真了。”

陆惊鸿站在三步外，腿像灌了铅。

苏晚晴扶着他。他胸口那豆灯还亮着，可他整个人空得厉害，像一间被搬空的屋子。反噬的余波一阵一阵漫上来，每漫过一次，眼前的世界就模糊一分。

那个蒙着方巾的男人转过身，虽然看不见脸，陆惊鸿却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那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看他，从头看到脚。

“隔着门缝，我听了你二十年。”陆云生开口，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第一天来片场跑龙套，被副导演骂哭，躲在我这间棚里背台词。你每天收工，都来这儿说两句话。你说妈，你说盒饭涨价，你说等你出息了……爹都听见了。”

陆惊鸿喉咙里堵着，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他拼命想找一句台词，任何一句都行，脑子里却空得可怕——反噬烧掉的童年里，恰恰有这些画面。

“记不得就不记得。”陆云生的大手落在他的头顶，像落在七岁孩子的头上，“爹替你记。你三岁偷穿我的马甲，五岁把场记板当马骑，都在门里，一件没丢。”

“爸。”陆惊鸿终于哭出声，额头抵着那只枯瘦的手。

“这是……”陆云生看向柒月。

“我妹，柒月。”陆惊鸿抹了把脸。

陆云生看清了她眉心一闪一闪的星纹，看清了那手法的笔意，愣了很久，忽然笑了：“闺女。过来，让爹看看。”

柒月一步步走过去，深深鞠躬，眼泪砸在地砖上。陆云生伸手，像揭一块蒙尘的布一样，轻轻把她扶起来。

“在门里这些年，我听铃。”他望着柒月眉心的星纹，望了很久，“铃声响一声，是外头平安；响三声，是有人惦记门里。这二十年，三声的时候，越

来越多。”

柒月哭着点头：“以后响一辈子。”

“就是现在！”齐伯嘶声。

门缝深处，千面本体已经扑到了。

灰烬反水，柴断了；白棠锁闸，粮绝了；三万道光挣脱抽力，正在漫天飞回主人身边——横店城头，三万点星火调头，像一场倒下的流星雨，全城此起彼伏地亮起灯，有人在窗口欢呼。祭坛空了，神位塌了。他只剩最后一搏：赶在新锁落死之前，从门缝里挤出去。

对讲机里，贺兰的声音带着哭腔炸响：“梦种者在醒！各区都醒了！生命体征全部平稳！三万人，一个不少！”

铃阵上，三百借力人相拥着又哭又笑。那个白天按手印的胖群演一屁股坐在地上，举着铃，半天说出一句话：“我这辈子，没打过这么大的场。”旁边的伙计掰着指头算：“这算什么场，这是全村的饭碗，守住了。”

百年间夺来的脸，被他一张一张从身上撕下来，撕一张，烧一张，当柴催命。面具在他周身炸成火屑，那张没有脸的脸，平整、灰白、不见五官，像一枚剥了壳的蛋，狠狠撞向门缝。

“锚！”

门内的白衣影子张开双臂。母亲之梦轰然铺开，化作漫天白雾，雾里响起熟悉的调子，三段歌谣，一句一句，钉进地面。千面整个人被雾网兜住，脚跟生生钉死在门槛上，进不得，退不得。

“锁！”

“这回，烧成锁！”柒月反身跃起，扑进锁眼。金钥以她为芯，轰然合拢，锁身上星光流转，一圈一圈，把门缝咬死。反震的巨力把她抛出来，王大有飞扑过去，稳稳接住，两个人滚作一团。

“活着！活着！”王大有抱着她大喊。

“魂。”

陆惊鸿最后一个上前。他反噬未愈，站都站不稳，却把那只烧得只剩一豆的灯举到锁前，连同身体里最后一缕念力，一缕不留，尽数按进锁身。

“此门，自今日换锁。”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响，“守梦人守的，从来是门里的人。”

三重封印，轰然合围。

千面在雾网、星光和锁身之间疯狂挣扎。他撕下最后一张脸——陆云生那张——远远抛过来：“还你！拿脸换条路！”

“我爸的脸，”陆惊鸿看也没看，“轮不到你还。”

那张脸停在半空，轻轻飘落，像一片羽毛。

“神位给你！门后的天地给你！”千面换了一副腔调，忽而低柔，忽而凄厉，“一百年，我只想有一张自己的脸——”

“脸不是抢来的。”齐伯老泪纵横，“是你自己弄丢的。”

锁身绞到最紧。那张没有脸的脸，从额头开始，裂开一道道灰纹，像干透的河床。

千面忽然不挣了。他安安静静地立在门槛上，灰纹爬满全身，居然笑了一声，笑声轻得像叹息。

“守梦人……这一局，你们赢了。”灰雾从他身上一缕缕剥离，“可你们以为，门只锁得住我一个？”

“门的另一边……不止我一个。”

话音落下，整张脸裂成齑粉，随风散尽。一百年的是非恩怨，散在三号棚的月光里。

那张属于陆云生的脸，从半空轻轻飘下。陆云生腾出手接住，贴上自己的脸。

薄薄的一层光晕漫过，他的呼吸猛地一震，胸口剧烈起伏，像溺水的人第一次浮出水面。

“二十年了。”他抬手，一寸一寸摸过自己的眉眼，声音哽咽，“用自己的脸，看我儿子。”

门内的白衣影子越来越淡。封印功成，锚沉入锁，梦要归回十几里外那具沉睡了二十年的身体。周雁的梦影伸手，抚过丈夫的眉眼，又抚过儿子的头顶，最后落在柒月的发间。

“把惊鸿照顾好。”她笑着，一寸寸透明，“也把我叫醒。”

白雾散尽，化作满天光点，朝城西的方向飞去。

陆惊鸿望着那些光点，胸口那豆灯轻轻晃了晃。齐伯扶住他，探他的脉，又翻他的眼皮，最后长长吐出一口气。

“命保住了。铃扣住了魂，老太太的封印替你垫了两回。”老头儿声音发沉，“可灯油烧的是记性。我粗粗一算——三成。童年烧去大半，往后，怕是连老太太长什么样，都想不起来了。”

苏晚晴抱着他的手臂紧了紧，一字一句：“没关系。我记住你就行。”

“三成，”陆惊鸿笑了笑，抬头看那道合拢的金锁，“换我爸的脸，我妈的醒，全城三万人的觉。这买卖，横店没人比我做得更划算。”

不远处，白棠踩着满地狼藉走进棚来。她身后，会堂口方向的红灯已经熄了。她站定，看了很久那枚嵌在地上的铃印，又看看搀在一起的一家三口，抿了抿唇，什么都没说。

金锁最后一圈绞死，门印的红光彻底熄灭，缩成一枚铜钱大的铃印，嵌进三号棚的地面，安安静静，再无一丝黑气。

门在合拢的最后一瞬，主角听见门后传来潮声。

第080章　团圆饭

万梦之门合上后的第十九天，除夕到了。

横店的年味是从王大有的盒饭车上开始的。车头扎了一朵大红绸花，车身贴着金纸，一路按着喇叭穿街过巷，车上摞着八个保温桶，热气把车窗糊成了毛玻璃。

这一年的横店，年过得比哪一年都踏实。

贺兰交上去的战报只有短短一页：全城三万梦种者，零伤亡。睡了一觉，全醒了，各项体征平稳。后来这一页纸被方拾登在头版，标题起得朴实——《三万人的觉，守住了》。

灰烬先生住在睡眠科最好的特护病房，长眠不醒，面色却红润。温芽隔三差五去念横店的新鲜事给他听，念到灰掠会众集体被判了治安处罚那天，她信誓旦旦地说，看见他嘴角动了一下。贺兰说那叫神经反射，温芽不服。

织梦会那边，千面一散，树倒猢狲散。贾守一的名字被人重新翻出来，据说老人守着一艘沉船，守着一件老东西，白棠已经派人去请。白棠自己摄位当家，改组的方案改了七稿，第一页第一行写着四个字：以梦护人。

横店这头，日子照旧往上走。拾梦公司的睡眠调理门诊正式挂了牌，贺兰坐镇，周述管账，来挂号的人排到了街角。方拾的长篇报道连发七天，第七天的结尾他写：睡个好觉这件事，如今有人管了。霍家捐的那座睡眠医学中心破土动工，霍延剪彩剪到一半，被记者问心得，憋了半天说了四个字：听陆老师。

陈默把《长夜》改完了最后一稿。方依依听说老片棚立了功，非让方拾推着轮椅去看了半天那枚铃印，看完了念叨一句：她当年那批人，都是好苗子。

年二十八夜里，灯婆婆来了。

陆惊鸿在梦里见到她。还是那盏灯，灯罩昏黄，映着她满头白发。

“丫头替老太太跑一趟腿。”灯婆婆把灯往前照了照，“验验货。”

她绕着陆惊鸿走了一圈，看他魂底的灯，看他怀里认了主的铜铃，最后停在那一豆灯火上。

“禁术要的是魂。铜铃认主，替你扣住了魂；老太太存你梦里二十年的遗泽，替你垫了两回碎。”灯婆婆伸出枯瘦的手指，点了点那盏灯，“魂飞魄散四个字，到你这，折成了忘。三成。”

“三成，我认。”陆惊鸿说，“烧掉的，还能找回来吗？”

灯婆婆把灯举高了一些，昏黄的光晕外，隐隐有很深很远的、潮水一样的声响。

“你的记性没散，海替你收着呢。”她笑眯眯的，“什么时候你能自己走到海边，什么时候来对账。”

陆惊鸿还想再问，梦就醒了。

醒来是年二十九的清晨。他把祖母的遗照摆在窗台上，看了很久。照片上的老人笑得眉眼弯弯，他认识照片上的每一个人，唯独这张最亲的脸，怎么也想不起当年摸上去的温度。他知道该心疼，眼泪也真的下来了，只是那画面，再也拼不回来。

苏晚晴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他身后，递给他一个厚厚的本子。封皮上一行字：陆惊鸿大事记。

“你忘了的，这两年我记得。”她翻到第一页，“第一件，你第一次拿盒饭钱请我喝豆浆，多要了一份糖。”

“我忘了的，我替你抢回来。”柒月从门口探进头，眼睛肿着，手里举着笔记本，“哥忘了的，我全记着，一天讲一件，讲到你想起来为止。”

陆惊鸿接过那个本子，没敢立刻说话。他怕一开口，就是哭腔。

齐伯听说这事，拄着拐杖来看他。老头儿在遗照前站了很久，替老太太掸了掸相框上的灰，回头把陆惊鸿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记性这东西，跟片场的胶片一个理。”齐伯慢慢地说，“烧了几卷，后面的戏照演。你祖母要是在，也这么劝你。”

“齐伯，我连她长什么样都……”陆惊鸿的声音卡在喉咙里。

“她长什么样不要紧。”齐伯拍拍他，“你活成什么样，就是她的样子。”

年三十下午，贺兰从病房出来，摘了口罩，冲走廊里候着的一群人点头。

“各项指标全平了。封印功成身退，压在她梦上的东西撤了。”她顿了顿，眼圈有点红，“睡二十年的人，醒了。真身苏醒，板上钉钉。”

病房门推开的时候，满屋子人挤在门口，谁都没敢出声。

周雁靠在摇起的床头，正低头看自己的手。二十年的手，白得近乎透明。她抬起头，目光越过一张张脸，最后落在人群最前面的陆惊鸿脸上。

“惊鸿。”她的声音很轻，像怕碰碎什么，“你长这么高了。”

“妈。”陆惊鸿一步跨过去，握住那只手，二十五年攒下的话，一句都倒不出来。

周雁环顾四周，像在找什么人：“妈呢？你奶奶？她那样爱凑热闹，这种场合……”

屋里静了一瞬。陆云生握紧她的手，声音放得极缓：“玉茹守了我们二十年，守完这一仗，先歇了。她的灯，还亮着。”

周雁怔了怔，眼圈慢慢红了，转头看向陆惊鸿：“那你这二十年，是谁把你带大的？”

“是我奶奶的灯照着的。”陆惊鸿说，“还有横店这一整条街。”

周雁点头，没再问。有些账，团圆饭上不急着算。

陆云生从床边站起来，握住她的另一只手：“雁子，我在。”

周雁看看他，又看看儿子，忽然笑了，眼泪顺着眼角流进白发里：“都回来了。就当，我睡了一个特别长的夜。”

“妈，”陆惊鸿哑着嗓子，“往后的日子，我们一天一天补。”

“补得回来。”周雁握紧父子俩的手，“饭都做好了，能不补吗？”

年夜饭摆在病房的加长桌上。护士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多借了一间空房，把两间病房的床头柜拼成了八仙桌。

王大有的八菜一汤摆开，热气腾腾。齐伯的手工饺子下了三锅，皮薄馅大。姚姐抱着苏晚晴的保温桶跑前跑后，霍延提着整箱果汁进门就喊开饭，温芽给每个碗都摆了一双红筷子，陈默把《长夜》的定稿放在桌角，说要让这本书陪桌上所有人吃顿热饭。

最后上桌的是那只场记板。陆云生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擦得干干净净，垫在汤盆底下当托盘。

“横店周家陆氏，团圆饭一场。”他一本正经打板，“场记，陆云生。第二十年来第一顿醒着的年夜饭——”

“一条过！”

满屋子人笑作一团，笑着笑着就有人抹眼泪，抹完了接着笑。

周雁吃得很少，话也不多，眼睛却一直没离开过儿子。饭吃到一半，她忽然轻声哼起歌来。三段歌谣，调子软软的，像摇篮又像水。满桌人都静了，齐伯放下筷子，陆云生低下了头。

陆惊鸿听着，不知怎么，耳畔除了母亲的歌声，还隐隐透出另一层极远极远的声响，像潮，像海，像门后那道合拢前最后的声音。

千面的遗言在他心里闪了一下。门的另一边，不止我一个。

该来的会来。他给自己盛了一勺汤，先吃饭。

饭桌上，父亲在给母亲夹菜，母亲在给每个人分饺子，苏晚晴的笑声混在满屋吵嚷里，温芽的红包收到第八个。家的线，横店的线，还有那扇换过新锁

的门后透出来的线，三条线在今夜的这盏灯下，头一回拧成了一股绳。

饭桌一角，周述和霍延碰了碰杯，苏晚晴被姚姐按着跟母亲视频，温芽的红包收到第五个。一家人的吵嚷声顺着走廊传出很远，值班的护士探头看了一眼，笑着缩回去。

窗外，住院部的院子里，几个请了假的群演自发挂起了一排红灯笼。王大有站在楼下点数，点完扯着嗓子往上喊：“陆老师！横店今晚三百盏灯笼，一盏没少！”

陆惊鸿端着汤走到窗边。灯笼连着灯笼，一直连到街口，再往远，是横店满城的万家灯火。三万人今夜都醒着，都团圆，都睡得踏实。

爆竹声从城南一路响过来的时候，陆惊鸿的手机震了一下。

白棠发来一条讯息：“会主之位，按规矩，属于‘杀主之人’。陆先生，恭喜。”

卷 五

心声

门后是海，海上有灯。潮来三次：一次归还，一次告别，一次新生。

第081章　烫手的位置
第082章　等潮的人
第083章　还梦大典
第084章　三千梦帆
第085章　梦舟渡海
第086章　沉船
……本卷共 20 章

第081章　烫手的位置

白棠那条拜年讯息，陆惊鸿晾到初六才回。

回了四个字：开工再谈。

消息是压不住的。初五夜里，拾梦公司的老群员就在小群里炸开了锅。有人说会主之位是要命的座位，前任坐进去连人带脸都没了。有人说陆老师杀主承位，天经地义，往后横店睡个觉都有编制。王大有只回了一个字：等。他说陆老师的脾气，吃软不吃硬，更不吃现成的官帽。

初六一早，白棠的车停在万盛街口。她没进门，就站在街边等，黑呢大衣，头发挽得一丝不乱，见了人先颔首，礼数挑不出一根刺。

温芽趴在窗口看了一眼，小声说，这位从前当会监的，站姿跟片场纪检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织梦会城西老堂口，正月初六开门议事。在册执梦人五百一十六人，到了五百零九，没到的七个托人带话，说自己腿疼。

大堂里那幅祖师像摘了。空出来的墙上只挂一块新匾，白棠手书，四个字——以梦护人。

陆惊鸿进门，满堂的人齐刷刷站起来，站得比剧组开机还整齐。

他头皮一麻。

"都坐。"他说，"我一个跑龙套的，受不起这个。"

没人坐。

白棠立在堂前，只说了一句话："按老规矩，杀主之人承位。今日议事，只议一件事。"

大堂当场就炸了。

头一个开口的是掌库的老执事，捧着账册，腰弯得像张弓。库房里封存着一万三千枚黑色梦晶，会主一日不定，这批东西一日不敢动账，横竖请先生给个章程。

话音没落地，跑惯黑市的一个精瘦男人接了腔。梦晶是死物，梦是活路。城外多少老主顾夜里睡不着，捧着钱求一颗安睡梦，先生若肯开个口子，一个月的流水，比横店全城盒饭摊子加起来还厚。

第三位是个白发的老执梦人，拐杖往青砖上一顿："谁再提卖梦，先从我这条老命上迈过去。"

满堂嗡的一声。

各怀鬼胎，一眼见底。想借他的名头糊账的，想借他的名头开张的，还有真心怕这潭水再被搅浑的。

陆惊鸿站在堂中，不劝，也不拦，由着他们吵。吵到第七分钟，他抬手，把案上一只乌木匣子拿了过来。

匣子里是会主的印信。百年传承，一方旧印，印钮被一代代手掌磨得发亮。

"印在这儿。"他说，"我当着五百零九位同行的面，讲三句话。"

堂里静了。

"第一句，这个位，我不接。"

掌库的老执事脸上一僵。

"这位置坐上去，要管五百多人的饭碗，管一万三千枚梦晶的去留，管一份百年的家底。"陆惊鸿把匣子推回白棠面前，"我管不了，也不想学。我是干什么的，各位昨晚都享受过了——我是哄人睡觉的。"

有人没忍住，噗嗤笑出声，又赶紧憋回去。

"第二句。"他看向那个精瘦男人，"卖梦的门，一条缝都不能留。梦晶是从别人身上割下来的觉，拿来标价，这生意开一天，织梦会就该再死一回。"

精瘦男人嘴唇动了动，到底没敢接。

"第三句。"陆惊鸿环视一圈，"这屋子往后姓什么，我说了不算，规矩说了算。"

白棠上前一步，展开一卷文书，声音不高，字字砸地："白棠摄位，代管会务。今日起，三条新规。其一，库存梦晶一万三千枚，全数造册封存，一枚不许入黑市，违者送官。其二，收梦营生即刻关停，愿留的转睡眠理疗，领牌照吃饭。其三，会中那本以梦驭人的老规矩，今日当堂烧了。"

火盆早就备好了。老规矩的册子投进去，火苗蹿起半尺高。

白发的老执梦人盯着那点火光，拐杖拄在地上，肩膀抖了半天，抬袖子抹了把脸。他在会里待了四十年，烧的这本册子，他爷爷那辈就在背。

精瘦男人坐下去的时候，脸色比账册还灰。他身后跟着的七八个跑惯黑市的，头垂得整整齐齐，有人悄悄把袖子里半枚梦晶按了回去。

白棠又补了一句："改组的文书，我改了七稿。公会的新名字都想好了，叫守梦公会。四个字里头一个字，是还的。"

白棠收起文书，转向陆惊鸿，忽然屈膝，行了半个礼："还有一事，请陆先生赏脸。会中议定，设太上护法一位。不领俸，不入常列，只在家中坐镇名号。满堂五百人，只有这个名字压得住场。"

"压场，可以用你的名字。"陆惊鸿说。

"我的名字压不住想翻账的人。"白棠抬眼看他，"你的名字能让他们夜里睡踏实，也能让他们睡不着。"

满堂的目光齐齐压过来。

陆惊鸿揉了揉眉心。他想起片场里那些片酬谈崩的下午，知道这种时候推是推不干净的，越推，越像待价而沽。

"护法可以挂。"他说，"加三条。不领俸，不入会，不会务。只守一条——往后谁拿梦害人，我随叫随到。"

白棠看着他，忽然笑了。认识她这些日子，陆惊鸿头一回见她笑。

"成交。"

满堂五百零九人起立，齐声送了四个字：送护法回府。

那阵仗，比横店任何一次开机都响。

回程的车上，温芽在本子上写字。陆惊鸿瞄了一眼，头一行是：初六，哥当了太上护法。

第二行是：管的事，零。

他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记性真好。"

"护法大人。"温芽合上本子，一脸认真，"王大有哥说晚上加菜，问护法吃不吃香菜。他说护法要是忌口，他把整锅都端走。"

晚饭摆在老宅。周雁的气色一天比一天好，饭桌上给儿子碗里夹了三回菜。陆云生吃了两碗饭，听儿子讲完堂上的事，只说了一句："官身不如手艺。你看得明白。"

苏晚晴把汤一碗碗盛好，放到每个人手边。她是傍晚从外地赶回来的，妆都没卸干净，进门先把一沓剪报放在桌角，是方拾这几天刊的稿，标题一篇比一篇大，最后一篇的标题她用笔圈了出来：《他为什么拒位》。文章结尾只有一句：横店的规矩，是有人把位子当椅子，有人把位子当秤。

柒月托着腮，把"太上护法"四个字在嘴里过了三遍，最后下了结论："听着像个称号，其实还是个跑腿的。"

"知我者，妹也。"陆惊鸿接过汤。

"那以后谁还敢欺负咱家？"柒月掰着手指头，"哥你现在是护法，妈是全城广播里的唱歌的，爸是守过门的，姐是大影后，我是钥匙。横店这一片，咱家凑一桌就是满汉全席。"

满桌都笑了。周雁笑得最久，笑着笑着，伸手替儿子把领子抚平了。

饭吃到一半，王大有的电话追了过来，嗓门大得满桌都听得见：″陆老师！横店今晚三百多家盒饭摊子凑份子，要给你送道全横店最贵的菜！″

″多贵？″

″佛跳墙！横店影视城分店卖八十八一份那个！″

满桌又笑倒一片。周雁抹着眼角让摆上来，说护法也是人，人就得吃饭。

夜里十一点，老宅的灯一盏一盏熄了。

陆惊鸿睡前照例把祖母的遗照在窗台上摆正。相框他认得，红木的，右下角有一道旧刻痕，是他八岁那年磕的。照片上的老人眉眼弯弯，笑着。他盯着看了半分钟。那笑容很好看，很好看的一张脸。可他心里清楚，如今这在他眼里只是一张照片的脸。照片后头那个真正的人，那个冬天把他冻僵的手揣进怀里焐着的人，在他脑子里烧掉了。

他有时候会做一个动作，伸手比在空气里，比出一个抱着小孩的弧度。手比完了，心里空落落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比得对不对。

″奶。″他轻声说，″孙儿混得还行。回头讲给你听。″

灯灭了。

这一夜没有梦魇，没有心魔，没有门。

他一闭眼，就站在了一片黑沙滩上。天上没有月亮，光是从海面底下漫上来的，一层一层，像整片水底下压着灯火。潮声从很远的地方滚过来，一阵接一阵，不急，也不停。

这声音他听过。

万梦之门合拢前的最后一瞬，门缝里漏出来的，就是这个声音。

拒位当晚，主角梦见了一片海——就是门后潮声的方向。

第082章　等潮的人

这片海没有边。

陆惊鸿站在黑沙滩上，脚下的细沙凉得像银。天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光是从海面底下漫上来的，整片海像一盏倒扣着的灯。

潮声一层压着一层，不急，不停。

怀里的铜铃隔着衣服发烫，烫得很有分寸，像一只手按在他心口。这两年，铃只在两种时候发热：一种是梦魇近身，一种是家里人来梦看他。此刻这热度又像前一种，又像后一种。

他没有慌。织梦巅峰的境界撑着他，这片海再大，暂时也压不弯他。他试着朝水里走了半步，一股凉意顺着脚踝往上爬，爬过膝盖，脑子里无端少了一个念头——他想不起来今天晚饭吃的是什么了。

他退回来。那个念头慢吞吞地回来了，还带着白菜猪肉馅的味道。

"下不得水。"

潮雾里走出一个提灯的人影。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褂子，还是那头银白的乱发。灯婆婆把灯举高，昏黄的光在沙滩上铺出一小片暖。

"忘潮贴着水皮走。"她说，"没船的人下水，一步忘一事，十步忘一生。你这身子骨底子薄，刚烧过一回，经不起第二回。"

"灯婆婆。"陆惊鸿站定，"这是门后？"

"门是你们的说法。"灯婆婆提着灯，沿着水线慢慢走，他跟上，"人做梦，好比人说话。话说完了，不会烂在嘴里，会飘去该去的地方。人忘掉的梦也一样。潮来接一趟，送到这儿。"

她拿灯往海面上一照。

灯光落处，海底隐隐透出影子：成千上万的光点沉在水下，随着涌一动一动，像埋在沙里的星。

"所有被忘掉的梦，归处都在这儿。"灯婆婆说，"梦界之海。海不吃梦，海替人存着。存了几千年了。"

陆惊鸿望着那片海底的星，心口某个地方轻轻震了一下。

"我烧掉的那三成呢？"

"收着呢。"灯婆婆瞥他一眼，"一页不少。你什么时候能自己下海，什么时候来对账。"

"现在取？"

"你方才下水半步，丢了个晚饭。"灯婆婆哼了一声，"急着取，就剩个空脑子回去。"

陆惊鸿闭了嘴。

两个人沿着水线走。走出一段，他忍不住问："千面呢？散在门里的那个。他的残渣，也归海管？"

"千面的账，还没清完。"灯婆婆的脚步没停，"本体是散了，可他百年的心火凝过东西，落在了海里。你们早晚撞得上。撞上了，别慌，也别心软。"

"心软？"

"到了你就知道。"灯婆婆说，"他那点东西，不咬人，只哭。"

陆惊鸿把这句记下了。梦里的记性靠不住，他就用守梦人的老法子，掐了自己手背一把，把这句话掐进了醒着也忘不掉的地方。

两个人又走。沙地上留下两行脚印，一行深，一行浅。灯婆婆的脚印浅得几乎看不见，像她整个人随时要被潮气收走。

"听说你今天拒了位。"灯婆婆忽然说。

"消息比潮还快。"

″守梦人传了几千年，头一回有人把那把椅子往外推。″灯婆婆的语气里听不出褒贬，″千面当年入门的时候，师父问过他一句话，问他学手艺图什么。他答，图人人都记得他。你入行的时候没人问你，我今日补问一句，你图什么？″

陆惊鸿想了想。

″图我妈能喝上一碗我煲的汤。″他说，″图横店夜里安生。图我妹往后嫁人，男方家不敢欺负她。″

″都是小事。″

″守梦人干的不就是小事。″陆惊鸿说，″一家一家守出来的，才叫安生。″

灯婆婆没接话，走了十几步，才低低说了一个字：″好。″

又走出一里地，前方沙滩收窄，两块黑礁石中间夹着一条道，隐约能望见对面的沙丘。陆惊鸿脚下拐了个方向，想朝灯塔那边去。

″走不到的。″灯婆婆头也不回，″潮没到齐，塔就不在你该在的地方。你现在过去，走到天荒地老，也只是原地踩沙。″

″那我什么时候能走到？″

″船到了，人就到了。″灯婆婆说，″那个丫头顶用的地方也在船上。你那把小钥匙，真到了海上，比一百个我都管用。″

陆惊鸿想起柒月，心头一暖，又有点没底。丫头连横店的电动车都骑不稳，上船行不行。

灯婆婆像是听见了他的心跳，慢悠悠补了一句：″她在白房子里学的那些，不是没用。是还没到时候。″

又走出一里地，灯婆婆忽然停下，拿灯往海平线一指。

极远的黑处，有一点光。一明，一暗，节律很稳。

是灯塔。

″门后不止千面一个，他这句遗言，说得不假，也说得不全。″灯婆婆说，″门后是海。海那头有塔，塔上守灯的，守了二十年了。你们全家，早晚该

去谢一趟。″

周雁的脸在他脑子里闪了一下。陆惊鸿的喉咙动了动，没接话。

″海心里呢？″他换了个问题，″海的那头，还有什么？″

灯婆婆没有立刻答。潮声在这一刻显得格外大，一层一层，像有什么东西在极远的地方翻身。

″海心口窝着一件东西，睡了很多年了。″她终于说，″潮每来一回，它就多醒一分。等它醒齐了那天，潮会大得谁也拦不住。″

″是灾？″

″是不是灾，看人怎么接。″灯婆婆说，″那不是灾，是它要办正事。″

″办什么正事？″

″还账。″灯婆婆说，″海替天下人存了几千年的梦，总有一天要还。还梦的潮，统共只有三次。″

陆惊鸿站在原地，慢慢消化这句话。半晌，他发觉不对：″祖训只有'梦不欺'三个字。师父们教的，也都是守门。守灯的守灯，守门的守门，没人提过等潮。″

″守门是看住活人，别让他们瞎下水。″灯婆婆的灯往前递了递，照亮他脚前一步，″那是看坟园的差事。守梦人真正的正事，是等潮。潮来的时候，把存的梦一桩一桩还回去，还到该还的人枕头底下。门挡得住人，挡不住潮，也犯不着挡。″

″守了几千年的门，就为了等这三次潮？″

″不然呢？″灯婆婆白他一眼，″守门人守门，守的哪是门。守的是日子。等潮的日子到了，门就不重要了。″

陆惊鸿望着那点一明一暗的塔光，忽然觉得自己学了两年多的手艺，今夜才看见门楣上的匾。

当年他入这一行，是为了救一个睡了二十年的母亲。后来他拆过梦魇，取过真相，斩过心魔，封过门。他一直以为守梦人的尽头，是把所有坏东西挡在外面，挡到山穷水尽，挡到把自己烧干净。祖母烧了一辈子，他差点也烧了一辈子。

原来外面没有坏东西。外面是一整片等了千年的海。

"那三成记性，"他问出了最惦记的事，"里头有我童年，还有……我奶的脸。都在海里？"

"都在。"灯婆婆说，"海收东西，比你们片场收道具还仔细。一件一件，贴着签。你祖母那张脸，签上写的是'等他亲自来取'。"

陆惊鸿的鼻子一酸，半天没说出话。

"第一次潮，什么时候到？"

"已经在路上了。"灯婆婆说，"潮头还在海上，先照的是睡着的人。"

"我怎么一点都没觉着？"

"你睡得太好。"灯婆婆说，"这几年横店谁睡得最踏实？你。因为你把别人的觉都当了差事。潮绕着好心人走，先挑软的捏。"

陆惊鸿想了想，觉得这话有占便宜的感觉，又挑不出错。

"那我该做什么？"

"回去，把你们那点人手拾掇拾掇。"灯婆婆提着灯转身往回走，"热线、医院、报馆、广播，你们现代的这一套，一样都别落下。潮要还梦，梦多了，屋子就那么多，得有人指路。"

"指路？"

"还梦如还伞。"灯婆婆说，"伞借出去三十年，伞骨都锈了，得有人举着灯，送它回原来那户人家的门洞。你们守梦人干的，就是这个送伞的活。"

陆惊鸿跟着她走。走出十几步，海底的光忽然齐齐涨了一分，像整片海深深吸了一口气。

灯婆婆也停了半步，侧耳听了听潮，才接着往前走。

"要来了。"她说。

陆惊鸿忍不住又问："三次潮，后头两次呢？"

灯婆婆回过头，昏黄的灯光里，那张满脸沟壑的脸笑得高深莫测。

灯婆婆说："潮来三次。第一次，已经来了。"

第083章　还梦大典

初七夜里，陆惊鸿从那个黑沙滩的梦里醒来，连夜摇了一通电话。

十二点整，睡眠中心的小会议室坐满了人。贺兰披着白大褂直接从病房上来，周述拎着电脑，方拾带着两个记者，白棠到得最早，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改组文书。温芽给每人发了一杯热豆浆，发到白棠时愣了一下，白棠道了声谢，把豆浆捧在手里，一晚上没喝一口。

"灯婆婆的原话，我学给你们听。"陆惊鸿说，"潮要还梦。梦很多，屋子就那么多，得有人指路。"

会议室静了几秒。方拾先反应过来："还梦——就是把大家忘掉的梦，还回去？"

"对。时间不会等我们。"陆惊鸿说，"潮头在海上，到岸就是这一两天。分四条线。医疗一条，贺兰牵头。热线一条，周述。舆论一条，方拾，今晚就写稿，别写吓人的，写明白的。人手一条，白棠。"

白棠抬头："织梦会一百零七人，明天可到。"

"不够再要。"陆惊鸿说，"这一票干完，横店欠你们一个人情。"

白棠低头记了一笔，忽然轻声说："织梦会欠横店八十年的，该还了。"

散会已是凌晨两点。陆惊鸿站在睡眠中心顶楼往下看，横店睡得正沉，万家灯火安安静静。他还不知道，潮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剩二十几个小时。

初八，横店开工头一天，潮头登陆了。

早上六点四十，陆惊鸿被贺兰的电话吵醒。那头的声音又快又稳，稳得反常："睡眠中心挂号排到街角了。一夜之间，说做梦做出毛病的人，翻了四倍。"

毛病只有一个——做的梦，不是自己的。

一个出租车司机梦见自己补了三十年渔网，醒来趴在方向盘上哭，说想不起码头的味，就是觉得手疼。一个面馆老板娘梦见自己是个没唱红的戏子，一辈子就红过一场，还是在镇口的草台子上。最吓人的是城南一位大娘，一觉醒来对着儿子喊了个陌生名字，喊了自己先愣住：这名字她根本不认识，可在梦里，她拿这名字喊了二十年儿子。

中午前又添了新状况。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睡着睡着爬起来，穿着背心就往江边走，说要回船上去，值勤的网格员拦不住，又不敢硬拽，最后是王大有带人围着，一路陪着大爷走到了江堤。大爷在堤上站了十分钟，自己打了个激灵醒了，纳闷地问：我这裤子呢。人没事，裤子让温芽送来了。

到了中午，短视频上已经传疯了。横店集体中邪，横店全城梦游，什么说法都有，周边的游客开始退房。

陆惊鸿放下电话，只觉得血往头顶涌。潮绕着好心人走——灯婆婆这话，他信了一半，另一半现在应验了：潮头铺开的头一夜，先漫过的就是全城睡得最沉的人。

九点整，临时指挥部设在睡眠中心顶层。

贺兰坐镇分级：醒着的登记安抚，睡着的绝不叫醒，梦得太深的，一车一车接进来。她把全城的夜班表重排了一遍，撂下一句硬话：〝今明两天，横店不许死一个人，也不许吓傻一个人。〞

周述一个上午接通了四十门热线，接线员全是拾梦公司培训过的老人，人手不够，温芽把工作室的实习生全压了上去。姚姐动用了手底下所有艺人工作室的客服号，一条一条回私信，回的头一句都一样：您没病，您是替别人先做了一个梦。

下午两点，方拾的安民稿全网推出去。标题还是那副朴实劲儿：《你做的梦，是海还回来的，不是你的错》。稿子里写：梦归梦，人归人，天亮各回各家。方拾在稿子末尾留了自己的私人号码，一晚上接了两百多个电话，嗓子哑到初十。

下午四点，白棠带着人到了。织梦会改组后的第一批差事，一百零七个执梦人，黑压压站在睡眠中心楼下报到。温芽挨个发袖标，发到一半小声感叹，这阵仗比他们公司年会齐多了。

晚上七点，指挥室里，陆惊鸿把一套古法摊在桌上。

"还梦大典。灯引路，铃认门，谣安神。"他伸出三根手指，"三样缺一样，梦就还不到人身上。灯，今晚全城点。铃，老片棚铜铃阵起。谣——"

他看向周雁。

周雁正在给大家倒热水，闻言手一顿："我？"

"妈。"陆惊鸿说，"年三十那三段，全城就听您唱得最稳。今晚，唱给全城听。"

周雁看着儿子，又看看满屋子熬红了的眼睛，把水壶放下，点头："好。老婆子别的不会，这个会。"

晚上十点，大典开始。

横店全城，窗台点灯。王大有的盒饭车队卸了保温桶，改拉蜡烛和电子灯，一条街一条街地送。两万四千盏灯，十一点前全亮了，从万盛街一路亮到山脚，从高处看，整个横店像趴在地上的一行星图。

老片棚渡口，铜铃阵起。陆惊鸿坐镇阵眼，柒月执副铃。齐伯把库房里存的一箱旧马灯全捐了出来，沿着渡口摆了一里地，老头儿拄着拐从这头点到那头，一盏一盏，比点自家祖宗牌位还认真。方依依坐着轮椅守在登记棚里，帮接线员分辨哪些梦是二十年前那批老人的，她记性好得吓人，报出名字，一报一个准。陈默搬了台旧打字机，把一路听来的梦当场写成短笺，随梦发还，说是让梦回家的时候，别空着手。

铃响三声，潮送回来的梦顺着灯走，一批一批，认门归位。

十一点半，苏晚晴的声音上了全城广播。她没念稿，只说了一段话："横店的街坊，今晚做的梦要是陌生的，别怕。那是您自己早年间忘掉的日子，海替您存着，今晚还您。东西还家，是好日子。晚安。"

接着是周雁。

三段歌谣，调子软软的，顺着电波铺满全城。指挥室里所有人都停了手上的活。后来王大有逢人就讲，那天夜里，横店的狗都没叫一声。

凌晨三点十七，热线接到第四千一百通电话。打电话的是个夜班护士，说她们楼里那位做了一夜别人旧梦的老爷子，翻了个身，说了句梦话：原来我也想过筷子巷啊。护士问筷子巷是哪，老爷子又睡着了，嘴角是翘着的。

凌晨五点零六，贺兰在指挥室报数，一条一条，念得清清楚楚：全城归位的梦，两万九千三百个。惊慌出走，零。受伤，零。恐慌，稳住了。

满屋子人瘫在椅子上，爆出一阵又哭又笑的欢呼。

事情没完。归位的梦是大头，零头得人上门。剩下的十七个梦挂在铃上，陆惊鸿用三天，一个一个送到了枕头底下。有还给搬了三次家的老夫妇的，有还给一位早年跑船的老人家的，那老人抱着梦哭了一下午，说终于想起自己为什么一辈子闻不得咸鱼味。

送到第十七个，卡住了。

那梦谁家的都不是。册子上查无此人，铃振了三夜，它不散，也不走，稳稳当当挂在铃身上，透出一片淡淡的海蓝。

正月十二夜里，指挥部只剩陆惊鸿和柒月两个人。柒月凑过来看了半天，忽然说：″哥，这个梦不一样。别人的梦，都往灯底下走。这个梦，是朝我们来的。″

″我知道。″陆惊鸿盯着那片蓝，″我第一次摸到它，它就往我手心里凑。像……像有人在家门口望了很多天，望见熟人路过。″

″进去看看？″

″进。″

他闭眼入梦。梦里没有沙滩，只有海。海上一条旧船，船头挂着一盏灯，灯焰不高，烧得极稳。灯下站着个老人，背对着他，鬓发被海风吹得贴在脸上，围裙的带子在身后飘。

″老人家。″陆惊鸿开口，声音放得很轻，″您的梦，还不到人家枕头底下。您是谁家的亲人？报个名，我送您回去。″

老人缓缓转过身来。

一张很慈祥的脸。眉眼弯弯，笑起来，眼角一层一层的纹。陆惊鸿的心猛地缩紧了——这张脸他分明该认识，他的脑子里却空着一个位置，像桌上摆着一双筷子，椅子却空着。魂底那盏灯，烫得他胸骨发疼。

″您……″

老人朝他笑，抬手，像招呼一个贪玩晚归的孩子回家吃饭。

陆惊鸿一步迈过去，梦碎了。

出梦的时候，他后背全湿了。周雁守在旁边，一把攥住他的手腕，问里面是什么。他一五一十地说：海，船，灯，灯下站着的老人，还有那双笑起来全是纹的眼睛，还有那条青布围裙。

周雁扶着桌子站起来，站到一半腿一软，被陆云生一把捞住。她的眼泪砸在桌面上，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拼命点头，又拼命摇头。

归还的梦里混进一个不属于任何人的梦：一片海，海上有船，船上有灯，灯下站着祖母。

第084章　三千梦帆

那一晚，陆家没有人睡。

周雁哭过一场，哭完就擦干脸，问的第一句话是：灯塔在哪，多远，怎么去。陆云生翻出守梦人旧档，一页一页地对着抄，抄到鸡叫。苏晚晴把周雁搂在怀里，一下一下顺着背。柒月蹲在墙角，抱着膝盖，半天冒出一句：″哥在梦里喊她老人家，她说不出名。往后我得替哥把名字喊顺。″

后半夜，灯婆婆来了。还是那盏灯，还是那身白褂子，落在老宅堂屋的梦里，像走亲戚一样自然。

″塔上守灯的，是沈玉茹。″灯婆婆没绕弯子，″魂过海那一年，身子留在了你们那边的山上。她自个儿不知道，就一直守着灯。守了二十年，灯芯没换过一根。″

″她不知道？″周雁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守灯人过海，前尘要封。″灯婆婆说，″封了，才守得住。她要是什么都记得，早追着你们下山了。这是规矩，不是狠心。″

堂屋里一片压抑的抽气声。周雁把脸埋进掌心，肩膀一耸一耸。陆云生握住她的手腕，自己的手背也绷起了青筋。

″想接她回家，就得渡海。″灯婆婆环视一圈，″渡海，得有船。造船的规矩，我只讲一遍。″

满屋子人都挺直了腰。

″梦舟三样东西。龙骨，要守梦人的执念，横店自己的东西。帆，要真心之梦，三千片起，一片不能少。舵，就用惊鸿那枚铜铃。灯，你们自家带。″

″多少帆？″陆云生问。

″三千片是底数。″灯婆婆伸出三根手指，″少一片，船到海心就折。也不能凑数，强要来的梦是帆布，一口气就吹破。得人心甘情愿，睡前把自己梦里头一等的真心事，讲给窗台的灯听。一人一晚，只捐一个。″

″谁来捐？″周雁问。

″受过他恩的人。″灯婆婆看向陆惊鸿，笑纹一层层漾开，″这两年，你救过多少人，海那儿都有账。″

周述举手问了句实在话：″捐梦的人，自己会不会亏？好端端一个梦给出去了，往后想不起来，算谁的？″

″问得好。″灯婆婆难得点头，″海存东西，连本带利。梦捐出去，是存在自己账上，夜里睡得更沉，第二天的日子更亮堂。不亏，是存。″

″那要是有人拿钱买呢？″霍延的电话正开在免提上，声音传出来，″三千片，一片一百万，霍家出，今晚到账。″

″不行。″陆惊鸿和灯婆婆异口同声。

灯婆婆摆手：″钱买来的梦，帆面是花的，见不得风。″

陆惊鸿补了一句大实话：″霍延，你这钱要是进了海，海都得给你退货。真心这东西，你上哪儿买去？″

免提那头沉默了几秒，霍延嘟囔：″行，那我捐梦。我的梦不要钱，白送。″

第二天一早，横店就炸了。

方拾的头条连夜排上版：《他还欠横店一片海，横店打算还他三千片帆》。报童在万盛街喊了半条街。苏晚晴的广播又响了一晚，这一回姚姐没催进度，就蹲在导播间里抹眼泪。规矩只有一条，经她嘴里播出去，全城都记住了：被救过的人，一人一梦。

温芽抱着名册在睡眠中心门口支了张桌子，从傍晚坐到半夜，坐垫底下压着两个暖宝宝。第一个来捐梦的是位胖群演，当年三百人大梦里，他是被人从梦宴场子里背出来的。他把梦里头一等的真心事对着窗台的灯讲了三遍，讲到

第三遍自己先笑了：他梦见的是发工钱那天，他娘给他炖了排骨，排骨炖烂了，他一口气吃了七块。

王大有带着车队满城跑，车斗里插着小旗，旗上写着收梦两个字。他自己的梦捐得最痛快：第一次推着盒饭车挣够房租那天，他说那天晚上他数了三遍钱，数一遍笑一遍，被房东隔着门骂了一顿，还是想笑。

齐伯来的时候，推着一辆板车。

车上蒙着油布。掀开，是一条船。一比一的木壳道具船，二十年前拍海戏用的，船帮上的漆掉了大半，龙骨却是上好的老杉木。老头儿在库房里守了它二十年，上油，除潮，一天没落下。

"龙骨不用另找。"齐伯拍着船帮，声音又哑又稳，"这船当年在海边搭的景，你们奶奶在剧组帮过厨，就在这条船上给全组熬过姜汤。一锅姜汤，四百号人喝得一滴不剩。横店造的船，吃过沈玉茹的姜汤，它认人。"

陆惊鸿伸手按住船帮。木头的凉意顺着掌心爬上来，爬到一半，忽然转成暖。魂底那盏灯，轻轻跳了一下。

"就是它了。"灯婆婆在梦里捎来的话只有四个字：骨正，帆顺。

接下来三天，齐伯带着十几个老群演给船除旧。横店人别的不会，干活是天下第一。刨光的刨光，刷桐油的刷桐油，王大有调来两台鼓风机吹了三天船舱。第三天傍晚，老船翻新得发亮，船头一装舵，铜铃往舵轮正中一嵌，严丝合缝，像这船等这枚铃等了二十年。

捐梦的人一夜没断。

霍山河捐了亡妻病前的最后一个晴天，那天她在院里晒被子，被面上全是太阳的味道。方依依捐了她苏醒的那个早晨，她说那一碗粥，比她记了一辈子的梦都香。陈默捐了写完《长夜》最后一页的那个通宵，天亮的时候他趴在稿纸上睡着了，梦里全是掌声。姚姐捐了女儿退烧那一晚，她抱着孩子在走廊里睡着，睡了两个月来头一个整觉。霍延挠了半天头，捐了十四岁那年的星星眼被摘掉的那天，他说那天晚上他头一回睡着了没做噩梦，一觉到天亮。贺兰捐

了她的第一个病人睡踏实的那一夜。周述捐了第一笔账对平的那个下午，账本合上，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把椅子转了十圈。

周雁捐了年三十那顿饭。陆云生捐了出闸那天抬头看见的月亮，他说月亮没什么特别，就是看了二十年，头一回觉得它亮。

温芽在名册上一页一页地记。半夜十一点，八百多份。凌晨两点，一千七百份。她记到手抽筋，王大有给她揉手，揉着揉着自己凑到窗台的灯前也捐了一个：横店三百盏灯笼一盏没少的那一晚。

凌晨四点半，温芽把名册合上，冲进指挥部，嗓门劈了：〝三千二百一十六份！过了！〞

满屋子熬了三夜的人，从椅子上弹起来欢呼。周述把窗户全推开，横店的夜空底下，万家窗台的小灯连成一片，风一过，灯影晃起来，真像谁把一片海搬到了岸上。

柒月捐了什么，她没说。她把手按在主帆桅上，按了很久很久，下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谁问都不答。

陆惊鸿和柒月连夜缝帆。周雁把针脚最密的那几片留给自己，她说她手巧，年轻时在剧组缝过戏服。陆云生不会缝，就把每一片帆的边角捋平，一片一片递，递得比当年当场记还认真。真心之梦一片一片织进帆布，缝一片，帆就厚一分，鼓一分。缝到后半夜，三千二百一十六份真心织进去了，主帆正中还空着巴掌大的一块。

苏晚晴是踩着晨光来的。

名册上她那一栏是空的。温芽不敢催，谁也不敢催。

〝我这一片，不能对灯讲。〞她站在主帆前，声音很轻，〝得当面讲给你听。〞

陆惊鸿放下针线。

〝车祸以后，我忘了很多事。〞苏晚晴看着他，一字一字地说，〝医生说那叫选择性遗忘。只有这一个梦，我是缝在眼皮底下硬带过来的。那天雨特别大，

便利店的屋檐底下站着个哭花了妆的女人，一个跑龙套的把自己那把伞塞给她，自己淋着雨跑进雨里，跑得像背后有狗撵。″

陆惊鸿握针线的手，慢慢收紧了。

″那个梦我做了十几年。″她说，″梦里的伞是蓝色的。我一直留着那把伞，伞骨断了两根也没舍得扔。陆惊鸿，我后来在片场见着你，第一眼就觉得认得。你说怪不怪，我失忆的人，认得一个陌生人。现在我知道了，那时候我脑子忘了，梦替我记着呢。″

她把那个梦从头到尾讲完。雨声，屋檐，伞柄上的凉，还有那个跑进雨里的背影。讲到天光大亮，陆惊鸿把这片梦一针一针缝进主帆，缝完最后一针，主帆整面亮起来，亮得像刚从雨里捞出来的晴天。

船成之夜，苏晚晴把自己最珍贵的一个梦缝进了帆里——她初遇主角那天的梦。

第085章　梦舟渡海

出发定在正月十六，夜里涨潮的时辰。

渡口就是老片棚。万梦之门合拢以后，原地留了一线缝，潮水从缝里进出，昼夜不息，声如闷雷。齐伯那条木壳船就泊在缝后的黑水里，船身新上的桐油亮得照人，三千二百一十七片帆在夜风里鼓着，一片一片，微微发亮。

送行的人站满了整个片棚。

齐伯把一箱压舱的老青砖搬上船尾，说是横店的土，船上压着，走再远也是从横店走的。贺兰拎来一只药箱，塞进舱里，交代得像出诊：″晕船的，擦伤的，失眠的，都写了标签。到了那边，人事不知的事不许干。″周述递上一只小布包，里头装的是拾梦公司开张那天的一枚旧铜牌：″公司的镇物，借你压舱。赚了记得还。″

周雁塞过来一只保温壶，壶身还烫手：″船上风大，姜汤，你奶奶的方子，我学了很多年。″陆云生什么也没说，蹲下去把船缆又检查了一遍，检查完又检查一遍，最后拍了拍船头：″去吧。你奶奶在海上守了二十年，你去接她，接稳当点。″

温芽把那本《陆惊鸿大事记》拍在他怀里：″记性丢了不要紧，本子在。一天记一页，回来我检查。″王大有吼了一嗓子保重，吼到一半被潮声盖过去了，他就又吼了一遍，比刚才更响。

苏晚晴最后一个上船。她把腕上的红绳解下来，绕着他的手腕缠了三圈，打了个死结。

″拽不开的那种。″她说。

陆惊鸿低头看那圈红绳，又抬头看她。想说什么，喉咙里堵着，最后只说出来两个字：″等我。″

″不等。″苏晚晴笑了，眼圈是红的，″我天天在主帆里看着你。你自己缝的那片帆，你当我不知道在哪儿。″

船头灯一挑，柒月斩缆。梦舟顺着那线潮，无声无息地滑进了门后的世界。

出发前，灯婆婆捎来三句话，柒月拿小本子记着，此刻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潮头里别回头，帆暗了就唱歌，见着灯就往前走。

″记住了？″陆惊鸿问。

″记住了。″柒月把本子揣好，抓起副铃，″哥，掌舵吧。″

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天光全看海底下透上来的亮。铜铃做舵，船跟着铃走，铃往哪偏，船往哪去，稳得像有人在底下托着。

头一景，记忆浮岛。

浮岛一座接一座从雾里漂出来。岛上漂着岛主的旧日子。有一座岛满岛都是大白鹅，鹅群追着一个光屁股小孩满岛跑，笑声隔着水面飘过来，脆生生的。有一座岛整岛停电，家家户户点蜡烛，一屋子麻将牌哗啦啦地响，赢家笑得直拍桌子。还有一座岛，整个是一座小学校的操场，粉笔灰在夕阳里飞，下课铃摇了二十年还没摇完。

柒月扒着船舷看了一路，忽然小声说：″哥，这些岛，都是有人忘掉的好日子吧。″

″嗯。″陆惊鸿掌着舵，″海不挑食。噩梦好梦，忘了的，它都收。″

″那它们的主人知道吗？″

″不知道。″陆惊鸿说，″所以潮来的时候，要还。″

柒月盯着那座粉笔灰的岛看了很久，忽然说：″哥，回头我那座岛，你帮我认认。我白房子以前的岛，可能不好看。″

″再难看也是你的。″陆惊鸿说，″认。″

柒月没再说话，把副铃抱紧了一点。

夜里换更，柒月守前半夜。她数帆数得入迷，数了两遍，数出三千二百一十七片，一片不差。她跑到舵边跟陆惊鸿汇报，忽然问：″哥，三千多片帆，帆上都是别人的梦，你怕不怕哪天分不清哪片是谁的？″

″怕。″陆惊鸿说，″所以片片都记。温芽有本子，我有这个。″他拍了拍怀里的大事记，又拍了拍心口，″这两个，一个记事，一个记人。″

第二景，心魇暗礁。

礁群伏在水下，黑黢黢一片，船一靠近，礁就开口。它不吼，也不拦，它问。

″柒月。″一个礁用她自己的声音问，″白房子十四年，甜汤到底甜不甜？″

柒月的脸白了一瞬。她的手在船舷上扣紧了，指节泛白，可人站得笔直：″不甜。甜是我自己骗自己。可我现在家有姜汤，有年夜饭，有哥。假的甜我不要了，真的苦我认了。″

礁沉默了几息，慢慢沉了下去。

轮到陆惊鸿的时候，那礁的声音忽然变得很温和，温和得像长辈：″陆惊鸿，照片上那个老人，你认得出来吗？″

船舱里静得能听见帆绳的响。

陆惊鸿盯着那片黑礁，手按在舵上，很久，然后一字一句地回答：″现在认不出来。所以我才来。等我接她回家，一天三顿地看，看到我闭眼那天为止。总有一天，我瞟一眼就知道她今天高不高兴。″

礁沉了。海面平得像一块铁。

第三景没等来，等来的是忘潮。

后半夜，海变了脸。海底的光一分一分暗下去，四面的涌开始打转，转出一只看不见的漩涡。灯婆婆的第一句话应验了，潮头从正前方立起来，一堵黑墙，墙面上滚动着密密麻麻的白点。

白点过处，帆一片一片地暗下去。暗下去的帆忘了自己是谁家的真心，软塌塌垂下来，像一船旧布。

〞唱歌！〞陆惊鸿想起灯婆婆的话。

柒月站上船头，扯开嗓子唱三段歌谣。她的声音劈了，破音破得毫无形象，可暗掉的帆听一句亮一片。她唱完三段，忘潮还在往前推，亮回来的赶不上暗下去的。

帆在暗，人在忘。陆惊鸿眼睁睁看着自己脑子里晚饭的白菜猪肉味又淡了一层，赶紧腾出一只手，摸腕上的红绳。三圈，死结，一根一根数过去。数完红绳数大事记的封皮，封皮上温芽描的花体字歪歪扭扭，像她这个人。数完这两样，味儿又回来了。

再不想法子，下船的时候，他连船是给谁造的都会忘。

潮墙压到头顶的那一瞬，他忽然想通了一件事。

海凭什么存得住几千年的梦？因为海有底。人心凭什么装得下万般悲欢？因为人心也有一卷底。

他这两年把手艺当门使，进去了，出来了，取东西，送东西，门是借来的路。可守梦人的路走到头，得有自己的屋子。风来了，雨来了，潮来了，总得有个地方，把带不走的都收进去。

陆惊鸿把残卷从怀里取出来。五页纸在掌心无风自动，一页一页摊开，摊着摊着，纸页上漫出光来。光在船头铺开，铺成一片天地——卷里有一片空白的原野，原野正中，立着一盏灯，灯焰不高，烧得极稳，和记忆里那条旧船头的灯，一模一样的烧法。

「如梦令・卷内」。

他把整条船、三千二百一十七片帆、连同柒月和那条狗刨式扑腾的心跳，整个儿收了进去。

黑墙拍下来的时候，海上空空荡荡，什么都没剩下。

卷内，灯下的原野上，梦舟安安静静浮着。三千多片帆重新亮起来，一片比一片亮，主帆最亮，那片雨天的晴天，把半个原野都照暖了。柒月瘫在甲板上喘了半天，一骨碌爬起来，抓住他的袖子："哥！你干了什么？！你把海收了？！"

"没。"陆惊鸿说，"我开了个新图。以后咱家的梦，搁这儿。"

铜铃在舵轮里自己响了三声，声满，音圆，余音在卷内原野上滚出去老远。织梦巅峰到梦主，这一步，用横店的话说：攒了两年的戏，一条过了。

柒月围着那片原野跑了一圈，又跑了一圈，蹲下来研究那盏灯，研究完郑重宣布："哥，从今天起，你是有房本的人了。"

"什么房本？"

"随身梦界啊。"柒月掰着指头，"浅潜是看房，深潜是串门，溯梦是翻旧相册，织梦是给人装修。到了你这儿，自个儿当家，想装几间装几间。哥，咱们家这下是海景房。"

陆惊鸿笑骂了一句，心里那点后怕才慢慢沉下去。

潮头过去，出卷。海面平了，海底的光比来时更亮，方才打转的涌全平了，像海自己松了一口气。

船行出去不到半个时辰，柒月忽然抓住他的胳膊，指着前方雾里。

雾里斜插着一根断桅。

海上遇到的第一艘沉船，朽烂的船匾上写着三个字：安眠堂。

第086章　沉船

那是一条三层的老客轮，半个身子已经陷在浅滩里，船尾翘着，指着灯塔的方向。船身的漆烂得只剩底漆，两根桅杆断了一根，缆绳垂进水里，结了一层盐霜。

唯有船头那块匾，三个字还认得：安眠堂。

匾下的舷梯居然是放下来的，稳稳搭在礁石上，梯面擦得干干净净，像等客等了很多年，客人今天终于到了。

"牌匾没烂，梯子没收。"陆惊鸿站在船头看了半晌，"这船上有人。"

"有人。"柒月把那个字咬得很重，把副铃攥紧了。

两人对了个眼神，先后上梯。梯板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上船，怪事就来了。走廊里的灯，从船头到船尾，一盏接一盏亮起来，不快，不慢，像有人提着火种在前面引路。灯是老式的白炽泡，光发黄，把两人的影子投在舱壁上，拉得老长。

船上有股味道。艾草混着桐油，还有一点点老木头受潮的气。柒月抽了抽鼻子，说这味儿像齐伯的道具库。陆惊鸿说，守梦人的老船都供艾草，安眠堂是旁支，供了九代，改不了口。

舱房一间接一间开着门。里头的铺位全是空的，被褥叠得方方正正，枕头拍得鼓鼓的，枕巾抻得平平的，像一家还没开张的客栈。每个床头柜上都摆着一只白瓷杯，杯里的茶是满的，凉了不知多少年，茶面上连一粒灰都没有。

"茶是给谁备的？"柒月小声问。

"给客人。"陆惊鸿说，"你看这铺、这枕、这杯，这不是困住人的地方，这是等人住的地方。守这儿的人，把守罪过守成了开店。"

挂钟停在十一点四十。

柒月伸手碰了碰钟摆，声音压得极低：″哥，这个时辰……″

″二十年前雪夜，千面上船讨脸的时辰。″船尾有人接了话。

声音很轻，像纸页翻动。

船尾舵轮前，站着个老人。布长衫，拐杖，头发全白，梳得整整齐齐。见他们看过来，老人先把拐杖立正，然后作了个揖，腰弯得很低，低了足足五息才直起来。

″安眠堂末代堂主，贾守一。″他说，″两位是守梦人？″

″横店，陆惊鸿。″他回了半个礼，″这是我妹妹柒月。″

″陆。″老人把这个字在嘴里咀嚼了一下，浑浊的眼睛亮了亮，″万梦之门那一夜，我在船上都听见了。门响的那一声，潮停了三息。老朽冲着横店的方向，磕了三个头。″

″磕给谁的？″

″磕给赢了的人。″贾守一说，″也磕给输了的人。这两位，老朽都等了一辈子。″

老人说到″等″字，拐杖在手心里转了半圈。他这二十年，日日都有一套功课：卯时擦一遍匾，午时给空铺位换茶，酉时给挂钟上一回弦，弦上了，钟还是不走，他就再上一遍。问他图什么，他说，船上的日子得像日子，梦才不至于烂在船里。

陆惊鸿听完这一段，没说话，只是把怀里的铜铃又按了按。铃一路发烫，进了这条船，烫得竟有了几分安稳，像见了旧相识。

陆惊鸿开门见山：″船里守着的东西，是你的债，还是你的宝？″

″是我的债，也是守梦人的宝。″贾守一拄着杖，慢慢往船长室引路，″请随老朽来。这个故事得从百年前讲起，先生耐心。″

船长室正中，供着一只樟木匣。匣子不大，一尺来长，四角包铜，上面贴着一道封条。守梦人古老的封法，符纸压四角。封条上积着厚厚的灰，纸色却

如新。

"百年前，聂千面叛出守梦人，窃术夺梦，祸害天下。"贾守一的声音很平，像念一本旧账，"先辈围而擒之，摘了他的本相之脸，以示惩戒。人无脸，则百术不昌，他此后只能借别人的脸过日子。"

"脸呢？先辈为什么不毁了它？"

"毁不得。"老人摇头，"刑余之脸，连着那人的命数。毁了它，那人魂飞魄散，连轮回都进不去。守梦人的规矩，惩戒是惩戒，不绝人后路。可这东西留在谁手里，谁家夜夜守着一场大火。"

"所以给了安眠堂？"

"初代堂主，是守梦人的旁支，管的是让人睡觉的营生。"老人一笑，皱纹挤成一朵风干的菊，"船不怕火，水上来救。第一代堂主就买了这条旧客轮，泊在江心，挂牌安眠堂。对外说，船上睡得最安稳。对内说，安眠的是这张脸。一代传一代，传到老朽，是第九代。"

柒月问："二十年前呢？"

"二十年前，聂千面练成了夺脸的本事，回来讨他自己的脸。"贾守一的手杖在地板上轻轻一顿，"雪夜，十一点四十，他上过这条船。老朽得了信儿，提前一个时辰，把匣子沉进了底舱水柜，然后把船顺江放进了海。他在船上翻了三天，翻得底朝天，一张纸都没翻着。"

"他没杀你？"

"他要的是脸，不是命。"老人摆摆手，"再说了，他一进这片水，眼睛就瞎了。"

陆惊鸿心头一动："灯塔的光。"

"先生明鉴。"贾守一躬身，"摘下来的脸，最怕守灯人的灯。灯照着的水面，邪祟过不来，它自己那点邪火，也点不着。老太太守了二十年的灯，顺带护了老朽二十年的船。千面到死——到散，都没摸着自己这张脸。"

舱里静了片刻。

陆惊鸿看着那只樟木匣，忽然想通了万梦之门那夜的许多细节。千面借了那么多张脸，没有一张撑到最后一刻，每张脸都用着用着就裂了缝。差一张脸的人，一辈子都得借。原来不是他学艺不精，是他的本相在这片海里压着他的运。

"贾堂主。"陆惊鸿问出最要紧的一句，"你把自己的梦钉在这条船上，图什么？"

老人沉默了很久。

"图一个赦免。"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腰又弯了下去，弯得比方才那个揖还低，"安眠堂前六代，守脸是守脸，渡人是渡人，账是干净的。到了老朽手里，会里的生意变了味。催眠的黑店开了分号，收过不该收的钱，接过不该接的单，误过不该误的人。老朽老了，管不住徒子徒孙，只守住了这一匣子。守梦人的规矩，老朽都记得，老朽的罪，老朽也认。不求绕罪，只求先生给一句话，这笔债，清了没清？"

陆惊鸿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守了这张脸二十年。"他说，"千面就缺了二十年的脸。门那一夜他借的每张脸都会破，因为他到底是个没有脸的人，这世上压着他的一口真气，在你这条船上。横店三万人如今睡得踏实，里头有你的一份账。"

他顿了顿，一字一顿："债，清了。"

柒月在一旁听着，眼泪在眼眶里转。她想起自己在白房子里的十四年，想起那些替织梦会看家护院的旧日子。船上的老人和梦里的自己，其实是一样的人：被大水裹着走，手里只攥住一件不肯放的东西。

贾守一伏在舵轮上，肩膀抖得像风里的帆。哭了很久很久，一个老人哭起来没有声音，只有抖。等他直起身，抹了脸，又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揖："请先生把匣子带走。脸离船，老朽的梦就解了。老朽想睡个整觉——欠了二十年了。"

"还有一句。"陆惊鸿说，"安眠堂这块牌子，罪是罪，名字是名字。往后让睡眠这门手艺走正道的公会里，可以有它一个座。你守了九代的铺子，别断在

你手里。″

老人怔住了，半天，重重点头：″老朽……替初代堂主，谢先生。″

现实那头，白棠的人三天前在城郊一家疗养院寻到了贾守一。九十岁的老人沉沉昏睡，心跳却稳得像潮，一夜一夜数着等。白棠守在床边，捎来一句话：船上的事，请陆先生便宜行事。

打捞开始的时候，海面无风。

贾守一退到舱门外，拄着杖站着，不肯看，又不肯走远。陆惊鸿让柒月把船头那盏灯请了过来，摆在小几上。守梦人的老规矩，开刑余之物，先请灯。

陆惊鸿开了卷内，原野上的灯把船长室照得透亮。柒月提着副铃在前面照匣，铃焰安静。陆惊鸿双手捧起樟木匣，一尺来长的匣子，轻得出乎意料，像捧着一片纸。

″先生。″贾守一在门外忽然开口，″老朽守了它一辈子，没敢开过一次。开匣的时辰，麻烦先生说一声，老朽想听着点动静。″

″好。″陆惊鸿说，″你听着。″

樟木匣离开底座的一瞬，封条无风自断。

打捞起那张脸时，脸的眼睛，缓缓睁开了。

第087章　第四段歌谣

眼睛睁开的一瞬，整条船哆嗦了一下。

那不是一张活人的脸，也不是一张死人的脸。那是一张被摘下来的脸，眉眼是眉眼，口鼻是口鼻，合该在匣子里安安静静待着的东西。此刻它睁着眼，眼珠缓缓转过来，先看了看灯，又看了看陆惊鸿，最后落在了舱门外的贾守一身上。

黑气从匣缝里炸出来。

不往上冒，专往低处扑，贴着地板淌出去，快得像泼出去的一盆墨。舱外的老人连躲都没躲——也许是他躲不动，也许是他没想躲。黑气已经罩住了他，他的影子在甲板上拧了两拧，慢慢直起来，拔高，变成一个披大氅的高挑身形。

那张脸，贴在了老人的后颈上。

"贾堂主！"柒月抢上去，被一股无形的力掀回来，撞在舱壁上。

"别硬来！"陆惊鸿一个箭步拦在她身前，"附的是残梦，不是魂！拆开容易，人得伤！"

柒月咬牙收了手，转身扑到副铃前，十指按住铃身。铃响了。她不敢碰那团黑气，就守着老人的影子，一线一线地往下抿，把老人的梦稳在原处，像片场里替对手戏演员托戏，不抢，不让塌。

四面舱壁上，浮起了一层一层的面孔。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几百张脸挤在一起，全都张着嘴，反反复复只说一句话：记住我。就一下。记住我一下。

声音不凶，反而哀。可满船的灯，一盏一盏地暗。

陆惊鸿的耳朵里嗡了一声。他知道现实那头是什么光景——城郊疗养院的病房里，白棠按着老人的手背，贺兰盯着监护仪，心率乱成一片。他隔着两重

世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在梦这头，把事办完，快，而且稳。

″陆惊鸿。″那个高挑身形开口。声音是老人的，腔调却是另一副，又软又黏，像泡了百年的茶渣，″把灯给我。″

″你不配用他的嗓子开口。″陆惊鸿往前一步，把船头请来的那盏灯挡在身后，″还有，你认错人了。我不认识你。″

″我是千面。″

″你是千面？″陆惊鸿冷笑，″千面在万梦之门散了。那夜我在场，三重封印，一重一重压下去，我亲眼看着散的。你不是他。你是他散的时候，落在外头没散干净的一团执念，凝成的一颗核。说难听点，连魂都算不上。″

那身形僵住了。

舱壁上几百张脸，齐齐一颤。

″千面怕的东西，你倒一丝不差地继承了下来。″陆惊鸿的声音放缓了，一步一步，像跟片场里走戏一样稳，″怕被忘记。″

这句话出口，他自己心里先咯噔了一下。

跑龙套的，怕被忘记。横店那么多群演，哪一个不怕？演死尸怕导演看不见，演背景怕镜头扫过去连个虚焦都混不上。他自己也怕过。怕了这么多年，他把怕熬成了手艺。百年前那个人，把怕熬成了一把刀。

一字之差，两条命。陆惊鸿握紧了拳，把这点寒意压下去。

″你才守了二十年的船。″他继续说，″千面怕了一百年。百年前，他也有名有姓，也给人跑过龙套。他怕别人忘了他，就先把自己弄丢了，去偷别人的脸，一张一张偷，偷到最后，天底下没人记得他，他自己也不记得自己。你现在抢这盏灯。灯是给人照亮路的，你拿它当存折，存你那点被人记得的念想。″

″不然呢！″那身形吼了一声，几百张脸跟着一起吼，震得船板嗡嗡响，″没有脸的人，拿什么被人记得！″

″拿名字。″

陆惊鸿打开卷内。

卷里的灯自己亮了，光铺出一条道，从船长室门口，一直铺到那身形脚下。三千多片帆在原野上安安静静地看着，像三千多个人屏住了呼吸。

"进了卷，得按卷的规矩来。"陆惊鸿说，"我的卷，只认真心。你要是还有一丝真心，就自己走进来，看一看你到底剩下了什么。要是没有，我现在就把你斩在这块甲板上，也算了账。"

黑气绞了两绞，翻涌，退让，最后竟然真的顺着那条光道，慢慢地走了进去。

那身形裹着贾守一的影子进了卷内。一进灯下，黑气开始一层一层地褪。披风褪了，高个褪了，几百张借来的脸像烧尽的纸钱，纷纷扬扬落了满地。陆惊鸿看着，没有催。斩执念他做过一回，斩的是自己的心魔。这一回不一样，这一回是拆。

最后站在灯下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粗布戏服，浆洗得发白。汗把脸上的粉妆冲出两道沟。他手里攥着一张戏单，纸都盘出了毛边，上头密密麻麻全是名字，主角的名字，配角的十九个名字，连台口端茶的老倌都有名有姓。

唯独没有他的。

少年在灯下站了很久很久，哑着嗓子开口："记不清了。后来师门管我叫千面。再后来，天底下都管我叫千面先生。更早的时候……有人叫过我一声，阿聂。"

"阿聂。"陆惊鸿点头，"我记下了。"

少年抬起头，眼睛里全是血丝，像是等这句话等了一百年。

"名字我带回岸上，写进守梦人册子的末页。"陆惊鸿说，"罪案记罪案，名字记名字。往后的孩子学守梦人的旧案，会念到你。聂千面三个字，往后的意思是：有过这么一个人。"

少年怔怔地听完，忽然弯下腰去，冲着那盏灯，端端正正鞠了一躬。这一躬躬得极慢，极低，像把他这辈子欠下的戏都补上了。

直起身的时候，他唱了一段歌谣。

四句。调子起得很低，像从水底下捞上来的。唱到第二句，卷外的柒月脸色就变了——这调子她熟到骨头里，三段歌谣，她给哥当锚用了一路。可这四句词，她一个字都没听过。天底下，也没有任何人听过。

潮送千帆灯送人，岸上有人念着名。

莫道海深忘旧事，一声乳名一盏灯。

歌声落，少年碎成了光点。一片一片，安安静静，散在卷内的原野上，被那盏灯一点一点收了进去。卷外，满船的灯同时复明，舱壁上几百张面孔，齐齐熄了。

海平线那头，极远处，灯塔的光猛地长了一瞬，亮得像有人把灯芯挑高了一线，隔了半晌，才缓缓落回原先的节律。

柒月望着那个方向，忽然说：″哥，灯塔那头，好像听见什么了。″

陆惊鸿没答话。他心里也有这种感觉，像隔着一片海，有人轻轻应了一声。他想把这一声追回来，追了半天，只追到自己胸口那盏灯，烫烫地跳了两下。

甲板上，贾守一瘫坐在舵轮下，影子还原成了影子。老人喘了半晌，抬起头，开口第一句话是：″船……到岸了？″

″到岸了。″陆惊鸿把他扶起来，″回家，睡您的整觉去。″

现实那头，疗养院的病房里，老人缓缓睁开眼。白棠的眼泪一下子砸在他手背上。贾守一盯着天花板看了半天，转头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蓝布包，往她怀里一推：″安眠堂的百年名册，都在这里头。交给改组后的公会。让人睡觉这件事，往后得走正道。″

白棠抱着布包，重重点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监护仪上，心率稳稳地落回一片绵长。

回程的船上，陆惊鸿把那四句词一个字一个字默在《大事记》的空页上。写完，他盯着自己那行字看了半天，总觉得这调子熟得没有道理。

白棠在疗养院那边捎来一段话，托柒月转述："贾老先生睡了。这一觉睡得很沉，很稳，大夫说，是他这个年纪最好的觉。他还托我带一句话给陆先生——他说，歌里的东西，别弄丢了。"

柒月转完，自己先愣住了："哥，他怎么知道歌的事？"

"梦是他一起听完的。"陆惊鸿说，"他守了一辈子的东西散了，散之前，唱了四句。这买卖，全天下就他一个听客。"

柒月凑过来，对着残卷，一个字一个字地往调子上对。第三段的尾音，接第四段的起音。她对了一遍，又对了一遍，声音抖了。

词是天底下没人唱过的新词。

可调子严丝合缝，接在祖母那三段歌谣的第三段后头，一个音都不差。

那段歌谣，是祖母歌谣的第四段。

第088章　灯塔

第四段歌谣的最后一个音，在水面上停了很久，像一通不肯挂断的电话。

苏晚晴扶着船舷没动，柒月先反应过来，一把攥住陆惊鸿的袖子：“哥，你看水！”

不用看第二眼。安眠堂沉船四周的黑水，正一层一层亮起来，亮出一条笔直的水路，从船头一直铺进雾最深的地方。水路两侧，沉在海底的残梦缓缓向两边让开，像仪仗，像送行。

“通行证。”陆惊鸿低声说，“第四段歌谣，是渡海的通行证。”

白棠从疗养院捎来的话还在他耳边：贾老爷子睡了，这一觉，是他这个年纪睡得最好的觉。老人还托人带了一句话——歌里的东西，别弄丢了。

歌没丢。歌在引路。

梦舟行到雾墙前，停了。

雾墙立在礁石外，高得望不见顶。三千面梦帆一齐软下来，风死了。怀里的铜铃自己响了一声，又一声，一声比一声急，像在替谁报信。

船头抵着雾，进不去，也退不得。整片海静得能听见灯芯烧油的声音——可这儿没有灯。

陆惊鸿站上船头，把那四句捡起来，一句一句唱。

他唱得不算好。横店的群演里，会唱歌的轮不到他。可这四句，他像已经唱了一辈子。

唱到第二句，雾墙里透出一点暖黄。唱到第三句，雾开始往两边退。唱到第四句，雾从正中分开，让出一条路，路的尽头，立着一座灯塔。

砖石的塔身没有漆，塔顶一盏灯，光很弱了，一圈一圈慢慢晃，像一个人在喘气。

“到了。”他说。

苏晚晴和柒月要跟上来，在石阶口被苏晚晴拦住了。她按住柒月的手，朝塔门那边抬了抬下巴：“这一段，是人家的。咱们守船。”

石阶一级一级往上，长着薄薄的青苔，又被踩得干干净净。有人天天在扫。

塔门虚掩着。门里传出针线笸箩的响动，还有人在哼歌，哼的正是第四段，调子放得极慢，是哄小孩睡觉的哼法。

陆惊鸿推门进去，那声“奶奶”已经冲到了牙关。

然后他僵住了。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方桌上摆着四副碗筷。灯下坐着个妇人，青布衣裳，头发在脑后挽成髻，鬓边别一根素银簪子。听见门响，她回过头来，眉眼弯弯，正笑着看他。

他不认识这张脸。

那张脸就在三步之外，皱纹里全是笑。他脑子里却翻了个底朝天，翻出来的只有一片白。分梦反噬烧掉的那三成，烧的偏偏是这一张。他盯着这张脸，像盯着一位最眼生的远房亲戚。

“愣着做什么。”妇人放下针线，拍了拍围裙，“锅里有粥。走了一夜的海，先垫垫。”

声音进耳朵的那一瞬，陆惊鸿的眼泪毫无道理地砸了下来。

脑子不认得她。骨头认得。

这声音在他小时候拍着他入睡，在他每一个发烧的夜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在他离家去横店那天追到巷子口，往他包里硬塞了六个咸鸭蛋。

“奶奶。”他听见自己说。

说完这两个字，二十五岁的人，扑通跪了下去。

妇人慌了，针线笸箩踢翻了也顾不上捡，两手一起来扶：“哎哟这孩子，哭什么，快起来，地上凉。”

她的手拍着他的背。一下，又一下。力道、节奏、连落点都对得上。身体记得的，比脑子多得多。

“长这么高了。”她捧着他的脸看，看了很久，忽然想起什么，朝门外张望，“你娘呢？说好今夜到的，船还没进港？”

陆惊鸿的心像叫人攥了一把。

“奶奶，今年……是哪一年？”

“腊月都快到了还问。”祖母笑他傻，笑着笑着，声音低了下去，“你娘带着你爹回家过年，我在这儿等。灯不能离人，我就没去接……”

她说着说着，忽然停住，低头看自己的手。

那双手在灯下摊开，枯瘦，满是针茧。她盯着看了很久很久，像头一回发现这双手老了。

“老太太。”

塔门口，灯婆婆提着那盏小马灯，站在月光里。

屋里的妇人抬起头，眼神没有一丝惊讶，像看一个天天见面的老街坊：“回来了？外头……都看完了？”

“看完了。”灯婆婆说，“二十年的事，我在外头替你看了二十年。锅碗瓢盆，儿女孙儿，一桩没落下。”

“哦。”妇人应了一声。

灯婆婆把马灯搁在桌上，一步一步走过去，走到她跟前，忽然笑了，满脸的沟壑都笑开了：“那往后，换你自己看。”

她朝前一方，整个人化成一层暖黄的光，顺着灯火，流进了塔顶那盏灯里。

灯火猛地窜高了一尺。

妇人晃了一下，扶住桌沿。

二十年的外面，从灯火里涌进她的眼睛。

周雁在雪夜里合上眼，一睡二十年。陆云生在门里站了二十年。惊鸿从五岁的娃娃长成二十五岁的汉子，在横店的片场摸爬滚打，一千次跌倒，一千零一次爬起来。千面的脸在万梦之门里碎干净了。年三十夜里，沉睡的人睁开了眼。还有一条街的灯火，三万个睡踏实的人，一个替她扫了二十年石阶的影子。

她一件一件看过去，看得很慢，很稳，像灯下数一筐豆子。

数完了，她抬起头。

“你娘，醒了？”

“醒了。”陆惊鸿哑着嗓子，“年三十醒的。如今天天炖汤，嫌我瘦。”

“醒了就好。”她点点头，说得像在说今天天好。

眼泪却顺着皱纹一道一道往下淌，淌进围裙，洇出好大一片。

她转身从屋角的小柜上捧下一只木匣，掉漆的，铜扣都磨圆了。打开来，一颗小小的乳牙，用红纸包着；一张蜡笔涂鸦，画着三个歪歪扭扭的小人；还有一只空了的咸鸭蛋篮子。

“你的牙，五岁那年掉的。”祖母把红纸包放进他手心，“奶奶收着呢。说好等你娶媳妇，还你。”

陆惊鸿攥着那颗牙，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奶奶，”他终于开口，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刚才，我没认出您。您的脸，我怎么看都想不起来，我……”

“起来。”祖母拽他，力道大得不像老人，“忘了就忘了。”

她点着他的胸口：“脸是皮，调子是骨。你打小听到大的，是调子。”

“您听，第四段。”

陆惊鸿怔了怔，开口唱了。四句，一句不差，连哪里换气、哪个字拖半拍，都跟雾里听见的一模一样。

祖母听完，伸手替他拢了拢衣领。这个动作，他等了二十年。

“看，”她说，“骨头上记着呢。奶奶这张脸，你忘不了。”

陆惊鸿从怀里掏出那半页残卷，纸都磨毛了边。祖母接过去，就着灯看了看，笑出声：“我的字，倒叫你背了这些年。”

“还有一件事。”陆惊鸿想起盘了二十多年的那桩事，“我头一回掉进我妈的梦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有个声音跟我说，想救她，先学会做梦。奶奶，那是您？”

“不是我是谁。”祖母白他一眼，“你头一回下河，连狗刨都不会，奶奶在灯里替你喊了一嗓子，喊完自己先擦了把汗。就这点出息，还好意思满世界问。”

陆惊鸿破涕为笑，笑着笑着又红了眼眶。

“先吃饭。”祖母掀开锅盖，粥香涌了满屋，“温了三回了。二十年没做成的年夜饭，先补你一碗粥。”

粥熬得稠，咸鸭蛋切了四瓣。陆惊鸿喝了一口，就是这个味。五岁那年发高烧，他就是被这么一碗粥一勺一勺喂好的。

塔顶的灯，忽然暗了一下。

祖母脸色一变，抓起灯剪就往上跑。旋梯一百零八级，她上得比小伙子还快。

灯罩里，火苗缩成豆大一点，灯油只剩薄薄一指。

“守了二十年，油见底了。”祖母扶着栏杆喘了口气，回头看他，笑眯眯的，“就好等你来。”

“奶奶，第四段歌谣，到底……”

“前三段哄人睡，第四段送人接灯。”祖母拨了拨灯芯，“那是写给接灯人的路引。我写的时候，就没打算教给任何活人。守灯人夜里对海唱，唱了二十年，海学会了，海又把它还给了海里泡着的东西。”

“那张脸泡了二十年，临了替我给你指了一回路。”她顿了顿，“它也就是想让人记得，它也会唱歌。”

“接灯那晚，念它一声。”祖母说，“灯下给它留个座。它也就是个怕没人记得的小演员。”

陆惊鸿重重点头。

祖母把灯从座上捧下来，用围裙角擦了又擦，像捧一只睡熟的猫。灯座还是温的。二十年了，一直温着。

她走到他面前，站定，叫了他的名字。

“惊鸿。”

祖母把灯递过来：“接了灯，你就回不去做普通人了。”

第089章　接灯

陆惊鸿的手，停在灯的上方，停在半空。

差一寸。就这一寸，他的手过不去了。

“接了灯，会怎么样？”他听见自己问。

“灯不离身，人不离岗。”祖母说得很平常，像在说锄地，“守潮的人没有退休，只有接班的说法。你太师公守潮，守到船散；奶奶守灯，守到油尽。接了它，横店片场就没有陆惊鸿了，只有守灯的陆惊鸿。”

“普通人的日子，到今夜为止。”

陆惊鸿的手，慢慢收了回来。

“奶奶，我能想想吗？”

“灯又不急。”祖母转身掀了锅盖，给他又盛了一碗粥，“二十年都等了，还差你这一时三刻。再说句老实话——灯这东西，急不来。心里没想明白就接，接的也是半盏。”

“半盏灯，照不了海。”

陆惊鸿没接话。

他想起二十年里的每一个除夕。沉睡的母亲躺在病房，他摆一副碗筷；后来父亲回来了，他摆两副；祖母的遗照在窗台上，再添一副。他摆了二十年碗筷，最懂一碗热饭的分量，也最懂一家人的团圆，是怎么一寸一寸熬出来的。

“再给我半宿。”他说。

“半宿。”祖母应了，转身去添柴。

夜里，他一个人坐在石阶上，望着塔顶那点光发呆。

苏晚晴提着件外套上来，披在他肩上，挨着他坐下，不催，先陪他看了半宿的海。

“怕什么，说来听听。”

“怕接了灯，就不是我了。”陆惊鸿说，“白天在片场，晚上守着海。晚晴，我才二十五。我妈刚醒，我们一家三口，一顿年夜饭都还没补上。”

“还有呢。”

“怕守不好。”他的声音低下去，“奶奶守了二十年，油干了。我这盏，我怕烧得更快。”

苏晚晴点点头，不接话，先把自己的手放进他手心里。

“我的梦在帆上，你忘啦？”她说，“你往哪儿开，我就缝在哪儿。你要变成守灯的陆惊鸿，那正好。我失眠了二十八年，天底下没有谁比我更懂，一盏灯值多少。”

“我从前整夜整夜睡不着，是怕。怕黑，怕闭眼，怕一闭眼就回不到雨夜那天。”她望着塔顶的灯，“后来你把我睡了七年的钉子，一颗一颗拔了。惊鸿，接了吧。往后世上怕黑的人，有人管了。”

“那横店呢？”

“横店我替你守着。”苏晚晴笑了，“你守夜，我守你的白天。豆浆摊照开，盒饭车照跑，我妈的汤照炖。普通人的日子一样不少，缺的只是你在场。等潮平了，灯稳了，你不是还能回去拍戏？”

“再说。”她捏了捏他的手，“你外号叫什么？陆一条。一条过的男人，还怕这一场夜戏过不去？”

陆惊鸿被她逗笑了。

笑完了，他从怀里取出残卷，就着海风，把灯塔、热粥、四副碗筷、还有那停在半空的一寸，一样一样折进一个梦里，折成一只纸鹤，放出海面。

“给家里捎个信。”他说，“梦主的事，得让梦主自己来。”

海把纸鹤衔走了。

纸鹤贴着水皮飞，飞一段，亮一段。所过之处，黑水底下浮起一星一星的火，像有人在海底一路点灯，一路跟着跑。

后半夜，海平线上亮起一串小灯。

不是潮。是船。七八盏渔火，摇摇晃晃往石阶这边来。第一条船的船头上站着个人影，隔着半里地，陆惊鸿就认出来了。

他妈周雁，风把她的头发吹得老高。

船靠了岸。周雁跳下来，鞋跟陷进沙里，拔出来，再跳，一路小跑上来。她先看儿子，再看灯塔，最后目光落在塔顶那盏灯上，落了很久。

“妈。”

“嗯。”周雁应了一声，眼圈先红了，话却说得很稳，“接灯的事，妈在梦里都看见了。”

陆惊鸿张了张嘴。

“你先别劝我。”周雁抬手止住他，“妈睡了二十年，刚醒。普通人三个字值多少钱，妈比谁都清楚——那是拿二十年换来的。可妈更清楚一件事。”

她指着那片海：“你奶奶守了二十年灯，妈睡了二十年觉，你爹把了二十年门。咱们这一家，欠梦海的，两代人了。该还了。”

“总得有人守夜。你不接，就得别人替你睡。”

说完，她挽起袖子，回头朝船上喊：“都下来！搬家了！”

第二条船上，陆云生扶着舷梯，一件一件往岸上递行李。铺盖卷、铁锅、碗柜，还有一麻袋大米。温芽抱着两口炒锅蹦下船，王大有扛着盒饭车的轮子上了岸，齐伯拄着拐，怀里揣着一兜工具，陈默夹着他的稿纸。

齐伯一抬头看见塔门口的人，拐杖差点脱了手。老人嘴唇哆嗦了半天，把拐往沙里一杵，深深弯下腰去：“老东家。”

“守拙。”祖母走下石阶，伸手扶他，上下打量，“你也老了。”

“老了好。”齐伯直起身，抹了把脸，“老的慢，等得久。”

“锅碗瓢盆，铺盖大米。”周雁把行李往沙滩上一放，拍拍手，“家，搬来了。”

“妈，这是梦界——”

“梦界怎么了？”周雁瞪他，“你奶奶一个人在这儿守了二十年，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从今儿起，这儿有人烟了。”

沙滩上很快支起两口锅。周雁烧火，陆云生淘米，炊烟直直地升上去，升到半空，被塔顶的灯光接住。祖母坐在石阶上看，看了很久，转头对陆惊鸿说了一句：“二十年，塔里头一回闻见炊烟。”

柒月最后一个下船。她没看行李，先朝灯塔端端正正拜了三拜，拜完才走上来，眼睛亮得吓人。

“哥，接灯吧。”她说，“奶奶是拿最后一点念力把我捏出来的，我的根在灯里。你接灯，我守塔。咱们家的灯，不许断在咱们手里。”

陆惊鸿看看母亲，看看苏晚晴，又看看柒月，最后回头看灯塔。

祖母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塔门口。她把这一幕一幕全看在眼里，笑眯眯点了点头。

“接灯有接灯的规矩。”她说，“接灯人要往灯里添一样引子——自己最舍不得的那个梦。”

陆惊鸿闭上眼。

他最舍不得什么？

他以为会是万梦之门，会是年三十的团圆饭。可手伸进怀里，取出来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梦：横店的清晨，豆浆摊冒着白汽，盒饭车轧过石板路，片场的喇叭喊他的名字，母亲在阳台上晾床单，父亲蹲在门口修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谁家都有的日子。

“我的引子，是这个。”他把梦轻轻放进灯里，“普通人过惯了的日子。往后我守灯，就当它还照常过着。”

火苗猛地窜起三尺高。

灯认主了。

那点豆大的火，一眨眼胀成拳头大的一团暖黄，顺着他的手腕往上爬，爬过铜铃，爬过残卷，最后在他心口停住，安安稳稳落了户。从今夜起，灯油是他的念力，灯芯是他的心火。

海面上，三千面梦帆，一面接一面亮了起来。

亮成一条街，一座城，一整条银河。

远在梦海另一头的横店，无数睡梦里的人不约而同翻了个身。后来贺兰翻睡眠监测的时候说，那天后半夜，全城的睡眠曲线齐刷刷深了一个刻度——像三万人同时，安心了。

祖母在灯前站了很久很久，转过身，一巴掌拍在他背上：“好孩子。从今夜起，你是守灯人了。”

她拉着他的手，从头教起。灯芯三下一拨，油浅一指就添；潮涨记一笔，潮落记一笔，账本就在心里；灯下不许撒谎，撒一句谎，灯芯短一寸。

“记住了？”

“记住了。”

“记住就好。”祖母拍拍他的手背，“剩下的，海会一样一样教你。”

天蒙蒙亮，头一班渔火要回城。陆惊鸿把温芽、王大有、齐伯、陈默送上了船。

“潮要来了，横店不能没人。”他说，“温芽守登记，大有守街面，齐伯守老人们，陈默守稿子。贾老爷子也送回去，让贺主任看着。”

“鸿哥！”温芽眼泪汪汪，“你半夜要是饿了怎么办？”

“我奶奶会做饭。”

温芽哭着笑了，一步三回头地上了船。王大有留下四保温桶八菜一汤，说够吃到潮平。船开了，齐伯立在船尾，冲灯塔又深深弯了一回腰。

“吃饭！”周雁在沙滩那头喊，“粥我都坐上了——”

海平线上，亮了。

不是渔火。一条线，横贯东西，又白又亮，正朝这边压过来。塔顶的灯火，无风自动。

潮还没到，先到的是声。像千万人隔着水，在很远的地方拍门，一下，又一下。

祖母眯起眼，脸上的笑一点点收了起来。

接灯的瞬间，海平线上，第二道潮，来了。

第090章　噬梦潮

那道潮，没有颜色。

记梦潮来的时候，海是亮的。这一道，海是灰的。潮头那条线压过来，身后的水一寸寸褪成灰白，像有人拿橡皮，从世界上一下一下地擦。

也没有浪声。

有声音，只是那声音不像浪。千万个人在很远的地方拍门，一下，又一下，拍得又闷又急，拍了几百年，拍累了，还不肯停。

祖母站在塔门口，眯眼望着那条线，脸上的皱纹一条条沉了下去。

“记梦潮还东西，这一道，是来收账的。”她说，“海撑了二十年，撑不住了。”

“收什么账？”

“收这一百年，欠给它的觉。”祖母把灯剪递给他，“灯婆婆当年跟你说过，潮来三次。记梦潮是头一次，这是第二次。”

“第三次呢？”

“第三次的事，第三次再说。”祖母看着那条灰线，声音低下去，“守灯人的账本上，这道潮，叫噬梦潮。它不是冲人来的。海没了心，抱不动怀里那么多东西，抱疼了，就要翻身。”

“惊鸿，这一道潮，挡不住，只能接。你如今是守灯人了，怎么接，你自己拿主意。”

陆惊鸿在沙滩上站了半刻钟，把家人点了一遍。

“妈，传讯，你嗓子亮。爹，掌舵，你比谁都懂门。柒月守舱口，晚晴守帆。奶奶守塔。”他深吸一口气，“我去潮心。”

没人讨价还价。这个家从雪夜那年起，就没学会讨价还价。

陆云生第一个上了舵位。守门二十年，全梦界没人比他更懂潮的脾气。

“潮是拍门。”他把住舵，声音不高，“拍门的不能顶。顶，门塌；引，门开。”

出发前，周雁一把攥住儿子的手腕。她的手指冰凉。

“惊鸿。妈记不全了，可有一句话，妈记了二十年——当年托妈东西的人说过，潮里裹着东西，轻易碰不得。”她盯着他的眼睛，“真碰上了，先叫妈。”

“什么东西？”

“不知道。”周雁摇头，“妈的记性，缺了整整一块。”

梦舟离岸，一头扎向潮来的方向。祖母立在塔顶，把灯拨旺了三成。那一团暖黄照出去，海面上几百里，都看得见。

潮还没到，横店先出了事。

贺兰的急报顺着铃音传过来，一个字一个字，砸在陆惊鸿心里：全城一万一千三百名重度失眠者，同一刻，全睡着了。

失眠的人，梦门是卡死的。潮水一来，先从这些卡死的门缝往里灌。灌进去的梦出不来，灌出来的梦没处搁。

凌晨一点一刻，老街的墙开始呼吸。

一鼓，一瘪。路灯没有风，自己晃。公交漂在半空，像搁浅的鲸。影视城的片棚，一夜之间变成城堡，又化成一滩水，再长出来。醒着的人站在街心，眼睁睁看着自己住了半辈子的街，一寸一寸变成别人的梦。

王大有扯着嗓子满街喊：“莫慌！是梦！墙塌不了！塌了算我的！”

白棠的三百执梦人倾巢而出，两人一组，敲着铃印挨家挨户地过。温芽抱着登记板守在巷口，嗓子喊哑了。姚姐把苏晚晴名下的三间酒店全开了，让不敢回家的街坊先住进去，房费记她账上。霍延半夜调了五十辆车，沿街送热水

和毛毯。周述把拾梦公司的电话线全接到了值班室，一夜接了两千多个来电，每一个他都说同一句话：有人在接，睡得着的先睡，睡不着的别慌。

方拾连夜把号外发了出去，头版就一行大字：全城的梦今晚没家，别怕，有人在接。

陈默趴在灯下写广播稿，写了撕，撕了写。最后一稿只有八个字：梦里有人，醒来有饭。

“灌进去的梦出不来，灌出来的梦没处搁。”陆云生盯着前方的水色，“等这一城的梦全泼在街上，横店就成了一座醒不来的城。”

“贺兰那头呢？”

“生命体征全平。”苏晚晴替贺兰传话，指尖发凉，“就是叫不醒。一座睡美人城。”

“那就给他们安个家。”

陆惊鸿站上船头。怀里的残卷自己翻了开来，如梦令·卷内四个字亮起来，亮成一盏灯。

“三千帆，听令。”

梦舟一头扎进了潮头。

头一个照面就是下马威。一堵倒灌的黑墙迎面拍下来，船身嘎吱作响，三千面帆齐齐绷直了。陆云生双手把舵，不躲，不顶，手腕一沉一转，画了半个开门的弧。

“开。”

那堵黑墙贴着船头，自己分成了两半，像一扇门朝里开了。船从门缝里穿过去，衣角都没湿。

“守门的手艺。”老头儿咧了咧嘴，“二十年，就练这一个动作。”

再往里，就不是船艺了。倒灌的梦从四面八方涌过来，黑的，白的，碎的，烫的，带着失眠者整夜整夜的煎熬，劈头盖脸地砸。

铜铃开路。铃音过处，狂乱的梦打一个滞。

灯光引港。塔火过处，迷路的梦找着了北。

卷内的舱门大开，像一座浮在潮心里的灯楼，门上挂着幌子，幌子上四个字：今夜有家。

一个梦，一粒光茧。

十个梦，一捧光茧。

舱里的光茧一层一层码上去。柒月守在舱口，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放，指尖烫出了泡也不肯换人。

有一粒茧，隔着壳传出小孩的哭，哭着找他的游乐园。苏晚晴把帆上的光调过去一缕，豆浆摊的白汽漫过去，哭声慢慢变成笑。

有一粒茧，进舱的时候还在念念叨叨背医嘱。那是个夜班护士的梦，十年没睡过一个整觉，睡着了都在值班。柒月把她的茧抱到灯最近的地方，掖了掖，像替谁盖了盖被子。

还有一粒茧，里头挤着一对老夫妻，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先进去。柒月想了想，把茧从中间掰开一道缝，让他们手牵着手，并排躺了进去。

“原来失眠的人，梦里都在赶路。”苏晚晴轻声说，“赶了半辈子。今夜，总算到了站。”

苏晚晴钉在帆下，帆上那个初遇的梦亮到了极处——豆浆摊的白汽，雨里的伞，横店清晨的太阳。凡是从那片光底下经过的梦，都慢慢安静下来，服服帖帖往舱里走。

有个梦认得那片光，是苏晚晴的。有个梦认得那盏灯，是全城的。

半夜最凶的一阵，一股回头的黑浪卷走了一条光做的小船，那是头一批被救的梦自己造出来护航的。陆惊鸿想都没想，解下铜铃掷了出去。

铃音炸开，黑浪被生生定在半空。那条小船跌跌撞撞漂回来，舱里一粒茧都没少。

“铃还你。”他接住铜铃，冲那小船扬了扬下巴，“归队。”

“安心。”陆惊鸿站在潮心，一遍一遍地喊，“到家了，都到家了。”

凌晨两点，贺兰来讯：醒了四千。

三点，舱里码足一万粒光茧。老街的墙，不喘了。

四点，公交落了地，片棚变回了片棚，守在街口的执梦人挨个报平安。温芽的登记板上，画满了代表平安的圈。

天蒙蒙亮，贺兰的声音从铃音里传出来，哑得不成样子，尾音却在笑：“一万一千三百。一个不少。全醒了。”

横店那头，欢呼声隔着一片海传过来。

姚姐开的那三间酒店里，不知谁先起的头，一层楼的人隔着房门道晚安。二十年来的横店，晚安这两个字，头一回说得这么齐。

方拾蹲在报馆门口，就着晨光印号外。温芽抢了头一份，站在巷口念给整条街听，念到一半，念不下去，是笑着念不下去的。

舱里，千万粒光茧安安静静，微微发亮，像一船萤火。陆惊鸿伸手虚扶着舱壁，忽然觉得那些光在往他掌心里聚——

每一粒茧里，都探出一只小小的、光做的船头。

他救回来的一万个梦，正在一条一条地，给自己造船。

“行了，都看见了。”陆云生把舵交给他，“退潮之前，清点舱底。”

陆惊鸿沿着舱梯下到底舱。

底舱最深处，码得整整齐齐的光茧后面，靠舷的位置，有一团东西。

他心里咯噔一下。舱里的账他数得清清楚楚，一万一千三百粒，一粒不多，一粒不少。可眼前这一粒，不在账上。

拳头大小，裹在一层柔光里，安安静静，随着船身微微地晃。满舱的光茧都亮，唯独它，是暖的。

凑近了，能觉出一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暖——小时候发高烧，母亲把手掌覆在他额头上，就是这一个温度。

方舟满载时，主角在自己的船舱里发现一只熟悉的“茧”——母亲说过：潮里裹着的东西。

第091章　潮心

陆惊鸿没有碰它。

他退了半步，仰头朝甲板喊了一声：“妈——下来一趟。带上爹。”

甲板上，苏晚晴和柒月一左一右守着舱口。谁都没多问一句。这一家人的规矩：该问的问，不该问的，陪着等。

周雁下来的时候，脚步还是稳的。看见那团茧的一瞬，稳不住了。她扶住舷壁，一寸一寸蹲下去，伸出手，又缩回来，再伸出去。

“像……”她的声音在抖，“像这些年，夜里一直放在我枕头边的东西。”

陆惊鸿一愣：“妈，你记得它？”

“记不得。”周雁摇头，眼泪先掉了下来，“可它记得我。你看。”

光茧轻轻朝她的方向偏了偏，像认人。满舱一万多粒光茧都安安静静，只有它，隔着一层壳，一下一下地撞着光，急得很。

“自愿封上的，要自愿打开。”陆云生站在舱梯口，声音很低，“这句话，我守门的时候听人说过。我一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现在知道了。”周雁闭了闭眼，“说的就是我。”

她把手覆了上去。陆惊鸿把自己的手叠在母亲手背上。

母子两双手，四层温差，按在同一团暖上。

光茧暖了一瞬，啪地一声轻响，绽开了。

绽开的不是光，是一场雪。

二十年前，梦海边的雪夜。雪大得看不见对岸，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只有雪地中央立着一个穿蓑衣的老人，蓑衣上结满冰碴。

老人怀里抱着一样东西。拳头大小，通体透亮，一跳一跳地亮，像一颗剥出来的心。

“沈丫头呢？”老人咳了两声，咳出来的气都是白的，“去请她。这事，只能交给她。”

周雁的声音从旁边响起：“前辈，我就是她儿媳妇。她守着灯塔，脱不开身。天大的事，我先听着。”

老人看了她很久。

“也好。反正——”老人惨笑了一下，“早晚是一家人的事。”

老人把怀里的东西捧起来。那一跳一跳的光，照得雪地一片朦胧的红。

“潮心。海的心窝子，就剩这一块了。”老人说，“我守了一辈子潮，守到油尽灯枯。往后，海就得没心跳着过了。”

“海没了它会怎样？”

“潮不听令，念没处归。”老人说，“海会病。病急了，就把攒了一百年的梦，一股脑儿倒回人间。到那天，睡着的人醒不来，醒着的人满街看见死人的旧梦。”

“我守了一辈子，就守它不病。我这一病，它没了着落。”老人望着漫天的雪，“小友，海不挑人。海挑的，是舍得的人。”

“千面在找它。”老人的声音沉下去，“他收七个梦，挖三条暗渠，放三轮长潮，就是为了问出它在哪儿。给谁，谁就是靶子。藏进海底，他捞得起。沉进山里，他挖得动。”

老人直视着周雁，一字一顿：“除非，藏在一个他永远偷不走的地方。”

“梦贼偷得走睡着的梦，偷不走自愿睡去的人。梦钉扎不进自愿的封印——这是他自己定的规矩，就得自己认。”

雪越下越大。

年轻的周雁往前走了一步，伸出了双手。

“雁子！”沈玉茹的声音从雪幕深处追过来，人还隔着几十丈，一脚深一脚浅地跑，“使不得！你还年轻——”

“妈。”周雁回过头，笑了一下，“我睡，总好过满城人不醒。”

沈玉茹跑到跟前，一把没拉住。老人的手已经松了，潮心稳稳落进周雁掌心，一跳一跳，跳得欢了，像一只认了主的雀。

“委屈你了。”

“不委屈。”周雁把潮心贴在胸口，闭上眼，又睁开，看着婆婆，“妈，就一条。别告诉惊鸿。”

“他要是知道是我自己要睡的，他会等。等比疼难熬。让他恨吧——恨有个头，等没有头。”

“等他长大，他会懂的。”

沈玉茹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她这一生替人封过梦，锁过魇，到头来，拦不住自家人自愿走进一场二十年的睡眠。

雪光里，周雁躺了下去。潮心的光一点一点没进她的胸口，她的呼吸慢下来，慢下来，睫毛上落了雪，再没睁开。

沈玉茹跪在雪里，一声没吭。雪把她埋了半截，她也没动。

再抬头时，她的眼睛里没有了泪，只有一星灯火。

“好。”她说，“雁子，你睡你的。这二十年的灯，奶奶替全家人点。”

雪幕哗啦一下卷过来，吞掉了一切。

雪幕再散开的时候，是横店的春天。

六岁的陆惊鸿趴在灶台边写作业，写两个字，问一句：“奶，我妈啥时候醒？”

“快了。”沈玉茹把一碗蒸蛋搁在他手边，转身抹了一下眼角，再回过头，脸上又是笑，“吃你的。”

男孩夜里做噩梦，哭着找妈。她把他抱在膝上，一下一下拍着，拍着拍着，自己先红了眼眶，又怕孩子瞧见，把他的头往怀里按了按。

“不怕。”她说，“你妈在做一个很长的梦。梦里头，她替咱们全家看门呢。”

“看什么门？”

“看一扇，咱们都看不见的门。”

男孩似懂非懂，含着眼泪睡着了。

灶上的粥咕嘟着。沈玉茹抱着他坐了半夜，坐到东边发白，才把他放回床上，掖好被子，一个人走到院子里，站了很久。

那一年她五十岁。往后的每一个年三十，她都多做三个人的菜，摆四副碗筷。一副是自己的，一副是雁子的，一副是云生的，最小那副，是惊鸿的。

记忆散了。

底舱里，母子俩各自站在原地，谁都没说话。

陆惊鸿浑身的血，一阵一阵往头上撞。

二十年。

二十年里，他恨过。恨那个看不见的对头，恨老天爷，恨每一个睡得着的人。除夕夜他给沉睡的母亲摆一副碗筷，摆了二十年。他学入梦，学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撬开她的梦，看看她到底被谁害了。

十岁那年，他在作文里写：我长大了要当医生，治好我妈。老师给了满分，把作文贴在墙上。他站在墙底下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个害他妈妈的人。

十八岁那年，他揣着三百块钱闯横店，头一个月的盒饭钱没舍得花，全买了苹果，摆在母亲床头。苹果放坏了六只，换上新的，再放坏。

他在心里给那个仇人画过像，画过一千张脸。每一张，都比千面可恨。

仇人到今天才现身。

是他妈自己。

“为什么……”他的声音劈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雪地尽头，记忆里的周雁忽然动了。

她坐起来，隔着二十年的雪，望着儿子，眼睛亮亮的。那不是活人，是封印留给取件人的一句话。守梦人的老规矩：藏东西的人，都有权留一句话，留给那个既恨过、又爱过的人。

“惊鸿。”记忆里的母亲开口，声音和昨夜一模一样，“妈不是不要你。”

“妈是把咱们家的日子，连本带利，存进了一个最结实的梦里。”

“你长大一天，它就多亮一天。别哭。”

“妈等你们来取。”

陆惊鸿伸出手想拦，手从雪里穿了过去。什么也没抓住，只抓住满手的冷。

他想喊一声妈。喉咙里堵着的，一半是恨化掉的渣，一半是爱涌上来的潮，挤在一处，谁也不让谁。最后出来的，只有一声压不住的呜咽。

记忆散尽，光茧彻底绽开。

一团拳头大的光，浮在母子俩中间。一跳，一跳。每跳一下，海面就跟着轻轻一涨。

潮心。

海的心脏。二十年来，它睡在一个女人胸口，拿她的呼吸当摇篮，拿她的心跳当更漏。

周雁伸出手，潮心乖乖落进她掌心，蹭了蹭，跳得更欢了。

“它认得我。”周雁笑出声，眼泪往下砸，“它在我这儿睡了二十年。跟我儿子一个样。”

陆云生不知什么时候跪坐在舱梯口，一声不吭，眼泪把前襟打湿了一大片。他错过了妻子的二十年，恨了自己二十年，到今天才知道，枕头边睡着的

那个人，扛着什么。

“雁子。”他哑着嗓子，“那碗蒸蛋，妈做得咸了。你回来，我给你重做。”

周雁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手伸过去，握住了他的手。

陆惊鸿伸出手，潮心又从母亲掌心滚到他手里。入手温热，那一跳一跳，他熟得不能再熟。

他从小挨着母亲睡，听她的心跳听到五岁。他以为这辈子最熟的声音是她的心跳。

原来从五岁起，他贴着母亲胸口听见的每一次跳动里，都藏着半个海。

他恨了二十年的那场睡眠，是一个女人能拿出来的，最重的一份爱。

“妈。”陆惊鸿把潮心捧到心口，轻轻按了按，“我取了。利息我也收下了。”

话音落下的一瞬——

茧碎的那一刻，海上所有的潮，同时静止了。

第092章　夺宝

死一样的静，只持续了一炷香。

然后，四面八方的海面上，亮起了灯。

一盏，十盏，一百盏。远处的黑水底下有船影攒动，像一锅水，慢慢烧开了。

底舱里，一万粒光茧不安地明灭。陆惊鸿俯身，掌心贴着舱壁："别怕。想出海的，出海。想守着的，守着。"

光茧齐齐一亮。

一万条光做的小船，从舱门鱼贯而出，眨眼在梦舟周围围出一座灯的城。每一粒他救回来的梦，都给自己造了一条船，都来给他护航。

万梦舟阵，迎着千层黑浪，摆开了。

"心跳了二十年的东西，头一回跳出胸口。"祖母从灯塔下来，坐镇船头。塔交给孙子了，她的腿脚倒比谁都快，"用不了半天，全世界做梦的，都得梦见同一个东西。来的，可不全是客人。"

"都来什么人？"

"梦商闻钱，残部闻权，海里的，闻家。"

祖母话音没落，西边的海先黑了。

黑市梦商到了。

一百三十条黑帆快船，船身刷着最便宜的黑漆，桅杆上挂满铁钩、网兜和算盘。为首那条船上，胖船主踩着酒桶，挥着蒲扇大的手吼："潮心！切开一颗，够卖十座城的觉！兄弟们，先到先得！"

铁钩带着黑梦晶的锁链，铺天盖地甩过来。

“撒网是吧。”陆惊鸿立于船头，铜铃一举。

铃音炸开。头一轮钩链在半空定住，叮叮当当落回海里。

可梦商的船多。第二轮，第三轮，钩链连着钩链，织成一张天网，罩头压下来。梦舟周围，一万条光做的小船冲上去，船小，网大，眼看要被兜住——

苏晚晴脚下的主帆，轰地亮了。

初遇那天的太阳，泼了满海。

铁链上串着的黑梦晶，一枚一枚开始发抖。那些晶子是拿收来的梦炼的，晶子里锁着人。灯光一照，摇篮曲似的暖意一浸，锁在里面的梦先哭了。哭声顺着铁链往回传，一船传一船——

第一条黑船的帆，自己散了。

散开的帆化成千百点光，扑进万舟阵里，寻了个空位，规规矩矩落了户。

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

胖船主嚎得变了调：“我的货！我的货跑了——”

货跑了，船就空了。空船在浪里打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白棠的旗舰从侧翼压上来。守梦公会三百执梦人的铃印一起摇，她立在船头，声音传遍全阵：“黑市梦商，走私他人之梦，赃物充公！横店派出所的笔录，给你们留了一夜。要跑，现在跑！”

一百三十条黑船，跑了一百一十二条。剩下的十八条跑不动了，船底结着黑商自己贪下的梦，沉在浪里起不来。船上的人被执梦人一个个捞起来，捆好，码在甲板上，没伤着一根汗毛。

“记账！”白棠头也不回，“黑梦晶三千二百枚，充公。”

胖船主被执梦人拎上旗舰时还在挣：“我这叫收购！梦放在他们脑子里也是烂着——”

“烂不烂，梦主人说了算。”白棠掸掸袖子，“捆结实点。让他去跟一万一千三百个失主，当面清账。”

西边刚清净，北边的海，黑透了。

八十艘黑漆大船，排成锋矢，压浪而来。帆是黑的，黑得不反光——那是拿抢来的梦织的帆。船头立着个戴白手套的人，隔着半里地，拱了拱手。

“织梦会海外残部，见过新守灯人。”白手套的声音又轻又滑，“会主没了，会不能没有心。潮心让给我们，织梦会奉你做太上会主。海外三十条航线，岁岁进贡。”

“织梦会收梦驭人一百年。”陆惊鸿站在船头，声音不高，“梦是拿来还的。这话千面听过，你也听听。”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八十艘大船一齐开炮。炮膛里装的不是铁砂，是压缩的噩梦，一团一团砸过来，砸在光船阵里，炸出一蓬一蓬的黑。

第二轮炮更密。几十团噩梦叠成一片黑云，压着桅顶砸下来。

“进舱！全体进舱！”陆惊鸿不退反进，一步跨上船头，怀里的残卷大张。

“如梦令·卷内——收。”

他张开双臂，像一扇门朝里打开。压顶的黑云齐齐一滞，随即打了个旋，成片成片卷进卷内，灌进那座随身梦界的库房。卷内的守梦炉烧得通红，噩梦进一斗，炼化一斗，炉烟从云缝里排出去，白的。

梦舟毫发无伤。炮手们在对面瞪圆了眼：打了三百年仗，头一回见着拿肚子接炮的。

万舟阵散开，又合拢。梦做的小船不怕炸，炸散了，聚一聚，又是完整的一条。可噩梦黏，粘上船身就往下坠，光一条一条黯下去。

“柒月！”

“来了！”

柒月攀上桅顶。她的眼睛亮起来，亮成两颗星星。星光扫过之处，成团的噩梦被一寸一寸点亮，点亮了的噩梦现出原形，原来是一个个没做完的梦，掉头就往万舟阵里飞。

白手套见势不好，掀了斗篷。整个人贴着浪面掠过来，快得只剩一道白线，五指成钩，直取潮心。

一条人影，不闪，不避，往船头一站。

周雁下意识把潮心往怀里拢了拢。潮心却在掌心里一跳一跳，跳得四平八稳，半点不慌。

陆云生。

守了二十年门的人，往那儿一站，就是一道门。

“万梦之门，我守了二十年。”他说，“你这样的，我见过。进来的时候，都很快。”

白手套的钩，停在离潮心三寸的地方，像扎进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海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缠住他的手腕、他的肩、他的脚踝。整片海，都不许他过去。

“海记得看门的人。”陆云生说，“回去吧。”

白手套的手套上方，脸白了一白。他反手捏爆一枚黑梦晶，借着一蓬黑烟，退回残阵。

主将一走，八十艘黑船没了魂。帆上被点化的梦哗哗倒戈，光点成群结队往万舟阵里飞，黑船一条接一条瘫在浪上。执梦人的小艇围上去，跳帮，缴械，捆人，动作熟得像收网。

一条光做的小船划到梦舟边，船头立着个光做的少年，仰头朝陆惊鸿喊：“昨晚是你捞的我！这条船借你！”

喊完自己先红了脸，掉转船头又冲进阵里去了。

苏晚晴在帆下笑出了声，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哥，你听见没有。他们一个一个，都想还你。”

“记账！”白棠立在旗舰上，“黑梦晶五千九百枚，入库！残部船八十条，人二百六十四名，一个没跑，一个没伤！”

周雁抱着潮心，从头看到尾，手心全是汗。潮心倒好，在她怀里一跳一跳，跳得比平时还欢，像看戏。

就在这时候，海面下，浮起了一片筏子。

不是船，是筏。撑筏的人穿着蓑衣，蓑衣是雾做的，看不清脸。几十条筏子不声不响围在战圈外，手里的长篙，一律指向潮心。

“潮生会。”祖母的声音沉下来，“海自己养大的孩子。从潮头潮尾里生出来的，生来替海看家。他们不贪财，不怕死，只认一个理——海的东西，不能落到外人手里。”

为首的老筏子撑到阵前。蓑衣人不开口，长篙往水面一点，浪尖上浮出四个字：心，归海底。

“海底留了它二十年。”祖母答，“海没心跳着过了二十年。孩子们，让开。”

蓑衣人不动。老筏子的长篙又点了一下，浪尖上再浮出一行小字：心离海，海死。

“心离海，海不死。”祖母往前走了一步，指着船头的陆惊鸿，“海的心，认得守灯的人。不信，你们看它的脸色。”

蓑衣人们齐齐转头。潮心在周雁怀里，一跳，一跳，跳得从容。几十件蓑衣，雾都薄了一分，长篙垂低了三寸。

认了半个。

两下里僵住。就在这时候——

祖母忽然抬起了头。她的手抖了一下，灯剪当啷掉在甲板上。

“都别出声。”她说，声音是陆惊鸿这辈子没听过的轻，“海要说话了。”

远处的海，站起来了。

不是浪。是一整面水墙，从海平线上拔地而起，高得接住了云。墙身宽得望不到两端，墙里亮着灯，一盏一盏，密得数不清，每一盏里都坐着一个影子，有提灯的，有摇橹的，有背药箱的，衣裳的样式，隔着几十年的光景。水墙拔到最高处，停住。千斤浪头悬在半空。两军上百条船，忽然小得像几粒豆子。

所有铃，同时哑了。

混战中央，听潮君开口说的第一句话，用的是祖母的声音。

第093章　听潮君

“惊鸿。”

两个字，从水墙里出来，落进每一个人耳朵里。

声音不响，却压过了满海的浪。梦商溃兵听见，执梦人听见，蓑衣人听见，船上每一个人都听见。那声音熟得残忍——昨天夜里，陆惊鸿还在灯塔里听她说话。

祖母往前走了一步，站在船头，仰头望着那面接住了云的水。

“我在。”她说，“我的声音，怎么会在你嘴里？”

“三百年。”水墙里的声音，千千万万个声音叠在一起，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最后仍旧汇成她这一个声，“夜夜对海说话的，只有守灯的你一个。我们开口，自然是你。”

墙里的灯，一盏一盏转过来。千万个影子，齐齐望着梦舟。离得近了才看清，那些影子，有的穿蓑衣，有的提灯，有的背着药箱，有的袖口磨得发白。一代一代，一辈一辈，衣裳的样式，隔着几十年的光景。

白手套跪在了船头。不是被压跪的，是自己跪的。残部二百六十四名俘虏，隔着浪，齐齐跪了下去。他们服务的织梦会收了一百年梦，直到今天，才头一回看清，梦的另一头连着什么。

潮生会的蓑衣人伏得更低了。有雾从蓑衣的肩头往下淌，淌成一条一条，海自己的孩子，在流自己的泪。

“奶奶。”陆惊鸿的声音发紧，“他们是谁？”

“守潮人。”祖母说，“守不住死了的，和死了还不肯撤的。”

听潮君开了口。这一回，它把三百年的账，一笔一笔摊开。

“三百年，九代守潮人。守到船散的，守到油尽的，守到提不动灯的。潮无休，岗无替。人死了，岗还在。念不肯散，念就归海，替自己顶班。”

“守灯的，守梦的，死在任上的，念也都归海。海替我们收着，一收，收了三百年。”

“三百年，九代人，加两千七百多个同行。我们凑在一处，你一言，我一语，攒成了一个念——想回家。”

“这个念，你们叫它听潮君。我们自己叫它，想家。”

“三百年里，你们守的是什么？”陆惊鸿问。

“守海里收着的，每一个被人忘掉的梦。”听潮君说，“人这一辈子，要忘掉九十九个梦，才记得住一个。忘掉的那些，就沉到这儿来。海替人收着，我们替海守着。守到有一天，做梦的人老了，走了，来海里领回去。”

“第二代守潮人，是个哑巴船公。”墙里一盏灯晃了晃，那声音缓了下来，“梦疫那年，一城的噩梦顺着潮往岸边涌。他把船横在潮头，撑了七天七夜。船散的时候，他没有喊。哑巴，喊不了。他就拿船桨敲船帮，笃，笃，笃，敲到最后一下，潮拐弯了。”

“一城人，没有一个知道那七天。”

“他的念归了海。归海之后，还是天天去敲。敲了三百年，海听见那声音就安定。你们管那叫潮声。”

船上没有一个人说话。苏晚晴的眼泪一直往下掉，掉在甲板上，砸出一小片一小片的湿。

“那你们为什么不说？”柒月带着哭腔喊，“说清楚一点，我们不至于拿铃打你们啊！”

“说过。”听潮君的声音里，第一次带上了一点笑，笑得发苦，“海没了心，载不动话。三百年来，我们递出去的话，到岸上就散成了梦呓。有人半夜惊坐起，说梦里有老人喊冷，转头就忘了。有人写进诗里，被烧了。”

“话传不远，歌传得远。歌有调子，调子挂在心上，掉不了。”

“所以奶奶夜夜唱。”听潮君说，“她唱的哪里是摇篮曲。她一句一句，替我们把话送到岸上。”

陆惊鸿猛地想起什么，扭头看祖母。

祖母点了点头。

“你们唱的第四段，我们在墙里，一句一句接住了。三百年，头一回有人应我们。”

船上静得可怕。

“海没了心，抱不动这么多念。”那声音继续说，“抱疼了，就要翻身。你们听见的潮声，从头到尾，是我们在拍门。”

“拍得轻了，你们听不见。拍得重了——你们叫它噬梦潮。”

陆云生猛地抬头。千面消散前的那句话，砸进他心里：门后不止我一个。

原来那扇门后，从来不止一个千面。门后是三百年的敲门声。

“那第四段歌谣……”陆惊鸿的喉咙发紧。

“路引。”祖母说，“我守灯二十年，夜夜对海唱。前三段唱给活人，第四段，唱给他们。”

她抬头望着水墙，一字一字：“告诉他们，路引写好了，接灯的孩子会来。别急。快了。”

水墙里，千万盏灯，齐齐晃了一下。

像千万个人，同时哭了，又同时笑了。

墙的近处，浮出一盏灯形状的光，慢慢靠过来，绕着祖母转了一圈，又绕着陆惊鸿转了一圈，最后轻轻撞了撞他怀里的灯。

“奶奶的念，也在里头？”陆惊鸿问。

“二十年前我就该归海。”祖母伸出手，那盏灯形的光在她掌心落了落，又飞回墙里去，“可我不肯。灯没交，孙子没来，雁子没醒。别人的念是归乡，我的是等门。”

“如今灯交了。门，也开了。”

那盏灯形的光又飞回她掌心，这一回，赖着不走了。祖母低头看着它，看了很久，忽然笑了，笑纹里全是光。

“傻。”她轻声说，“守灯的是我，等门的也是我。拆成两半守了二十年，到头来，还是会到了一处。”

灯形的光在她掌心，安安静静地亮。两半的念合在一处，比原先哪一半都亮。

海面上，几十条筏子，蓑衣人一个接一个跪了下去。长篙横放在筏上，雾做的蓑衣伏得很低。

海自己的孩子，认得海的意志。

“潮心，我们不要。”听潮君说，“我们要换班。”

“守潮的岗，活人才站得住。心在谁手里，岗就在谁肩上。三百年没人接班，我们只好死撑。如今心出了海，灯也接了。该换班了。”

“心给活人，岗给活人。我们，下岗，回家。”

“回家做什么？”

“回去把没说完的话，说完。”听潮君说，“守灯的老四，想回一趟当学徒的铺子，看一眼他没上完漆的灯架。撑船的哑船公，想回那座救下的城，听一句戏。背药箱的，想回她守过的产房，听一声婴啼。”

“三千年了——三百年了。我们在海里数着岸上的灯火过日子。谁家添丁，谁家嫁女，谁家的灯亮到后半夜，我们都数着。”

“就差一句道别。”

陆惊鸿往前一步：“我接。”

潮心在他怀里轻轻一跳。一扇门在他眼前虚虚地显了个形，门后深不见底，门缝里透出潮声。他伸手去推，门纹丝不动。

“火候不到。”听潮君说，“守潮不认境界，只认人心。人心到了，门自己会开。今夜不急。今夜，先送我们回家。”

水墙轻轻矮下去一截。墙里的灯一排一排排开，像一张摊开的名单。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影子，每个影子里都攥着一样东西。顶针，船票，半张戏票，一只褪色的小铃铛。

三千六百二十一位。灯灯不同，念念不同。

“都送走了，海不就空了？”陆惊鸿问。

“海空不了。”听潮君说，“旧的念归了乡，新的梦落了海。人一辈子要忘九十九个梦——海的日子，长着呢。”

周雁抱着潮心走到船头。潮心跳得又急又欢，朝着水墙的方向，一个劲儿地探。

“存了二十年。”听潮君的声音软下来，“连本，带利，还你。”

潮心蹭了蹭她的下巴，像一只终于等到下工的老猫。

陆云生扶着船舷，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他的眼睛在水墙里一排一排地找，找到一个少年的影子，袖口磨得发白，手里攥着一块旧场记板。

他的呼吸停了一拍。

那影子朝他望过来，认生地、又忍不住亲热地，望了望，缩回了灯里。

“那……”陆云生终于开口，嗓子干得发裂，“那是谁？”

祖母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看了片刻，轻轻叹了口气。

“海替你收着的东西。”她说，“你在门里守的那二十年。云生，人守门，门也收人。你交出去的岁数，海一寸没少，替你存到了今天。”

陆云生扶着船舷的手，慢慢收紧。他守门二十年，从来不觉得那二十年是自己的。到今天他才知道，那二十年，有人替他收着，一寸没丢。

祖母最后看了一眼那面水墙，回过头，看着自己的孙子，看了很久很久。然后她仰起脸，对着千万盏灯，也对着自己的孙子，开口了。

祖母的声音穿过潮声：“惊鸿，奶奶们累了，送我们回家。”

第094章　归乡

名单摊开在船舱里，摊了满满一舱的光。

三千六百二十一位。守灯的，守潮的，守着一城人睡觉的，走夜路替人赶过梦魇的。三百年里，死在任上的守梦人，海替他们一个一个收着，收到了今天。

“潮心为核。”陆云生的手搭在舵上，“它跳，船就知道往哪儿开。哪家灯下有人等，它就往哪家偏。”

“如梦令为舱。”陆惊鸿拍了拍怀里，“三千六百位，都坐在卷子里，稳当。”

“三千帆为脚力。”苏晚晴把手按在帆上，“我打头一帆。”

“灯为号。”祖母补了最后一句，“今夜，全城早睡。”

白棠的告示，天没黑就贴满了横店的大街小巷：今夜早睡，梦里有人回门。守梦公会作保，一梦天亮。

起初还有人犯嘀咕。这些年横店人被梦折腾怕了，看见“梦”字就腿软。直到傍晚，不知哪家先挂出了一盏红灯笼，灯笼底下压了张字条：娘，回来吃饭。

第二天，满城的灯笼就挂起来了。横店人办事，讲究个仪式感。温芽带着几个小执梦人，把三千六百多个名字抄成小牌，一块一块挂在灯笼底下。牌子是我抄的，字是我写的，她说，得让回来的前辈们，一眼就找得着自己的门。

天一擦黑，全城的灯火，一盏一盏暗了下去。

不是熄了，是睡熟了。

三更，梦舟离岸。水墙让开一道口子，三千六百多位客人从灯里走出来，一个个上了船，坐进如梦令·卷内的舱里。舱里亮堂堂的，像过年守岁的大

堂。

那哑船公上船的时候，抱着他的旧船桨，谁递手他都不撒开。背药箱的女守梦人，药箱里的瓶瓶罐罐碰得叮当响，她走一路，扶一路舱里发晕的老同伴。还有个守了一辈子产房的，上船先问：到了地方，能不能让我多听一耳朵。

祖母站在舱口，一个一个数，数一个，替那人拢一拢衣领。

“都是我送走的人。”她小声说，“这回，送他们到家。”

潮心摆在船头，一跳，一跳。它朝哪边偏，陆云生就往哪边打舵。海面上静极了，三千面帆吃饱了风，船快得像一尾鱼。

第一站，城西，老道具间。

齐伯睡在他那张跟了四十年的木榻上，手边搁着没做完的灯架。年轻的妇人从舱里下来，走进他的梦。

梦里的道具间，还是三十年前的道具间。刨花香，木屑飞，她坐在木箱上，看他锯木头，看一会儿，递一盏茶。

“锯歪了。”她说。

“歪不了。”齐伯头也不抬，手上全是劲，“你压着呢。”

妇人是守灯一脉的姊妹，当年提着灯，替半条街的孩子看过夜啼。他做道具，她守灯，一口锅里吃饭，一盏灯下睡觉。她走得早，走的那天，把灯交给了后来的年轻人，把顶针留给了他。

这一夜，她陪他把那只灯架，一寸一寸做完了。做完了，她摸着灯架上的灯座，问他：“守拙，如今的灯，传到谁手里了？”

“传回去了。”齐伯说，“传回他们家孩子手里了。亮着呢。”

“亮着就好。”她笑起来，“亮着，就不白守。”

天快亮的时候，妇人身子一轻，知道时辰到了。她把那只磨得发亮的顶针，放回齐伯掌心。

“针脚我收走了。”她说，“顶针你留着。往后缝什么，就当我还搭着手。”

齐伯醒来，天光大亮。五十年没掉过泪的人，对着空屋子，把顶针攥热了，轻轻说了声：“好。”

第二站，城东，霍宅。

梦是三十年前的小面摊。雨棚漏雨，锅气冲天。系围裙的妇人把面端上桌，末了，又多舀一勺辣子。

“阿山，趁热。”

那时候他不叫霍总，叫阿山，兜里揣着借来的三千块钱，天天在这摊上赊账。

“生意做大了。”妇人坐在对面，托着腮看他吃，“汤别咸。咸了伤身。”

“没咸。”霍山河低头吃面，吃得极慢，眼泪砸进碗里，“你尝尝。一点没咸。”

“阿山。”妇人说，“他们说，你现在盖的楼，比咱们县整个县城都高。”

“楼是高了。”霍山河说，“没人等我回家吃饭了，盖那么高做什么。”

妇人看了他一会儿，往他碗里又添了一勺汤：“那就常回来。摊子一直在。”

天亮，霍家厨房。霍山河系着围裙亲手下了两碗面，一勺辣子没放，一碗给儿子，一碗自己。霍延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没敢问，默默去拿了两双筷子。

第三站，医院家属楼。

十九岁的姑娘坐在屋顶上数星星，听见梯子响，回头朝爬上来的姐姐招手：“姐，快点！猎户座过中天了！”

贺兰在她身边坐下。屋顶是妹妹生病前最爱的屋顶，星星还是那年的星星。

妹妹走的那年，贺兰十五岁。她在病床边握着那只越来越凉的手，发誓要弄明白，人睡着的时候到底去了哪儿，为什么有的人，一睡就再也回不来。后来她成了睡眠科医生，治好过几千个人的失眠，唯独没能治过那个屋顶上的夏夜。

“姐，你现在管梦了？”姑娘盘着腿，下巴搁在膝盖上，“我那年要是有你，能多睡好多个好觉。”

贺兰握着栏杆的手，稳了二十年，这会儿抖得握不住。

“姐，别再替全城人守夜了。”姑娘站起来，拍拍裙子上的灰，“今晚，换我守你。”

那一夜，全城睡得最沉的人里，有一个是贺兰。失眠了半辈子的睡眠科主任，睡足了八个钟头。醒来的时候，枕边放着一颗纸叠的星星，纸是最普通的作业本纸，叠得歪歪扭扭，跟她十九岁那年收到的那颗，一个叠法。

还有一户，门开着一条缝。

灯下坐着两个影子，桌上摆着碗筷。听见动静，系围裙的妇人回过头：“棠丫头，站门口做什么？饭要凉了。”

白棠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一步，一步，走了进去。

门缝里的灯，亮了一夜。

这一夜，横店没有一家睡得平凡。

城南裁缝铺的老裁缝，梦里给走了十年的老主顾，改完了那件夹袄。菜市场的鱼摊主醒来，秤盘里多了一枚二十年前的硬币，擦得锃亮。小学的门房老汉天不亮就爬起来，把传达室的收音机调到那位老校长最爱的那出戏。

王大有的盒饭车停在巷口，一早晨没开火。有人说梦见故去的老娘坐在他车边吃盒饭，吃得直夸咸淡正好。王大有听完，蹲在车轱辘边上，哭了一场，又笑了一场。

方拾在报馆守了一夜稿，标题改了十七遍，最后只印了一行：《今夜，全城道别》。

陈默一个字没写。天亮了，他铺开稿纸，落笔一行：他们没有走。他们到家了。

四更天，船上一盏一盏地下客。

祖母站在舷梯边，送一个，拢一个衣领。送到最后一个，舷梯空了，她还站在那儿。

“奶奶，您的那站呢？”陆惊鸿问。

“奶奶的家不用送。”祖母拍拍他怀里的灯，“在灯里，跟着你走呢。”

东方泛白。海面上，只剩船头一个影子。

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洗得发白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手里攥着一块旧场记板。他站在船头，望着越来越近的岸，不动。

舱里的客，都下完了。就差他一个。

陆云生从舵位上走下来，一步一步走向船头。走到近处，脚步慢了，再慢，最后停住了。

那张脸，他每天刮胡子的时候都看得见。三十年前的他自己。

“云生？”周雁在岸上看见了，手里的篮子掉在沙里。

年轻人回过头，冲他们笑了笑，咧开的嘴角，和陆惊鸿一个模子。然后他抱紧场记板，往船头的栏杆上一靠，摇头。

“下来啊。”周雁的声音抖了，她挽起裤脚就要趟水，“下来吃饭！妈给你留了碗——”

“守门二十年。”年轻人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手里的场记板，“这二十年，是我自己在门里过的，海替我收着。收着收着，我就不知道该往哪儿下了。”

他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家里……还给我留碗吗？”

“留！”陆云生一步跨到他面前，声音哑得不成样子，“二十年，天天留！”

年轻人看着他，看着他身后的人，看着他身后的岸。攥着栏杆的手，紧了又紧。

晨光爬上船头，爬上他洗得发白的衬衫。

最后一位归乡者站在船头不肯下船——是年轻的父亲，陆云生。

第095章　全家梦宴

船头的风很大，吹得那件旧场记马甲猎猎作响。

马甲是二十年前横店剧组的样式，左胸口袋里还插着一支秃了头的笔。穿马甲的人背对满船灯火，望着黑沉沉的海面，站得笔直。

最后一位归乡者，陆云生，不肯下船。

陆惊鸿走过去，在他身后三步站定，清了清嗓子。

"陆云生先生，你被逮捕了。"

年轻的父亲肩膀一颤，没回头。

"罪名，欠债不还。"陆惊鸿扳着手指头，"欠周雁女士二十年的碗筷，欠陆惊鸿小朋友二十年的家长会，欠沈玉茹老太太二十年的儿子。人证物证俱在，今天押送归案。"

"惊鸿。"陆云生的声音哑得厉害，"让我再站一会儿。我没脸下去。"

"我知道你没脸。"陆惊鸿走到他旁边，也望着海，"可我在你门口等过你一宿，你知不知道？"

陆云生浑身一僵。

"五岁，冬天。"陆惊鸿说，"你出门第三天，妈发着烧，还骗我说你去买糖了。我不信，搬了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从天黑等到天亮。第二天是奶奶把我抱回去的，我咬了她一口，她也没吭声。"

海浪一下一下拍着船帮。

陆云生低着头，半天，问了一句："这些年，苦了你和你妈。"

"苦什么。"陆惊鸿笑了一下，"您儿子命好。饿的时候有人递盒饭，迷路的时候有人留灯。横店那条街，是把我当自家孩子养大的。"

″那条街上的人，我记下了。″陆云生说，″往后挨家挨户，我登门赔罪。″

″赔罪就算了。″陆惊鸿摆摆手，″您把场记板打好看一点，比什么都强。″

陆云生愣了愣，喉咙里滚出一声短促的笑，笑着笑着，眼眶就红了。

″我恨过你，恨了十五年。″陆惊鸿说得很慢，″后来知道你在门里守了二十年，我把那点恨往肚子里咽，咽得胃疼。爸，这顿饭你必须去。你欠的债，得当着债主的面，一笔一笔认下来。″

陆云生终于转过身。这张脸，陆惊鸿在时间胶囊那张全家福上见过——年轻，清瘦，眼睛熬得通红。

″我进门第二年就后悔了。″陆云生说，″门缝里能看见一点你们的影子。我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妈躺下，看着你把奶奶的铜铃挂在脖子上。我想喊，喊不出来。再后来连影子都没了，就剩一个念头，翻来覆去一个念头，回家，回家。″

″这个念头，海替你收着呢。″

灯影一晃，祖母沈玉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舷梯口，满头银发梳得整整齐齐。

″他那副身子，早就回家了。″祖母说，″可他年轻时最亮的那一块念想，二十年前就从门缝里漏进了海。潮把他卷上船，是海要还他。再不下去，倒显得我们守梦人说话不算数了。″

陆云生看着母亲，嘴唇哆嗦，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还杵着干什么？″祖母拿拐杖顿了顿舷梯，″你媳妇的梦都铺好了。再磨蹭，汤就凉了。″

下梯之前，陆惊鸿想起白天的事。晌午他问母亲，船头那位不肯下船怎么办。周雁正坐在院里剥豆子，头也没抬：″让他进门。先打一顿，再吃饭。″

豆子啪嗒啪嗒砸进盆里，脆生生的。

舷梯尽头没有码头。

陆惊鸿牵着父亲的手往下走，脚底下先是船板，再是青石板，再是老屋堂屋的水泥地。推开门，满屋暖黄的灯光涌出来——横店老屋，一分不差，连墙上那道他五岁时拿勺子刮出来的印子都在。

灰白的梦早被潮水洗过，鲜亮得像刚上了色。

堂屋正中摆着八仙桌，四副碗筷，四只酒盅，筷子头朝里，摆得整整齐齐。

周雁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汤。她看清门口那两个人，手一抖，汤盆磕在桌角上，溅出几星热气。

"惊鸿，搀你奶奶入席。"她把汤盆放稳，声音平得吓人。

陆惊鸿照做了。等他回身，周雁已经站到了陆云生面前，上上下下地看，看他年轻的眉眼，看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场记马甲。

"你倒是年轻。"她说。

"雁子，我——"

话没说完，周雁抬手，结结实实打了他一下。不重，打在胸口，啪的一声，满屋子都听得见。

"二十年。"她打完这一下，眼泪跟着就下来了，"你出门买糖，一买买了二十年。"

"我回来了。"陆云生站着没躲，任她打，"雁子，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周雁抹了把脸，转身拽着他往桌边按，"坐下。打也打完了，饭还得吃，菜要凉了。"

祖母坐在主位上，把这一下从头看到尾，笑得眼睛弯成两条缝。

"打得好。"她往周雁碗里夹了一筷子鱼，"这一下我替你攒了二十年，一直没舍得打。"

年夜饭开席。四个人的桌子，二十年没凑齐过的碗筷，今天齐了。

祖母先动了筷。她夹了一筷子青菜，放进儿子碗里，什么也没说。

陆云生低头看着那筷子菜，看了很久。

"妈，我——"

"吃菜。"祖母打断他，"在外头二十年，妈就想问你一句，门里头，冷不冷。"

"冷。"陆云生说，"可是想起你们仨，就不冷了。"

"油嘴滑舌。"祖母骂了一句，眼圈却红了，赶紧低头喝汤掩饰。

陆云生执意先给每人盛一碗汤。轮到儿子那碗，他双手端着，递过来。

"你小时候，我抱你的日子加起来不到一年。"他说，"这碗汤，我欠了你二十年。"

"喝了就算还了。"陆惊鸿接过来一口闷了，烫得直哈气，"爸，续碗。"

"慢点喝，锅里还有。"陆云生给他续上，手背上的青筋一动一动。这双手陆惊鸿记得，五岁以前，这双手把他举过头顶看社火，冬天替他焐过冻裂的手背。后来二十年，这双手在门缝里，什么也摸不着。

周雁的筷子就没停过。鱼肚子上最嫩的那块肉，放进丈夫碗里；鸡腿撕下来，搁进儿子碗里；丸子一颗一颗剥给婆婆。她自己碗里堆成了小山，一筷子没动。

"你也是，吃啊。"她拿眼角瞪陆云生，"看我干什么？菜长在我脸上？"

"好看。"

"二十年了，就会这一句。"周雁骂了一句，自己先笑了。

祖母哼起歌谣。三段哼完，又往下哼了第四段，调子转了个弯，像潮水绕过礁石，又平平安安漫上滩。满桌人都静了，周雁跟着哼，陆惊鸿跟着哼，陆云生的声音是抖的，也跟着哼。

一支歌哼完，周雁忽然起身进了厨房，再出来时，手里端着一小碟水果糖，玻璃纸包的，红的绿的，搁在陆云生面前。

"当年说好买糖的。"她说，"糖我替你备了二十年，今天你自己补上。"

陆云生剥了一颗含进嘴里，半天没舍得嚼。

″甜吗？″周雁问。

″甜。″他说，″比我欠下的那些年，甜。″

″贫嘴。″周雁转过头去，肩膀轻轻抖着，好一会儿才转回来，脸上又是笑的。

陆云生从怀里摸出一块东西，搁在桌角。旧场记板，边角磨得发亮。

″爸，你儿子现在是梦主，打板这活儿，往后归你。″陆惊鸿把两只酒盅都满上。

陆云生拿起板子，手稳稳一合。

″陆家年夜饭，第二十一条。″他一字一顿，″迟到二十年的团圆一场，全家到齐——″

″一条过！″

三个人齐声喊，祖母笑出了眼泪。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汤见了底。祖母放下筷子，第一个站起来。

″灯不能没人看，奶奶先回去。″她挨个看了一圈，″惊鸿，灯接了，就好好点着。雁子，云生，往后的日子，替我多吃几顿热乎的。″

她的身影一点一点淡下去，化进堂屋的灯影里。桌上那对红蜡烛跳了一跳，火苗暖了一分。

也就在这时，堂屋门口亮起一团光。光里站着一个人，五十来岁，眼角有褶子，鬓角花白——是老了的陆云生，睡在海边小院里的那个人，被这场梦接了进来。

两个陆云生，隔着三步，互相看着。年轻的整了整马甲，把袖口卷好；年长的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只朝前伸出了手。

周雁捂住了嘴，眼泪从指缝里漏下来，却笑着。陆惊鸿站起来，朝父亲重重点了点头。

去吧。他在心里说，家里的门，从今往后不再上锁。

年轻的父亲迈开步子，朝那个苍老的怀抱走过去，身影一步，一步，透明下去。

宴散父亲化作光点前说：″潮三来的时候，别守门——开门迎它。″

第096章　新生潮

天没亮，陆云生就坐在院门口了。

他一夜没怎么睡，手里攥着那块旧场记板，指腹一遍一遍擦着板面上的旧漆。见儿子出来，他只说了四个字。

"他回家了。"

陆惊鸿点点头，在父亲身边坐下。海边的清晨安静，静得能听见灯塔的光一明一暗。

静得不对劲。

早饭没吃完，白棠的讯息就到了：潮退了，一口气退出去三十里，海床黑黢黢地露在天底下，寸声皆无。公会连夜测算，第三潮，今夜必至。

紧接着是贺兰的电话，睡眠医学中心全员取消休假，八百张观察床腾了出来。周述把应急预案发到每个部门，温芽在群里喊了一嗓子，半个钟头，三百名守梦师在公会门口列队集合。

陆惊鸿登上瞭望台，往海上看了一眼，心口一紧。

海退到天边去了，露出大片黑沉沉的海床，一丝声音都没有。灯塔的光不再悠悠地转，一下，一下，越闪越急，像一颗越跳越快的心脏。

"柒月，把卷内腾空。"他跳下台子，边走边吩咐，"舱位全改成铺位，按噬梦潮那次的规矩，再腾三万个。"

"好嘞！"柒月应得干脆，转身就往卷里钻。

"白棠，执灯人分三班，先护城，再护海。"

"早排好了。"白棠站在台阶下，一身黑衣，身后执灯人肃立成林，"就等你一句话。"

一句话，他憋了一整天。

其实这一天，全城都在忙。

齐伯把公会库房里存的铜铃全搬了出来，一百二十枚，一枚一枚擦过，发到各班执灯人手里。老头儿擦铃铛的时候自言自语：″老太太当年守灯，一夜要巡四十里。我这把老骨头替她巡一夜，不过分吧。″没人敢应，他也不在乎，擦完铃，拄着拐杖上城墙坐镇去了。

温芽把三万份安神汤的方子交给大食堂，绿豆百合，一碗一碗地熬。王大有把十二辆盒饭车全改成宵夜车，满城跑，口号喊得震天响：″守夜的，免费加饭！″霍延连夜调来三十台发电车，周述把公司整栋楼的灯全点亮，说是给夜里睡不着的人指路。

苏晚晴白天刚下通告，晚上就到了海边，什么也没问，搬了把椅子坐在卷内的大门口，陪他等潮。椅子是从片场借的导演椅，靠背上写着她的名字。

″你坐这儿干什么？″陆惊鸿问。

″你守门，我守你。″她说得理直气壮。

陆惊鸿没赶她走。这一夜很长，有人陪着，门前的风都是暖的。

入夜，他把「如梦令·卷内」撑开，罩在海湾上空，像扣了一口大锅。锅沿压得极低，卷内的门缝里塞满符纸和铜铃——全是祖上手札里的老法子，把门关死，把潮挡在外面。

守梦人的老规矩：潮来了，关门。

他的手停在最后一道门闩上，停了很久。

守门，是父亲守了二十年的差事。守灯，是祖母守了一辈子的差事。轮到他这一代，差事的最后一个字，父亲昨夜已经替他写好了。

迎。

祖上手札里画过三次大潮，头两次的批注都是四个字：闭门，守灯。只有第三潮旁边，祖母的字迹力透纸背，也是四个字：开门，迎它。

陆惊鸿一把抽掉所有门闩，把「如梦令·卷内」的门，朝着大海，敞到了最大。

"都退后。"他说，"今夜这门，谁也不许替我关。"

三更，潮来了。

没有咆哮，没有巨浪。潮头像一匹铺开的黑绸子，安安静静漫过海床，漫上沙滩，从敞开的门里穿堂而过。

旧梦入海。全城熟睡的人，梦在一夜之间都变轻了，轻得像熟透的果子，被潮水一寸一寸托起来，接进海里。没有争抢，没有惊动，像图书馆深夜收书，一本一本，归架入册。

守梦人们站在岸边，看着自家窗台上那盏灯的光晕一点点变淡，谁也没出手拦。方拾举着相机，拍一张，抹一把脸。

陆云生和周雁赶到的时候，潮头刚过门框。老两口谁也没说话，一左一右站定，一个替儿子扶着门轴，一个替儿子掌着灯。祖母教过周雁掌灯的手势，她学得认真，五指扣稳，火苗纹丝不动。

陆惊鸿站在门中央，潮水从四面八方穿过他。

穿过他的时候，他听见了。

整片梦海的心跳。一盏灯，是一次心跳；一万盏灯，是一万次心跳；千万盏灯合在一起，是一整片海在胸口起伏。有那么一息，他就是海，海就是他，每一盏灯的明灭，他都数得清。

灯塔的光从远处扫过来，在他脚前停了一停，像行了个礼。怀口那盏祖母留下的遗灯，烧得又稳又亮，像是替某个人，也看了这一眼。

只是一息。

那境界便退潮一样退开了，浩浩荡荡，深不见底。陆惊鸿睁开眼，后背全湿透，扶着门框才站稳。祖母手札的最后一页，对这两个字只有一句批注：守潮，初窥。入门的人，先学会开门。

他只推门看了一眼，只借了一瓢水，就知道那片海有多深。路还长，他不急。

白棠踩着晨光过来，站了很久，忽然开口：″历代守潮人，都是一个人走进这道门的。″

″所以海才憋了千年。″陆惊鸿说，″这一回，门里门外都是人。″

白棠没接话，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她背对着他挥了挥手，声音很轻：″守梦公会明早挂牌。往后这道门，全城人一起守。″

四更天，海面亮起了第一盏新灯。

极小，极亮，立在最靠近横店的海面上，像有人在黑绸子上落了一粒火星。

紧接着第二盏，第三盏，第七盏。潮头每推进一步，海面上就多一盏灯。陆惊鸿很快明白了——旧梦入海是归档，新灯亮起是落生。世上每有一个孩子出生，头一声啼哭落进梦里，海面上便亮起一盏灯。

旧的不带走，新的接着来。海的心跳，一头连着归处，一头连着起点。

天亮的时候，海面上亮起了一千零八十盏新灯。

贺兰的报表是早上八点送来的：全城三万梦种者，无一例梦魇，无一例失眠加重，重度失眠者的平均睡眠时长破了中心建院以来的纪录。她在报表末尾添了一行字：这一夜，全城睡了个好觉，包括我。

没有人恐慌。全城睡了一夜好觉的人醒来，只觉得心头轻快，像屋子被人趁夜打扫过。街口的豆浆摊照常出摊，蒸笼的白气照常往上冒，王大有的盒饭车照常响铃，多挂了一块小黑板：今晨特供，加一个蛋，贺万象更新。

同一夜，横店老街尽头的镇卫生院，产房外头的长椅上，一个胖群演来回走了四百多趟，把地板磨出一道亮印。护士出来报喜的时候，他腿一软扶住了墙，半天憋出一句囫囵话：″像谁？″护士说像他。他哭了。凌晨四点十七分，七斤二两，男孩，母子平安。

王大有是天亮时冲进院子的，进门就嚷：″胖子的儿子生了！大胖小子！他说请全街吃红鸡蛋，一人两个，管够！″

陆惊鸿站在海边，望着第一盏新灯，忽然听见极远处的产房里，那声啼哭顺着潮声传过来，清清亮亮，正落在这盏灯上。

同一时刻，柒月的房间亮了。

这三十天，柒月把自己关在房里。祖母手札里写过，织梦人头一个梦，得自己一针一线来，不许借灯的光。她拆了十七回，纸星星堆满半间屋，温芽从门缝里偷看过三回，回回都看见姑娘红着眼眶比划针脚。

姑娘为了这个梦，织了整整三十天，拆了十七回。她推开门，举着掌心一团小小的光，笑得见牙不见眼——那是一条巴掌大的月亮船，船舱里挤挤挨挨，装满了涂着星星眼的星星。

″哥！成了！″她把月亮船往天上一送，星星扑棱棱飞起来，绕着她转了三圈，″头一个梦，送给全家！一人一颗星星，谁也不落！″

星星飞过海滩，飞过灯火通明的老街，一头扎进海边的夜色里。海面上，新灯一盏接一盏地亮，像在给每一颗星星回礼。

陆惊鸿望着满天星星和满海灯火，忽然觉得，这门开得值，这潮迎得值。

第一盏新生之灯亮起时，产房的啼哭声和柒月的笑声，响在了同一个夜里。

第097章　敲钟

三个月后，深秋，好日子挤在了同一天。

守梦公会的牌子是上午九点挂的。黑底金字，四个字：以梦护人。绸布掀开的时候，鞭炮从街口一路炸到门口，炸得满地红纸，像落了一层花。

白棠一身正装站在牌子底下念章程。章程不长，念完只要十分钟，第一页第一行还是那四个字。合上章程，她只多说了一句：″织梦会收了一百年的梦。从今天起，还。″

下台的时候，她从陆惊鸿身边过，脚步停了停。″柒月呢？今天这种日子。″

″巡灯去了。″陆惊鸿说，″她说灯不挑日子，潮也不挑，那她也不挑。″

白棠看了他一眼，难得笑了一下：″你们家的规矩，比公会章程好。″

底下掌声雷动。掌声里，齐伯抹了把眼睛。老头儿今天穿了件崭新的中山装，胸口别着守梦人的铜铃，被白棠搀着上了台，从她手里接过一卷聘书——梦文化非遗档案馆名誉馆长。他那部口述史，录了一百二十卷，四段歌谣一页一页躺在卷首，附上曲谱，往后谁也偷不走、改不了。

台下站着的全是老熟人。贺兰带着中心两班人马告了半天假来观礼，温芽举着手机全程直播，把信号分给了七个当年一起蹲过塑料凳的老群演。直播间里有人留言：当年一起蹲棚的兄弟，看见你站在这儿，我们蹲着都直起腰了。

牌子底下钉着三块小牌。头一块，睡眠医学中心，贺兰出任首席专家，编制八十人；第二块，心理疗愈部，首批持证守梦师二百一十六人，白大褂的里子上，每一件都缝着一枚铜铃暗记；第三块，就是齐伯的档案馆。

中午十一点半，金融中心大堂，拾梦上市。

周述一袭红裙，执锤的手稳得很。她面前的木锤是特制的，锤头上嵌着一小片黑檀，是当年那艘梦舟船艄的木料。三响钟声落下，大屏幕上的数字往上蹿：发行价每股十九块，开盘二十六块八，十分钟冲上三十一块，市值站住二百三十亿。

台下温芽抱着流程表，哭得一塌糊涂，妆花了三层。当年那个连房租都要掰成两半付的小工作室，如今门口挂的牌子，得两个人抬。

大堂外，横店老街的大屏幕同步直播。卖栗子的大姐仰头看了一眼，问旁边人这钟敲的是啥，旁边人说敲的是咱横店自己的公司。大姐"哦"了一声，抓了一把栗子扔进人家纸袋里："送的，恭喜。"

王大有把他那十二辆盒饭车全开来了，横着排满半个广场，车头红绸扎成花海。庆功盒饭免费，一千二百份，一人两盒，管够。有人问他怎么不去楼上观礼，他嗓门比锣响："我上去干什么？我兄弟在上面站着呢，我在底下给他看着盒饭！"

有记者把话筒递给陆惊鸿："陆总，此刻什么心情？"

"别叫陆总。"他说，"钟让管账的敲，我管做梦。"

记者不死心，又抽出一张旧报纸，五年前的，头版角落一行小字：群演陆某试戏被斥"这辈子就一条过"。"陆老师，再看这条新闻，想说点什么？"

陆惊鸿凑近看了看，看了足有五秒钟，笑了："替我谢谢写稿的这位。他记性真好，比我自己记得都清楚。也替我带句话——那条新闻里挨骂的小子，今天他公司上市了。骂他的人没说错，他这辈子就一条过：一条一条过，一条一条，都过。"

满堂大笑，笑声里快门响成一片。台上，周述弯下腰，朝他深深鞠了一躬，直起身时眼睛通红："陆总，往后公司的账，我接着给你算到一分不差。"

钟声余音里，陆惊鸿想起五年前那个凌晨。那时候他兜里揣着三百一十七块五，蹲在五号棚外的塑料凳上，听人笑着说"认命，少遭罪"。如今五号棚外

立起了一块铜牌，写着两行字：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梦，任何人都不必认命。铜牌是拾梦捐的，揭幕那天他没去，让温芽代表去了。

温芽回来学给他听，说铜牌底下压着一堆纸条，全是群演写的。她念了一张给他：陆老师，我先蹲着，我不认命。

同一个上午，霍氏对外公告：霍山河正式退休，董事长之位交棒霍延。

交接仪式只有十分钟。霍山河把印章推过去，只说了一句话：″霍家的钱，往后要挣得让人睡得着觉。″霍延站起来接印，腰杆挺得笔直：″爸，我睡着了也能挣。″老爷子愣了一下，笑骂一声滚蛋，眼角的笑意却藏不住。

老爷子谁也没再见，拎着一根钓竿去了梦海边，在灯塔能望见的滩涂上支了把旧藤椅，一坐一下午。有后生问他钓什么，他说不钓，守着。守什么，他不讲。脚边搁着一盏点着的旧灯，灯罩擦得一尘不染，火苗朝着一望无际的海面，不摇，不晃。

霍延接班后签的第一个字，是把第二座睡眠医学中心落在横店。选址会开了三天，他一句话拍板：″陆老师说搁哪儿，就搁哪儿。″

晌午，姚姐的女儿出院。

小姑娘背着新书包，蹦蹦跳跳走出住院部大门，回头朝楼里挥手。姚姐跟在后头，走到公会门口，忽然站定，朝着满楼的守梦师，深深弯下腰去，半天没有直起来。贺兰下楼去扶，她抬起头，眼泪糊了满脸：″你们治的是我闺女的病，救的是我们娘儿俩的命。这个头，我得磕。″

″拉倒吧。″贺兰把她拽起来，也红了眼眶，″孩子好了，比什么都强。″

傍晚的好消息一茬接一茬。

方拾凭着《二十年的那场雪》系列报道，拿了年度新闻大奖。二十年前那桩旧案，他从一页残卷查起，查了整整六年，登了三十七篇稿子。领奖台上他说，这篇稿子有一半功劳是别人的：一半属于二十年前没肯低头的七个人，一半属于他姑姑。

台下第一排，方依依穿着新大衣，站得笔直，鼓掌鼓得手都红了。旁边的年轻人要给她让座，她摆摆手：″我站着。今天我姑姑站着。″她扭头又补一句，″我们家拾儿，从小就是好苗子。″

奖杯是座小小的铜钟。方拾把它捧下台，头一件事是塞进姑姑手里：″您拿着。当年您躺在病床上跟我说'查下去'，就这三个字，值一座钟。″

晚上八点，陈默编剧的《长夜》首映。

陈默自己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全程没动。银幕上，二十年前的那场雪一寸一寸落下来，落在七个人的肩上。片尾字幕升起来，最后一行字停在正中——献给所有守过夜的人。

散场灯亮，没有一个人走。全场起立，掌声像潮水，一波接一波，拍了很久很久。首日票房，九千七百万。首映厅外头，横店的夜市正热闹，卖糖炒栗子的、卖烤红薯的，谁也不知道自己头顶的楼里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今晚的栗子格外甜。

三排以后有个戴帽子的老观众，从头哭到尾，散场了还坐着。齐伯认了半天，认出是当年老片棚的门房，退休以后一个人过。陈默走过去，陪他坐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等散场的人走光了，两个加起来一百多岁的男人，并排坐到灯全灭。

温芽坐在陆惊鸿旁边，一边抹眼泪一边掰着指头算：″公会挂牌，公司上市，霍总接班，方老师得奖，姚姐闺女出院，陈默老师上映——今天是把这些年欠的好日子，一口气全补齐了？″

″补齐了。″陆惊鸿说，″还差一样。″

″哪样？″

他没答，抬头看向敲钟仪式的合影区。台上台下，人数点了两遍，周述的眉头越点越皱。

″不对，少一个人。″

所有人都顺着数过去，目光最后落在同一个空位上。

苏晚晴没来。

温芽掏出手机给嫂子发讯息，那边回得很快，只有七个字：杀青之前，不休假。

敲钟当天苏晚晴缺席——她在片场，拍一部新戏，剧本第一页印着三个字：如梦令。

第098章　双人梦

《如梦令》杀青宴摆在老街最大的酒楼，三十桌，从二楼一直摆到街沿上。

苏晚晴在这部戏里演一位守灯的女子。四个半月，三十九个大夜，人瘦了一圈，下巴尖了，眼睛却比任何时候都亮。导演领着全组主创过来敬酒，一杯接一杯，她来者不拒，杯杯见底，脸不红气不喘。转过身，她凑到陆惊鸿耳边小声说：″别看我清醒，我现在这份清醒，是硬撑的。撑完今晚，我要睡他个天昏地暗。″

″行。″陆惊鸿说，″我陪你睡。″

″呸。″她笑着捶了他一下，″当着全组呢，正经点。″

温芽举着酒杯满场跑，跑到哪桌都被灌，灌到最后抱着王大有的胳膊喊大有哥救我。王大有替她挡了三桌，自己也被放倒了半桌。姚姐坐在苏晚晴手边，一会儿给她夹菜，一会儿挡酒，比当经纪人那会儿还尽心。

主桌那头，陈默和方拾凑在一处小声聊着，聊的还是这部戏——剧本初稿出自陈默之手，从《长夜》里拆了半个故事，改成女守灯人的传奇。他今天多喝了半杯，脸红扑扑的，逢人就点头：″演得好。守灯的人，让她演活了。″

陆惊鸿的西装内袋里，揣着一枚戒指。

陆惊鸿的西装内袋里，揣着一枚戒指。

素圈，内侧刻着两个极小的字：如梦。戒指是敲钟第二天买的。那天他从金融中心出来，路过一家老银楼，橱窗里一排戒指，他一眼就看中这一枚，没讲价。到今天，揣了九十三天。

求婚那段话，他在心里过了几百遍，洗澡过一遍，走路过一遍，巡灯的时候也过一遍。齐伯撞见过一回，问他嘀咕什么呢，他说背台词。老头儿眯着眼

看了他半晌，慢悠悠说了句："这场戏，别等人家喊预备。"

他一直没说。她在戏里，他就不催。四个月里他去探过三次班，隔着监视器看她，看她把一个守灯的女子从十八岁演到八十岁。他心里那句话，一遍一遍地熟，熟得像已经说过了一辈子。

他在等这一天。

宴散，两人沿着老街往回走。冬夜里的横店，铺板全上了，只剩路灯和两个人的影子，一脚长，一脚短。走到巷口，她忽然停住，弯腰系鞋带，系了半天没系上。

"手冻僵了？"他问。

"冻僵了。"她把手伸过来，理所当然地塞进他口袋里。

"下回杀青，早点挑日子。"她说，"大冬天的，酒楼空调不敢开足，一群人冻得直跺脚。"

"冬天好。"陆惊鸿说。

"好在哪儿？"

"冬天夜长，梦多。"

她侧头看他，路灯底下眼睛亮亮的："陆惊鸿，你最近说话一套一套的，有诈。"

"没诈。"他目不斜视。内袋里那枚戒指硌着肋骨，一走一硌，硌了三十桌的工夫。"真情实感。"

到了老屋院子里，苏晚晴往那张老藤椅里一窝，说了句"就坐一分钟"，眼睛就闭上了。四个半月欠下来的觉，一分钟都嫌多，呼吸很快就绵长了。

陆惊鸿蹲在藤椅边，替她拢好围巾，然后握住她垂下来的那只手。

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夜里，也是这样一张藤椅，他握着母亲的手睡了过去，一脚踏进了一生的梦。今夜他握着心上人的手，要领她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他织了三十个夜晚，拆了九回，每一块砖每一盏灯，都是他们俩的。

藤椅扶手被岁月磨得温润，扶手上搭着条毯子。陆惊鸿替她掖好毯子角，把自己的外套盖在她腿上，这才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凉，他的手热，像五年前那杯豆浆的温度。

耳边的风，轻轻起来了。

梦里的第一站，是五年前的老街口。豆浆摊的热气白茫茫一大片，穿旧夹克的年轻人攥着五块钱排在前头，排完了回头，看见刚收工的姑娘站在他身后，冻得直跺脚。他多要了一份糖，递过去的时候，理由编得漏洞百出。

苏晚晴在梦里笑出了声：″你这人，请人喝杯豆浆还要打草稿。″

″那不是草稿。″年轻的他梗着脖子，″那是腹稿。″

第二站是那个雨夜。便利店的屋檐底下，站着一个哭花了妆的姑娘。一个跑龙套的把自己那把伞塞进她手里，一头扎进雨幕，跑得像背后有狗撵。梦里的姑娘举着伞追出去两步，没追上，就站在雨声里，把那个背影看了又看。这一回，梦给了她一个新的结尾——那个背影跑出十步，回了头。

第三站是封后那晚。颁奖台的灯晃得人睁不开眼，她举着奖杯在台上哭，语无伦次，他在台底下把巴掌拍麻了，嗓子喊哑了。散场后他翻进后台，递给她的不是水，是一杯豆浆——多一份糖的那种。

″原来那时候你就……″梦里的她怔怔地看着他。

″嗯。″他说，″从第一杯开始。″

第四站，梦海。

三千面梦帆在夜空里次第展开，帆上一盏一盏的小灯，连成一条倒悬的银河。梦舟的船头立着一个提灯的影子，是苏晚晴自己，正把一样东西细细密密缝进帆里，一针一线，眉眼低垂。

那是当年她亲手缝进帆里的梦——她初遇他那天的梦。归乡事毕，他一直把它收在「如梦令·卷内」里，谁也没告诉，今夜，物归原主。

帆面哗地抖开，那天的阳光泼了满船，泼了两个人一身。

陆惊鸿在船头单膝跪了下去。

″苏晚晴。″他仰着头看她，一字一字，把在心里演了几百遍的话说出来，″我这个人，做梦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往后的日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把你的梦和我的梦，并到一张床上做。你愿意吗？″

灯海在船底下明明灭灭，像千万双屏住的眼睛。

苏晚晴站在那儿，眼泪一颗一颗往下砸，砸在甲板上，开出小小的光斑。

″我愿意。″她说，″从豆浆那天起就愿意了。″

陆惊鸿从兜里去摸戒指——一摸，兜是空的。梦里他手忙脚乱，索性从船头的灯穗上捻下一粒光，三绕两绕，绕成一枚素圈，给她戴在无名指上。

天亮了。

苏晚晴在藤椅里睁开眼，抬手挡了挡晨光，手停在半空。

无名指上，一枚素圈戒指，内侧两个极小的字：如梦。

她愣了整整三秒，猛地坐直，扑过去翻陆惊鸿的西装——内袋空空如也。真戒指不见了，戒指在她手上。

″你什么时候……″她的脸腾地红透了，″我睡着的时候？！″

″梦里求的婚。″陆惊鸿举起双手，老实交代，″梦里的物件能带回来，这是织梦人的老本事。兜里那枚真的，八成留在梦里给咱们撑船了。″

″陆惊鸿！″她抄起靠垫砸过去，砸完又低头看那枚戒指，看着看着，眼泪又下来了，这回是笑着流的。

院墙外炸开一声尖叫。温芽扒着墙头，头发上还挂着稻草：″成了？！真成了？！″

她转身就跑，边跑边喊：″大有哥！撤了撤了！鞭炮别放了，人家昨晚就成了！″

原来这丫头惦记了半个月，跟王大有备了九百个红气球，打算今天中午堵在片场门口摊牌，让全横店都看一眼。气球没放成，消息先飞遍了整条老街。

晌午之前，贺兰的贺电到了，周述的花篮到了，白棠托人捎来一小坛酒，说是公会窖里的，取名"同梦"。

最先打来视频的是周雁。她今天本在海边陪陆云生，一听温芽在群里炸了锅，头一个把全家拉进连线。屏幕里她举着手机，开口第一句是："手伸出来，我看看戒指！"看清楚了，她扭头朝屏幕外喊："云生！快看！咱儿子这回，真的一条过了！"屏幕那头传来场记板咔哒一声脆响，陆云生一板一眼："陆家喜事一场，一条过。"

柒月的脑袋挤进画面："嫂子！我的星星给你留了最大的一颗，回头缝你枕头里！"

夜里，两个人靠在院里的藤椅上，一人半边。苏晚晴把戒指褪下来，又戴回去，来回摆弄了七八回。

"有个事得说清楚。"她说，"你趁我睡觉求婚，这算偷袭。我答应得太痛快了，亏了，得补一个条件。"

陆惊鸿坐直了："你说，什么条件都行。"

苏晚晴答应了，条件是："以后每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要陪我重新做一遍那天的梦。"

第099章　一条过

开春，婚礼办在横店。

三百多个群演自发来随礼，礼金最少的两块，最多的两百，礼簿记了满满一本，温芽收礼收到手软。王大有的十二辆盒饭车扎上红绸改成喜宴车，绕着老街转了三圈，一路撒糖。齐伯亲手打了一对铜铃当贺礼，说这叫铃铛成双，一个守夜，一个守心。陈默写了一幅字送来，四个字：如梦令序。

敬酒敬到主桌，苏晚晴的代表发言只有一句：″他求婚都敢趁我睡着，婚礼再敢迟到，你们横店就见不着我了。″满堂笑翻。陆惊鸿站起来认罚，认了三杯，一杯没落下。

证婚的是齐伯。老爷子往主位一坐，掏出那对铜铃摇了三下，一字一句：″守梦人成亲，不拜天地，拜灯。一拜，谢守了你们二十年的灯；二拜，谢留了你们一宿的门；三拜——往后你们俩，就是彼此的灯。″台下哭倒一片。白棠把公会全体执灯人的份子凑成一份厚礼：一幅连夜洗出来的照片，三千面帆底下，万家灯火。

婚后的第七天，陆惊鸿在公会大会上宣布了三件事。

婚后的第七天，陆惊鸿在公会大会上宣布了三件事。

第一件，分灯。他从祖母的灯塔里引出一豆火，亲手点亮一盏分灯，交到柒月手里。姑娘双手接灯，拜了三拜，直起身来眼睛亮得吓人。从此她白天学织梦，夜里跟他巡海，一人一盏灯，一南一北。

第二件，轮值。白棠训出来的执灯人，首批一百零八名，编成三班，轮流守灯塔。章程白棠亲自拟了七稿，删得只剩一句话：灯亮着，就有人当值。

第三件，灯网。归乡夜之后，全城有一万六千户人家报了名，自愿在窗台上给故人留一盏灯。万家灯火在梦海与人间之间连成一张网，网上的灯火彼此

借力，灯塔缺了油，全城的灯都顶得上去。温芽管这个叫"守灯合作社"，去民政备了案。

"从前我总以为，这盏灯得我一个人守。"陆惊鸿站在台上，环视满堂，"现在改了。灯不必一个人守。守潮的人要有海，有海先得有人。诸位，都是我的人。"

宣布第三件事的时候，台下齐伯先站了起来。老头儿举起酒盅，手抖得厉害："这话，我等了六十年。当年你祖母跟我说，灯沉，别让一个孩子背。她没等到，等到了你们。"

散会后，他把另一件事摆上了桌：重执导筒，拍一部电影。

片名他想了五年——《一条过》。

霍延看完策划案，电话里只回了一句："钱我出，账我不管，这回换我听陆老师的。"陈默主动请缨写剧本，把自己关进宾馆九天，出来时瘦了一圈，剧本首页贴着一张便签：第一稿，别嫌糙，狠改。温芽自封制片主任，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全组买保险；王大有统管群演兼后勤，把报名的群演名册拉出来四百多页；齐伯坐镇道具间，把二十年前的老物件一件一件复原——掉漆的饼干盒、二手护理床的订单、五十块的报名收据，全按老样子重新做了一遍。

最大的悬念是母亲。陆惊鸿把剧本送过去，试探着问要不要客串个街坊。周雁看完剧本，一夜没睡，第二天把剧本拍回他手里："街坊就不用了。母亲这个角色，我演。我沉了二十年，我最知道戏里那家人在等什么。我等得起，也演得起。"

苏晚晴来客串，只有半场戏，豆浆摊的摊主，一句词："加糖不？"陆惊鸿答："多一份。"一条过。她拍完就走了，片酬分文不取，只在结算单上写了一行字：抵五年前的豆浆钱，利息另算。

开机那天，五号棚。

开机仪式没有剪彩，没有花篮，全组在棚门口照了张相。陆惊鸿站在正中间，身后是那扇他进出过三百多次的棚门。

就是五年前他试戏的那个棚。棚还是那个棚，塑料凳换成了整齐的等候区，号牌还是那个号牌，14号。

第一场就拍重头戏。折叠椅上坐着请来的配角演员，头发抹得锃亮，二郎腿翘得老高，捏着一沓报名表，把五年前那句原话一字不差砸下来：″陆惊鸿？来横店五年了吧？我告诉你什么叫一条过——你陆惊鸿，这辈子就一条过。″

镜头前的陆惊鸿演二十五岁的自己，从报名到被笑，从攥拳到松手，收据叠成小方块塞回兜里，转身走出棚口，没有回头。

″过！″执行导演喊得嗓子都劈了，″第一条，过！″

监视器后面死一样静了两秒，然后轰的一声炸了锅。温芽哭花了妆，妆哭花了又补，补完接着哭。齐伯拄着拐杖站在棚门口，看一眼监视器，看一眼陆惊鸿，反反复复就一句话：″像，太像了，像得我这老头子心口疼。″

从那天起，″陆一条″这个外号在组里彻底翻了案。

谁一条过，全组就冲谁喊″陆一条″，喊的人服气，被喊的人脸上发光。有一个十九岁的小群演，试了六回戏才上镜，第六回过的那天，全组给他喊了一嗓子″陆一条″，小伙子站在原地，哭得像个傻子。五年前，这四个字是往人伤口上撒的盐；如今整个横店，抢着要。

周雁的病床戏排在第十一场。剧本上写着八个字：母亲沉睡，呼吸很轻。她往那儿一躺，眼皮一合，气息绵长得不像演的。全组鸦雀无声，机器的沙沙声都显得吵。陆惊鸿坐在监视器后面，拍着拍着，忘了喊卡，执行导演不敢吭声，全场陪着那位″沉睡″的母亲，静了整整一分钟。

″卡。″最后是他自己喊的。喊完，他背过身去。

导演和主演是一个人，这场戏他导不动。他只能走到床边，替戏里的母亲掖了掖被角，像替真实的母亲掖了二十年那样，再自己爬起来，继续。

中间还出了桩小事。第四十场，拍群演蹲凳的戏，有个五十来岁的老群演蹲在第十四位，一声不吭。陆惊鸿路过，多看了他一眼——那个位置，那个坐姿，像极了当年的自己。收工后他让王大有往老群演的盒饭里多加了个鸡腿。

王大有回来学话："他说不用加。他儿子今年考上了大学，学的导演。他说他蹲了半辈子凳子，就为了等儿子那声开机。"

陆惊鸿半天没说话。后来剪片，他特意把老群演的镜头留了四秒。

一共拍了六十七天。

最后一场戏，是影片里的年夜饭。那天横店落了点小雨，棚里灯火通明，棚外雨声沙沙，像有人在给这六十七天打拍子。戏里的母亲醒了，一桌子菜冒着热气，戏里的年轻人蹲在片场门口，啃完今天最后一个盒饭。戏里那个扛机器拍素材的纪录片师傅把镜头对准他，他抹抹嘴，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

"咔！过了！"温芽的场记板应声合上，"《一条过》，六十七天，全部杀青！"

杀青宴摆在老街酒楼，还是三十桌。

酒过三巡，霍延起身代表投资方讲话，讲了没两句就被轰下去："少念稿，吃菜！"姚姐把闺女抱上椅子，小姑娘举着果汁宣布："我长大了也要当导演！"苏晚晴给她夹了个鸡翅："先当个好观众。"

齐伯把那块旧场记板摆在主桌正中，板面上"陆家年夜饭第二十一条"的漆痕还在。王大有开瓶开到胳膊抬不起来，周述挨桌敬酒，霍延和方拾拼桌，姚姐带着女儿来蹭了一碗甜汤，小姑娘管苏晚晴叫干妈，管陆惊鸿叫干爸，叫得又脆又响。苏晚晴面上矜持，耳朵尖悄悄红了。

方拾的纪录片镜头一直开着。这是他跟了六十七天的素材，杀青宴是最后一夜。他端着机器挤到主桌，镜头对准陆惊鸿："陆导，给五年前那个在棚外啃冷馒头的自己，留句话吧。"

满场慢慢静下来。周雁放下了筷子，陆云生的手按在了那块场记板上。

电影杀青宴上，主角对着镜头说了最后一句台词："杀青了。妈，我们回家吃饭。"

第100章　心声

又是一年除夕。

横店老街的灯笼从街头挂到街尾，一共八百盏，王大有挨个点过名，一盏不缺。《一条过》的海报贴满了整条街，海报上没有大明星，只有一张折叠椅、一个塑料号牌，底下一行字：大年初一，一条过。放映厅的票，三天前就卖空了，加开的午夜场也空了。

年夜饭摆在翻修一新的老屋里。两张八仙桌拼在一起，还是坐不下，厨房里都站着人。

周雁和陆云生坐主位。老太太的遗灯摆在主位旁的空凳上，铜灯擦得锃亮，火苗定定的，比哪一天都旺。陆云生开席前先给那盏灯斟了一盅酒，斟得很慢，一滴没洒。

苏晚晴和柒月一左一右摆碗筷。白棠难得没穿正装，挽着袖子在厨房帮周雁烧火，烧出了满屋的柴火香。陈默和方拾拼桌，三句话不离剧本；方依依挨着贺兰坐，给贺兰的碗里塞了一个又一个丸子，塞得贺兰直告饶。方依依今年彻底好利索了，在档案馆做整理员，把七个人的旧物一件一件编号归档。她塞丸子的工夫，讲的全是当年横店的老故事，讲一段，齐伯在对面接一段，两个人把一桌人的眼泪都讲了回来。

霍山河把钓竿往桌边一靠：″大过年的，说个事。开春我在这海边租个小院，常住。″霍延的筷子一顿：″爸，公司那边……″″公司是你的了。″老爷子夹了口菜，慢条斯理，″我的公司，是这盏灯。″他脚边果然摆着一盏旧灯，火苗小小的，朝着海的方向。

陈默抿了口酒，把一张纸推给陆惊鸿：″《长夜》之后，我把你那六十七天写成了本子，暂定名《补梦》。你主演，我不收钱，收首映礼第一排。″陆惊鸿

接过扫了一眼扉页，笑了："成。不过得排队，我今年还欠着观众一部《一条过》的加映。"

周述起身敬酒，敬到温芽那儿停住："公司年度报告第一页，我写的是温总监。"温芽脸红到耳朵根，摆手说别念别念，转头又小声向陆惊鸿邀功："哥，总监，有股份的那种！"王大有在旁边嚷："那我呢？"周述面不改色："您是后勤总监，盒饭部门。"满桌大笑。

姚姐牵着女儿，周述抱着一坛女儿红，温芽举着手机满屋跑，非要给每个人都录一句拜年话。

齐伯的饺子下了三锅，一锅都没够抢。汤盆底下照旧垫着那块场记板。

"陆家年夜饭，第二十二条。"陆云生打板，声音敞亮，"人齐，灯齐——"

"一条过！"

满屋子人齐声喊。柒月笑得直不起腰，遗灯的火苗跳了跳，像也跟着笑。

饭吃到一半，王大有端着酒站起来，清了半天嗓子："我说两句。五年前，有个小子在我车上蹭饭，一顿两盒，不给钱。"满堂哄笑，陆惊鸿举杯认账："那顿我记着，连本带利，两百盒，明天就还。"王大有把杯一举："不用还。你请全横店做了五年梦，账早就平了。这杯我敬你——敬你小子，没认命。"

杯子碰在一起，脆生生一响。

席间柒月悄悄离了一回席。她走到遗灯前面，跪坐下来，规规矩矩磕了个头，小声说："奶奶，我第一个梦织成了，星星版的。您要是海里忙，就不用托梦夸我了，我听得到。"灯苗轻轻晃了一下。柒月满意地点点头，回桌接着抢饺子。

周雁端着一盘刚出锅的春卷，挨着苏晚晴坐下，往她碗里放了一个，又放了一个。苏晚晴小声说："妈，够了，我快成球了。"周雁又放了一个："成球好，圆润，有福。"陆云生在旁边慢悠悠补了一句："听妈的。当年她怀惊鸿的时候……"话没说完，被周雁一个眼刀钉回原地。

饭后拍全家福。

照相馆的老师傅抗着他那台老木头相机来了。老师傅在这条街上拍了四十年，给人拍过满月，拍过寿宴，头一回见一屋人齐成这样。时间胶囊里那张旧照片，被周雁亲手摆在八仙桌上：四个人的笑脸，边角泛黄。后来全家都知道了，照片上父亲那张脸是偷来的，真正的那个人，那时候还在门里，没回来。

"都往中间挤一挤！"老师傅钻进黑布，探出头来喊，"一个都不能少！灯也算人！"

合影前，周雁把旧照片端起来给大家看。王大有凑近端详半天，小声嘀咕："这位好面熟。"陆云生自己接过照片看了看。照片上那张脸，是千面偷走的脸；如今脸的主人回来了，眉眼比照片上沉，也暖。"拍吧。"他把照片摆正，"旧的那张是假的团圆，新的这张，是真的。"

满屋的人往前挤。挤得柒月的星星发卡掉了，挤得王大有的扣子绷开一颗，挤得霍山河的钓竿戳到了陈默的后脑勺。苏晚晴的手被陆惊鸿握着，柒月的星星被周雁接过去别在襟前，白棠站在最边上，难得没有抱臂，笑得像个普通的姑娘。

快门响了。

照片洗出来，满满当当，从主位到门边，再没有空缺的位置。祖母的灯在正中间，火苗直直的，照着每一张脸。周雁把新旧两张照片并排摆在灯旁边，看了很久，轻声说："妈，这回真齐了。"

夜里零点前，陆惊鸿照例去海边巡灯。

窗台上那一万六千盏灯都亮着。有的窗台摆的是粗瓷碗改的油灯，有的是小夜灯，还有一户，摆的是一盏真正的老马灯，玻璃罩擦得透亮——那是齐伯家的窗，老头儿守的灯，给他走了多年的老伴。柒月一路走一路记，哪盏灯油少了，哪盏灯芯歪了，记在小本子上，明早分头去添。

走到老街中段，白棠从巷子深处出来，披着大衣，身后跟着两名执灯人。两拨人在灯下碰头，谁也没多话。白棠朝海的方向抬了抬下巴："今夜浪

平。″柒月回她：″今夜灯满。″白棠点点头，擦肩而过，大衣角带起一点风。

今夜当值的是柒月。妹妹提着分灯走在前头，一路跟每一盏灯打招呼，惊起满滩的水鸟。海面上灯火万点，新灯挨着旧灯，谁也不挤谁，像一座倒过来的城。

零点整，灯塔的光长长扫过海面，八个方位，一寸不落。

极远处的镇卫生院，一个孩子赶在年初一零点三分落地，头一声啼哭冲出窗子，撞进这个崭新的年头。海面上，一盏新的灯应声而亮，和灯塔的光，同时照在了一片海上。

″哥，″柒月小声说，″又多了一个做梦的。″

″嗯。″陆惊鸿说，″海接住他了。″

他在心里，把二十五年的路走了一遍。

五岁那年门口的小板凳。二十五岁那年卡里的三百一十七块五。五块钱的盒饭，八百块的出租屋，藤椅上那一搭，掌心里那半页残卷。再往后，是铜铃，是三千面帆，是灯塔，是这一海的灯，是身后那间亮着灯的屋子。

要是能回到五年前，跟棚外那个啃冷馒头的年轻人说句话，他只说一句——

梦不是逃走的地方，是心说话的地方。听梦的人，不会迷路。

″哥，你在想什么？″柒月问。

″在想，″陆惊鸿说，″这五年，我做过的最划算的一单。″

″哪一单？″

″梦里那单。″他望着满海灯火，″一个穷小子，接了一单活，报酬是全家人的醒。″

″回去吧。″他把分灯还给柒月，″零点的饺子要凉了。″

″你的那份，妈给你留着呢。″柒月把灯抱进怀里，跑出去两步又回头，″哥，明年这时候，我还想跟你一起巡灯。″

〞年年都一起。〞

老屋的门缝里透着光。母亲给他留了门，苏晚晴的影子里有饺子的热气，父亲的鼾声和那块场记板一起搁在窗台上。灶上温着他的汤，碗底压着一张字条，苏晚晴的字，笔锋利落：喝完再睡，别巡没影的灯。他看完，把字条叠成小方块，塞进兜里——重要的东西叠成小方块带在身上，这是五年前那个穷小子就会的本事。

陆惊鸿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急着进去。

横店的夜，从来不少睡不着的追梦人。

某个横店的深夜，一间新的出租屋里，一个新来的群演在梦里捡到了半页残卷——扉页写着：如梦令。